履坦幽懷鈔二卷履坦幽懷集二卷

〔明〕祝淇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履坦幽懷集二卷》提要

履坦幽懷序

海寧祝公汝淵別號夢窻以其子冬官尚書郎惟貞貴受封加其秩惟貞固天下士也予嘗詒交焉因識公公時年八十有七矣視聽興以羽步履不資杖策日必夙興謁家廟禮畢進諸子任于堂下愬愬以詩書禮樂為之訓與人交藹藹實意無賢疾忌各極其至凡鄉人之貧而無告者濟以財疾厲者施以藥相依而下車者贍以理耳目所及之地利有所未遍害有可除輒又繼其資力而為之無德色遇賢士大夫則與之談道義若嗜甚然於六經百氏之文及晉唐宋元諸名家之詩詞之詞甚習方且日吟挑隨進進未艾蓋其天性然也間嘗萃其所為詩與文若干篇取大易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之義名之曰履坦幽懷乃鋟梓藏于家塾以貽厥後昆欲予綴數語以引諸首予聞聖人設教德為本文蔟其次之自古以文名世者奚翅數十輩若楊子雲柳宗元丁晉公王介甫之儔作為詞章紛紛精精溢縹囊而盈緗帙豈不横騖遠駕足以膾炙人口其如立身行己之術終非枝詞蔓說之所能贖耶彼陳仲弓王彥方二君子惟平心率物物從而化固未聞其摛章繪句占一名于翰墨間今其人已歿其事已久聞聲仰其風不能無不及見之歎亦待于文藉乎嗚呼宅心不祖于聖賢用功無須

于踐履則雖詩多閑靡累牘連篇特其所謂說鈴者耳夫何益哉
祝公者其真可以與前二君子匹休而且不媿乎文藝者也此其
人　可多得乎哉故予特詳書其行俾後乎百千年寓目是編者
亦必有不可及見之嘆知公之為人非盡于文藝而已也
弘治癸亥冬十月朔旦臨海蔡潮書于承訓堂

序

履坦幽懷集者吾鄉封君祝先生之所著也先生性穎慧幼嗜學
涉獵經史通古今尤善詩歌凡遇風月之感懷山川之有識事變
之相形輙付之吟咏長篇短章積之盈箱不啻三百之多因裒採
成集命之曰履坦幽懷將以鋟諸梓為子孫什襲計屬予言為之
序予惟詩本人情人情有不同而其為詩亦不同和易者温以厚直
諒者淡以宴逸大者爽以肆深刻者險以奇詭異者變以詐拘小
者短以澁而其間又有山林臺閣之氣味不滓者則又因其地而
異其情也故即其詩可知其情即其情可知其人若先生之為人
和而不流直而不傲逸而不從守幽獨之貞不泥而不通者易曰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先生之謂也則其發之詩歌有不温厚不淡
宴不爽肆者哉有隘于山林而忘臺閣之軫念者哉命之曰履坦
幽懷端有自矣是集一成吾見家庭傳之鄉邦誦之四方慕之當
將因先生之詩以求先生之為人在在什襲矣子孫云乎哉先生
姓祝氏諱湛字汝淵別號夢窓以子貴封刑部主事云
弘治癸亥冬十月望日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
里生查焕

履坦幽懷錄 文集

文直先生夢愬祝淇著

悅親樓記

吾家本寒族世以耕讀孝弟為尚至吾父尤篤于教子村情
以為東脩之給第吾不肖弗克有成深負父志迄今念及輒赧汗
不安于是即以吾父訓吾者施于吾子長子次子次第望其有成
以贖吾罪少安吾父于地下為幸亂蒙恩有所得其如以公私事
蝟集弗果乎業卒幸忝科名登進士秋官主事推恩覃封如其官
莘職滿三載吾病歸養適當母七旬有四遐以疲疾經時弗痊眾
家寢食不安醫禱百至嬰必求痊愈之幸吾老且康寧華見吾寢室諸
隘乃以祿俸餘貲構樓三間工役既落成矣中附客座東西則為
寢息之所三子擇日安處吾夫妻定省如初旦晝則各就職事夜
則率群小具香燭稽顙北辰以延父母之壽祝禱禮畢吾嘗庭坐
而先寢男婦設酒以勸母命小兒誦書歌詩講解孝弟忠信市井
里巷之語不出諸口至若取懽則或擊鼓或彈琴務以悅親為事
以為常使母就床褥乃退予甚悅之遂扁其樓曰悅親吁吾不能
成父志以悅親素以為恨今則以吾父之訓吾者以訓吾子而吾
子則能悅于我訓由吾父而比悅也亦豈不可為吾父之悅乎哉

胡文定公曾祖姑余太君感疾十年不離床寢飲食起居抑沐盥
櫛便閒須人抱扶男婦奉事惟謹不如其意衣不脫帶目不交睫
始終一致太君常慰勞曰吾無以報汝等天當以佑汝等矣生文
定公登魏科歷顯仕子孫綿綿仕宦忠孝膾炙人口迄今受其吉
多疾未嘗出左右早晚侍之深得母疾之由毫髮不差由其心言
之奉親者不可枚舉姑述其一二與吾三子之事縣書之將使
為三子後者念其聞而知者如彼見而知者如此皆有以悅其親
則吾祝氏之門豈有不昌大者乎又賦詩以足之

詩

構得樓居僅四尋交疏丹膢寢幃深不思百計榮官級只要千般
悅母心一片丹誠存愛敬滿門和氣藹胸襟人生忠孝當然事然
讀斯干是賞音

附石田先生贈詩

題祝惟貞悅親樓

翼翼者新構雅朴謝華宏林木相屏蔽良除風雨驚流觀山水
遠坐攬雲日清奉親于焉處曠爽無俗攖日集諸子姪進酒臨
前楹長少互謳誦鄒魯在家庭引杯即酣適慶樂天與并悠然
一門事可以占國禎悅親扁親筆大字書楣甍大篇復申記言

自心為群設使子有為々德派貽孫子能使親悅上下宛通情
子今粉署彥敬養由至誠所樂求親心保身修令名所樂求親
心亦復致封崇所樂求親心亦復資爲柱得心復得色此吾古
難行誰家無高樓々上絲竹鳴誰家無父母髮白苦害々無樓
在天地為子可作程

書加冠後圖

家禮有四以冠為首稱重成人之道也吾家自先大父將見公舉
而行之迄今不墜一日猶子鳳字惟鳴者告予曰吾祖適安公生
父蠖菴為小宗蠖菴生鳳々生繼元所傳惟此子今年二十習禮
經學于業粗知禮義之方欲舉冠禮並日筮賓于祖廟敢請命焉
予忻然應之曰賢哉父也可謂能繼志述事者矣一時見李試諶
僉同于是禮聘春官徐粟夫先生作賓粟夫亦忻然不辭三加既
畢字之曰思仁而又為說其義予素愛此子溫厚簡默無少年駘
蕩之習抑力學自強于群弟子中誠可告以善道者況予為宗長
能無一言以戒勉之乎夫思仁之義粟夫說之詳矣子其顧名思
義以仁之道存諸心體諸身見之行事務使無終食之違造次顛
沛必于是鄉里稱之曰是仁人也庶不墜吾家風今日爾父之舉
斯不為虛文矣子其勗之

送僧如旵住大悲閣

僧如旵海鹽良農子也父母慕西方聖人之教送昇禮崇教寺僧文瑞爲師剃髮傳衣日以焚誦爲事本寺建大悲閣久之人僧衆僉曰如旵可遂拜領之入其閣晨香夕燈祝　國釐於萬年禱鄉人于多福誠不素飧于衆無愧于教者矣至若停像金碧粉堊圖繪鑿池種蓮治圃蒔蔬一旦同輩妬之數退居焉至于亘其人而牛羊踐其地荒穢遍其庭盜窃取其物日就陵夷將不勝其廢矣壬子七月朔予過寺集衆議之欽如曰仍如旵則善矣彼知主之于本月壬辰衆送入閣居無何予往觀之煥然如舊可謂得其人不失其人也矣豈閣當不墜僧當復興也邪嗟夫予春秋高邁往來散誕其間與二三老僧登高望遠聊銷舒片時懷抱樂桑榆之暮景惜旵無了元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之語予亦無蘇內翰玉帶之解姑述其顛末爲旵者爲旵能進之自強不息了元亦何人哉

友竹記

崇德于館甥姚嗚和乃叔景輝以友竹春求言以表之座有客曰天地之生物也人爲至尊至貴今　友竹其義安在哉請陳其由予曰此非爾所知也吾語汝夫竹之爲物也有剛柔焉有忠義焉霜雪侵凌亭亭自若非剛乎風烟條紇猗猗凝翠非柔乎且歷下屈挺聳相依非忠義乎是故君子以之比德者無異景輝深慕顔閔之爲則其立志超出于俗也不凡矣若夫良友嘉賓肆筵設席塵俗不侵清風徐來明月時至翠陰滿座笙簧遞奏和神樂宜于山之時誠友之輔德者也至若諳子習業眠臨淨几焚香戲時誦長吟簫瑟之聲真心悵慷立身以宜虛受應用當此之時之友之進德者也吁世之植竹者徒知取而爲器豈知中含剛柔忠義而有益于人若是哉蘇子曰無竹令人俗士俗不可醫景輝能識之故能友之朝爲夕焉從而不舍視彼欲騎揚州鶴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的矣將見爲子若孫繼志述事不負先哲納交取友之志瑞在于此乎客唯而退書以爲記

梅南卷後序

余鄉施存質氏持館人胡元暉梅南卷求言序其後予辰既諾忌子大篇短章形容盡矣尚奚言哉存質請不已因試問之元暉有取于梅而必於南者豈别有說乎夫梅清物也古今名人多愛之而題咏之元暉誠清士也愛梅家梅溪之上結屋于其旁遂自號焉予曰噫我知之矣梅于溪陰屋于溪陽主人與花此乎相望謂疎影闇暗香殆不勞隴頭之寄不必西河之訪一開戶得見此奇特胡笳羌吹不能使吾悲春風東閣不能惠吾嘗之梅南之趣實如是夫存質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予曰未也是固元暉所能知之衆人所能言之也若夫一元流行首時為春四德全具生意為仁方其歲序峥嵘水澤腹堅萬物将含故而就新淮梅已獨主而增妍其得春之最先者歟四顧繁枝寂寞維細惟南出面陽已横發而先開其尤梅之最先者歟主人對此念先春之意以養以長發一念之仁以充以廣斯　梅南之義不愧于所稱號也存質喜曰事雖目前至理存焉其斯之謂乎元暉何幸聞此言也予曰未也舉一隅思以三隅反得其偏不若求其全吾聞梅之為物有貞姿勁質可以傲歲寒凌冰霜有嘉實美味大可以蘇周邊而燕享羹商鼎而調燮小可以療一時之疾止三軍之渴時至而為之用無適而無不然豈不止花之可愛南之可喜也主人愛梅因其質思立其體因其實思擴其用則吾心之所存身之所施以之利人以之濟物其無窮也溪之東溪之西溪之北皆吾梅南也鄉人悅之子孫效之胡氏梅南將不朽矣存質起而拜曰旨哉言乎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元暉聞夫子之訓庶幾寡過而善其後矣因書寄元暉以為他日面試

送海塩令尹譚公九載考績序

海塩為嘉興属邑瀕于海隅煮鹺役之繁塩課之重獄訟之撓田于它邑無良者往往善竊伺告訐以撓邑政故雖治亦為他邑最令于斯而能九載考績者于是矣未之或見也今江右譚公以豈弟之才發迹高科臨民之道藹諸胸中蒞邑未幾政通人和歲屡與額錢粮出納上不負于公家下不損于小民獄訟無淹人人畏其案牘無停滞之責議蒸禮賢下詢民瘼士風益振由是人懷其德民敬之由是上之人咸重之也茲當九載秩滿將代僚采之間人有咸曰吾侯去矣田畴有我誰其闢之僚友咸曰吾侯去矣誰書善我誰其諭之僚友咸曰吾侯去矣政事得失誰其正之由此觀之公之崇行志雖恆矣于輩能無介然于衷也耶公之善政遂數之不能終其物試以一事之微論之縣可想矣邑治微通于海宜衙無所謂後堂者官于是者咸不便卒莫能舉也公乃經始搆堂三間修令于斯退食于斯會賓僚于斯不動聲色而民亦莫知其所從来也不賢而能之乎後之継之者能不動于中乎予嘗聞之牧民之善庶為本明次之仁次之能次之公次之廉而不明則為吏所蔽雖廉無補廉且明矣入深刻嚴酷之紙亦下漁獵躁于仁何有心雖仁而短于剸裁民不被澤奇有之其才雖能而壹旨不無少假亦然至于属民債事矣噫公其兼有之矣其也奚不能吉邑之難為于前而獨易于公也況公之先世嘗參政于浙藩先在人耳目家學之傳有自持是以往何官之不可為何政之不可行哉方今明良在上持衡秉軸當必有知公者使公自是得展其所施則予輩今日之企慕者將不稱然於乎甫書以俟時弘治九年丙辰冬十月上吉

勅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八十翁海寧祝湛書

送本邑梁尹還鄉序

海寧為濱海之邑治四百三十六圖民庶六萬餘口錢穀十萬之
擾軍需訟獄之繁較之他邑最為難劇前後踐任者每難其人
我梁侯以鉅才由明經擢賢科來令是邑下車之初宅心誠求天
庶不急切切焉以子民為念惟恐民或不得其所也所為詳審一
參提輿論允當人情衡劑而權之以宜蓋為是也良法美意未易
緒數姑以一二論之先是民之至訟者動輒羈縻者往往經歲累月
悁月不結完官及吏所司胥保率為破家蕩產猶不足以償於一
甚至該派鄉民追責代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以是民罹其害自

不聊生侯則痛懲其弊擇里正之誠實饒裕者為之聽狀督貯三日
一較之數不日而告完矣至如戶婚鬭爭之事輒以理諭之令其
里老和解而民無繫累之擾吏無案牘之勞在任凡六年訟獄人
安貧弱者不罹于鉅創豪右者不能其私此侯其克孫無乎
議者方謂牛刀小試倍遲數年而已無何今年春適當六 觀典
典銓注者簡內外不係若干員不意侯亦與焉嗟夫世徒以毀譽
取人而卒莫定其實也苛徵暴斂者為能幹而侯其能之其德君
者為有功而侯其能之侯之為人也平易溫厚不激激以為訐不
孑孑以為廉持重老成不彰赫赫之威不事煦煦以慈惟循理表

職而已耳於乎不罰而化民者可謂必底厥職之志乎善哉吾侯之
諭而世莫之省也聞罷之日邑之行者嗟于路坐者嘆于家離同
夫野老兒童婦女素不識侯者莫不為之發詠良久曰我無官府
去耶乃相顧呈歎如失衣食怙恃然嗟侯可謂得人之深也而侯則
以富貴為傷來付之一笑略無難色自非中有所養而安明
者又為能若是乎嗚呼侯之去也予哀邑人不能為文姑述其槩以
識邑人之痛別云

送以誠林公子歸閩序

南閩林以誠余舊友嘉禾貳守公之令子也穎敏不已幼業家學其所以收放心養德性者有素矣既而習禮經業與二三友從諸名師遊將為明體適用之學去年秋余見萃致仕歸自京師貳守公遂遣以誠來乾經以誠循々雅飭無纖毫貴驕態其所以為學亦不徒從事章句文字間已惟於道德之懿與夫心之造而行之措物之道靡不諄求之精至于經書之旨務得聖賢立言之微意體驗而擴充之研精覃思既得之而後已日與二三同志並遊相礪交互進益于其所講授而發為文章討論必修飾之渥之之者不孜不怠非惟以誠于燈窓之下獨覺其進而儕輩之視以誠亦若其充然有所自得也明体適用之學殆庶幾乎見之矣以誠不負父師之訓也以誠可謂賢乎哉茲將辭親于官舍省祖于南閩為弟子員以求試于有司以伸其幼學壯行之志吁自強之功進々之不息其孰能禦之哉以誠其歸矣孝以奉祖順以事兄敬讓以處鄉党宗族事其大夫之賢友其士之仁而益肆餘力于文將見學愈高而成功愈崇非復吳下阿蒙矣他日南閩以德行道藝稱而顯庸于天下必吾以誠也予衰矣允其可待見孫輩當必有見焉于吾言是徵否則非所以望于以誠也于是得盡工籌謀湖送別

因合同學群友及諸賢士大夫各為詩歌以壯其行余替言弁諸首以頌亦以規

賀朱廷用築室落成序

易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製不過壯固朴樸而已下此競為華麗構楹節棁之飾不致其極不已也今廷用以忠厚之質倜儻之才世居黃岡之南無患所居之隘意圖新之者久矣弘治己酉相土地卜著龜得吉壤于舊居之東南而搆室焉當其謀為之時量度之際前指後畫規模在于心目之中于是凝土度木庀工鳩僝不數月而斧斤收聲工師收役其制先祠堂前廳事後寢室東西有廂與夫子舍之翦無一不具偉然皆從儉去奢卑高適宜落成之日予喜之為文以賀予惟居室之構所以奉祖先安老稚會賓客宜詠斯干之詩兄弟相好安寢吉夢生男弄璋吁世人不知斯干之作不極其侈則過于陋二者皆累于物耳求其如公子荊善居室者幾何人哉茲廷用所搆之室循序有節無欲速盡美其心不累于物如此正魯隱公營菟裘吾將老焉此之謂也雖然廷用之計則可矣為其子若孫居此者親賢講學以明夫修齊治平之道則創造之緒不墜而繼述之業愈光將見和氣之充福慶之集子孫之繁基業之盛有不可勝言者矣朱氏之門高車駟馬輳為于公之門矣書不曰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戒其守舊規潤色以終之也昔吳興守東山先生　椽土階盧陵守史良叔訪焉目之所見所得多矣命畫工圖之而去特與廷用自茲以往蓮南賓蓮之生吾將見之且先效張老頌禱之一二云是為序

壽居元中七袠詩序

或曰壽可延乎曰有何以然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數固有定也延亦有之聖賢論桎梏死者非正命自虧其數者也數既可虧獨無可延之理乎周有天下歷年八百六十此超數也祖宗功德積累培植延之者有自也人能存心養性修身以俟天命應接餘蹊一無所蹈則太和全而順事得壽可延矣內經有曰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不妄作勞乾乾保養真元故延之也去古逾遠淳風日漓安得明達之士與之共言保身之道哉安得保身之士與之共言延壽之理哉吾鄉居君元中庶幾者歟元中謹厚人也世居

邑之北郭涇渭內分而圭角外泯不離俗而皎皎亦不隨俗而溷溷一以柔道自持處己寧過于讓待人寧過于恭謀事寧過于詳審精密人有過言過行輒為之掩覆隨人高下而極與酬酢無不洽至暴悍者見之平和忿懟者見之消弭兩鄉人士多歸之邑大夫咸敬禮之未嘗與人爭人自無所與爭也元中修身俟命之學吾未可知其能默契究精固形謹身寡欲以延壽緣者與若焉壽登古稀而康強猶壯逍遙晚景有以也夫由是而延之不識諧由老而耄而耋而期頤未可以定數拘也保身延壽之說吾得於元中徵焉孟冬七日乃其誕辰從子理繪圖為詩集題賓以慶之予

僭言弁諸首元中名正素庵其別號云

贈醫士許日新序

醫之爲道其來尚矣自神農軒轅岐伯鬼臾區問答發之伊尹□之莊少伯泰之和緩長桑君神應王扁鵲西漢淳于意樓護東漢張仲景魏華佗吳呂廣蜀唐慎微西晉王叔和東晉葛洪南宋徐秋夫齊褚澄梁陶景後魏启周王燾孫之乾隨巢元方唐孫思邈王冰五代日華子至大宋亡尚于醫闕實中語醫之劉翁道士馬志編集有效方一百三十三種又命劉禹錫林億蘇頌高保衡等作慶曆善救方簡要濟衆方補註本草及各家成書宜言選以爲蓋世論及金張子和劉守真張元素之書此之三人左右羅天益滑伯仁朱彥修群賢繼出不可勝計註書立言日益多矣予亦頗覽諸賢之書自恨愚陋無所成就以今天下之廣余株守林下未聞有與前賢並馳者今蘇人許進字日新者善治瘋風予親董元禮遭此疾也蓋有年求江湖治之者抑亦多矣一日知許君還訪于蘇迎于家詳之有原委遂整湯液以攻之尤數以補之膏藥以掩之不一月數奏退矣親友咸喜之曰惜遇日新之晚也予謂醫本仁術也自世道之降迄迄于術而惟利之視病家不識醫之二拙但聽聲而已醫亦自不知術之不明亂投湯劑幸而中則曰我之功也不幸而失則曰彼之命也惡可謂之醫乎嗟夫醫無病家兩僭然矣適足爲智者之取笑爾今日新予雖不面但元禮沉疾之瘳人皆翕然曰許之功也余深喜元禮之有遇也日新能繼古人之跡歟自茲以往將見藝日精名日彰詎止此乎而已哉元禮喜不自勝繪圖成軸求諸名家詩請余序諸首用表彰之予故歷書前代醫中聖賢且以爲醫士工勉業其術不可苟爾今日新雖市人抑不知亦有宋清民之風歟否耶能收功于元禮其必有許本歟姑爲日新賀焉是爲序

二妹姚君磐孺人墓誌

妹姓祝名淑安歸舊家姚震次子磐爲婦勞姑先世常以不及秦
敎水爲恨不數年夫與兄名遜者分爨生一男二女紡績勤儉以
供朝夕未幾季夫死幼孩亦死初磐先外祖孫廷基以磐付與堂
姪琪爲子既而孫又殺姪繼二琪子康吳大敏遜磐之亭產由是
上無以仰下無以託煢煢子立吾父母哼而撫養之一女以寄於
成長歸翁後無嗣先死以何堂婦石湫胡棣生子女在幼辛勤經
未定省無怠雖依父母家上下咸得歡心爲弘治癸丑六月遘疾
胃治弗藥矣建塔扶與歸養舊疾復發焦以瘁盡竟卒于是年十
一月十五日於乎磐死時妹年三十距今六十有八守制三十八
載理宜申以表之惜乎鄉里不以聞旌風者又不能詢而采之承
與建無財不可以爲悅也於乎悲夫且夫族五服未盡有不識面
者多矣尚何望其助之長痛夫以其年十二月日安厝與夫同穴
禮也奈山路崎嶇建塔從權葬于已之南山書主以從夫合焉亦
宜也以伯次子繼之冀不絕也悲夫至哀無文故無辭也

王君墓誌銘

君姓王名蓀祖信父敎世爲海鹽紫雲德政鄉金斗里人也安分
守業父敎常承先訓弗耀于時居有素封之樂耕有膏腴之利晏
生二子長患早世至君克紹舊業志在登舉與時相違人無相責
四時但知有事于畝畝極長勤艱難之意嘗謂君曰泉貨之交當
存於與左右轉移皆分內事也故君于是之處㦸之而捨達業往
返其間蓋有年矣獲錙銖之利以給衣食接賓客賦翁之獲供稅
賦奉祭祀每囑其二子源灝曰我平生營舉不憚勞苦心與爲之
人豈有非之者哉爾輩無棄也但毋自欺則爲善矣與其有譽于
前孰若無毀于後勤儉守成謙謹接物至于鄉黨江湖有懷德義
者務當敬之挾姦邪者謹當遠之如是立身保族宜安吾死無憾
矣二子皆領敎以讀書宜乎其後厥昌門庭永享班衣之樂也夫
何一疾竟卒于弘治壬子四月廿有六日距生之年乃正統辛酉
也源灝之妻俱娶趙姓生女悉歸爲士人妻孫男二長壽山次壽
齡咸在幼以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庚申扶柩安厝紫雲南山新
塋宜爲銘銘曰南山之陰水竹之隖曰姓王氏居之有年距君宰
耀本性自天轉移耕織勤力成家臥寒江邪猿猿滿車胡爲棄指
九泉路賒彼蒼者天孰使然邪天邪人邪抑其數邪卜築新塋青

龍白虎左右相拱見神守護封之若堂若坐親炭焚香祀々祿々

總々

明故處士金公秉墓志銘

公姓金諱嶽字公秉々菴其號也世居海鹽紫雲里先有君元諱
懷慨豪邁好事招接四方名士嫡生公一人及庚子科孫有林桂
曰珪曰璋一如己出以子姪年幾相若方六七歲延師教讀書習
禮解長聞寧波童文垂先生才而有教禮請為西賓三弟兄與公
為從表兄弟亦列于講下學作詩說四書周易既加冠先君表廣
灣舊族周良弥次女為公偶入門奉舅姑以孝順稱珪璋婚聘如
同一轍二十六年間無閒言後公積葬父母父之珪以二十六長
成況父業積陰乞歸置理公助之以清處其新舊產業亦上
珩與之尚如父留璋為輔翼公私兩盡矣又共二十餘年璋亦以
子長成思承父業以供祀事公從其請而無難色公夫妻婚娶弟
珩亦選良家子既婚一門和睦怡々如也不賢而能之乎後公復
招章先生傳講易課盡得其法既而先生別去求公銅上書董胡
枝驗者居多名聲振美且平居往還親友一以忠信處之不試者
利不崇異端不尚浮華親戚之義先篤紫雲族得其人皆重之
生之教也至于鄉之小子從遊講學賢者而訖不嘗告公而反
宗族仗為表率晚年以父母之塚葬不如如意寢食不安擇廣灣之
山左龍右虎環拱可人遂遷葬焉始心服之怡然自得由是建一公

之愛親之心不替也年幾六十有一以疾卒正寢距生于洪熙乙
巳生一子淮娶海寧黃山許用行女有賢淑助夫継述之德男一尚
幼妾所出也女一名蘭嫁予侄祝梓吁以公夫妻之賢二女皆有
家法人咸見稱可謂有子矣宜享桑榆晚景夫何一疾而赴宣遊
物者使然也邪紫雲三里張幾人哉淮以予與公舊親往來且審
況幼與公同講學倍知其詳求予文以誌之義豈容辭乎遂述始
末以納諸幽擇弘治改元正月七日壬寅扶柩安厝于先塋之左
系之銘曰猗歟東菴從善好義吉凶惟吝明乎卜宜既聚風水
牛眠南山左龍右虎欲親之安葬祭如禮不尚異端永宅優遊不
忝儒者猗歟東菴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張孟和墓志銘

公姓張諱麓字孟和存誠其號也先世皇岡東陳里人其六世祖諱
出贅于潾陳姓公之祖子母黨外族生先府君諱晉母許氏生
公兄弟三人長曰鏞次曰損公幼孫父業承繼母翁許氏以公為主
許氏務力本翁者乃余之嘉父是公母族舅稱余妻母公之堂姑
重淵疊巻實賴撫育成立年幾二十力大翁族戶役攢無不畢舉
辦居于請室子用文尚幼公竭其心志勞其筋骨奔走不敢如是
者幾三年後用文年方二十又於誕在綵線之中公日夕侍拾不
暇如是者又三年既獲平復又運京糧在途進退艱至於寄天給
以歸殯葬母翁如禮力本翁與之畢姻用文継以糧役公事在官
駈馳往來應酬度務晝作夜思勤力勞心至若錢糧出納無毫釐
欺于主者如是者又二十餘年公雖不讀書賦性執實幼有許門
耳聞好言目覩好行履道坦夷無滑稽無阿色一以忠厚自處其
間訟獄與夫世事紛擾者不可指數公悉以指揮不失中處家得
宜如力本翁營宅置產與之以居朝夕輔之翼之反哺之誠尤勝
于同輩時者居許氏二親之喪哀麻哭踊本乎中情人咸稱之天
性然也日以勤儉治生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于是家道饒裕
悉以原產歸于主家租錢財為外物仁義實內事量之出入於義

里親戚斗粟尺帛咸賴濟之未嘗靳乎封也是以人感之者衆矣年四十七無子余嘗謂公曰以公之忠孝坦夷天豈容無嗣乎繼生三男二女長麟娶余侄女次玉蓮許〻琛將遣男女皆提衡舊族吁以公嬪子當本家平安而公之無事可見遇多難則至誠懇惻周旋其間或有類貨醫者方之寄俞亦近之將謂老年壽臺于、其子志在黃山南別墅臨池搆屋數間引流種樹曰可耕亦可漁山可樵日與隣翁野叟較晴量雨盤桓剩居余素志夫何一旦以疾卒于成化丁未二月十有四日甲申遠近無不痛傷者非人之所欲為也其必有感之者邪於乎余惜公私悲也人惜公〻義也盡乎是而止也余辱知最厚且親宜誌其始末勒諸石俾或不知公者觀之亦有動于中乎距生乃永樂庚子享年六十有八以今成化丁未　月　日扶柩安厝于先隴之次爰系之銘〻曰生而喜死而傷比何人斯死而喜生而悲彼何人斯嗟〻孟和邪何人斯天而傷嗚呼期頤壽而悲期頤何為嗟〻孟和云胡不悲

八駿圖

世傳周穆王乘八駿升崑崙之墟宴王母于瑤池其八駿之名曰驊騮者有騄駬者有赤驥者有白義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奇若逸雲若凌風日月不足至天地不足周經〻奇〻未知出于何書誰與後世撰出者誰與何怪迂之題其圖云秦漢梁隋皇唐傳之不泯豈好事者為之耶且聖經所不載邪于孟氏少許戒世之意詳矣予復何言但穆王紹祭父之諫絲怚之亂乃近臣安宗社其為可信今觀此圖八駿及詩又宇宣馬出于韓幹曹將軍之筆與其詩誠杜子美之作之字誠趙子昂筆精熟可以珍之愛之者此俾覽之者辨之復系詩曰日乘八駿遍天涯阿母瑤池事竟縣狼戾[illegible]歸空好看却留虛誕後人誇

履坦幽懷紛誌

文直先生夢窩祝淇若

擬古

穠杏何紛〻叢草何萋〻交疏百尺樓峩〻雲漢齊有女美且賢
盈〻耀光輝鉛華映朱顏雲鬟綰青絲金釵何璀璨素手整羅衣
巧笑美目盼婉孌多芳姿本自倡人女嫁為遊子妻遠遊無路顧
長夜空悲淒展轉復展轉涕泣下孤闈日月倏已邁遙〻共相依

詠懐

良友越胡秦萬里遙相思日夕望長道中心獨依〻感嘆發長歎
音聲有餘悲四顧何蕩〻愁聽哀猿啼思君日衰薄會面何日期
聘彼澤中蘭盈〻正芳菲及時不采摘將被秋風吹焉得凌風翼
與子同翱飛

采蓮曲

淼〻起溪長風微藕花香妖嬈女無力緩棹渡橫塘將袖拭紅蓮
聯錦亂絲牽芙蓉語同侶相並木蘭船

樂義

卓彼故家彥所行皆尚義于世富詩書莊〻教孝為會宗族首於
三親與施濟遂及閭里貧愁救先賢志匪獨專其對百行值說經
左右逢其原怡然得真意陰得德是何為惟云郞尚埋沒人當出
聰遺風世相繼

擬王帝苑應制

歌吹鏘鸞騶烟花輦路幽青山浮鳳闕高閣擁龍樓初拂璇花蕤
香隨御氣浮群臣扈仙蹕端坊侍宸遊

又

清漏傳三殿端鑾出九霄花陰移輦轂鳥囀合簫韶盛世歡堯治
康衢聞壁謠登高春望迥雅見萬山朝

又

疏鍾出建章珠勒御飛黃繞伏金貂列盤雲紫鳳翔花林移淑景
蘭谷散春香為爾諸侯度非關覽宸芳

又

侍從到烟霞春空入望賒山迴天闕迥流繞御溝斜飛燕宮中樹
流鶯馬上花群公多樂事何必問仙家

又

朱門候曉日天子幸蓬萊路向青山去雲從碧澗來欲看環霍影
霍戴輦列部故聖覽歡無已從容日下迴

又

萬水日朝東層波動遠空氣澄天象落聲撼地圖雄從前春霞去
扶桑曙旭紅皇仁同覆載直與萬方通

和早朝

高閣鴉聲發龍墀引百官九重春色滿雙闕曙光寒世治山河泰
天恩雨露寬宮花仙仗外又得一迴看

送陳明府

鳳暖曙鶯嬌郎官上紫霄紅亭春醉酒翠陌晚乘驄此際承恩重
南宮侍鴉朝此御多信吏山路上花遙

登三茅觀

爽興上高臺開河曙色開山隨滄海去江自白雲來孤角天邊沒
行人樹杪迴悠悠出凡境何必問蓬萊

送巡鹽方繡衣驄馬朝天

驄馬遠朝天無蹤拋去鞭風隨霜閉萬花燃繡衣好撫字存孤寡
施為合度權題詩彰令德傳頌憶當年

訪葛廷瑚

來訪葛廷瑚肩與穩稱身老懷殊念舊山色似迎人深樹啼黃鳥
迴塘長綠蘋那堪三載別相見轉相親

賀錢公良得子

書齋熊叶夢弧矢兆禎祥清曉傳來訊佳音喜弄璋月球堅掌貴
庭璧撫懷香載得春歸去從茲福慶長

館中作懷師玉泉先生

虛館仍多病雲山望欲迷年光不可駐時物竟難齊樹裂霜姿乱
風高乳燕低川途渺無極回首益悲淒

送人

送送臨官道遙遙出武林白雲為客意難得此心時行猶帳色
風急暮砧旗亭翹首望一騎去駸駸

留別鄭惟乾

大道郡城東花間駐玉驄水烟晉暮色山翠映春空芳草横塘綠
新桃夾岸紅韶光留客賞不得與君同

題公子遊春園

冠蓋樂春遊青絲控紫騮岸容舒柳色香社暗芳洲燕躍飛流溺
晴峯積翠浮溪橋聞前路何處酒家樓

梅庄

幽人得清趣結屋號梅庄樂處荒寒地吟間冷淡香已無塵俗態
自有鐵心腸好趁林逋老詩樽日共將

塞上

頻年苦行役驅馬出長城絶漠收秋色悲笳雜暮春黄雲[illegible]
白帹暗長平漠〻窮荒外依〻事遠征

贈所知

同袍送〻適他郷江路漫〻悠且長日夕引領遥相望[illegible]
河無梁橋徑不見空斷腸徘徊儼若参與商愁心[illegible]
為雲間雙鳳皇翩〻凌風空翺翔

江上作

江上風寒木葉稀塞鴻還向呉雲飛蘆葦蒼〻落日[illegible]
釣船帰平沙茫〻秋草白江路遠迢〻行客聞山長[illegible]
下還思舊郷陌歎息人間春復秋功名事業隨東流中心惆悵歎
帰休回首空生萬古愁往古淒涼不可追輪臺故人長別離萬里
迢遥不能見兩地相思空爾為

送友

園林花落楊柳垂河橋送客令人悲群山險阻路遠迤故園遥在
天之涯川原南望亂雲低烟花萬樹春鳥啼野渡蒼〻落日微夫
風拂〻吹征衣勸君須盡此時醉故舊相逢送上稀

燕支行

窮秋絶漠烟塵満漢使長征未能返殺氣遥衝大磧雲[illegible]亂動
陰山晩長城霜冷羽書稀雲中已發罕子国旌旗翩〻[illegible]
風冽〻吹征衣黄雲漫〻暗山豎胡天萬里無城郭燕支山邊塁
如雲鼓角喧〻朝夕闘沙場征戦無已日令人長憶[illegible]

褚遂良船忠巻

一自封章奏玉墀大廷輿論共撰宜春秋未致功[illegible]
郡守儀遺像堂〻生氣在忠言懇〻後人思當時若[illegible]
得芳名汗簡垂

于肅愍公旌功録

扶持宗社頼勲臣詎料權奸在片身功業巍〻照日月忠誠氣〻
動天人送胡北遁連千里大駕南還無兆民聖上承先帝意[illegible]
封祀典勅貞珉

岳武穆王精忠録

皇天不祐宋孤臣恢復中原事莫論一自權奸收詔獄更無忠義
訴天閽属車北陷沙塵道寧太南沾雨露思採得蘋花献[illegible]
湖烟月又黄昏

秋錦堂為内姪許遠夫賦

庭砌秋光聚芳層〻簇錦炷華堂天成步障渾非織不月[illegible]
也自香月盪光分銀杏白[illegible]

采輝煌近帝鄉

竹案

幽居偏與竹相宜一派瀟湘景最奇歷代長成花結實他年待看
鳳來儀靜浮月色侵書幌清帶雲光落硯池言念君子深契合四
時貞節賴堅持

漁樂為嘉禾倪時用賦

佳士棲遲雲水鄉一竿風月老滄浪烟波深處浮家遠取次乃韭
中化日長身與笠蓑時作伴情親鷗鷺總相忘釣綸竟繫新蒲酒
樂與漁翁日共將

夢鶴舟

放舟蕭散水雲鄉蝶化悠悠引夢長蓮底分明看皓月枕邊彷彿
見玄裳青田魂繞家何在赤壁神遊夜未央忽被傍人歌喚醒櫓
聲咿啞過滄浪

梅雪堂為姚江鄒直之賦

隱君梅雪扁書堂梅雪於君意味長寒玉攢花難辨色冷風吹樹
只聞香吟成官閣千林曙詩起梁園一樣光更喜江南春信早欲
騎白宦看瓊芳

聽松軒

門對青山翠作堆一軒正面萬松開釣臺遠接匡廬起入座疑聞
風雨來夜靜秋濤驚鶴夢月明天籟拂琴臺主人朝夕清心耳絕
勝謳歌祺酒杯

菊亭為嘉禾姚文式賦

秋花百本繞庭栽直待重陽次第開三徑寒黃金作綴一籬晴紫
錦成堆露滋佳色憑闌見風引寒香入座來多羨淵明千載上此
中真趣許誰陪

環翠軒為嘉禾戴樂人賦

森森幾管翠篔簹環繞高人廣廈傍纖葉簾前宿雨滴長梢龍首
石臺涼涑雷驚動期龍化清影扶疏看鳳翔養就幾年真節操
一篙撐出濟川航

多景樓

凌空樓閣勢嵯峨遊客登臨景最多山色遠凝千里目天光倒浸
一江波風濤不為春秋改舟楫相嘲旦暮過誤覩壁間題款處碧
紗籠字半消磨

石谷為胡提學賦

南山舊隱爵崔嵬空谷平臨石澗隈凝定幾時芬得動乃深無塵
廊然閒雲嶺觸峰頭起活水潛從海眼來一段幽居真意足好

施餘澤育英才

友松

友松不慕大夫封自是吾生性質同涼氣洗心竹露日秋注入岸引清風紅塵隔斷書聲朗翠蓋張開節操雄許吾歲寒來入會結將交誼寫詩筒

一曲滄浪爲朱仲煇賦

不受徵書只隱名滄浪一曲有餘清[illegible]真老去耽漁樂賢與婦來蓮官情蒲渚雨香詩無小艇塘風軟釣絲輕有時坐愛前山[illegible][illegible]對一壺歌濯纓

可歸爲嘉禾楊二守賦

郡侯蒞政事能爲中道功成志欲歸上國衣冠恩已報故園松菊念多違雞魚無主憑誰引鴻鵠冲霄已倦飛多少紅塵名利客肯如明哲早知幾

灞橋別意爲嘉興趙二尹

御親祖餞灞橋邊江浙之官路幾千翠管青絲送去旆紅綠[illegible]對離筵天涯明月迎花綬馬上清風拂錦韉歌罷驪駒從別後佳音莫惜寄回篇

晚香亭

手栽藝菊傍茅亭一徑秋香晚更清坐挹餘芳塵慮[illegible][illegible]佳味道心生棲遲漫把籬邊興吟賞偏宜物外情閒說淵明得真趣羨君直與古人并

月潤

一輪明月照林丘碧潤凝輝分外幽秋淨鏡蟾涵素練夜涼玉兔濯清流香聞丹桂隨波去影見靈槎上漢遊還約望舒三五夜欸藕吟侍水東流

友梅爲海鹽徐二尹

冰姿雪態舊家林少府平生契合深客裡崇寒逢故友公餘風月叙同心巡簷索笑探春信把酒吟詩聽翠禽酸是收藏期大用和羹商鼎問君尋

贈邵樂翁孫鄉大

傳家經史與犁鋤耕讀勤心守故廬壽藏已成歸老計隱居時課養書生一生積善安無辱三代承芳樂有餘青眼霜髯俱老徒相逢不必問何如

贈劉通守來治海寧

贊畫黃堂協眾寮暫臨海邑試牛刀天開齊景重知坡風息奠聲不恕號德及群黎多惠愛才兼庶務獨賢勞芳名藉甚朝君奏牍

應當沐寵褒

夏旱喜雨書贈邵侯

旱魃為殃過海陬黃童白叟盡含愁雷霆頃刻滂沱至河港須臾
泛溢流生意一時敷甲拆歡聲四起動歌謳婦功試問伊誰力比
屋焚香祝縣侯

贈寧一峯詩僧

詩僧冒冷到謝村家白餅紅柑意倍嘉煮行半生長醉酒清齋一
味只嘗茶從師話舊情逾好老我題詩跡欲花别去雲山無留約
何時重聽演三車

贈沈石田

王維昔備詩中畫沈子今兼畫裡詩八十空懸稱我老一生惟恨
識君遲藏書已閱九千卷聚問咸傳五總龜日日心懸吳下路望
窮雲樹益悽其

贈楊員外南峯

別來屈指又三年水遠山長意愴然致仕尚沾天祿賜為文纔得
士林傳題書難見南來雁問信欣逢北去船老我樗材無足用白
頭空谷日盤旋

贈盛王明府

銅章星綬拜官來喜得賢舒一俊才强梗暫時施利器世殺陸恩
發祐炎詩歌行露試遊化琴弦薰風五卓對有詩三季功考最註
曹擬選入烏臺

贈秀水譚明府

知君久任為邦策秀水民風一旦新楊柳應歸門念化雨桃花滿
縣首陽春政聲藉藉追先哲德化館館反古人為深豈宣樓枳棘
玉堂有待理絲綸

贈姜六守

出守南閩政又成吳稽全帶與歸榮名高指李詳看德澤被漳州
頌治平直以忠誠匡世道不因貧賤易交情白頭相見俱青眼無
媿鄉閭月旦評

上吳繡衣

四牡騑騑繡豸榮咨詢端只為民情動搖山嶽霜風振前伐荊榛
道路平士子入場精識鑑旌旄隨處頌澄清巡行歷遍東南地如
日中天萬象明

贈閻憲使

執法明星照憲臺浙民有幸得公來清霜滿地威風肅紅日中天
霽景開奕奕高山欣仰止巍巍盛德贊康哉聖朝圖治思賢佐山

在青山碧樹秋

送燕安道先生

天寒歲暮倍思親日見羨牆夜夢頻客路去嶺青眼指庭闈歸無
彩衣新護將杯酒酬知己未有梅花贈故人試問來期何日是元
宵燈火待西賓

送葛廷珍

一別十稔十載餘相逢交誼只如初且倍風月添嘉會莫對雲山
歎索居正是盍簪同樂矣那堪分袂又歸歟問君此去來何日秋
錦堂中席上虛

送裘德輝

小雪初臨氣候寒老年愈覺別離難余知君眼常留碧君識予心
不改丹祖席且辦今日醉離弦那忍此時彈書齋題遍庭前竹長
得清風晚節看

送查文顯赴南司寇

之官獨向大江東畫鷁翩翩得便風建業山河千里外秣陵宮闕
五雲中秋臺主事施嘉政紛署聯班近上公最惜嚴君年老病寸
心移孝即為忠

寄寧郡黃二守

一別知心思黯然鄞城東望水連天兩岐麥頌張堪德五袴歌故
度賢茅屋無詢深有惠棠陰聽訟自無偏嗟余日薄山西景安得
相逢話昔年

寄夏卿參爵

先生謝政早知休高臥林泉雪滿頭一代雄文推獨步兩朝寶錄
頗重修清風杖履隨行樂明月琴尊入唱酬自視八旬衰老甚只
將歸計老菟裘

寄孫景章參政

徵垣歸隱樂閒居懷抱隨時任卷舒奕世簪纓今老矣一身康健
近如何閒門且著潛夫論診病須窮素問書寒暑催人時節換交
遊漸覺曉星疎

寄德日新

虛心透徹悟勞生一炷名香一片誠斜脫迷途空狗苟卻嫌塵海
苦熄營九年面壁真無忝半世為僧已有成最愛幽居清淨地時
時山色與溪聲

寄樂同知

貳車六載守雲間青眼論交久識韓[illegible]倅古世[illegible]去才能優賜
祠為官董漕葛巻當風檢退食孤琴對月彈青蒲抱病已近日西

湖還覓舊詩埋

寄江西舒二尹

一從分手六年餘無處尋人問起居患難空懷若去後離情忍難
鴈來初日懸千里徒成夢手破雙魚不見書遙憶高堂拜嘉慶芝
蘭燁燁耀庭除

寄餘姚王含章兼東方竹庄

濕雲拖雨過苕溪西望蒼茫路轉迷百里故人成入夢一庭芳草
伴幽棲清尊寂寂閒窗館黃鳥嚶嚶囀柳堤為謝明年方處士相
思空閱舊時題

寄胡日澂

水入洄塘一棹通萬家春樹綠重重雲邊遠嶠晴還雨烟合平原
淡復濃一飯不忘三益友孤懷厭聽五更鐘相思日日空惆悵何
處尋詩策短筇

和查汝謙韻

八十四年空老大於懸隨步信閒行何須人爵高為貴不損天衷
便是榮湖海交遊推晚節田疇耕藝望秋成西山日暮餘輝短深
愧無能愧此生

和周孫人贈蔡兒治水韻孫人朱太僕妹

皇恩荷沐未能酬又領東吳治水舟河道已完通海初給言詳科
悅親樓勤勞敢憚三時職淹没應舒萬姓憂隨從司空歸奏課敬
將圖冊獻宸旒

和曹罡副韻

林泉寥落客來稀軒騎從臨起錦衣老道多年曾游山光照此日
照岩扉陽和發育天時泰雨澤沾濡土脈肥共荷老成詩卓識
壺秋月爛生輝

和夏卿韻

綺羅人不過荒溪白木黃精種滿畦風月夢隨蝴蝶化招提吟待
鳳皇栖西湖日暖乘春樂南畝雲深帶水犁好約三賢堂上會
一壺佳醞與攜看

和向德恭祖壽韻

不覩儀形若合符那堪見月影偏孤羨君庭砌崇蘭秀嘆我門闌
亂草蕪遠遠斷雲無過鴈疎林深夜有啼烏德音貴重人如玉空
谷爭看一束芻

又

斯文氣味自相符南北相思夢寐孤安得格言時進益卻令心
地不荒蕪生居浮世籠中鳥愛及其人屋上烏欲寄小章來留記

嘆無黃犢與青鳥・

與諸弟宴東山

海色遠涵天際白夕陽微露嶺頭紅登高勸酒惟雄辯落[illegible]秋庭
有阿戎妙撲星移詩韵變山青谷綠古今同恨前去[illegible][illegible]亡子歡
在浮雲指顧中

與崑山周總原遊西湖

湖上秋光白苧涼畫船聲入水雲鄉呼猿洞古烟霞合[illegible][illegible]古寺
樹荒彩袖謾携遊興遠歸筝低送醉歌長酒酣春盡[illegible]與南北
風前雨又將

宴鐵上人山樓

群公歡會聽松樓二月春深淑氣浮古鼎香烟飄几席遠村風景
入林丘總含殘雨中天近雲繞空山勝地幽身世條然塵境外[illegible]
憑觴咏復何求

陪朱太僕遊峽石兩山

嬉春莫負好風光特地尋幽到上方百越雲山南去遠三吳烟水
北來長葛洪井廢蘇台頽元臺空草樹荒吾有閒情知已在天
訪詩酒謾徜徉

又

破川僧寺客來稀最好名山號紫微自是賞心尋樂事不將吾道
問禪机烟浮嵐翠凝秋色風度鐘聲送夕暉酒盡行廚賓客散詩
情留我欲忘歸

又

兩山僧寺隔烟巒山勢中分夾大河崖[illegible]却[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行登阁
下方多白雲空谷鬪禽唱黃葉疎林聽鳥歌歸路漁舟行急遠不
知江海有風波　下據此原寫　由崖案　重出原寫言

下湖泊船藕花居遊南屏偶逢玉上人賦

画船暫泊藕花居路入南屏訪佛廬鶴叔不來松院靜經聲遙度
竹房虛沿河綠柳烟消處繞郭青山雨過初正欲尋僧問禪教忽
逢白足是墨如　下被俗本　由畫過　兄子　繁弓　雨初

遊北高峯

矗矗高峯此日過肩輿迤邐入藤蘿回看南越千山遠俯視西湖
一勺多上界樓臺凝紫翠下方城郭湧笙歌登臨忽感興亡事向
渡繁華總逝波

酬友

林下勞君遠贈詩音諧律呂叶永絲露濕紅杏花烟柳風入青松
月印池寄遠寫情誠已足妙詞險韻和應遲盍[illegible]有[illegible]南宮度曉

燭邊床話所思
劉按臺下顧
驄馬經過暫駐鞍觀風一路問凋殘燭詩爲有[illegible]
耳目宮深荷期年多德惠能令六月有霜寒懸知[illegible]
席從容聖意歡
自述
一生空作兩間人深愧盤銘日日新青眼看餘[illegible]白頭[illegible]
憂時春詩樸與客常留戀孝弟于身[illegible]
波滿地不迷津
舟中過雪懐南宮友之作 [illegible]
寒風吹雪下輕盈積素凝華一望平落鴈亂投沙渚宿飢鳥群集
野田鳴芹塘行棹應難進茅屋炊烟不見生自是今天[illegible]
呈祥瑞即開晴
農家
東皋下築老耕桑滿目生涯引興長白酒黃雞秋月霽蒼衣[illegible]
晚風涼山田時見黑豚乳園圃秋聞橘柚香最喜農家多樂事不
知人飽大官羊
過孤山 要大理張憲副詩社在此

日暖風恬樂事間再歌再咏得盤桓六橋花柳烟霞合三竺峯巒
紫翠攢春鳥換人行處好簇輿來我坐來安眼前多少湖山景都
屬耆英致仕官
半閒
可人心志欲投閒半在山林半市寰斗酒從歡投轄飲彈琴有趣
拂塵彈暫把世事尋常話偶遣詩懷着意還安得向平婚嫁畢也
身全脫利名關
笑雲爲寺上人作
扶藜吟步出林隈非霧非烟拂不開既是無心時出沒如何有意
去還來浸空五色鋪成錦着相千層幻作堆不是山僧同坐臥被
人賦入楚陽臺
湖海閒情
閒情炊棹米家船覽遍名山及大川訪古只思雲谷[illegible]論心豈羨
竹林賢謾携雅興求三益時把清風入五絃自是越遊尋樂事非
關紅紫治花鈿
旅中元日之作
異鄉一夜換風烟屈指關山路八千正是欲歸歸未得猶人兒女
拜新年

夏夜示諸孫

竹床眠穩繼吟哦光景催人奈老何涼氣襲衣清不寐坐看明月上窗紗

又

蘭湯浴罷坐中庭聽得頻籠惺老情雲歛長空新月露一團皎潔自然清

病中示諸孫

一寸心田着意耕細芟稊稗望秋成叮嚀告諭諸群小莽殺盃念好養生

病中別親友

七十餘年閱世情自將坦直信平生西山是我歸藏處笑倚近隣聽鳥鳴聲

姑蘇懷古

閶門曙色禁城孤雲裏青山半有無太宰尚遺亡國恨吳王宮殿暗秋蕪

錢塘懷古

霜落西湖見斷鴻吳山黃葉起秋風前朝歌舞今何似舒水閒雲夕照中

竹所

屋前屋後種琅玕蒼翠紛々拂畫闌直節不隨寒暑變清風日々報平安

菊庄主人

隱君老去閉三徑為喜黃花有主人風景宛然陶令宅移家端欲就芳隣

柳鶯園

東風揺柳拂春堤烟霧陰々野鳥啼金谷日斜歌舞歇野棠無主草萋々

白桃花

春帷睡起恨遲々嫩粧鉛華減玉肌一自劉郎音信斷倚闌無語立多時

遊杭題主家四時花鳥畫

春風吹暖過江鄉處々桃夭露粉粧深娘嬰々頭白鳥也來枝上惜年芳

夏

日長庭院動溫風數朵奇花放々紅何處飛來雙野雀高枝棲穩遠樊籠

停杯看雪梅自斷衰朽贊餘澤潤枯荄

送舒二尹

送別固常理嗟君公獨不然存心深有道施政竟無偏審路饑荒石語歌被管絃西江千里外瞻望渺漣漣

欽取萃兒有感

八十雙親老承恩養病回歸人歲重孝選郵又需才不足扶老養惟思學老萊事君終有日且盡壽芝綵

挽張豆和

老我頻來往座中空一人承歡忠孝意不比淡嘗親自有公論好應無按劍新風晨并月夕痛想益沾巾

七言排律

上張九老壽

外毋行中偶須落惟公崙德度年長世情諳仰運非昔龍炙飲欸只似壽獻壽賓朋皆有酒誠江風浪已無船桑梓居貴真堪樂歡弘新居甚是便南極瑞星光燦爛中庭仙鶴舞蹁躚手栽桑梓環蕭落目親雞豚散野田身外利名揮獨遠人間福壽喜雙全蘭孫侍月來花下策杖看雲到水邊蒙有丹書傳玉璧何無家吏索租錢從今收拾蝸種花實成時又六千

席應需實誼才

贈司訓潘貴謨陞御史

繡衣白簡五花驄爭羨文章冠世雄芹泮九年施化雨柏臺三里振威風菱能接武趨仙仗鴛鷺成行近上公自愧方疎甘一畝布衣何處問窮通

贈張僉憲

繡衣持節按南方清濁分明賴激揚深沐九天恩澤重澳施兩浙姓名香雍雍雅量存仁恕肅肅威風振紀綱自是嚴霜隨驛騎不令當道有豺狼

贈洪僉憲

多冠驄馬欲東來兩浙清風一道開士類恭承僉憲德寅僚協和濟時才平反訟獄存欽恤普施恩輝及草萊佇看致君堯舜上雍熙慶和贊庶哉

贈清軍邢繡衣

銅章榮換繡衣新驄馬行春按浙民雲漠昭回終夜月清風澄淨舊時塵哀容未得瞻儀範佳惠空慙及野人留伍衷公精於理萬家安堵樂陽春

贈何大尹

嘉禾作縣得賢人從此閭閻政一新君雅均治慈惠德哀癖同荷發生仁歌詩深效幽風俗擊壤應回太古民考績定推多善政擬同山甫位朝紳

贈郝仲濟舉人

武闈屢戰見功成與宴瓊林聽鹿鳴父叔一門清德顯親賓滿彩旗迎十年始得從經史一旦高標虎榜名自是叔姪傳學業矍端不負平生

贈何存德

得得來尋老壽仙厖眉豐頰雪盈巔麟孫秀氣浮書室三尺清談滿酒筵道世已忘求利術延年常究悟真篇青松白石幽居好何必壺中別有天

贈本府林貳守

慈惠臨民著德馨立心不負日科名久知江革留遺愛又佐梁侯協治平愚儒薄叨應示辱兒童竹馬競歡迎願君遇來薦黃論按績尤能得下情

贈馬伯通

赤手經營創家幽風生理實堪誇重陽築圃先收穀雨提筐早摘茶山到閒總如有約客來生趣不須踪了無築利營心慮腸

壹題過薛家茭

送人

斯文交契喜忘年又向河橋理去帆祖席忍傾離別酒錦箋[illegible]寫贈行篇功名有待與程近陰隣無方德性立諸子從遊[illegible]化育精微心易得真傳

送欽公良鄉試

既通知遠習書經儒雅由來著德馨勤苦於二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光三尺光通奎星渥注瑞出神駒趕丹穴祥生彩鳳歸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女琴曲終江上數峰青

送譚秀才

講罷經書得意回倚門人望笑顏開久違膝下班衣舞且進堂前壽酒杯霄漢擡風知健翮文場角藝見英才與君隔別無多路早晚嘉音慰我來

送蘇東之

愛爾年華正妙齡渾然忠厚自天成一經未遂三揚志寸晷無忘萬里程旅宿有程遵父訓講堂終日會儒英勤勤[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莫不忝家庭教子情

送范汝源秀才

憐君遠自弋陽來慕我門牆講席開千里奔馳勞苦節一經教育樂英才鎣聰五夜心猶篤萬經史三揚志自恢忽憶倚閭親望久書囊收卷且言回

送邵侯入覲

貢稅旋還匡一時仲由作宰亦難支只緣時昔容奸久致使于今補穫遲分公務辛勞無主宿囊貲空乏有天知雲霄萬里朝京去一點丹衷日月隨

送李掌史舊為教官

曾從芹泮育英才贊畫賢侯克至誠聽訟自能勤吏職讀書端不愧儒名花封處處絃歌滿蓮幕時時案牘清王事賢勞留不得相思共難盡別離情

送歙友吳應奎謝仲紹余邦昌歸試

三年大比一掄才此去期君早占魁莫惜講堂違坐席且從祖帳飲離杯雲霄得路翱高步奎壁爭光逼上台報我佳音須早慰風塵有雁南來

送人

青春妙質熟麟經智慮明通太有成師席未能傾倒意客途忽動別離情雲山越嶠千峰遠潮過錢塘一棹輕假我後年身健在

秋聞揭曉看君名

送楊季謙

儀禮莊敬熟三千諸子從遊僅一年別路未離吳苑月歸心已上
舜江船行程不慕先祖較策馬何勞洪崖駿六駕既風君言左東
黃蘿菊傲霜鮮

送姜太守出示謝丑御詩因步韻

扁舟迢遞到嘉興故舊相迎喜不勝詩卷展舒留我看起山迎望
記君曾董風微動猶程湧海雨初收當朝氣到手相思語呈世林
懷猶有小聰燈

送林以誠還閩

紅顏綠鬢照青春十載燈窗篤志頻惜別嚴君庭訓切歸寧大父
綵衣新歡堂從此空前席絳帳于今少一人老我桑榆嗟暮景疑君
觀國發光賓

鴛湖別林以誠 三首

鴛湖秋盡北風寒諸友臨岐話別難色養一時違寢室鄉心千里
望懷安白雲山外含情望明月天空淫拭淚看送想世情新酒熟
拜觴拜頌祖顏歡

慈母紉成遊子衣遠攜書劍七閩歸情深親舍難分別忘在平言
不可違越嶺早行青霧散禾城遙指白雲飛高堂大父迎孫喜玉
樹和倍有輝

風恬湖上綠波平畫舫翩翩五兩輕沙鳥野鷗煙外送桑花柳葉
鏡中迎羽儕不盡分攜恨父母深懸定省情遠大功名從此到社
穀快大著雲程

西湖送別

春風湖上柳絲垂對景那堪話別離慈母苦言依依一氣苦音習
隔天涯大回腸斷孤舟月一寸心懸兩地思將到親闈呼首夏擇
觴戲彩祝期頤

送胡曰瀚歸姚江

契結金蘭數十年鄉心忽動竟南還白駒皎皎留無計黃鳥嚶嚶
總復憐倦客夢驚孤棹雨行囊詩壓故人肩更期後會還傾倒只
恐流光不我延

寄嘉興楊太守兼林同府

朱轄五馬荷恩榮出守嘉禾屬老成七邑尊崇勤吏職四方歸仰
得民情有為有守才能著無黨無偏政治平喜得同寅林氏守承
壺秋月炯雙清

寄大用錢都憲兼憶尊翁

年：籬落看重陽灌溉工夫不覺忘携酒要逗元亮起題詩欲效
謫仙狂寒花冷落渾無恙晚節數榮却有香老我得從冬歲意赴
蔡重與賞奇芳

和蔡安道尊翁韻二首

閑君舊業守良田種德孜：不計年有子有孫增福慶無榮無辱
樂安全何曾涉險行塵海只欲求原問性天老我發心向佛惡久
未知幾日共談玄

膏腴百畝有良田收穫何愁旱潦年半世從儒徵學淺一生教二
獲功全調和老景須憑藥保養微躯敢逆天豪興有時携杖屐混
尊良會話玄：

和朱靜菴韻

訓子諄：萬五常欲求門第衍蕃昌同袍故舊傷星散偕老夫妻
愛日長師席堂壽時聽講壽觴聽下每成行柴門只：無塵襟只
課農桑老故鄉

和登青雲樓

關千倚遍四難并大火西流三露零白髮無情催我老青雲有路
諫君登黎民安堵俱生業胡虜潛踪斂汚腥踪跡忽成憂樂合布
文千古日星明

和吳用常韻

六七流年涉世難竟無壑利到門闌不放妨髮隨年改只誤儒
童坐夜閑處世已無新俗態傳家應有舊儒冠天時人事今如此
安得愁中却畫歡

和江陰徐元啟哭母

慈闈風雪五更寒病起儀容夢已殘應望天倫心長苦戚戚誰見
恩多難愁看筐筍衣縫線空費書意踏作之宜費實無路入淚
雙頰幾時乾

和黃分司韻

宴羅瓊林志氣豪江西文彩邁英髦官家寄紙從天遠鹽課辛勤
為國勞煮海亭民終歲樂和羹才幹應時遺君今盡瘁心無愧不
獨前人下詔褒

和錢天用送王運判

為官綽有古人風命殞中途合數窮煮海鹽均沾惠朝天獻績
儘收功魂飛遠道愁雲暝腸斷慈親望眼空一片清冰隨逝水滔
滔千併流東

、和孫大參登遊勝界二首

登高直上翠微巔極目江山眼豁然興意久忘塵外事佳時却登

禧祿永無疆

和周分司韻

一官榮祿受君皇分督鹺司夙夜忙自是奮身文獻地以之永記述
利名場從徹撫字才偏進寅讀賢勞髮未霜佇看明年書最日晉
雲平步轉高翔

和胡曰瀚見寄韻

老景優尊八十秋經書端緒未能拾螢芸轉眼[illegible]
總是愁賓館車魚宜自樂詩壇風月許誰遊懷君遠在重山望目
斷東山倦倚樓

挽朱廷用

珍重朱門有二難何期先後盡凋殘君才自昔能經理家事于今
得晏安青眼不堪成寂寞彩衣無復慶團欒我來弔罷多惆悵隣
笛聲悲落日寒

挽嘉禾林戴守

十載交情一旦休傷心往事付東流嘉禾德政存遺愛旅櫬歸程
隔故丘諸子已無娛彩樂嚴親空有倚門愁君家天祿依然在瞑
目重泉不用憂

挽歙謝處士

八十餘年老壽星由來家世舊簪纓孫懷遠德隔千里一去崇舊
莫兩極白社至今猶仰德青山終古不埋名子孫奕奕門閭盛重
見登科沐寵榮

挽吳都憲

恩承都憲鎮湖湘分布條條章肅紀綱奉命征蠻當叶慮策嘉謀
綠勅增光元勳碩德垂良史膏澤英風溢遠方天殞哲人遺福在
亭亭玉樹耀門墻

挽康養之

歙川一旦失斯文哀訃傳來不忍聞家塾精嚴空教範泉臺冥漠
隔松雲弔多士友成詩頌莫有兒孫獻澗芹回首總憐增感慨重
來無復接殷勤

挽徐有悅母

一旦風霜入寢幃北堂萱草竟傷萎杞松群鹿徒誠孝返哺慈烏
入夢思勉學難忘和膽德明燈常想辟纑時懸知令子從遊者捲
卷愁看陟屺詩

挽湖州嚴夫人

平生懿德著閨門童僕欣欣盡感恩善理家欣資產歲美方訓二子
儀尊堂前有酒誰稱壽花下無人更弄孫詩禮遺風留瑞厚韓韓

以從慶諸昆

挽嘉禾胡處士

一夢依驚莫兩極神遊何處訪蓬瀛士林空憶殤秋詠鄉老誰當月旦評碧水青山遺舊宅白楊衰草想新塋賢郎繼述平生志三復令人仰令名

挽錢老夫人

夫人懿德宜偕老何事仙遊竟不還雲蹊畫堂音已杳春暉化雨絲輿閒衣中空自看遺像地下無由覲壽顏最是賢郎淚有如時時血灑北邙山

挽凌退菴

世事多端歷耆老成何期一朝夕殞儀形交情不改頭顱白鄉黨終歸月旦評珉石銘鐫高士傳江天雲捲少微星嗟予卧病驚聞訃追感平生湧淚傾

賀本邑邵明府得子

賢侯堅白不磷緇百里春風萬物熙人感三公歸德禮天敎吉夢叶熊羆月中仙桂開花晩海上蟠桃結子遲老我殘庸無可頌只將詩句詠螽斯

賀葉邦祥中試

戦捷高題虎榜名鹿鳴宴裡會群英已酬文史三冬志快睹雲霄萬里程華髮高堂添喜色終朝旗滿路沸歡聲更欣況值堯天酒帝里看花信馬行

賀查原博中試

少小燈窗立志強蕊經文字動奎光三場似得神明助一榜爭看姓字香秋月已攀桂子春風還引探花郎予公自是多隱德於此門閭日漸昌

壽八十

八旬喜遇長生日雪髮霜髯紅燭頭三制正當鳩杖賜神仙又獻肉芝來庭前龜鶴聽歌曲堂下兒孫捧壽杯況有延齡陰德厚蟠桃終見幾番開

八十生辰自作

撚指依驚八十春誰知今日慶生辰消樓書史經心久繞膝兒孫戲綵新服食遂情聊自足田園生意不憂貧一家和氣存忠孝共享清時壽域民

壽妻七十三示子孫

偕老夫妻七十踰皇恩天澤賁門閭難忘歛發吾貧日敢負先人積慶餘一子拔科供祿養二兒安分守耕鋤欲求左右娛親樂只

敎諸孫儘讀書

訪蔡陰陽

分手空嗟十四年河橋雲樹思懸懸寸心眷戀渾如昔雙目昏花
不似前鬢髮有時愁裏聽新詩幾度醉中聯袂送謾托孤燈藝只
恐相違隔涯天

、訪潔公

紫微山頂訪詩僧石砌盤廻逐步登畫閣嵯峨參漢近勝觀首层
抱虛凭看飄法界謁仙忘夜靜中天見活燈光老云久祀至公事主
懷來此會良朋

、雨後訪周尚行

獨棹扁舟入廟灣廟灣遙在亂山間水平難辨高低路雲畫行看
迤邐山渡口紫鱗衝浪急隴頭黃犢鮮蹤跡忘形自有姻親好不
憚驅馳遠往還

放訪百婆亭吳廷圭

今舟迤邐到君家門萬悠悠水路斜新竹出林皆挺秀老松抽餘
已收花良田力本應多積美酒留賓不用賒溪北溪南多勝事好
將詩禮作生涯

予與徐親家同誕子宮同又丁未受封同詩以贈之

花甲欣周共七旬思封同拜紫泥新不求金玉千般富且作林泉
一散人予姓教為忠孝士衣冠行樂太平民期君同種長生德歲
歲相逢慶壽辰

父忌日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

八十年驚父忌臨追思往事最難禁冠圖深負成人祝家計難忘
創業心忍讀遺書存手澤亂揮清淚濕衣襟諸孫措序哀供奠不
忝生前訓迪箴

母忌日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

年年今日重悲酸痛感平生裂肺肝習字敢忘熊膽訓奉觴空憶
彩衣歡恭修祀事靈前拜暗想儀容夢裡看慈竹手栽培植厚春
風長得幾琅玕

先塋落成兒孫拜奠弘治十三年庚申

歲在庚申十月朔父塋築室落成時白頭夫婦欣供奠彩服兒孫
謹習儀山水自符心地樂孝誠敢為利名虧乾乾惕厲公尸祝世
澤綿延定不隳

拜謁祠堂

諸孫隨我謁先祠序立尊卑肅禮儀莫縱奸邪虧德性要將忠孝
作箴規泝泉分派原同穴喬木連陰本一枝勿謂冥冥人不識神

靈端的鑒公私
勉草兒 成化甲午
年去年來將六十一年不覺一年衰青春但識盤遊好白首方知
進學遲祿倖幾時來卷敎寢悔無日不思兒工夫百倍如勤愛鉄
硯磨穿定有期
謁范文正公祠堂贈主奉
鯫生拜謁祠堂下得慰平生仰止心千載英風群擁萬年血食
後人欽嶷：功業漫天地誌：忠誠貫古今客裏相逢賢主奉哀
㳂端不負儒林
、陪朱太僕遊硤石丙山四其三
欲放訪禪僧問坐閑画船泊向水西灣烟雲環繞高低寺松栢逶
連遠近山仙井不随年代換漁舟常帯夕陽還紅塵車馬應無數
誰似吾儕樂且閒
、遊勝果寺
白雲堆裏叩禪関路入中峰屈曲攀文帖久沾洪武澤司岩空記
建炎山北巡車駕何年返中畫江淮此處閑山水不消忠憤気三
今猶憶凱歌還
、遊金粟寺山居

閒來金粟試登高四顧風光野興饒塵尾已空山色在緇流猶有
甲煎燒百年事業同流水半夜鐘聲自落潮護羅宮碑増感慨謾
將興廢說前朝
、重遊勝果寺二首
路出南郊遠市閑老携妻子強登山洞前雲起龍歸谷口風生
虎嘯閑岩翠移來方丈裏濕沉飛落半空間古迹且演登臨興談
無孤松看鶴還
山童引我陟危巔四顧令人豈洞然處無高處迭雲古蹟話衣
怨啼鵑愁濤猶帯千重恨飛瀑空流八卦田世事如棋茨谷變野
花芳草自年：
、陪宋怡雲遊峽山晚寓潔公山房
何處尋詩樂暫閑禪宮遥在紫微山水寒石井龍深蟄雲暝深林
雀未還市氣不侵方丈裏樓居高出半空間我心願結東社林社
留擬他時却再攀
遊靈隠寺
松林石路遠迢迢靈隠風光手可招樓上遥觀滄海日門前正對
浙江潮半空仙籟天機發一炷名香艾衲燒珍重高僧能愛客茶
甌清話勝参寥

指柔

年年先浮早春風溪北溪南一樣同聞說微君心契合不知魯雨夢魂通

沈親惠大畫扇

鄉然織就竹工成人馬山林儼若生海月正開雲障掩天風吹散自然清

扇贈張文辨

紈素新裁寄遠思南雍何事聽祺則但知舒卷隨君意搖動清風自有時

謝朱學師惠扇

大仰仁風遠播揚賜來竹箑愈清涼君心貞節真君子用則行之舍則藏

自贊神像

我形我像其真以示後人衣冠儼飾丹青君神然畫者但見其外而不見其內觀者亦見其外而不見其內內外一體方稱厥美予當日修不負天與

贊妻神像

我貧知君儉以其因入我家今照畫雖辛紡績織紝井水奉親教

書履坦幽懷集後

余不敏酷好文墨事嘗遊四明王泉章先生之門取漢魏以來諸名賢詩集日誦之不下數十首然僅得其糟迹而未能求之牝牡驪黃之外間嘗引指揮毫於感觸應酬之際以洩我胸次之所欲言日積月累其數亦與記誦等其辭之工拙意之到與否未暇計也既而復取古人詩反覆合明章索而句味之見其切題指趣各有指歸悅然似能參其三昧者於是頓悟前日妄作之非而益仰古作家之有定見也顧舊稿流播外境雖欲免笑大方有不可得頃歲家藩類選文翰亦載余鄙作數十首恭兒自京師携歸余閱之不覺汗顏親知者亦勸余鋟梓以傳余惟古今傑作足以寫人情狀物理垂世而感人者奚翅萬卷獨少是哉昔吾邑有蘇雪溪兄弟素以詩鳴吾友南峯楊正郎指其病如中情然人人可服是知浮泛不切深為作家之病有如此余何人斯而敢以詩自鳴耶雖然竊是以後使為吾子孫者因是而知其先世亦嘗玷名於斯文之末必思所以繼述之而罔敢墜厥緒則斯集之傳不為無所助也已爰取全稿十存一二題之曰履坦幽懷令刻之家塾以俟夫嗣世業者若於四方則吾豈敢

履坦幽懷集二卷 編修祝德麟家藏本

明祝淇撰淇字汝淵號夢愡海寧人以子萃貴封刑部主事明詩綜作祝祺云或作淇此本乃其家刻明作淇字則詩綜悞也是集爲餘姚胡培所編凡文一卷詩一卷

同春堂遺稿四卷

〔明〕劉熠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清順治十六年劉氏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同春堂遺稿四卷》提要

同春堂遺藁目次

卷之一

七言絕句

鹽官劉熠東沙著

五言排律

彭冲溪元日晚過次韻

瑞靄浮城北瑶篇展日西條風穿柳細靈雨逐雲低
斉藻憐翔鳳冠纓羡祝鷄裳衣思采芰枯管喜柔荑
稽貲難爲槖詞源未可隄樂群須啞啞惜誦莫凄凄
獲句勝懷璧投醪且醉泥動容輕呢栗偶俗戒稽梯

阮蒋逢蘊𧃩徵生哂丘栖干時分巧拙蹈路有通迷
姱節宜滋蕙乗危欲杖藜但存和氏璞任貫荆卿霓

春夜質山柱叙談詩

一別吳門市天涯共此宵故人猶落莫春雨况蕭條
帚餞遺經在發瓏逸思饒才名今獨步聲價自垂髫
孤鶴高雲伴虚舟野渡漂狗監能無遇鷄書尚未招
山棲雖偃蹇園臥亦逍遥乍見襟期洽都令鄙吝消
談玄頻擊節忘味似聞韶鈍足空追驥高吟許續貂

五湖眞浩蕩終擬共漁樵

五言古

責子詩

此生悠悠爾倏忽過五十幸有幾男兒強教夫文墨
在兒五七春未奮凌霄翼庄子四八年青紫無所得
維座稍用聰昱黙如塗漆曰壂初就婚但恐弛繩勒
七垂十五時朝夕與解惑有女阿妹名未解供紐織
老眼再一紀嫁娶事始畢富貴與賤貧于心非所憶

五言律

立春郁陽川招飲次韻 正月六日

正月猶殘臘今朝改歲華一元春到曆五出雪飛花
把酒憐囊潁登仙擬泛槎長安天尺五新渥正無涯

陳賢甫傳湯生貽其詩草爲予言有泫然之思
予因弔之悼湯之志而彰陳子之誼云

痛爾傷親志飄蓬江海雄高吟孤鶴迥哀思斷猿中
行客非張儉逢人有孔融基邊今宿草野過泪痕同

對月憶陳生賢甫

清露驅殘暑呼童覔短絺月明心事烱雲幻世情移
愛爾能談道衛予慣賦詩賓年時聚首無負此相知

古城巖

初夏重巖裏虛無翠靄生雲隨征鴈度花帶落霞明
石側山偏峻槎平水自行挑燈問歸路更箭起山城

三輔賢勞代作

宇內文章伯鳴琴到海陽下車詢五術約法慕三章

九里看河潤千村足稻糧腐儒逼籍晚猶得被餘光

復汪蘿山用來韻

松蘿山下客抱癖類相如大雅追無間幽懷詠卜居
虛亭時放鶴長鋏每歎魚賓至多投轄言歸意轉踜

復汪蘿山

九日前霜節蘿山過我談新詩皆別調濁酒半成酣
鶴去餘松月龍噓起嶂嵐陽春歌郢後巴里自多慚

與汪晃石落日亭巖講學

石橋巖下會勝友盡遐邇易簡窺全易危微說到幸
山深佳木盛天朗片雲消此景還須記常如坐石橋

與郭石庵

與君遊震澤久客滯燕臺歲晚秋風颯酤清夜月開
長卿留短句元振自多才鑿壁通隣火連朝怯往來

久雨

不斷江天雨山城水滿門析薪床缺足對客酒虛樽
欲試文觔釣翻增陋室盆巴東支漏策思與蜀人論

喜晴次陳二山韻

長夏經旬潦幽窓上碧苔雲霾移遠岫日影射踈槐
欲試荆軻筑重登郭隗臺故人今夜約懷抱几先開

九日次韻

九日秋風颯黃花信尚遲霜清楓葉醉雲薄鴈聲高
東帶慚陶令餐英學楚騷早悽沖抱裏對月漫呼醪

聞寇

羽檄風來迅[illegible]氛[illegible]年[illegible]檇李此日據夫椒

不見何追信還思飛斬幺虞廷干羽在應舞格三苗

雪夜赴宴歸途紀興

青雲開雅集積雪會初晴九陌飄花暗三台入座明
爂羨調有味莖露飲偏清共道冬宵暖春風歲欲更

其二

勝會不知晚青山日自西舞衣邀月上歌扇逐雲低
豕鳥餘香繞山川積素迷醉歌歸興足白雪暎寒溪

雪夜與文湖宴公署

積雪明發夜誰爲訪戴人傳杯籌屢換刻燭句爭新

撫掌空彈劍忘形欲岸巾燈花憐病客故向白頭親

元宵友人燈宴不赴

皇都入春早士女美青宵珠燈輝錦市寶騎接雲橋

影亂迷人去聲喧失路迢時平自足樂尊酒漫相邀

人日冲溪見招不赴賦此代謝

人日偏逢雨高齋燕喜時彈棋分玉局促席共金巵

玄草堆春篋梅花亞雪枝獨憐虛雅集空寄草堂詩

秋懷二首

江上秋懷動行吟看白鷗風波愁灑須世事泣潺湲

鴻雁猶悲塞豺狼不在山朔風吹正急南國況秋顏

其二

九月清霜節呼童熨短裙開門來杖屨穫稈向菑畬

得句沽新釀誅茆葺舊廬柴桑風物好籬菊自堦除

終

同春堂遺藁

監官劉熠東沙著

七言古詩

黃萊軒陳二山雨中讌集歌

重陽昨過秋風高美人來我呼醇醪酒方斅巡樂酣

陶首開局戲蒓翔翾子聲丁丁不厭營營主人慇懃爲

獻羔雅歌投壺與轉豪小壺一擲矢莫逃大壺岑岑

如山猶箭飛墮雨鐙短雞雌雄兩角心忉忉爰呼樗

蒲五木壘幾廻先笑後將咷霏霏陰雨濛蓬蒿山城

古樹啼升猱群鷄棲塒燈再挑停杯憤惋談離騷幽

懷欲賦衆譁囂自甘老驥伏櫪槽風塵不獨傷臨洮

南國豺狼桀更饕三千虎賁泣弓弢鷹揚尙父閑六

韜陳師鞠旅推髦髦曾聞官黜不膺撓亦聞責育氣

呑鼇淮陰倪袴磨寶刀長陵銳頭披赭袍的盧一躍

風颼颼瑚戈橫指除腥臊豈容鯨鯢紛嘈嘈由來拜

將禮有守崛然拔萃不問曹惟覬熊羆振咆嗥陸梁

苗蕣忠韃櫜外看吉甫耀旌旄中多張仲舞干翿將
相調和視不恌四郊嘻嘻燕且敖郎令灔澒長風濤
百川難障東滔滔腐儒云報無分毫日臨青鏡憎二
毛

虎士歌

家住中山兮結茅屋日羨群虎兮相驅逐一朝被命
兮獵向前虎爭咆我反垂涎欲逐逐視眈眈攘臂顧
兮心膽寒募卞莊兮來蠻烟徵側效順兮皆鳴絃更

求毒矢兮盡齊燕日擊牛羊兮將萬千虎虓跳梁兮
年復年主人嗔我兮虎和連虞我犴狴兮虎翩翩鳴
呼我全虎兮虎我傷我命短兮虎命長自嗟愛身兮
不如虎悔不當初學周處

送馮龍灣陞戶曹

薰風披拂勞勞亭群峯沓合開翠屏餞君滿倒玉壺
酒醉來一笑彈青萍君才犖落瑚璉器天街獨步飛
龍驤一從辭帝承明廬娥眉衆女爭相忌江南黔突

十年餘鄱陽市畫槎頭魚更向廬峰尋白鹿扁舟仍
載五車書昌黎送窮文熟記太學韲鹽未酧志朝來
鳳誥紫泥封溷池始得揚君翅君行度支壯國儲四
野懸磬須望女早將計書上天府大盈當戒衣之袽
古云足兵先足食滿道豺狼與蟊賊王居一洪鉅橋
藏東山將士歌九罭他日禽獮有報章鄰侯轉餉淮
陰強南宮飲至數軍實賛襄還有老馮唐

菊鷹霞觴爲陳二山兄木灣賦

金風颯颯動清秋芙蓉開徧木灣洲登高更喜茱萸
老黃花獨占東籬幽主人呼朋張綺席笑對忘憂舞
彩襞自言初度正今朝且泛霞觴傾一石嘉賓屢舞
盡僊僊管絃聲急酒如泉古云籩豆具兄弟胡不吹
篪只奏塤主云予季有行役分得辟雝一壓宅鯉書
非自秣陵來渠亦茲辰動辭客瑶章片片奪雲烟願
祝兄兮歲八千嗟予吏隱賦歸去與君同釣槎頭鯿

題玉溪卷爲尤思所趙千戶二首

黃山嶙峋雄新安千巖瀉出瀑布寒中有一溪色琅玕天都孕秀巉且盤石人拱立儼法冠紫雲如葢相團圝將軍卜築翠微巔引泉漑畬百畝寬閒披蒙茸釋帶肇獨坐危石濯清湍修篁蔽日千萬竿夜聽鶴唳月如丸襟懷灑灑乘素紈圖書四壁醉後看我遊古祁數命倌一年幾度盡君歡感君高誼眞珊珊短歌錯雜爲君彈

其二

乾坤何處無山水盡向此中託知己但恐相知不甚深尋山問水徒已矣新安有客玉溪翁虎賁世胄何英雄年來郤塵僻山水誅茅結屋天都峰天都山泉清且漪翁來濯纓倒接䍦壁沉淵底流雲動卽杯一笑傾鶂夷鶂夷傾葢呼覆觥醉人爲學醉歌行滿身風露臥溪上醒來似覺無心兵嗟哉此溪流不竭待飮潛蛟寢明月春風正値玉生烟汲水煑遍山中蕨

別父老歌 有序

宋祁門承山年兄以諸侯入爲王朝司寇祁民不忍釋承山亦不忍去謹述其意爲別父老一章奉餞云

金風颯颯送予行予旌搖搖車靳靳爾民挽予皆頓足予亦有淚垂雙睛三年愛爾如愛子念爾兒孫及桑梓退食時彈長鋏歌素絲不閗羅與綺爾祁僻處萬山叢山窮水竭民皆恫室如磬懸愁碩鼠侯人日日驅征駴憐爾傷財亦傷力洞此瘡痍心轉惻自懟

瞑菽藥味精多少巵巫含萊色爾祁弟子俱振振桃花李花三月春秋風駿足驅馳蚤天閑自識九方歅踯躅爾民不忍别怨憶陽關情更切願言彼此去相思莫使相思有時竭今 皇召我司刑曹漢家畫一誰能逃古來廷尉少寃獄詩稱淑問如臯陶蒼鷹乳虎太剛克惟貨惟來亦貪墨願持人鑑作貞觀石可泐兮心不泐民命國命兩須全金甌益鞏千萬年史官若修刑法志杜張不錄司馬遷爾今祖我東門榭

莫惜予行增叱咤頡川濟濟繞冠君匍匐天門從爾
借

雙壽篇

誰家不愛白頭吟谷風吹去難同心誰家不愛斑衣舞蓼莪聲凄淚如雨有客婆娑追期頤細君結褵喜齊眉佳兒脫穎躋華仕十年色養來京師春風朋酒泛簾櫳堂下一聲唳玄鶴秦箏趙管不爲娛茲慶由來首三樂塤門賓客多壽章醉君清酹歌欲狂願君

莫隱塵閈去年年歲歲升君堂

題陳白沙先生遺墨爲林三泉書

白沙先生振南服獨把官墻自高築間闢心畫走龍蛇墨花飛處珠萬斛倏驚風雨何紛紛不擬當年王右軍精神灑灑骨格異眼前世事輕浮雲延平有客踏嗜古三泉廷平人雄詞妙翰眞堪數袖出先生片楮遺士人駭噴如童穀昔言心正筆斯正況是先生久入聖長林豐草臥江門不記耕莘起三聘泰陵前後稱時英康齋一峰洎文清三公鳴道友千古時時欲溯歸先生吁嗟先生不可作惟餘泰山與喬嶽後生莫慰斗仰私願托神交付冥漠

紫芝歌贈宋碧亭先生年七十三 并序

昔絳縣人年長矣有與疑年者使之言曰臣不知年臣生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計之七十三年碧亭先生近之先生博學明經振鐸四方浙水閩山河汾湘楚緯有令聞縉紳摳衣者時造其廬足徵先生之素矣今解追棲

遯豐草長林宜超塵絕世焉爲紫芝之歌以頌

歌曰

秦顛項蹶臥山中一歲看桃花更紅倏爽暫逐莊生蝶與至緑馬癸閭風先生昔窺東觀書撫壯欲佩金紫魚宜尼木鐸未酣志秋風廻却墨子車歸來三徑半就荒手栽松菊多彷徨持畚抱甕無暇刻風流欲繼晉柴桑護此松兮與此菊猿鶴常來伴之宿瑤花

百種竹千竿霽月清輝照梁屋最憐此屬皆同心更有無絃三尺琴廣陵有散久不試試來細細求知音商山四老一笑之如此役役無終期不如紫芝任天植茹來養得長鬚眉鬚眉長兮客建成能使赤帝金汪平歸來若遇赤松子還將枉駕留侯城留侯嘻嘻言辟穀紫芝與我同芳躅人生駒隙且逍遥莫向塵寰空碌碌

示兒

行一虧終身不可復學一荒終身難爲續嗟爾多男身服先服口食周粟妻奴在前童僕是役上宜遊高明下宜畏幽獨手披口吟孜孜矻矻保業守身洞洞屬屬毋謂父母強兩人頭半白毋謂自巳少年年歿顔色倏忽躑躅間不覺過三十紛紛進取徒難者水投若既頁六尺軀須愛百年日少壯不努力老大悲何益兒乎兒乎秀才騎虎之勢乎不爾則吾可以優遊乎手簡授無恤願爾曰從吾

七言律

甲寅春宿京口萬壽山房次馬孟河韻

鷗盟江上細來尋傾蓋憐君誼獨深半面未逢知是玉一函先達勝於金樓分小洞長清夢月映虚庭見洗心此去雲鴻相百里好乘風羽慰佳音

前韻復二羽士

桃源風景此相尋細剪銀燈話獨深對月漫看侶伴鶴臥雲誰問鐵成金山中有藤添餘味琴上無絃識

素心他日重來度緱嶺好吹玉蕊慰知音

過歌風臺

數仰歌風此日遊英雄從古起徐州北連嵩岱蛟龍偃南接江淮日月浮父老獨憐承故寵功臣猶恨未同休威加海內憂垂裔倚愧平城九月秋

送鮑醫士還天台

落霞鶩與鷺齊飛江上秋風送子歸萬叠峰中森劍戟一輪月上動光輝機忘鷗鷺迴行棹露冷松蘿透

客衣藥籠逢人春意合寧知説難有韓非

同唐一庵先生宿齊雲巖

扱屐攀雲壯此行與君極日快尋盟峰迴萬仞常清溜路繞千崎更短坪香篆烟騰眞夢裊月輪光照客懐明塵緣未解年來結剔盡心灰坐五更

其二

海上懐君已有年茗溪水月夢中牽微官被縛憐三月使節遲臨喜二天九日登高如有約萬山饒景更

無邊紫陽故里尋眞訣亦有參同契幾篇

入新安溪行看月夜歸效近體呈鄉東廓劉御泉二先生

露下峰嵐繞婺城幽人乘興獨溪行遥虛自覺天無際瀉碧遥驚月有聲踏盡殘氷心更爽推開陋室火初明歸來永嘆難成寐却憶皐比坐幾更

懐東廓先生一律兼呈同志諸公

東廓籃輿度遠岑要將鐵石盡成金諄諄已盤箴規益浩浩如探淵海深富貴一關須打破男兒有歲幾光陰從今一點參前念看取牛山本濯林

辛亥夏子貞若子緝倣金子時鳴時寅二詹子讌集日未中而即至星既爛而不歸亦可謂具四美而并二難者矣詩以紀之

入夏虛堂薦碧盤廣文在座席猶寒塵襟灑灑忘三伏落日蒼蒼已二竿檻外方塘泉似醴門前修竹實宜飧乘君鳳羽藏修暇爛醉如泥盡此歡

聞訛言夜驚偶書

訛言一夜走村翁猶有蟬聲帶晚鐘水激灘頭魚躍藻風來山頂鶴歸松千家士女悲行露百里征人欲負蛩更喜西齋惟寂寞數竿修竹坐高春

借韻滄州歎詩以復之用前東廓韻

對君秉燭破愁城不覺呼爐漫幾行剪韭盤中偏有味落花墻外更無聲尋詩未得心難已知已相看[illegible]倍明乘興杳忘清夜永忽驚樓角報三更

登齊雲山

齊雲奇絕聞天下多少軒車到此登暫借山限能駐
馬果然竹院可逢僧爐薰繞殿牽風細石泻穿渠帶
月明但得此中無着趣不知白日事飛昇

和林涤澗韻書夾溝驛

與君深酌道吾真不計壚頭麴米春風透虛堂頻護
燭烟消沉簫漫藏薪長途漸覺貂裘敝故里爭看鳳
羽新明發睢陽更南去片雲征鳥伴餘身

次彭冲溪來韻 壬子秋山東鄉闈

與君使節過南州此日秋風更遨遊倦役幾分徐孺
榻路長時借李膺舟千峰欲暮雲偏晴四野經秋水
尚稠夜駕慇懃對驄馬爲言金甲未全休

院中竣事和吳予谷韻

深院三秋風日清況逢磊落藎高情山川入望堪乘
興鴻鴈不來誰寄聲此日黃金皆得駿明時大雅正
調嵌春來莫草長楊賦願獻葵心答太平

癸丑春德州道中阻風

日暮冲風怯壯遊孤舟一槩倍添愁楊花揺落分餘
雪鴈陣蹁躚半入疇午過陰霾誰識晝春來旅況即
同秋窮途未得逢知己前箸誰當爲我籌

其二

匹馬都門路逶迤敝裘無奈朔風吹麒麟閣遠今虛
夢蘭芷江清有所思長鋏可彈非爲食短錐欲見竟
何時年來饑走徒霜鬢強把幽懷寄短詩

和吳予谷韻

群峰竭立對宮墻松鶴清修興未央喜爾徜徉尋此
樂問渠蹤跡爲誰忙隨雲出岫塵襟爽踏水臨磯底
事忘常覺箇中滋味在月明吹遂度瀟湘

古驛

迫暮篮輿暫息肩淡雲孤驛淨霏烟風飄短吹梅花
裏日落行吟竹葉前樹映晚霞爭爛熳鴈飛寒渚陣
蹁躚秋來旅況蕭蕭處看月天邊又幾圓

棘園秋日

深院三秋盡日幽况逢儒雅益風流踈簾漫捲將邀
月短帽偏欹獨倚樓河朔舉杯元避暑高唐裁賦莫
傷秋天涯此會憐知己伐木聲中仔細求

秋夜懷詹生時鳴

雨餘入夜憶同盟頓覺雲開對月明賸有金風來萬
木坐看銀漢轉三更知君抱策心何壯老我傳經業
未精他日校讐渠閣裏異同還記舊更生

藕塘爲陸雨樓年兄尊甫題

郭外方塘護短籬風光不減習家池月橫細管時移
棹門對青山盡入詩岸芷逢秋堪雜錦野鷗傍晚更
相知藕花開徧緜無限留與郎君餙駿驣

姑熟道中

萬里長驅又短行東風回首石頭城清樽落照添吟
興細雨孤帆促去程提月江邊遺廟在凌歊臺下暮
烟生經年客裏多鄉思無柰子規枝上鳴

赴皖城道中憶尤思所先生

風嫋花香日正和古祁山道此經過主人舊有清樽
約客况難爲長鋏歌曲澗細流魚不見繁枝巧弄鳥
偏多西馳欲向湓江渡遥望層巒疊翠峨

懷戴滄洲

去去征袍拂暮雲不堪松逕雨紛紛孤燈自枕詩三
卷野店難逢酒一樽水渡屢經鷗作伴山隈時見鹿
成群翻思雙栢蒼洲叟日放榴紅映草門

飲藴氏園次吳應聘韻

郭外名園倚翠微幽泉時與碧雲移花明落照風偏
細松奏踈篁月正隨坐石欲開棋取勝尋詩不厭字
多奇春宵此夕忘歸去未數長楊獻赤墀

夏日山行

細草迎輿綠滿蹊相隨落照過城西月來猿跳穿空
谷風送蟬聲度遠溪石溜曲泉長細細山廻叢木正
翳翳眼前好景誰收拾付與仙人半看棋

三輔賢勞卷爲林三泉題

春風三月徧江南到處棠梨雨後甘耕斷水田爭放
犢課成霜薦不論藪䕺藏密柳聲偏細鵓隱孤松睡
正酣此去漁陽雖萬里兩岐歌裏郎張堪

其二

駪駪使節向征夫到處文翁再剖符昔政已芟誰去
虎巨奸皆拔更無狐開來隴畝金拔策繪畫流民鄭
俠圖經理辛勤爲兵食廟謨早晩欲平胡

其三

長楊獻賦遍西京重領魚符過太平化雨益深彭蠡
澤清風遠渡石頭城不辭虎節勞三輔每聽鶏鳴坐
五更當宁卽勤宜室召奸乘前席詬蒼生

賀　聖誕卽事

三秋今日拜蒭輿萬歲聲中半紫魚首戴天恩無補
報家傳儒業媿迂踈高卑脚底行來路多少床頭未
讀書老驥自慚多伏櫪風塵猶夢到窮廬

寄湯西河姊丈

蛩聲入夜覺輕寒漫集鄉書對雨看已喜君年今耳
順若言予宦更心酸秋風想就琅玕句朝日惟餘苜
蓿盤數里情深瑩去遠獨留清夢滾闌干光[illegible][illegible]天夢中故云

復養恬叔

一別西來已四秋每勤詩翰話綢繆流年甲子光雖
暮王器丁男事可籌離黍故宮宜動感蠹魚殘簡細
還求西山晩照洵涇煖醉着青蓑訪白鷗

偶成

輕雲庭際雨霏初欹枕抛書午夢餘遣興忽驚杯泛
蟻忘饑不問食無魚秋來旅況傷多病亂後鄉人失
故廬自愧迂踈無所效清齋惟有坐躊躇

同蒼洲望雨次韻

一樽酒對暮雲天望斷甘霖澍甫田千里炎歊傷酷
暑萬家烟井憶豐年東吳多警難銷甲西蜀何人漫
草玄此日勲名惟簣憲莫言容易勒燕然

九日汪蘿山招飲竹山

重陽有約過山家泛盡流觴淺落霞藍水淵邊衡乏杜龍山會裏喜逢嘉金聲到竹搖明月銀燭虛屏掩絳紗幾度驅童探籬菊爲言疎蕊正將花

秋日書懷寄愼半溪 [illegible]

每到秋來思惘然忽驚尸祿已三年自知俗學無新得且喜殘經有舊傳銀鬢漸增詩作祟金風難入署多權酒餘一夜還家夢欲買三江范蠡船

和戴蒼洲書齋成

秋暮書齋始落成自經手授最關情盡仝破屋迴風信社甫幽棲放月明鼓罷瑤琴堪解悶書殘形骨占時名顏門戴記君家業保却箕裘過此生

聞海寇即事

春來擾擾徧江南四月條桑不問蠶渤海飛舠空九室鄰城遠戍泣三男秋風廠築工初動 [illegible] 夜雨烽燧臥不聊安得甲兵帶洗淨野人重葺舊茆菴

九月公除有感

公除此日淚無言欲展愁腸恐斷猿萱謝朔風仍滿逕椿凌秋露故盈門遺書空負庭前訓有滴難酬泉下魂此恨終天何日已蓼莪聲徹已黃昏

九日夜坐

瀟瀟風雨倍傷情四壁餘明獨自行漫憶甫田多失業即看長篋有餘經神遊清夢親常戀身棄明時學未成青鏡不知粲客意朝添霜鬢愈分明

贈沈春庵國醫

閩風使雨掩虛堂短棹西來會沈郎夜坐不知銀燭短秋懷偏向玉壺長尋詩帶月多新意種藥開雲傍野塘起廢如神遍南國應須飲水遇長桑

偶成

年來向學復吾初閒步斜陽掛短裾山鳥自鳴知物意野花俱發映吾廬白雲出岫從何去碧澗流泉更可踏看到儒家眞事業功夫不在五車書

復蒼洲同竹山前韻

喜君高誼辱通家日接瑶篇映紫霞茂叔吟風正天聖淵明對菊是元嘉盈箋此日過青眼黏壁他年有碧紗夜詠若驚隣遂起娟娟清月度移花

秋日漫書

秋來懷抱總悠悠半入盧家舊莫愁門掩自擾跡竹翠畫長偏共漪蘭幽峰前鶴返常隨月寒北鴻來欲送秋景物與時皆自適莫教霜與髮相留

送臧堯山年兄工部使滇中

朱明景序屬炎方使節披星上遠航家傍雲山新夢繞路隨烟樹客思長越裳在望通周貢銅柱高標列漢疆泛盡昆明秋夜月好將氷蘗侍君王

金陵雨望

郎看清夏集荷裳忽對芭蕉雨滿幢烟樹望中遥接楚石城僻處半臨江風塵未靖憐東國雲影將開自北窓此日春農耕事足有人還羨鹿門龐

送友人還閩中 陳西井同年之子需前歲丁酉魁

頻年抱策寓京華今日東風泛短槎旅況不堪寒食雨鄉思還繫刺桐花麟經久矣追公[illegible]居應須嗣渥洼此去武夷多[illegible]佳家

寄仇謙謙

故人秋入夢來頻安拆魚書意更真路隔雨淮悲斷腸京生九月想懸鶉折腰應爲文章貴冷眼寧知釜甑塵媿我寒氊偕寂寞唾壺聲裏倍傷神

和孫竹居韻

荳蔻盤中對故人從教青眼倍精神風塵堪嘆當年夢樽酒還餘此日身吏隱不知跡潦倒師貞應爲費經綸草茅欲決昇平會臥看群星拱北辰

與孫竹居夜飲

九日臺城遇伏伽霞觴泛泛月初斜十年奔走囊餘劍三徑歸來菊有花遥憶洛陽春似錦舊遊滄海亂如麻殘燈欲細論時事只恐傍人笑畫蛇

聞鄉難

羽書日日報吳門故里瘡痍不可論竄入荒林依鳥雀泣殘遺骨辨兒孫秦灰未冷猶新焰漢騎雖增只舊屯夜說王師有殊捷案頭杯水欲鯨吞

獨夜書懷

故山迢遞隔江東況復烟塵路不通宦冷豈堪風雨後思深惟繫亂離中音書久絕三湘鴈戍馬誰彎五石弓獨愧迂儒無所効幽懷空對月朦朧

九月八日同金汝珍詹用璋夏淳甫汪湯言飲崇壽觀

九日憑虛上此臺黃花一半未曾開蒼藤九節人何在修竹千竿客自來撫景不殊吹帽興論文盡是濟川才茱萸醉插忘歸去借月清輝罄此杯

苗兵次建康用陳二山韻

南國舟師列陣雲春風揚旆大江濆車徒正選平吳卒父老還思諭蜀文大范幾年延小范北軍此日仗南軍新亭對客談時事擊節當年馬服君

送同僚黃萊軒奏最

勞勞亭下送君騎滿袖光風入帝州霜落杯深多惱別竹枝辭裏更添愁他日遇麒麟閣西望應憐鸐鵲樓朝罷莫隨歸鴈早石渠亥豕賴君讐

其二

自憐雕技學成名白下相逢老伏生唐漢經師原有派古今文體更研精席謙與到嘗飛將杜甫神交有

宿盟此去鳴珂拜堯日鳳書應換舊恩榮

九日邀丘止山過飲答詩

茆齋剪韭對相知披拂秋風雨鬢絲自媿濁醪無宿醞漫勞青簡報新詞籬疎喜有陶家菊客散還思習氏池願祝明年重此會茱萸分插兩三枝

吳子谷兄丈入賀賦贈

送君飛舄上神京好把華封祝聖明三殿花開金鎖耀千門日暖玉階平恩承湛露葡萄熟步入披香挖

琰鳴朝罷單車辭鳳闕早聽江上子規聲

倭平

秋風八月報平倭大將旌旗耀伏波五餌策中饒筭
勝六奇計裏奏功多遥思張仲時陪輦坐使徐方盡
倒戈從此甲兵看淨洗不須壯士挽天河

燕子璣

大江西望渺無端歷盡層峰坐石盤雲起盧龍迷別
岫風來石燕舞驚湍清秋薦爽添多景逸客憑虛縱
遠觀漫采芳洲泛樽綠不知月色滿闌干

其二

碧嶼秋來氣日清美人時眺寄朋情尋芳屐上千峰
穩落照江開萬里明乘興幾翻歌窈窕濟時須仗此
簪纓莫言江左風流在好惜分陰奏太平

送莫龍山制歸蒼梧

憐君飛蓋赴蒼梧霜落天空去雁孤江樹依依隨短
棹嶺雲疊疊帶征符啼猿偏逐傷親淚塞騎能忘報

主軀他日重過秣陵道故人樽酒聽吳歈

送何栢湖考最渠有歸志

對君篇翰憶多才通籍金閨莫問媒黃閣每懷天上
客白鷗今戀海邊苔年來藻思驚飄雨日照雲箋傍
落梅此去蓴鱸雖有興也應清夢入蘭臺

述亂

兵燹相尋不計年夷陵處處起秦烟誰家留得堂前
燕久客驚聞枝上鵑白骨遊魂頻入夢新軍疲馬尚
鳴弦離人歌斷無家別快覩風塵靜海堧

其二

野水孤村路益賒群黎驚竄逐飛鴉伍員瀕水誰供
食張儉東來到處家日接笑言翻暗淚夜驚烽火若
明霞年來盡在飄蓬裏辜負春風幾度花

以青宿法部

朔風一夜動初寒借榻深齋臥未安不斷柝聲傳畔
睨無邊月色上琅玕爐灰漫撥心中火霜葉偏欺頂

上冠三尺法平誰刻木皇恩浩蕩海如寬

夜懷敬守姪

腸音屢接報平安惟汝伶仃疾更纏藥草逢春頻自蒔書窓帶雨不成眠陳情欲養無餘景投筆還思未了緣從此精神須振迅莫言人定不勝天

病中喜客

暑氣初驕獨掩扉自憐多病與衾宜愁看藥裹魚爭蠹漫整方書鼠又欺客到寵光披蕙葉酒闌傞舞折

花枝相逢一笑忘疲茶半擎松陰月滿陂

乙卯人日冠破崇德

人日東風恨未央狠烟吹過語兒疆揭來不計新究鬼代後誰憐古戰場細柳營前啼鳥雀留花門外擊牛羊柔借兵於虜寧知吳越爭雄地歌斷東山又缺斯

功臣廟

帝業千年此肇基每憐翼運盡熊羆兵提海畔看鯨戮凱奏雲門喜鳳儀零落丹青留古壁滅明香火見

叢祠於今東國無寧枕欲起英靈一訃之

久雨復吳子谷韻

春風重檢舊貂裘宿雨將收又喚鳩書絕故人長閉戶溪深稚子欲垂鈎巴人未解支天灋國難堪共水浮何日晴教放歌去臣蘋深畔侶輕鷗

懷支金泉病 趙人

柴扉半掩寂無聊忽憶相如病幾朝擣藥未分池上水抱衾長聽雨中蕉書藏三篋從魚蠹月吐千峰共

鶴遨好攝餘生還故里粤王臺下可逍遙

讌集憑虛閣談和戎

憑虛閣倚合情雲樹低迷晴石濺雷奮長蛟應欲舞雨餘鳴鵑更多聲師行歲久難聞凱客裏杯深不解酲欲起書生詢柳渾平涼能信鹵言盟

茶谷上人兵燹後徙居舊廬因書送作得家信問之

輕雲將雨過庭除便腸南來附尺書桑柘已空猶砦

木鷄豚皆廢尙軍儲陰風敗壘啼新魄灰燼成丘失

故間三徑菊松猶在否淵明歸計欲何如

未期韶過立春日

臘日逢春步短籬客來秉燭話深知冥鴻矰繳君能遠瘦馬風塵我獨馳憶昨勝衣驚弁卽今搔髮已成絲光陰去去如駒隙莫遣芳辰負酒巵

久雨雪飲友人宅

風雨瀟瀟接暝鐘旅懷無奈值殘冬主人愛客春盤

細比合添壺醥對濃未許華胥成好夢應看暘谷對高春誰家別後能重約不惜深泥問短笻

寇逼南都

西風吹急暗飛塵犂鼙侵尋到國門士被五兵驚蹐馬客從三戸聽啼猿揭竿已斬丘中木易子誰憐乳下孫十道徵兵看繡斧夜深還過石壕村

送壁兒歸姻

東風送汝出郊門衰鬢斑斑淚有痕路滿啼鵑憐久

客屏開射雀喜初昏靑雲鵬翮終須奮黃卷螢窗細與論莫向紛華隨俗韻君親正有未酬恩

夜聞鴈

兀坐孤燈鴈幾聲淒淒霜翮倍含情伴人搗練砧將寂旅客方眠夢已驚斷浦潮來舟若沸中峰鶴返月初橫山城秋夜多蕭瑟半似長沙臥賈生

懷友人

鏡中時對二毛驚冬日淒其衲更輕黃菊可憐誰送

酒紫萸初熟自宜羡故人相問惟多句斷鴈時聞倍傷情燈下繙經聊自適不知樓角起山城

題孫紫泉卷

幽人卜築傍山家分得流泉映紫霞白石礬中聲欲沸綠雲歌裏興無涯松風入戸凉生簟月露垂綸釣短槎此去忘機心事遠白鷗伴我日眠沙

張石癯和楊升庵春興八韻見寄復之 張有邊 議八階

中允聲名自輞川東風邂逅石城邊幽襟灑灑看秋

月麗藻沉沉帶曉烟去國長沙頻入望歸遼鶴脫巳

多年憑君捫蝨談時事杞國深憂恐未然

其二

與君重上鳳凰臺碧嶼澄江鏡裏開浚菊逢人如有

與隨陽孤鴈不聞哀霜寒翠竹蕭疎在春帶繁花次

第來吏隱無心關國計禁中頗牧自多才

其三

年來宦跡已知津白首逢人恐是新幾欲開襟聊適

俗有時得句漫驚神浮雲世事終歸幻揭日勳名豈

絕塵獨倚蔡床傷寂寞落花啼鳥亂殘春

其四

幸際明時接大庭鴻飛何必太冥冥殿中貂珥開卿

月野外旃齋耀德星海氣連江濤更白山光帶郭雨

還青南洲風景堪乘興與客尋詩謝朓亭

其五

木天當月侍清班一棹匡廬俯碧灣三楚風烟詩卷

裏五更環珮夢魂間題與巳遍洪都路跨馬今看白

下山更喜西曹無案牘玄湖時對白鷗閑

其六

春風返棹大江西到處桃花路不迷殷浩未嘗書咄

咄後生任說丘栖栖天邊有客爭攀鳳山下何人爲

祝鷄去住無心隨所遇莫言霄漢易爲蹊

其七

西風晴日更明沙有客歸來不問家袖拂清光頻弄

月酒銷愁色傍流霞行雲歌裏聲偏壯落鴈群邊影

易斜兀坐孤燈渾不語還憐塞北尚胡笳

其八

紛紛冠蓋與雲多寂寞楊雄歲幾何不見井中投有

轄自甘門外日增羅爰經晁錯能傳伏爲國相如致

枚頗欲扣天門閶正遠夜深牛角動清歌

重過寧國道中

春來隨鴈遍南洲芳草偏增客況愁飛絮巳驚三月

暮攀離時向萬山幽梁王舘下巢新燕謝敬亭前折
野榴不是玄都舊風景劉郎何事復重遊

送龍西華尹封丘

別君二月正啼鶯今日逢君綰綬行江樹遠移彭澤
舫春風將偏洛陽城十年已覺文章累百里從教雨
露盈此去相思欲相問好憑南北雁來聲

曉行太平堤爲王穉川守神策門作

郭外平堤事短行戍樓殘角尚餘聲貫城柳暗垂清

露玄武湖空動遠晶烽火未消愁汗馬公侯多筭足
干城年來分擘重門柝宵使東南不用兵

飲戴蒼洲

與君把酒對愁城不覺呼盧漫幾行淪非盤中無異
味飛花簷外若爲聲前峰歸鳥雲偏礙北里歌鐘笛
更橫興劇不知清夜午忽驚破鏡挂天明

壽汪鵬溪七十

結得茆茨久辟人更無熱鞅雜流塵陶翁歸去能甘
節魯叟爾縫欲使淳薇蕨山中偏有味芷蘭江上盡
堪紉今朝幸喜稱眉壽願醉君家甕底春

公署書懷

靜掩西廖思渺然曉風吹竹帶輕烟歌聲不斷簷前
鳥黛色時開樹底天才澁自宜詩有債官清誰許硯
爲田更逢知己多吟興日報瓊瑤得幾篇

和陳二山韻

與君促席共飄裾苜蓿堦前歲幾餘自媿馬安題巧

字每從潘令賦閒居彈棊喜爾知兵法舞劍慚予學
草書白首爲郎原寸祿何時得與赴公車

向高蓮失女

夜讀昌黎哭女拏向平今日淚偏多門東呌我誰提
飯燈下何人再撲蛾雲暗深閨魂寂寞霜明青鏡髮
婆娑由來夫子還能得且傍樽前對酒歌

遊靈谷寺

春日幽懷向此開坐看花落點青苔孤岑欹木多猿

跳深谷尋僧與客來三界尚餘蕭寺塔五陵不改漢
家梅（詩在李）斜陽與裏忘歸去且對琵琶泛紫杯（有琵琶街）

其二

寒食東風草正芊客來啼鳥帝陵前松迷石逕雲藏
寺麥秀山城雨過天欲數六朝增感慨幸逢三月可
留連鷄棲馳馬朝陽道城柝年來已早傳

丹陽道中追感岡霖川二兄不及因書肆中

歲晚相携過石頭沖風爲阻木蘭舟兼程夜過姑蘇
道獨犧晨登陽羨樓廻騎有人傳去跡驅車無計及
行騶逢憐半日相逢處恰似三秋動旅愁

冬夜客中

殘燈香篆半成灰聲合飛鴻帶雨廻獨夜憐花誰共
語幾家竹葉自深杯宦情鷄肋憐滋味世路羊腸易
折摧欲把塵襟盡披豁喜看清月上瑤臺

得休寧命出都門

秋鬓蕭蕭半屬絲自憐薄宦與相宜爭言雍齒功難
弇若論君平數亦奇十載燈殘徒畫餅一帆風急強
臨岐壽陵學步邯鄲里從此高低任所之

遊興善寺

不到山中已有年招提風景只依然山僧洗玹添新
茗野客吟詩就短篇古樹參差溪水上群花掩映草
堂前孤村暝色憐歸路幸有漁郎泛月船

題陸廣洲令郎便面

夏日相逢郎問詩而翁原有杜陵辭高懷灑灑吟風
樹瑞墨沉沉洗硯池經過家庭惟有訓鳳生毛羽自
多儀相看盡是難兄弟驄馬家聲早繼之

下邳道中次陳霖川韻

淮海沖風客裏身梅花將落未逢春波翻濁浪多驚
樹雪擁孤城欲斷薪紅日北懸心正切青山南去夢
還頻長途知己憐蕭爽時展殘編細討論

銅陵道中

路入銅陵覓主人獨穿僧逕漫巡巡雨聲蕭暮未能
歇鶯語逢春自覺新松影沉沉廻石磴鐘聲杳杳接
荒蹊年來吏隱牽行役羞對長沮一問津

京師送沈雙峰南還

故人相與正綢繆興逐歸鴻不可留北道漫誇新賦
襄南枝應聽舊傷鶴江亭郁謝秋容改驛路雲低暮
景收此去淮南知已少莫言王粲更登樓

重陽對酒

去年薊北過重陽今日匡廬菊又黃地接柴桑宜泛
醴水連彭蠡聽鳴櫓尋芳更喜茱萸味覓句徒摟苜
蓿陽日斷天涯歸去鴈白雲何處是家鄉

築臺對客

山翁對日理荒臺桂子紛紛點砌苔多樹松濤風外
湧空山鶴唳月中來捲簾正喜襟初放愛客何妨醉
後杯話入中宵情更洽不知銀燭幾成灰

燕臺哭千湖叔父

匍匐南來席未溫雄歌何事即招魂凋零書劍徒懸
壁慘淡衰麻半掩門湘子更添收骨恨咸郎空想哭
途痕燕雲冥水多迢遞淚灑銘旌幾斷猿

宿滁陽龍興寺見葛後川年兄

投跡滁陽喜故人漫依山寺借重茵曉峰帶雨添詩
興野鳥留春伴酒巡松逕久荒埋石砌鐘聲時報隔
城闉上人空寂非逃世淨掃蒲團對客頻

題沈雙橋園居

結廬獨向溪橋畔機事相忘狎野鷗日逐蓬門人跡
少春深花塢鳥聲幽鳴絃調遠迴山水看劍光芒動
斗牛出岫隨雲便歸去不知遊子賦登樓

豐樂亭與包吉山鄉兄飲

與君躡屐坐莎苔客底發春興復迴攜李雲山頻入
望滁陽風日此登臺幽懷會賦空嗟老濟世誰憐可
用才幸借醉翁亭下月更隨孤鶴事深杯

春暮山行

春暮尋芳過遠山山前修竹半成斑自憐與客遊多
興不待逢僧話始閒麗日䟽花蜂正鬧縞衣垂翅鶴
初還歸途舞袖牽明月更喜漁歌起碧灣

除夜宿涇縣三溪

忽驚除夕臥三溪淸夢難聽聒曉鷄新角已吹殘歲
去敝裘猶戀故人携鄉關信杳憐鴻翼翼闕途長問
馬蹄遥憶上林花事裏幾人能折步雲梯

送孫東穀尚書致政

月旦歸公第一流冠裳不混此蜉蝣秋風對我懸蘭
芷直道隨人呼馬牛已遂留侯思辟穀卽追范蠡上
扁舟此行未許云長往倚柱還同漆室憂

均佢便而

扁舟留滯石城邊甘苦嘗來二十年桑梓已凋先世
業箕裘應爲後人傳莫云易掃皆花徑須信難耕有
石田臥起情深相切切而翁霜雪已盈顛

懷一溪叔

獨夜清齋正憶君別來歲序再驚春烽烟雖値無邊
亂桑梓寧甘可耐貧花在逢時開爛熳水寬隨意下
絲綸懸予寸祿無能補素髮飄蕭日滿巾

題羅雙浦別號

知君與逐采眞遊遠浦輕帆似隔洲短短蘆花秋正
好依依鳧鳥浪偏浮乘風覓句多移屐借月呼朋自
洗甌漫覺年來牽吏隱夢廻時復到沙頭

初夏朝過清凉寺

夏日清朝映晚霞獨騎羸馬過平沙流鶯細語傳山
管亂蝶翻衣擾徑花古寺無僧開小塔野人逢客試
新茶輕烟泛盡郊原綠半屬公桑半植麻

己卯臘夜對客

客裏逢君落暮鴻坐來銀燭幾更紅樽中醱醸多浮
綠江上春帆又欲東別院梨花將賣雪橫塘荇帶自
牽風孤吟若就鳴皐曲尺素還須寄短筒

留都冬夜懷友

憐君樗散六旬餘愧我輪囷亦朽株白首無能供北
闕青山常憶對南湖已經臘盡寒猶在更覺年來事
每殊獨坐殘燈誰訴語不堪斷鴈一聲孤

送司業王稱川

清和風日勤江樓江上仙槎壯遠遊詠入五雲依北
極文廻八斗過南洲長淮浪濶蛟龍起泰岱山高草
木稠會見經綸饒客勿漢家麟閣鳳池頭

得家書

夜來南來鴈有書兒曹蹋翼困雲衢閫翁責子詩堪
憶剴句傳經業已蕪祇信離鷄能守甕豈知鳴鳳在
高梧誰爲挽郄迷途轍起廢重驅病額駒

夜讀

殘經夜讀斂精神呫哔聲高自比鄰鄉信蕭條惟采
蕨旅懷寂寞頓思蓴強呼水下排愁緒偶對燈前歛
漉巾多少傷時悲杜牧罪言三復更難陳

山行風雨

春來風雨倍凄凄雲合山中萬木迷突下有烟知客
住簷前無鳥對人啼夢來旅况惟鄉國聽去江城盡
鼓鼙明發單車向馳道子規聲好隔前溪

卜益泉第夜飲踏雪月還

暝鍾隔岸與風傳凍月相隨到綺筵不盡樽前千日
酒欲凌門下五更烟雪深迷柯驚鴉鵲夜半青樓絕
管絃歸去重門笳更咽碎纖人有未曾眠

其二

雪裏呼朋意更真清堤梅柳正逢春王猷莫遣船迴
戴徐孺今看榻下陳漏憑山城還滌笋燈挑歧路更
荆薪獨騎騘馬向歸齊袖裏彈文不告人

送左山趙太守朝天

宮河朔吹動征裘萬里紅雲映彩舟清獻聲名馳北
闕忠宣惠澤遍南洲（宋趙忠宣公曾守嘉興）三年報政清朝典
九月離懷赤子憂半夜正勤前席問爲言民瘼未全
瘳

除夜

歲晚星廻曆正催不堪蛩螿盡南來鄉書午隔三更夢賓篆徒添五夜灰職信初傳宮巷柳江風纔動古堤梅寒衣北上春光好漫醉瓊林第一杯

訪沈東川表叔

不到東川三紀餘川頭風景尚依稀川臨中塢他年王粲猶存舊日衣客到始開公燕室月明仍戀釣魚磯憐君自得從吾好時向山中賦采薇

秋日登鼓樓

層樓千尺掃天開萬疊青山抱帝臺落葉辭秋過雨去孤雲約雨渡江來精分吳苑多離黍烟滿梁園暗古槐聖代金陵符王氣共瞻玉燭照三台

陪祀文廟

山寺鐘聲度翠屏蒼蒼夜色動疎櫺深捻鶴夢不知曉隔樹螢飛疑是星明肅衣冠瞻舜治咸和道啓在周庭萬方禮樂歸文化百仞宮牆自典型

除夕

官署蕭條驚歲闌早梅含雪夜光寒江湖白髮催人易旅次清宵入夢殘漏靜燭光明盡鼓杯深柏葉須椒盤十年浪跡隨萍梗萬里乘風報羽翰

旅中晨起述懷和楊銓部韻

鍾山朝對獨嶙峋玄武晴光更媚人蝶栩臥遊圖畫足鶯花聯賞倡酬新彩毫未賦三都勝玉燭初調九陌春孤客幸逢陽道泰可憐風物自芳辰

元日述懷

十年聊落逐風塵元日欣逢白下春星紀再回辰極正風光初轉帝城新天邊閶闔雲霞麗亂後鄉關杼軸貧冰雪漸消春事早上林重見看花人

和王九峰雪中韻

夢囘孤枕憶當年病種愁根苦未蠲瘦骨獨憐清似鶴布衾偏怯爰於綿雪殘上苑迷瓊樹冰泮長江漾練川報塞無能驚老大愁來只與酒如泉

七言絶句

復陳賢甫次韻

病酒年來始覺誑百壺推却未須傾鶯思夜半難[illegible]
味欲飲呼童問幾更

雪夜偶成寄汪湘之晁石

虛室閒窺覓短簷坐看飛雪滿天涯須臾淨掩紅塵
道點却疏梅幾樹花

其二

雪下瓏爐似覺便怕驚心火拂殘烟不知公子重帷
裏細水聲中自一天

當塗旅館對梅

獨對梅花思轉清漫呼深酌坐殘更蕭蕭客館無人
到惟有長風共月明

戴滄洲敬小窓遠映松蘿用韻復之

一竅通明映遠峰松蘿入我色融融主人勝客時時
酌不數環滁有醉翁

送王蒙崗用蒼洲韻

群峰雨霽日初昇餞客東郊動別情卽挽征裾話衷
曲鷓鴣聲雜子規聲

途中書懷

蛩聲入夜添清韻鴈陣衝寒共遠遊計却還家塵未
澀又將覓騎向神州

聞子規聞怨

昔別閨中淚滿㢌叮嚀歸去莫遲遲子規似聽閨中
語句句佳人囑爾啼

其二

牽別江頭涕濕襟只言須寄早歸音今朝聽爾頻頻
喚似與佳人一樣心

其三

細逐飛花過翠微山頭日日喚人歸不知舌底渾無
力多少征夫未拂衣

歌風臺

功收垓下渡淮淝湯沐重新馬上衣今日故鄉誰作
主大風依舊與雲飛

分水龍王廟

征舸雲集會通渠清濟平分比目魚南去北來輕燕
里獨憐孤廟宋尚書

留侯城

留侯城在沛宮東城上清笳憶漢中爭似破齊王欲
假至今雲夢說奇功

彭城

不向三秦向此中沐猴曾笑楚重瞳漢王灞上除苛
政義帝江中葬短蓬

漂母祠

終日江頭莢短絲豈無推食幾相知世間似母知多
少不遇王孫不建祠

途中清明

江上風烟拂去旌紙灰飛處報清明扁舟歲月多牽
夢故里松楸獨繫情

其二

青蘿裊裊蝶翩翩兄弟今朝對暮筵春酒悄逢寒食
候東風又散五侯烟 [illegible]

亦醒柴子貞出風木扇圖為予古偕然伊蒿之
感雖卽吉猶凄咽也古南陔白華之流與因
書此

道人綵絰臥空山陟岵情深淚幾潸無奈冲風到寒

木落數深墨偏秋夢

漫書

孤燈漫滴三更雨斂槊難禁十月寒筆為墨香書破
紙杯添蟻綠側幾冠

悲妓

十八[illegible]箏學舞筵叚嫌駿下待知名而今絃調還如
昔公子相過不肯聽

看箭

血箭多年夜尚光鄰邦連曾困左賢王將軍念舊重瘞
枯骨使髭頭落戰場

遊落日磯和二絕

三年蹤跡此登臺勝友高情盡日閒大削芙蓉應有
待故教折屐徧莓苔

其二

初夏長歌上石臺斷雲斜日鏡中開芳樽倒盡忘歸
去細數嚴花點翠苔

過嚴陵瀨

桐廬江上涉霏烟誰有嚴陵獨儼然本爲辟人來隱
此釣臺翻惹客多緣

偶成

老眼婆娑五十餘床頭難卻幾殘書時分句讀研朱
墨若與兒孫作馬驢

牙梳答

梳言奉櫛已多年君髮如蓬更我便不意草玄今尚
白故嘲予貌似霜妍

春景

花明上苑占春叢分得餘葩屬化功許語青皇須愛
惜莫教容易起東風

夏景

薰風披拂徧南訛到處繁枝鳥弄歌紅白滿江花正
好更宜長遂度漁裝

秋景

一夜秋聲動膓冠衆芳無語倚欄杆獨餘月桂飄飛
髮金粟黃花耐歲寒

冬景

零落西風漢殿霜梅花留得去年香更從春借三分
色付與茶蘼映短墻

徐州除夕

酴酥杯裏江入餘香千里夢熏門故鄉欲寄夜來春[illegible]
好便風吹爲過衡陽

東友人
黃金臺下荷綢繆一別南來近五秋相去只爭雲一
片鳥書猶匪仲宣樓
其二
猶泛東風已暮春故人相憶欲相親只疑風景桃源
似惆悵漁郎一問津
遊靈谷寺貽古泉上人
林藏福地險千頃翠入名山路幾盤一自寶公埋杖

竟至今流出石泉寒
其二
神烈山前日未曛琵琶堦下響初聞談經臺榭半秋
草掛衲松枝空暮雲
其三
垂疊石徑馬行遲露滿松陰暗濕衣借得山雲開午
夢一聲林鳥悟禪機
其四

花深竹广迷過客露冷蓮塘問遠公盡日僧堦閑不
掃滿園銀杏落秋風

同春堂遺藁目次

卷之三

卷之四

同春堂遺藁

盧官劉㴨東沙著

大道賦送司業王稚川

王盟河嶽兮擁皐比於周鄒携騶虞兮燕譽髦於孔教薙榛蕪之詖闢兮廓康莊以大道鍾斗牛之清氣兮珪璋夙其自葆匯彭澤之汪洋兮不盈虛於早澇富武庫於東觀兮典墳羝於研考補石渠之罅闕兮稗諶侯於脫藁開群蒙於初筵兮懸啓明之東皓

潛正泒以遡瀾兮不由蘖於旣倒蔣放情於朗吟兮揆月歎其諜抱或耍蛇於自公兮庶幾申申而夭夭誕後進之登岸兮功必先於灑掃㮚良心之不昧兮寃嬰兒之在襁㑺剝損以窒慾兮嚴躬飭以常滌使變心之夕惕兮隨芳椒以自擣苟天爵之可珍兮奚不離以爲寶日靈龜不朶頤兮舍取辨於旣蚤覘犧危旨坦坦兮亦奚徃非瀛島苟忠信以自靖兮雖神明可以薦藻稚佳興以同物兮示周行以彰好乃覩

德於侯明兮堅聽典而克討士咸志於天地四方兮
食然後敢以用稻多何蕃之可傳兮衆皆克進於杲
杲聊相摩以泳思兮涵江漢之浩浩喧藹煦於春風
兮振爽霽於秋顥盱九淵以追琢兮回淳洌於少皥
茲九天之開闢兮席正虛乎傳保喜樂只爲邦基兮
賦南山之有栲洵物覩以同聲兮水火流濕而就燥
說既置諸左右兮霖必澤乎枯槁羌衆材之充棟兮
化將蕃乎席草內共貢於無缺兮夷亦篋乎織縞贈

篤象之瓊其所兮風不歌乎蕭鵠繁相道之就續兮
騏驎重乎元老洎拔茅以彙征兮起下駟於櫪皂采
葑菲之無遺兮河海不棄乎行潦茲撫一言於浚明
兮豈蔀借耶於窮昊

常熟築墉頌 并序　代徐鳳竹侍御

常熟濱江海之交擅秔稌之利土沃而瀕民殷而逸
國朝富而教之幾二百年雖形勢非要害之衝而竊
發有潰池之寇皆不旋踵苗薅而髮櫛之是以其民
安於鉏耰蕀矜以相生不知鉤戟長鎩以有事設險
無城池之固防禦無屯戍之卒非思患之計跡實相
宜之道爾也今島夷醜類負海宄黎匪茹孔熾擾我
東鄙壬子有溫台之役癸丑有寧紹之師再逾年杭

嘉蘇松續罹血鋒兮條悴矣熟爲蘊兆犀委肉當
餓虎之蹊鮑其嗄者特易易耳薔塱君以進士令熟
邑弟廣二縣發耀武喟然嘆曰虞詡之朝歌張綱之
廣陵此其特也然戰不足兵是以民與敵也守不設
備是以邑與敵也乃屬其子弟鳩其材用祈而雉之
淳其費會而適之優其值民知用勞不知用力民知
用力不知用財其緩以里計者九其傭以月計者三
經費有章其斂弗亨茲邑中之黔慰我心非拔門之

誓與我役也於是鳴鉦伐鼙飽士騰驤月閱厥武泉諳於韶冦聞之而用驗邑賴之以若保捍災患於一時固將宗於萬禩熟民子子孫孫永世若澤矣鳳竹徐子臨於泉曰惘赤子之阨曲而全之父母之仁也苟不知頌其德以示不朽豈所以報父母哉矧蒼墅翁裔浙以文獻稱産燕以氣節負其養豫其蓄盛遇盤錯而見利器焉雖其餘也不可不彰敬爲頌曰

東南戍賦首推蕪歳輸月康日就瘏乃今小醜來倭奴不食海錯群爲貙貘年騷船并挽交商豎旣越旻及吳熟民驚走吳窮途囘頭虐焰已滿擁老翁循墻不能論乳下有孫䂥向隅嗟哉四野多毒荼幸我仁侯烈且勁設險備冦如備胡築墉纍巖鐵不昧豎暨戎容鳴鉦鎮守在四境恃無虞祇林百萬不爲鷗夾谷由來誦魯儒文事武備咸碩膚淵源浙抱瓊瑜黃金臺下耀驪珠一朝登作淸廟瑚春風滿路啼鷓鴣我民醉德呼嗚嗚永傳此頌作吳歌

辟疆頌并序贈林三泉大夫

大夫少懷穎於國其家學正而淵敦辨之歳以明經高第一命令浙僑會人德之不忘其盛德尤難且著廣南諸臨司大旅資其功壬子冬再命於休寧勸恤旺隱罹害者□厥庇視浙僑□□休人歡呼惜見大夫之晚也未踰月臨察□□□□以代巡守按留都素企大夫且欲均惠澤於所轄郡深念曰賢令居一邑之福賢令出一路之福矧于茲縣惟一二民吏殿臨予行爰檄召大夫爲先駕至則宣和緩刑弛禁戢豪宣欽數百里內翕然神明之屆皖皖視諸郡爲劇其西南下邑曰宿松□土告□瘠厥民告移厥賦若役告病吏不可以理道理瀧溪公曰傷哉誰爲予煦嫗之大夫揖而進曰下吏責也遂被命往取其士之豫者蔇之集其民之窳者業之量其稅斂之出其羨賑之丁口糧田不下千萬計計上瀧溪公曰是誠父母宿松者耶宿松之民林林矣豈直佐予臨司哉其

渙宣天子愛養元元意殆無餘藴令也賢哉行還休寧績當什倍宿松矣時監察后洲張公提營田聞而愕曰招民而墾與戍兵而屯相表裏是役也爲予之助實多予將奏成敢告天子覃耆川他予其申之白金綵幣先彰勞勣云劉子猬泊諸弟子曰大夫勳德在人上下詡揚宜歆頌以美盛德之形容頌曰

留都甸服半跨江北兵燹多流地瘠且漠歲賦什一日困征榷爰歌大東唯皖爲劇皖之西南宿松是邑雲夢塗淤蘄黃壤僻天乏有年民皆菜色曰歲癸丑翟翁來甸股肱佐命三泉林君翁门宿松不克厥邑耒耜弗施誅求孔棘四鄙汙萊黔首辟易視之實傷予用怵惕惟我佐吏代予行役三泉曰嘻予敢不承度命西走慈活煦生布德利令用乾厥誠勞來後先三令五申爾民來歸搆爾室廬爾民來耕待爾鎡基爾歸爾子俾繄含哺爾隣爾黨俾繄安堵爾勤於食予獨爾道爾勤於力予寬爾輸蚤繰蚤織盡爾無給

于狩于貉慮爾無禍毋鬪爾爾訟由踈逮戚毋縣爾貨枉尋直尺凡百用訊爲爾立極匪予敢勤監察之恩匪予用情營田之仁上下戮力疇不爾旻爾其體予慰我諄諄宿民稽首公誠父母教之誨之生我全我我子我孫永戀茲土尸祝我公伏臘閭鼓公今東歸我涕沾襟于苞于塗簞食壺餐公其上最必簡帝心錫命再三勞公維深梁金趍錦光被士林士人濯濯且慕且欽爰爲載筆式昭德音

贈忠菴耿侯憲臺旌獎序

蓋聞監司者守令之綱旌異者陟召之本夫君子致身將以報主然必獲上始可治民苟上之心一違則吾之施莫究是故涇陽醴泉之政雖能自達於天子而許孟容韓昌黎之徒亦必待張建封董晉之交章而後得大行於時要哉監司之旌也我朝立政以侍御監察者四而浙居其衛歲爲浙藩所屆監察因得殿最其守令焉嘉靖乙酉侍御信陽近滄董公涖浙

涖之十月以六條察豪右以八計聽吏治而侯以進士尹嶽休寧首膺旌典揭其果毅之才足以去三惑清漠之守克以嚴四知諧平處芮之爭而門清如水請絕金張之託而屣棄若遺其旌侯者亦奚殊於昔之薦孟容昌黎者哉而侯則有不盡是者彼其名齊軾[illegible]業遂典墳心如結兮終始不易其慮温如玉兮賢懇咸獲其益敷政大寬平之仁而民歌綏蛘接人多造就之術而士喜胥栽則今茲之簡仕東南固他日之持衡鈞軸也顧不諒哉矧侯滑産也吾聞滑襟山帶河形居東郡之勝修文振武才擅北平之雄則侯之卓越天篤其生而亦地鍾其靈也熠浙之下士甫濫儒紳久勤山斗之仰幸依道德之光干旌在浚適大夫君[illegible]之時泮水采芹且多士頌侯之日僭不自量爰暨僚友式陳蕪詞懼不能揄揚萬一也

贈吳囯宇陞大埔尹叙

昔子産少尹何之爲邑仲尼惜費於子羔以其未能操刀而使割猶美錦而學製焉也故良治之範金百鍊而後精醫師之門肱九折而後試識由閲歷則智益弘才非備嘗則行必窒是以街亭病謖言過其實陳閔咎宰名涉於虛也若我囯宇先生産延平之里學有淵源孕栟櫚之秀文多炳蔚穉禍而仕鄕校九載作人進秩而佐成均六年報政詩書禮樂既日邁

而訖敦社稷人民期朝修乎業命乃擢提之務改歲適大埔之命寵章由蔭得而志行出乎實而慎往允矣澍澤乎蒼生庚也流馨乎紫閩矣然吾聞埔草昧造邪荏苻故藪雖非龔遂之渤海未符黃霸之潁川先生出寬裕以莅瑕慈隋苏以蠲歷埋裔烹鮮令袪張急如持欹器猶治亂繩使若邪無犬吠之驚泰山無猛虎之避吏治餙以經術雖結振以文風將彬彬也其等不佞幸與協恭久賓麗澤非白頭之舊如新念君泰之師非友今行矣驪駒在道無柰僕夫顧嗣此簡書相郵以慰惓惓也

送同僚徐務庵掌教利津叙

余少讀謝文肅公尊鄉錄知台南宋有徐尊生兄弟倡道東南晦翁文公遺之詩云學道傳千古東甌説二徐門清一壺水家富五車書其見推讓如此則淵源所漸後必有達人務庵先生益其裔與先生少業胡氏春秋廪於庠嘉靖甲辰貢於南宮一命分教休寧凡六閲歲今乃遷掌利津教瀕行東沙劉子蒙崗王子暨諸門下士䕫爵祖帳下諗曰先生之行寵光

矣願聞所以先生曰新安爲程朱二夫子闕里人才之盛甲於東南故所在儒宮表曰東南鄒魯某不佞教茲土敢不以程朱爲階鄒魯爲室思所自勗哉又敢不闔我之階與諸士共由廓我之室與諸士共入而思以勗人哉吾無負於教學而已敢辱下詢事東沙劉子曰先生以鄒魯自待待多士則士不以程朱自謂答先生哉夫新安非鄒魯也而云云者取其似也今利津眞鄒魯也教其似聞而興之教其眞親而炙之今日之鄒魯非東南則今日之教鄒魯者當大進於東南矣孔孟之道不益光哉吾見東甌之徐殆不止於二兄弟氏也先生曰子之言愛我矣願佩韋茲諸士躍然遂筆以贈

贈忠庵耿侯三年報政叙

世之論牧者以循吏爲首稱然循吏不同西漢班史所傳六人東漢范史所傳倍之唐宋諸史所傳則又倍之何循吏之盛於後而古反不逮與曰不然漢以上循者多多則不勝書故書也畧畧足以勸漢以下循者少少則不忍棄故書也備備亦克用勸其裨民固邦垂休聲而景後世則一而已耿大夫以明經高第令休陽政成化行士服民悦何宜動當道旌書累

尺牘乃今三載報政矣不俟駕而行餞祖悵客執爵而言曰大夫古循吏也敢擬所安東沙劉子曰兩漢循吏文翁衛颯而下大夫兼之矣進而上惟兒寬董仲舒乎史謂二人皆儒者通於世務以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然寬治尚書位至三公眞相也仲舒生廣川學有本原眞儒也大夫以滑臺之傑去廣川甚邇顓門尚書業與寬同其學淵源其文爾雅其敷政優遊不競不絿負董之學超兒之秩又非兩漢循吏可擬則以循吏目大夫豈足以盡大夫哉客曰子論確矣客誠不足喩於斯大夫曰某不佞敢辱下御事之命某聞文翁在蜀選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蜀地大化風同齊魯衛颯之治桂陽修庠序之政設婚姻之禮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不佞某方桂陽蜀郡不敢萌而暇優孟兒董耶東沙子曰此正大夫之所以賢乎吏也今日布諸郡邑則稱循良他日在帝左右則稱輔弼以眞儒爲

眞相何必讓古人一頭地哉異日史所書詳畧未可知然如大夫者備書之惟大夫最畧書之亦惟大夫最寧不爲千古循吏勸也耶某等今茲執爵之言爲左劵矣是爲叙

贈司徒馮龍灣之官叙

攝提格之歲既龍灣馮先生抱南海之珍擢臯比於太學模範章誦說勤弟子彬彬河汾也越二載天子以爲賢擢南司徒郎逾月乃揖其僚而行東沙劉子執爵而言曰司徒國之計相也民之所天也而屬又股肱乎相者也相得則佐國者大屬得則佐相者大而國無急矣先生其知所以佐乎先生曰竊欲聞之稔矣劉子曰予讀太史公平準書知西漢所以經財

用者蔽爲先生告先生曰苟然歟吾從子訊曰式之輸財助也是乎劉子曰財用者可輸不可嗣也式可能不可得也先生曰無已則桑大夫徒乎劉子曰其徒言利悉矣然竭澤而漁將無魚也反裘而負將無裘也先生曰無已則可之告緡忠之誅造皮幣討金是乎劉子曰使蠉蠓無遺育於宇內也巧之實所以拙之肥之實所以瘠之至是而室懸磬矣國何庇焉先生曰助之於人不可也取之於人不可也然則何如劉子曰吾取諸文人給家足都鄙滿倉廩府庫餘貨財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無取亦無助也先生曰時之際也非文所能爲也劉子曰文常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朕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是以專務儉德海內殷富夫費耽百金而貽民若是所關豈淺淺者哉先生曰展也子之論也吾敢銘諸紳以蒞厥司劉子曰佐國以財豈財以儉崇儉以君先生以是言之相

相曰幸哉有屬如此也相以是言之天子天子曰幸哉有相如此也吾豈憂不足哉命左史書之某年月日以某爲大司農令充舉其職以風後世先生曰願是哉遂書之以爲贈

送盛月洲國子助教叙

盛月洲先生閩傑也以太平教遷助國子教過留都別所知友其襟灑然其器頴然其學淵淵然領㙜若故者不數計東沙劉子曰先生積學抱珍實大聲宏動於監司徵於銓衡於樂辟廱於論鼓鐘群天下譽髦而棫樸之先生之行壯矣哉其快是也先生曰吾方甚有所戚焉奚其快吾聞隱不違親古有泣杖凡以其不可解於心也吾三母皆不逮養父煢煢二弱

弟無侍予乞娶今母母於諸子中乞子予也自念宦遊浙廣今十有七年母倚閭不勝大耄吐情當路歸省者屢始允之戒行而有國子命當路食其言爵爵於心矣自此去家逾三千里更之北則將八千矣見母何時茲堅夙志拜膝下恐三釜寠寠母以祿養爲言言而迫之使出則去就無據矣其能弗慨於懷耶是以戚也東沙子曰異哉先生之行賢於毛義遠矣先生篤於家如此寧有薄於國乎戀其母如此寧有忘其君乎極其儔古閔損王祥之流而寖隆乎南陔白華行教大學必將有何蕃之徒出其門下者先生曰某不佞願受教乃序而贈之

山東鄉試錄後序

嘉靖壬子秋八月山東鄉試錄成熠當序之末簡敢颺言曰三載舉士制也熠於斯錄也重有慶焉山東海岱名邦鍾靈誕聖洙泗群賢咸産於斯流風餘澤浸被弗窮故英傑代生紀載乖炳孟軻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我國家制科錄士藝衆言揚奮庸敷績聲光相望惟皇上凝命承休丕揚文教禮樂薰蒸道化麗洽三十餘年孔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兹

其時矣夫士産斯地以紹文獻之遺遘斯時以蒙漸摩之澤乃得躬際其盛論秀以賓王家將得人獨盛而他日建樹必有超軼後先者故曰重有慶焉夫上之舉士也將須其學以贊成化理而士之求舉於上亦將以所素養而效用於時是以士不患弗庸患無適用之學舉士不患文弗工患無攄衷之素素定而關於文則非徒飾而達之足爲經綸之資學茂而後庸之則乘時服采而顯布天下者皆實用易曰修詞

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記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葢言不徒飾而措之爲實用者也士不以實用待其身士之斂也舉士而不得實用之才典試者之恥也故熠入院恒惴惴焉而況以管蠡之見求之文藝之末乎國家以文取士而以政試之隨才授任咸登於理間有未效非文與政果不相侔也繪詞襲旨文非不蔚然而心源未徹將弗融於聖賢經世之藴傳古訓按成憲曰執此可施之用而弗達於

時則潤澤生民之效容有未臻此熠所以惴惴焉而不能自已也諸士以文進矣果皆文之攄衷學之適用者乎抑或有專締襲泥訓典者乎天下誠有業同而趨異文類而實殊者士辨之貴蚤也況産茲名邦漸育聖化則既幸矣其尚思弗愧聖賢之鄉以贊成皇上仁世之業芳聲嘉績流耀無疆夫然後士之自待與典試者之責均爲無負否則以熠今日之慶而貽將來之恥非所以望多士

送沈守豐之官嶧縣叙

昔太史公自叙云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夫齊魯之地廣矣獨於鄒嶧觀鄉射焉鄒嶧東嶽之道亘也雖無層峰[illegible]而逶迤隆起如蛟龍蜿蜒綿綿不絕又如鸞鳳騫翥於飛雝雝羣鳳瑞靄葢然盈液先王遺風於是乎存秦皇帝東巡海上於鄒嶧山立石頌功德豈無意哉後之人得官其地者非幸耶韓昌黎記藍田縣丞廳壁曰其下則主

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倚以嫌不可否事勢力反出主簿尉下則佐令而得主簿尉又非幸耶吾郡沈守豐先生倜儻嫻吏治始副文思院於工曹遷主簿嶧縣問其地太史公之所講業也問其官韓昌黎之所詡揚也守豐獲此亦榮矣哉然吾聞風俗盛衰隨世而殊今之鄒嶧非昔之鄒嶧也水旱不時忌察失業鄉飲廢而椎埋之徒興射禮廢而弓馬之技犯所謂夫子遺風不無少替有一命於茲土者不可不豫為之所也又兩官職崇庳與時不同今之佐縣非昔之佐縣也監司以勢而加令令以勢而加丞丞之下又何如所謂主簿尉乃有分職勢力反出其下者不佯簿亦難矣哉則前所幸者不可真以為幸而恭然也守豐其自樹焉曰民齊魯之黎也可不煦嫗之職令丞之佐也可不夾介之俾民曰此誠父母吾也令與丞曰此誠股肱吾也其留也安其去也思稱於監司必曰是嘗有德於東魯之民東魯之民

不釋然者則守豐有聲於簿簿用光於守豐行將進秩此為階矣不可真以為幸者非大幸與怡泉何子曰命之矣敢不祇承遂叙以贈

送同僚王蒙岡陞掌教涇陽叙

仕於教者凡以成人材而行已志材之成有二析經工詞利進取驟膴仕今之材也正心辨術尚忠厚袪浮末古之材也今之材世不以為後古之材世亦不以為先由君子觀之則與於是歟鄉門圃列文學居末周人三物德行是先教人者其業以今之材乎抑望以古之材乎蒙岡先生以江右之裔接河南之傳少精毛氏詩領廪計偕一命教休寧日就月將緝熙

光明所學純矣素絲羔羊節儉正直居官慎矣其詩人也讀己之書修己之行光爾祖考貽爾子孫埒顯財毋倚勢出言令人可愛作事令人可法意者詩諄諭皆侃侃自負以古之人不敢望人以今之材也諸士須心悅勸之咸曰先生真人師也余觀先生汝崖也漢書傳汝南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噴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

贈種雲呂先生俞夫人雙壽叙 代

雙壽云者志備福也夫福人慕之壽福先之深願而難必者壽也況於雙壽乎粤稽諸古君子偕老是已然亦有爲栢舟之賦者有爲鼓盆之歌者是厄於天也亦有爲白頭之吟者有爲谷風之咏者是厄於人也無是二者善矣其如美而無子衛風之悲頎人嗣而匪肖叔向母之卜羊舌氏皆非福也亦惡取於雙焉故曰雙壽云者志備福也當之者奚種雲先生配

俞夫人也先生家檇李之崇德詩書奕葉[illegible][illegible]令聞志於用世嘗讀列子鄭公孫朝穆端木叔事歎曰此寓言也以箴世之檢柙齷齪者苟非其人可若是乎哉於是善居累世積蓄豐其財散以業里之乏者出仕公家之急上下賢之其筮仕也佐縣縣大夫與其民宜焉進而佐州州大夫與其民宜焉閩楚間感感其去先生以母乞休得遂請歸色養其母暇即以葛后君家規勵其子弟俞夫人能繹敬姜勞逸論指從吏之故令子有河東三鳳之譽丞太僕者煥也魁鄉薦者炯也翊淮府者燦也碧梧翠竹鵠峙鸞翔而先生夫人同齊七袠幾於絳縣之老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其躞躞也可量哉於古所謂厄於天厄於人美而無子嗣而匪肖者其相去爲何如也庸可弗志龍津子奮焉操觚曰無美而稱之誣也有實而弗彰之晦也矧夫人予母姊也先生予父事之久矣義不能以不文辭謹叙之以贈

泰溪別意叙

士之立世行其志也志心之與也心不雜則志不携可上可下可窮可通可久可速是故黄屋左纛不以爲榮考槃衡門亦終身焉無悶也高國黄先生世新安文公闕里幼讀書抱大志遊太學嘉靖赤奮若之歲一命丞海鹽明朗軒豁有大志愼畏縝密多廉操然與時齟齬越四年遂講西還昔人所謂余不負丞而丞負余者諒哉君子恡其行也爲賦白駒三章以

挽之而不得皆吟哦祖餞不下什篇名章籍籍矣東沙劉焰從王諸君執爵訊曰子曷云焰曰黄先生奮志欲效當世而竟賫志以歸其亦三閭大夫之形容乎諸君曰然子又曷云焰曰黄先生持策走北平東帶來京海馳騁萬里契濶幾年明發不寐久矣然則茲行也能無動桑梓之情乎諸君曰然焰曰未也黄先生士族多簪纓有賢子孫歸山中開塾時誨經明行修不失乎考亭之典刑登巍科占仕籍彬彬矣在漢爲萬石君家在唐爲河東柳氏在我明爲浦江鄭氏非黄先生所以光昭令德以示子孫者與諸君曰旨哉子之言也三閭之說忠而不遂者也桑梓之說孝而不忘者也光昭令德之說慈而不遂者也具此三善永以有辭先生之志畢矣其與遭時取貴滿溢致傾夕陽芳草凄然餘悲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焰拜曰敬聞命遂尾諸卷以爲黄先生贈

壽陳竹山六袠叙

余教国子之八月國子生六欽者來自肄業於門介孰友擴若翁竹山先生齒與行乞言壽之余日聞之莊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謟其君臣子之盛也子何庸生日固已然華封之民生堯之世以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故効三祝以致慇懃父之於子不可解於心常知其年一則以喜者寧恝然無所係於衷哉余日情矣夫勤矣其不可已也若是而祝不逮三者何生日翁善作而成之饘於是粥於是無乏足矣奚以富爲善顧而復之兄於是弟於是弱息盈矣更無望於多男也余日分矣哉其知足也敢闚所因生日可嗜而不可深者慾也可夷而不可崎者心也可恒而不可渝者履也可粹而不可戾者氣也可泰而不可嗇者施也翁慾無深心無崎履無渝氣無戾施無嗇和之以天倪益之以葆光胡考之寧竊謂愼斯術往也敢因以質於有道余日噫善哉歛諸福者翁也保厥歛者生也生知所保之身立名揚輝孝孰善焉貽之於翁曠心怡神壽孰量焉余接翁而友生舊矣於其乞也送叙而贈之

林竹泉號叙

竹泉者林先生別號也先生家延平永安之貢川里世有積閥至先生益振之先生少讀書川上愛川之修竹泠泠然鳴泉濺濺然日與之遊而適因自號曰竹泉人亦曰竹泉先生云或曰川在栟櫚山之北其奇峰峻石聳而秀古木盤谷翳而幽可愛者多異也皆不見錄於先生而獨取竹泉云請聞其說東沙子曰君子以萬物爲體凡目所遇與所乘雖魚蟲草卉

皆吾侶也至於紀號必將假物以爲用是故物不足以吾適者吾不取也適矣而不足以吾修者吾不取也先生之簡於竹若泉者夫豈徒哉吾嘗觀之衛風衛人誦武公之修也以竹興之首曰猗猗者美也則有切磋琢磨之功次曰青青者堅也則有充耳會弁之飾又曰如簀者密也則有金錫圭璧之詠故曰有斐君子終不諼兮又觀魏風魏人美君子自食其力而賦伐檀以檀雖無所售而寘之河干始見其水之

清且漣矣而爲檀自若繼見其清且直矣又見其清且淪矣而爲檀亦自若雖當窮阨迹其厲志非力不食獨與泉眷眷焉葢取其潔而不淖與故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先生富學砥行自鄉校歷成均負海內經師人師之望其切磋琢磨金錫圭璧爲後學範而羨墻之不知幾十年矣詩所謂不可諼者非是與迨釋褐經歷長沙府事以正學爲嶽麓書院長起廢樹規投經廸徒上下師之甚宜而先生脩然組禀不

可援學者斗山之肖先生象於書院與朱張大儒埒夫先生之德之才不究於試而爲兆於屈原賈誼之故墟是猶輪輻而寘之河干也然光前修啟後人各實可不朽詩所謂不素餐兮非是與桀先生之素而質之詩則竹泉云者非偶值於物而漫無所取也是皆先生之大都云若其動履端朴正是族閭有陳仲子晨根器清明以長子孫有萬石君風施予周旋不遺故舊有范文正風眞古之諫人非今之諫人也或

人唯唯曰吾乃今知先生之號其稱名也遹其取義也遠其樹德也弘矣宜什而叙之東沙子曰然遂叙

江西園先生七袠壽叙

世之頌壽者必迹其躬所以致之見壽非倖也夫壽以完眞而獲眞以至樂而全人之樂夥矣孰有踰於光祖考爲良子孫馮子孫爲福祖父者茲其樂出於由衷於壽誠爲多助故西伯之九十七成之者武王衞武公之九十五贊之者文公子孫可馮祖父益壽余始至新安江生應麟以古今文尚書遊泮水而翁西園氏陳厥愛勞自爲忭躍余壯之載越歲生偕兄應驊壽翁問其年曰七十矣問其辰曰一之日也余還自留都集於初筵生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今日以之願乞言余曰名章燦矣嘉祖悉矣更言贅矣無已則須爲伯仲諗夫伯氏業商以善居厚積爲職仲氏業儒以顯親耀閭爲職伯職可以願翁之身壯筋骸澤毛髮華衣珍饌坐穩行軒動而自適壽之資祿者具仲職可以慰翁之心怡神思曠知慮紆青拖紫揖公抗侯壽之資爵者充則翁之樂也融融而其壽

也斲斲孰可量也不然絳老誠杞非其好勞以無子孫馮也故壽翁而觴者伯仲也俾翁而益壽者伯仲也翁日善哉七十以下吾壽之七十以上吾子壽之壽於吾人所同也壽於子吾所獨也余日嘻翁眞達者哉爰叙而贈之

同春堂遺稾

賀提督漕運總兵鎭遠侯平溪顧公簡授京營戎政啟

監官劉熠東沙著

竊以京師爲四方之極貴居重而馭輕元帥領九伐之權實安內而攘外遴選難於克稱倚任尙於能專若非文武兼資名實並著即使登壇而授鉞豈能制閫而運籌洪惟我朝始焉分五軍以隷五府旣而合

三營以隷團營會豐亨豫大之時恭濟蹇利屯之計師律逐廢凱績無聞伏惟我皇上勇智天錫聖武日昭煥乎昂新毅然革故謂書重世臣之選盟府可尋詩壯元老之猷簡書具在聿求長子爰得丈人恭惟門下兮治箕裘開家無悔山河帶礪與國咸休先武毅公奮跡江都長驅粤徼開國之勳庸既懋靖難之翼戴尤勤漢室通侯周家列爵淵源有自奕葉相傳襄恪清愼肅恭榮靖明慈允懿遠至門下承湯貽燕

翼之謀展鷹揚豹變之略廉明本之孝友宏達濟以
端方綰鑰留都布東甍之惠推轂嶺表紓南顧之憂
督漕者三一肩行李入朝者七兩袖清風豈惟保障
於江淮抑亦儀刑於寮宷烏車所至毎懷沒沒之私
倉庾既盈甫奏陳陳之粟適承咨命遂拜俞音上將
騰輝式睹九天之象緯星軺夙駕竟迴三月之樓船
聖明樹鼎之思公卿遄茹之義胥得之矣牙璋玉節
行看劍佩之光鳳闕龍城坐擁金湯之固籌策足饒

元凱忠順不亞汾陽徵泮水之章見魯侯之無忝烈
祖考濮湖之雅知穆公之克纘英孫赫赫厥聲而濯
濯厥靈內參廟算穆穆在上而明明在下亦靖邊塞
垒自是高宗無憲甲冑之起戎而重華不息蠻夷之
猾夏矣

贈雙峯沈太翁壽啟

東海濵濵久萃氤氳之氣南山崒崒弘開屏障之圖
顧鍾秀於兩間爰歛福於萬壽書稱黃髮則罔所愆
詩詠白眉有秩斯祜恭惟門下秉心淵塞制行剛明
以敬與之脩奕世簪纓入休文之宗傳家禮樂冰壺
骨格翛然山澤之癯玉宇情懷允矣鄉閭之望友徵
棠棣花萼交輝孝感蓼莪餠罍相倚村翁走伏臘時
伸春酒之歌詞客滿高堂屢啟需雲之宴門市而心

如水瑩徹無瑕道古而蒔則今淳朴不散獲弘舊業
日計月計歲計而不同賁飾有居苟合苟完苟美之
無累歌唐風之蟋蟀無已太康戒曹國之蜉蝣惟懷
遠慮萬石君訓子愛而知勞之陶刺史惜陰勤以居
逸矣衍哉弱服切鯉庭之趨貽厥孫謀謹燕翼之道
誦其詩讀其書也經訓菑畬繼其志述其事焉譽髦
綰鬠春秋隆盛適居原之志在庚寅遵豆靜嘉紹晉
平之樂以子邪武夢九而與三將益進於是舜年百

而有十敢用以爲新凡屬蒹葭之孚式稱葑菲之頌

寄馬白尋年兄書

昔人論交謂心同琴瑟言馥郁於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於塤篪猶久誦斯言乃於門下始味其言之旨也往歲落魄京師重荷綢繆情逾骨肉朝夕開導老於前籌諳於世故以示我迷別來兩春温言如聆聞榮稱於光深憂雖才更長子惠日深越人去思之碑方新蔡人頌德之謳即繼傳循良者當首採能不增我兄弟之華耶弟賴㭊㰖得遷國學雖寒氈淒其或可稍事筆硯然不敢竊祿以羞知已過蒙存記惠我手教兼以綈服夏屋渠渠之中不忘綈袍戀戀之意弟將何以爲報哉

寄鄭壺陽父母書

別諭半載不䕃勤問左右南音蒋至備詢臺下展練達之才勝艱大之任干戈日尋道殣相望雖利器見於盤錯之時然辛苦值於遭逢之會憂思南馳欲分我父母之慮而莫之逮也別恒賜爲诊殺荼焦禾又

不能不重彰仁者之懷海陬遺黎曷勝怙恃附有白
者京師輿議皆云四月盧叅將之敗由軍過治下不
餉坐饑因而受困生爲力辯言孤城被圍求救於盧
而不赴外無蚍蜉之援內無釜庚之粒卒然沓至何
以勞軍衆皆領之將信者半非大司馬張半翁行敞
鄉盛南橋先生爲幕下叅謀郊餞時再申前事渠云
半翁甚不釋然生又懇之南公首可曰吾當自其在
也

又

奉違道範日切懸注桑梓干戈日尋未已勞我父母
宵旰支撐孤城無恙瘡痍少瘳仁人君子所貽福澤
豈淺淺耶但盪平之謀當道云何費畫之猷高明預
聞若欲一勞永佚必須選有能之將與不懼之師庶
會剿草薙之無難也惟不棄千慮之失以裨萬全之
益

又

日來狠警甫息遺黎暫安保障之功不可誣也茅秋
禾寡收師旅之後何以堪此嵩道免租之令輕重若
何惟我父母大聲疾呼極力拯援庶可少甦涸轍也
此中物議已定臺下弘濟險艱堅持永縈平易近民
愷弟弘敷幾美古循吏奚啻一路之福哉

答楊思允學師書

奉違教範閱歲良多熠才疎命蹇深負門下陶鑄之
恩庚戌偶落乙榜叨叙休陽蒙獎者六被薦者三壬

子有東魯之役癸丑年南雍國博之命甲寅春
蒞任迄今二載菲才落魄株守虀鹽故人聞之可爲
愍已長安得吾師起居便履逍遥後山林自得之樂
匪徒鄉評頌之卽亦士林慕之者也言念敝鄉豺狼
袁久烽火日尋救外竟爲煨燼式弁半屬塵丘墟里
蕭條非復舊時閭閻寒舍亦遭殘破今已卜棲城闉
矣徐泰山在泰和甚有聲望其故廬被焚可傷元白
弟辛尊南水青徐鳴川亦喜同署沈泰川在家康霖

川授河南上蔡縣以內難歸胡仰崖卒於官而得子孫竹居屢之任而屢乞休亦可優遊卒歲鍾紫山教婺源推重當道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德遠不能通滕高嵩在順德得王[illegible][illegible]在上頭[illegible][illegible]言洪子宜貢而得中北畿天亦可賀所學也敝邑諸鄉老俱無恙獨惜海石公遽逝耳徐雨山授望江縣李見川謫潮州三倅鳳岡仰雩奇峰先後入京來春必有大捷者十年之內出處既殊升沉亦異愛不能助憎不能排達人旁觀

浩漠而已今爲門下備述之耶當千里便面也使旋不莊

上郭澧泉先生書（頃入 吏部）

得郡報七月念四道駕蒞任士林爲之改觀坐中聲業歲其半者泉矣入秋來鄉難稍靖流盜盡殲於蘊栢林遺孽堅壁不出東南軍容號爲頗振瘡痍有更生之望矣浙榜甚爲得人但少溪兄叔初弟不與何也龍涇表弟必能奏捷於北未得試錄一慰耳田禾今秋倍入於往年此亦乘除之數也

又

熠備員末品過辱教愛時惠德音呼寐使寤朔月得尊翰備禮經略之勞負荷之勇非素養之至曷足堪此然狼子之往來無常今蘊又復熾矣恐不一勞者不逸不大懲者不戒也廟廊之成筭東南之全力閫廬何𢧐之遺民能無氣吞小𠧪者出於其間哉荷堂上之奇兵豫定則島外之小醜無難殄矣聞道駕將

入留都會議此拯救一大機也又聞綱運報完足食之功不細鄉信來云郡邑甫寧縣尹獨守孤城經理可觀四尹出守乍浦捍禦有力海寧適寇三百抗會擒獲其二遁逃其一耕者先易後難恒暘之故附達

又

去月既望介景山先生通候想瀆清覽久矣北來士論具仰清德惠足懷威足懾東南長城江淮巨障非一人之私談實天下之公論但今賊燄未除旱魃爲

沴焦禾殺稼逾數千里吾嘉湖爲尤甚恐秋來野無青草反爲賊所憐焉將若之何所賴謀國者蚤爲計議或賁災以寬其征或折色以平其價多方撫卹救此瘡痍不然饑饉之害大甚於盜賊之禍迫此杞人憂天之慮亦不自知其量也

又（賀譚兵部晉）

入夏來失修問初得邸報榮莅南都冀領諄誨何乃命自宸衷俄改戎政益戒我師徒休父是歸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晨籌邊之略以壯長城南牧崇憲之功北奏寇軍之凱寧非其時哉此宗社生靈之慶也所憂者故里狼烟日甚頻年虎士徒勞祠鄰之圖[illegible]旬未解江陰之綠一月始休維揚再寇而漫及長洲吳淞重來而坐扼上海寧紹剽床以膚杭嘉析骸爨此何時耶幸吾鹽爲賊所棄過而不犯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也

寄吳子谷書

別來歲星三改有懷耿耿不勝西馳遲訪道履已知廸康瑶篇珊翰盈箱幾何蜚聲振羽將不越歲會快鵬風爲知已一雪債也弟辱教愛情逾肉骨偶爾轉遷不足齒數然不敢不淬勵以慰故人惓惓小詩數章奉呈左右婢子學夫人終是羞澁惟不鄙夷俯賜清覽

答仇謙謙書

江淮地阻南北懸思雖嘗借便鴻以傳音竟不能禁曰詞以話舊何長何如道袁手書兼領珍貺高情雅愛恍若面談恙事以華才宿望逸與高懷處往來部會之地接扉扇綴綫之傳剏業術濬翁典型在望斯文斯律揚花千古此可以寔交誼之相逢遭宗清之落若也敢郡兵荒杳至應悴可傷居者鼠竄而不知所息行者很顧而莫識所歸幸當道諸公有弭亂之策識望外也因貴同寮還辛爾奉復

風教崇義傳

東沙劉子曰余讀東漢書悉許武薛包事見古人篤於兄弟嘗異之武以二弟未顯欲令成名乃共割財産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弟所得悉劣鄉人鄙之弟以此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産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東沙劉子曰此異也武欲成弟之名

故寧取譏而不避嫌然武同母弟耳若包則以父娶後母憎出之乃父既沒弟求分財包不能禁乃中分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什物取其朽壞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産輒復賑給東沙劉子曰此異也包欲豐弟之養故能克已以居於退然包異母弟耳乃若楊子德輝之事則大異於是德輝少育於楊楊世爲千夫長楊初子德

輝後獲嗣德輝以儒名振嗣以武蔭徵楊氏世業適於豪強其售以半值德輝究之直於當道奮不顧身逾未定大妨德輝德輝曰吾無惜也知有弟而已卒自還弟業衆咸義德輝之所爲而歌其事將若盧子得之羅子洛齋其著者趙一紀劉子東沙過德輝於新安歎曰同母者以母故也異母者以父故也父母不同屬以哉曰以恩故也以義故也恩義不忘豈非夫也哉受齋漢書二事以大異之嗚呼誰謂今之人

不及古之人耶然吾聞武位至長樂少府包則於帝公車特徵拜侍中今德輝既稟上卑以才名著聲就超包武矣望天輔德作善降祥以古驗今信不誣也

王節媵傳

節媵王姓名菊香少孤爲諸母所育母貨視之鬻於新安營季子季子將軍弟媵歸數年季子室之媵恭順温練事季子及嫡咸適閫內事悉主於媵宗戚待之如嫡歲辛亥季子疾媵侍疾凡七月不就枕席季子曰余病不起矣所未卽逝者獨以孤耳俗重女而輕男余囊不過百金若徇俗孤何以生今金在顛汝爲要日以存一綫若不可汝資金以自爲亟徙以未

亡人苦汝也一侍女汝售而私之語母復季子遂逝媵泣死死而甦者屢曰夫子不可作矣妾必殉之室人衛之三閱月乃曰毋我防我未死死則負季子託矣遂季子像於傍前朝夕哭進食如生時食必季子所嗜好歲時伏臘益虔癸丑正月二十七日詣將軍前謝曰妾受季子恩義宜速歸於其居今偷生至三七月以季子治命託孤今孤長嶄然見頭角矣無庸妾爲況將尋妾志以沽買者見其微矣殆不可生矣遂出季子手書及遺金與貨侍女資封識如故將軍壯其節曲諭之媵曰今告將軍卽死者以二不可緩緩則將軍室落成有死者不祥一也間將軍有行役妾裹不訢死無知者又一也今妾歸獲其所矣願將軍垂手足愛以子子孤妾瞑目矣遂焚季子像哭於中庭曰余病矣不能拜皇天后土爲我謝季子相見在旦夕矣淚血脹腹嘔不能言室人疑其自毒覘以醫果爾將之劑乃張目曰劑何爲吾壽吾身若屣解

不壽也余曰以將軍臨之或從將軍至復曰毋亂吾歔噫何和丸經以菉水必不解矣遂偃仰屬纊越二日卒年三十二予是日過營將軍內第將軍乞書媵徑得媵事甚詳又介泗人葉青畦賁詢之不謬汪告其庠同志莫以文覃於東沙劉子劉子曰貞元間氣其鍾之也無別於男女亦無別於嫡媵若王者古烈士儔也其可以媵目之君子處窮鄉居下屬媵地也彼所持腐信若媵乎天地之大也凡媵不以地故而節自

貞君子不以位故而守自一則史可無紀矣吁紀勝
者以我能知勝也百世之下寧無知我者求其知不
爲不勝可也季子名竿孤名懋先將軍名　號春谷
指揮使亮石名以湘庠生以志行著

蓮亭記

吾聞君子以萬物爲徒而荀卿亦曰必將假物以爲
用也故人之尊已者必取物以喻焉物不同有植物
有動物隨人之嗜可也而於蓮者何夫蓮木行也猶
其類有木而不華者有華而不實者有實而不味者
有味而不悠者皆一節之可玩也君子或以之比德
焉若蓮者其華䓁如也其實纍如也其味芬如也其
悠鐙如也雖然實而俚不可也吾取其華焉豔而浮

不可也吾取其實焉豐而寡用而倏不可也吾取其
味與悠焉又裂之可衣也爨之可裳也泥而不滓其
本潔也生而不息其心幺也資以自翰諸益備焉蓮
之所以名吾亭也名之者何寧部蔡生也生問業辟
雝其儀倚然其氣溫然其文理也皙然其應務也劃
然其蔵身也集衆善以自樹其託物也擷群美以自
芳亭以蓮之　頻精矣名以問說好修癖矣是可哏
乎遂記

書少陽山人傳後

少陽山人居吾郡嘉善思賢里少遊邑庠多讀書負蜚聲今貢於大廷厖眉鍚骨古道翛然後生考德問業者資焉予適至京師山人出記傳賦諸作示予予曰號少陽者云何山人曰某朱姓竊自附於晦庵先生之裔晦庵以韋齋尉尤溪生焉而新安有紫陽書院後學山斗之不忘其考忍庵府君始教禰之前生某總邇薇之歎某朝夕紫陽闕里與同志濡染有得

爲後正學日蓁異說蠭起濶步寬衣談高行卑爲晦翁蠹蠹夫蠹蝕嘉禾勢不兩立然蠹蠹終不能嘉禾損損則蒸民匪粒養道息矣夫始爲此者一二人耳吠形之言也借曰得其彷彿疑似而信之既倡之群然吠聲之言也人皆吠聲天下嘵嘵呶呶厭粟帛貴磚礫萬物芻狗五教滅裂幾何不胥爲夷狄禽獸哉此紫陽之道不可一日不明明之者非某若儔也而爝火於太陽亦自盡其誠耳此少陽之號之所由也

予曰子之稱名也邇其取義也遠是不可泯泯山人初名明今更愚亦自晦之意云

跋楊允軒輓冊後

南洲清淑之氣萃於衡衡東北走千里爲匡廬廬與衡相埒皆荆揚鎮嶽江水過衡合漢而逵匡廬爲彭蠡在廬之北地益遠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南康軍列其間氣之所鍾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欝積齒革羽毛竹箭楩柟之美與夫千尋之名材不能當也意必有魁傑材德之士出焉以儲是氣南康楊允軒先生以關西之裔接將樂之傳其淵源漸矣先生

讀書覃行學勤業精歲比升學官大比凡七戰而不疑貢春官肄太學卒專於司空旋歸臥匡廬山下出入白鹿洞與四方士上下議論一遵晦翁規持身教子奉先睦族且有家法凡八年將仕矣疾竟不起意懷寶而終昔哉習聞之有道者必究於用卽不用必發於子若孫先生茲也其在後之人乎先生有奇男子五人皆嶄然見於世嗣先生業有光其中子益加倬先生志而弔其不終因號曰思允學行允粹蜚聲丞庠而命不踰於先生因壁車來教吾邑勿替先生之刑蘊經籍史霽月光風淵誠布公敏誨正率處師弟猶父子焉習辱愛備至詩所謂飲食教誨後車載之者非與是皆先生遺化所及習得先生之業於思允敢以懷思允者懷先生先生沒幾年矣名章碩輓不下數什志不朽也習不似聊贅其尾以寄誦思云習又聞之昔蔡神與洎其子西山迨九峰三世儒不仕而卒振於其孫杭舉進士有聲今思允多孫千里

駒也然則先生神與乎思允西山乎諸孫其杭乎是未可知也因并論之所謂在後之人殆未艾矣清淑之氣豈奇之才足徵也哉先生南康人既居安義南康籍也

詬鼠文

昔金天氏之裔有居休者曰有光弱冠業儒顓門治經豫諸一室壁茨蓬生縱屐是納軒車莫傾晝不停披夜不絶吟觚以墨染楮以翰盈歲在辛亥二月仲春日維庚辰迄於甲寅子尾行竊缺及犂文隱几告汨居穴載深宵知探竅聽若裂縮生乃呼僕爰令篝燈制梃一擊群尾適斃執其魁者薄示以刑曰若與吾奚不相容哉爾有皮我有儀爾有齒我有止各肖

以形吾不爾侵爾晝伏而夜動吾晝作而夜息各安以時吾不爾群爾有五技窮用兩端我有七略世適相傳各修其業吾不爾希靈蠢異路人物各天胡不交恕故爾相煎子尾曰吾焉辱矣假勾龍之社數我敢盡吾設秘矣鑿犂牛之力孰我敢彌飽食無羈縻州嘗紀吾之在永高居自適李斯每羨吾之乃舍吾固久樂於人世也今茲見苦若是哉生曰子之苦也無乃自取且子之世吾悉之子之兄題三歲食人之

莚麥穢風爾須子弟曰題三次食人之郊牛魯史爾懲在偃若渴病而匍匐飲河在田者討窮而變化為鴽晉之九四為爾而貞厲詩之兩無正思爾而泣血以若所為貌若所樂易能長世子尾曰子毋吾隱必我戕矣然吾謫觀子子豈眞能我戕昔者禹貢治土使我與鳥同穴今子若是豈不能處我也斯干作室使我與鳥攸除今子若是豈不能去我也士成綺居積使我攘有餘蔬今子若是是不能食我也王周南

無墉使我穿屋露與今子若是是不能敢我也既不我去又不我處既不我敢又不我食子與吾賢不肖之相去安能以寸幾欲爾子之肉以輸其憤懼張湯之獄而不敢也幾欲磔子之器以爾其忌恐賈誼之疏而不敢也幾欲污子之室以遺其矢傷吳王亮之察而不敢也幾欲齧子之稟以肆其黠慮藉子贍之賦而不敢也我之忍子舊矣而子不我恕子誠負我安可我戕生曰爾之壽我亞於兄而鼠惡我之戕爾

如欿蒙而振落苟四郊多壘如睢陽城之羅雀我能
不爾掘乎苟八蜡告成如迎特牲之迎猫我能不爾
殲乎子之命懸吾掌握熟矣吾不爾甘心焉子尾曰
子將羅雀以及我然不聞召南行露我有牙以穿墉
也子將迎猫以制我又不聞唐宗大曆猫反乳以惠
我也子雖甘心且柰何哉吾聞之我之自我智士猶
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吾敢以德而報怨
以義而息爭使交驩如羊陸豫附如物平仇從和穉

思曰忍生一生曰甚哉子之猾也號爲爾迋子尾曰子
亶聰豈迋於人我實固亦不迋人我聞太歲制命吾
爲于神孚支國敦于將售文吾陟左右爲子云云稽
首文衡生有令聞詞宏學邃曰典與墳久我宰虞祭
徽玄眞寅寅將熙熙以青邃乾衡曰唯吾九方欽遹
縱子語已杖膺珍薦書辰告共惟帝臣金天有靈謂
我知人嗚呼追惟及此子寧我嗔使不子兒子届朱
仔始莊曰譬終將我親子若不信子遁不辰生日子

言則爾是迋我津于裹不然欲全乃身維津之遁自
天之申維身之全愛物之仁吾不以天之難必者是
眩亦惟以物之既窮者見是吾刑[illegible]子歸莫呻群
尾翁詩感生振振僕童哉[illegible]愛[illegible]過黍

與眞士說

余讀太史公禮書于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靡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噫世故之汩没乎人雖大賢猶不免況其下者乎靈均之辭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是以高人志士超氛埃篠醇粹排空御氣浮游八極此長生久視之術所由起也嘉靖執徐歲有眞士葉姓者謁余於蒲山精舍

乞予言予語之曰吾聞天地從虛中來又聞進道莫如靜夫虛則無物無物則能物物靜則無動無動則能動動故老莊有致虛極守靜篤之言靜虛乃致守之法往命又從入之門性爲理之根命爲氣之根雙體雙用雙修雙證不可岐而二之也古之言道者多矣皆不敢二其說夫何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爲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第所入之門殊故學之者不得不異眞士果能辨之乎雖然予又聞之道家流蓋出古之史官其爲書有皇帝君臣十篇力牧二十二篇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管子八十六篇究其指可以理國可以治兵可以修性可以延齡與吾儒初不異者此漢用蓋公言而致清淨無爲之化而或者稱其術與虞書所載者合豈業儒者所當庸心也柰其學一變修性延齡之旨失而神仙方技之說與同死生齊旦暮大異於昔矣是以有儒

老之別原其旨豈誠然哉眞士果能知其所以合性命一原儒老一道遹其指斯可以守其眞矣

人峰說

人峰者何志人石之遇也曷遇乎曰石以人名取其肖也肖於人石斯靈矣人以峰號取其介也介於石人斯貞矣靈則貫非塊然聲非鑿然形非聳然宗群峰而衙之自有不石其石者在介則身雖退然言雖呐然行雖馴然雜人衆而處之自有不人其人者在石以人始不石其石人以石始不人其人故曰人石之遇也石何居松蘿山之陽也人何居陳氏子之仲

也山有羣維仲之先仲有室維山之坳山有風月終仲之吟仲有詩書終山之雅山非仲若而山也仲非山若而人也今之論者竊曰石人峰云俾百世之詔者易而曰陳人峰云則可仲子易衛仲子育寶字晉甫休寧弟子之薪然類古之學者固以是稱之

嘉耦說并叙贈浮梁吳生

大婚古禮也大婚之禮得則二姓之好合萬福之原肇矣作嘉耦說

太學沈生以內弟吳生婚乞言於東沙劉子劉子曰日若知所以婚乎離騷經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此婚義所由著也君子曰婚以時若古人之鶯飛雉晚矣於是賦標梅之首章欲及時也又曰要以嗣若古人

之禓別錫單矣於是賦螽斯之三章欲廣嗣也婦從夫貴君子曰是貴貽其配者也頎人曰朱幘鑣鑣翟茀以朝言之外由內相君子曰是勤勸其夫者也小宛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之進之舅姑曰予有後弗棄其悅親矣見于宗廟曰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孝允矣文定厥祥親迎於渭夫豈徒哉沈生曰幸聞教歸語吳生吳生以語於外舅南崧翁翁必曰予婚予一而未知所以婚幸聞教南崧舉於鄉以其子德學

文望久孚於人長發其祥於吳生吳生業儒克昌厥後者亞以黃士族是為說

石人銘

爾之自衛直爾躬不偪不倚黑爾知謹譽能毀孝之

我其有志宜亮我之得哉

處士雲峰金公墓誌銘

公諱龍字文明姓金氏宋司農公葵後世家休寧中市明初曰仲善者領郡掾時有疑獄所逮甚衆衆冤之仲善取獄詞悉焚以身全活數百人人曰活人者子孫有封仲善後可占矣金氏富甲里中以為陰德之報云公祖曰萬全以厚德見推於月旦數賓於鄉飲酒禮父曰世安魁傑人也弛近不羈多歷天下名山水擬盤筴以致饒母査安人城北世家施德娠賢

氏孫龍誹且斤斤以靳妾媵內外斬如公性孝友少事父兄惟謹得其歡決甚父没析財產任兄弟分擇取其遺瘠於貧遂益光前烈父妾以誰濟誘訟搆諸子反覆遷延者六七年公以義自任曰必正我家法鳴於當道當道直公之義而屏其妾族黨皆懼之坐是稍父母壑十餘年遂持青烏子書求善地卜宅兆而窆之待伯兄察於蓍仲兄次於旅弟發乳穀肯不與聞其事凡費俱身任之不以錙銖芥蔕於弟兄

弟虎與公同乳生其念鞠哀甚篤弟性清修好黃白
術常輕舉遠遊戒家人毋通問候公開關數千里冀
一遇至泰山無跡遂賦招魂襯而還瘞之最弟婦汪
以栢舟誓遺女三長育之每嫁各遺金以侑奩餘業
兄氏欲公季子嗣公固辭曰無以爲也謹終汪氏未
亾人老公材明敏弱冠遊吳楚幽冀居貨時若猛獸
鷙鳥之發嘗誦白圭之言吾治生猶伊尹呂尙之謀
孫吳用兵商鞅行法嘆曰旨哉乃吉也願斯術以往

鄙貧之積可立致巴里之末業者得聞公語無不蓓
蓰其利歲日孔桑心計於無垠今後視矣用是起家
者數十輩公接人坦坦不爲珍域恒急人之難可援
其乏諾所深遊而不爲者公獨昔爲之至貢係累弗
恤衆得公一諾愈得黃金百曰昔有季布今有文明
云雅善文學士士之譽髦者無不厚遇之登師友以
誨其子築精舍於石人山家爲藏修之所精文備焉
嘗攀崖絕頂俯盼雲水傲然坐嘯曰呼我爲雲峰山

人足矣故因號雲峰性尤澹素無紈袴態費不妄一
錢至所當施雖傾囊折券不恡每謂人曰丈夫縱不
仕遊亦不可效兒女婀娜唧唧門戶內桑弧蓬矢有
事四方可也故令其家嗣遠賈恒身先之往年南入
辰州觸瘴得消渴疾時療時作今夏寓京口作而不
療矣竟卒嗚呼賈業末也惟義可永之利布衣微也
惟德可守之貴世之賈與布衣何限然生不齒鄉宛
不稱於友夫亦有自致者若公其賢矣乎語曰好肆

不守所長者不爲市公可謂長者已銘曰以義而殖
其殖也培以德而潛其潛也遲志曰亢宗思孝之崇
蓺曰仁里於族無圮垣虎若驂友比元季投漆似膠
更有營魄於斯云卯茹不可強爾室有懷茲既克諧
壽行一而銘銘非無徵孝幽以開開之永惕

祭莫嶺翁文

旻天降割晨光熹大星崩隕世式微嗟哉我翁國黃耇濟先朝露逢百罹追翁素履眞可愕位不稱才困尺蠖開歲不出鷄鳴徒道人夜振行枚柝翁緣秋與憶蓴鱸飄然長揖歸蒼梧當道廉翁不竊祿旌書滿路啼鶍鴂丈夫出處無鉅細相彼淺深爲揭厲若翁高蹈誠卷懷不數華亭傷鶴唳郞君繼志掇巍科唯知祿養白華歌嶺南鳴鐸未酧志成均時迷晝爲蛾

翁藏古心偕古貌義方偲偲過庭敎郞君道氣乎友察咸謂翁家具慈孝寧知翁性厭苦蒸首夏郞君甚縗絰一時相杵不聞舂執紼何須用桃茢令翁歸櫬過鄱陽京風颯颯隨征檣隹城已咫三尺土蚤遣郞君上玉堂吾歌楚些爲翁薦泪灑郞君情更胃翁歸冥漠無可蹤空梁惟有巢春燕

祭姜栁溪文 代徐東洲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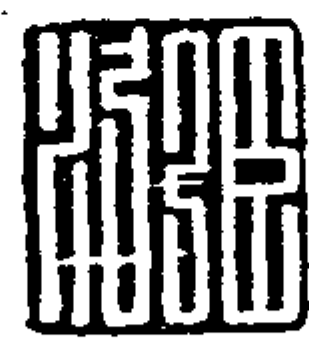
嗚呼乾坤寥廓氣不齊哲人逝邅兮祿命微嗟哉溪翁一時傑遠先朝露[illegible]羅[illegible]翁[illegible]應在肺腑周我忌兮恤我苦我生落魄如飄蓬翁能俾我無失怙家事翁說歌大東虞芮交爭恒質成翁能調停曲直理鼠牙雀角空自生顏淵陋巷原憲窶門衰祚薄憐伷僂惟翁弘濟我艱難危者已持仆者起憶昔仲姊歸翁時我正弱年頻相依姊恒念我難獨立相見淚涕

如春兼情意惓惓力未逮牽衣頓足徒嗟咤慇懃恤我來窮冬指點荊花同一派哀哉吾姊淑且柔侍君箕箒俱白頭溪翁素有伯鸞行吾姊舉案成好逑上嚴宗祏繼先志下啟本支宜百世家方二難兄弟賢揚雲四知清白裔翁才卓犖擴先業吾姊治內敬姜烈夙興夜寐無忝生二人同心心如結過庭詩禮教兒曹公甫文伯時退朝佳兒奪錦期有日諄諄誨爾不憚勞兼以蘭生三四人彬彬濟濟皆俊英惟翁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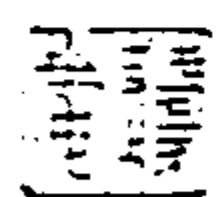
德巳日久故能發洩源流深有子若孫瑚璉器門閭
無恙願宜遂天胡奪翁與姊頻覈霜忽隕隹木墜不
半載兮俱云亡使我內屬裂肝腸哀翁夫婦相繼歿
滿堂哭踊皆盡傳古云七十古來稀況云夫婦兩兼
之念翁未已復自念我今頭髮俱成絲哀哉孰綈盡
一哭落日啼烏遶寒木森森孤子奮鵬程泉下焚遺
須瞑目氣氣莫報生前恩今來莫翁空踞陳姊翁不
衰舊日愛潰汗雖薄必我歆

先[illegible]清泉沙公集後序

[illegible]

所以藝林寶之若傳國之鼎彝物而已海內
縉紳之士每知其論而必歌詠傳流遠
文而後先傳流志之所至也傳流為
元子從官後多之日惟圖書為著也沙
公暨錄謂稱士官僚鄉以四方清和吏
子孫發其書以施之總鄉子孫流傳大
夫後昆孫之論前人而以致不可叔國
壽十而得一也今茲壽其能作郡吳至
以宣力於國推是德澤因教其世守錢
以友其姻族錢君之父晝夜而不遑也
惟學選也校讐三世付錢將百世矣獲
而存之不以其勤而存之為壽世物啟
錢君哉訂繕校帙以付前劂嗚呼其
肯止於劉氏之以寶其為壽之世實微
也夫
時
崇禎十年溧陽後學史音河南參政
前翰林院侍讀

跋

嗚呼此固高祖之遺編實先叅政綴錄之手澤也叅政自彭城解組蒐葺先世所藏書較訂是編集成而棄賓客維棟每讀是編不禁涕泗之橫集也禫祥甫除遂遘兵革竄踪郝落閒茲編幸不燬於燹後讐訂而梓之所以成　叅政未竟之志也不有作者孰為[illegible]大繼者孰為顯揚哉宗奕世載德接武而仕於朝者先後數十輩在叅政以前蓋莫顯於三侍御而耿介絕俗則高祖東沙公為尤著高祖甫入臺而奄奪祿位遠不及二公然其雄文直道三侍御畧同矣世亨公文采著一時無後乃不傳公奇公之後無興者文詞亦不少見惟我高祖簪紱相承至叅政彌顯遺書在笥百年今且壽諸梓然則高祖雖歿得叅政而名益彰繼志繼事豈不以人哉

順治十有六年夏五玄孫維棟敬拜手稽首以跋于末簡

同春堂遺稿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劉熠撰熠字元麗海鹽人嘉靖庚子舉人官至監察御史是集乃崇禎丁丑其曾孫江南布政司參政泓所編國朝順治中其元孫維棟始刻之韻語皆非所長古文亦不入格

太乙詩集五卷

〔明〕張鍊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三十年古部張氏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乙詩集五卷》提要

刻太乙張老先生詩集序

余令西越五載延接滋宏仁賢多藉由邇漸遴靡遇弗孚有古部庠員張杲者先諫垣太乙公嗣也公翩別墅僑西生以括祖來西余幸遇焉生秀雅而光嶠居略儕遊以令長椎余緣出所刻公詩集暨樂府以似余受而珍之政暇三復則見其意趣暢超風骨遒峻蓋武踵盛唐而律於宋人之理致者余心竊向慕之以給由入蘇兩度經郎又辱生館饋既瞻形勝復竊羨曰是古姫籙氏入百載長祥之發源

歟是我明太魁康太史奮翼之潛淵歟川波地靈奚鍾弗傑又奚疑張太乙之符孕也而況於輩出者且未艾乎既而生再至西知余有契迺以公詩刻屬余序且示川西孝廉王生所紀公晧蕃公爲康太史甥幼而能文

雅志於詩太史每與同館美陂王公見而擊節稱爲漢鄉樂天之儔云戊子公舉於鄉甲辰上春官第對
廷稱業擬首甲重充太史無何以取忌權相見抑筮授大行殊見當於桂洲夏相稱公文章氣

節當彷古人九大疑大議必與公參決夫一公也而兩相之見若左則遇乎嗣拜司冠諫垣彈劾不避竟以取忤外補僉憲楚西未幾而托意倦飛長志高蹈著述無慮數十卷茲刻詩者蓋一斑耳是不可無傳則何可以

無言或者曰茲公之緒餘耳蘊藉弗與焉歟知公者其如斯已乎余曰吁君不聞夫子之訓乎考先世德政者類準之禮樂而誦讀詩書以知人論世是曰尚友以余生丁也晚雖未獲晤公於當年然遺編有茲刻不謂

公之禮樂與詩書不可也余幸
見矣聞矣誦而讀矣即謂神交
左右而竊領謦欬豈妄語乎乃
若建明策樹公之鄉之官績有彤管
表正儀刑公之鄉評在月旦則
郡人士國家戶耳目之者而何
俟余言抑公雖然矣刻不俱往

有詩如公故宜有刻如此乃公
詩如此公遇胡以如彼余猶有
繹焉余曾見張生歲試藝矣嘉
其合舉子式而怪不早售也又
曾見生今器入泮執奚奇其有
乃先風而知未可量也然則竟
公未究之施而寡公未食之報

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噫方余
未有言重公詩者類皆知為公
惜而靡有知為公慶茲余既有
言允為公惜者未必不為公慶
而益以重生刻余是以不可無
言惟張生賢橋梓勉之余日望
之

旹
萬曆壬寅歲冬吉
賜進士第知西鄉縣事豫宛後
學通家晚生關廷訪頓首拜撰

太乙詩集

四言古詩

五言古詩

三

四

同寮對山滸川二舅氏楊南里先生來濱宅
觀瀾亭宴熊雲夢以臨清流而賦詩為韻得
詩字
春日從東明孝廉青橋王孫見過留飲
移居與張太微同里和答太微見贈之作
春日和答張太微輞川告兩兄寄之作
寓長安寄關外友人
張太微宅同劉西陂許以華姚南西覘江野
董陽谷宴集得翁字
戊戌同滌濱五兄下第五兄留京邸卒業等

西歸留別
京邸留別友人
滄州留別牛鈍齋時鈍齋遷邑平守
湖口阻風
喬三石薛南岡高坐寺招飲
觀音閣
燕子磯
翠屏山
江上答贈陳海樵二首
江陰王少府宅宴集

梁少府宅宴集
海上酬別黃粤松裔元
山中別陳處士
滄州贈宋道士守真
滾滾亭
宿金山寺
過七里灘
桃山道中二首
過黃石公祠
江東驛聞孤鴈

五嶺告雨寄休寧宋明府同年
都門送張鴻臚使越鴻臚水南學士弟
七夕同五兄朱射皮年兄宅送王吳雙還閩
中
雙溪雜興十首
京邸聞對山五舅訃音二首
南游留別邑中諸友
王吳雙環春亭同諸公宴集
郝西野都閫曹鹿村王吳雙二孝廉相送南
游

七言律詩

長門怨
深閨怨
相地
病起
送謝大叅赴東都
聞趙尋齋自關東量移旋簿
送陳羽人游崆峒謁存齋中丞
送章斗陽使君之睦州
送史平城以叅歸涿鹿
送李西山還朝

過中山處士
春日温嵩厓使君見過
和答康子閑子㷻二表弟
和答張復菴省丈
寄梁大川使君
寄朱明虹憲使
郭還一憲使卧病梁園因使寄答
長安旅寓感懷柬同游諸君共二首
花朝暴玉溪李徵川二使君宴集草堂并附
朝字

喜雨和答梅崔松方伯
除夕和答邑中諸友
古意

五言絶句

塔院鏡石
古意
明妃曲二首
從軍行二首
俠客二首
訪客遇雨不果出二首

侍對山舅觀瀾亭宴集三首
侍南川舅登西山疊翠樓二首
讀書石佛寺滿川舅數寄篇翰題二絶謝示
二首
隱者二首
宿草堂寺期静土寺老僧不至二首
春情二首
子夜春歌二首
子夜秋歌二首
買花

偶題
春溪
種稻
治稻
穫稻
種柳二首
雪裏尋梅
秋夕聞蛩
孤鴈
病起
惜春
偶題
騎牛槐堂再游雙溪之作二首
春日與槐堂過東園遇雨二首
江行夜泊二首
因韓羽士寄雲夢鄭逸人
宮詞十二首
諸陵四首
園中四時花木二十詠並序
添

寶意烟霞
太白晴空
鳳岡積雪
客山煙雨
驪山返照
東橋花柳
報本晨鍾
還山後再住石佛寺漫興十首
詠池中五色蓮花五首
紅蓮
白蓮
黃蓮
波斯並頭蓮
觀音座蓮
送陳少府之滇南

太乙詩集目錄終

四言古詩

古郃張鍊著

昊天六章五章章八句一章章九句寄在位

蕩蕩昊天冒我下土文祖則之億兆一覩萬方作君
各寧爾宇爾室既寧不忝謂父
離毋為嬰三凶在襁亡乳求甘卽濕予燥顚踬必觴
侵愚亦寶亂我籩豆忍毒于楚
亦子亡言父母會之兆民有憂公侯衛之俾民有憂
胡藉于侯俾民困窮嗟爾為公
為邦建侯天子所命豈弟君子庶幾有虔謂植其生
覆戕其性民可戕也天子之命不可方也

相彼飛鳥飫粒于田相彼游鱗嬉藻于淵民勞濟餒
職爾盍瘨心之憂矣赴訴昊天
貿于百朋誰不謀盈蓺于百畝願言實口摸之殖之
彼喪爾得取譬不遠爾亦有室

短歌行

大塊一粒群有並生龍蛇冬伏卉木春榮萬物咸復
無復惟泯泯之永視無逾期顧一日開口十日蹙眉
借曰無憂風雨間之醴醪在罍殽核在俎彼美孔皆
式歌式舞何如孜孜為貨作虜一壘奠與十人同心
他山攻玉黝泥範金之子好我無替爾音

善哉行

南山壘壘其下惟陶中有良士于焉逍遙朝挹泉流
夕烹澗毛飲之食之適意置意適豈狂貌癯非病
猛虎可群高山無競伐木載謳飯牛亦詠何人知心
絃樂弭性我性安土我命在天既遠趙孟寧忌如弦
胡榮弗辱胡德弗愆無譽無惡可以永年

我田六章一章章八句送張左華歸華山

我田有廬在渭之陽耕優而誦惟爾相將比蘭斯馨
麥礪為璋相宅無忝于康益光
我直承明君亦出宰義問相宜仁嵐兢宋茀路多岐

玉步寧改倏庸倏捐胡尤胡悔
渭水多魚華山叢桂心之懷矣及爾同逝九月醞萸
三日待禊西陵弗瞻東門出噎
東門有臺隮予望而亦既覯止我心則夷伐柯燔泉
刈茅縮醑四筵畢偕三世集茲
茲集實艱我爵未卒啟明在垣玉繩覆軌及火膏車
侯雞言發同星異域曷契弗闊
契闊出祖于河之洲爾歌我賡旅獻爾酬昔爾兩祖
一歲再求後期無愆見鴈來游

自昔四章一章章十句送麟軒劉明府還燕

自昔有邰尭年肇周嬴劉改度受令代侯我侯明明
畏邁前修後刑先禮綏壓易嚆壽民思有神侯建無求
有神輒感無求易足旣醉旣飽如金如玉何偏崇螢
徵幽罔燭敎育無類施褒從微[illegible]
聖王分職寄以爲民寬猛代濟[illegible]
繼寒以春成功去舊登俊卽新時時還無遲遲去秦
去秦之日民心實苦淒雨飄風侯歸何所烟郊東門
蒴松壯豎竭我闡瘞皇言出祖惟侯永念無忘斯字

五言古詩

雜詩 其一

黄昏啓深林遷射遠睨伺玄鳥巢房娃婦子同寢室
[illegible]形情乃安吾猜彼始忌君子心係伏大觀齊萬類
[illegible]臘闢痛傷侵惡與覆庇居吳不謂若遺荊豈云異
[illegible]歸吾仁何但忘花枝

其二

壯轅行適楚馬良道彌遠吹竽謁齊門信美豈情願
期至帝乃師意乖婦且遣天步悶艱危世途倚亭蹇
達人如天雲隨時以舒卷爲爾蔵吳心高節在遐眺

其三

百齡幾曛旭群生紛較讐變態何多欲厚亡緣廣求
吳越誰千祀張陳各一丘屯來孔畏匡泰往秦易周
纖天計功利君子愼德猷植節苟無頗窮貧安足尤

其四

跳蹙還跳蹙日月如轉轂人生寄斯世容從主人宿
當途雲出岫成功鳥過目奈何愚賢人馬牛同馳逐
萬鍾日貯廩百襲歲充木多欲徒累形流風在淸穆
願以君子心徊如小人腹

其五

其十四

江南採芙蓉芙蓉花欲歇江北拾蘭芷蘭芷猶未發
涉江江水深無人擊榜檝擊榜漸我衣導渚泥我襪
群龍亂洪濤津梁畏汨沒無如且還御西山弄明月

其十五

靈雨漸原隰群卉方茁萌谷風扇林莽桃李同敷榮
載馳冶游園晛睆聞倉庚倉庚在喬木百鳥相和鳴
感彼惬心賞白日忽西傾摽梅委蔓草楊花化流萍
北林鴃鶗至南陸鴻鴈征憭慄對搖落惻惻傷我情

其十六

攬衣候明發鷄鳴在高樹游輪赴前轍征夫懷往路
景馬及盟津臨流日欲暮無舟兼無梁蔓草夜多露
昔歡隔洲渚今悲莽茀顧含情竟誰陳循流赴漁父

其十七

浮雲起西北一瞬彌中天中天多飄風須臾幾變遷
蹁屏期不至墨蜧潛深淵群羊委赤澤饑鳥啼虛阡
白日已淪沒滄溟猶沸煎舉頭問眞宰此公亦茫然

其十八

鳳鳥何翩翩棲息高梧林下見冶遊子喈喈肆好音
遊子欣華羽等視丘樊禽左彈右攝丸見擬情何深

繁弦色不祥一舉倏千尋神物不受侮徒傷衆鳥心

其十九

燁燁階上槿鬱鬱階下栢槿華非不妍零落未終夕
栢葉自凜漠歲暮顏不易西風交東來朔雲互崔集
貞脆並天成氣類各有適同域不同榮君能無彼擇

其二十

東溟有狂客孤踪鮮匹儔翩翔島嶼間遠逐青鳥遊
青鳥契客心日夕結綢繆綢繆未終歲人情生隱誅
意渠同鴈鶩思將充殺羞客來鳥乃逝雲間聲呦呦
不惜幽盟絕詎知靈翼脩奈何忌形交中道成猜尤

其二十一

日暮登西山搔首望所思列岫礙崤函林篠互參差
東道豈云遠僕痛我馬疲夕聞鴻鴈鳴朝見浮雲馳
鴻鴈遺我音浮雲迷所之三歎遠游子不念別時期

其二十二

斷兕須干莫構廈豈樗櫟濟川乏巨舟中流見覆溺
為理棄髦俊何以供天職五人固不肖九官方奏績
奈何遠三五清濁失攸淑食祿咸世胄臨民徵白晳
牧人反見嗤望宇貽以戚無惑自生民萬古一昏溺

會景園四時即事八首

其一

谷風從東來習習開宿霧莖虫弄好音喈喈轉芳樹
吾亦念吾儕佳辰期良晤三徑開不遲二仲來非暮
入林鬱英明布榻群簪聚放歌際流雲起舞偕旅鷺
沉酣欲避觴花間晒相遇携手復同行清溪引閑步

其二

僻性偏種藝薄紀微群芳荷畚自淼里分叢來涯陽
續芬弱四序盧色隨五方交柯罕凋悴匹禽無凄傷
趨書迓遠朋匊醑開北堂枚馬豈虛簡嵇阮各盡觴
脩萼騎斑皤健蕤行徜徉非敢忘人禮隨時惜景光

其三

斂廬遠市門懸車茁如棉集禊鮮塵纓結轍滿芳草
有客餽新漿呼童召鄰皓擊石驚雀巢浮杯濫魚藻
南風肩林薄穆然灑懷抱散棖入幽深連茵話情好
情好永無斁來茲羅遊討

其四

種桃依岩竇種李環京坻結實都無言其下俱成谿
芳亭構其中廣蔭交蔓蔓亭除丁抱瓮亭背童飯瓶
我渴汲寒泉我饑蒸新蔡我慵聊倏憩一寐午日酉
蛙蜩遞鳴噪喋蟻安能迷遞窟言語婦子及爾成深契

其五

流光迅奔駛日月皆及申山川會雲物吾生實茲辰
朱陝匪異域出牧爲嘉賓旨酒沽鳳堅多魚來龍津
涼風吹絺衣與白呼蒼旻南陽輕委紹合精寸葉新
流水不返泉逝革期回輪賢著矜其名愚者親其身
寄謝當途子但㴱實吾倫

其六

涉露出楓英岸祭禝祥灌木已黃落客鳥紛南翔
獨坐悒無侶路觀經石梁漁人具筐筥餽我鱸與鰡
我釜適有黍我缶適有漿烹炊釀並佳酌言及魚嘗
滿腹逾天廚耘然坐相忘誰謂此宇外更有無何鄉

其七

新松齊四墉修竹斂雙牖梅英暮始芳虛中坐濯叟
二芳淡相依久予爲四友節槩令不孤馨香夙堪偶
北風天同雲川散瓊玖握果易一倚代枯蟠斯肖
微毀續綴飯顧怡志無卻卉木冬不妍人生老成醜
其保歲寒心凋悴後蒲柳

其八

曷聚出東門河水方流澌颯風捲回袂入門婿所私
所私匪異人爲婦雛犬媳㓜婢斷熏非語婦京雛雎

軼戎番並陸梁揚越方湛溢寰宇紛多青洪濟豈當
術廟勝須高賢少傅有初席

日暮游西山

老年無外事坐臥圖書間偶憶君居上望雲游西山
山空萬籟寂幽人方閉關青溪無適入岩峻無力攀
徘徊日將暮復遵流水還

富春山夜泊

冥冥浮遠洞微月主長林天空鳥鵲遊夜靜魚龍吟
反顧越山高前望吳江深江干有綺居　王事難尋
尋臨風思故態欲以投吾簪懸弧游四方何如此陸
沉無論勳與賢並愧任漁心

己卯除夕

張羅致雙禽春黍醞一石烹酌薦　先靈發香奠菜
格微物何足多所貴身耕穫　老者奉觴守壯者列綴
陌餘福飽婦子夜深燈火息和氣臥前楹安知帝有
力
微生無百歲百歲已草草少年苦貧病中年涉遠道
歸來始息肩蓬門跡如掃朝遠不顧名市遠不願寶
但願來歲容常如今夕好

雪

初雪纔壓塊再雪沒阡陌凌晨益彌漫終食已盈尺今
見僖卜豐年二陽見三白出宮未七載望田饒四石
兩宮無賜金五嶽有游客單馬不擇貧鷄黍倚耕穫
春事指歲星戒備曆衆象倘不誣晴晨荷天澤

贈張卿

知君抱奇節見我惜顏年有酒酹我飲有詩娛我懷
床頭置道書引我觀內篇萬古此骸骨其誰能變遷
亦知三物貴多爲六欲牽廢者神之基昏乃臭所禪
東南以類從津梁在氣專至樂如須臾時聊且餌紅鉛
積歲體還陽胡惟痾疢消三山倘未達底代爲猶賢

谷中行

十里度一水百里過一山山水本清曠乃在道路間
善官多白髮長途無紅顏但聞離歌悲不見游輪還
羨彼山上雲英英常自閑

旅況

季春寡儔侶塊處無歡榮出門欲何之僕夫悼遠征
車輪摧羊腸誰謂周道平城門見譏呵關舍誰將迎
朝廷有肺腑公卿非前盟策謀未見收口實身自營
悕悕歲云暮霏霏霜露零勞勞竟何益脈脈計歸程

期客不至

出門遲所歡入門日將暮階下蟲漸多雲間月已素
披叢設芳醑常日談客處斯人黃赤流來從西南路
符佩自齊衆顏形尚童孺千里勞夢思今夕擬良晤
孤雲如羽衣飄風想虛步四山盡沉冥蒼蒼倚庭樹

田家詞

四郊春雨足行潦交流泉遲明呼雙犢適彼山下田
偶耕徧南畝旅耘竟東阡父勑子愼苗婦邀姑比肩
節力甜憩場木懷餉窺突烟唧唧苗間雀隨人鳴且顚
搖搖廬中犬道旧相後先歸來各入室籍茅枕塊眠
四體雖云勞中心無憂煎

秋日居佛寺雜詠

其一

擾擾塵劫中種種皆苦趣悠然懷舊游祐公梗禪處
杖藜聊復過楓林日欲暮貝闍入金風蟬枝泛白露
孤月靜諸天一葉下雙樹撫景無染著逢心頓能悟

其二

世事如浮雲人情一飄瓦此際無解脫豈是達生者
吾欲遠物役久結遠公社何必五千人兀坐道林下
躭幽乃性眞得趣豈天假雖鮮菩提心蹤跡亦瀟灑

其三

開門見南山山光在林際日出曉霞明雨過秋容霽
龍岩飛瀑泉樵翁殺松檜世傳鍾離將投戈從此逝
中隔一澗幽不返人間世對此感夙尚彌多塵外意

其四

明發懷逸侶日夕期不來數出給孤園頻登雨花臺
南望宿犬至東林山僧回飛鳥如霓裳遠浦帆遲徊
斷雲見新月零露沾古苔冥冥楓門幽夜深啼鳥哀

其五

金華赤松子皇鄉安期生牧羊恥偕侶賣藥誰知名
不受祖龍召甘與孺子盟精誠自相感富貴安足營
至道存微密還丹豈外營奈何徐生輩入海求蓬瀛

慰客閒詠

其一

灼灼園中花蔓蔓路傍草春風方敷榮秋霜已枯槁
萬類總蜉蝣百齡幾昏曉太上寧獨存立德貴及早

其二

白玉隱拳石刋磨成圭璋黃金付烈焰鍛煉益輝光
尚霍跡易明屈胃情徒傷世途有夷險君子優其常
明德苟無頗巧舌空如簧

其三

童子茶葉生虫禾生耳

行路難

貯身何必金作屋載行何必黍金轂終朝適口與盤
盂何必三牲萬鍾粟丈夫要有商賢志舟楫鹽梅分
內事一日金貂集鳳池也應回首鷄窗思明主願治
簡賢良徵君為君籌策長土宇憑君謐兆億憑君康
邊疆那能靖側陋誰堪揚回天轉日見君力前[illegible]後

虎寅為强五百年來聖王出經綸佐命須才術天生
我才非等閑太倉君祿粟萬人裒千載竹帛四海望豈
在轟轟富貴瑣瑣恩怨間

慈恩寺

美媛陵南漆縣西左有環虬右伏星漆水如衿渭如
帶終南太白居坤兌萬古佳氣鬱葱葱二河山此
正中周秦堂奧漢天府每到菲季生眞龍王氣欲大
湯花終晉陽義旗西復東當有二十一葉歷數至慈
使乙十二域氛祲空往日懸弧五雲處即從勝地開
清宮慶善宮成慈魂寐後王陵作慈恩寺要假佛力
答劬勞直以家堂充布施塔廟報恩兼繹功不為懸

燈藏舍利繪古今賢聖壽容碣殘稍辨威神字楓林
憔悴辭門幽門外恒河日夜流欲覓山僧問前事一
行鳧鴈起汀洲

張公洞

無家老果可帝弼委棄金紫躭道術玉虛宮前受寶
籙陽羨山中開石室炎帝驅遣五丁奮千山聚神萬
聖叱巨靈擘聲厚坤裂眞宮到來山兒逸空冥豈須
跡鑿功洪濛判後成窟宅石髓半為駐顏容半寫懸
岩肖形質金幢玉節紛㶁鄉熊虎妖蛟狀非一我來

乞靈無所控臥拂琅玕枕瑤瑟夢入別洞稱洞天老
人引手吾屈膝飼我殽核非世味二卣神漿三桃實
使我秘訣非世文軒皇九鼎圖一帙自哭自歡甘如
蜜誦之誦之精魂佚大聰聽來適七日扁鵲歸在不
且從

鬱都崗

鬱都山從西極來龍騰虎躍何崔嵬東下斗山落平
臺六堪連山田蕩蕩闢田仙人來鬱都君夜役魍魎晝
不閑一夕風雷忽杳冥百鬼大廈闢巨扃山出烏雲
繞黑霧四方驚拱走椎五三十六宮集髙眞二十四

司象刑獄爐烟結蓋儼稱臨電火凝階恍幽燭火餘
香物虬蟠形龍偃長松雀鶴鳴留侯臥處夕陽歛胡
貫吟邊春草生鹿林豹窟尋仙跡洞草岩花帶客情
松情仙跡兩悠悠遠峽長江無盡頭雲軿出谷天風
送羽衣還山靈雨收回看來處楓蘿暗惟聽流泉萬
壑幽

春日劉禮庵太守拜將臺招飲

漢南太守風雅人坐消漢水煮茗民日暇徵歌載琴
瑟共眺城南花鳥春城南春色開堰上烟霞曙寂寞
對江千漢將登壇處江石齒齒水瀰瀰江鴻西逝太
東拔虞人說紅羅千錢猶似當年拜將時雨雲譚笑
山虹見殘斜口夕陽下唐陂傷心對尊酒王孫去後
蘭芷芳廢壘猶存狐狸穴浣女橫頭坐工嬌耕夫臺
下拾刀斗拜將臺未央宮成處敗處俱飛塵遊獵場
姓今安在赤帝炎圖豈再隆炎精銷歇餘塵埃晚風
赤歌心已衰相逢有酒不盡醉別後王山空自愁
君莫問興亡事祇看城南拜將臺

春日香山寺林宗師留宿

春泉淅瀝山窈窕白石青苔翳叢條泉山皆畢此山
草刹寺當中枚雲門門前童子把經卷傳語客來戲

堂殿堂上焚香掃落花宗師出室具袈裟長者面目
如舊識子等語言省思繹達來數坐仰威儀似曾入
戒說根德東西心印昧覺音談柄倚禪住景流白雲
假宿蓮花社明月流入木葉衾梵磬半斷水嶺曉起
步危廊意悄悄　帝里鬧鬧一日中蘭若世味諸天
春苔枝錫杖共山行二日香山四大雖交淡相榮樂
惆悵誰謂僧伽無世情回首南匡掛飛煉團思道芸
十年夢

己丑正月十五日同蓟都七選士從康十一曷
省郎劉仁憲副游盤山夜宿中盤晚登上盤圖

恭欣說奇勝歸途賦長句紀事

三條名山中條奇界畫奏晉環海渭東抵蒲門更皆突天無雲虹堆流璃仰觀首尾纔咫尺下與扶桑通今是吾舅司農劉執法此山之陽司分司司中元夜架燈火邀我入山尋藝師下盤纔過中盤宿曉登上盤彈指天乘衆中屬我與劉對白髮攜手敢爲紅霞覆亭獨雈吳青童採奮雙王瞻初扳一局雅興適不竟少長齊力絡繹生勁指陸生心周天大較先天莫老衲懷機不敢言得處破顔失處顔柢首兀兀昆冥冥唯雄雄未判愁日夕不分放奮甘猴休依舊降空蹈到下方山僧掃雪復炊梁環坐蒲團俟息深輸贏欣

危石山下雨雪山上晴巾拂光彌履恭白共逐流泉慞俱茫茫

辛未除夕示座中親友子姪

緋衣破舞絳唇歌翠眉行酒顏半酡東風習習入庭戶未歲無餘子夜過排肩屈指座中客各計流年幾今夕但見經文戲龍虎誰聞蒲柳嗇金石石且裂金亦銷青山黃土皆英豪彭殤短數已定說憂行樂隨吾曹三十年前香山內十年燕喜十年憊向後十年漸凋零一社九人惟我在莫言往事且留歡銀釭倒盡鸝鶊寒雞唱送歸明發王仍携彩勝賀又千安

郢中吟

三年通一經五年獻一策銀臺未拜官金市猶爲客金市東連長樂門門前車馬如雲屯山東六部上歲計關內諸王朝至尊至尊無爲端冕旒勾陳羽衛羅弓矛紅旗杖引要荒客白鹿幣薦大小球章句小儒爲將相椎埋建兒封公侯分符授節如流水三造秦明再使履手書十事蝸頭上口奏一熟爐烟裡東鄰議德語不同北門懷刺心復恥北門檀出湖南行高歌白雪過郢城浮雲蔽日豈復返臨風長嘯大夢醒醒來回首望愚谷桂樹蒼蒼溪水綠種玉燒金皆可爲何須更守荊山哭

夢回錄上五兄

二人見背諸昆逝骨肉惟存兄與弟同過六十間三齡兄臂偏仁弟足曳曉月流光日下坡急川赴海無回波總饒歡宴不隔夕來日苦少去日多不須更起明光草不須更上長安道雖然四海兄弟多無如草堂兄弟好夜夢扶親上草堂弟前趨兄後隨嘗從出門長歎恨獨立崇陰數鷹行

夢子卿祠拜序

吾邑北鄙有蘓坊者乃蘓氏故里也其處濱漆水舊有子卿祠成化間秋水泛溢堂宇傾蕩塑像飄泊入水土人協力出之容範衣履無損即近地香山尼寺仆佛像佇之歲久為游僧道逆旅汚塗穢籍矣予為童子時嬉遊其中至今概之萬曆辛未予為大中丞翁泉董公述其狀公曰蘓子生爲漢士殁為正神既表宣先賢詎可以尼寺褻之哉乃徼縣司別為建祠遷予有田墅在西原大道傍乃即其地構堂四楹肖貌於內題其堂曰漢蘓子卿祠父屬予為文以紀歲月因為長句詠歎其事云

邦典客忠貞民裡尚妖厲士女化巫風乾坤消正氣吾撰皆稱聖諸天皆謂王龜龕有祠宇仁賢無蒸嘗子卿義烈膽絕域一生萬死不為德節旄落盡黑髮歸來纔授典屬國千年簪紱失丘陵一夜冊青空歎息隋唐廟貌委滄洲蘭若焚香依比丘鼯鼠穿垣紅雨入鴟鴞落天黃塵汚我自童蒙慕蘓子衣冠異世生同里幾到香山心不平掃拂門墻飾衿履中丞到來仰遺容東林移向西園裡四楹齋扉十日成居花的的照識荊門前周道連芳草裡南山對赤坑春來百祀牲醪過不及郊原俎豆馨

送郭德成入慶陽訪李春野别駕並序

洛陽春野李子大父翁昔為吾邑少府以春野父翁從官長而無子乞靈姜嫄聖母祠隱君僞人夜夢老嫗衣貌類姜嫄者手授一子覺而有娠實生春野日月不居別去向三紀矣辛酉春春野以慶陽別駕特遣紀綱造郭敬亭姜嫄于吾鄉德盛氏隱君莫逆交也為予數稱奇秘予因適春野館見其情神朗藉爾宇弘深真非偶然者郭子期以暮秋將與俱行訪春野於慶邸予為長句送之兼以紀異寄春野云

花下草堂平旦開戶外傳呼上客來客來何鄉去何里慶陽別駕洛陽才洛陽才子李少府昔佐郃封治行苦生子長大未生孫相與稷原禱聖母聖母開聖且神萬年血食漆水濱恭此明禋形入夢分明手授王麒麟麒麟隨地異風骨八開一瞬三十七誰謂成名止入秦報享聖母酬陰陽氣扇帝門北郭生昔與李父齊令名如今又遇郎君去三世門墻汝並登

淮海吟寄張鳳原年兄

我愧三秦傑君實淮海英憶昔相逢杏園裡一日並馳四海名海上同舟夙雙節歸來共樸樸承明天山

聖主重元元大廷對策先時務

月川吟贈顏二

蟾蜍出滄海天宇澄清光下映南川水浩氣同[illegible]泛
擴空寶鑑通霄詩挹地靈錦千里長白榆花桂浮出
天桂花露雲濕衣裳潛蛟驚聽洗耆數洞簫倚歌
月當泥淳不為泪浮雲穿見妨形孩汎月渾相忘

送客還蜀

昔夜池鵝花今夕秋風至部東有遊子返秋動歸思
遊子思歸苦別親高堂來去彩衣新交時棧閣雲巖
木去處巴江鹿食頻江上幽棲好著書會送揚億臣
相如莫嫌茅屋蓬蒿滿他日還停駟馬車

五言排律

春日直省東省中諸君子

縹緲九重城旂常切太清晝樓窺鳳舦王燭隔花明
閶闔通中禁威儀肅夷行絳霄氣欲散黃道日初常
象娓陳王政簫韶識　帝情百司登俊彦同日拜
恩榮

其二

芸閣開華省清虛集近臣圖書燃桂燭戶牖入樞宸
冊府聰先達從龍力易陳倩璫犖翰墨侯伏答絲綸
閬下模遲久　迂前獻納頻寄言同被客他日是爲
鄰

其三

隱約開筐吹依稀望冕旒朱衣排燕頷白簡立螭頭
龍袞榮三接殊方薦二球殷宗欣浮相韋胄讓爲侯
欲補天無缺懷宣化已流杞人情自苦何地敢忘憂

其四

秘室搒章去明堂相禮歸廣除鳥影合遠署珮穀微
靈雨千門靜朝陽萬象輝禁泥初易馬宮露尚沾衣
不夜鈴青鎖兼春藝紫薇賦詩聊展悶安敢憐聽依
漢南餞雲江愿使相招同漸無野太守華滄言

五言律詩一百五十一首　吉郡張鐐著

春日遊鴻禧觀二首

千日鴻禧觀當年慶壽宮壺面餘寸草萬葉入春風
珠樹花仍發龍池水未空乞靈勝社稷仰止意無窮

其二

北極迎祥館南薰習道場舊門依翟木竹杖倚驂鑣
爐氣深齋滿花香別院多洞天三十處無處不笙歌

田家留客

遠山不可到岐路起孤村黄犬解迎客桃花適映門
呼兒看僕馬挽婦飲雞豚會有東園叟招來佐酒尊

能雲夢侍御自奉天訪予舅甥時予讀書石佛寺對山漳川兩舅氏走使邀晤歸途口占奉答兩舅兼呈雲夢

有客辭芳署探奇入上郊欲陪鹿塵去況被雀書催
茅屋留僧守楓林信馬回到家乘夜雪先試兎園才

同康對山漳川二舅氏楊南里先生滄濱兄觀瀾亭宴熊雲夢以臨清流而賦詩為韻得詩字

滸上揮軒從林間貰酒巵翠眉行鬭草黄髮坐題詩
礙石探魚穴觀蓮集鴈陂賓從與花月不道習家池

春日伏泉明孝廉青齋王孫見過留飲

戶外開車轄廚中具酒巵芳亭留客處暮雨落花時
玉版開園賦銀塘春草詩從兹知巷陌興到以為期

移居與張太微同里和答太微見贈之作

直喜鄭君舍移居得此廬過從忘日夜坐臥有琴書
細雨紅葵潤南風翠蔓疎感君贈佳句昨夜夢雙魚

春日和答張太微𨍭川苦雨見寄之作

霖雨幾時晴寒衣春未更不眠防屋漏徙倚聽簷鳴
塞鴈愁邊度江村夢裡行鄰家餽斗酒遙對玉山傾

寓長安寄關外友人

避近知情性追陪見肺肝同舟浮渭水共襆客長安
鄭縣一分手秦樓獨倚闌後期逝不至冉冉歲將殘

張太微宅同劉西陂許少華姚帝西倪江野董陽谷宴集得看字

未盡龍山興僉公歲又闌端居懷所好一夕達長安
竹徑攜琴入梅溪冒雪看七人同意調無日不招歡

戊戌同滄濱五兄下第五兄居京邸卒業予西歸留別

有底傷心極天涯弟別兄雲霄俱失路去住若為情
古寺無人到春郊有鴈鳴感時休憶我孤客易沾纓

京邸留別友人

御苑春風煖無楊落日斜青尊愁別汝緑袖喜還家
呉會鶯花滿函關道路賒相思應有夢夜夜到京華

滄州留別牛鋕齋時鋕齋遷昌平守

君又飛騰去予還後晩游幽燕迎五馬滄海下孤舟
岐路難爲別春風易得愁遥知他日夢南北到滄州

湖口阻風

湖水易生波蘭風入夏多扁舟林邊次沽客雜經過
潜近喧鷗鷺陂長暗芰荷夜深愁不寐處處起漁歌

喬三石薛南岡高坐寺招飲

上刹俯華遊心期靜處偏鳴絲驚白鴈玄酒映青蓮
四座虛空住千燈晝日懸海公陪杖屨何必問棲禪

觀音閣

南屋懸峻閣上士集高空水陸香花異僧凡拜禮同
金輪回斗柄寶座俯江蓬苦難如相救歸帆借便風

燕子磯

萬里澄江水何年杷釣磯洪屋叢樹合樓、沂片帆歸
風月無今古人家有是非欲投仙館宿雲氣暗柴扉

翠屏山

朝游紅壁寺暮上翠屏山桂杖探金穴牽藤度石關

幽人白羽扇仙子緑雲鬟到處留絲黍無心出世門

江上答贈陳海樵二首

四海尋知已三江喜見君雲鴻思避繳天馬壯隨群
上世俦吳罕平生鮑謝文高才宜自惜交結莫紛紛

其二

同是飄征客相將汗漫遊風塵雙寶劍天地一扁舟
笑我纏空橐憐君筆已投半生俱不遇蹤跡過滄州

江陰王少府宅宴集

淸上同遊者惟君分最深夢魂當渤澥舟楫忽江陰
粉圃青精飯松窗緑綺琴我歌君欲和並見故人心

梁少府宅宴集

金勒王華驄當年恨莫從今過搜粟尉始識監門風
劇飲情無極高歌調頗同人生離合苦別又匆匆

海上酬別黃粤松省元

倉魚忽不愜弾鋏欲何之海上浮槎處秋風三丈時
吳姬白紵舞越女竹枝詞莫道明朝別[illegible]

山中別陳處士

昨日歌同澤今宵愴別筵山中題石罷池上把杯旋
我夢毘陵道終耕陽羨田憑君問消息歸為買漁船

滄州贈宋道士守眞

今古文名然歸連義並深窮年事探討應會昔人心

其四

琴瑟諸生館松篁處士家題烏招白杜集据看黃花
歌斷雲猶住杯空玉自斜坐憐清境裏無地著塵華

容散

容散拂尊罍畫扉畫不開呼兒驅雀去語嫗杞參采
花氣薰朱箔墻陰下綠苔酣眠送長日無夢到蓬萊

金臺觀

不為依陳寶浮雲自往來三峰留玉洞一杖下金臺
海嶽歸何處君王名不回無生本無地人世漫排徊

太上懷

峭壁無藤蔓深宮曲竇環水浮花出洞雲逐鳥還山
向麈招馴鹿青衣啓閉關前溪有歸路渺渺望人間

馬嵬北山寺

清師海會場初地卽黃岡檜樹中庭綠蓮花別沼香
地偏原寂寞洞古益清涼無語酬支許瞻回到夕陽

過耿氏北林

我有漁耕侶深居水木間樊垣依北渚屛障卽南山
避鵠庭喧雀窺魚沼聚鷗茅簷載筆札呼酒夜忘還

再過北林

自昏東溪上尋源到北林携尊隨侯犬策杖散樵[illegible]
映水花光薄浮階竹霧深無心禪梁甫興極又成吟

同牛槐堂再過耿氏園亭

曲逕雙洲入危橋一木通重招題竹客再訪灌園翁
以懸下飛鳥流觴飲落虹機雲在良晤高調實相同

張少參入東都見過

山扉入高蓋茅屋對青燈今夕一尊酒明朝千里行
更闌從僕卧話洽忘雞鳴試看雙溪水何如去住情

早朝

旭日開三殿春雲覆五城鑾戎隨玉集岳牧和山鳴

命使分天仗徵賢列御屏小臣懷諫草欲奏尚屛營

俠客

殿陛期門上原陵結伴游赴危飛紫燕買醉解吳鈎
呼侶鬪三市當關咤五侯心中懷片諾親在未能酬

村居二首

門出放柴關居光香鳥問杖隨流水去心與白雲閑
野火斷樵徑溪風落釣綸重居委蘿蔓未許世人攀

其二

雨後峰巒近籬邊水竹分虛徐當夕吹緩步送餘曛
谷鄕林刊木泥香淵斷片丘中非不寘塵鹿動為群

水亭

一徑沿溪入漁臺構屋深環泉澄虛碧客大翁芳陰
蝴蝶驚雲雁無數集水禽坐來崖幽晚聞梵磬東林

東園即事

滿苑樓遲者簇中淡蕩人稍奚供釀酒雖薄代無絃
莊尚甝詩僻家因好客貧市門豈又寧吾但任吾眞

昭君怨

萬里愛交河琵琶恨多胡風催玉貌邊月冷宮羅
五戍烽烟起三城驛使過傳言漢天子自頃尚橫戈

春思

檻外百花香樓頭日正長落梅催玉管無柳拂銀床
並語鶯還木雙飛燕遶梁相思欲有贈竟日不成章

九日客至

落日下簾鉤幽人獨倚樓冊楓迷望眼鴻雁助悲秋
三徑枯原亮十年憶子猷黃花初爛熳與汝共淹留

春陰

芳歲綠滋潰欣逢物候新六旬渾滯雨三月不知春
枕上詩無賴花間酒漫醇經時忘櫛沐蟲損白綸巾

村居二首

斗室戴孤岑楓門夕照沉鳥隨雲入岫犬逐客投林

白谷回風峭紅溪過雨深抱琴誰與奏山水爾知音

其二

新畬臨水澤漁父即農家禾吟閒場圃簷阿繫釣槎
留賓惟薺韭晤語盡桑麻何處尋芳去門前是若耶

感懷二首

徘徊千古事荏苒半生過竊祿無何暮紅霞變已多
日營甘草澤手著遁岩阿一[illegible]且歌

其二

隨人終碌碌高舉即欣然無補乾坤事空長草木年
風雲輸後進禮樂讓前賢獨抱布衣氣南窓日晏眠

獨酌二首

久約人何在豪吟興未孤花間聊進酒門外罷吹竽
衰白今如此神仙定有無吾生貴適志底事抱區區

其二

振古才難盡何卿路不岐且須今夕醉莫遣後人嗤
鍊藥童爲侶題詩婦贊奇請看庭樹鳥不從向南枝

送張生入漢

卷書辭北墅荷蕢入西鄉雨雪江天莫泥途棧閣長
健弧防虎豹老馬識津梁春近南山道應逢桂樹芳

送譚少卿憲使還蜀

冬日唐新洲年兄入蜀見過

霜天正高卧夢中聞客來披衣開板屋把手立蒼苔病已無他事家貧有舊醅一尊談往昔後騎莫相催

村居期蔡子言不至

地避行人斷川長落日遲小山開綠桂流水歇朱絲乍雨憂藜杖浮雲想接籬廚中具雞黍知與故人期

春日張欽渠少恭見過

太白樓霞客文昌載筆臣十年江口別一醉武昌春駐馬馴場藿回旋倚釣綸草梗身自藝未管李膺賓

因關東使寄孫肯堂

問訊袁梁使知君未入關文章揮白簡道路損朱顏忽負山中約應從浙上還正憐尊有酒抱病得餘閑

春游二首

謝客行歸舍含貞春復上臺展從紅樹集車載紫雲來野興鶯聲轉浮生鴈幾回草堂供晚暮無日廢啣杯

其二

昨夜新醅熟今年春事遲相攜[illegible]杏園期醉後考槃石歸途倒接籬[illegible]雲散微月[illegible]

憶石佛寺

從游帝里稀役到仙宮古憶梅邊叟[illegible]

白雲樓上刹玄宿戀高楓獨負西齋約蓮花幾度紅

紫騮馬

蹀躞紫騮馬雕披白玉鞍赴危千里去賭勝萬人看顧影天山曉嘶風瀚海寒功成仍奏喜一騎達長安

傷田鍊師

幾日青溪上柴扉候汝開已隨流水逝猶望馭風來寶籙吾廬載霓裳何處埋亭前雲樹色失侶夜鳴哀

漫興

濁酒足禁愁郊原得浪游身仍歸白社夢亦戀滄洲多繞終難結魚竿可更投餘生齊木石無慶亦何憂

同王明府諸客許中丞宅宴集

桂館憶同游星分向十秋豈期浮海客還對酉山樓月出蘿陰薄螢吟竹徑幽笙歌兼翰墨何處著離愁

同諸客許中丞宅夜集

仲夏暑初烈南園夜始涼主人乘霽景留客坐雲房酒注郫筒綠詩題萱草香佇看明月上校馬報新章

何中丞宅宴集

笑我無長策憐君有少容薄游開錦帳一飯薦駝峰池館游多豫觀銓問不窮過逢隨意與不爲借長風

寄叙州守周吳峰年兄

岷江上觀風五馬榮奕法久揚會郡詩卷謝宣城
下邑潢池靜春田錦雉鳴似聞宣室召未快一摳迎

戊午除夕

童顏如昨日白髮忽盈顚絲管消長歲烟霞養壯圖
閒情抬羽客餘論着潛夫社稷夔龍在蒼生付爾徒

寄贈吉鯤渚年凡二首

不分長沙去歸來白髮生附書辭絳灌投傳事漁耕
白雪千年調青山萬古情高懷遺跖屋仍此伴初平

其二

少日慕尊侶中年兒女親幽棲同杖節江漢共逆浮

北塢停高盖西山栢隱倫海鷗將野雀無事更驚神

雨至

雲山邀落日風雨下平原雨浣花間榻風開竹下門
栖雞愁檻濕聚雀噪庭昏寒寐歸廬早良宵獨寤言

種竹

小院叢芳滿深情屬此君琅玕霜後見蕭瑟夜中聞
壯節凌芸閣濃陰集鳥群諸賢高會處無間入塵氛

高瀨泉年兄有約泛涓余以他晤不果赴悵然

有懷

門外草芊芊風花媚遠天西方人獨去南浦月空圓

吊古經鄱塢觀漁亂涓川蕭遊誤高會回首意茫然

日夕劉明府自安邊還詩以送之

映水月如弦城闉起暮烟東橋仙醞熟北地使車旋
列炬驚魚鳥迎塵竭市廛人情與物色今夕驗仁賢

送謝與槐文宗東歸

幾日南中去栖栖又北轅山川猶有待桃李已無言
夜雨經槐里晨鐘度漆原心知雲路杳還肯款柴門

送劉體菴憲使赴甘涼

錦幰黑貂裘雲程及暮秋揮符辭漢郡仗節赴涼州
棧閣留新詠郤原別舊游野人情漫極定遠欲封侯

春朝喜雨

灌木聞風至孤雲載雨來長川回燕雀深院沒莓苔
省稼沾衣出移花引溜栽喜心無了極一詠一啣杯

錦瑟

錦瑟繁朱絃銀屏倚玉枝前楹白紵舞後夜早鄉詞
池草承鴛步簷花拂翠眉洞房簾幕暖月上漏遲遲

雪夜有感

楚塞風塵暮周原歲月深百年懷十事萬感付孤琴
雪裡衾安臥溪邊莊鳥吟不知車馬客何事亦相尋

長至

七言律詩九十八首　古郇張鎮著

北溪即事

十載棲游水北村每從客徑訪仙源千章灌水園蘭
若百道飛泉蔽居門香稻熟時鴻鴈下漁舟過處白
鷗喧㝠中應謂常閑寂自結王劉事亦繁

青溪招飲

山或晴虹下雨收花間啼鳥正相求鼓萌出水嬪墻
煖蘭筍生香小閣幽接舍冊臺分漏令同田瓜圃邵
平侯浮雲過去休回首共集青溪泛白鷗

三山道士

三山道士五陵豪煉就還丹脫寶刀洞口種桃春色
好峰頭吹笛月輪高閑騎白兔鳴雙杵恥謁黃公問
六韜何物五行能禁管人間天上恣游遨

溪邊雨霽

辰起不櫛亦不襪杖藜扶我溪邊行灘頭墮岸水新
漲雨脚過山天半明綠野耕夫自有適滄浪漁者非
無情歲時伏臘不出里惟恐縣官知姓名

閑居二

山鷄塞馬競紛紛不出青溪總不聞抱甕日陪添苑
吏京縈夜酌華陽君岩開秘室閑燒藥師授陰符僭

著文池上浮鷗休見訝荷衣與汝正為群

過盡寒鴉日欲晡林陰嵐靄失層蘇前溪水冷魚沉
藻背嶺風高鴈墮蘆小洞閑園存晚計筐床曲几伴
潛夫此生倘類鴟夷子何必兵舟過五湖

水亭夜坐感懷

客散東湖酒罷傾西山風雨入簷楹寒潭夜黑蛟龍
鬪喬木秋深鸛鶴鳴晉國多賢遺介子漢家無事老
更生幽蘭芳芷年年綠取佩哀吟澤畔行

長安元夜

燒殘桂火續蘭膏換上輕衫卸錦袍大盎沽來三市

酒傾城嘯到十陵豪杯傳楚玉催詩草帕覆吳綾射
侗刀醉後不知身在處芙蓉帳煖畫樓高

送劉雨山郡博還金陵

左思詞賦右軍書公幹才華我不如西岳相逢綜纑
綣東陵送別即踟蹰驌驦裘煖身無恙鸚鵡杯寒興
有餘再入關門憑記取桃花流水是吾廬

幽居

幽居何用歎支離故友青山並在茲闢徑誅茅旋葺
屋沿溪揷槿遂成籬尊罍剩酒桃花笑琴瑟[illegible]塵燕
子知昨夜客來不相見門前芋葉著新詩

態法界難持淨妙心竟別支廬乘白馬更歸石塔乞
黃金迷䰟㒨逐行雲去永墮泥塗萬劫沉

憶石佛寺了上人

楓林遠見城南寺月宇孤栖了上人口化十方無別
敎心知六祖是前身香厨一飯寧忘報紙帳雙禪覺
有因與爾同修期同度百千億劫等微塵

再宿石佛寺

笑我纔從欲悟禪又隨給社到人天一童獨誦三千
卷五老同稱八十年日出菩提收宿雨春歸楊柳駐
晴烟上方舊是棲遊處閒過殘僧在白憐

哭熊雲夢

緇衣未化紫芝芳猿窜猶聞舊草堂賈傳秖知憂漢
室鄒生終不悟梁王高名偶與嵩山峻遺恨翻隨汴
水長幾度寄書俱在眼一回把誦淚千行

月夜渡黃河

迢迢銀漢接黃河舟楫招搖使節過午夜中流聞鼉
鼓悲風隔岸起漁歌東浮滄海星槎杳北遶
皇陵王氣多寄語宦遊人客道此津一渡一風波

金陵懷古

六朝歌舞委塵沙又作留都屬漢家宮樹已非吳苑

園衣冠猶有晉風花大江流水歸滄海落日浮雲鎖
翠華千古興亡何處是張騫還此泛仙槎

都門送鈍齋之登州

半生寤寐古今文四出爲官總不群道路亦傳黃叔
度閨闈河重識孟嘗君千金餞王徵朋好五夜刑牛觧
客紛共理玄疆非宋莫齊東勝事數相聞

都門送許令尹平涼封拜

西入函關仗節行關門應識棄繻生重逢舊日遊仙
侶更聽春山伐木聲看到龍沙花正發寄來免死賦
先成幕中會許歸休晚遼海新傳烽火明

春日同行人司諸僚友登報國寺毘盧閣

道林盛集柘梁才三殿鳴鐘萬戶開烏榜高題棲鴈
刹紅樓俯視雨花臺鳥爭玉粒喧行藥風送天香入
酒杯野興禪心俱未極禁城迢遞夕陽催

聞牛槐堂自泊頭別駕轉南戶曹主政

閩南志在又飛騰一見除書喜不勝別駕舊時辭渤
海地官再拜入金陵龍江明月中秋度牛首黃花九
日登劉景相逢情自洽惟應佳句肯侵凌槐堂宋六中秋夜渡龍江九日同諸曹登牛首而劉工部景上元相得甚歡悉有詩語

山中夢牛槐堂

風吹興闌却記長林逈別墅人家竟不知

題武亭帳別圖送王明府歸池陽

銀鞭錦韉紫華騮百寶粧泉豔此遊夜雨再經鴻雁渚春風又別鳳凰樓東鄰驪酒揮金買西子離歌數玉酬君到池陽相憶否野人家住兩溪頭

草堂納涼用曾子韻

雨過輕雲帶草堂當簷一榻懶衣裳頭邊屏檻南風入小簟流陰午夢長故壘修成雙燕語新醅釀熟百花香東溪浴罷當風立遠聽童歌笑䁥狂

春日同年孫侍御見過

十年悵別此經過共倚春風發嘯歌祇眺天閽勞夢寐不防使節入烟蘿杖藜豈逐青驄馬荷笠寧叅白玉珂他日崇門一相望秦山迢遞隴雲多

悼亡

十三織錦鮮成章十四歸來不下堂准擬藍田生白璧何防金屋妬紅粧秋深玉骨埋荒草夜冷香魂泣洞房往日履綦那忍到任從風雨暗流黃

暮秋同年金大叅見過

百家墳典十尋樓自對青藜傍出游破鏡日辰憐獨坐看花伴侶忽相求王程一為黃鱸緩使節重經

桂留好去西川還北闕莫將簪弁滯滄洲

秋日興平章明府見還

田家留客有成期月上東山日下陂黃菊再逢楓里令錦囊續出茂陵詩雖懸墨綬心無累似服丹砂貌不衰陸海游仙如可並鳧來莫遣俗人知

登浮圖谷浮圖

浮圖高與四天齊手挽銀藤宛轉躋百尺蓮花懸石壁千枝燈焰射丹梯虛空倚檻驚魂動世界連山望眼迷閣有空官常禮拜對門峰影直如圭

與趙尋齋游三層殿寺

誰營初地三層殿即引靈山百道泉剎入諸天懸慧日波分九井灌慈田華嚴會罷僧俱定香積炊餘火尚然總是浮雲留不住何如此處共安禪

彭蘿山房同趙尋齋小集戲贈

[illegible]谷口好峰多十面芙蓉一[illegible]洞前[illegible]士[illegible]從月底見嫦娥楺帝欲下青[illegible]夢[illegible]白紵歌終戀人間復歸去武陵回首隔烟蘿

山家

後垣附藪金通泉廬舍丘陵近接連只倚桑麻供上稅多收芋栗當豐年晚呼黃犬山中獵曉餵倉[illegible]

草滿池比過甘棠思自致鄒枚　詞賦未爲奇

聞趙尋齋自聞泉量移楚藩

漫登壯閣望停雲近隔南川動靜聞夜雨定懸
金閨夢春江暫狎白鷗群方傒十道難爲侶世際重
華易樹勳見說更徵高士駕聽君東謙不愁文

送陳狝人游崆峒謁存庵中丞

遠送黃山句兒公手提如意入崆峒千峰不喝雪吾
夢一息聊憑袖裡風縹嶺笙鸞山有約詔明道德詩
無窮西臺記取南崖下老子當爐夜未終

送韋斗陽使君之陵州

太丘出處一無因獨倚高才稍致身執禮三年終變
當除書再拜不離秦陵州父老迎新使槐里旌旗訪
故人寶馬雕弧應自愛年來西土有風塵

送史平城少叅歸涿鹿

未叩君平已掛冠歸來東郭益留歡黃山稍向燕臺
近武水猶歌蜀道難缺月照人生白髮浮雲留客誤
還丹相思相見應無地獨遣梅花問歲寒

送李兩山還　朝

東山錦瑟息纏綿西嶽雲臺畢別筵舊彩欲停歌
寢新章未報又登仙我偕雙雀樓河上君逐[illegible]

日邊比到承明應有作逢人先寄　帝京篇

過山中處士

長安萬戶競豪華不及山中處士家日出蒙師開館
舍春來冥子藝禾麻雲昏板屋連青嶠水激筒輪灌
白沙好景留人歸未得紅梅結實碧桃花

春日温嵩厓使君見過

花聞林外歌鳴笳不忌柴荊役使車山雨新晴開碧
嶂溪流初漲網魚蝦杯浮翠梢千層葉坐對黃梅發
樹花濁酒更留絃再奏應忘身在野人家

和答康子開子鳥二表弟

一卧岑樓冬復春夜來榮衛始調均當途倦結狂生
襪把鏡重修處士巾雲閣未能忘卷帙文園因得避
風塵暫捐藥餌加餐飯棊墅鶯花實笑人

和答張復菴省丈

浮生幾日鬢毛皤坐對西風感慨多芳草欲尋沙苑
容白雲仍戀緑山阿十陵何處海東騎三徑常時掃
薜蘿聞道　聖明容直諫風中蹤草近如何

寄梁大川使君

隴樹依依隔彩雲梁京西望日[illegible]淚傳旌節過山
嘗遣兒童迓使君到處白衣來送酒何時秘閣更

論文春來欲問岐陽政背立東風候鴈群

寄朱明虹憲使

微聞紫氣自東來倚杖西山日幾回千里關門過驛
置一春谷口問高爽今年二陝甘棠合昨夜雙溪益
筍開芳歲欲闌期不至飛鳧無雀共排徊

郭還一憲使卧病梁園因使寄答

有約青溪採白蘋溪亭醞黍候佳辰四時抱病客異
苑七日無言問越人豊鎬西來多故舊豳國北望是
風塵憑君脫屣人間事且向龍巖養谷神

長安旅寓感懷東司游諸者共二首

又住黃山已勒文翻令猿隺怨離群錦城雪霽吾猶
隔寶閣鍾鳴夜始分夢裡不忘韓衆子市中猶倚信
陵君常時貰酒探奇處西望愚溪滿白雲

荷衣底事染塵沙幾報歸期歲又賒白雪歌殘思子
樹青溪酒熟覓梅花郊扉詞館容吾侶綺李園亭到
是家聞道山中人共笑年年芳草誤丹砂

花朝暴玉溪李徽川二使君宴集草堂並用
朝字

窮岩風煖雪全消近渚梅英半已飄檻外鵲鳴來使
節社中酒熟値花朝寒香入座羅衣薄艶曲停雲[illegible]

[illegible]夜欲闌人吏散可堪白髮倚青樽

喜雨和答梅隺松方伯

正愁氣[illegible]妬芳辰忽訝雲雷起暮春鳳鷸移湫環三
時能草截雨過雙岸新田牟麥頻經眼野徑葵蔬坐
敎省嚐語渭陽農圃道吾曹猶是太平人

除夕和答邑中諸友

六坊群從歷游遨參兄京心單候鳳會盤據桃花薰笑
眼杯浮柏葉盞斟袍圖書暇日逢三益樂餌經年政
二毛欲盡衿期何處好曉隨春色上東臯

古意

象床蕙帳洞房幽隱處留春顯處游院院香塵施地
錦層層寶閣掛天毬青陵白紵歌皆別海燕江梅舞
不休醉卧流蘇紅日上玉蟾燈水候扶頭

七言律詩終

宿草堂寺期靜上寺老僧不至二首

早謁西方人相期到東土日夕還不來似畏溪邊虎

其二

雨霽見新月山空聞遠鐘不知禪定處想像碧雲中

春情二首

不怯羅衣冷惟愁玉漏遲徘徊芳徑裡微雨濕花枝

其二

夜雨憂蘭砌行雲暗渚宮[illegible]

子夜春歌

不分春芳歇東風掃內門任[illegible]紅芳盡但留[illegible]

其二

展轉思殘夢銀床睡起遲花間聞鵲噪不語畫蛾眉

子夜秋歌

樓外孤飛鴈衣鳴引恨長西山到南浦斷絶幾人腸

其二

鳴琴閨裡奏半是玉閨聲奏罷無人聽空階月自明

買花

南堂花半開北園雨初浥遂分春色來[illegible]

種花

移處名園內移花贈野人雙溪三月雨一種四時春

看花

侵晨看花去薄暮戴花還只恐群芳歇寧嫌兩鬢斑

惜花

寒雨花開遲驟雨花落早花開花落間匆匆令人老

桃道溪與十首

其一

千里白雲遍四圍青山遠卓午峯頭看園圍日斜

其二

遠岫回回綠澄江曲曲深何人歌欸乃谷口駐餘音

其三

江岸欸紅樹攀蘿上白[illegible]路花落水面時引游魚吞

其四

小駟隨流水垂楊鎖暮烟欲從花徑入紅雨濕鞦韆

其五

嶇嶺橫雙劒危途掛一絲莫言棧閣險世路總如斯

其六

山店雨初霽荷衣春尚寒中宵歌白石江靜夜漫漫

其七

夢裡巫山娼紅溪娶婦家沿溪尋徑入隨處是桃花

夭夭庭前樹遠揚覆戶牖如何同心人相歡不相守

其二

夭夭庭前樹葉長君不知殷勤寄君去如對雙蛾眉

其三

夭夭庭前樹飛飛樹杪花花飛無定處飄蕩落誰家

其四

夭夭庭前樹泛泛水中萍婦人守閨閤游子萬里行

對鏡

漫道眼前人紅顏盡夭好如何鏡裏身一見一回老

其二

為惜鏡前身時時鏡中面無論醜與妍形影常相見

過酒家

去年沽酒處明月對嬋娟今夕重相見樓頭月又圓

訪山中老人

知有長年叟追尋石竇間微聞搗藥杵流水復潺湲

其二

斷岸無行處青蘿逐水流溪頭閒老叟不語飲耕牛

都門送客還鄉

送子入函關明辰我亦還到家期社客同日會香山

拜新月

片月下簾鉤孤娥相對愁心間多少事欲語又還休

其二

下堂拜新月殷勤意無極顧影還上堂寒蛩聲喞喞

滸西賞牡丹

南溪連夜雨隨處看花開看到紅霞塢白雲載酒來

其二

把酒與花神簪花坐綠茵翩翩雙蛺蝶飛上白綸巾

其三

花落還復開人老寧再少無如沽美酒花間開口笑

其四

昔日看花笑今來淚滿巾西原三尺土下有種花人

登江上樓二首

已為秋風苦那登江上樓暮雲千里外何處是秦州

其二

北地青山遠西風綠桂寒長林斷極浦落日倚闌干

江行雜詠

其一

回首商顏道浮雲蔽楚關懷恩欲有獻白石滿荊山

其二

十二遙峰外心知舊楚宮停舟欲借問雲雨暗丹楓

斫倒玉山

桃市逢連柳市水涯近接山涯日過兩三巡雨句間
四十種花

千峯瀑湧前島春衫滿紅葉白外青山相對算千
白酒自傾

芳亭酒盎丹爐曲閣銀屛香几送歸蹤並道人迎入
桃花仙子

花低朱顏難駐簷前紅日易曛歲月任從流水形骸
總是浮雲

七言絶句

呂公洞

白石爲扉護紫霞爐烟猶似養丹砂不知黃鶴歸何
處洞口長松自落花

金峰寺

百丈金蓮俯畫廊玉泉流水射千香天花落處浮雲
斷始覺峰頭是上方

太乙峰

坐對雲山幾萬重中間秀出玉芙蓉四時鬱鬱浮佳
氣知是終南第一峰

當時偕著九霞篇一謫人間向百年欲往仙山尋舊
住夢魂常到白雲邊

長春洞

山畔虛明小洞開千年門徑鎖苺苔夜深月出松風
歇時聽鍾聲別洞來

張果老洞

棧閣當中石洞開養驢寄在白雲隈此翁不管人間
事行路難時首自回

石虎

道傍石虎臥江雲萬古苺苔篆錦文日暮孤狂論一

見令人却憶李將軍

少年行

內廐騎來死馬駒橫門叱退執金吾西山射獵歸來
晚醉臥平陽賣酒壚
血染征袍塞上還馬蹄踏到御階前君王新賜黃金
券把贈燕姬當酒錢

贈道者

萬里蓬壺一日還不羅塵網不棲山朝朝醉臥長安
市別有真蹤出世間

送人入山採藥

不裹糇糧荷畚行白雲深處斸黃精歸時但記去時
路莫與山人道姓名

寄牛鈍齋

笑我殘慵數寄書君家父子意何如滄州少日經游
處海水潮時足鯉魚

送藥李三鍊師游華山

野鹿閑雲不可留手提如意拉丹丘相將騎二茅龍
去飛向蓮花頂上游
莫羨峰頭玉井蓮仙人今在石床眠人間萬事悠悠
眼一守中黃八百年

寄方外友

藥宮終歲未還家五嶽扶節海泛槎多少仙山餘舊
侶知今何處煉丹砂

后稷祠

萬古無如此世長先從命國肇封疆雖然粒食難維
報歲歲春風俎豆香

蘇臺

蘇家門館冠當時祇剩荒臺傍水湄欲向耕人問前
事西風吹鴈黍離離

建子溝

數椽蘭若倚丹丘萬古相傳建子溝霸業不知何處
是淵川秋水向東流

慈恩寺

風雲不護慈恩寺金碧空聞慶善宮只有當年舊松
柏寒蟬盡日咽秋風

唐太宗讀書洞

自啓潛龍小洞窩紫雲常駐傍山阿翠華一去音塵
絕惟有長松掛薜蘿

游氏故里

游家兄弟世稱賢衆口箏詩遊兩議當此一少勳名總一

[illegible]也餘故里長蓬蒿

春閨怨

倦整雲鬟插翠翹玉琴奏罷日斜曛西樓不到南州
信立盡殘陽候雁群
臥損羅衣繡帶寬朱樓翠幕怯餘寒海棠落盡無人
見倚遍東風十二闌

秋閨怨

銹生金鎖未曾開朱戶無人月自來獨立花陰愁不
去任教風露濕香臺
天上佳期恨已休人間節物近中秋深宵獨撚朱簾

坐月滿空庭雁過樓

採蓮曲

露下南湖秋水深北湖採蓮已盈衿臨風低度山花
子好是吳郎昨夜音
月明風靜水無波菱葉蓮花相應歌並著蘭橈何處
去楓橋東畔綠陰多

從軍行

小勝初從海上還仍隨驃騎出燕然先鋒正值名王
幕奪取金人學祭天
五道行師一將膺孤軍轉戰並梟勝長驅日夜逐[illegible]
至十萬匈奴鬭李陵
屬國俱憑大將威胡塵不染漢旌旗班超身老玉門
外何似蘇卿仗節歸

宮怨

楊花未落日初長獨坐花陰刺繡裳欲問君王行幸
處風傳清吹出昭陽
少入深宮總不知如今相學畫蛾眉蛾眉畫就渾無
事又是長門日暮時

俠客

錦韉白馬去悠悠棄妾春閨盡日愁啼殺鷓鴣君不

聽一心只向五陵游
五陵俠客逐春風花下離群馬上逢約到平明游好
時黃昏沽酒入新豐

吳門歌四首

風送郎舟雨送春西江有月少烟塵黃金博得歸來
早莫使遊緣買佳人
五道危蓬十丈船大江東下水連天狂風巨浪渾閑
事日暮防他惡少年
遠水平沙無盡頭三江人去五湖秋門前過客饒相
問曾見吳郎販寶舟

寒到吳門鴈不來細把面盡情猜連宵夢[illegible]
恙多是紅樓不放回

有感

一種勲庸一代賢翡翠滿路勢熏天憑君回首畏中
事若箇豪華過百年

偶題

夜來夢謁紫宵宮臨對秋山思不窮欲叩金[illegible]
覓一輪明月在虛空

春溪

漁磯向晚悵無綸漸見溪流復故痕萬井靈消雙谷
滿滄波々夜[illegible]柴門

種秧

柳市南頭日下暄哇滕新長稻苗繁高排石磴澄流
水恐有蝸牛齧稻根

治稻

水煖銀塘蔓草多耨培未了日輪過家人饁午柴陰
裏坐鼓鳴時齊唱歌

穫稻

黃雲覆地綠陂空手[illegible]處處同老子[illegible]
軛上場爭嘯下山風

種柳

四面山房撒槿籬千株楊柳匝清池柳條窣水時堪
折不為行人贈別離
過盡雙溪十二橋溪邊高柳拂雲霄迎霜時候[illegible]
落不向南山買桂燒

雪裏尋梅

見說梅花北渚開斷橋遠岸亦[illegible]
處時有寒香到酒杯

秋夕聞[illegible]

西風樓閣鴈南征過盡浮雲月下明展轉深宵不成
寐孤樓枕畔一聲鳴

孤鴈

遠逐西山一片雲東家夜婦不堪聞月明低度寒煙
水孤影橫波認作群

病起

病起飜思病裏憂便應無物繫心頭人生自感須臾
事一日平安萬戶侯

惜春

漫天柳絮尚沾衣落地桃花淌不飛有約[illegible]
酒東風一夜送春歸

綠楊影裡正徘徊玉輦遊須錦纜來一曲宜春歌未
穩西園齊報百花開
樓畫[illegible]夜不眠亭亭獨立繡簾前因思往日承恩
處花發西宮月再圓
昨夜宣呼得抱衾曉來失却[illegible]閒著無人
見只在　龍床[illegible]尋
六宮粉黛慨容姿鈿玉承恩在一時翡翠樓中[illegible]欲
了彩鸞相對畫蛾眉
自入深宮四十秋年來無力抱衾裯新恩放遣三
千女未面　先皇半白頭

大駕恭謁　諸陵四首
天山七十二回龍每箇龍堆占一峰內裏不教藏寶
玉上頭惟樹萬年松
五雲多處是天山松柏　園陵虎豹閑夜半元戎
猶未達　龍飛只在床將開
緋衣錦帶掛吳鈎　千乘單邊傍跨紫騮一路威儀人
共羨黃花戍主敬陵侯
仗停千羽息簫韶萬騎千門夜卯冪展嚴[illegible]
端冕坐一天風雨百神[illegible]
園中四時花木二十詠　並序

予負郭有圃饒蔬果鮮花卉游者快之乃即
圃內隙地別築圍垣中央構亭名曾景四面
構四小亭名百花瑞蓮秋香四友亭前區分
時品藝之每一花開與客載酒即其亭酌而
詠之然庶品叢雜經時略備茲並不錄但錄
其古今最著四方共傳者二十種以見其嗜
無見野人好尚荒僻之跡類如是耳

葵
小苑春深積雨晴芸窓草閣布繁英從他百卉爭榮
艷獨抱丹心向日傾

椿
老幹靈柯十丈長雙溪照影類扶桑西山風雨休相
妬留取清陰蔭草堂

萱草
手植芳菲傍小樓慈顏相對不曾憂芳菲未改慈顏
逝一到花間一度愁

紫荊
棣萼亭前種紫荊一春風雨半枯榮東皇培護還
好始慰田家兄弟情

松

櫻桃

梅子青青杏子黃朱櫻結實覆銀塘流鶯銜落[illegible]
裡鶺起游思謝石梁

瑞香

密葉藂英攢綺窻一時嬌艷徹凌[illegible]對其不盡珍[illegible]
意覓得纖兒子瑞香

題境內八首

唐宮夜月

泰運回時聖主生戎衣一番萬方清功成闕卻龍泉
劍掛向長林似夜明

寶意烟霞

青蓮上刹住虛空三疊洪崖一徑通欲識牟尼珠在
處紅霞終日護龍宮

太白峨空

鳳凰原上擧頭看積玉凌霄六月寒向夕雲生池水
沸西風吹雪遍長安

鳳岡積雪

孤墅人家絶四隣門前積雪過冬春雪中偶見孤[illegible]
跡馬上時逢射獵人

客山陰雨

楓樹岩邊帶古城桃花澗底咽泉聲四時陰雨客難
度一段行雲畫不成

驪山返照

東門爪圃北坪田柳市桃林共一川牧子下來沙鳥
過千家烟火夕陽天

東橋花柳

千畝垂柳萬株花回遶河梁水市斜東去西來看不
盡馬蹄終日送韶華

報本晨鐘

漆縣城頭散鳥群香山會裡罷經文鐘聲未徹人天
曉又喚浮生逐世紛

還山後再住石佛寺漫興十首

紅霞院宇候緇童手把名香謁[illegible]再入[illegible]遥足
我十年春夢又成空

龍山錫鉢憶追從悵別馮溪此又逢[illegible]南川如夢
覺白雲芳草舊行蹤

幾日分司寄漢陽因恩惠了即還鄉今來問訊無人
語月照寒梅入影堂

本謂眞如出世間兒童[illegible]

[illegible]

太乙詩集五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張鍊撰鍊字伯純武功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湖南按察司僉事其集曰太乙者太乙山名在武功王維所謂太乙近天都也鍊以自號因以名集其詩源出長慶而更加率易如云一種勳庸一代賢蹇聲滿路勢熏天憑君回首寰中事若箇豪華過百年之類殊不類詩格至如能使機衡在我從他造物弄人等句則愈涉俗矣

留餘堂集四卷

〔明〕潘季馴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二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留餘堂集四卷》提要

留餘堂集序

余既爲吳霅潘司空公序其疏艸大半多督漕事至其按粵督學燕畿撫洪都管留樞長中執法諸疏於
朝廷大有關不暇縷數竊竊焉不勝其慨羨之私已讀公留餘堂集乃復理前語公所陳白河防一覽及全河圖說固在集中粵部轄有承平錄漕河凡費金錢數百萬亟肯行移醒使者則不見集中因備論之蓋嘗歎公勞勤四十年聰靈燭

照事幾而徹其底沉毅固護不中
奪不未勢隨有經猷之形有體國
之亮有周身之防具三善焉何者
公巡幗以南撫墨吏勤黜寇視民
之瘼若疾厥躬定經賦均廚傳興
學校別奸良儆荒札紀諸方冊以

模久長名之曰永平錄南海侍御
龐公按淛壹循公矩畫施之淛中
淛之尸祝南海公甚盛吾土寔被
公明賜哉公初於潯陽疏江以西
俱以徭編重困立灋蘇之遂頒之
諸郡國遵行焉此謂赤子在其衷

隱惻有祇而後所於民同諸白日
經天其為猷略一何歸然壯也公
不特建豎良又重惜國體甲申感
時事上書大觸忌諱令人以招相
寂曰微及唇死矣況不係司冦正
得喑聾時乃昌言排之蓋廉陛有

體我大臣也不可不爭往泇河之
役江陵屬公役竣者郢正司空席
矣公極言無以泇為也其事有三
難後且二悔後卒不竟江陵之時
可知也公不難黥辭江陵不甚愜
至甲申卒削籍以去故泇之爭國

是也甲申之爭國體也此大臣之
亮節也人臣受任疆埸異効尺寸
以見其平生乃文墨之吏引繩而
糾其邪吾敢謂諸臣盡馴而不怕
夷淂無幾微耶則奚怪批根者之
迫也河工費鉅何異沃焦金錢淂

請委之壑使者即煩報銷公不一
過手焉露章凡可詬詆不遺餘力
矣未嘗謂幺緇染嗟夫公之待世
人何薄而自視何特重也非周防
過人邈焉能是大抵公志慮忠純
本以寬委將以嘉衆初眂之甚整

甚暇徐察之若宿若信天為社稷
昇斯悖敍博碩弘濟之上臣哉乃
茲集詠歎夷猶敘述備審公志在
匡時不以一技名故偶涉是亦不
留是公之冢嗣旋元氏暨諸嗣敬
梓之屬余題其端而余所頌乃在

彼旋元氏方紹公明志當以余能
識公之大也

萬曆歲在戊戌上元後三日古鄞
白杜里人余寅撰

長洲沈咸書

留餘堂集卷之一目錄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新正二日發石城
春日遂溪道中有懷
獨崔道中望山家有作
月下舟行
赴代留贈蔡龍屏道長
七夕書懷
聞仲兄擢守皖城志喜得舒字
聞余龍津年丈乞養得廬字
由虔南登舟

贈張金吾擢亳州二守
仲夏同吳光祿楊趙二大理送周中丞開府留
都四公相繼爲畿輔督學予亦適拜　命焉
因得同字
送北渠毋舅之兩淮轉運一首
送龍灣徐丈左遷長蘆判官
觀龍湫得淵字
遊張公洞
濟上有懷昆山

憶道損
濮文子排二首
舟泊貢鎮二首
鳳臺文招飲雲龍山二首
乾凌藻泉
吳門元夕邂逅張助甫即別有作
與陸山人對酌
坐上贈養白大參
萬曆丙子杪秋既望予西巡古寧虔梅關賦此

先是山寇作予發兵捕之俘馘殆盡且將爲
寧民圖久安長治之策故有是行
聞報起家
壽望陽夫子
春日懷歸昆山有作
奉別張部使敬菴
使院聞鶯有感
江行
聞陳我渡起家二首

五言排律

七言絕句

目錄終

留餘堂集卷之一

吳興潘季馴時良甫著

五言古詩

過熟水亭

銅魚鬱岩晃靈液出山下煖氣結丹霞薰風吹綠野
停驂倚瑤池掬水浮玉斝不見浴沂人空悲濯纓者

古意

牕前一樹梅是君去時栽梅高等於屋君去不知來
雪暗關山道梅花滿樹開清芬入羅帳繁影紛畦臺
舉手不忍折含情淚盈腮聞罷黃龍戍君應早晚回

總題老子出關圖

致柔若嬰兒服膺周柱史觀彼舌
頭顱已如斯雄心猶未已願言守
咄咄騎牛人悵悵何所抵胡不斂其華餘氣尚成紫
遂令函關尹得挽眞人轍旨哉五千言逗漏玄宗旨

七言古詩

登玉女潭

我來濯纓山之澤尋幽直上千尋峯當年玉女洗頭
盆水挽銀河清可酌萬木凌空日影寒半巖涵碧蛟
龍錯中天玲瓏一竅開白雲裊裊半　舉酒一傾
三百盃酒光却與潭相若逃名何　遊絕勝是

明漢王鑒

贈黃桂峰

黃生豈是風塵客落落襟懷吞夢澤從來名
家海內公卿誰不識學書學劍英妙年狂
中蓮李廣未侯還自詫王門曳裾誰復憐自別有
青囊秘逢人便說牛眠地貴卜君平是異人見坦奇
術稱能事此日相逢茗雪間憐君高蹈出塵寰一樽

共醉溪頭月何處登臨是故山

五言律詩

同七兄八兄江上言別

岐路何須泣那堪鴈析羣山前飛暮雨江上起寒雲
思咽言難盡愁多緒不分陽關歌未闋四牡已紛紛

秋日遙聞叔氏謁選之京因懷　老母

高堂愁日暮有子各分飛俱捧毛生檄誰裁萊子衣
長安天路遠五嶺鴈書稀落日秋風起將無賦式微

舟發嶺東雷雨大作

凌旦出烏臺平乘海上開霓旌飛暮雨龍氣起風雷鼉避三江外塵消五嶺隈驟看明月上萬里共徘徊

舟過博羅望羅浮山

八桂開偎境新秋此地過可憐促星棹不得捫烟蘿樹色雲中斷山光水上多平生仰止意此際更如何

己未七月廿又一日夜行莫村道中有懷周大

日暮曲江頭秋風鼓棹遊千山飛積翠亂壑瀉洪流渺渺一身去盈盈萬里愁去年當此夜與子正淹留

夜泊江干聞角

野戍樊樓遠誰傳畫角清搖空疑雁唳度壑似猿鳴帶雨聲偏咽含秋思轉盈不堪羈旅夜聽此斷腸聲

途中喜霽

秋雨連朝夕忻茲曙景迴山雲猶帶濕野色已先開鮫浦明霞發龍江新水來旅人愁寂莫對此一啣杯

攬髮自歎

年未躋強仕蕭蕭短髮垂臨風常怯帽攬鏡忽生悲便欲投簪去邪堪載筆隨即今鄉思切猶恐變成絲

早發

驅車凌曉霧望望下晴川入樹知縈路登岡覺有天千盤谷始出萬疊嶂仍連翻怪朱旗繞搖搖破綠烟

宿通衢驛

幽巖通客逕郵館傍青巒歌馬疑投剎看雲獨倚欄鳥聲驚夢斷泉氣逼衾寒旅客愁多息迢迢夜未闌

同張顧二使君集鎮海樓

海上逢知己招尋十二樓行行霄漢近面面海雲收百粤軒中盡三江檻外流（此地自有三江）知君能作賦不忝

仲宣遊

同張黃門顧侍御晏集海珠寺

共是瀛洲客來爲蓬海遊芳草開水榭錦瑟奏雲樓極浦烟花合長空帆影流悠然忘去棹漁火滿江洲

詠海珠寺

中流一拳石搆作蘂珠宮江檻澄秋碧霞窓度曉紅潮平看似小月滿望俱空欲擬鮫人室還疑蜃氣中

長至日同張顧二君集洗心亭

客路逢芳節還忻知已同寒雲開瑣闥霽色上簾櫳

踈竹將含綠餘柑尚墜紅更憐蓬海月來照酒杯中

同張顧二使君言別平衡堂時二君將踰嶺西

余將出海北二首

海上離臺久相逢客思寬可憐歡未極更覺別猶難
搖落歲時暮蕭條客舍寒當杯莫停手回首路漫漫

又

久客懷歸切兼茲惜別心憐君猶比翼[illegible]我獨
分襟思咽寒城角魂銷永夜砧醉來歌古調涼月滿
空林

蜆岡登陸有懷張顧二使君

苦海方辭棹驅車又向山人迷嵐氣裡馬度薜蘿間
天外同雲起村邊倦鳥還何當對知己盃酒破愁顏

那夏道中喜霽

久厭風塵容忻茲霽色開寒輕知臘去氣變識春來
綠樹征旂出青山列騎廻怨聞吹玉笛花落隴頭梅

除夕

行到海窮處仍驚歲盡時燈前惟共影愁裏强吟詩
遊子歸何日芳春坐可期滿城簫鼓動客思益悽其

元日

可憐衡石吏此日獨幽閒栢酒誰爲侶梅花何處攀
心馳丹闕迥夢繞白雲間無計酬芳節蕭然學閉關

春日自雷陽發嶺西

乘春還逐旆遥指鬱江前高下山間路蒼茫海外天
澗花看欲吐驛柳望將眠去住俱爲客年華空自憐

宿藥安驛

古驛舍殘日停軺思不勝十年餘敘佩半夜獨篝燈
對案知爲吏孤眠似作僧有懷誰與吐夢裡向親朋

春日太平道中得青字

遲日明春晝芳郊若畫屛草連千頃綠山帶一痕青
花艷如能語鶯嬌不忍聽青樓歌舞處沉醉幾時醒

春日陽江曉發道中書懷

去去嘆飛蓬遥遥向遠空海雲連草碧山日競花紅
百粤行將遍三春思轉窮寸心何所托嶺外斷歸鴻

恩平道中得旋字

遊子促金鞯行行向遠天魂飛馳鳥外淚墮落花前
異國誰爲侶王程未可旋誰言親舍近縹渺白雲邊

山行得巒字

旭日照金鞍廻光睒碧巒高松帶長薄石磴接烟巒
山鳥呼歸去林花見合歡客愁不可道對此淚空彈

予西巡入端溪小憩于獨寉驛堂名寉便更名
日來寉　因走筆志之

獨寉去何處庭空松自閒簷飛千尺水門疊萬重山
久斷雲中唳長疑月下還誰知今處子千載到人間

西巡湞州渡端溪得閒字

久厭山行苦茲逢巨浸開海雲迎棹合桂水逐帆來

鏡裡春城迥天邊綵鷁廻濯纓聊自慰還媿濟川才

春思

妾貌還如昨君遊已十年風霜何自苦夜月幾時圓
思結垂楊下愁縈織草邊淚來空似雨那得到君前

寄書

雲中久斷鴈江上偶逢魚萬里長爲客逾年一寄書
寸心難盡札霎淚忽霑裾王事愁靡盬高堂漫倚閭

春日發東粵郡守潞南公餞別峴山

言發三江棹仍煩五馬來高襟淹去節促酌送離杯

山色檐前合湖光樹杪開故鄉春正好臨發復[illegible]

雨後獨步涵虛亭

客緒亂如麻行來路覺賒池開一鑑小亭搆數楹斜
竹晴叢生筍松香欲吐花更憐春雨後窓外落明霞

曉發曲江

征心悲夜雨曉霽復登舟江漲潮初合山迴翠欲流
乘風辭錦石載月渡英州不恭星槎汎其如宋玉愁

初歸

遊子嘆飛蓬飄飄西復東身歸兩載後役罷百憂中

鄉夢今宵斷方言此日通斑衣當晝錦醉舞向春風

秋夜起視　萬壽

華月正當秋清光拂驛流乘驄趨步輦倚斗望神州
爽氣開三島卿雲度上洲遠臣何所祝滄海共悠悠

鎮海樓秋望

乘秋來騁望高閣控洪流雲淨開蒼嶼江空起白鷗
沙邊隣絕域嶺外隔神州莫就登樓賦空緘宋玉愁

冬日赴韶石瓜代

兩年懷土望今日始言歸江水搖空碧山雲帶晩暉

袖中新詠草篋裡舊征衣尚有羅浮月相隨取素罇

新化里社學小憩

古里名新化賓亭再識堂苔文侵石砌蜂影落池塘
野老供山蔌犁歌侑客觴觴然成一醉去尋清詩腸

九日後與張黃門王侍御小集署樓分韻得金
字

風塵千里客高閣暢幽襟喜共人如玉還餘菊似金
宮雲連綺席海月映珠林願以一杯酒同傾濟國心

夜半閱卷得文字

燕趙原多俊才疏媿論文無因寧按劍有驥未空羣
清漏兼風度寒雞入夜聞誰能賦平虜是日得報傳諭款罷酒北
持此報　明君

十五夜集王侍中園亭得明字

聯轡出西清芳園月正明中天開綺席子夜奏新聲
樽酒百年暗風雲萬里情何當三五夜況復際昇平

上谷校士一首兼示諸生

晴日藹春雲掄材欲報君明時須自策吾意不徒文
氣識豐城劍良空冀北羣天王問遺直若箇是劉蕡黃爲上舍人

夏日小集

暫以程書暇論交憶布衣盃傳袁渤海人對謝玄暉
艷曲卿雲合高談玉屑飛相看俱是客此夕可忘歸

送金丈之武林

羨子名成早還家尚黑頭長安元似弈吾道詎如鉤
試拂峰前石重開湖上樓周南有滯客何日共淹留

送沈道禎

燈前看行色把酒强爲懽意氣凌長鋏風塵敝鶡冠

寸心知自許千里爲誰難不是燕丹客休歌易水寒

雪夜懷道禎

已辭燕市酒不上剡溪船白雪憑誰和黃金祇自憐
青春懷故國霜鬢感流年此夕誠何夕梅花笛裏傳

贈沈道禎二首

塵市三吳隱乾坤一酒徒塵埃曾識汝意氣却投吾
慷慨悲荊劍風流哭阮途但令貧到骨不慣學齊竽

又

生計非吾事飄蓬任歲華傾囊辭落日走馬蹴飛花

一諾能輕死頻遊不問家知君舌仍在塵世總堪嗟

元宵懷沈道楨

對酒忽不御金堂空管絃故人千里外衰鬢一燈前
試問今何夕愁心倍昔年江南花欲放莫謂上林先

與王秋泉對酌

白首論交舊相逢意灑然山青春雨後花發曉風前
世事總一夢人生誰百年當杯莫停手況復酒如泉

題張君求志園

梓澤何須問吳門別有園臨池宜酒斝看竹好閒樽

孰解耕莘意還應避世喧青天發長嘯遙指鳳高騫

秋日訪馮大參年丈

海內論知己如君復幾人廿年名是幻今日隱誰眞
籬下陶潛菊盤中張翰蓴一尊疇昔話感慨欲沾巾

送陳鳳山詩二首

與子晤白下蕭然一腐儒談玄便傾座探抱若懷珠
結客輕千里歸舟繫五湖金張非我貴意氣重昆吾

又

憶昔相逢日于今已六年一官眞傳舍朋舊半林泉

秀結鍾山老光涵湖水鮮知君有新好相對且陶然

七言律詩

春日同周公瑕登釣臺

片帆搖曳白雲來攜手同登江上臺風過巖花迷石
徑雨餘山翠濕莓苔懸崖水自千尋落合嶂天如一
線開莫訝故人不相勸肯將金馬易蒿萊

春日度嶺經張曲江故里

隴梅花落柳垂絲十里旌旗擁斧馳地盡天南江霧
澗山連楚北嶺雲奇埋輪未抗張綱疏攬轡先與孟

博思奉使偶過文獻里敢云先哲是吾師

駐節潮陽郎同郡縈祝　聖一首

青翰飛泊鳳城邊早起焚香共祝天窮海亦知君命
重微臣懸列衆參先遠瞻北斗增佳氣盡說南溟似
聖年莫道炎荒閶闔遠儼然環佩玉堦前

同顧侍御夜集張黃門行臺言別用顧韻

離床秉燭坐深更對酒悲歌黃鵠行萬里不堪遊子
意百年惟有故人情悽悽暗草蟲喧砌皎皎寒空月
滿城此去何年逢顧凱風流誰復似張衡

再別海珠寺用張丈韻

天涯一倍惜相知直向江亭話別離無那驪歌催溯洄故將盃酒照支持浩浩漲海之何處翩翩飛蓬定幾時偏怪嶺南無雁到愁來誰與寄相思

冬盡行蓮塘道中

歲杪巡行向海隅蕭蕭短策出長衢午經曲堨看芳樹還見平原遍野蕪縹緲嶠峦一飛羽蒼茫遠道滿車徒路傍偶遇征傜者為問吾民瘼有無

吾作信時兩廣之兩得此方剩稿故末及之

得吳給事書中有買田宅作久住計

天涯喜見故人書展讀難禁淚滿裾一別忽驚二載外寸心遙寄萬山餘功名未遂匡衡疏蹤跡聊同縣上居 聖主全生終有意莫將身世付樵漁

太平道中風雨大作因懷張領二丈

亂山飛雨濕征裘山氣泉聲帶雨流飛鵠定知回海外乘驄猶自躡峰頭驟看瀑水瀰溪徑何處寒烟鎖驛樓遙憶江袁相對處偏憐風雨入賡酬

新正二日發石城

四牡驅馳稅駕稀纔過元日又騑騑雲低野戍朝含雨樹暗村莊晝掩扉越鳥春來能喚客隴梅臘去欲沾衣故園無限同心賞獨向天涯悵未歸

春日遂溪道中有懷

依依芳樹合丹日藹藹春雲度綠蕪幾度可聞山歌陵屺誰從海國罷征鞍六橋柳亞三春繫三花深路欲迷百歲春光今幾度可令長聽子規啼

獨崔道中望山家有作

青山杳靄路難尋遙見人家寄碧岑萬壑松蘿苔徑

轉半泓烟水小橋通採薪去向白雲裡扣角歸來明月中不是武陵花下客定疑此處有支公

月下舟行

暗潮初上月流華有客孥舟夜正賒水盡南溟蓬島出天高北極斗牛斜清輝遙對山陰雪灝氣疑乘河漢槎凉襲客袍禁不得一江零露濕蒹葭

赴代留贈蔡龍屏道長

梅花早度嶺南春兩載言歸萬里人海郡自來多赤地嶺民今已半黃巾為謠誤自詩長欽賈誼宿懷徒

積薪臨海聲名今尚在知君事業匹平津[illegible]

七夕書懷

銀河縹緲度鸞車雲幄香筵夜正賒天上今宵[illegible]
恨人間隔歲未還家閨人欲就回文字漢使空乘犯
斗槎遥想針樓腸斷處秋風獨倚暮雲遮

聞仲兄擢守皖城志喜得舒字

幾年潦倒長沙傳三輔于今試仲舒剖竹璽煩乘五
馬賜環應許佩金魚龍山秀結孤城外皖水清分九
派餘聞道文翁桑梓地公餘還爲訪遺書

聞余龍津年丈乞養得廬字

懷君別後獨躊躇忽報君歸芳草餘共羨東方能避
世還同潘岳好閒居看山幾問滄霞客隱几還看茭
石書我亦天邊倦遊者春風樓畔結吾廬[illegible]春風樓

由虔南登舟

驄馬行行粵樊分天風吹棹下江濆即從帆外瞻紅
日不向山頭望白雲水面烟霞相掩映沙邊鷗鷺自
爲羣十年刴佩還堪拂却笑劉郎受一文

贈張金吾擢亳州二守

菰城甲族漢金吾三載承 恩佩竹符久擅才名推
左廣仍煩撫字向中都行車春滿番花塢臥閣秋開
明月湖見說淮陽兵火後鍾離尤自嘆無襦

仲夏同吳光祿楊趙二大理送周中丞留寄留
都四公相繼爲發轄督學予亦適拜 [illegible]
同字

郊園祖帳落疎紅言餞同袍餞上公南國自看新使
鉞東吳猶憶舊乘驄臺中執法稱先達徵內掄材拜
下風此夜試看奎聚處何年更擬一尊同

送北渠毋舅之兩淮轉運一首

漢庭曳履老臣家弱冠天香浥露華初試一官稱少
府成名三載遣長沙雲開潞水飛帆遠柳暗江城落
景斜許郡共憐同宦達渭陽此際不勝嗟

送龍灣徐丈左遷長蘆判官

南州高士出西清非夜秋風一葉輕浮世由來稱畏
路孤踪未許[illegible]楚臣湧有靈均賦漢王終原意
故情執手臨岐腸欲斷不堪天外送君行

觀龍湫得淵字

一壑能涵萬斛泉輪囷古木閟重淵斜封斷石疑無路巧入扁舟別有天雲護蟄龍晴亦雨潭沉寶劍氣如烟到來身世俱成幻便欲凌風覓列仙

遊張公洞

秘蹟千年珙樹重天開一線白雲中寒霧夏暑自銀河落列席仍憐玉宇空怪石肖形渾是舊重泉幽竇有能道當年煉藥還餘竈何處招尋策蹇翁

濟上有懷昆山

溪盤若水曲如龍溪上山亭一逕通蒼开壁嶂春雨後洞庭縹緲夕陽中栽花已擬尋潘令載酒誰當似柳公太白樓前明月夜不堪徙倚對秋風

憶道禎

懷人一夜髮如絲不分天涯又別離一騎長途衝朔雪千山落照問寒炊燕[illegible]收駿濟水重來且泛危吾憶蓴鱸歸計決五湖烟艇可追隨

懷文于悱二首

歸帆落日大河隈河水湯湯入夜深萬里邊聲聞過雁千門月色搗寒砧燕臺豈忍青雲士郢調爭傳白雪吟羈思鄉心拚是淚因君手後益沾襟

又

蘇君江上夜分襟萬里風烟秋正深不信世情隨冷煖敢言吾道遂浮沉新離定擬栽萊服晏髻寧堪共越吟公等有人收駿骨莫因時事以遂寒心

舟泊夏鎮二首

帶節新河亦壯哉飛泉石轉震如雷奔華表向重中斷汶泗流從地底迴萬里梯航從海上九重雨露自天來野人不識新開府還道茹蘇制使才

又

二月垂楊夾道齊河流莽莽豆長隄舳艫一望遙相屬燈火千家夜不迷萬苦自傷沉白馬孤臣已拜錫玄圭行人莫問當年事落日西林鳥亂啼

鳳臺丈招飲雲龍山二首

當年放宦人何處此日乘驄使者來山疊萬層寒照裡河流一線古城隈好將林鳥催歌管更取峰霞入酒杯潦倒不辭今日醉天涯意氣重徘徊

又

龍去山空水國陰楚天搖落此登臨望中遺蹟總塵
土檻外浮雲自古今赤地已無懸磬室素懷空抱發
棠心知君袖有匡時疏衰鬢迎風思不禁

輓凌藻泉

瑒老先朝副相家取名君獨擅才華卅年長抱文園
病一夢翻爲國士嗟英氣化爲華表隺精光散作赤
城霞敢云似舅郎君好爲喜縞纚寄五章

吳門元夕邂逅張助甫即別有作

十年夢裡覓張衡此日相逢意自傾春雪全欺官柳

細華燈欲亞客星明映人珠玉筵間墮拂面雲霞座
上生一晤殷勤情未已東風無奈促君行

與陸山人對酌

溪上相逢溪水清溪山如帶白雲横尊前飲興開袁
紹醉後談鋒有士衡老我已無蕉鹿夢對君猶媿海
鷗盟爲道風流吳季子秋波一棹五湖輕

坐上贈養白大叅

十年一晤鬢縈絲把臂相看淚滿頤南海當年成意
苡東山何日慰瘡痍予從鹿苑情偏狎君有龍泉好

自持見說漢庭猶尚老馮唐未可遽言遲

萬曆丙子杪秋旣望予西巡古寧度梅關賦此

先是山寇作予發兵捕之俘馘殆盡且將爲寧
民圖久安長治之策故有是行

衰鬢蕭蕭彈貢禹冠秋風叱馭夕陽間嶺岑徑底千尋
壑巉巘峯頭一線關前箸欲輸籌國計捷書先報慰
天顏停軺極目烟雲外直北應知是故山

聞報起家

五十年來志已灰雨存　丹詔出蒿萊無才性僻人

滋忌多病情偏世益猜已許白雲身是侶不堪蒼鬢
首重回小臣願守箕山節敢羡黃金郭隗臺

壽望陽夫子

絳帳相從不記年東風回首各依然郎看弟子絲縈
鬢却怪先生髮尚玄蒿徑已無張仲宅詩名應共長
卿傳與來剩有登山屐觸得人呼葛稚川

春日懷歸毘山有作

春深溪畔草如茵溪上堂開綠野新總爲浮名虛歲
月却教清興混風塵疎才故怯羊腸路衰鬢猶憐駒

隙身昔日高陽徒尚在何時漉酒試綸巾

奉別張部使 敬庵

使君意氣古人如握憲翩翩半載餘柏宮自差潛岳髮新知得御李臍草金蘭未盡論交意玉陛先催報竣書此去好司中執法五湖深處是吾廬

使院聞鶯有感

栢臺三月鎖寒氷憑几蕭然萬里青忽聽鶯聲來別院却驚春色到江城敢云宦況輕如絮自覺浮生聚若萍忽憶苕溪深且碧桃花飛處釣舟横

江行

檣聲軋軋下中流水面微風卷幔秋地合楚吳千古勝江分章貢片帆收未誇砥柱江心欋翻憶王猷雪後舟明月一盃聊自舉漫將身世付浮漚

聞陳我渡起家順天 是早得我渡書少選得報

朝來尺素到江湄忽報徵書下赤墀丘壑已無高士跡廟廊猶繫老臣思同袍意氣增今日千載襟期屬此時俯仰乾坤吾輩在問君何以答恩私

又

劍門北鎖翠神州扃鑰于今付汝收天厩盡驊西宛馬漢家仍購月氐頭貔貅盡擁三河俊刁斗宵嚴九塞秋自是折衝樽俎上何須燕頷始封侯

秋日與余午渠萬西原二年丈瑶飲清風亭

吳楚分襟十載逾中宵相對意踟蹰丰閒氣誼豐城劍月下光分合浦珠未援東山來謝傅休誇江左重夷吾任他青白人間眼且向清樽問有無

聞見華下第賦寄

三載天涯念別離秋風一擲長成絲青箱还業中丞學玉樹庭階太傅兒富汝年華應有日悲予衰朽恐難期試詢季子懸金印可在隙符既讀時

齋居對雪

樞府森沉刻漏賒起來飛雪點窓紗庭中樹樹皆成玉簾外翩翩總是花惟有齋心同貴白慙無逸思賦瑶華年來已買苕溪棹可是春前得到家

聞文湘南除浦江令

憐君宦路吾歸路計爾離家我返家雙鬢與卽看俱歲晏一盃安得共天涯定裁彭澤當門柳遥憶河陽滿

縣花更有絳帷諸弟子一經遐擬授侯芭[illegible]
故云

余午渠況丹湖萬西原會餞于芥湖上草堂[illegible]
萬丈不至賦此爲別

天涯兄弟半凋零白首相逢倍有情未問行藏俱是
夢共嗟去住總如萍百年心事盃中盡萬里風塵坐上
上生却憶袁安何處臥不將詩卷別香醪

聞偓庵中丞丙擢左丞志喜

八閩山斗似聲華銅柱巍然未足誇東土衣冠方借

箸西京石室又宣麻君論　聖世原無關須識　君
恩豈浪加明詔南從三殿下歌鐘先罷五侯家

候代出院賦此志別

兩年衰髩此棲遲藉爾晨昏稍自怡已覩海榴三易
萼還看石竹半新枝案頭咄咄傳登又夢裡喃喃報
主私一片丹心君獨見可云傳舍不相思

春日偶思河魨有作

河魨二月滿吳閶會傍橫塘繫野航釀就新醪稱若
下呼來舊社有高陽偶因魚水從　王事敢爲蓴鱸

憶故鄉十載誰言滋味薄素餐猶愧玷班行

江行初霽

一年花事未全消積雨初晴景更韶江畔羣山青入
幕沙頭纖草綠侵橈乘潮舟似來天上奉使槎從犯
斗遥回首孤城春正好幾人簫鼓泛吳舠

同江戶侍小酌雲龍山

握手論交共白頭天涯相對一樽留廳前秀結千峯
色檻外聲喧萬里流世事悞人稱老馬浮蹤到處
問鷗知君亦有煙霞癖可許相從范蠡舟

陸西巢新築

銅官秀色結吾廬不忝柴桑處士居狂態盡從詩裏
見愁懷俱向酒中除當壚自是文君事問字偏多長
者車莫問城南田幾頃床頭應富五車書

壽天泉兄翁太史未復官感

吾兄起草石渠年七十人間一羽儀官比潘安還自
拙席當賈傅總能前漫嗟世上風波惡贏得山中日
月偏最喜懸弧當此夜一星南極照初筵

又

嘗聞老子善知雄一退能收玄牝功覺後蕊宗若倶是
幻悟來天地總成空磯浮綠水卅堤泛家傍青山衰
可通此去百年餘幾日須令日日醉東風

又

質如蒲柳早衰遲冉冉風塵兩鬢絲薄技宜堪供物
役老懷終自媿天知四山排闥開精舍萬竹千雲覆
小坻花萼樓中春萬斛不因鱸美始興思

萬曆庚辰十月河工告成予拜大司馬之命赴
留都都水郎中張君譽陳君瑛方伯游君季勳

臬長張君純憲副朱君東光宴別大觀樓而都
水郎佘君毅中則以病不能赴賦此爲別

情當別處更綢繆醉後重登城上樓建業雲含鍾阜
色維揚濤撼大江流乾坤爾輩襟期在事業他年竹
帛收獨憶文園消渴吏金莖莫斷不勝秋

燈夜街市喧闐達旦賦此

帝城燈火競豪奢盡有森沉玉漏賒忽自風中傳艷
曲翻從星畔落銀花羈心一片隨明月歸夢千回亂
曉鴉浩蕩　君恩懸未報却因衰鬢感年華

春日同太宰何丈大司徒王丈會飲于故鄉陳
丈署中敘年雅也薔薇盛開對雨方齋

一架薔薇花滿枝香分巵酒壽莊移廿年兄若零
後九列衣冠明盛時玄武湖光春正好紫金山色雨
偏宜從來此地多豪飲況復今朝總舊知

司空我渡年丈北上賦二律

度支初捧　璽書新再拜　明綸下　紫宸兩地勳
名彌宇宙一時　恩寵冠臣鄰司空原自宜端揆推
轂無煩及故人書于作郡爲工部主政昔與予今老矣故云　共道昇平逢

此日早將姓字上麒麟

又

相逢正苦綠尊虛又向天涯嘆索居白首難禁司馬
淚青山遙送范滂車石城雲鎖三秋夢江浦霜寒尺
素魚龍劍有時還自合可能分手不躊躇

太宰宜山何老年丈奏最北上謹繪別意爲贈
附以俚語情見乎辭

奏績無歌行路難春生薊北不知寒漢廷舊典　尚書
履南國今彈貢禹冠病骨自知慚鳳侶長途、已羨

留餘堂集卷之二目錄

序

目錄終

留餘堂集卷之二

吳興潛季馴時良甫著

序

太保阜陽吳公七十壽序

國家際雍熙隆盛之時凝沖融和粹之氣則必生篤棐寅亮之賢以弼康豫靈長之運當家食之日則叅經論道博古績今吐葩摛藻以潤飾人文褎然抱公輔之器俟弓旌之招及其升諸朝也籍軒龍雲接跡鑾路經綸宥密品隲才俊霖雨沛乎蒼生聲聞達於寰海迨夫畀功既成奉身而退則戢耀弢輝蟬蛻塵埃高標大節爲時瞻佇衍溢之餘衣被後造風聲之樹無心化成此其人芳徽靡間於始終仁澤不遺於出處可謂德業兼隆古今全懿矣天之生若人也固非偶然而其宇錫於天也曰百祿是遒曰三壽作朋曰君子萬年語皆經見璀燦可徵如保乂暇邦則書稱有平格之實篤祜周宗則頌美於經德不回清風穆如垂裕遐禩殆亦世所希覯者哉于時惟我

默泉老先生吳公足以當之公甞降自岳出應昌期學得道腴文爲世範涵養弘邃崛起論思試劇清曹蜚名中禁出司文教風生意節嘗特人文之昌桃李之盛無與之等載按藩轄遂晉臺端水土之司轉漕之典所至展其經綸哉茂績

先皇帝簡在宸衷爰自司空特拜冢宰忠貞直亮明鑒平衡官無冗進加之宮保崇秩蓋接日殷然處滿懼盈恒念諸命屢以寵利居成功乃幡然引去栖息故里知進退之幾得易之旨達明哲之義體

詩之辭綠野娛美於裴公香山娛老於白傅石舊觀教於其家韋賢傳經於其子荀龍薛鳳子姪彬然或珥筆鑾坡或分符黃堂未盡之施至再發而益光以引以翼日熾日昌公之種德于歸田也不既厚矣乎今歲公壽屆七十□衆豐穆道望彌尊藹然靄光作求洽太其所謂冲融和粹之氣者得其全而所以羽康綏靈長之運者有其具又不徒身自饗之而邦國實與蒙其休焉聞古之黃髮大老其出與處係國之盛衰雖閒居林壑猶能表率士類訓整鄉族立之儀刑扶持名教其所取重非淺淺者夫豈有意於斯道則德業道望如公而俾之壽康錫之繁祉以優韓魏之處鄉侯文潞之再相固其必加之意者而於祝辭何有哉雖然鄉之後進荷公之甄錄而又申之以婚姻其情固不能已於祝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敢稱述之以爲賀筵告

贈總憲陳公榮擢操江部御史序

臬使陳公擢操江都御史其將發壽陽袁山中部

守黃君以書告曰陳公行有日矣其與陳公後先令嘉善頃以屬吏事公辱惓惓焉第未有以報也願丐一言爲別予固不文然誼不得方郡侯之命而於公之行又不可無言乃北嚮稽首颺言曰嗚呼今天下事權惟御史大夫重而御史大夫惟留臺操江重蓋操江與有轄院之責儼然臨諸御史上固非夙有望者弗克表樹而握兵上游控制千里又豈淺鮮者所能坐鎮耶

今天子厲精求治首在擇人新冢宰拜命不兩月方

臯端雅卓學之士充諸要津以稱報塞適操江員缺即以公名上蓋雅重公且欲借公爲留臺重也竊又聞之南都在天下爲胃腑諸路轉輸四方輻輳

高皇帝破海牙軍遂定大業自秣陵抵彭蠡延袤千餘里間堠戍烽臺棋布星列倉卒有變數郡觽應今時平備弛枹鼓不鬬敗舸疲卒取具故事往年崇明一夫奮臂京師震恐丙辰逼倭不滿五十即能橫劔絜蒲城下陳兵數萬股栗莫敢誰何客歲

荆襄淅直之間馮夷稍稍爲災即鹽盜充斥估客結艫伺便始敢寸進識者誠寒心焉夫指股有病而榮衛和關竅利猶可飲食稱壯夫病在胃腑殆矣今當事者舉天下胃腑屬公公得無念之乎雖然公處此固裕如矣公其行哉公爲人不矯不附不矜不瀆處宗友悃愊焉如其家之昆季肝膽畢照未嘗立異相高下也處吏民煦煦焉如其家之子弟休戚維係未嘗立威相草芥也有公儀休之廉而不爲張飾競炫之事有黃霸之察而不爲鈎鉅摘發之術抱侃直謙抑之度而無功能敏巧之聲以故自縣令歷御史卿寺藩臯所至孚信頌總憲兩浙兩浙素尚浮靡遊冶詛詐之事會城尤甚公下令禁之不動聲色三月而翕然一變舊俗夫愷悌足以附衆絕識足以剸繁介節足以鎭浮博學足以測遠吾固知公之裕如矣公其行哉意是知公矣而未覩其深也公曩自御史陟冏卿人望之如瑞麟祥鸞一奉色笑爲幸駸駸秉鈞軸矣忌者遂搆飛語薦紳咸爲公危告公曰盍趨當事者

白之公曰咄嗟丈夫得志則昂首青雲之上不得志則拂衣而去耳安能喋喋與魍魎魑魅爭雄哉且吾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語者彼雌黃其口秪自損耳奈我何假令其說得行亦命也竟得外補曾不少悔未幾當事者亮公之素歲再晉公秩而忌者遂落職公亦未嘗色喜終不出一語自白夫能堅持於震撼之日者必能解紛於盤錯之地能强忍於拂抑之秋者必能石畫於艱阻之時公何有於此哉公行矣

君相方虛樞筦以待不世之才留臺非公久棲地也予以是復於黃君黃君稔知公者必不以予言爲佞遂書之

贈郡丞鳳岡呂公擢南京戶部員外郎序

吾郡丞鳳岡呂公閩人也少負時譽起家進士自嘉靖庚戌抵隆慶辛未逾二十年來貳吾湖奚百

春祓

命擢留都司農郎行有日矣烏程令方君歸安令鄭君率其屬吏徵言於不佞曰鳳岡公之涖湖也抱

謙抑恂直之德屏功能敏巧之聲不骫法以相附而城府弗樹不察察以爲明而裁鑒弗爽追呼呴喝之苦不及里閈苞苴浮羨之征不入公府純人也茲行實惓惓焉不能舍於心也公爲鳳岡公固年友稔知公矣願丐一言爲贈馴不敢以不文辭馴聞鳳岡公之初至湖也湖人曰此二十年郎官也奚其來哉居朞年湖人曰若而人也陟清華躋通顯如拾芥耳奚其來哉茲去矣湖人曰若而人也郎少需以守吾湖爾奚其去哉而又奚其復以郎哉嗚呼湖人蓋未知公也公筮仕寧波司理寧人宜之有鄉貴人者干以曲公竟以理折之未幾

公祓

召爲刑部主事尋轉爲郎而鄉貴人者已握樞筦矣持公短長囁囁不置口人謂公曰彼將甘心于子冀一見或可釋公曰咄嗟人生不有命在天假令不汗而死亦可一見釋哉當事者聞而稍稍浸貴人憤將大不利於公乃以不及諳調於貴人之身凡三擢皆偃蹇於司牧間公亦尋以疾去家食者

六年始補我湖今當事者將大用公矣蓋留曹自巳未脫巾之變悍卒生心殊有隱憂狗則將不制激則虞不逞比年以來司農郎缺當事者每難其人期得老成長慮者常懸缺以俟公抗節于貴人則不狗濡忍于卑寮者二十年則不激故以公當之真知公哉雖然汲長孺居漢廷久故時小吏皆出其右勢若積薪後來者上張湯起家刀筆吏不數年獵至御史大夫以彼與此得失不較然哉則公今擢縱未足以償公公固裕如也諸君曰然

遂書爲序

贈侍御西塘王君考績序

嘉靖壬戌春仲御史西塘王君滿三載部院具其
最狀以聞
天子報可服官如初同臺諸君子徵言於某爲請以
某與君同年且同爲河南道必知君也某固無文
辭之不可乃總言曰我
國家稽古建官內而部寺省院外而藩臬郡邑皆官
也而惟御史之官爲難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內

外臣工皆得援例以
請而惟御史之考績爲難得其故維何蓋部寺而下
各有專司事專則易辦易辦則任輕惟御史糾察
羣寮評隲衆政事無專攝惟其能故朝有闕政御
史得以諍之將相大臣失其度百官有司弛其職
御史得以白之天下之事有敗法亂紀伏讒蒐慝
御史得以繩之夫莫尊於朝廷莫貴於將相莫衆
於百官有司莫繁於天下之事御史皆得言之故
居乎其位而有所不知知之而有所不言言之而

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皆御史之
責也有一於此謂之辱官辱官者自朞月以上皆
得外補凡御史報竣御史大夫覈其所行之事而
考察之迄無過舉乃得請於天子而復其秩其不
可者黜之故御史得歷三載者十不一二見也嗚
呼亦難矣今君自甘肅爪代還
朝援三載故典以秩滿聞
天子曰故知甘肅政矣賚若休命貺恩若父母俾若
丕績宣明永有辭於世世此人所難者君皆有之

君亦榮矣哉君起家太常擢御史不數月即拜甘
肅之
命夫甘肅古河西郡孤懸二千餘里爲關輔屏蔽屯
戍無慮十萬文案武帥相雜爲劇事權甚重也
命下之日人皆謂太常清秩聲奏之外無所事事一
旦當此重任秉節持斧臨御百司之上且君素謙
雅與物寡忤而御史職在搏擊無乃不可乎及君
按部則約己率人發奸剔垢豪右斂伏不敢出氣
時套虜方桀驁連衆數十萬逾河西下將卒披靡

君嚴號令信賞罰徵兵督餉咸中機宜將士樂
皆歸功於君君曰論功非御史事也乃具疏歸之
鎮巡及諸將吏人服其量所轄之地寧夏公至有
以虜告者君曰不至是我先示人以怯也其能令
人之至哉用是諸將皆知畏君莫敢畏虜者於是
之日邊鄙以寧報捷不兩月復有山西之
命蓋山西地隣沙漠虜患與甘肅等故議者欲以甘
肅之治治山西也一時薦紳皆謂山西得人其以
甘肅卜君乎夫君性謙讓不爲震竦危厲之事臺

中稱爲長者而君之績每成於倥偬盤錯之地在
易謙之六五有曰利用侵伐夫侵伐危事而惟謙
者利之故謙固君之所以成績也昔李全交爲御
史深文慘刻酷烈無所遺忌人目爲鬼程明道不
事沽激掇拾臣下短長惟以補闕拾遺裨贊朝廷
爲業而神宗稱其得御史體然則御史之職在此
不在彼也君固知所適從矣矧今
聖天子離照于上如日中天其於臺諫之言朝發而
夕行之有非唐宋諸君所能髣髴萬一者君之所

就寧有量乎臺中諸君子曰是知西塘君者乃次
爲序

贈郡侯東巖栗公入　覲序

萬曆改元
新天子將合寰內吏而大計之官於浙者例以十月
行而我湖守則山東東巖栗公也行有日矣其屬
州守勞君某縣令鄭君某方君某顧君某趙君某
楊君某鄭君某徵文於不佞爲贈不佞憊且不善
以口舌諛人辭之力已而方君復列薦疏語示予

曰郡侯之賢公稔聞之矣以郡人頌郡侯之賢爲
得諛且吾輩辱東巖公之教不異吾師其庇之也
不異其家之子弟而公之去也且將峻陟大用不
復爾湖矣其可無一言以贈予曰馴沐愛於郡侯
不異諸君乃嘶一言於其行乎予固不善諛人亦
以公之賢非不佞所能諛也夫有吏於此有號於
潘臬臺省之官曰賢莫不從而賢之而以號於郡
縣郊鄙之民則莫之應也之吏也其捐職徇時足
以媚上而未能附衆者乎號於郡縣郊鄙之民曰

賢莫不從而賢之而以號於國邑鄉遂之士則莫之應也之吏也其施舍禁令足以動民而未能作人者乎號於國邑鄉遂之士曰賢莫不從而賢之而以號於寮屬百執事縉紳鄉大夫則莫之應也之吏也其章志貞教足以厲俗而挾吏淺瘦玩世自矜者乎甚矣全才之難也侯之涖吾郡也三年矣日出坐堂上左律右牒俛首未暑之閒諸司分職群黎委籍公以一身肩仔書作夜思旰不得食可謂勞矣而休休之度若有餘閒設館舍立章程

羣一郡之士而督之課月必再試别為技閱而品題之拔其彥不拒其來旌其妍不鄙其媸中無私好庭無私謁作人多而門戶不立也自處甚潔當俸之外纖芥無染旅廨蕭然若僧舍曩時府中以班銀紙價或權居守充公費公一切屏却州縣徵解銀兩滙入府帑者封鎖如故俟原役領解即以付之帑吏登記其數而已其御吏尤嚴苞苴無所自入至有枵腹不能具饘粥投牒告去者矣而公處之若素無炫飾無盱衡無苛責其廉不近名者

與擬三尺殊屬其所不貸雖尊於公者不可奪其於公者不可挽風裁凜然石畫不爽而應接委諂必以情實與之言者俱得自盡藹然之容可掬也若鉤距傳致鉗鈦敲朴持牘而代刀者又公所深惡云夫斂能集事介可鎮浮和以附衆識足動物以是而號於人曰賢又何閒然之有嗚呼昔公儀休與李離石奢同列循吏傳而李離石奢當吏之長也至論約身循理必曰公儀休黃霸與趙廣漢張敞同以治郡稱能而廣漢張敞幹局之任也至

論崇禮敦教必曰黃霸然拔葵去織人病其矯道烏亭猪人病其察公蓋渾涵并包冲泊淵邃如長江大河吐納元氣停畜萬類注焉而不盈洩焉而不竭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乎雖然是未足以盡公也而予言已若諛矣此不佞所以辭之力也諸君曰茲惟公能言之而我輩藏公實堪之非諛也非諛也遂書爲贈

方寅所歷試藁前序

予嘗讀嵩之詩有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以詩

人領申甫之賢而必歸其所自生何哉蓋地靈人
傑自古記之矣嘉靖己未予持節按嶺南度庚嶺
經韶石浮湞陽順流而南入于羊城崇岡疊巘不
可名狀飛湍瀑流縈洄為江江水明瑩可鑒鬚眉
又自羊城而望則岑崟巀嶭突然聳三十二峰於
羅陽之界者羅浮山也而渤澥巨浸浩瀚洶湧絡
天浴日森然為全廣之大觀矣夫蘊靈結精意者
融結而成瓌奇異狀之物以發舒其扶輿之秀乎
乃今所產稷黍果布之外珠璣齒革足以供玩好

者率多重譯而來殊有未解於心者暨予觀風所
至羣弟子而試之閱其所為文闡者肆者深且核
者藻繢而有章恢奇而當於用者肝衡擊節不可
勝收譬之入寶藏之肆懸黎夜光隋珠和璧燦然
奪目而嶕拔汪瀚又若凌巨飈蹴名嶽而入滄溟
矣予掩卷嘆曰嗚呼崇山巨浸蟠鬱融結者其在
茲乎而廣州故全省首郡群英騰茂甲於他郡予
合試之得番禺生方君寅所其文滌濯滓穢根極
理要述性而弗矯其真譚藝而弗詭於道圖事揆

策而皆度於衷讀之如飲醇酒不覺其沃肺腑而
晬顏面也較之恢奇絢繢各自其資之所近者豈
泄之又不侔矣則方君又非嶺海靈秀獨鍾其厚
者哉予遂以方君冠首郡邑多士而郡中士大
夫咸賀予得人諦詢之則方君蚤績學之士自垂
髫時即嶷嶷然為郡中白眉矣予去嶺之一年方
君魁薦於鄉辛未登甲榜來令吾烏予聞之大為
吾烏慶人曰如以文而已矣天下不多善政哉予
曰夫言而不要諸道是[illegible]也窾言無當不適於

用是漏卮也方君若而人哉行之朞年則其所謂
弗矯其真弗詭於道而度於衷者皆見於政而烏
之民皆若飲以醇醪而沃之矣以故郡人士遂謂
予能於塵埃中識方君而且能識君之政於調吻
搖筆間也乃竭[illegible]於君不[illegible]其生平所著述
方君辭之不得則衛以[illegible]有司與其薦於鄉
會者若干篇授予曰不佞務辭諸明公之知乃幸
獲至於此其尚敢祕不奉揚諸明公之休命然不
敢潤以他作為木之災也予曰不揚己之長可以

覲度不秘人之美可以觀德乎又罔以占方君之所就者遠矣僉曰俞乃爲序請[illegible]

贈郡侯東巖栗公擢[illegible]道序

先是郡侯栗公以[illegible]考功民郡人士依依然不忍釋也[illegible]達以文任得請于

天子侯復守吾郡[illegible]曰侯其終惠我[illegible]道副使[illegible]擢選中外吏得栗侯以請

天子俞之侯乃拜

命郡人士愕然相顧失色曰咄嗟茲久任哉且吾侯之視吾民若良醫之療勞瘵摩其腹而食之察其體而衣之審其力而時動之而猶恐其或傷也故以安養生息爲功而不用情於敲朴鉤摭之事以簡重恬愉爲治而不逞意於刀筆筐篋之間閭閻無雞犬之驚而民得肆力於農畝畝値蓋再倍疇曩矣吾人士實恬恃吾侯而彼憲使者將奚施建鉞荷戈負弩日以斬殺擊刺爲事茲剽悍叱咤者爲之耳而謂侯宜乎哉殆傳者謬也乃以質于不佞不佞曰信哉爾人士之所疑者正銓部之所以破久任之例請于

天子而奪吾侯之速也夫天下之患在西北而西北之患不在夷狄之強而在吾民之弱懷隆介上谷居庸間去京師二百里而近虜窺京師由白羊口入則懷隆爲吭嗌之地蓋重鎭焉而馬步官兵僅四千五百有奇屯糧不滿六千石編戶共二十餘里其單弱可知卽以所轄之力過全虜猶惧弗支

以所轄之供餉士卒猶懼弗給以所轄之地利養土着之民猶懼弗附而統帥者競爲肥身之圖彈壓者巧爲固位之計月米則以准役歲布則以折差裝資賞賚則掠以賂權要卽伍未煖腹已枵矣驅枵腹之兵以當匈奴豺狼之衆其畏不死勞瘵之民星散野處州縣僅存虛名而牧者又以重稅蕪其田繁科傾其槖不急之工堕其役如之何其不困且斃哉聞諸邊人有云漢人掠在虜者率安土忘歸其黠者反爲胡攻漢問之則云漢賦繁重

人無寧處而胡俗自便故昔漢而安胡負德逆節
弗顧也夫胡犯夏用夏制胡夏化爲胡胡何制哉
誠欲保境攘夷非撫循不可耳是故移侯撫吾潮
者撫懷隆當使懷隆之人樂伍若戀家樂成若安
土樂屯若世業樂戰若弃充虜至則禦虜退則休
勢散則戰勢怯則守懷隆有苞桑之固而京師獲
磐石之安矣侯之功顧不偉與昔李牧治趙北鄙
居鴈門備匈奴輸市租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
牛饗士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大破

匈奴匈奴十餘歲不敢近趙邊趙充國治隴西先
零罕开時肆侵掠充國數數擊諸羌時稱良材
而晉蘇則爲太守一意撫循諸羌歸附議者謂君
子所蹕在此不在彼也故古之選將必取悅詩書
敦禮樂者而折衝千里之外乃不出樽俎之間爾
郡人士其未知當事者所以用侯之意哉若其守
巳之峻馭吏之嚴與人之誠課士之勤則皆所以
成其撫字之仁而投之所往無不宜者侯述職將
業巳爲其屬領之茲不敢贅也不佞以是復於郡

人士郡人士僉曰然吾侯庶去我矣其柰何哉而侯
之寮友梁君月川游君三泉胡君涵白張君順齋
屬予爲贈予即以復於郡人士者復諸君諸君曰
侯之焦心勞思於而潮者四年矣今復以邊徼重
任煩侯侯以兄弟視吾儕吾儕誠睠睠然於其行
也君子之言懷隆坦途耳吾儕顧不慰哉昔王生
過九折之坂叱御以驅而侯可叱御矣遂書爲贈

贈司理順齋張公榮膺封典序

按周官封典掌於司勳然未有推及其所自出者

我
朝稽古定制貤恩之典益獨隆焉自內及外由崇及
卑三載考績最者皆得以其官封其父母及妻然
內爲易外爲難崇爲易卑爲難予嘗以都御史兩
承治河之乏皆不三載以事歸不閱月
新天子之覃恩至而予獨不得與故封典若有成例
實奇數焉乃吾郡司理張公治潮之三年監司上
其績於考功氏考功氏纍貫轉聞于
上報曰可乃封其父警齋公如其官嫡母熊氏生母

王氏配徐氏爲孺人夫司理以刑爲職而上官之耳目恒寄焉刑不慎則怨易讟耳目不慎則謗易起故得考者不僅見此無論矣至其賢者上官又恐失之交章論薦治未成而擢之臺省矣故得考者亦不僅見則司理之得考也於外官中不尤難哉而順齋公何以得此也先是當事者以言官之請行久任法故我湖得久借順齋公而公亦得以久道成治乃以治功報其所自出夫使順齋公賢矣而不久則不得封賢固所自致也而久則天也

非人之所能爲也此奇數也天以奇數付之順齋公殆必有說矣公初至湖延譽齋公藜羹糲飯不改寒素閉閣固鑰蕭然如閉關[illegible]閒不至人亦不知公之在官舍也常[illegible]公曰吾願汝爲好官不願汝爲美官事業不在通塞不負於地方塞亦通耳今日即止何[illegible]哉聞有寃獄順齋公辦之不力輒厲聲曰何愛此官而不爲辨也聞有豪右順齋公遏之不力輒厲聲曰何愛此官而不爲遏也順齋公性最孝每以奔走於官不得朝夕侍公爲恨

公曰毋以我累汝心遂乘小舠飄然去湖人亦莫知其去嗚呼賢哉父矣以故順齋得肆力于官濟泊自將饑糲不厭奉公之儉早起晏罷祁寒甚暑矻矻不廢案牘奉公之貞苟可以行吾志而無所愛於其私則[illegible]以避勞苟可以濟吾事而無所便於其私則不爲[illegible]以[illegible]怨奉公之亮讞獄務在得情不希旨不泥成案遇有枉抑挺身白之讜言至必面爭卒以理勝無撓者奉公之仁遇强則抑過暴則鋤猾畏其嚴究避其[illegible]奉公之毅

儉以持己貞以剸繁亮以集事仁以拊衆毅以摵重之數者皆順齋公之所以能于官而皆公之所以廸其子者公何忝於官哉嗚呼世有挾長負奇而齟齬坎壈曾不一遇視衣冠之榮若登天然而庸人嗇夫材不試於事行不[illegible]於鄉而[illegible]上之人無所擇而畀之秩曰是其子若孫之所有而推以與其祖父蓋無所[illegible]之器與名而可以爲其人之榮下之人亦不必量而受之秩曰是吾子若孫之所有而推以與我蓋非有待於賢且能而可以安

享予上之賜此凡封官爾爾也而公其然然哉豈其然哉故謂順齋公之賢爲其父之賢而謂警齋公之官自官之可也順齋公之得久於其任也殆天之所以報公歟嗚呼徑尺之魚不遊於蹄涔橫海之舟不納於江河順齋公之位未艾也則公之食報也寧有涯哉學宮某某某等各率其學之諸生而屬序於不佞曰吾儕之徼惠於侯者大矣植我教我誠不異父母之遇其子也今侯之得封其父母誠不異吾父母之得封也子其爲我言之不佞曰順齋公以父之賢賢其官官其父可以觀子道矣警齋公以其賢賢其子故能以子之官官其身可以觀父道矣當事者以久任之法治天下而因以成其父子之賢可以觀治道矣僉曰俞遂書之

壽江司徒六十序

夫世所謂社稷臣擧寓內咸蹐之雍熙爰以其身陪貳太平同享無極豈其浮材偏能詭觀聽博名高者可得嘗試倖致哉非爲黔首輿䘳弘博者弗預非爲廟社營措隆高者弗預即已焉與其營措矣儻非思極塞淵挾一炫鬃心即名高後一時亦一時爾也安得泱萬黎銘鼎常予格之譽以邀大年令薦紳摛文之徒龔美譓不衰邪興家永平久文恬武嬉苟目前一切極矣卽一二儁髦思策而振揚之而武未得寸許謨遠猷民社之靈雲長修永之報從可知矣於戲茲觀夫右司徒江先生深思而遐圖享施而謙居食報久長而莫所自知顧可易得者邪曩先生旣對公車也其保百姓功首試之吾鄉安吉安吉阻萬山羣不逞嘯伏叵測先生悉爲徽諭㘅乳活之更以易治稱諸所解散條科至今州國奉爲令先生欽卹恩縯試之閩右閩右當夷漢交頗用峻法往昔獄刑使者率徇成案先生至悉破拘攣多所平反守荆州守廣平周旋東粵藩臬又再轄我浙藩所至理奇勳民往往有殊異稱其始官東粵也職舉兩紀樂東粵去京師萬里外故事上首功者率視專閫大臣指耳先生獨時時躬履行間數數最已又督兵奮擊俘元慝

以獻而東粵平其自潮左轄進師南度之黃
鄉距險三百里盜藪世據其中蓋六十年所司付
三百里民墮爲異域先生出奇計梟之遂空其地
黃鄉祠事先生比諸新建久之以考最進今秩敘
鎮淮陰云淮爲國家南北孔道故事開府大臣惟
督兵漕拊循諸執掌耳比者黃決梗運道論議假
余節總理諸鎮而淮徐之議則成仰成先生余始
意河工必如是迺可計久遠而議者頗類制可異
同蓋深燭必然之畫者上荷

聖明與二三當事元寮外則先生惟余之信以就今
勷微先生余得獨持一意自效哉夫以先生不世
出之才隨投輒效假令養交遊藉聲譽獵取大官
如責左券奚必敭歷中外垂三十年邪先生嘗曰
六吹生生鍾呂遞遷年功溫炎漸薄之高寒我所
然嘗嘗哉故其官安吉時最矣才得秋官郎秋官
郎最矣才得外補二千石其臨戎東粵時梟斬鹵
獲功最矣迺循資積六轉始得建虎節中間率多
常擢黃鄉之役衆謂先生且超拜予世爵先生顧

深自引抑僅受賚金加祿而已今河渠功畫藉先
生告成又謬以班階謝居余後古之人臨全牛者
割小鮮臨聲華若探湯謂先生其人非邪夫其智
抑深歛美泊則其精神意緒迺精神意緒者則其
所建樹規爲者日益宏彼世之愒日月競旦夕榮
稱者嘗或迂視先生而詎知先生所以爲國家永
圖所以共國家休祜靈長者正惟有此不然天塹
之謂何而修永何以璆焉今年首夏上以河渠故
下

溫詔出內金嘉勞先生謂且有後命蓋上意始駸駸
大用先生矣而先生年六十懸弧之辰適在秋吉
時若四方賀從若文寮武吏若境士青衿士若垂
白父老各以文壽先生戟門上壽在士著士民見
先生永土平成奠溝民安功可百世利也則曰是
宜年在縉紳廡下將上轉漕之徒見先生制令搏
大譎導織悉貽上下永久恩也則曰是宜年在客
子從四方來者各就所知言曰是宜年是宜年於
戲今海內外所以知先生揚詡先生者咸僅睹其

隆隆施耳余與先生共事久知先生最深適先生
所以樹立所以享有今日與將來之必然者最所
謂塞淵不貳心得之與雖然余不尋常詞褒揚先
生也顧方爲先生負深慶焉夫世之罷狠擾老亨
舊大夫之既投閑者如問之往者矣已矣若一二
心膂大臣方仰其老成綜練一旦國家有大典故
大征討大誅戮則必藉以坐而論思或出而表儀
祖宗朝若蹇夏二太師王大宗伯劉大司馬諸公或以
殊勛上壽爲天子畀倚裨我王祚今

主上方嚮用先生而先生年甫六十壯猷無二余恐
先生未有息肩期也先生其益進乜著專精神以
迓天休而副
聖天子簡眷之意斯其永爾社稷臣哉先生謝曰子
知我愛我許我實深顧我弗堪也余姑記之以俟
諸將來

贈都諫中齋戴公擢河南大叅序

予嘗讀周書至立政終篇則瞿然而起曰甚哉聖
人之重刑也夫周公之所以告成王者諄諄焉於
用人之道詳且盡矣自三事大夫而下咸無所指
摘而獨歸重于司寇蘇公豈以周室人才之盛莫
有賢於蘇公者蓋重其事故重其人也夫刑以弼
教故曰禮之所棄刑之所取坊民惟刑罔民亦惟
刑刑其可以不重哉我
國家稽古建官憲章有周獨於明刑之官則部院寺
鼎立而分治之復設省臣以司封駁中外刑獄平
反居多即使
天子之所可者省臣得而否之而獄於是乎爾平矣

故省臣之選與部院寺蓋並重焉假令當周之時
寧能獨重蘇公哉癸未之春予被
命入主司寇事時三晉戴公中齋爲刑科都給事因
數造請焉覘其人顒顒卬卬淵渟嶽峙不可撓也
聽其言侃侃若斷貞金而落鏗玟予曰毅哉其
人也持三尺法毋不愛哉不數月而部臣以慮囚
請故事長至將禘文武大臣暨臺省諸寮俱集
承天門外慮所當決之囚稍可原貸即從末減而司
部事者每拘成案僅僅以十餘人塞責猶恐不能

含默若乃抗疏請寬其獄若曰
聖天子方隆好生之德以臻至治乃罹無辜者殺戮
赴鍔乃耶
天子曰可故是歲得全活者再倍時謨人謂公陰隲
浮于王氏云是公固長者而當殺人哉又不敢用
而勲臣有奸法者業寘于理已而得釋上有疑聞
乃並劾前論獄者又以睚眦欲有所詬毀數十人
事下所司按問薦紳中駭相語曰機阱不可以見
芒而虎不可以搏翼其奈之何公乃具疏直暴其

奸而曰第令其說是也亦不當於謝疏中陳之無
人臣禮先是
主上誤信其人將柄用之廷臣無敢言者至是始大
悟
降旨切責而寢其奏朝中肅然無不欽仰稱
天王聖明者夫沒刑之人直蟣虱耳公則咆哮若將
捽而捋之而於勲貴人之桀驁者則視之若蟣虱
然公殆剛不吐柔不茹儼然有道君子哉如公者
宜日置

天子左右以贊聖人中和之治而顧使之出爲外藩
豢知政事當事者無乃娖娖循故事耶或曰中州
善地藩臣匪卑而公何爲是言也予曰昔漢長孺
出爲淮揚不薄也而萬世之下猶謂武帝以戇直
戇好面折不能忍故出之公固今之長孺也而
聖天子心知其忠固不若武帝之於黯也爾不爲公
一破拘攣哉雖然予更有說焉昔虞舜擧八元以
馭萬民而擧士師之任宅之咎繇不從中制故咎
得以盡其職而虞舜之德益大夫弓弩畢弋機變

之智多則鳥亂于上鉤餌罔罟罾笱之智多則魚
亂于水今之爲弓弩畢弋罔罟罾笱者多矣誠懼
其亂民也此予所嘗與公慼頞而道欲爲
明天子告而未竟者公行矣其謂我何此又予之所
不忍于公之去也若公之器識蘊抱內可也外亦
可也他日左右
天子翊贊中和皆公之能事又何庸於予言公之同
寅顧君問田君疇常君居敬陳君辟劉君尚志索
予言爲贈予以所不忍於公之去者告之遂爲序

贈父母楚璞楊公奏最序

烏程楊侯起家進士來令吾烏也已三年于茲矣
乃告其成于郡侯郡侯曰賢告之諸監司監司曰
賢告之三臺三臺曰賢語人人交口上考也例得賚
冊牒奏諸
天子而烏之父老率其子弟而號于道曰侯將報政
矣擢去有日矣侯其可一日去吾烏哉三臺使廉
其情乃疏留之而以其績聞于
上民大悅斗酒相慶而吾宗冀子姓兄弟徵文于予

以爲賀予曰侯介素恬穆溫文渾厚昔予從諸進
士中物色之請于銓府而得之者異日當爲社稷
臣是烏足爲侯賀雖然今之縣不易爲也夫與人
主分而治民者守令也與守分而治最親民者令
也今言官疏重守令者無虛日
聖天子下令責成于守令者亦無虛日而海內臺使
與諸監司皇皇焉惟恐守令之不善而又皇皇焉
惟恐不得守令之　善寄之察屬諮之賓旅偵之
道途廣布耳目以求必得其　善而耳目者又烏
得人人而悅之無論甲可乙否即可者十九否者
十一聞者投杼起矣何有于績茲其難且卑者以
殿最出自臺使監司每蹂躪其治條發繩[illegible]于奉
事問心竊其所非是亦必譽析稱善曰[illegible]下之
而上之人苟遂其一切即最矣亡論其行白黑也
侯固沉毅元直遠衆守是不[illegible]意議不[illegible]苛[illegible]人
知之不爲喜人不知不爲奪若不[illegible]之
節類供例饋悉屛絕之未嘗示人以棄有如上之
人一旦疑其跡而不諒其心何有于績茲其難昔

嚴延年爲河南好殺戮發摘鈎擿中人之陰若神
鬼焉而吏多畜養奸人交口助其赫赫故人皆搖
手腹惜嚴使君而聲問遂起吏治稱最今之爲治
者多竊效嚴使君以起聲聞故上官稱其能吏民
鉗口不敢出一語道其短[illegible]不事操切必衽
席其民而後洗濯之使元氣常充精采[illegible]平情
即不直者亦未嘗深文刻法以于能名故被法者
亦得意去曰吾固不敢以倖望侯庶幾侯寬之耳
我湖賦役甲于西吳督賦使者冠蓋相望于道而

令每欲處取辦以悅上官之心故閭閻有罄廬舍鬻妻稚以償未足也或致顛頓經溝壑且將逋從潢池中博一生耳而侯至則下令曰吾不取速辦以病若冬取其二若衷其農之所獲以償夏取其一若衷其桒之所獲以償若亦無得夏吾約以病吾令既下民起賦如趍市曰侯不病民民弗病侯爲也某鄉豐而鄉之某某尤豐某鄉瘠而鄉之某某尤瘠某鄉在豐瘠間而某某稍當瘠名特匿賦以界豐者某寬畝而瘠某減畝而豐其不畝甸而

實壽坐照數百里明若觀火朝審役而夕榜于衢鄉人皆大惴恐不知侯何所得之轉相戒來受役也侯以片語取辦無所事敲朴而里閈閭不覩徒卒者三年矣至若鄉之狡者直者善柔者強有力者靡不悉知其人知其豐瘠其人又大惴恐相戒勿犯而侯固未嘗以鈎鉅得之也且世以最望令者有出簿書期會奔走逢迎者乎高之亦不過剔垢任奇露才揚己而侯獨以寬平敦大清淨不擾治吾烏有如上之人含休休之澤而收察察之名

侯于績乎何有茲其難夫茲三難者不難于古而難于今而侯行古之治乃不難于今之所難昔最河南之政豈不赫然稱神明哉而使者將璽書黃金自西方來輒之潁川而不之河南守頃見璽書黃金之至我烏矣是可爲侯賀也而予業已爲侯編氓何敢賀侯予仲兄某嘅然起而謂予曰咄嗟烏之民衽席于侯者三年矣民所欲言而借吻於予予無論矣獨不念汝宗黨乎而又不念汝兄發膏待盡得優游牖下未先朝露者不有侯乎而于

何讓之深也予唯唯乃次第其語以告侯侯曰以不穀之治而諒于郡公諒于監司諒于臺使是不穀所難而臺使監司郡公易之也於不穀乎何有遂以爲贈

羽泉劉公督撫疏議序

中丞羽泉劉公節鎮兩浙三年島夷讋服四境謐寧

先帝以留都重地獷卒譁變遂改公爲南少司馬遄年得代屆行有司請公之章奏及諸所檄牒錄諸

梓且曰將爲地方存掌故非爲公也公辭之不得
采以付杭州太守吳君某校刻之事竣題曰督撫
疏議乃以一帙示馴且屬馴敘末簡曰知劉公者
公也馴拜而讀之曰馴乃今日真知公矣其敢以
不文辭夫兩浙自癸丑來一二狂酋連島中諸異
㨶擾內亂蹂躪我人民焚刼我居廬攻毀我城邑
十餘年未靖兵日益驕賦日益重兵驕則益起戎
重則民亡四境之內蒼黧然不勝其丘墟蕭條之
色矣尋得劒門趙公來庶幾安籍而又病其不久

去吾浙也羽泉劉公以京兆擢御史中丞代趙至
則洪無益之費損不急之務計餉以蠲賦選兵以
息民謹烽堠申號令凡趙公之所行而未究與欲
行而未遂者悉斟酌而充拓之一洗前人之靈矣
夫苟安平之福者則能頌公之德免剽掠之慘者
則能頌公之功知公之躬枹鼓冒矢石者則能憫
公之勞而於公之苦心處則槩乎未之聞也是集
也其可以不梓乎夫公自蒞浙以來小大數十戰
搴旗斬馘批亢擣虛材官騎士咸出死力以自效

於公故如諸家尖烏石塘懸山等處倭奴揚帆東
指端不及定旋即授首雖外洋窮島之寇咸望風
躡踪捜剔芟刈至若隣境礦徒勾黨爲亂流刼於
徽衢饒信之間聲勢不亞昔年流賊三省震動幾
不可制而公分道命將指授方略一切阨塞形勝
虛實犄角了然於公襟帶間一鼓而殲之雖古南
仲之謀衞霍之勇誠不是過矣夫堅駿獻者必有
不經之費運鴻謨者毋務細行之矜故劉晏當大
事不惜小費而武侯躬親簿書識者謂其忘大體

也公計兵而餼量日而給程能而賚市恩胃賞之
事一切勿事故當兵務旁午應接不暇之時而滅
餉銀覈工食革冗役禁妄派之議特惓惓焉至於
上下案牘片言隻字必自裁決少不當意未嘗依
阿若綜核功罪廉訪藏否尤毫髮不爽凡就公論
議者雖老吏亦自謂不如夫士大夫談說經濟指
天畫地貫串今古不足爲難若操及而割咸中肯
棨卽爲難耳公非其人哉雖然公亦苦心矣議者
又曰往年倭奴煽禍浙直之民有力者充兵有家

者充餉自山東迄於川廣數千里間徵書羽檄自
夜達旦公南殄海夷東剿山寇用兵亦無虛歲而
民不知兵且不知有督府矣其故何哉蓋人各有
志志在功者必役民以樹功功成而民悴志在民
者必勞身以安民民安而功泯公之用兵不益將
惟其人不益卒惟其勁不益餉惟其當蓋用者得
調而後搖善世者動而制事卓哉行千里而不
滯其轍自若也今者
天子嘉其勞士紳識其美炳乎煌煌赫焉盛矣而公

却名如釋辭能如捨又烏可與張皇炫飾矜功獻
技者較短長哉公昔年嘗令浙之瑞安視縣若家
愛民若子瑞之民亦戴之若父母壽由黃門擢太
僕則以瑞視馬曹擢京兆則以瑞視畿甸擢晉撫
則以瑞視全浙故所至民有去思今太僕京兆之
政附載邇議問可覩其大都而瑞之口碑猶嘖嘖
未已也然則公自發仕迄今其志寧有一日不在
民哉公不日晉樞筦秉鈞軸四海之民皆在公衽
席間又當以吾浙視四海之民矣則以此復於吳

君吳君曰公真知劉公者遂書之

留餘堂集卷之二

留餘堂集卷之三目錄

目錄終

留餘堂集卷之三

吳興潘季馴時良甫著

記

重立總河題名碑記

題名者何題總河諸臣之名也題之者何考其人鏡其事某也善從而師之某也未善從而改之凡以爲河也夫談何容易哉自北通州以至浙之武林凡三千七百餘里通州至天津則資潞白桑乾諸河抵直沽入海由天津至臨清則資漳衛之水而與汶合由臨淸以至徐州之茶城則資汶河而與泗合由茶城至淸河縣則黃河合沁汴涇渭諸流河南出豐碭而合汶泗諸水於茶城歷徐邳靈睢桃宿以抵淸口而與淮合由淸口入淸江浦裏河至寶應則資通濟閘所納黃淮分派之水以達高寶諸河而浮舟抵瓜矣由鎭江之京口閘以至常州則資江潮之水故視潮之大小以爲盈涸抵常則宜溧諸山之水相濟而惜其入江之速也由常至浙則資苕霅諸溪之水此運道之大都也而

河漕各有憂焉馮夷揚波則河湖有泙洞之虞而內漕安如衽席祝融煽虐則內漕方慮涸轍而河湖瞬息千里矣此天地之大尙有憾焉而總河者不亦難乎然水有道得其道則順不得則逆吾求其所以順之者乎昔

成祖建鄂燕京嚮道爲急尙書宋公禮濬復元會通河導汶出南旺分濟南北而二百年享其利沐陽伯金公純濬黃河故道引水入塌場口會汶入淮而運道遂通陳恭襄公瑄隄管家湖通清江浦以河爲運而元人海運之患遂絕弘治年間河決張秋劉忠宣公大夏董夫塞之築長隄自武涉至沛碭千餘里蟺蜿外護至今稱之曰太行隄而漕道遂安嘉靖甲午河南徙魚沛濟寧淮爲巨浸內漕淤墊運道梗阻議者另鑿一渠而中丞劉公天和毅然爭之曰宋公之業焉可棄哉遂畢力疏濬而故漕遂復嗚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數君子者非吾師乎馴猥瑣鄙人不足掛人齒頰謬承

明命自嘉靖乙丑歷隆萬四役于河矣而不能彷彿

數君子之萬一以貽後來者之安眞可愧也雖然
朿考數君子之治河也皆以循復故道爲主未嘗
有私智穿鑿炫奇驚新博名高要捷徑者夫禹之
治水稱神矣而疏九河排淮泗決汝漢瀹濟漯乃
其胼胝之功也晦翁夫子釋之曰疏疏通之也曰
決曰排曰瀹亦疏通之意則知九河淮泗汝漢濟
漯皆天地固有之河禹特疏之以復其故非剏鑿
也禹貢云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傳者曰九州之澤
旣有陂障而無決潰則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

有所歸是所以固其疏決排瀹之功者惟陂障是
圖耳蓋必如此而後謂之行所無事謂之大智謂
之神禹之數君子其深得禹之心法乎予不敢望
數君子之後塵而循兩河之故道守先哲之成規
則固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舊有碑樹之堂左數
君子在焉右無餘隙有司以再建爲請予不自揣
而妄識其端恭襄公以非總河缺其名氏而其功
不可泯也故爲著之若其未善而當改者則其人
云

無爲州學新建尊經閣記

濡須古巢國地介江淮之交漢廬江郡轄居巢臨
湖襄安三縣隋省襄安置無爲鎭宋改鎭爲軍皇
祐二年始剏黌序于軍治西偏據芝山爲屏臨錦
溪爲池居山川風氣之會矣舊於大成殿後建閣
藏書扁曰稽古且爲諸生肄習之所兵燹于建炎
中理宗朝計使張士元檄郡吏創新之元季燬循
殿宇頹然爾
興高皇帝表章六經祀先師以太牢詔下州郡各

起黌序如太學制禮半辟雍洪武三年州守王奉
始設門廡繚以周垣惟時綴學之士自邢太史而
下振起詞林摛藻掞天庭矣顧庠舍例得建閣藏
經而州學獨缺無以示來範博士弟子數爲守言
前後奉行故事僅僅備餼廩之需而已無有補敝
起廢創新規明 上栢者今上七年州守海寧查
君志文以兩河告成拜廬江郡丞兼綰州篆甫莅
學舉諸圮廢悉飭而更之稍復進弟子員挍以忠
質課以秇文俾不詭於六經之道凡三年所諸弟

子員業已㵐芳潤而鬱雲蒸矣頃且申其所請爾
議卽稽古閣故址撤懸鼓之樓爲閣而命之曰尊
經以成
祖制是時制府太倉淩公雲翼按臺晉江陳公用賓
臬憲臨川朱公惠光常德唐公鍊在部方稚向文
學掄選茂異爲
主上隆右文之治檄議皆報可於是以　年　月始
事迄　月而竣且丐予言勒貞珉以告來者夫六
經不尊久矣予於查君之請而知先王之敎要而

易守也嬴秦之君奮私智而反古舉六籍付之祝
融經學不絶如縷西京之季學士家頗尚帝尊崇
之功遺經稍出元成中各得立于學官師有專門
功至較著矣乃宋儒則謂秦焚書而道存漢明經
而道晦此何以故哉彼京房費直非易旨也歐陽
劉孔非書旨也荀氏二毛非詩旨也大小戴記左
氏公穀非禮與春秋旨也其名曰叛經彼祖龍之
烈直焚其書爾道固無恙也迨漢之黃老刑名魏
晉梁陳之禪章句儒紳且翺翔乎其中況以夜炎

君長爲之嚮導乎
高皇帝奮淮甸驅左袵而還三代之舊臨雍拜老飭
厲學官追崇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士不得薦
賢書公車對制一禀於經術渢渢乎函三登五矣
夫經常也常道晦而不尊則人心邪而不淑其所
繫於世道豈淺尠哉予嘗發祕圖經見所稱州人
士賦性淳厚好學務本無吳楚勁悍之風復以荒
度之餘覩其士風殆與予所聞往昔不異或曰天
運三十歲一小更百年中更五百年大更州自閣

廢三百年于此矣時極而反否極而通將在於是
而是閣之建適會其時山川枯而復潤人文衰而
復興可指而觀矣予聞袁昭毅賈文肅諸君子皆
州產也一以忠勇聞一以直聞猶得聲施後世
而芝山錦水藉之不朽況有進於是者乎諸弟子
誠入而升堂也揖讓俎豆而崇禮敎嚴而登斯閣
也諷習遺經憑虛坐嘯慨然有飛揚之意而激昂
其將相之氣得時而駕則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比
之諸君子豈直過之哉故曰予於查君之請而知

先王之敎要而易行也予又聞之文翁之化蜀也脩起學宮于成都招下縣子弟爲學官童子傳敎令吏民見而榮之由是蜀人士之風京師比之齊魯焉查君今守文翁所産地臺省諸公又振翼于上諸弟子釋鉛槧之業上公車對制寧獨爲蜀人士後乎諸弟子勉之矣是役也因舊爲功力不役編氓用不煩官帑蓋州中勝舉云

武安王廟記

高家堰居淮安之東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近堰東爲山陽縣之西北鄕地稱膏腴堰西爲阜陵泥墩范家諸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淸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于海此自宋迄今故道然也堰距湖尚存稜地里許而淮水盛發則時及堰址蓋周以前無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禦淮至我朝平江伯陳公瑄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爲安者二百餘年歲久剝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關津盤詰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浲洞東注合白馬氾光諸湖決黃浦八淺

而山陽高寶興鹽諸邑滙爲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眷土塞郡城門穴竇出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濁流西泝淸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淸口之半不免停注上原而鳳陽壽泗間亦成巨浸矣萬曆戊寅春

聖天子不忍魚其民乃擢南虔節鎭江公某蒞其地而以不佞總河漕事恊公治之時議者咸謂堰必不可築且欲增濬以暢下流俾無積潦不佞曰艮工苦心矣然堰土堅非畚鍤罔濟第今泗水爲之乎亦將厓水令涸而後畚鍤之地如可涸也烏用復濬爲也吾第詢之鳳泗之水蓄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蓄也淸口塞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塞也不佞曰堰決而塞蓄則必通堰決而蓄築則必達堰成而淸口自利淸口利而鳳泗水下吾何疑乎遂謀之江公爲南河郎中張君譽董其事始於萬曆六年杪秋之望至仲冬八日從水中纏小隄二千餘丈未合者百尺耳而雨雪大作

工遂微至七年正月堤再毀將水洋水高數尺怪風
鼓浪一縷復敗衆皆失色以必不可成告者觸口
至有鼓掌而笑者不佞曰第無餒予將往焉爰舍
而居不成無歸乃於是月之二十四日發淮陰宿
清江浦夜半夢一大將軍頳而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綸引背
題石示予以必成之意一老兵持[illegible][illegible]前予曰
此武安王雲長公也予矍然起矍然書曰此何祥
也掃者埽也其諭我以負薪乎明日告之張君雖
唯別去頃復來曰某邸舍蒼頭走書告某邸中人
亦於是夜夢雲長公若欲宮是堰者遂爲譽宮壘
一像塑祀之不佞往視其像則宛然夢中所見也
乃檄徐州[illegible]通務政游君季勲水利通判傅張君總
協之下埽護板實土投楗各分[illegible]遞舉而堰內外
皆水索土如金故楗工最急湧急口四十餘丈水
甚深塞之不得不佞期以五日報弱往督之水忽
避去自午及戌而塞塞竟不復至不能入矣塞決
之工惟合口處最難蓋諸水會趨一決勢激而猛
渠久而深故俗謂之合龍門以其湍悍如禹所鑿

龍門也大淵口爲堰南北之中素稱淵停合當其
所衆方難之有欲沉巨艦於上流者有欲投石者
不佞曰不可第仍楗俄而水平日暮水僅三尺萬
夫歡聲如雷一鼓而合嗚呼亦神矣是爲二月二
十五日也堰成遂建廟於大淵之上諸君謀所以
壯觀者乃得一像於故圯庵中像範金爲之高丈
餘非數百人莫舉擡於十月之望迎像僅四十人
舁之如蜣抵舟時方涸舟膠不能及堰少頃水忽
長浮舟若輕巵像登舟膠壖上衆皆踴躍曰神哉
予惟王昔發跡邳桃間不忍溺此方之民於孫曹
滔淫濁流中而佐炎劉弱息拯出之今獨忍魚其
民哉且也不佞猥瑣無當
明天子拔之草莽之餘當國者復以治水薦之
天子而授之柄時堰議蜂起云不便者十九而以便
聞者十一當國者獨主其一諸所措注咸授成算
其不忍魚此方之民如王心也王其能無默相乎
廟門三楹西嚮面湖門之內爲儀門儀門之內爲
正殿各三楹俱南嚮旁築一合樓守僧殿後爲堂

二層俱有寢室以備齋宿各三楹門廡迴廊丹雘
鍾鼎畢具計工費三百八十金有奇不侵與撫臺
江公鎮守總兵湯公某郎中張君紱清江分司主
事陳君瑛板閘分司主事黃君恭參政游君季勳
淮安守宋君伯華都司俞君尚志淮安府同知鄭
君國彥揚州府同知韓君相兩淮運副曹君銑山
陽縣知縣晉君錦各捐金有差董是役者則俞尚
志曹銑也始於　月　日落成於　月　日工徒
子來不日成之而把總諸葛堯賓宋大斌姚潼亦
各以所得廩餼來犒足占人情云是爲記

重建大通橋記

春秋之義首重民力而徒杠輿梁之作周官甚不
廢焉鄭子產非良大夫哉至捐一車以濟人孟軻
氏鄙之曰不知爲政則建橋固政也我淵之水發
源于天目合獨松水經梅溪又東過湖平箬溪四
安塘諸水北來注之滙爲西溪由清塘門而東二
里而近汪濊湍急溪北諸鄉數十里之民皆由此
入城絡繹于道摩間晝夜競渡爭舟往往葬魚腹
間民病涉焉嘉靖乙酉太守馮君曾建大通橋以
石爲柱衡木承空施以磚石凡費二千金民稱便
者餘五十年歲乙亥徽商何橋聚木水溢木漂擠
蔽橋下水嚙其址橋崩闔里嗟怨之聲載道爲程
方侯視之曰是誠在我問財於吏吏告匱問力於
民民告疲侯曰事誠在我聞有强者曰侯誠吾土
久其待遷耳烏能竟此會有訐商於庭者責以復者
侯曰橋費不貲一商詎可辦哉彼商吾邑亦吾赤
子也乃請於分守參政白野朱公郡守東巖粟公

僅罰商金二百五十有奇而聚諸鄉之必渡者得
若千戶擇道流潘普雲耆民黃希賢等董其事給
募銀簿以勸好事者多寡聽之侯曰以民之病病
民雖病亦利以民之勞勞民雖勞亦逸而未有以
先之民罔勸乃捐俸金七十五緡爲諸鄉倡緣自
是助者接踵乃擇耆民之殷實者司其出入戒金
毋入縣帑徵白其數凡得一千一百三十九緡有
奇鳩工聚材而因以募民之不能食者役之咸踴
躍恐後侯三日一往閱焉雖甚勞且疲不廢慇賫

勿爽易磚木以石南北跨溪凡二百四十尺廣一
十二尺有奇規爲五洞自址及顚高六十六尺左
右高潤各遞減五之一宏麗堅緻視昔有加南北
各建橋亭五間柱以石始于萬曆三年四月 日
訖工于四年四月 日嗟哉邃矣玉虹飲河俯覽
垂碧瀾濤之上安若當壹落成之日歡聲沸哉
舉手加額曰侯弘濟吾民哉維橋之亘侯之祉矣
維橋之同侯之齡矣父老相率走予爲紀其事予
日長民者固衆之所跂而望以庇焉者而世有耽

耽而居飽食以嬉民之疾苦疹怗則督督而莫知
雖於捍災禦患之事稍涉嫌疑輒搖手閉目若將
浼焉視侯何啻徑庭哉至有此不爲而彼爲之者
又無論矣侯之爲政日兢兢焉不踰細矱尺寸而
事關民生若茲橋者則毅然任之擬之以毀譽利
害屹然不動可觀其勇罰不踰則募不越鄕金不
入帑可觀其廉其用有經而力常省其役不亟而
功有稽可觀其才自損而後損人惟其願不自用
而用人惟其能可觀其仁於茲橋也識侯之大都

矣昔杜預建河橋于富平津衆論以爲不可預方
成之武帝臨會舉杯屬預曰此橋非卿不成
今天子方側席賢有司當必有所以爲侯者矣曰然
遂爲記侯登隆慶辛未進士諱堯工字季鄕貴所
其別號云縣丞某主簿某典史某皆預有勞勣於
法得書

聚奎樓記

嘉靖壬戌某錄承
命視學畿輔越明年癸亥三月將行部金臺適中

丞聯泉孫公自延綏入僉院事駟爲江州司理時
受公知最深而金臺又公故里也因造請于公以
行公曰貞教樹坊獎賢黜惰子之事也吾其敢預
聞之予起家大寧都司學學創自正統中制甚偸
予登第後稍稍拓其地始建 敬一亭尊經閣及
教授官廨頗就緒制第學宮逼於城虎踞龍缺形
家忌之昔嘗白諸當事者請建一樓於左而更代
靡常事竟寢闍子曷爲我圖之馴曰諾抵金臺三
日躬往觀焉郎以語太守嚴君某嚴君曰諾乃量

度工費僅若干而以帑貯歸遺餘銀若干具縣以
白馴曰可復具以白撫按兩臺兩臺曰可嚴君乃
謀諸都閫使閫使鳩工集材擇幕中職能者分董
其事事有緒而嚴君卽擢易州兵備副使太守沈
君某繼之沈君督之加謹越三月而告成亭寧臺
起巋然在望庶幾據向艮而規模壯矣馴曰士抱
碩大光明之才負奇穎卓犖之氣彪炳璀璨蔚然
於稠人廣衆之中不猶星之麗於天乎金臺之士
隸府州縣學者僅各土着之民惟大寧都司學則

總其司之所屬凡十有二衛所其子弟散在各府
而子弟之先世又皆東西南北之人其鍾英胤秀
蓋非特一鄕一邑之靈氣已也夫聚五方之人於
一堂之上不猶五星之聚於一堂乎宜摭其指曰
聚奎僉曰善乃爲之請於聯泉公大書付之而太
守沈君復請記其事於馴且丐聯泉公爲重馴固
重違聯泉公命也乃卽以公之意告諸士曰爾諸
士亦嘗聞五星之說乎按星經云東方曰歲星於
人爲仁爲貌南方曰熒惑於人爲禮爲視西方曰
太白於人爲義爲言北方曰辰星於人爲知爲聽
中央曰填星於人爲信爲思夫繁星麗天爲名者
七百八十有三而五星特與日月竝耀然皆各宅
其所不相合併故自羲軒以迄唐宋其聚無幾也
周聚房齊聚箕漢聚東井唐聚尾箕至宋聚奎則
聚奎者尤無幾也奎主文章又爲天之府庫故宋
儒濂洛關閩諸君子彬彬然以道學競鳴一時人
文之盛倍儷往代占者爲聚奎之應蓋天以五星
而爲四時之紀卽人以五常而爲百行之原天以

五星而聚于文章府庫之中卽人以五常而聚于
文明丹府之內其理一其機一也其理一故其應
不爽其機一故其瑞不忒馴也鄙不能仰答
天子休命以昭敬敷之訓而惓惓致願於爾諸士者
惟敦仁徙義秩禮求知以信也又惟爾諸士之貌
言恭視言明言言從聽言聰思言睿也濂洛關閩
之教不越乎此而我之所以願爾諸士者亦此而
已由此而陟華躋要秉鈞當軸上而楨幹社稷下
而康阜烝黎載之旂常垂之竹帛固其遇矣其不

遇而窮約終身亦不失爲砥行立名之士也復何
媿于樓哉舍此而飾章繪句卑卑於佔俾文字之
間或馳騁嘗塗獵浮虛而入㒟曲則爾多士寔有
樓矣能無懼乎此聯泉公建樓之意亦馴之所以
命是樓者幸相與勗諸是役也撫臺鏞峰李公與
代巡函野溫公實主之藩臬德振文崇維翰治二
公素所加意者故於茲樓尤樂觀其成云

傳

少傳雷公傳

少傳雷公者諱禮豫章之豐城人居鐔合鐔紀斂
瑞也蓋公上世有祖煥者以博達知于張司空華
爲豐令獲寶劍而公其苗裔云鄭夫人得異夢生
公岐嶷穎異紗傳强恕公亦夢少保夏文靖公告
之曰爾兒他日當如我公罘時能脫水火不死弱
冠舉于鄉繼成進士授與化司理有林子誠利其
兄子益夫產乘兄子妻待其弟寡息乃匿其弟而
告其兄爲殺弟御史屬公勘之其家則叢聚人比
屋而居曰是何能殺人昇尸焉往乎詰子誠于知

彲諸潮州公遂生致之益夫得釋龍溪有其妻與
新產子一夕被殺公訊其夫曰若與人有郤乎曰
無家有何人乎曰無而其人不哀曰非人情也遂
書赫號曰此必其人倫變而難于言者乃詰其庶
母而庶母白其父之孤行公出所書赫號云而其
人哭堦下叩首請死尋以制歸復補寧國司理逕
有豪曰吳榮四與華十六格而華十六死矣乃意挫殺
其僕昇于華十六所以爲償而華十六是吳更想華死
其僕而華十六論抵死公勘之曰否華十六與主格胡
不格其主乃格其孱僕必吳懼華十六死而死僕爲
對華十六生遂反誣之耳待鞫者曰豈神乎諸發人
隱側類是以異等入銓曹時有求補是官者太宰
許公瓚曰非雷君不可服天下乃竟補公繼考察
汰權勢暱者十四人陶仲文以符籙取媚歷官少
保考九年滿引大臣例自陳公奏與人仰荷
聖恩效勞不引奏不曰奉職而曰效勞一時咸以爲
得大體相嚴與陶比嚮之而夏文愍亦欲黜仙居
應公公抗曰是無公論矣必欲盡絀才賢而後快

吾不願也遂出公大名通判未幾以憲副督學浙
學政獨持衡鑑不爽毫髮人亦無敢干以私者學
政爲之一新時馴以諸生受公知每試輒弁諸生
及今不能副公知則甚愧云然浙人士至今口之
俄陞南太僕少卿異數也是時逆虜請北伐需馬
亟而公尚未蒞任云事亟矣先期辦馬至[illegible]意
用大司馬趙公訝曰何迅霆若此尋轉太常寺推
尹順天順天當輦下政多束縛不得便又內外交
府舖行召種蠅聚毛錯公一切絕糾以法務以利
民陞工部侍郎是時營
天壽山計其費且不貲公疏議節省過當且夙夜在
公
上遣中貴人偵視知狀乃嘉嘆久之公受知始此比
三殿工興分宜父子欲以爲[illegible]肥者不得已方以
公晉部事司營造已遂條上八事而特作大匠徐
杲得爲卿有心計與之易礎石爲須彌座積木爲
柱省不可計即巨璫黃錦見以爲天生若人爲國
家用而璫袁亨千

上前輙言未備公疏請吉立木頼
上聖明知璫輩欲中公一惟公言是信工成而推恩
及歐陽司空朱緹騎乃公止尚書添註分宜父子
阻之也然三殿之工估者至數十百萬而費止什
一
萬壽宮災估者復以三百萬報當事者難之時徐文
貞公爲次輔問公幾何公曰二十萬足矣即以聞
上喜而分宜不慊公念
上諭且諄切朝夕匪懈祁寒雨雪至躡油履行泥中
乾益自障即元夜不休
上知嘆異撤御饌勞之又念其孫勿須昇以入輔而
華亭子璠司繕造分宜孫鵠遷司廵緝分宜以其
孫何不能繕造而以人棄之廵緝會內監復言無
所需激
上怒公力請
上閱閱竟
上甚喜稱公爲良臣有銀鏹飛魚之錫分宜益不懌
然

上意固惓惓知公之體國而分宜之前後嫉公狀亦
灼然見矣他如兵仗盔甲織造內使針工承運庫
段疋爲所司隸行者未可更僕數而節冗費汰偏
累紓解運困不悉心從事但工曹動與璫貂相齮
公輒裁抑令無所漁射側目者比比公不以畏忌
一任之而卒以相安日雷公正約無撓璫爲至是
歷一品三年考
上援故事賜羊酒鈔錠授柱國尋加少保
紫宸宮再建公議宮禁重地不便出入請遣內使廉

慎者專稽驗而公得一意督促先是內姆毛姓者
求葺板房公不許曰營建必奉
旨而內言豈可出外毛遣人謝而心銜之至是乘
上問工程狀毛對管工者多休沐蓋指公而
上遣巨璫密偵知公勞苦同禮忠勤毛屏氣不敢覷
賞上尊以絲幣成加少傅
謝辭不允曰督掌工務節財任怨知深矣無何
世廟賓天公臨毀甚
穆考登極公舉前此之加派費稱冗者一切罷天下

以爲更生而一二少年始媚分宜及敗而排之天
下不直其人必欲甘心于公疏入
上曰雷尚書功在社稷奈何劾之一時咸謂
天子聖明而公更振厲部事如抑冠服之請停床卓
之派汰匠役之冗裁戚畹之乞一一著爲令
上幸成均公與徐文貞公東坐聽講甚重適吳給事
時來上封事言內使不法
上震怒公因便言前杖石今復杖吳恐累
聖德遂得免會中消言內教場公疏請

皇上尊居九重必導迎和氣凝神淵默不宜武躁震
驚事遂寢御史李志學奏裁中官冗房內使群毆
御史于朝公正色奮前曰此何所御史何官而爾
輩擅辱之無君甚矣衆始解散尋疏請內府年
例各有額近營造輒額外派而內監又題派倍之
臣不願見此事乞嚴飭歸里大璫滕祥以爲指己
嫉之不送閣徑擬
旨不准辭公再疏謂工部與內府相關今內璫怙勢
行私臣每事掣肘願乞罷歸遂奉

旨准致仕公前後所言事輒干宸奇不便而若顧
之力必公去後已省臺交章請留而公携一僕一
敝篋翩然往矣歸鐘舍杜門謝客著書如大政紀
內閣行實列卿年表鐘墟摘稿行世家居十三年
爲辛巳小恙語徐夫人曰夢夏文靖公邀游南岳
何祥也後遂不起異哉公立朝大節炳炳琅琅實
相肖夏公強恕公之夢此其驗矣訃聞
上輟朝
贈太保賜祭營葬制也公之曾大父母以下皆以公

貴贈如之子若孫姻婭咸名族具載志中某爲傳
其行實如此世稱公爲古和先生云
論曰馴爲諸生時公知余及守御史臺則馴又諗
知公云無論其他績樹更僕未易數即
世廟宮建豈不稱亟亟而元祖[illegible]巨璫[illegible]南急
倭北急胡民苦征輸[illegible]之餘積一工興輒計數十
百萬而
上諭迅發期以工竣而朝食公一一肩之既以稱
上意復以勝孚心茹勞怨他無所覬卒以就績

主上鑒知豈不稱社稷臣哉然公誠難之矣夫古人
臣任天下事而或阻于權奸掣于宦豎卒以無成
令後之人扼腕不平者何限也而于公則有所歉
艷焉君臣相遇可多覯哉

北岡翁傳

當
世廟時海內多文章知名之士而不佞時尋[illegible]長者爰
曰廣陵宗子相南海梁公實武昌吳明卿桐城吳
肖甫在吾鄉者曰徐子與南昌者曰余德甫子相

公實既蚤亡諸君子又多不逮祿養獨德甫時特
稱其家大人懽也同年生心竊[illegible]之今
[illegible]不佞起家塡江右德甫之尊人北岡翁者捐
館[illegible]三年矣寬有[illegible]德以[illegible]大耋而不佞循以未
奉几杖爲恨[illegible]若見君子長者乃
知文章所由來遠矣爲操[illegible]其大者傳之傳曰北
岡翁者姓余氏欽其名初字良倫避先諱改仲倫
其先世得姓於秦由余自歙而徙布四方宋時有
名邦佐者始來南昌越元入

國朝族姓繁衍多起家爲士大夫而翁之大王父孟
琛則自陽里徙居岡南孟琛生子良子良生泰翁
父也翁少承家學當受知李獻吉先生視學時爲弟子
員儁有聲也而會里中豪有轉挹其父者翁㨿身
出理坐訟繫三年而業廢居貧猶以經書教授里
中自給門人益進武昌朱公廷立爲御史家居時
聞翁名迎置家塾賓王大治翁故善爲生教言目
謂五十外當貴而朱亦雅奇翁第謂翁安所得貴
乎是時德甫甫亂而能文朱公見其文歎曰余先

生所爲貴者是不五十驗矣於是朱公立走一介
迎德甫館穀之令其子卒翁業焉久之奉其父諱
歸而德甫已爲博士弟子高等㩀東脩受業者戶
外屨滿矣壬寅元配葛太安人卒翁凡還兩喪德
甫輒以月既東脩佐之經紀以是翁即食貧不大
困丙午德甫舉於鄉閱庚戌進士而翁年甫逾五
十云里中人好言星者奇其徵且以奇朱公之知
人也德甫選爲比部郎三載秩滿得封翁如其官
市冠服進之翁爲一再御輒遣去曰無知吾故野

服便何德甫業與同年生徐君子與梁唱酬爲詩
若文時同舍郎歷下李于鱗吳郡王元美先爲古
詩文有聲德甫與諸君子游於二君所皆彬彬儷
於作者於是翁聞而善之貽書德甫曰吾昔北地李
先生以文起弘正間江右所稱同聲惟熊士選兄
今乃幸與歷下吳郡兩君者遊也諸才子又在提
而右挈之此天將有意于斯文乎夫人才不世出
文章事不朽小子勉之郎士選何嘗焉德甫以是
益自力爲名家德甫之爲讞獄使者歸也翁迎問

郎所治平反活若而人具以大辟改戍者論兇薪
城且舂末減者計之數百人對翁大喜出罰中冠
服爲酒命故舊勞德甫曰吾乃今知兒所以顯我
也憲副閩中時嘗以俸餘市海錯絲枲一歸之翁
翁則遺書峻却凜凜有湛母風德甫乃竟三載不
敢復遺也其中飛語罷歸德甫意不自得以不能
晏封諰謝翁怡然撫之無幾微望鄉居室燬於火
盡德甫懼傷翁意願亟肯搆而力不能翁又嘗之
曰數也性好賦詩適意不求甚工至語德甫詩輒

能名其趣于鱗諸君子或家居問走數千里詩辭
相慰藉翁喜謂曰范毋有言爾今與李杜齊名吾
所爲怡然者也癸酉正月翁無疾語德甫曰吾今
氣少短吾將終乎迄三月疾作整衣冠而逝春秋
八十有四翁被須詩書恂恂有禮不敢侮於董子
旣貴而徽前恕家于曲厚之人尤以爲難又使聞
德甫之治閭也翁書方勸之歸未幾而罷其意以
余氏之在南昌即數有生者率不登甚矣斯有
文章名如德甫若此翁自謂知足卒如其言云於
戲意深哉

贊

太宰宜山何公行樂圖贊

悃然其容珠淵玉瑛儼然其容泰山喬嶽言不擇
而自中事不謀而自儆爲行弗撓千金一諾歌歷
幾三紀兮足跡遍于六服名位躋上卿兮勳猷載
于簡竹嗟鑑賢之知錄兮而寸丹煌煌要今昔而
常若人方期公以汾陽之考韓王之相兮而胡遽
圖其形于長林之壑嗚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予將乞身於天台鴈蕩之間兮以從
公杖屨之躅鏁庶幾耆英如雎如洛

雜文

留餘堂題辭

嘗讀宋參政王伯大四留銘曰留有餘不盡之巧
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
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無
然嘆曰旨哉言乎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苟知其

餘留以還之寧至盈而爲天之所虧地之所變鬼
神之所害人之所惡哉爰念先考儆菴府君生而
鋒穎早學不羣弱冠補弟子員卽食廩稱人以青
雲之器目之而偃蹇科場不沾一命之榮輕貨財
喜施捨不甚韜晦適冒當名而囊橐屢空屬纊之
日家無百金之蓄刻意敎子彌受産爲館穀資四
子歲幾成立
褒錫可待而竟賚志以沒其所有餘而未盡者不旣
多乎玆駟不佞謬廁臺臣之末不家食者二十年

矣有子可教有田可耕有山可樵有溪可漁夫不穀如馴乃幸徼惠於天如此揆厥所自豈非先君子之所留哉馴小子敢忘先君子之休澤雖然馴又懼其責償已浮取用已竭莫以還矣因乞文太史書留餘扁其堂顧諟之庶幾有省焉

春秋讀意跋

春秋讀意者何我一菴唐夫子讀春秋而得其意也意者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孔子之志也孔子之志何遏人欲存天理敎天下以盡性之學也

詩言情書言事禮言中樂言和易言變皆性也何獨春秋以性言性與而難知因跡求性顯而易見孔子欲天下人人皆知是之爲理是之爲欲是爲理理所當存是爲欲欲所當遏擧之聚衆觀與衆評智愚賢不肖皆能指而言曰某也善吾所慕某也鄙吾所羞興起其久汩之良心觸動其暫萌之天覺由此而察識之由此而擴充之則欲可遏理可存而性可盡矣天下之言性者故而已春秋性之故也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嗚呼孔子惓惓愛人無已之心至是益悲矣或者不亮孔子之心乃曰春秋意在褒貶夫竊褒貶之權以賞罰天下是僭也正孔子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褒貶之權立法自已是非之公所敢在人人已之間公私判焉是不可以不辨也此春秋讀意所由作也知此意則會盟征伐之迹創霸統霸之由托始絶筆之故皆可指掌而得之矣説春秋者自孟子而下紛然雜出更僕未易數也其言之當與否讀意已析大較馴又何贅焉馴於

是經蓋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得其旨瞶瞶然者逾三十年讀讀意置有省焉若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霆也敬識之末簡

河防一覽說

季馴生而顓蒙居東海之濱不知所謂黃與淮者長而計偕北上尋奉使南遊亦貿貿然惟舟子之所之耳河中沙渚纍纍操舟者尋隙而進竊謂河道固然也嘉靖乙丑謬承總河之
命時黃決沛縣之飛雲橋而穀亭沙河留城境山一

帶河渠盡塞馴視之惶懼無措道謀盜起莫知適
從曰吾其問諸水濱乎乃遡流而西延袤荒度故
道新舊炯然在目所至則遇田叟老吏與長年三
老而問之乃知河性喜故決而衝者過翻在山之
水也非其性也喟然曰河在是矣業有成議力請
儘得復留城以下故河六十里隆慶庚午河決邳
睢渠成平陸奉
命再治而故道盡復萬曆戊寅三奉
璽書以右都御史總督河漕時黃決崔鎮而北淮決

高堰而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鹽諸郡
邑則匯爲巨浸懷山襄陵矣爲馴慮者曰爾居常
欲復故道今故道安在哉馴曰是固難第無他策
乃以身先之茇舍[illegible]　[illegible]于畚鍤間者八
閱月塞崔鎮隄歸仁而黃水悉歸故道築高堰黃
浦八淺而淮水復出清口合黃東入于海海口遂
闢復築遙隄十萬餘丈以爲外護如此者十年而
人皆忘其爲隄之功盡棄之爲車馬蹂躪之場風
雨又從而剝蝕之而河復四潰矣歲戊子某從草
萊中再拜
明命而出治之如故而河亦如故云夫議者欲合其
舊而新是圖何哉蓋見舊河之易淤而其新河之
不淤也某則以爲無論舊河之淤且黃堅之未必
如舊即使捐
內帑之財竭四海之力而成之數年之後新者不舊
乎假令新復如舊將復新之何所乎水行則沙行
舊亦新也水潰則沙塞新亦舊也河無擇於新舊
也借水攻沙以水治水但當防水之潰毋慮沙之

塞也昔漢武塞瓠子之決而禹道遂復宋欲力遏
北來故道使之東注卒無寧日而國大疲此非萬
古明鑑哉或謂徐邳非黃河之故道也然獨非泗
沂之故道乎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
卽此河也宋神宗十年河大決于澶州合南清河
而入于淮南清河者卽泗沂也行之五百餘年矣
是亦黃河之故道也且我
朝歲漕四百萬石非藉黃不能浮舟是天所以默相
我

國家而預闢此河以助之也敢恭守乎[illegible]八方者
二十七年今且歸而死矣不敢不以一得之愚貢
諸後之君子庚辰河工告成司道諸君嘗以不佞
奏議及諸名公贈言編刻成書名曰
宸斷大工錄然其事止于江北而諸省工無[illegible]明
事體未備檢閱未詳故茲纂錄之暇復[illegible]類
輯成編名曰河防一覽首載
璽書重
王命也繼以圖說明地利也河議辯惑闡水道也河

防檢要慎厥守也修守事宜定章程也河源河決
考昭往繇也古今稽証備考覈也而諸臣章奏次
第纂入便檢括也爲卷一十有四要之皆所以求
順治也試壓丙夜之觀用備芻蕘之擇可因則因
之如其不可則亟反之毋以僕誤後人後人而復
誤後人也敬爲之說

先考太學儆菴三府君事略

先考卒於嘉靖之甲寅三十五載於今矣蔣季馴
方奉役西臺歸而聞之先妣閔曰爾父屬纊之日
顧謂爾兄曰吾不彊人行能無足比數然必得名
筆以誌吾墓目乃瞑耳而僕冤方荼毒甫猝猝
奉柩蔓葬尚未有以請也毋一念之淚淫淫下矣
不孝之罪何能自文今世所稱名公碩輔門下非
其人乎摛詞振藻舉筆便有重輕海內之士得公
一字之榮輒爲不朽而不孝竊附世講之末且有
姻知之好則所以瞑先君九地之目而逭不孝三
十餘年之罪者不於明公而誰望哉謹撫家人所
睹記者次第其語以請惟明公憐而俞之按譜潘

系出滎陽侯食采于潘子孫因以爲氏凡四十世
而生淸河太守岱岱生中書令尼尼生猛烈將軍
攻始遷湖州之烏程又七世而生純孝公綜又二
十六世而生萬一府君始遷烏程之滙沮萬一生
安安生存存生紹紹生昱昱生璿璿生孝孝號南
葵府君南葵大父季子也生而穎異秀挺超於羣
兒甫八歲大父置之膝前指弄之忽有鳴鑼而過
其門者府君馳赴之大父亟止之若能爲對吾與
爾錫毋往也口占云銅鑼打動小兒心應聲答曰

木鐸振揚夫子教大父喜曰他日振吾宗者有兒
子矣九歲即操筆爲文章詞多俊拔縉紳先生咸
奇之是時大司寇閔莊懿公仲子琴軒公[illegible]甲
于三吳少女賢淑司寇最鍾愛擇所歸聞府君英
敏善對句召而見之時方雨口占云雨滋嫩草沿
堦綠府君答曰風飄殘花過地紅司寇大悦曰吾
家乘龍婿也遂以女許之[illegible]遊郡庠弱冠食稟
餼自謂取青紫如拾芥耳不幸大父早逝所授資
産半爲門戶費去而府君亦自負才智廣聞見納

交游曰吾豈能效田舍翁守父兄之故址竊刀錐
之利抑鬱終身哉遂入成均從居蜀山之别業修
葺舊聞以期進取居無何復遭回祿囊無長物而
世業幾廢於是鋭志克復方圖務[illegible]先[illegible]督埒
相之庶幾光復而歲計所入自賦役之外必傾囊
以教不肖輩甫離襁褓即爲擇師自句讀以至明經
講授必求持身端雅學問優裕者延之館穀必豐
贈遺必厚用是稍有成績已而仲兄與不肖相繼
登第鄉人靡不艷羨而府君未嘗有盈滿之氣形

于顏色宦遊之地雖不數百里不屑一往人或勸
之就養府君謝曰余豈好安逸娛媛扶守門戶哉
每見世之士宦往往以父兄之故損其清譽余所
深恥也家報往復必叮嚀告戒以清慎廉平爲訓
方物雖絲縷勿携歸以辱我志以是不肖輩宦轍
所至無俯仰之累云府君沒而伯兄與[illegible]出
仕皆能以清節自礪府君之教也府君平生倜儻
特達不甘下人即有顯貴人與之平交不少自抑
嘗曰彼焉能陶鑄我哉身外浮漚寧足爲輕重也

以是往往招尤取悔然非閭巷之士可同日語矣
至其問婚取友每嚴甄别湖中一時名士如唐一
菴嚴溪亭邵康山朱雙橋沈竹畏咸結爲交親居
常詔其諸子曰諸先生守官守身動有矩矱願汝
輩宗法之以是不肖輩[illegible]焉[illegible]年頗嗜岐
黃之書旁通醫術湖中以醫名家者皆不能出甲辰
歲大饑疾疫流行鄉人病者十九府君親爲㕮咀
全活甚衆平居以疾扣門者求罔不施施罔不效
此其種德之尤可紀者與太史公所稱富好行其

德者非耶嘗與鄰人趙某者相構訟之官而某病且劇急呼其子乞藥於府君某子曰吾兩家者相角勝負未卜得無嫌乎某曰咄嗟乎叔子非恥人者乎藥而愈其見信於人大率乃爾年未六十子女孫二十餘人環繞膝前親爲句讀多方取譬以發渠聰明晨昏自娛不知老之將至而竟意遂捐館舍耶嗚呼痛哉生於弘治壬子六月十有五日卒於嘉靖甲寅四月念有三日春秋六十有三歷贈河南道監察御史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娶閔氏歷贈夫人子四長伯驥湖廣桂陽縣知縣娶鎮遠府太守嚴鳳女次仲駿翰林院編修歷官廣東按察司僉事安慶府知府娶山東按察司副使邵南女次叔駿授龍江關提舉娶吳氏次季驥娶光祿寺署丞施崙女女五長適張貢次適鳳陽衛經歷馮時雨次適　衛經歷李學少適生員沈子禾次適太學生沈蕙孫男十有四人景生娶沈氏冠生娶徐氏弁陽太學生娶王氏茗陽太學生娶徐氏繼娶錢

氏朝陽娶邵氏繼娶吳氏岳陽娶沈氏桂陽娶蔡氏俱伯子之子京陽太學生娶太學生朱齊女瑞陽太學生娶吳氏鍾陽生員娶溫氏文陽太學生娶太學生凌稚隆女俱仲子之子震陽生員娶閔氏[illegible]陽太學生娶慎氏華陽娶李氏繼娶朱氏忻喜俱幼俱叔子之子大復丙戌進士授溧陽縣知縣娶太宰吳公孫女龍翰恩生娶知縣閔道充女玄操娶貢氏繼娶蔡恭靖公孫女玄孺生員娶御史張天佑女[illegible]繼娶陳氏俱季驥子曾孫二十八人王大公傳者百餘人而府君之枝爲最蕃或者曰府君志行才識可立勳名當大任顧不獲效用於世卒老於牖下蘊其餘祉施於子孫亦天道也姑述其著以告伏惟俯賜採錄幸甚季驥無任泣血哀懇之至

全河圖說

臣謹按黃河發源于星宿海繞崑崙歷積石越西域踰關陝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始爲運道會泗沂之水蟺蜿而至清河縣之清口會淮而東經

安東縣以入于海此黃河之大較然也以運河言
之由浙江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自浙至蘇
則資苕霅諸溪之水常州則資宜溧諸山之水而
水由江陰入江故至丹陽而資京口所入江潮之
水矣水之盈涸視潮之大小故裏河每患淺澀自
瓜州至淮安則南資天長諸山所瀦高寶諸湖之
水西資清口所入淮黃二河之水俱由瓜儀出江
故裏河之深淺亦視兩河之盈縮焉由清口至鎮
口閘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由鎮口閘以至

臨清則資汶泗之水即泰安萊蕪徂徠諸泉也然
汶河由南旺分流南北並濟故天旱泉微每苦不
足由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由直沽
入海而自天津至張家灣則資潞河白河桑乾諸
水矣此運河之大較然也河漕總之濟運而利害
實相矛盾霪雨遄旬則河湖有洚洞之虞而內漕
安如衽席亢陽為虐則內漕方慮涸轍而河湖胼
息千里此天時地利又未嘗不相須也若江西湖
廣運艘俱由長江入儀眞閘止有風波之險而無

淺澀泛溢之虞此又在運道之外矣千支萬派異
源同委凡以輸灌漕渠利濟舟楫以成我
國家億千萬年職貢之通津者豈偶然哉况召公之屏
指顧千里臣謹略加展拓繪圖貼說以
進恭候
聖覽臣無任惶悚屏營之至

上董宗伯乞關王廟碑文

漢壽亭侯雲長公神雄千古人也嘗於西河故壘
功最多而最奇駟感侯之神疏請於

朝敕宇祠之高堰且勒之石以昭不朽矣事詳見小
記中甚嘉侯以竣堰工心時識之願所以崇奉侯
無閒歲時者復庀工建亭於祠山之陰貌其像祠
之初扁其門曰武安王廟不佞復援筆於額改
曰漢壽亭侯廟昭其末曰羽書又題廟中柱曰昭
昭與日月爭光悠悠共乾坤不老嗣是遠近爭趨
承之凡以事祈者無不響應里民若父毋事之積
有年矣而未得所以記之者顧何以旌侯之神且
畢馴之意夫地由人重事以文顯昔王建云碑文

合遣貞珉謝史筆能令諂骨羞故片言甚於華袞一字
斧鉞良非虛語竊惟明公研機三篋探策九流緻
筆海之珠鱗絢春花於詞苑眞師表一時羽儀百
代偏長見錄大呂爲輕而况英奕於詩翰傳鑒新
一言以旌異之且爲此山重乎晁山故湖郡東北
一大障也落雲兩水自天目瀉分道逶迤而下會
於菰城而瀉於具區其由東南瀉者道碧浪而公
建龍王廟於中流復建侯之廟於東陸以鎭之其
由西北瀉者道龍溪而晁山實障之某所建侯之

廟則當其要衝也我湖比多高第與閭閻毀佚者
咸德公而功侯之陰庇於不衰公與侯且符千古
而比勞肩者矣微公之言不足以慊侯之心通某
之意而爲百城申其喁喁異時者微公之言以爲
侯之廟重侯世享湖之尸爽萬禩以爲此山重湖
之民亦實受庇無窮且感侯之神思公之德亦誰
不徼福於侯以報公萬禩之遐昌者其敢爲湖民
長跽以請容鐫諸貞珉以垂不朽云

與吳太守書

昨登侯遂承開晏雅集被襟暢飲不覺劇醉別詩
殊不成禮茲有一事相告願與公共成人間勝事
客歲遊張洞玉潭獲睹令親王陽公所書樓臺菴
暎竹樹交加此山增勝百倍竊爲此山慶又喜人
善卷善卷之勝可兼張洞玉潭而幾分淺薄未有
作興之者人生遇不遇大幸類此且寺西邊近一
山斧斤旦旦伐之砂礫石盡良可慘目扣之云是
本寺故業因窘鬻於玉陽公爲人佃去公亡寺衰
玉陽公初未知其如此光景不然玉陽公普施功

德到處沾濡何獨薄於善卷乃爾山靈有知善卷
見笑於張公玉女多矣今寺僧願出原價取贖聞
公與玉陽公至好敢借一言爲我容倘如李丞相
故事王陽公即以此山爲玉帶施作本寺功德王
則芳名大雅當與此山不朽矣望公盛爲圖之何如
以美事望君子以成人之美望公或不見訝也臨
楮皇恐舟中草草

留餘堂集卷之三

留餘堂集卷之四目錄

墓誌

目錄終

留餘堂集卷之四

吳興潘季馴時良甫著

墓誌

明上舍沈東園暨配碩人閔氏合葬墓誌銘

吳興閔沈及潘頗稱蕃拔著姓故三姓者世有姻好嘉靖癸亥馴奉
命視畿學時上舍沈汝端適謁選銓部汝端與馴爲母黨親相見甚驩也未幾汝端母閔氏訃至汝端爲位慟哭絕復蘇者數四歸有日且髽首跣足杖而乘門曰孤不孝年九歲而吾父東園府君卒乃吾母自持家事今二十五年矣春模計偕北上以母故遷延弗忍行母誠之曰第行矣吾老幸强健善飯且而父績學弗仕甚傷之日冀爾沾一命之榮以終而父志也言訖欷歔涕數行下模不得已就道茲未半歲叵意吾母遂至此哉模乃生不得視湯藥死不得視含殮罪其何贖復拜哭已輟慟蹶起曰往府君葬也欲誌未遂今將啓竁而祔吾母誌則以累公予謝不能越兩載汝端從弟水部

玉陽公以巳所爲狀造予曰疇歲兄以誌屬公今殯有日矣願卒兄志馴度義不可以不文辭進按狀沈本姬姓武王封聃季子於汝南之沈亭後遂以國爲姓秦末有郢負才名始皇召相不拜傳十三世有戎爲漢濟陽太守光武時以功封海昏侯弗就乃避地烏程之餘不鄉吳興有沈自戎始又十一傳而爲建昌侯約又四十一傳至餘慶府君子敬徙居歸安之崇禮鄉遂爲竹溪沈氏云子敬生居義居義生壽官繹繹生登仕郎軺軺生玭玭

生鰲鰲卽汝端大父也氣磊落喜施人以長者目之畢丈夫子四長卽東園君東園君補弟子員尋食廩餼日與故大宗伯午塘閔公今少宰濤陽董公相砥磨每試輙頡頏人視君芥拾一第無難也乃累不第則幡然改曰此一鄉士不足以爲天下士且獵者祝綱不獲則徙其處奈何刺促守一株也遂以例入太學結交盡海內名士而諸名士亦樂與之交走相扣者門外之屨常滿也司成涇野呂公每閱卷輒嘆賞不置名大起比試則又不第

君曰昔蘇季子遍干諸侯不遇歸取陰符讀之遂師六國予敢謂能盡讀天下書哉卽返故里下帷懸燈刻厲倍少時逾年疾作賫志以沒時嘉靖己亥六月望日距所生弘治九年　月　日實四十三年也君性孝友重然諾面不事崖岸故接人卽疎微咸適其意人皆以還祉卜君乃竟止此其可問耶嗚呼寄珠于人求不越宿藏劍于匣化不逾歲君負器需時蓄才善閟乃其光益灼灼見也所謂照之珠劍非耶而固靳其施奪之速何耶豈賈

生早世李賀弗延理固然耶君配閔氏閔卽宗伯午塘公之妹生於巨族嶷然殊異父母愛之及笄德充於容口踐於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害其和工于剪製之事而不美于服東園君肆力舉子業壺內外事悉以屬碩人碩人操井臼躬組織夙夜鞅掌靡有逸志事舅若姑先意順欲一敬不怠內外親姻娌三四輩與朝夕無怨議者且盡爲之禮雖臧獲必蓄以恩無不得其志穆如也東園君有疾躬侍湯藥寢食爲廢願以身代及革頻

踴吁號哀徹天地歛痛茹苦三年髮不勝笄體不
勝帶嘗涕泣告其子模曰而父辛苦一生天奪其
報今望報于汝曰未瞑也且吾與死等爾所以未
從而父地下者有汝在也汝勿墜先業庶幾成立
以瞑地下之目吾死何憾哉以故汝端恭敎惟謹
益振家聲卒之春頖人覩爲治葬促之北上羮籥
升斗以報東園君乃不旬月卒痛哉爲之銘曰
猗維巨宗克配顯族瓊之沃沃宜其嘉穀伎兮茁
蘭彼粹匪玉爾玉爾蘭宜佩宜積胡德之豐而嗇

其福徃嗇來豐豐爾後服

少參余龍津墓誌銘

嘉靖庚戌龍津余公釋褐南宮寔與余俱昕夕論
接情甚殷無幾公以外艱去繼之内艱闋授禮部
主客司主事遷精膳司員外考最得
贈父母如其官復于告去出遷主客郎中尋陞四川
布政使司左參議而公倦遊歸矣踰年丙寅十一
月十七日公卒予聞之哭之哀又明年戊辰　月
日其子日望卜葬于　鄉　圩之塋函刑部主
政亦山王公狀詣予泣曰先大夫辱從公遊敢託
公之辭以不朽於墓余辭不獲乃爲志之余世爲
歙人宋季從崇德縣之安丘里今著籍安丘余氏
明興有諱志行者七傳至信號東丘以通三禮升太
學授浦城簿生子懷忠號圯南贈禮部員外配趙
氏贈安人生子曰田字舜畊是爲龍津公公醇質
瑋才爲學有深造之思下帷矻矻壹志稽古經義
綴文尚體不衒奇嶄新綺歲在庠舍即翩翩高等
士林競賞其文鄉鉅公巳目公國寶矣旣以癸卯

鄉薦登進士於同儕中抑抑自將温良有讓然明
察内敏間發一論中法協大義一座盡傾憂居凡
六年始選禮部再轉亦禮部時學益老養益固
國家典章明習益精初督會同館潮弊剔奸不峻而
矯甚適柔懷之宜僚友有疑多取公折正莫不謂
余公達國體時鈞泉吳公爲宗伯最慎許可獨於
公亟稱之甫奏績吳公去位公亦懷蓴菰之思移
疾南歸公家壓井閭而堙戸無溷高居謝迹公府
日惟檢方書吟諷古今名言自娛將不復理簪紱

矣故禮曹郎累書勸駕曰天路廓淸公奈何不出
耶公勉起赴
闕補正郎旋有蜀藩之
命公謂旬宣可澤一方遂叱馭去分守夔慶兩府悉
取諸條教芟薙蕪穢塞絕並緣務在爲善防惡不
爲容容之計夷民畏懷而徂獷之習爲革然公意
猶歉然若不能舒每歎安得盡化其俗如文翁者
適支羅黃忠作寇臺臣往剿之檄公監軍公結營
林莽中橫被風露或竟日不食渠魁以殲公因稱
病少休而會有言者公歸策遂決雖被澤之民借
挽遮道不止矣公平生孝友恭儉事兄南翁恒夔
夔不敢懈翁性褊急伺顏色左右之未嘗不當意
昆季羣從悉處以和易人或有少忤而不欲少忤
人讓能卹乏之加意宗黨得古人厚本之義歷官以
廉著聲朴素恂恂踽踽不厭即貴無異章縫時然
遇事則趯然身赴利病辛酉水患民無所上供公
爲陳情乞貸鄉邦賴之高誼率多類此公喜讀書
會心處輙命筆成篇爲詩亦陶寫性靈不屑屑俳

偶所存有龍津藁若干卷藏于家距公生正德戊
寅十月九日春秋僅四十有九嗚呼官不竟其用
年不逮其德惜哉命夫配胡氏封安人生子一人
即日望太學生克世家學娶義氏孫女一許聘平
湖曹龍田太守孫奮庸銘曰
安丘之余世長厚三百年來蕃以茂龍津發之大
歷受行或尼之用弗究玉有時璺折而壽蒙乎難
諶天之賚玄宮之藏當王勝隤社弗隊卜其後

贈安人茹氏墓誌銘

安人茹氏吾湖太守思湖黃公之母也太守來治
吾湖鋤暴植孱振廢起敝三年政成人士相慶僉
曰吾湖何以獲此於太守哉雖然太守何以獲此
也歲己巳冬太守持所自爲狀過予再拜請曰不
肖無母無以至今日先生有閫內之行一二乞列諸
石騶再拜登受讀之再曰嗟乎滂有母澄清之志
行軾有母忠讜之節立吾乃今日知太守所以獲
此矣我湖徼福於母且久敢不爲湖人志之按狀
安人茹處士榮之長女年二十歸贈君黃公某柔

惠婉孌善承其意室無迕言事舅坦庵府君暨姑
萬氏必恭必順所爲縫紉擬酒漿餈餌瀡滫之具必
身操之惟恐一不當意時諸藩溪恣橫楮魁無度贈
君身役府中每以不膺所需爲憂安人輒拮据僃具
相之且告之曰溪之危若朝露僅以身免幸矣毋
他斬也未幾溪果敗贈君竟無恙而家益凋落矣
贈君乃經營什一之息於四方第不慣錐毛恡惜
往往失利抑鬱不自得安人曰命固如此可奈何
哉若忘事藩溪時乎奪若所有且日暮儋儋不自

保今失利不尚可高枕臥乎毋徒戚戚爲也安人
年四十無子念及後事輒欷歔泣數行下一日贈
君商外安人囊簪珥授曰子亦長矣毋以婦故更
失時願持此卜一妾爲後嗣計踰年贈君置側室
鍾氏歸安人甚愛護之日夜冀其有子不啻冀己
之有其子也未幾安人懷娠遂生太守人以爲報
云太守幼多疾安人撫摩備至每以身禱及稍稍
嬉惰輒厲言色督過之贈君數遠遊安人躬自課
責俾就外傅夜歸必篝燈以女紅相之平旦輒促

起甲辰贈君捐館舍太守方弱冠哀毀踰節安人
召太守慰之曰汝不能忍爾父耶踰哀莫益也汝
未有立汝父未瞑也汝能成父之志斯爲不忍爾
父矣太守用是益厲學兩試不第安人殊不勝悲
悵然猶娓娓爲好語解之惟恐傷其意乙卯太守
領鄉薦安人不色喜且泣然涕下痛贈君之不及
見也尋病作踰兩月卒卒之時執太守手呼曰自
愛自愛吾與汝父九泉下猶日望汝之大就也曾
無一言及他事嗚呼安人未娠而憂娠而疾又憂

讀書未第又憂既第矣乃不少需以逝此太守所
以捧心號痛十五年未能釋然於懷也安人性勤
約井臼蠶績瑣屑之事恒身先諸僮奴其所服食
率麤糲不堪[illegible]處窮約然者儲蓄待需緇黃佐
急故贈君入無纖毫之議出無反顧之憂處妯娌
姻黨終身無幾微間言雖於臧獲亦未嘗疾言遽
色病則親爲湯藥療之洽如也平生無私蓄人問
之則謝以私易起爭不宜爲子婦倡贈君伯仲怡
然共財者餘三十年安人之力也將以　年　月

日遷葬於灌城鄉陳家橋之原負坤面艮吾贈
君之兆而合之禮也銘曰
婦德含章克章厥嗣讓娠於姜天畀其子曰父與
師母則備巳維母之教維子之光子謂不匱吾請
不死堂樹其墳大厦允峙

光祿寺署丞一泉李公墓誌銘

萬曆改元光祿寺署丞一泉李公將就窆其子武
德衛經歷李學率弟存持其叔庠生李君思傳狀
涕泣請銘於予學之妻爲予女弟義不可辭學字

不文何以銘公按狀公諱夔君韶其字先世爲崇
德之錢林人五世祖林隱公徙居華林始隸籍歸
安縣傳至六父守素公子六人而觀稼公以醇謹
聞公蓋觀稼公長子也童時卽嶷嶷自喜練習世
務以故觀稼公任以家事及壯則喟然嘆曰傳不
云乎人之賢不肖在所自處耳吾安能局蹐畝畆
爲轅下駒乎遂厲志舉子業彬彬然列於青衿意
氣軒軒若將翹首雲霄之上而觀稼公故多疾必
欲以門戶事責公公不忍拂之因奉例補國子生

稍捐章句之學營於家矣然猶鄉慕文學交游於
賢士大夫間以故家日饒而賓客日益盛聲稱籍
籍元宗于李氏云公處家庭孝友甚篤少與諸父
朝夕同寢處數十年雕毗不形巳而觀稼公謝世
諸父後先沒公率族姪子弟情義敦好歲時晏會
必道說先世遺事殷勤誨語不可者輒面詰之不
少讓諸族姪子弟亦以父視公不敢爲行進也御
僮僕不尚鞭撻中堂無叱詫聲而僮僕咸感奮得
其死力平生絕不以口鄙傳人過人亦無以口過

公者公固饒于貲然猶督耕課織躬入縮出一衣
數澣非敝不改七筋不出蔬豆之外恒曰拙可勤
補窘以儉裕若更徭賦役義急公家之事必先于
所謀諸父中早世者公撫其孤經紀其家且爲請
于官旌其仲母之寡居者族弟嘗夭遺一女公携
歸撫若巳出暨長須嫁之公素慕儒術常以不得
志于儒意怏怏割田百畆於學宮以濟貧士曰表
吾志也督學及郡守公並旌其廬其所御財類如
此又似與錐毛悋惜汲汲營于毋者不倫矣謁選

銓部補光祿寺署丞治官以能稱三年例得請褒
命而以不稱上官意遂歸歸道五年而沒是爲隆
慶辛未六月二十三日也公寢疾時嘗言我死第
葬我於趙村之原葢公治生處學等將於　月
日舉葬事成先志云嗚呼李氏先世不可考自林
隱六傳而至公率多謹厚長者非有過絕之行離
倫之跡以耀視聽驚傳說也而家世饒裕享高年
子孫詵詵然福澤未艾漢萬石君家父子相繼皆
二千石至爲丞相列侯而太史公稱之曰醇謹而

巳李氏其可少之哉銘曰
公處其羸歛之若虛公處其能藏之若愚愚以成
能人故不爭虛以居羸我故常盈百世而下猶未
泯乎長者之稱

太安人閔母王氏墓誌銘

太安人王氏吾母閔太孺人之繼母也吾母少太
安人五歲而太安人撫吾母若巳女吾母事太安
人亦若其自出之母自及笄至老不衰葢相得甚
懽也吾母先太安人六年卒馴視太安人猶母也

太安人又卒馴慟太安人若慟吾母至今思之淚
涔淫流不巳也卒之明年將就窆舅氏某持所自
爲狀命馴曰汝其銘之馴泣拜不能起曰嗚呼詎
忍銘哉二舅氏亦泣曰雖然有甥如子子不可以
不銘也馴援筆復墮者三拊心次狀而爲之誌按
王氏世居歸安之重兆里歷宋至今爲吳世家王
閔頡頏入相傳爲千年王八百閔云王處士瑜配
某氏實生太安人而太安人族姑歸少保莊懿公
封一品夫人生琴軒公其爲莊懿公仲子光祿吳

安人早世王夫人欲繼二姻姻好爲擇族中昆季
女淑婉可承宗祧者乃太安人歸琴軒公爲繼室
太安人慈柔雅麥善承夫子未嘗纖細逆旨視吳
安人所遺子女不異巳出而吾母尤鍾愛焉事莊
懿公暨夫人甚孝所爲縫紉漿浣滫瀡之具惟恐
一不當意以故莊懿公夫人篤愛之而太安人猶
葸葸然常自訟也巳而夫人與莊懿公相繼薨逝
太安人哀毀逾節相琴軒公喪葬事竭盡誠信四
時饋奠必躬滌濯羞殽蒸以爲常其褆身不事矯

飾然妾媵侍御日在側未嘗見其袒衣及見齒之笑若有不可犯者而太安人之待妾媵輩曾不少恩僮奴有過從容解諭俟其自悟叱詈不出於閫其於族里姻雅雖其褻襤縷之微待之未嘗不如宦貴人而歲時棗栗腶脯之問雖幾世疏逖者必及焉故人人自謂太安人有德於我時閔氏方盛而琴軒公善飲喜客日椎解靡曼歌舞爲樂太安人主中饋佐之不爲怪每至夜分整衿獨坐俟琴軒公入無惰容然性素澹泊獨儉已爲得其所

服御不事紈綺簪玉非賓燕不設兼肉耕織累積絲粟一如窮約人諸子婦供饌稍豐必令徹去每諭子孫曰丈夫不能自食竊父兄餘焰夸眦鄉黨此斷稍薇文繡者耳吾不願汝曹有此行也幹僕間有營刀錐之利汲汲權子母者輒厲色止之仍力勸琴軒公雖貴介公子稍稍嚴憚太安人尋亦約敕爲恭儉而閔氏自去莊懿公數十年訖無艱虞太安人之力也嘉靖戊子盜入寢內琴軒公方醉臥太安人掖公避之恣其攫取不爲意曰此身無恙剩物何足惜琴軒公亦以解慰辛卯仲子劭薦于鄉太安人恬如也甲辰琴軒公捐館舍太安人大慟幾絕終身不色喜壽以長子宜屢貴封太孺人繼以劭貴進封太安人再膺

榮寵而吾毋太孺人亦以子貴

錫命太孺人歸省則兩人皆翟冠翠翹揚袂交禮于然相接也觀者嘖嘖稱盛事而太安人每以履盛爲戒相對無一侈語尤善調攝客歲三月馴歸自濟上候太安人時已八十有四聰明不減壯時

步履不杖迎之中堂摩挲款語依依然若加諸膝問起居曰吾尚强飯紡績如故而不意其距五月以逝也嗚呼痛哉銘曰

孰不有富安人約之孰不有貴安人下之愼此以滿誰則傾之丈夫所難安人有之以永以康坤德宜之以蕃以裕子孫保之罔此玄室萬年祀之世婦與毋庶幾祖之

文林郎高淳縣知縣貞居陸公墓誌銘

公諱隅字允方少司馬陸北川公之從父馴之從

姊歸焉卒之明年其子稌携弟希宣持北川公狀
乞銘於馴馴曰予稔知公矣北川公狀足徵也哉
庚午冬馴赴　召且行公方臥病强起顧予於東
茗壓隱相對欷噓曰此死別也意若有所屬者予
其敢以不文辭馴泣二子亦泣拔狀公之先有諱
圭者仕宋眞泗兵馬都監宣和末死王事追封廣
靈侯神靈至今不衰郡人咸廟祀之享者如市子
孫世居石塚里常有顯者高祖敬徙居郡城之東
溪遂爲東溪陸云敬生震以文學起家登鄉薦任
四川瀘州知州震生崑及嵩同舉進士崑知清豐
縣有聲配童孺人無子娶側室閔生公於清豐邸
崑以清豐賢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公生而凝
重性不好弄時貂璫用事氣焰炙人人莫敢攖其
鋒者御史公抗疏劾之璫震怒僞詔逮獄尋就臬
狴時公方七歲籲天號泣牽衣不捨令人負背從
之見者咸嘖嘖稱爲奇兒知御史有子矣比長讀
書無間寒暑御史公憂其體弱不任勞苦以例補
宗藩典膳公曰人不飫書史昂首靑雲之上而臨皷

以貲得官非夫也乃不就益篤學補郡庠弟子試
輒高等食廩餼御史公剛毅難犯公事之惟謹得
其歡心御史公卒公哀毁骨立終喪不見齒笑纂
哀錄以紀御史公忠烈郡人因舉御史公入鄉賢
祠公厭世之談道者卒多空言聞湛甘泉呂涇野
二公倡學留都崇尚實行公往從游二公亦雅重
公尋入太學嘉靖丁酉領應天鄉薦再試南宮不
第遂謁選銓部會權奸專擅選事不以賂輒畀其
官地且齊人勸公賂公艴然曰吾父以直節落官
吾不肖不能効父所爲耳奈何以此爲吾父羞毋竟
得大庾縣令庾介江嶺民貧性悍令無良去者公
至示誠信與庾人約曰吾民上者力學其次力農
又其次商賈毋博毋訟毋盜竊如令者罰無赦庾
人翕然從之毋敢犯公視百姓之害去之若仇讐
視敝政若屣澣衣之於體茹蔬飲水額供例餽悉
屛絕之豪胥黠吏咋舌不敢動屬歲旱穀湧貴民
嗷嗷待哺公請發倉賑貸一邑賴以全活者重支
學先是學宮傾圮公力請新之羣弟子於中而督

之課士風頓興時北川公以參政表樹江藩赫然有聲而公令名冠諸邑藩臬諸公薦舉爲領北川公亦自爲宗人榮葢相與爲聲名矣秩滿考績廋人留之不得尋以北川公葬

命節鎮南贛公例應避改高淳縣高淳爲畿輔近地民多玩法尤稱難治公治之一如廋而獨浮冗錮豪右自效尤多有邢氏者饒富甲乙爭鬭久不決公廉得其實曰曲法徇人吾不爲也遂寘之法由是邑中凛凛矣公心存於愛民故於振風教植善類者爲之惟恐不力事主於奉公故於干貴勢逆上官者執之惟恐不堅而時稱賢者率卑辭孅趋以得人情猶惴惴焉日懼以冐罪咎包藏禍心狙伺事會公知方枘不可入圓鑿憮然嘆曰吾即何異於鹿豕又安能效騏驥局促轅下乎將伏尸華以範我馳驅也竟引疾求去都御史周公如斗暨御史劉公節林公　耿公定向咸嘉公勇退檄烏程縣表其堂爲掛冠云公既歸深簡自重罕與客接二三耆舊相過禮徑言豁誼好尤敦性喜飲酒

勸酬至醉目光傍流輙倚榻假寐鼻息齁齁有頃睜目視坐中呼盧復能飲矣公讀書不求精博間寫爲詩雖不務工苦而趣致蕭雅冲然可誦如風高梧色老天闊鴈行疎及河流入夜濤聲壯月色懸空樹影微負暴驚人可傳也公性剛直耻爲諂媚婾婀之行對人少寒温語若落落寡情然久與之處真意藹然至其情所甚鍾處恩禮款曲即素婉孌多兒女子情者不及也其遇事雖不關巳利害亦公言激發無所避忌人有過輙面詰之雖大吏無所憚挺挺自若而好善尤篤甚於世之嗜勢利者然不爲翕翕相權態以故士大夫多敬信之其守巳甚厲自發科至歸田逾三十年攝衣冠謁長吏者可計日數晩歲郡守固延爲鄉飲上賓一往即謝却倭奴掠境上邑中徵公戰艦費且不貲衆謂一見可脫公曰吾敢撓法以敗公家事哉即應命比者有司議以里遞徵賦公即率二子赴役邑令趙公宦嘉嘆不置曰人所規免公獨任之賢矣哉生平不事家人生產言不及貨財攘便爭利

汲汲權子毋者非獨不爲心不知也御史公有别
業公舉以讓異母弟曾無吝色嘗有就公索賦稅
者公隱几臥家僮滿其欲而遣之比竊不問盈縮
公固巨族獨不事侈靡浣衣經十餘年不易至周
困窮即傾篋笥不惜襄赴試都下猝遇故人以事
逮禍且不測公竭其營解乃得免其尚義好施捨
類如此嗚呼公負悼俗之懷抱拯物之具而有未
究其施者哀哉庾淳人聞公卒咸悲思之淳立石
頌公德庾爲建祠祀之士民復申詞移檄烏程請

入鄉賢祠公去庾淳且十年而其人追思之若此
非德澤在人有以根結其中而不可解寧至是哉
即使徒致卿相以尊大取棄絶詬其生乖其死而
卒以貽臭百世者何足以易此哉是可以瞑公目
矣吾邑有溪亭嚴先生亦以鄉薦令分宜分宜
人至今德之不衰予嘗至其縣父老猶能頌其政
有潸然出涕者吾郡屈指賢士大夫必曰溪亭溪
亭云公庶幾近之嗚呼馴自諸生時擇交於公公
於親黨亦忘年而交予益相得甚驩也今其已矣

乃拭淚而爲之銘曰
謂公弗揚實邁于鄉令德孔彰詎謂公未施施于二
邑邑人思之不媿爾父庶幾先哲道峯崔崔若水
洌洌君子之藏高且潔

明進士順德令思泉胡君墓誌銘

萬曆貳年　月　日順德令胡君卒於官合眾哭
於巷農哭於野大夫士相與哭於堂如考亡焉已
延經紀其喪以歸已復請於當事得如令甲祠名
宦報可會予以節鎭起家塡江右君之子某等匍

匐乞銘焉辭不獲則捃摭其狀而誌其墓按狀君
諱友信字成之思泉其別號也世爲吳興之德清
人大父梅屋翁仕至歸德尹生兩泉公潛德弗耀
配魏氏寔爲君父母君生而頴異自爲兒時已嶄
嶄露頭角稍長不好弄下帷治經獨師心匠不卑
拘趨時好其於古文詞尤所涉獵意超玄乘際實
境衍曼色澤之詞一切謝去遂以嘉靖己酉舉於
鄉隆慶戊辰成進士時年四十七矣君旣歷强仕
始登仕版或謂君且倦君獨慨然曰二十年獲一

第寧自好耶手版腰章凡吾所以事君者敢以進暮廢也試攷禮部使除曾潘歸拜廣州之順德令嶺外饒裕順德尤稱沃壤羣吏視之不啻外府多以此敗君既受命曰親民者獨守令耳苞苴不借緯功令之謂何而苞苴公行置民事于何有予既矢乃心冀效職萬一不復能及家矣甚以是詶其于云至則下令輸稅農得自達于令胥無及于農民乃大趨令所久之帑有餘金則盡罷以佐徵賦是時海上數警弋船下瀕駐近壞瀕海壁壘而烏大二洲擅魚鹽之利爲盜藪羣不逞之徒鴟張詗察縣官爲大盜耳目君至則患之乃立保甲法十家爲甲甲有長十甲爲都黨正統之三丁籍一爲兵具器械出入守望得救濟重逋坐其諸惡少不趨田作而被楮鎧持矛盾者籍之會盜發鄉兵圍捕得數十人君訊得實悉寘獄桴鼓遂息已而大寇以舟師十萬犯香山勢震鄰矣君咄嗟備巨艦邀之境上寇逸去督府異其材檄使監兵潮州君奮然往雖病不恤也縣治瀕海城敷圮君嘆曰城

復于隍無以保恭易有明徵遂具畚築程土物時其興作節其經費期年而城成得地六百七十丈有奇嵡巖巖屹屹壯百雉焉于是以其餘葺學亭登進邑弟子而課習之自諸明經飭行者爲除更繇使卒業又以其餘葺演武場訓卒厲兵振鼙鼓合士伍凜然文事武備兼舉矣然君之爲治以文馭吏以禮訓民緩弱小急豪彊恩施甚厚而約誓明即三老嗇夫莫不循禮讓懼蒙恥見令也居三年所而課最嶺南使者上白狀首荐君君且以賢能徵無何會病病頃之遂卒時某年某月某日也公配吳孺人哭公過慟扶櫬卒于途孺人治家嚴整有法度能佐君砥礪名節者悲夫夫死國婦死夫孰謂君與孺人之死耶往予按章海上數嘆令長之難聞君治順德有聲且爲順德慶亦爲君喜今據狀君者胡君藎嘗守廣知其事尤著當實不謬而予同君舉于鄉迄今垂三十年其知君尤深始君弟以大東役爲仇讎殺君既壯且復之仇懼携千金爲解君竟不納卒得反兵之義又君爲荐

士君甚當事者察其賢欲用之君不可竟辭去其
于倫理辭受大節閑之有素矣嗟乎其出而爲循
吏入而克齊家也亦有本源也哉銘曰
宜其宜其守敷錫嘏語至于南海爾海[illegible]
令海若呈祥海波不揚剸兕鋤強[illegible]
大穰與人嘖嘖孰當爾食應侯順[illegible]
離于屯曰令之神神氣[illegible]適而返其[illegible]
夫享其名婦守其貞玄宅永寧

凌宜人墓誌銘

潘宜人者刑部員外郎凌約言之元配工部員外
郎凌廸知之母予伯父隨州判蓮洲公之伯姬爲
予之從姊也凌之世家在大宗伯董公所爲刑部
君誌中宜人生甚慧十歲輒解女紅受女誡列女
傳于母陳悉大義隨州公曰是不爲凡婦也勿輕
字之而練溪凌先生者以文學授經于予伯天章
公家刑部君垂髫從之慧甚予父監察御史儆菴
公有人倫鑒亟語隨州公曰何所垂髫生必大其
門其以伯姬妻之隨州公諾凌氏僅僅若[illegible]數
耳隨州公忻然納之乃練溪先生日以匱諸母目
攝宜人笑曰實人子即大其門而得持歲篝鑰與
諸母較輕重矣或以讓御史公而公與隨州公持
之益堅年十五遂嬪于凌凌諸姬咸易其少不諳
婦事而宜人固諳之躬秉刀尺工蠶繅不憚敦家
力貧支應甘荼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色練溪先
生數奇亡風雲之便宜人居嘗順適王姑意指蓋
脱簪珥諸供具湯藥一不煩王夫人練溪先生語
王夫人季婦善事我會練溪先生不祿王姑[illegible]

與宜人爲命宜人上事王夫人而陰佐刑部君學
刑部君課子最嚴宜人輒左右之兒勤苦當父意
宜人慰勞備至稍不當意輒顰蹙言獨奈何苦而
病父爲以故諸子皆斤斤毋惰志刑部君久淹蹇
病怔忡弗復能理生計嘉靖壬辰始以選貢上南
雍舉應天鄉試而病益滋甚宜人籲天請代踰年
身不解帶歲丁未益病竟不能上春官嘗自嘆曰
寂寂寥寥楊子宅年年歲歲一牀書宜人曰楊豈
不古英賢哉而固困頓坎壈命也夫刑部君然之

庚戌復當詣春官病不克行宜人曰姑老矣君宜取進士位養乎抑以祿養也刑部君大悟乃謁選得全椒令尋擢守沔陽州皆不慊所志少拂意輒欲棄去宜人輒款語姑老矣君宜以求志果決乎抑以祿養決也刑部君復大悟已而長子速知學蚤天鄕薦遂舉進士拜司空主政而叔季亦皆鋒穎翩翩然起矣宜人時一歸寧翟冠翠翹揚鞭曳裾晳而頎塡而流珠其行于于也隨州公色喜顧謂宜人曰諸毋安得持葳蕤鑰與而較輕重哉刑部

君擢廬州丞廬有饋六安茗者中匱金焉君時有事揚州宜人三日發茗覺之急固茗傳詣揚州所刑部君且置餽茗者于法歸謝宜人宜人咍曰吾又愧夫逆暮夜人也幸勿自多君益謝之以其故君三持利柄而皆有令名人不多君而多宜人内助之功自刑部君入仕即迎養王夫人於官邸葢王夫人孀居十五年至是始愉快給使令而宜人事之益謹羞脯衾裯非躬治不敢進即王夫人所鍾愛諸孫必文飾其衣履以當其心而宜人拮据

室中愈益攻苦不異貧時至賑窮乏卹宗黨宥無吝宗族姻黨閭里賴以舉火者歲凡數十家君以廬丞　擢尚書員外郎乃奉王夫人東歸舟未及家王夫人病革召宜人曰吾死矣莫以祿養次第願而年若余而子若孫若余而子若孫之婦事而亦若而事余也遂瞑目宜人號泣幾絕蘇乃理喪務附身附棺罔不備具殁十餘年爲子婦言王姑必泣曰若大母雖上壽且祿養然不及家見子登文男永訣是終天之恨也刑部君性至孝王夫人

卒遂弗仕而司空郎亦致爲臣而歸宜人慰勞甚籍兒郎不隕大節歸事而父所得孰與宦多司空郎侍刑部君甫八載則宜人事刑部君四十有八載矣而刑部君病日且强半焉宜人拮据撫摩少加棨則喜溢眉宇精潔烹治刑部君數舉匕筯則欣然之不則跼蹐不自安又不令刑部君知也庚午君寢疾宜人與諸兒若孫號泣侍三閱月而刑部君遂捐賓客宜人慟曰妾甫及笄事君子備嘗艱難中遭險巇既良苦宦守茲幸有田廬之樂諸

子庶幾成立可以永年而竟先朝露未亡人其若之何遂絕而司空郎見季救之乃活然髮鬢令無生也每舉刑部君遺書歔欷或一事偶相及輒淚浸淫下又三年體漸羸弱乃甲戌五月冢孫亡八月冢婦包宜人亡九月嚴氏孫女以歸寧又亡痛篤郎司空郎款諭之不能止疾大漸屬纊遺言無眩語亦無戚容蓋萬曆甲戌閏十二月二十六日先是予起家江西巡撫車既蒞矣走知等持所自爲狀詣予涕泣伏地請銘曰舅氏以吉行不孝其

曷敢以凶事聞雖然吾母舅氏姊也其忍以不祥辭予亦泣曰而母吾姊也其曷敢辭且婦臧婉而易弛母教溺而靡節古今稱令妻賢母不難兼善哉而母相其夫子於姑而訓其子於母婦道備矣斯不足恢恢乎勸哉且吾先君子能識而父於垂髫時也又識而母之卒能相而父也而不及見而母之貴盛也卒無解於葳蕤之言吾固當銘銘曰吁嗟乎宜人維湖之瑞維家之珍施于夫子佩玉垂紳鳳飛翽翽麟趾振振彼其可化者有盡而其不可化者無垠可嗟乎宜人

何淑人墓誌銘

今南太宰何公與予爲同年友同爲司馬友竟爲偶合蓋甚歡也公爲人侃侃有度無叔季士人態以故縉紳中雅器重之間有知者謂公得內子之助云予識之久矣越三十年而公淑人卒時予與公又同官留都公告予曰予室人亡矣不忍其沒沒也而以屬公則以其冢君大縉狀來請予曰予以公之賢而知淑人久固安所白哉今願有以誌

之矣按狀淑人爲太學俞生甍之長女甍世居寧海之婁坑里父稑業儒以貢爲臨淸叅軍而伯父穩起家進士守衡陽郡蓋甲族也淑人生有令儀在髫丱凝重如成人衡陽公奇之曰此女女也不者當大吾門太學君受以內則列女傳諸書輒能解其意每飯淑人必侍側偶一不在太學君爲之不怡以故偃蹇其配及笄未有當意者而太宰故居栅浦去婁坑二百里而遙聲問不相及太宰父贈左司空徒良者先任江西進賢縣尉一日叅軍

公匄當江西假道進賢司空公以鄉故餞之太宰適以省覲至時已補郡諸生有司第藝甄褎然上列聲聞蔚跂矣司空公見之叅軍太宰不事苛禮時叅軍有偕遊者董生乃為太宰以淑人請之叅軍而未之諾也則歸而言於太學君太學君曰何郎果才耶尋司空公滿歸復以太宰見之太學君太學君心竊喜之而柰何撓之者眾也則令人扣之淑人曰女子字人其擇壻乎淑人曰亦擇才耳太學君曰決之矣宜莫如何郎者遂以淑人字之

館太宰公於貳室而婚焉司空公曰是貴族女而吾寒酸子強項恐不相下乃淑人故自抑損太宰雖居處飲食於淑人乎淑人無幾微德色種種求當太宰意每夜讀輒為篝燈拂拭几硯溫粥茗尋聲將之而已則織紝相之歲庚子太宰公領鄉薦淑人欽袵啓太學君曰非吾父壁埃中識田舍郎女不終身為田舍郎婦哉則又跽而請曰女婦於何而何尚未得一日婦吾也柰舅姑何遂徙於何而以事其父母者事司空公與太淑人汪授資斧

使自給家素貧約淑人拮据室中愈堅攻苦然猶時時調甘毳與太宰公捧盃案而進之斤斤如也二尊人庶幾忘約矣未幾司空公病淑人備極醫禱經月不解髩逾年而司空公卒淑人經紀喪事傾裝篋不少靳戚里觀者乃以誇司空公曰天以賢婦報善人也庚戌太宰成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汪淑人亦就養邸中淑人日再問安否務揉志弗懈汪性嚴急雖兒女間不少假顏色而與淑人獨煦煦焉已而太宰公擢成都守汪淑人以老不

能行淑人亦以奉汪於家不肯行太宰獨居成都者五年得畢力公家事以淑人之代供子職也擢湖廣按察司副使汪淑人謂淑人曰爾不偕吾兒遊久矣且吾尚彊飯第無慮淑人不得辭又數載太宰公歷陞湖廣按察使心動謀歸而汪淑人之訃至矣淑人匍匐自責曰天乎胡不少憖而使我得侍湯藥也又胡不使我少忍於夫子之行而使吾姑睊睊望我於數千里之外也旦暮號泣悲酸不忍聽太宰公起家晉中丞節鎮閩中閩素多絖

穀珍玩之物淑人一無所好雖脂沐亦不以煩縣
官以安太宰公以廉擢大理卿吾衆受代淑人忻
然相慰也曰君爲廉吏吾不得爲廉吏婦耶且縱
不得持歲糴鑰爲守財擬獨不異職效褻事冝舍
郎耶淑人以夫貴累拜令封呼大緍謂之曰吾嗟
吾一老婦耳而三被
璽書榮寵極矣若不能爲我少塞萬一耶乃督其子
課於家俾太宰公無內顧得致其身於
主則又曰燕中苦寒寂寂達夜乎且吾夫子鮮餘日
縕一綫耳得無寒心哉復置一妾佐太宰公行人
謂其有樛木之風焉淑人素有痰疾庚辰再作時
太宰公爲南京刑部尚書再疏不得歸更晉今官
淑人手其子而泣曰吾不及與汝父訣矣遂瞑淑
人卒素無他腸處妯娌閒相習爲婉孌終其身無
閒言御臧獲役任必中其能而恒優其力不令盡
米鹽瑣屑必躬必親寸縷粒粟勿漏也而族黨有
窶生以緩急請捐橐周之不虞伏臘文弟發也而
貧淑人歲時顧問需所不給卒則衣衾棺槨靡不

爲備姑族有孱孫貫者汪淑人實撫摩之淑人曰
此吾姑所援立也撫之勿替太宰公創脆業若干
畝推賜宗族淑人歲手籍其貧者給之不足則佐
以他田租以故死之日人巷哭之卜以辛巳八月
日葬于釣魚嶺蒲泉之原司馬氏曰世之談內
行者歛給詳幹精劑泉鏹錙之役拮据治生號可
不猶婦德哉然要之非其至者淑人爲富室女婦
而貧則忘其富爲貧家婦既貴矣則安其貧是可
銘也銘曰
夫子宴然其儒兮相之貲兮分子職兮夫子偉然
其官兮守之約兮裨臣節兮吁嗟乎丈夫者女兮
歸其宮兮樹之梓兮胤發祥兮

太學生閔石塘公墓誌銘

菰城多世家而閔氏尤爲著姓蓋自宋建炎中其
以將仕郎由汴梁扈蹕南遷而其子德淵素有文
學領教歸安遂卜居烏程之晟舍里凡數十傳而
生太保莊懿公又再傳而生石塘公乃莊懿公仲
子琴軒公之季子也公生而岐嶷豐詣廣顙望之

若鉅公長者雅不好弄垂髫卽屹屹有大人志心竊以太保公自期矣穎慧善讀書琴軒公方以太保公所習春秋授之弱冠工屬文試輒高等而蠶琴軒公惓勤卽以家政付公公日出而荒塾師吳而課耕織至炊浣米泉鹽豉竹頭木屑之事請所擘畫悉就條理而其役任臧獲大小咸中能日料食不浮口俾有纖而已不爲市井競什一每捄冊從拮据中且課且誦而以其閒就師剖析疑難探索要眇至夜篝燈爲經論義詩弗屬弗就扺不二三年其家與學俱大成㷀數棘試輒北一時薦紳青衿譁然爲公不平而公志日益銳心日益虛曰丈夫不取青拾紫登華膴要而能揚眉吐氣聲施於天下後世哉且吾豈有所不足於一第也耕者不獲則易地而播之株守匏繫非計也遂入國子爲太學生又數試數北公撫鬱不自得翻然改曰孫卿有言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且男子何必身行志哉吾不倣吾子二郎必倣遂畢意訓其子而猶躬親舊業身先勞之仲季庶幾駸駸望成矣公性孝友事琴軒公與王安人蒸蒸孜謹奉養百方修甘滫調聲色而進之終其身如一日也琴軒公與王安人賓鍾愛之已而先後捐館公柴毀支骨幾絕復甦而王安人之歿公已逾下壽矣不任勞劇竟以成疾侵尋十餘年而篤至庚辰冬驅歸自淮陰拜公於堂公懽然相迎若爲隔世之見而尫羸之狀可掬矣人謂公不旦夕也而復從床蓐間勉强饘粥者二十閱月至壬午仲秋杪得其季子鄉薦之報業已昏憒猶時三解頤焉夫病宜死久而不死若有所忍以需其子子不第久而忽第若有所激以慰其父之死天之所以待善人者固如此公之兄姊若妹凡五而異母者三人公視之如一而其待宗黨少長循分經紀徭役必以身任之貧則賑恤之患難則力爲解脫之子姓中事無大小咸折衷于公得公一語賢於券矣公粹而坦洞見底裏不厚城府不茅塞畦逕人騤接之無脩貌徐徵之無改辭猝而厚之不色喜薄之不色怒生平不爲鄙亦不脩人之鄙㚌寬然長

者而至於善惡是非則其中井然若別黑白待不
喜談人過失故人人願交公上舘時其交公最契
者出令烏程不忘公平生公于初至時一放見之
無私謁或謂公郎一言可以席而有家公笑曰某
不可以私干吾非干人以私者而公所善劉君世
卿少嘗師事之客死于官遺嫈弱息貧無以自存
公爲置宅産時周其乏終其身不倦公忠信篤敬
擅稱湖中至或舉之以礪俗云卜兆于鄉之儼字
一圩蓋公擇以藏王安人而與仲兄北渠公相期

左右之者死不忘親也友曾等將以　月　日奉
公之柩瘞之先期持公之從孫安成君狀乞銘于
馴馴拜而受之涕泣不能視仰天而號曰嗚呼公
吾太夫人之少弟也長馴甫二歲自少及長從公
遊者二十餘年甥舅若昆季而公實昆季我也公
病不視藥死不視殮而又不文無以發公之潛德
也痛哉然何能辭乃拭淚而爲之銘曰
公才可售不售而售於其後昆公德可壽不壽而
壽於其令文天欲揚之必故抑之天欲永之必故

靳之而不於其身嗚呼其無忝於中興名臣太保
公之孫

太學生鳳里嚴公墓誌銘

明興以來我湖入座起家者四塞嚴公一人云公
諱震直以輸賦入覲
高皇帝見而偉之遂拜河南布政司參議歷陞工部
尚書醇謹直諒蒙眷優篤賜老復其家嚴氏遂爲
吳興著姓凡五傳而至樂萱公錫益拓世業饒裕
甲於菰城鳳里公乃其最少子也垂髫聳頴能解

長老意指韶秀可愛樂萱公大異望之曰此子必
振吾宗是可紹司空箕裘者乃令習博士弟子業
而鳳里公綽有治事才頗以外務奪其內志久之
請于樂萱公曰兒非薄書生不爲顧於中不甚了
了請得更業以泰大人朝夕樂萱公曰爾欲何爲
對曰大丈夫豈立稿哉結俠行賈鑄山煑海兒所
不能飯牛牧豕動樹陂魚之術兒所不屑偵伺物
價先時而消息之趨若猛獸鷙鳥之發操奇贏與
狙儈競刀錐之利兒所不欲不有皇大父與父之

世業在白圭善觀時變李克務盡地力亦各言其
志也吾其爲李克哉於是強本力穡課督藏獲墾
蕪土成上腴卽寸縷粒粟無滲漏也而費稱人實相
一之相與折節爲勤儉薄飲食節衣服與用事僮僕
程勞苦僮僕之指千所役任必中其能無不自食
其力者晝作夜思鮮出償入間推其贏什一而息
之卽善心計者弗若之矣時時具甘饍調聲色而
進之尊人尊人每爲解顔曰兒生事日益獨柰何
衣褐冠素入大司空之廟乎吾懼不享鳳里公乃

奉例入太學而太學生多富人子脂轄怒馬鮮服
婾食相高而公獨澣衣敝屐寒素若貧儒知者竊
詆笑之曰爾固吳中簪纓巨族獨不能鶤鶵其衣
連卓騎長安市中耶公曰禮義相先之地非紈褲
子弟角富場也殊不爲意公自守甚堅卽絲粟忍
不能與而心慕陶朱公富好行其德樂萱公授產
諸子欲私厚于公公瞿然曰兒弟也安可瘠兄而
肥弟樂萱大奇之遂均其業而筆其事于券詔來
世也仲兄洣夭諸孤甚窘獨公家產至千金會有

白之于官者將索其償公曰猶子亦子也何忍其
轉溝壑乎獨議貸之而復與五十金賑其乏族衆
待公而舉火者未可屈指數也愼生璵貧不能自
立以父舊依公公衣食之更爲傳訓璵竟藉以成
名嘉隆間歲饑僵仆充路公捐穀千斛全活之具
棺以斂死者其施恩于不報之地如此公商何沮
退不爲鄙亦不修人之鄙羣不逞少年見以爲易
與也而狎之君不爲校偶訟之官官不爲直公願
受之未嘗求勝煩役劇征迄無寧歲人爲不堪公

曰吾先世以役賦受知
高皇帝起家役吾分也每事輒躬往無怠人不得以
彀中之或勸之仕稍稍避役公曰吾例當仕顧人
利吾財雖仕其奚裨吾直爲公家需餘以濟貧交
蹠昆弟不墜先人業足矣多富何爲家亦日削年
甫中壽而遂偃蹇以死也惜哉夫高貲者必後其
躬而公處之以約倫者必吝其施而公行之以義
轉粟于官者必食其粟而公棄之若敝屣吾觀于
天道盈虛消息之數而知嚴氏之興未艾也公爲

語折簡數行人驚詫自愧不及遂變名名茂傳誦
郎君師友親爲督課伊吾至夜分聲尚書[illegible][illegible]
句不能讀者揭于壁令諸郎君入公頭讀日課不
爲黃宜人時時出漿脯勞賜而大夫不復厚治生
黃宜人拮据佐之聘享師友行修[illegible][illegible]不供焉
大夫有人倫鑒其從諸郎君游者無不覘其底極
知族子憲副祖堯中丞其志皆品藻器重迄今顯
榮膴仕不啻郭有道云方伯君學大起有司第藝
輒高等人豔羨之大夫曰汝謂吾爲諸生父耶僅

僅脫踐更耳方伯君聞之益奮庚午遂魁鄉貢不
第而歸大夫謂之曰吾嘗見士人偶得一薦即從
鄉里少年博飲恣狎邪竟以自廢吾不願汝有此
也方伯君唯唯操之一切如諸生時甲戌第南宮
授南計曹郎擢冊于淮尋轉虞部董造漕艘兩官
皆稱利國而大夫皆就養邸中勅之曰吾平生獨
惡官而橐者若不淄誰能淄若不慎吾不而父也
方伯君竟以廉稱時方築高堰障淮淮水嶽蕩不
能固需板甚急大夫命方伯君曰王事寧分爾我

丞褒羨材襄之隨取隨足工用克濟事以奏最封
大夫如其官黃爲安人人謂自食其報云明年大
夫以松楸之感偕安人歸而方伯君奉陵祭水部
分司中河遇
覃恩加封公爲奉政大夫黃爲宜人家居閭閈中去
是不言武而庭無大夫之跡邑長吏時時存公輒
謝不敛燕居未嘗改庶人服或謂大夫以子貴家
稍稍稱羨矣諸貴人父皆鵜鶘其衣連車騎交守
相以誇耀里巷閭而公猶然爲田舍翁胡不爲兒

子增色乎公應之曰吾正不欲借兒子面生色也
郡邑既重大夫或問以所欲言事大夫曰一壓之
氓何所知事而有所欲言耶都倅某者其先人占
籍東廣以宗盟來謁大夫絕不與通俟其罷歸乃
招之飲引至墓所一拜而別郡中論秀于鄉意大
夫必有以子姓相托者大夫卒無所托郡中諸君
相顧而笑曰倘皆如陳大夫烏所用官人爲儼然
介紹于門請爲鄉飲大賓大夫曰此獨尚齒哉吾
何德以堪之竟不赴歲乙酉方伯君擢山東參政

督餉於淮大夫以漕儲大計且謂兒念我甚也疾
馳視之至則駕輕舠歷覽河渠壁壘若薪竹丁丁
遂歸謂方伯君曰吾尚徙飯茲來示汝[illegible]今汝得
畢力而
王事分念也時余跧伏蒿萊中詢知大夫壯甚壹而
嘆曰此天所以庇兩河矣未幾而方伯君擢掌憲
巡海東粵奉大夫宜人以行大夫甚歡且謂方伯
君曰吳隱之何人此其歃泉也不數月而復以治
河改徐州道大夫曰

明天子方宵衣旰食于河特召潘公于家吾兒繼有
是命
明天子知吾兒矣兒勿難之而其中固怏怏不樂也
遂偕宜人歸聞河溢邳睢間怦怦不自持黃宜人
百計寬譬不能止入冬病作自知必死竟不服藥
時從床褥間問河如何病且革猶手書授急足趨
淮令方伯君努力河事而戒去者姑勿露吾困篤
也乃呼姪祖堯書旌令毋私謚顧謂宜人曰吾死
無憾兒官三品而王父與父尚祭寢室吾何以報

地下其亟營祠及見為慰宜人鳩工庀材不兩日
而大夫易簀猶張目視左右曰河何如也嗚呼大
夫死于河矣夫人委質事人而遇事幾稍棘倒罔
不謀解避且秦越視而況死生之際大矣略無兒
女子嚅沫諄諄以國事為念非明于君臣大義者
年日[illegible]者能乎大夫性最孝春谷公目[illegible]偏好中
人遽然好客多長者游日事宴飲歌鐘不徹已而
家稍落大夫日營珍膳旨酒以進黃宜人脫簪珥
給饔不給則以織絍佐之惟所需咄嗟而辦猶踧

踖若失春谷公意蔥蔥然自歉也春谷公知狀稍
稍謝客大夫膝而前曰大人非對客不樂兒力尚
能辦此好以兒故不樂也乃宴客如初春谷公年
四十五始生大夫而大夫則四十有餘矣春谷公
驟然曰[illegible]報乎今倭奴薄蕭城春谷公病
且革語人[illegible]城且破而夫婦速裝欲
為縋城計大夫涕泣不忍去無何春谷公歿城果陷
大夫方毀瘠柴立計無脫理而鄉人感大夫與宜
人之孝引之間道入山得無恙大夫頗嫉惡有為

君渡錢塘舟中心動恍若有覩乃黃宜人易簀之日也豈即其所謂神見者耶令方伯若年甫逾四十而負鉅望階二品駸駸台輔矣嘗於經濟之暇再厄而再不死又聞其未第時偕二昆讀書城隍廟中忽頭痛奔歸則暴雨驟至頹垣毀壓斃然成丘正當其處蓋天將以大夫宜人令德而縱其報于方伯君則方伯君之所以圖報其親者未艾也哀毀滅性云乎哉冢子某云云將以某月某日合葬于某原銘曰

沂國發祥蟬聯奕世爾紀其武宜爾詵詵況也振振克昌爾祚隱德弗耀耀德以于曰藩侯父相夫以孝食報以于曰藩侯母夫死以河婦死以夫曰得其所子報云何於維其河爲其堂嗣其目曰以望汝

留餘堂集卷之四

留餘堂集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潘季馴撰季馴平生功業著於治河所作河防一覽已著錄是集詩一卷文三卷皆無所見長千頃堂書目作五卷此其尚佚一卷歟

文起堂集十卷

〔明〕張獻翼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起堂集十卷》提要

文起堂集序

吏部司勳大夫勳[illegible]撰

張仲幼于守先人之廬奉毋氏命請堂於司勳氏余曰文起哉語具記中茲以名集復屬余序余展誦歎曰昔人以禅喻詩文亦有然非頓悟過超上乘非速化奚肖聖人幼于可謂頓速矣此于将貴乎立斷騏驥取其驟至也仲子者裔治圯上望爵江東誕秀髫齡博綜冠歲潛心稽古蒿目視今通達擬賈生之才慷慨睎魯連之烈至其孝友張仲性然也余自解官歸数枉過存未嘗不為倒屣云間嘗示余近體詩若䌫綺集余訝曰何幸乃與四傑遊乎間示余古選若百一諸篇則又訝曰余殆與三謝遊乎間又示余以樂府長歌若南都諸稿則又訝曰余殆與供奉遊乎茲覧其賦頌碑銘殆進而與潘陸遊矣覧序記書論殆進而與中郎遊矣至覧雜

著卜夢殆進而與屈子遊矣若仲子者相馬知
為駃騠説劍得之干將謂頓造速化非與故文
日益進學日益充名日益起鄉縉紳先達皆忘
年以交呼為小友郡邑大夫以至臺司貴公皆
忘勢以交優以國士雖署籍六舘從博士遊豈
其好耶區區一第亦惡足有亡也志在立言無
不朽耳研味集中海頌穆若犧吞淵徵祖賛
述德弘論託諷黃文湯睫以沈瀾陸謀纏緜而
悽愴如此之類稱物逮意並出匠心得之司契
矣即其世而尚論之深湛玄思乎子所以裁京
也彬蔚綴藻孟陽所以鏤石也季鷹縱任遂列
文苑士簡寛雅爰拜秘丞仲子克濟世美無墜
家風允哉其傳乎集凡十卷總得詩文若干首
萬有千言乎自刪定僅存十之三四耳嘗自謂八
十高年已踰其半竊比元長然則後之著作寧
可量乎序所未槩以俟他日

文起堂集序

皇明御宇百度咸貞然文獘未興尚存宋轍論
者未嘗不追恨於王宋也永宣以下沿襲循初
譬江河之趨日下不返風雅浸微其道或幾乎
息矣馴至
敬廟朝野稍振覺徃轍之非而悟舊弦之謬更
張易運而風雅漸還時李子獻吉首倡關西
何子仲默接響河內徐子昌國鳳起吳中彪炳
會粹先後同朝相與磨切於是含風跨雅越虞
超漢蹻我
皇明登諸熙代功亦不細矣
武皇紹統三賢並存而江左諸才彬彬出矣然
齊德三賢屈指四人餘則鮮儷至於異門岐徑
名為該洽亦不數矣迄嘉靖
上好玄脩一時侍從之臣以清詞相尚海內欣
動援附奔趨不復知有六藝矣長洲張子幼于

氣足蓋世才可籠時早圖試用以樹勳名然屡投昏壁轍遭疑盱遂翻然改悟篤志典墳博綜綈緗悉意著述見時製多非樊然殽亂爰苑鴻裁於漢代探妙製於唐風以為漢賦宏奇詩具鋪陳唐什妍麗賦存長律典禮行於會通變化成於擬議而海內昧昧真贗莫分每對客長吁歎恨不已時豪飲数杯頽然就榻逌交皇甫司勳汸林屋徐縯黃君姬水相與討論斯道故常虎視江表龍伏海甸國寳未妝竟為行惻良可悲矣乙亥冬仲以所撰集十卷緘寄山中且以書屬曰子為我序之以成勝事於是展誦三周掩卷歎曰吳文獻勢如將絕之旒僅屬一線張子又能脩綴而綷之耀豔深華猗歟美哉今誦其詩賦宛西京天寳之風讀其諸文即中郎潘陸之筆時步騷壇間遊魏苑優游暇豫綽有餘閑其氣昌以達其材橫以肆富似海涵藻如春麗勢若河瀉恠類鯨鏗華而不靡壯而不厲直而能温婉而有則嗚呼藝家之能事畢矣余老且賤幸獲附驥豈非大顛也哉他有不述已具司勳之文矣林屋徐縯序

文起堂集目録

卷一

賦

卷二

五言古詩

卷三

七言古詩

卷四

五言律詩

寄王青州

山中勞文學陸隱君携具資慶寺相餉

酬角頭鄭徵君席上見贈

送家兄弟赴試南宮

春夜飲柳明府衙齋

薄暮與慧公澄公登上方

寄內

憂來命緑尊爲沈憲僉賦

途中記憶　送趙侍御起任

送徐比部起任通叅

奉寄伯父推台州

雨中過虎丘東劉郡公

立春日文博士皇司勳劉侍御集南館

南城紀興　霜夜飲佘侍御臺中

渡江　賦得歐司訓苜蓿齋

憶弟

九月二十日伯氏季氏虎丘言別望月

孤坐

月夜飲費叅軍樞館

重別鍾天章前軍

呈姜夫子

仲冬月下費叅軍樞館秋菊將殘招友

人賞會與李駕部姜膳部蕭比部同

集

陶司成校藝謂僕堪上第感而賦之

陳蔣二比部蔡費二叅軍邀飲清凉寺

途中紀懷　過丹陽寄姜夫子

寄徐子與使君

謝郭侍御邀飲山莊

贈莫雲卿　自況

贈王崑山　寄都[illegible]八

下弦燈宴　白雁
寄贈陳總戎
坐家弟林館因寄
獨飲家兄弟林館寄懷
寄家兄弟燕中
紀興
元夕喜家兄弟燕中書至
懷伯氏季氏南還
室人再生女報伯氏燕中
不寐憶家兄弟
虎丘啜茗
春閨病起和黄得之先生作
四月四日文休承彭孔加二丈集南星
館送春
餞邑大夫張公擢省曹郎
七夕立秋

邑大夫張公晩涼過南館
王崑山過南館得花字
張長洲將赴比部之擢相招王文恪第
宅留別
皇甫司勳席上送徐徵君還洞庭得芝
字
閏二月南星館牡丹盛開有懷
壽皇甫司勳
除夕寄孟季二氏
俠香亭懷古用寒字
感哲兄俊弟返駕春官
寄家兄弟姪落第春官
憶弟感蘇子瞻四海一子由之語
聞琴爲顧生作
王舍人招看池蓮
督撫宋公過訪賦謝

夏夜梅二尹同孫指使過集
懷陸太僕假歸平湖
王中翰招看芙蓉
劉子威使君宅看菊
十月菊　荅余伯祥
墓上除夕　得休寧蘇君楫死後書
傷東甌項思堯太學
傷何元朗翰目

傷李于鱗先生
二月十一日范方伯邀飲虎丘乃嫡母
之忌不赴報以詩
予方立年秋髮漸落感而嘆之
戚符卿舟中
送鄭迴還琉球
吉草菴瑞上人房小憩

七言律詩

送欽水部避讐之金陵
春日飲孫侯　贈李郡悼攝理長洲
送莫大叅起任洛陽　憶懋上人
飲陳將軍　飲謝將軍
李比部席上賦贈得開字
贈閩中張比部　過章道華并王少叅
有所思和黃吉甫

賦得愛妾換馬　送宋憲副持憲閩中
惱謝將軍兼爲勸駕
郡守劉公見過南館　別何比部
龍張吳招四郡倅過南館
簡招郡倅　簡徐紹卿徵君
贈王舍人子求　寄歸長興兼簡徐汝寧
羊日與鳳文鴻翼二弟侍世父湖上翻
梅　投贈兼眎蘇君楫沈元巽

人日　小飲真公房梅樹下
黎職方再宿同賦
荅毛國琛進士　送傅成之
寄徐太學維垣
潘治中集自遠樓妓席
送周公瑕應元輔聘北上
灌息軒為用晦宗室賦
南城遊眺遇王世廉之京得雲字
懷徐徵君於洞庭用波字
王元美太僕之京郡大夫張别駕龍理官出祖虎丘與吳中諸君子同集
懷家兄令弟將歸
席上送周懋脩之白下
督撫宋公期泛石湖病不克赴
望龍司理還郡　陳長洲見訪不遇
少司成范夫子招飲衙齋

李駕部席上言别
荅郭吏部乞休見寄
送龍郡理遷太平郡丞
石湖餞黎人曹　御督撫宋公舟行
贈兵憲永嘉王公　答蔣戸侯
卓光祿樓成詩以訊之
雁後南還過陸符卿子傳對殘菊小飲
追憶文太史徵仲王少叅直夫彭徵君孔加王選部祿之悵然感詠
黄公補公紹失第　謝張明府過存
奉懷掌院趙中丞
同張比部飲陳大理亭上得才字

卷六

五言排律
寄懷朱比部子震
皇甫司勲席上觀舞

夢朱比部入吳社中

送蔣明府擢南曹比部

立夏日憩南禪寺滄浪亭

張長洲以縣志相屬邀飲王相國第

王敬美祠部服闋之官過余言別

同徐徵君皇司勲黃徵君劉侍御宴南
孫故侯

夏夕同棲霞寺光上人南樓觀電限韻

謝子循司勲惠嘉瓜

寄袁考功魯望王儀部敬美

七言排律

二君詠謂李憲副于鱗王憲副元美

六言律

南星書塢紀興　靈隱寺觀貝葉經

對十月菊

七言絶句

口占　憶使君劉子威　漫興

九日遲伯氏歸　聞琴

送王處士還明州　贈儀部李郎中

七夕贈妓　贈王觀察起官之楚

僕中年且爲太學遊于國子先生姜夫
子將以薄技入薦禮闈有以貲不與
之議感而成篇　代内東贈

謝蔣子徵比部借馬　寄吳膺福

與袁考功索酒因謝　贈王人佐

謝費民益叅軍借馬　寄陳子野

贈別慧上人還棲霞寺　紀遊

送自如上人從師慧公之攝山

送張山人絶句　贈吳三德先

杜鵑花湯與二絶　虎丘採茶二絶

無題　南星館牡丹盛開

與二三子談經阮都閫折緋桃見贈
無題和歸給事二絕　紀時三詠

五言絕句

春曉　納涼　送慧上人還蜀
自金陵歸示家人　春半寫懷
三五七言　四六八言　湖上懷古

六言絕句

將之白下漫成
過冶平寺朗公房
過真上人房暨予讀書處
中秋湖上看月　過王半刺
答俗人問

銘

鑄香爐銘
酒卮銘志江院姚侍御之貺
製卮銘志姑蘇郡守陽曲王公之貺
酒卮銘志督撫姚江周中丞之貺
製王母壽杯銘志長洲令浮梁張公之貺
爵銘志大中丞吉郡宋公之貽
製硯銘　宅銘　門銘　座右銘
卮銘志按院邵監察之貺　堂銘
樓銘　階銘　牀銘　杖銘
扇銘　如意銘　燈銘　櫛銘
枕銘　屐銘　几銘　琴銘
屏銘　梳銘　筆銘　盤銘
卮銘　壺銘

箴

門箴　簾箴　鏡箴

卷八

序

百一詩自序　妙門新律題詞

祭文

卷十

書啓

起堂集目錄終

文起堂集卷之一

賦

長洲張獻翼幼于撰

白公石賦并序

白公石者家弟燕翼探奇搜殊之所置也家弟雅賞才章尤愛奇逸居然有名士風流先是哲見伯起卜築園林旋營池館十郎名巷地是禪機曲水為池人希晉代居無何俊弟代而有之泉池之舊增濬益植又起蓬臺於中庭列島峙於環堵纍纍而至列而置之爭奇騁怪厥狀非一工未畢而白公石至焉昔人有好畫龍而入室市駿骨而得馬者夫乃類是歟初白公涖吳出見幽石遂品題而鐫勒置之郡齋親如賓友至宋名賢題詠不絕流傳雖舊石猶在官有明徐中丞見而奇之請移別第昔予游宅傍有監介石為梁太守蕭正德持去莫知所在今人代

俱遠此石嵽然獨存豈非山靈護持以待奕世好奇之士耶隆慶改元之際有司請易徐隙地爲公府地之不存石將焉附家弟覩斯而貽至駐心掛氣神祈夢請其嗜石而病僻如此徐君既諾乃捐金轉移之爲力誠非易易然一旦卒獲所好爲是物主不離軒楹奇峰當目拳然片玉光生於家往往率昆弟友生列坐而庥之自非俊調逈韻慧志聰情能使外適內和身寧心恬如此哉夫理雖足銘才無可勒且瞻且顧以春以秋念既馥于往昔乃令爵于斯今苔蘚侵駁摩滅誰辨不有嗣響遥然以慚爲作白公石賦以其白公題也故以白石名篇

溯厥貢於青州肇嘉名於土精結停積以爲山尋台嶽之崢嶸抱耿介以成性樂高曠而自榮借天姥以眉目訝鬼鑿而神營何蜿差與龎魄卒起立而東傾恣棲遲於一丘若芙蓉之初生

諒我心之不轉孰亦有而不珎雖一拳之獨立載五車兮未能想女媧之補闕取艮象于羲經遵尧戒於踬垤奏韶樂於舜登感神禹之所産多熊渠之没金慕煮石之仙跡感超距之荆兵覽劍光於昆吾寧掩口於宋人傷曺女之赴河兆李廣之夜行美燕然之勒功高爵林之虓聲卞憔璞而未售戚叩角而歌輿鸑隨化于成氏羊見叱於初平曾無隱于虞愿常據草於道衙蕭守持以長往陶令卧而未醒出宜都而占霽當太康而一鳴契三生于道者悟點頭於異僧歲難停而易逝忽易朔而移晨至有唐之白傅佩蘇印于江城日凝香而晏寢托爲政于閒情作太湖之石記序履道之磐銘復標奇而釆異樹危峰於戸庭與平泉兮角勝何丙丁之足云處郡齋而多暇憩清晝之緑陰爲耳目之近玩宜養志而忘形何軒軒其韶舉遂把臂而入林

是誠擅美一壑專勝一丘超世自遠逌爾何求至賢仲尼將聖子游儀若今史爭並督郵形類丈人封比五侯藉奇章之甲乙寄刺史之風流迅千齡於分噓屬徐生於南州選丘園之暇豫開鳥嶼於芳洲來爽氣於襟袖起蓬臺于林藪鑒殘行之未渺懷達人於清秋若乃其狀崎嶬其形㟏蔚或直而不倨或曲而不直複疊攢仄奔逐相逼瓌恠奇偉殫不可識遠而望之崒若斷岸矗似長雲身苟聖於宇宙恬何毒於世氛迫而察之鷩龍見而遵注凝鳳戢而在林凡有高而斯陟鳥有峻而不凌諒徹尚之靡墜映厖礫於連城維仰止之不遠實中心之所欽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傍以嘉木藉以芳菲厭白玉以爲質披丹霞以爲衣倚雲霓之可憑翀揮翼而俱飛濫奕碁之仙嶠罷天漢之支機匠伯不知所斲坐氤氲於翠微惜遘會之苦速多斯往而

宵歸然非夫英鑒不凡者不能以之眷拔非夫鍾情玄邈者不能與之閒適非夫縱心調暢者不能委之無吝非夫鐫奇播殊者不能置之若墜也爰我二昆實荷先基伊育俊弟漂志於斯岩岩岳立中心好之先民有懷曠世繼奇瞻仰[illegible]顧盼生姿清輝遠振風標並馳幽居玩物[illegible]景自願靡曠不遵興言永思胄中碨磊象外[illegible]嶠何奇不有何恠不儲含月魄于鏡峰逼蓋嶺於雲枝飛一片於孤城瘦絕洞於千株既錦文于苔駮出蓮勢於雲移若有來而且輟若有去而未辭處窮獨而不悶體堅明而靡識信卓哉其雄特惧世俗之難知心悠悠而未半情罔罔而若飢匪見奪于醒酒堪永保于仇池斯珪璋于文死寧璠璵于階墀能得廁于軒宇侍君子之光儀於是慕穆王之采假神人之鞭疵橐裝之必賤何處囊而不捐劒有[illegible]而斯合就深

公兮買山非長房之請試假朽索而相懸便爲
時所羈紲仍縱適於雲天實爲海内之秀不徒
美於東南架飛梁臨方舟排虛房伐長楸毀墉
垣闢林藪十人倡百夫謳玉山醉而易頹磁鐵
引而難留樂人物之有托若乘煙而遠浮分四
明之靈秀借五丁之奇謀超曲街而高峙翔廣
除以夷猶恐藍田之無擬非陸渾之可儔懷金
壓與香雨非望夫而相求根含彭澤之浪頂入
香爐之煙允矣磨而不磷歷千載而彌堅感其
操者懦心立志覩其確者貪夫反廉勢出峽而
臨棟狀當階而入簷開蔣生之三逕對此君兮
千竿臨曲水兮流杯嗣永和于當年登高樓以
舉望曰馭風而泠然欣大塊以假我厭小禮以
自頗托長嘯以懷人類停雲於尊前若在宋而
方隕非處晉而何言維白公之品藻頃長價于
丘山生珠玉於字裡吐風雲于行間碧苔不落

綠字難傳百堵闢戶孤豎橫盤展華林之勝氣
相沐浴於妙言理荒流於春水與爭高于秋天
削壁立於千仞看秀峙兮岩岩既續紛于先軌
續古詩於曩篇播山光于甕牖衍霽影于清軒
若乃東林豹隱南郭龍蟠言啓遺籍靡妙不妍
心入雲抗志弄天片景不窺衡門重關烟霞
桃儼然屹然若乃曲宴華堂近賓名娼酒御
理賢肴錯圓方舞絳樹歌吳昌進童客命葛強
發西秦紹陵陽遥逸響而裂石振林木而繞梁
乃若效雞林起雁堂時惠餐于香積月贈席于
燈王觀左圖而右書溢岩穴之輝光夏蒼翠而
欲滴秋明淨而如粧畫崴嵬而峭卓宵嶙峋而
微茫覗仙的兮孤臨睇神闉兮獨翔飛郁鬱於
妻縣送雲隱以巫陽命崑崙之伯仲傍謝家於
池塘陳敦彝與匜洗雜金薤於琳琅蒼然古氣
與之頡頏爾乃負塵痾抱末疾憎小兒之相戲

遣二孺之在側玩豫文于貢園不終日而貞吉
覩連山之蔽虧如有助於藥石乃若人務不將
咨焉游息神氣激揚群籟方寂朘晷公卿跌宕
墳籍言必入媚動多應律墜片景于青雲降危
峰于白日謂碌碌之不堪寧落落之如昔倘砥
礪於雍璞陋四山之飛魄款嗣宗於林竹成范
甯于敝宅按樂句于秦青訪手談于王质騫遠
氣以烟翔聳孤韻兮風逸締石交于當年賡賓

主無愧色㝵行簡與敏中轍同懷而共術列我
我之幽砥蔭落落之青松露披清于偎岫霞投
光于夷嶼旣儼焉而山立復秀外而慧中爰貞
介以自僻迴孤秀而生姿諒會心之不遠懷舊
物于深衷將枕流以矯志具丘壑于心胷謝鍾
乳于靈區掇塵痾之在躬懷祖德于玄超繼瑞
夢于允宗依僻彊之園林聽貞白之松風縱上
遨以下遊任徙倚於墻東卿御首以廣頫學端

務之南宮存父道於陟岵戀母儀之岳崇追二
陸之絕巘躡三謝之神峰佩切玉之利劍抱沒
羽之神弓思彈巾于青霄期我我兮銘功詎一
行之便廢置此子于岩中果修名之能立問橋
邊之黃公亂曰桂叢生兮山阿小山招兮輿歌
遨白雲兮青嶂結予袂兮庭柯

娛親賦 并序

萬曆甲戌之歲生毋許少君六十有八九月二
日毋生之晨也夙聞六十者壽又云七十者稀
毋年七十而未足六十且有餘矣是日也子丈
夫三人舉觴中婦少婦進履諸孫曁孫女羅舞
諸壻婭咸在毋氏輙呫呫有喜心夫壽毋令妻
還成宴賞哲兄俊弟早並詞才一則以喜詎知
其他繼而儼然拜賀客之辱有入門者見堂搆
是餙尊俎咸設也作而曰昌哉有入幕者見毋
氏居處順適耳目以和出而曰康哉又見三子

之兢娱其親也則咸曰養哉湛而樂之之謂娱
令亦娱矣夫使掠取顯榮而色養弗備神雖王
弗娱矣酒酣以往中男獻翼乃前跽稱賦曰維
尊人之有立兮敷奕葉而揚葩荷堂搆之隆起
兮俱繼美之不遐承母氏之聖善兮喜年歲之
日加爰伯昆之兢爽兮遂振秀而吐花侍顏色
于慈闈兮服左右於無涯早馳芬以宣範兮中
勞瘁而何嗟冠才淑于宗祊兮擅令則于宜家
溯七十之漸近兮見日臻於休嘉問今日果何
日兮美吾母之所生其猶然而樂康兮值九月
之嘉名采芙蓉於金塘期黃菊之落英歌叢桂
而朝攀聽蟋蟀之宵鳴背朱明之游颸而北遁
之長庚種忘憂之瑤草享黃髮以為盟薦五絲
之文履上九醞之仙靈瞻南極之在吳指寶婺
之朗星念今日之懽侍奉膝下而自榮眷桑梓
而不遺暢慈景之方清繼湛氏以截髮後曹姑

而東征光考妣之令德昭祖禰之遺靈對樂時
而踴躍移俎豆于賓朋奉千載以為觴第擊鼓
而吹笙奏優施之妙技揚子夜之新聲映萱枝
以棣萼兼青鳥于鶺鴒陳塤篪而既具調琴瑟
而再行覩孫枝之方長克覃訏以崢嶸客林宗
與杲之出常勝於魚羨製班衣以芰荷笑名位
之不成希受賜之不害羨輕軒之潘生多捧檄
之毛義慕禄養之子平並王陽以回車勝東林
之三牲供朝夕以調膳覓伏臘之斗升乃因心
以發義匪外感而為情檢古人之芳躅咸承志
於閨庭萊弄雛於危齒黃扇席於弱齡孟抽筍
於積雪王鱠鮮於斷氷茅供客以下餕趙率子
而躬耕荀丞丞于耳順曾欣欣于雞豚田同遊
於山水李侍養於宣明思反哺以逸豫實一焉
而未能是會也方開北堂作啓瑤席再舞再歌
既順既翕可以養親欲報之德封羊擊鮮家人

賓客彩袖翩躚繽紛堂室衣線望雲芝蘭愛日
喜氣晴添歡心夜溢河海稱慈消塵爲力賦成
又稱歌曰念毋氏之深慈向北堂兮相看方樹
靜而風停後靈椿而未殘逢故鄉之節序兮天
已凉而未寒與春春而寧慶兮卜歲歲而承歡
當曲罷而起舞兮忘夜深兮更闌衆咸稱壽於
是諸子婦孫女姪諸壻無不醉飽歡喜此與繪
西池以爲圖誇東海以爲壽者何如哉衆賓驩
然而起曰二三子之娛親也庶幾哉吾儕無所
事其酌者之辭矣

求志園賦 并序

昔陸士衡賦遂志不及郊園庾子山賦小園無
關志意于孟氏爲園名曰求志兼二氏也客有
窺園者退而爲之記又盛有篇什皆麗藻天逸
難以嗣章孟氏仍命爲之以備作者之末夫王
摩詰輞川莊屬而和者裴迪一家謝康樂始寧
墅稱得句者惠連一弟遊則美矣王旣鈌友于
之助謝亦罕朋儕之歡今昆弟友朋紛然咸集
遂爲之賦
陟彼崗以望兄如鶱龍之翩翩日翺翔於書圃
嘉麗藻之欝然喜幽居之傲物遂摽志於林樊
取于將以名里傍辟疆而開軒嫌金谷之何侈
樂仲長之所便師高軌之澹臺慕清風之伯鸞
諒恬貴於紛華謂身聖於人寰不違親以成隱
雖絕俗而何懲性有方而未遺快茲境之可潛
聳雲館於池上敞風榻於林間池因書而畫黑
林效帷而全丹豈會心之在遠由心遠而自偏
苟片景之堪採奚歷年而不覯匪束帛以爲賁
聊日陟而成歡巷有門而常掩路啓逕而盤桓
非畀族以爲鄰接陸渾於藍田無負郭之二頃
有三畝之郊園再上書而不報返桑梓於雲天
其致也逸足長衢學優未仕一枝之土遠圖俗

思潘岳面城晏嬰近市水有坳堂山過覆匱蕢
下半床花狂潵砌書就玉杯琴懸珠柱初菊餐
英晚花歌桂傲岸留頹干霄溢氣竹酒蘭羞薄
遊小懃族有餘榮朝蔬夜被賞未與餘情愉心
至是故心之徑也有域而抱擇木之思身之珍
也無涯而懷待價之想乃託水而依林登東皋
而辭軟假淹留以息交寄丘壑於世網縱混跡
於雞群質耿介而獨往覩羽戢而鱗藏謝羈紲

於塵壤遐盤紆而杳鬱雜交互而疎敞思風逸
而烟高襟霞舉而雲上孟亭亭以孤標季萋萋
而兢爽並遲暮於芳洲泊澄心之外獎子親翹
以敦予吾賢賢而尔賞奉連枝以吐秀雜塤篪
而流響謬河東以成三叨平原而作兩生玉樹
於階庭閱龜羅之同長庚慈景之晚茂慰天倫
之安仰擬伏臘以何求逞孤志於吾黨辭曰闢
堂兮芳林梧葉兮爭陰崗阜兮翳莽杏館兮雲

深潛魚兮沫沼野鳥兮與音毒人籟之喧卑兮
聊卜築兮開襟

瞻妣賦有序

余盛年夙孤與慈兄愛弟銜䘏喪庭感物興懷
悼心剖髓欲冒諒闇之譏聊寓罔極之德哀痛
未能耳夫毋者在内而成德者也昔人有不作
父誄而作毋誄者矧吾民毋有慈無威雖非所
生愈于已出能忘情於述德哉至覽吾祖吳中

人物志有葉公名德潤者以人才徵實吾妣始
祖大父紳黄扉給諫同毋兄弟四人弟允有隱
操特相友愛從父弟可成虞部尚書郎乃知毋
德之成有自云

彼凡人之周旋猶臨別而關情彼翔友之離析
尚驪歌而悲聲況坤厚之仁妣綫下壽而早零
想形容之不見奄失恃而煢煢欲縱體以從之
聊息駕于空庭腸紆曲而勞結魂憀濭而飛驚

觀遺物而忉怛入孤幃而屏營懷鞠育而剥裂
恩報德兮何生傷門人之廢莪持杯棬而溺盈
慈烏反哺祈報德也靈蛇銜珠與酬志也禽性
虽情猶有如斯顧予小子能不方思此志此德
荅施何時生則吾母育則先慈顧我復我懷之
奇之實愛所鍾寤寐相隨惟疾之憂體貌頻瘁
暑避清涼冬忘寒饑晝夜靡寧躬此勞疲再離
寒暑終始不移藹藹陽春恂恂母儀比翼共林

鴛鴦同池鳴鳩均一千秋母師此鳥將分哀鳴
告離母没誰驕泣下漣洏泣下伊何有志不就
昔我盛年既淪天覆眇眇孤偏俯憑坤厚極願
盡歡婉孌懷袖安親保榮順性養壽壽母丞丞
靈蕿並茂今我不辰心焉内疚追昔日之有恃
何慈景之不長嗟口澤之猶存散婺彩之星光
對遊子之衣線痛物存而人亡泛吴江之澄波
訪舅氏于渭陽赴荒塗以尋遠終被露而含霜

述先賦

維祖德之貞亮啓先人之遐烈標奇迹於盛年
抱塵勞于嚴月返裘馬于燕京罷絲竹而不設
製非師而應規動率己而合轍逢蹉跼以斂步
顧旋復而失軌思急客而金全懼亡親而股割
並王商之推財同陸景之感咽貽後昆以遠圖
昭前光而未歇蹈長者之遺跡騁達人之妙說
雖善誰以寓言必忠信而後發振一鄉之仁風

挺千秋之朗節篤儒行于人倫齊慷慨於游俠
聳孤興以烟高吐心境以霞潔累世羅而忘憂
臨山水而自悅對片景而神王向一丘而袂結
召密友與近賓試偏提而携榼辨巵彝於商周
兼心計而稱絕若開我堂構也則約己勤身仆
而後立嶮易不虧終始若一以析我薪以考我
室引約摧豐仰愜俯拾繩墨經營頭須為白書
能忍以開基弘守辱以為域用和光以作藩籬

無怨以成壁裁明信以樹棟揚孔仁以安宅匪去故而就新乃冶良而相襲迪我乂方世則雕琢門□勉以德義厨嬖求師成我凡器弃日弃身底茲懇至感悟思愆汝胥勿與怒必援木商飈示勵斎我仁慈也則生之育之顧復何已躬此勞瘁猶予小子從容過庭德音徽止恩洽陽春河海爲比性瑣姿之晚就願生子之速融生不辰而薄祐遘偏孤之閔凶既生我而何怙欲承顔而無從夢婆娑于膝下集同氣而從容嗟罔極之莫申徒抱恨于蒼穹慕仁考于陽春悼嚴君於商風哀婺守孜荒庭罷鯉户響聲音堂空棊履哀悼之思於焉至矣念桑梓之故里憶丘墳于佳城感駒隙之不待嗟逝川之難停傷林木之畏佳懷燧穀之再更聯落葉之長布践霜露于宵寒眷几筵以增結觀棟宇而靡寧承克搆而方忝荷析薪而未能望歸風于星漢寄南雲以心旌肝不偶而獨摧神豈道而自驚負俎豆之伊教曠蒸嘗於弗嘗脩塗尋遠人道短矣彷彿平生嗟何及矣樂時無歡孤思咽矣怨痛莫訴天罔極矣湛離親而成詠綍表哀以賦詩效平原之述先繼王氏之懷思

傷弟賦

惟爾長成于丹穴覩羽毛于雕籠溯家族之輝華侯龍駒之抗宗承祖考之駿烈務悃款以爲忠號入冥之衛玠呼幼奕之阿戎指赤霄以爲路横四海兮焉窮諷百氏以逍遙慕詩人之遺風鍾康樂于惠連眷平原于士龍惜白日之未暮埋玉樹于地中烏分飛而猶悲況長辭于遥空自風流之都盡誰獨秀于江東未中河而墜月將半岳而摧峰令賦服之賈生昔入關之終童感疥傷而消鑠駭枯槁之形容雲爲我而罷色心無期而難通尋山足以歸骨樹白楊與青松

循階除以惻愴思無限而由終思光靈于想像
長掩涕而填胷夜光死而又育隋侯去而還逢
胡魂魄之離散托九招而難從倘歸君之恒幹
慰愁心之懨懨

文起堂集卷之一

文起堂集卷之二

長洲張[illegible][illegible]幼[illegible]著

五言古詩

數詩

一命薄世榮寧堪廢經籍二頃微山田先人餘
敝宅三十雖無成特流豈吾匹四方重懸弧中
年滯南國五言詠長城煙霞染奇色六爻玩賁
國嘉遯知損益七貴總希聲聲名是何物八月
散金飈玄冥何其迫九轉不還丹親壽同過隙
十載抱深衷清宵動悽惻

七月五日夜泛梁溪

駕言夜行遊行遊陟岡阜月出梁水中雲生惠
山口玉輪千頃波金飈一尊酒茂樹動秋聲傾
河犯星斗耿耿欲入懷皎皎不盈手暮色鑑林
塘夕煙翳郊藪重陰澗阿增餘暎巖巒有驚鵲
未填河時蟬已鳴柳炎暑將漸移春華豈能久

高鳥宿舊枝輕舠溯靈湫商氣肇茲晨消嘽散
虛牖撫景獨娛心臨流幾延首西北望招搖東
南滯畝畞近嘉陶令巾遠慕莊生缶孤懷阻晤
言寤身念親友

卦名

乾龍方應五晉馬已過三巽牖禮右職豐厨迎
左驂萃器除干將益木行梗楠巽牀起末代井
汲如鬼柰蹇拙看冀北睽索哀江南咸舌不得
吐屯膏無七垪升峻在高符困瘁非塵龕蠱尚
乃嘉爵賁園爲美談震風來抗館旅葵發舊潭
孚爻倘貝錦漸陸如優曇

芙蓉園爲用晦宗室賦

連蕚重皇枝相輝映朱邸名卉散其華秋光滿
修渚高天爽氣來晴霞一何綺葭菼信疏蕪林
塘自清泚芳菲雖可歇繽紛何窮已采香箏蘭
蓀含英若桃李蓬蒿曲觀中葵藿平臺裡還閑
西楚詩復覩北河禮未陪梧苑遊預奉柏梁體
叢桂不待招修竹得與比詎忘佳人期日暮飈
風舉

謝郡倅姜大夫過訪

明牧何所求所求在民瘼朝發江陵城風送滕
王閣開眺姑蘇臺宿聽華亭鶴吳楚作仙令繽
紛映花蕚翩翩豫章材行行青山郭佐理揚高
芬華問如芷若前職並徒勞謳吟且爲樂吾廬
擅蓬蒿甘彼葵與藿長懷白壁心獨抱黃金諾
季鷹乍還吳士龍初返洛解榻竟無聞迴車久
寂寞念此愛士風餘輝濫微薄征幰遵楓林別
乘指雲嶂單衷願申寫眷然荷優渥客鳥獨無
依群籟欣有託千石意苟輕廣垣未淪落

送張令君入覲

茂宰朝天日鳴珮遊帝鄉惠既垂涼雲義復明
秋霜小人冐休澤君子聞馨香別顏一何疚征

途一何長朝舲發揚子夕駕辭吳昌百城莫不
嘆千室徒彷徨耶日枉榮顧衡廬爛輝光倦翮
安卑棲黃鵠起高翔安能生羽翰奮翅隨縱横
寒卉不自持芳樹何凋傷安能敷春華採掇還
相將延頸向列宿惜哉成參商考最倘不回留
思誰能忘

賦得岸花臨水發用水字

高宴臨曲池東風爲誰起野岸繞春流新枝照

綠水微波方泛艷秀蔓起泉美氣暄自韶華何
必桃與李嘉樹影清潯雜英漾中沚浴鳥將摘
芳遊魚思捨藥牽荇薇汀洲折蓮奪幽渚洛河
覩宓妃湘川逢漢女俯睇一境霞回看兩重綺
采擷惜良辰菲菲共閒止

投贈十五首

華駕部雲

南國數名賢西州感良友遐哉莫能儔悠然為
聚首五十始一官所命猶雄久拂衣去東都晚
卧向北牖横看謝傳山門種陶公柳結交雖忘
年與世亦寡偶末學藉人倫後俊資善誘彈枝
豈雕龍稱之不容口早晚慧麓前臨風持絮酒

陸少卿師道

二十謁明光奏對天人策光耀千青雲君王動
顏色董賈爲等倫顔曾是儔匹温室儼詞臣清
班心所懌龍劍出豐城明堂貴朱瑟思展丘壑

情休告息停軛汗簡多殺青臨池盡成墨畢棲
遲益尊中朝企名德簪紱非所榮雲霄待整翮
鄉里乏後賢投交遂良覿嘉運節逾高頹波志
靡易不調餘十年起家至千石使星爛長林卿
月照良夕家園非寡仇終焉念離析

彭徵君年

貧居厲清規盛年抱風尚中隱不違親同游盡
英行學古不入官素襟寄雲上對已匪自高爭

席偶成伉城隅白雲屯樓端遶風暢耽書類井
丹專經薄劉向閭里厭浮沉紛埃寧骯髒公府
强就徵轅門謝乘障雌節久安卑何心慕飛颺
勿論已先齊達觀一何曠數畝下下田簞瓢代
耘養愉心發奇言聵耳成浩唱霞光入胷懷苦
痕亂衣裄羽觴無停飛牀頭但傾畝地是鄭公
郷人爲儒林望幽客侍光儀時髦執鞭杖爲文
光斷輪獨妙果心匠奕世早申交凉月見昭亮
此生箕濮情千載亦神王

宋大理儀望

吳邑神明宰令名若蘭芬一時君人德千載超
人群見素周柱史無冤漢廷尉重士棄温凉抗
身振風義位望一何隆嘉貺銘絲桐鳴珂訪今
客惠好如臨邛

黃徵君姬水

徵君名父子聖童夙所稱中年尚俠骨骯髒難
縱横辟書祇自笑結駟不得賓羞與官長接恥
借傍人名意氣苟相許尊酒如平生先人少結
客視君如弟兄片言傾四座故侶娛新聲落羽
共棄世避冠長安城圖書共遲徃不步七貴庭
三車逐張華一榻隨管寧可入獨行傳慷慨常
自鳴長兄推務光仲兄推向平小弟生年嬾負
此林壑情醉來諳酒德醒時玩丹經願保黃金
軀白雪揚徽音

阮指使鰲

武庫屬征東古今若晨夕隨世豈高符恪居奉
司職瀚海請長纓轅門森畫戟軍旅昔嘗聞俎
豆素所習舒討泛舟行陳卒尋帷入中途蹈險
艱倦鳥歸飛黃衛府思養真娛心在經籍抗俗
懷耿介閑居抱拙疾位下道仍高學古致家食
粗糲常晏如鶉衣欣自得內借肥遯賢外齊隱
淪谷敷名未及建歲月忽已易顧影君存故憮

膺予念昔殘酒願重持再論胷與臆

徐比部學詩

山有鸑鷟姿林宜鳳皇食逸響奏于飛棲宿寡
儔匹文彩何翩翩毛羽皆𤢴𤢴奮飛起高翔衆
鳥驚自失冀爲擊隼用遂同冥鴻逸此路信玆
鶩因風托其質翺翔凌九州鳴聲自相求願得
爲黃鵠同下雲中遊

何翰林良俊

三何子朗多其人更卓異籍籍盛嘉聲翩翩富
才藝整駕遊京畿身世豈相棄自言上木容久
汚玉堂署投簪不待年風尚始能遂陶公漉酒
情謝傅尋山趣踈狂野客襟坦蕩高人意四壁
盡圖書牀頭商周器毫素娛心神粉墨上市㕓
祁鄭天機淸張王有餘地卷舒入髓愛周旋更
深秘忽若無丹青常如入浦溆微綃春風揚古
色千里至愛子歌還艷佳人舞逾媚送客幾留

兒千鍾不成醉還家思異鄉流俗非所累何事
玉珂人一生外聲利

徐比部中行

吾友富文藻和歌無下節官成困常調魚鹽游
海澨戶惟芋栗園門多逵人轍歸來箬下春一
醉常累月

劉郡公溱

三吳借寇時九府徵黃日盛得循吏風彌工理

人術卧治仍嬉遊簿牘更緗帙皎皎洛陽才翩
翩凌雲筆選勝訪白堤凝香寢帝室重士賤籯
金抗禮兼可述蒼蘚侵華裾丹楓映朱軼夏餘
暑旋徂秋至氣方瑟愛彼甘棠花還垂兩岐穉
愛彼神雀群還見祥鸞出欲報吳公知慚非賈
生匹

王郡公道行

吾愛說劍篇淸廉士爲鍔吾希循吏傳廣求在

民瘼來遊建德卿出守青山郭城開寒水清棠
下閑花落半嘯少諍辭爲邦掩高閣弃士美無
度農桑欣有託停軛似南州文彩映華蔣見推
如洛陽儒雅敦林巒靈晃瞰危峰空庭下神雀
常將一月糧分貽葵與藿慷慨酬義心衡闈笑
龍蠖

柳長洲東伯

猗彼邑大夫令客久相將官薄陶彭澤名擬顧
建康琴堂待流月訟庭錯華觴抗義枉光駕結
知贈春芳良覿開吾襟勝遊安可常所恨隔湘
浦深衷諒難忘

周令君良臣

區內非不佳豈若超塵世託身非不全難以並
蟬蛻許遜理旌陽移家謁群帝葛洪治勾漏丹
砂徧偕砌王喬爲鄴令雙鳧入雲際文斤宰高
平眞人授靈莿縣有明府君四賢自相繼君子
酬萬年僊吏耻百歲夜色擅中秋露華墜叢桂
嘉節近生辰白日坐堪紫逸驥展捲材香名紉
蘭蕙商風抗其高春雲垂其惠隱跡任郎官潛
名取高第妙氣澄胷懷琴堂麗雲霽奇樹挺西
崑瑤草稱南喬思呈百草花茂苑花初藝思和
童謡歌絃歌既迢遞爲詠仙遊詩殷勤謝末契

兄鳳翼

顧影兄弟少同氣惟三人情寄苟不異唱和宜
相因賢母勞斷髮察父勞析薪哲兄起儒術吾
生亦嘉辰嘉辰日未馳我志諒不移雖爲山中
木猶付珊瑚枝雖爲失群鴈接翼猶差池十五
通經籍二十振羽儀羽儀丹穴成光彩何崢嶸
文賦綴偏早詞場擅新聲筆硯未燒却春草池
塘生清輝滿槐市高第誇連城連城許誰同爰
第開心胷翩飛各有託南北辭驚鴻牙籤表衷
愫黃犬傳詩筒潘年未倦游賁園抱深衷深衷

復何如願勿爲世儒君子貴大節末俗多所拘委懷在竹素有練仍先書家雜信可爱筆陣獨有餘

弟燕翼

小弟學娛親跳地作虎子虎豹氣食牛龍駒勢千里大人與客談于坦識至理此實生陋宗越席提其耳放情少年塲翹迹渥洼水成童解聲樂顧曲隨調起玄黃非所論神俊乃堪比長公

有鳳毛軒軒早雄視仲氏古遺狂胷中足塊壘手足重急難聲名任糠粃拘俗詎須陳朴儒自當恥一蹙造青雲駿骨返燕市豈云蹶霜蹄相待聊爲爾能畫當致名前言自長史期生若不佳謝公不相士幽景寫瀟湘录毫雜芳芷花蕚同枝條春風紫荆裡鴻雁亦有行逸翮雲中起嘗言見兄文火攻亦何鄙

遠蕠堂詩爲徐長吉賦

幽居屏氣雜偏棲事儒術蓬蒿非吾曹悄勞望三益末俗豈所任良友不可即荃蕙未堪把蒼葭詎盈室椽翳信四脅披翦若有得寡耦倘遇欣慕士仍感戚清飈入庭戶寒流抱雲席璚枝異朝攀衆芳匪余匹春宮時未央榮華映初日馥馥隨風聞芬菲在良夕素襟誰與期願言謝塵迹

劉侍御邀看垂絲海棠

累月侍群英一生幾歡友無使春欲闌勿謂夜將久芳菲桃李前芬馥蘭蓀後衆蕚相因依雜卉迭牽採綺態不成妍沈姿自寡偶新粧條上鮮紅粉枝間有無力向東風含情學垂柳騁艷乍出幃凝嬌一窺牖仰看庭際花俯映尊中酒可令良宴會酌之不盈斗

文起堂集卷之二

文起堂集卷之三

長洲張獻翼幼于撰

七言古詩

春遊曲

庭樹花開春滿堂美人有意留春陽花發同心
条未遠燕來比翼春將晚花間三五月又圓花
下二八人堪憐年芳春色看如綺羅衣初試春
風裡朝霞夜月轉相催雜珮明璫心自廻情來
春去爭佳麗繁絃別曲春情繫翠眉未畫成青
山紅芳未歇留朱顏解道人生不踰百莫令二
日花前擲憶昔風流賢達人今日猶能勝于昔

荅黃孔昭徵君

金陵山比洛陽多當年李白成酣歌清林浦上
巳陳跡白鷺洲前東逝波君向溫陵度京口一
丘一壑胷中有闢道温陵似洛陽洛陽佳勝輸
平康毫端湘素不盈尺巳覺萬里江天長邇來
山人太無色盡是官家曳裾客君看蓬戶若朱
門公卿望塵嗟不及王子將遺叔夜杯异純還
假江淹筆冶亭祖道嘗追隨青溪一曲賦一詩
相逢太半他鄉客憑誰把臂論襟期客裡交君
不為薄有酒尊中且為樂

貽陳子野明府

鴻都仙吏金陵客早上春官去南國浮埃不辨
才質殊腰間墨綬無一尺中年方展豫章材遠
時巳作長沙謫花憐潘令有千株吏笑陶公惟
百日鴻雁南飛影自隨鱸魚東去心偏憶一官
五斗七不堪角巾遂返烏衣南雲物三山映蘸
室波光九曲隣江潭歸來自號遺名子折取松
枝代麈尾有時閒逕待求羊有時入社稱支許
孫楚樓前秋正深冶亭遊子落月吟巳從江山
露秋骨況對花月傷春心江山花月當窓牖愛
君襟期飲君酒一秋相別赤城霞十月還看白

門柳白綸紫綺出院遲青蛾紅袖凭欄久筆下霜枝掃萬竿胷中煙幹橫千畝出雲入霧三琅玕長林何必瀟湘有六代豪華羅綺春香魂艷骨飛黃塵二十四航桃葉渡惟有魚鳥來相親翛然便有濠濮趣澗前欲折蘼蕪去月高霜白夜未央二言勸盡黃金觴襟期此夜懷千古肝膈何曾是兩鄉

相逢行

有美東城姝相逢一何早含情採桑陌理曲垂楊道知音良獨難容光還自保春樹曾開並蒂花桃葉番爲斷腸草並蒂相憐全盛時斷腸何意中睽離此時對客舞垂手此地邀人看畫眉爲雲共藉鴛鴦被醉月雙傳鸂鶒巵鸂鶒鴛鴦最相得翠館華燈永今夕佳人本非出北方朱顏久已傾南國南國佳人世所稀風前一曲雲不飛俯看澄江駐顏色仰見明月流光輝蟋蟀空堂歲云暮芙蓉別館餘緗素烏衣巷口莫愁湖朱雀航頭桃葉渡神女遥憐宋玉才漢皇不好相如賦傷心欲去怨如何且聽佳人挾瑟歌鴈後裁衣錦綉段江邊解珮黃金波香車寶鈿臨蕭寺朱顏欲送青絲騎九秋風物過重陽一時節候逢長至可憐洛浦還明珠可憐瑶席歌驪駒館娃宮畔春偏早莫忘扁舟泛五湖

飲許太常

主人有酒菊有花酒邊花下皆烟霞俗情不入陶公逕野客偏多謝傅家秋至招揺巳指酉卜夜留歡夜方久不飲將爲後代嗤處士星前太常酒

徐生行

先人少有遊閒風黃金結客多英行酒邊呼尒爲葛彊山頭目爾爲翁向有時韃鞠青霞中有時笑歌白雲上自爾王門久曳裾先人俠骨埋

丘墟兒曹意氣苟徒爾丈夫安用七尺軀丘墟
宿草成蒿萊素車白馬齊中來一生把臂幾人
在仰天高歌聲甚哀匕首解作延平劍絮酒漉
爲河朔杯五侯之門七貴宅薦二千人四人客
客有報恩還報讎淮南空賦小山幽徐生徐生
頭轉白爲我悲歌永今夕

招監郡歌

嶺南才子何紛紛清詞健筆多出群風流爲政

明使君敷詞一一皆春雲方外司馬如昔聞十
載官成還自笑岸幘郡齋聊寄傲一鱣五斗豈
雄飛半刺東吳因常調塵催旅鬢未全殘句入
匠心稱獨妙別駕元非百里才行縣吳江花正
開萬里鄉心大庾嶺千秋惠績姑胥臺相問孔
融爲上客喜得王祥自今日諸生弟子一何鄙
服虔原憲非吾侶別有當年國士心慷慨爲歌
報知己

春遊曲送王娘禮茅君

館娃宮中春鳥鳴西施洞前春草生貞娘吳女
抱春思李婍張態含春情今日春風滿閶闔昔
日芳菲詎消歇千載蛾眉貌不同一時同照吳
天月遊情饒思何紛紛江南桂檝入氤氳三茅
峰高五千仞美人去禮雲中君玉佩蘭湯練時
日凍雨飄風動香陌粉黛聊隨土木容鉛華半
洗烟霞色掌上羅裳當羽衣曲裡琵琶代緪瑟

維揚江水如沅湘欲采芳洲杜若香相逢不作
吹簫侶此去應知別思長

貽鄭吳江

君才非百里祿米只五斗種花似河陽風流直
與潘生耦交客似臨邛詞華得並相如否游仙
莫問葛洪丹辭官且罄陶公酒笠澤經時政欲
成文章餝治濟南生投袂起從華不汪拂衣歸
自闔閭城憐君芳歲不偶世禪院春風一相過

倘逢白日重鳴珂過此還來訪雖碎

自笑行

僕本嶔崎可笑人薄遊人間三十春賞窮江山與花柳未知陸士憂沉淪黑貂裘白接䍦一縣盡笑吾所爲曾参孔子今已矣賢名聖行徒自欺衡門衣緌胡髯可是俗中人半成方外士井丹非不高不如長卿之嫚世千里何人似比肩萬事從今類交臂笑殺揚子雲天禄徒繽紛眼前客嘲不能解何用後世知其文讀書未能半表豹且散千金買一笑誰言我貴在知稀自云大笑方爲道漢廷往往開公卿恐欲坐召嚴君平若遣俗人稱快士寧與智者呼狂生東海鷗西山樂欲俟河清始爲樂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白日西飛乃相詎伊周之事奚足驚王謝之風不爲惡恥向窓前老一經聊於座上摇雙獄

三子行有序

予托交於百君子作百一詩晚得齊中馮君領南歐君新安汪君作三子行昔周子居非仲舉叔度不交予竊比于二氏矣

馮博士惟敏

大馮君小馮君君家兄弟何繽紛香名未識遥相聞相望不見心氤氳一自鳧飛度淶水頌聲直與詩名起風流爲政掩前賢重客交懽邑人喜上邑能官仍左遷吏情兼隱一青氈昭明石案今猶在招隱佳山京口傳不過倘令君自度所至當云郡文學君向滇南校士歸滇南泉石色欲飛輕軒稍過吳王國把臂林間一相識開心寫意凌赤霄雨散星離不終日不謂當今見此才一編慰我長相憶句裡全摅丘壑情字中皆挾烟霞色爲君歌且謌今我蒙慮消瞰癖風塵君莫恨浮榮元不換吾曹

汪中丞道昆

朝傑閫中開幕府節鉞幾時還歙浦白筆封章
盡逸才蘭臺秘籍皆行譜千里河流詠石犀三
軍兵衛雄貔虎剖竹襄陽盰理時循風甚繼峴
山碑日暮訟庭無一事與來常醉習家池忽憶
新都舊山裡徽服角巾歸故里已從青漢起勳
名還於北斗懸文史雲裝烟艇過吳天芳宴初
陪是淡筵名高吳下才人上氣壓扶風豪士前
鶯嶺烟光如綠野劒池風物似東山青蓮白社
風何遜傲吏清流意不淺白雲裘汗漫游山僧
海客同儕舟幾看支遁隨玄度長藉江淹擬惠
休明公方寸殊挺特常笑公卿是何物禪境已
令鍾毘跡漢廷方為蒼生惜謂我堪成爾汝交
相逢莫道忘年客

歐博士大任

五羊才子江都客一官千里遥相憶為我將為
吳會吟憐君且校蘭臺籍句裡青氈不稱情座
上遺經復何益二百年來無此詩忽然高詠方
破前帝子空餘文選樓春風吹夢度揚州閒庭
芳草皆青帶列澗遊魚盡豎頭莫笑披帷官獨
冷香名籍籍傾臺省當年先達且北面何處詞
林不延頸博士得人如漢庭其人烟霞在口吻
獻栗惟供沽酒資衙齋客滿多勝引二十四橋
烟月賒無雙亭畔吐瓊花君看飽照蕪城賦可
憶東陵五色瓜

分得洞庭山送吳半刺還越

玉柱金庭瑤草碧七十二峰五湖立縹緲峰前
消夏灣葛洪丹井茅公壇吳王霸骨埋秋草洞
天林屋看瑤島先生用里跡空留橘奴千頭萬
戶侯湖山湖水連于越帆檣曙色偏催別卧轍
難留明使君明朝歸棹越山雲初不倘遂勳名
後訪勝還從鸞鶴群

會稽太守歌贈岑給事

會稽太守羅浮客五馬雙旗二千石爲郡重看
出諫官幾人遣愛兼遺直贈蘭夕拜青瑣闈剖
竹朝馳白雲驛曹娥江上越王城若耶溪頭浣
紗石定遣岑殊似孟嘗寧使蘭亭減嚋昔受俸
纔留一月糧千家萬井樂未央諍臣相屈爲循
吏霹靂忽變成甘棠聞道君家元世美一時治
行誇無比專城方藉古諸侯共理遥分漢天子
他年課最爲公卿故山猿鶴多逢迎昌蒲澗中
草堪緑遺榮別有王官谷

送家兄弟赴試春官

序曰昔機雲振藻仍友愛持家哲兄俊弟伯
仲相呼兼有之者吾家之良更爲快也予甫
南還昆將北上雖風流雅韻早已成行接武
鳴躍猶乖附萼同氣三人既念兄弟之少分
飛兩地更感離別之多寒霜靄林巾車在路
祖筵聊設慷慨成歌適予俊弟少解聲樂新
傳曲譜令童子進伎奇彩逸響名場罕儔嘗
日入而未闋令坐闌而靡怠月話方抑燭醉
始酣皆岑立注視而觀焉舞態逞妍以留人
歌聲結風以勸酒即今事叙天倫親逾康樂
別來夢牽池草秀比惠連知浮沉之有時眷
聚散之無計直須勸駕何事沾衣用別共氣
之親且慰所生之毋

哲兄俊弟元比翼車馬庭前有行色花緑附萼
無分荆樹乃連枝映圍棘弟也字字輕欲飛兄
也言言皆破的莊生鵬賦勵圖南孫陽馬群空
冀北知君文彩冠時髦謂我手神有奇格童年
負志已崢嶸中歲浮名未揮斥簇筒並入風雲
氣圖書獨抱烟霞癖明月隋珠豈暗投玉掌瑚
盤莫虛擲四海兄弟今何人十年骨肉歡兹夕
無論簡牘干青霄直取意緒凌白日家任南阮
北阮間樓望千峰萬峰立離筵濁酒爲我嘗征

路飛埃爲君拭不願稱壽千黃金但愛徵歌傑白璧急管繁絃春已深黃花紫萸秋還入夜觀前溪影自憐昔聞子夜音相及發聲早許勁梁塵廻腰故自傾人國伎比淮南何足誇曲和秦青兩無敵翩翩羅綺競豪華奕奕賓朋展良覿今看兄弟盡風流昔誇父子俱好客燈前弱女解欣賞堂上慈顏幾榮適名是燕公就曲江相輝玉樹何英特

席上聞喬娘琵琶各賦

文姬閑朧恨一心托四絃蕭蕭出寒吟古曲今人傳懷風抱月未發弄翠眉玉指先自憐王人爲客開林館春日春風小堂滿四絃並奏客試聽悽聲跡韻何冷冷朧雲如爲芳袖起邊中却向羅帷青絲中既多緒上腔復下柱身著紫羅襦自有天際意此曲何須謝客調小喬一鼓心寥寥摧藏掩抑態仍媚凄鏘幽咽調正高江州司馬當筵客歡笑歡悰是今夕長安娼女佳麗時相看不似潯陽日

送蔣子徵僉憲兵備岳州

晴日芳菲動南陌春滿東風爲誰碧公琰元非百里才羊侃猶爲三逕客迢迢全楚岳陽城去去使旌吳子國朝遊夢澤烟靄深夜過湘江暮流急燕子岩前楊柳枝鴛鴦浦上桃花色仙郎嘯昔辞臨川楊柳東風花滿烟庭前野鳥皆馴雉去後歌謠盡入絃倅郡豈云無祿米單車羸馬貧如此婺女金星列宿光州縣雖勞豈徒爾西曹文采何亭亭鵷鷺清班在秣陵君家聖童起邦族爰君爲人復如玉作吏爭誇第一流上書曾奏三千牘外臺持憲使君來春日春風幕府開消兵此去應多暇訪古長懷屈宋才

送張羽王郡倅督漕之京

桂林一枝君獨領風塵往往歌哀郢幽憂

相思江時價高於始安嶺吏道將無二始嘆交
誼堪成五君詠爲李誰云不入官鵬飛羊角何
足難南遷左徙不稱意青山芳草徒自寬儒臣
聊復叅戎幄記室詞才未淪落武林一徃春復
秋天竺一峰頭適寥廓蘭臺柀罷過吳昌清風千
里乘帝鄉邑喜叅軍爲鮑照人傳別駕是王祥
張君爲政來何暮千艘忽就金昌路鷗波仍作
泛舟行狗監先推子虛賦金昌亭畔是閶河二
月東風柳色多君去府中傳盛事一時揚馬共
鳴珂

文起堂集卷之四

長洲[illegible]紉[illegible]撰

五言律詩

寄王青州

七子才何儁風流似建安嵇公易得罪文起早
辭官敵日浮雲散悲風落木寒長沙知有賦空
作白華看

山中勞文學陸隱君携具資慶寺相餉

不盡留人意香林載酒過緒言童子偈機事太
湖波歲晚收寒果窓虛掛綠蘿陪歡多地主朝
暮醉巖阿

酬角用頭鄭徵君席上見贈

谷口棲真處人宜甪里看遊將遍湖海名已動
衣冠蠟屐青山在高齋白雪寒向來多著述書
帶未應殘

送家兄弟赴試南宮 三首

兄弟同遊洛青雲指　帝鄉棠開難附蓼雁去不成行臘計途中換春期客裡芳後時須振翮或可效翱翔

自信非時調風雲意緒長人猶誇二陸吾已媿三張愛弟年猶少難兄舉卓揚欲爲鴻雁曲氣結不成章

上計榮親意無嗟遠北堂名當重仙籍才可應賢良情至人難別時來玉有光須知倚門望行矣慎風霜

春夜飲柳明府衙齋

仙吏留賓處閑雲几席生百花然茂苑孤月照春城才調河陽著丹砂勾漏成還憐能好士下客也逢迎

薄暮與慧公澄公登上方

自入青蓮宇攀躋興不孤祇林懸覺路清梵出香厨夕照還依樹月光潛逼湖同遊誇二朗宛與白雲俱

寄内

作客晨昏闕思家憂想偏芳非殊未歇送別總堪憐舊路一千里勞生三十年鴛機看錦字欲寄不成篇

憂來命緑尊爲沈憲僉賦

休文擅詞藻猶笑勝公榮不取青門醉其如白髮生高陽多舊侶彭澤寄閒情載酒消憂日能兼吏隱名

途中記憶

殘臘旋流澌寒梅空滿枝關山信寥廓魂夢亦相思宋玉悲年月揚朱泣路岐懸心無遠近少別比長離

送趙侍御起任

匹馬向長安霜威夏自寒恩波天上近春事客中殘　明主方容直孤臣不爲官滄洲飛動意

今日見風翰

送徐比部起任通叅

昨日徵書下金閶轉玉珂赤霄人獨往滄海意如何關外夏雲出驛前春草多一尊留未得臨別又離歌

奉寄伯父推台州

佐理神仙境當無世網嬰山居看謝賦林卧寄咸情秋雨郡城霽夏雲官舍清平反緣吏道不為問長生

雨中過虎丘東劉郡公

水煙籠野寺獨往與偏幽片石千人座孤雲百尺樓惠風襲林薄膏雨潤山丘禹錫題詩處長歌憶勝遊

立春日文博士皇司勲劉侍御集南館

已自歡情洽兼之景氣新早梅含帶雪弱柳半含春盛藻非凡吏名花是美人青山雖近郭小隱不違親

南城紀興 四首

不謂滄洲趣移將向赤門斷雲殘野寺疎雨灑江村樹合春難盡林交綠易繁客來花落後蝴蝶滿空園

伊昔關山月隨予入漢京卑棲今日意高視古人情漫減懷中刺浮沉世上名向來非俗網不用脫塵纓

好事訪衡茅時時載酒肴每從墟曲飲不與俗人交江水憐同調山雲笑解嘲松枝代麈尾步屧白楊郊

六十年踰半三千髮未侵一言醒鹿夢百感憮遂心樹靜花猶落庭閒草自深興來堪獨往停策傍雙林

霜夜飲余侍御臺中

開館能延客清宵命羽觴煙輕烏署月寒重栢

臺霜白雪誰同調青山自異鄉獨憐叢菊下屈
草共含芳

渡江

霧罷疾帆流蒹葭風送秋幽雲常抱石寒水尚
宜舟天外山如影江邊樹若浮客心差可緩烟
月在揚州

賦得歐司訓苜蓿齋

羸馬客江干蕭齋苜蓿盤興來聊取醉才在且

加餐爲米荒三逕畜氈絆一官更誰歌白雪烟
月廣陵寒

憶弟二首

意緒堪誰遣詞才向爾論看雲思令弟拾草寄
王孫病裡消青鬢愁中具綠尊春風在庭戶何
日報蘭孫
枕上思千里天涯弟與兄功名真長物旅跡尚
浮萍鴈去傳家信花開算客程南枝堪共守今
夜獨含情

九月二十日伯氏季氏虎丘言別望月孤坐

月出當殘夜家山弄白雲鶺鴒池上別蟋蟀定
中聞禪榻懸秋露離尊散夕曛一燈香梵裡幽
思坐氤氳

月夜飲碧谿參軍楓館

萍生千里鴈今日在朱方明月尊常綠秋風菊

自黃戟門停去馬霜葉罷啼鵑公子能延客無
煩鮮鷫鸘

重別鍾天章前軍

落日一尊酒青山萬里人藥苗供謝病萱草待
娛親露冷芙蓉幕霜寒楊柳津不須歌古調岐
路欲沾巾

呈姜夫子三首

夫子稱揚震傳經似馬融款筵恭皓月談席領

春風冀北驪黄外江南竹箭中常懷國士遇真
與古人同

金馬番棲豹悠然自遠情雖云勞侍從不爲厭
承明雲眄丹陽郭星懸鐵甕城披帷天不遠人
並玉堂清

一兩東山屐三春北郭田鏡推當日鑒文抱昔
時玄片語皆經國殊才弁濟川浮雲聊寄傲未
是拂衣年

仲冬月下費參軍樞館秋菊將殘招友
人賞會與李駕部姜膳部蕭比部同集

草木俱摇落茱萸獨未殘誰將籬下色留向省
中看月夜光逾媚霜天影自寒三冬如九日佳
興滿江干

陶司成校藝謂僕堪上第感而賦之

幾落郄生第常過孫楚樓宰司稱漢策浮客滯
燕裘彩筆才還徤青雲髩已秋但須存劍氣離
合任吳鈎

陳蔣二比部蔡費二參軍邀飲清凉寺

烟磴披雲集香臺傍石頭山將寒色暝江帶夕
陽流消夏成遺跡離宫桄一丘仙郎塵事遠駐
馬快同遊

途中紀懐

久客懐孫楚耽詩憶謝公長安遊子路玄賞晉
人風霜落芙蓉老林疎橘柚紅勝流多念別張
翰去江東

過丹陽寄姜夫子

白璧世人疑浮雲懶自披不容何足病强起詎
嫌遲薏苡難明日金縢未啓時莫酬知己分羞
入絳紗帷

寄徐子與使君

宦跡絶中秩烟波久外臣門無題字客座滿問
奇人若水雲初夏胥江草尚春離居常見月倍

憶阻音塵

謝郭侍御邀飲山莊

曾是霜臺舊買山爲故園秋風歌桂樹春水記
桃源竹裡欹紅袖花間倒緑尊高襟能愛客谷
口望來轅

贈莫雲卿

客路何年別相看氣槩中故情懸落日新賞寄
秋風公子游方倦詞人調已工自堪卿獨秀何

必問江東

自況

時輩謾相識世情都已闌惜花曾謝客爲酒欲
求官雁過雲將夕林疎楓半殘更誰能浪跡猶
作衆人看

贈王崑山　二首

聞道王喬舃相期張翰杯崑山誇片玉河洛見
殊才訟閣潮聲至明廷海氣來風塵屈爲吏矯

矯軼浮埃

茂宰日弦歌金閶轉玉珂花枝官舍滿柳色縣
城多嘉藻懸蒼靄高襟寄緑蘿邑人知倍喜令
客偶相過

寄郁山人

鬖鬅非人外翛然自遠風孤雲隨地僻野鶴赴
天空業有三江水居無一畝宫興來輕白髮游
俠隱江東

下弦燈宴　三首

脩賞雖殘夜燃燈總上元月疑懸畫棟星復聚
衡門雲氣揺朱焰烟霏間緑尊流煇正娛客且
莫問歸轅

火樹揚煇夕春烟散翠時陸離看綺席爛熳照
羅帷艶入江淹賦輕隨謝眺詩自堪沉日夜吳
酒幸重持

落日未云暮春風吹綺筵百花迷夜吐四照列

星懸朱火爲丹爐青烟是緑烟更誇留上客凝
思滿燈前

白雁

偶下单飛雁空庭序已分斷行全帶雪一字欲
凌雲影似霜天散聲疑旅夜聞更誰堪接羽鷗
鷺且爲群

寄贈陳總戎

學文還學劍壯思滿春烟緑水芙蓉幕丹書虎
豹幕山風和鐃管海月引樓船儒術誰堪似輕
裘繼昔賢

坐家弟林館因寄

憶爾向京華藍田獨演車連枝俱客路芳草自
天涯殘日歲將暮空林意不譁風雲雖可攬吾
討且烟霞

獨飲家兄弟林館寄懐

曲罷不成醉長安念客杯鶺鴒常日詠鴻雁此
時來氷雪幾千里風雲第一才獨留書帶草春
向故園催

寄家兄弟燕中

不羡河東日還期振羽翰贈無青玉案棲有碧
琅玕一舉將臨組雙飛但整冠奇毛在丹穴猶
作鳳雛看

紀興 四首

不盡飛揚意鴻冥見羽毛青雲雖後達白雪偶
先操璧水遊方倦珠林卧正高側身懐舊德長
嘯托蓬蒿

獨往甘摇落人間玩世過故交書後至春酒雪
中多生計殊閑事浮名且放歌秋風吹短髮何
必問蹉跎

綵筆誰堪健清尊我自寛鬓從芳歲換書與白
雲看不論家人計長歌道路難高堂慈母在早
晩慰加餐

張翰倚扁舟寒烟接暮秋素衣江漢影團扇婕
妤愁俗吏海鷗鳥世情風馬牛城南山色滿高
會一登樓

元夕喜家兄弟燕中書至

迢遞長安道燕山望不窮關河猶旅雁時序又
春風燈火元宵後芳菲漢苑中高堂千里信真
與萬金同

懷伯氏季氏南還二首

才在惜年華愁中客路賖旅情兼棣蕚歸思帶
烟霞月自鄉山夜春非舊館花慈親須色養何
日是還家

花下不成興離居月又圓芳洲忽欲暮美人私
自憐名落郄生第情牽謝眺篇肯因黃綬事辜
負綠尊前

室人再生女報伯氏燕中

門戶將誰主琴書且自躭征車停冀北春事憂
江南庭下猶三釜人間正七堪急難兄弟在生
女不生男

徐太素招飲先文敏祠房得音字

雲物麗中林芳菲滯客襟乘春來締賞無日廢
招尋酒氣花間遠詩情竹裡深赤城山水趣一
爲託知音

虎丘啜茗

設茗聊成供丘中不世情塵緣從此脫詩思向
來濤石自生公悟泉因陸羽名好山如顧渚幽
鳥報春明

春閨病起和黃得之先生作

佳氣抱房櫳年華自不窮山將眉合翠花傍鏡
分紅曉色羅衣上春聲燕壘中猶憐芳樹下無
力倚東風

四月四日文休承彭孔加二丈集南昌
館送春

畱步惜殘紅青林此望同看花歡未足飛絮思何窮小苑春情裡長林夏意中芳菲不可駐回首怨東風

餞邑大夫張公擢省曹郎

林館聊爲祖秋雲傍席流鳳書來上國花事在長洲吏散鳴琴坐官成放鳥遊迴車偏愛士一倍欲相畱

落日金閶道秋風散玉珂卑車堪自遠遺愛許誰過畫省連霄漢紅亭入芰荷驪駒憐一曲猶似聽絃歌

七夕立秋

牛女隨秋至清宵未覺長彩雲添令節白露發初涼改夏星還聚分河鴈欲翔今朝戒流火投杼不成章

邑大夫張公晚涼過南館

小隱赤城隈清尊逸興催停絃非俗吏放鳥是仙才山月出未出庭花開不開林邊殘暑退知帶惠風來

王崑山過南館得花字

蕭館足烟霞秋來換物華白雲常傍客仙吏只看花琴奏山俱響官成興轉賒林邊一尊酒陶令不能誇

張長洲將赴比部之擢相招王文恪弟宅畱別

筵列平津弟人攀使者車琴堂交子賤今客馬相如畫省雲偏白清尊夜不虛閒花與馴雉相對念離居

皇甫司勲席上送徐徵君還洞庭得芝字

老去人難別秋來客易悲川原分遠望湖海闊佳期綺席聞歌苧金庭慕釆芝山雲薦高枕堪與慰相思

閏二月南星館牡丹盛開有懷

閨月春難再東風在華門名花誰並色芳草自
消魂雖閣閑猶爛歌屛梟更繁只愁今夕夢爲
蝶繞南園

壽皇甫司勳

疇昔奉仙班相輝棣蕚間文章韓吏部風釆謝
東山月借中秋色花分九日顏歸來有春酒玄
晏早投閑

除夕寄孟季二氏

四十今宵過椒盤歲又新關河千萬里兄弟兩
三人病起書難到吟殘草易春一燈雙鬢下京
洛自風塵

俠香亭懷古用寒字亭在要離墓下

俠骨埋春草千秋香未殘五噫青史在一劍白
雲寒廡下幽人隱江頭壯士看清風與高義今
日映林巒

感哲兄俊弟返駕春官

我自甘蓬累春風獨閉關機雲空入洛求點未
還山漢策才仍屈秦裘髪欲班心旌懸客路庭
樹不堪攀

寄家兄弟姪落第春官

客路如天遠王孫歸未歸家駒徒自駿國馬許
誰騑南阮林堪入西堂草又緋只愁春色晩花
落點征衣

憶弟感蘇子瞻四海一子由之語

四十無知者非君誰賞音病堪何日起憂向此
時深可使丘園落毋令寒暑侵懸心在書問黃
耳勝南金

聞琴爲顧生作

嵆阮林間趣相看自出塵風前彈夜月雲裡和
陽春亂手聲難續嬌絃調易新聽來多遠思況
是曲中人

王舍人招看池蓮二首

曲宴清池上芙蓉映落霞社中聊命酒幕下別成花蓮影千重亂荷香一逕馀紅芳在庭戶不用涉江沙

雲錦麗銀塘香風送晚凉葉堪居士服花奪美人粧康樂才難盡靈均意未忘座中時度曲絃吹棹歌長

督撫宋公過訪二首

閫天持憲後漢節又江東不覺中丞貴徒思國士風論才無下調懷遇有深衷門外非車馬何由接上公

官秩爲交輕中林豈世情三朝榮出處千載重逢迎抗禮光岩穴長懷轉旆旌晤言皆意氣不作一儒生

夏夜梅二尹同孫指使過集

梅福神仙吏風塵私自憐桃花爲赤縣松樹有

漸稿暑退將秋夜星闌欲曙天冠軍還好士心

賞自留連

懷陸太僕假歸平湖

我志竟誰賞知音爲報君一名何足就獨立自爲群騤驛看時序鵜鴂遶世紛簪纓同長物長望故山雲

王中翰招看芙蓉與徐徵君皇司勳劉侍御同集

席傍芙蓉沼相看醉未歸秋先籬下菊香續省中薇葉落風光晚花開宴賞催歌深壁不斷隨候惜芳菲

劉子威使君宅看菊

言就公榮飲茱萸色滿堂花枝日堪把林薄興何長十月春難盡三星夜未央一尊芳意在不是爲重陽

十月菊

佳色滿東籬重陽物候遲黃花青女節綠酒白

雲期開逕陶公興豢英楚客詞踈林秋不謝猶是採香時

荅余伯祥

千里挹清芬書因伯氏聞可堪同病客猶自久離群南國巳紅葉東林空白雲相思如命駕開逕遲夫君

墓上除夕二首墓在白花山下

墓上逢除夕流年一倍驚片雲心盡折孤燭夢難成草樹春何在寒暄歲欲更白花親不待空負此山名

不謂離供養循陔詠未忘淚從今夜盡恨逐昊天長孤思流年外寒燈繐帳傍那堪人世裡地下是高堂

得休寧蘇君楫死後書

結客今何在緘書尚有君不因天外至安得夢中聞愁處惟青草看時但白雲自憐如野鶴太息更誰群

傷東甌項思堯太學二首

一自蘭襟斷愁看玉樹行客同秋葉散人逐夜川亡暮色將侵嘆寒雲欲上堂誰堪歌下里情寄似山陽

夙志今何在佳聲昔巳傳倦游常謝病羇思獨無年舊館哀螢入新塋慘日懸還嗟鸞鏡裡花月不重圓

傷何元朗翰目

爲問雲間鶴華亭遂不傳圖書空四壁歌舞散當筵春日歡情裡秋風俠思前三何推子朗白馬泣黃泉

傷李于鱗先生四首

不遣風流盡文章北斗懸藏舟自今日御李復何年劍氣秋原上詩魂暮雨邊但存千古事脩短任蒼天

千里晤言同相看國士風雲初聚吳下星遂隕
齊中芳草殘書帶娥眉謝漢宮徵言從此絶令
我泣無窮
七子不相待空林惟五君郢中無和雪天際有
停雲笛奏全披怨蘭芳半落芬重傷千里駿孤
兎且爲群
白雪非時調青雲豈世情齊亡天下士漢失濟
南生知已人何在忘年座已驚悲歌寄燕市猶
可重西京

二月十一日范方伯邀飲虎丘乃嫡母之忌不赴報以詩

遊眺那堪阻嘉招地又偏芳晨懷故宴忌日感
流年見草憂仍在棲烏影自憐蓼莪雖久廢耶
和白雲篇

予方立年秋髪漸落感而嘆之

種種嗟予髪飄零不待霜擢將捐我罪披處減
吾狂看鏡愁能短衝冠心自長獨留雙髩在年
復過潘郎

戚符卿舟中

春入中郎調星懸使者車情牽三逕裏交倚十
年餘水氣浮仙棹城霞上客裾蓬蒿非不念或
恐薦相如

送鄭迴還琉球

卉服遊江左樓舡駕海東離情隨漢月歸思逐
羌風漢國雄夷落雞林慕白公不須悲異域鄉
路接閩中

吉草菴瑞上人房小憇

僧宅清無敵城南地又偏池光凝紺宇竹色帶
青蓮酒德堪消夏詩狂豈礙禪迷襟元不染高
枕夢京蟬

文起堂集卷之四

文起堂集卷之五

長洲張獻翼幼于撰

七言律詩

送欽水部避讐之金陵

荒臺落日滿姑蘇臨眺那堪送旅途莫遣姓名同范叔何妨踪跡混陶朱黃金將盡家難徙白髮新添客易孤六代江山千里路側身天地唱驪駒

春日飲孫侯

將軍西第白雲隈別館還從竹裡開夜月管絃時醉客春風花鳥日啣杯起看晴色搖芳樹坐聽歌聲送落梅讌賞不辭頻駐馬更憐佳景欲相催

送莫大叅起任洛陽

鱸魚一憶去江干病後徵書鬢未殘旌旆昔年辭蜀道風雲今日滿長安欣從人譽遥持刺懶向時情再整冠強起不妨林卧意青山依舊洛中看

飲陳將軍

島夷都盡始還家林館新成玩物華開逕半緣營裡樹爲園偏傍縣中花人留妓席延初月事遠戍麾醉落霞此夜登樓堪矚望無邊秋色滿蒹葭

飲謝將軍

池館遥連第宅開林邊舒嘯有高臺朝馳晝戟三千隊夜送金釵二十枚度曲未終雲乍起看花將罷月還來最憐今夕同歡處依舊留髡送客回

李比部席上賦贈得開字

石頭城外白雲隈散馬郊圻野興催禄米但供沽酒費烟霞常引狎鷗來官成傲吏開曹冷菊有黃花滿逕開湖上青山俱藻翰憐君不忝省

郎才

閩中張比部多才善書意氣出風塵之
外晩得子爲腰交愛而贈之

與君相見又何遲歲月爲郎髩未絲千載襟期邀笛步一時文彩白雲司新寒欲下江天雪晩靄偏侵薜荔帷張旭醉來稱草聖毫端風雨在臨池

有所思和黃吉甫

鴛鴦七十自成雙翠袖紅顏映碧瀧淮水有時邀玉笛秦樓無伴對銀缸黎雲入夜常飛夢桃葉乘春欲渡江相望本無千里隔共看明月照寒窓

賦得愛妾換馬

嬌姿初比洛川神舊寵方移恨正新憔悴玉人辭繡閤翩躚金勒付祥麟香魂自冷閨中月芳草何曾塞上春不是壯心千里外肯令傾國向風塵

惱謝將軍兼爲勸駕

將軍新故盡亡羊能以風流比謝莊別第自來紅拂妓青苔閒卧緑沉槍扁衣君自同羊祜上客誰堪減孟嘗烈士壯心元不已相看猶是少年場

郡守劉公見過南舘

城隅卜築賦郊居今日何年長者車草木盡榮佳政後烟光初換惠風餘林邊蒼靄侵華綬郭外青山擁敝廬虞郡未妨稱卧理白雲幽鳥訟庭虛

楚中龍公涇陽張公孝豐吳公南海招
公四郡倅過南舘

交多王父未全疎方軌能來慰索居緑水堪名別駕渡白雲深媿孝廉廬常將談笑爲兵衛耶取鶯花作簿書最愛清流乘逸興餘春三月滿

林間

簡招郡倅

郡齋淸晝綠陰成晏寢凝香夏更淸佐理未荒循吏傳憐才重見古人情殘春花鳥供詩句野遝雲霞薦酒觥傳罷遺經還飾治一時文藻屬羊城

簡徐紹卿徵君

文苑何人有鳳毛百年湖海一綈袍歲華自可

添新藻蒲帛誰堪換碧蒿榻寄空山青史在寺藏深塢白雲高思君掃逕遥相待莫遣秋風又暮濤

贈王舍人子永

鳳皇池上鳳皇毛薇省爲郎意色高南國詞華靑玉案東山薜荔白雲袍圖書盡是烟霞氣賓客偏多湖海豪繼美玄成誰得似不應家世佩虔刀

羊日與鳳文鴻翼二弟侍世父湖上觀梅

遊情奕世阮家同玉樹連枝傍謝公晴雪乍消香滿逕白雲初散月凌空嘉時歡暢澄湖上小苑芳菲野寺中開歲看春春未入臘梅花下竹林風

人日

今年人日在春前人日東風花滿烟芳讌欲將

春並入華燈堪與月同懸浮雲一任時情換佳氣重看節序遷自笑野生孤興在不教雙鬢惜流年

小飲眞公房梅樹下

春風春日叩仁祠春酒梅花正滿枝衣點謝莊成故事興饒何遜有新詩香遮本是靑蓮宇瑤樹重開白雪姿獨有山中舊遊客年年同醉艷陽時

黎職方再宿同賦

秋風昨夜入吳昌忽漫逢君喜欲狂久矣故人
懷故誰向來仙署憶仙郎青雲何日陪鵷鷺舊
雨連宵解鷫鸘高會未堪從此去廣陵烟月正
蒼涼

荅毛國珠進士

藉甚嘉名動漢庭憐君中歲卧柴扃花催藻夏
蓮初白山爲迎秋嶼更青絲筆未荒文士傳藥
苗堪助衛生經薦雄已在長楊賦莫向江湖當
客星

寄徐太學維垣

儒人元是少微星瑤草丹書滿戶庭荅辭盡懸
東海色白雲何愧北山靈琴尊不向寰中設僧
梵偏從定裡聽爲羨世情高枕外衡門棲隱晝
還扃

潘治中集自遠樓妓席

赤城霞起畫樓間白鳥清江意自閒新得佳人
爲暮雨揭來京兆畫春山垂楊猶笑如張緒折
柳遥憐似小蠻今日次公狂未足欲令秋月照
雲鬟

送周公瑕應元輔聘北上

東閣平津正渴賢清江行李白雲前客星霄漢
誰非隱人日梅花自可憐彩筆向來文士傳朱
門今復帝京篇明時解識除書意不棄殊才孟
浩然

灌息軒爲用晦宗室賦

尺書招隱到江東鷗息青軒意自雄竹素不知
華衮在丘園惟許白雲通春光半入鴻都裡曙
色全開雁沼中勝閣少時渾欲賦曳裾何日趂
長風

南城遊眺遇王世廉之京得雲字

吳山楓樹越山雲忽漫相逢眷夕曛霞起赤城

聊選地月臨芳宴柰離群梅花為客寒猶發竹
葉留人夜未分氣槩如君還獻賦漢廷堪薦似
雄文

懷徐徵君於洞庭用波字

洞庭山色太湖波家傍仙壇壽幾何蕭寺一身
三逕少長城百代五言多林殘飛鳥餘青靄榻
掛浮峰半碧蘿春水滿時還放棹欲尋瑶草赴
岩阿

王元美太僕之京郡大夫張別駕龍理
官出祖虎丘與吳中諸君子同集

才子雄飛入禁林府中嘉吏共登臨春山蘿薜
時時長野寺烟霞處處深仙駕不曾虛令序祖
筵重得厠華簪今朝締賞成高會把酒能忘悵
別心

懷家兄令弟將歸

名駒千里下長安蹀躞風塵道路難音信獨將
黄耳寄友千同作白眉看敝裘天外堪誰問濁
酒江頭且自寬不恨還家落春後故園花蕚慰
加餐

席上送周懋脩之白下

別酒相逢且自親東風晴日歲華新江南烟月
時時好臘後梅花處處春可使社中無此客更
推名下有何人六朝舊事堪懷往孫楚樓前醉
浹句

督撫宋公期泛石湖病不克赴

中丞開府建高牙沿泛聊乘八月槎鷗鷺尚疑
雲裡舄薜蘿猶似縣前花荷衣不入元戎幕節
鉞還存處士家見說山川多喜氣遂令秋興滿
烟霞

望龍司理還郡

多君爲李叩柴荆昨日 朝天下玉京千里自
應慚一士萬家誰不望雙旌春風宛奉平反對

夜月能忘作吏情高論未酬懷故宴幾時車馬
到江城

少司成范夫子招飲衙齋

石渠元自擅詞華十月春風滿絳紗池上寒流
皆壁水庭前霜樹盡槐花何緣鱣席逢秋霽幾
見龍門醉落霞東序試看桃李色西河經術不
能誇

李駕部席上言別

遺直憐君出漢宮當朝正色更誰同一時雲物
郎官酒十月霜威御史驄命駕偶從千里外長
城今在五言中江山莫怪重留翫明日河橋送
轉蓬

荅郭子忠吏部乞休見寄

漢庭遺直播芳塵獨好中林賦隱淪當路幾年
還正色明時何處不歸人三江水落初逢雁二
月花飛欲盡春願得乘舟同郭泰相看湖海是
通津

送龍郡理遷太平郡丞

姑胥佐理還姑孰惜別憐材恨若何半刺他年
從此重全吳今日不堪過清風亭遠共明月白
紵山深餘浩歌愛士府中誰第一倍教離思滿
關河

夏五同錢徵君劉憲僉史吳二文學石
湖餞黎人曹惟敬假歸羊城

詞人誰不惜君才夢入羅浮放舸迴身寄郎曹
頭轉白飲追河朔酒重開鱸魚入思先秋去鷗
鳥關情犯暑來海內交游看氣槩姑蘇城外一
登臺

御督撫宋公舟行

樓船横海鏡中行萬里長風掛席生矯矯西臺
推獨坐翩翩南國擁雙旌雲霞入思成佳氣魚
鳥親人遠吏情詞客自慚何記室滄波談笑欲

消兵

贈兵憲永嘉王公

吳宮喜氣滿山河昨日師從席上過客有分庭開憲府幕無傳檄淨滄波神經寄興看金柱仙省投閒轉玉珂行縣幾逢遺愛處功名偏比舊時多

荅蔣戶侯

伯於麾下佐元戎幕府爭傳國士風晝戟遠臨滄海上玄心長寄綠烟中陰符讀罷霜侵戶茂樹歌殘月滿空逸興頗能驅潤墨幾時沿玩與君同

卓光祿樓成詩以訊之

王孫高閣枕江流別墅初開謝遠遊陶令一官纔百日蔣生三逕已千秋潮聲近浙全迴檝山色侵吳半入樓念爾登臨勞悵望秋風堪寬季鷹舟

寄贈李郡博攝治長洲

煩君案牘傳經暇桃李聊從縣裡看文苑幾人兼治行秋林何日遂遨歡詩銑白雪成千首道在青氈寄一官正是孤懷無可贈涼風忽墮握中蘭

入日集章憲副道華再過王少叅直夫

寒谷鶯遷淑氣新條風初入轉芳辰情添山簡迷花騎恨減陶公漉酒巾七日逢人欣有月衆星爲客况當春何如逸少仍開逕留興相過不厭頻

竹堂寺觀梅憶懋上人

落日香風送酒杯歲時心賞一尋梅南墻冉冉芳春動東閣英英逸思催歷亂殘花飄講席參差疎影挂香臺虎溪共禮新松塔相送長懷給死才

投贈兼聽蘇君揖沈元興

白門烟月勝揚州十四樓中第一流眉學遠山餘黛色心將初柳結春愁渡頭桃葉王孫草巷口烏衣客子裘都市相逢多意氣與君同作五陵遊

寄熙甫歸長興兼簡子與徐汝寧

經年離思欲無涯昨夜東風又歲華洛下使君會剖竹雪中嘉吏近栽花白雲天外交情在碧浪湖頭草色賒仙駕倘尋高卧處林邊渾似野人家

送宋憲副持節閩中

別關河萬里賒十年離思在京華漢庭遺直臺中草吳苑清規縣裡花南北旌麾皆雨露徃來詞藻盡煙霞相逢此地還相送閩水閩山待建牙

蜀中何比部有長者風其令子由黃門歷京兆矣引予爲暱交招尋投贈者再焉有不易別者報以詩

西省爲郎不乏賢新詩何遜向來傳紫衣庭下承歡日錦里淹中化蜀年平浦吏情鴻雁後芳林吟思白雲前多君不盡逢迎意相送河橋夜泊船

嶺南傳成之僕群紀交也偕南雄陳劉二君見過將試春官送以詩

才子當今傳長虞翩翩結客總文儒青雲驛路同遊洛新雨離亭作入吳奕世幾人知野鶴一時千里見名駒江南若報王孫草憶爾春風滿上都

陳長洲過訪不遇

闕下雙鳧去復翔長洲花色似河陽袁生卧處嘗廻駕子賤來時不下堂雲到訟庭無案牘星懸民社有輝光衡門何用題凡鳥愛士還堪駐驌驦

雁後兩還過陸符卿子傳對殘菊小飲追憶文太史徵仲王少參直夫彭徵君孔加王選部祿之悵然感詠

交客忘年嘆友生滄洲草木倍光榮白雲不盡千秋興黃菊猶懸九日情禮數自寬江左士人倫誰擅世間名廣陵歸後逢君醉愁聽山陽笛裡聲

黃公補公紹失第

敝裘何日去幽燕忽漫春歸在客先逸氣男兒殊矯矯驚才兄弟自翩翩天涯容髩星難聚旅夜關山月又懸但遣此生留健筆莫教彈劍寬人憐

謝張明府過存

惠化當年已出群向來為政有張君青山碧樹啼黃鳥粉堞清溪護白雲葱舊儒臣元抗俗經過仙駕只論文河陽今在長洲死花氣還堪隔岸聞

奉懷掌院趙中丞

漢廷遺直世儒宗一望關河路幾重昨日都人還避馬少時交客已登龍垂楊報處曾為別叢桂開時可再逢見說金陵思玉節烟霞猶戀會稽峰

同張比部飲陳大理亭上得才字

雲物幽庭送客杯二星為吏出群材座中白雪春常在籬下黃花秋自開都市風塵偏寄傲江山裘馬重憐才逢迎可入交游傳不遣長干旅思催

文起堂集卷之五

文起堂集卷之六

長洲[illegible]幼于撰

五言排律

寄懷朱比部子震

旅館過重陽離筵集異鄉遊堪從此倦態復向來狂暮景雲偏白寒天菊尚黃松風開短逕蘿月抱空堂世議才還在時情氣未忘卑棲常對客高步且爲郎別路無知己同盟少報章一杯誰與晤西省憶含香

皇甫司勳席上觀舞

舉袖若雲行佳人舞態生微風吹弱步初月起嬌情鶴顧粧纔罷鸞迴曲乍成腰羸嫌帶急釵重怯身輕掔手千金動凝眸一座傾青蛾與銀燭茲夕共盈盈

憂朱比部入吳社中

長揖謝群公思君漢苑東交游叨上客晤語寄深衷雅調傳吳下飛聲入社中郎曹推吏隱詞筆慕才雄旅館當年別風期此夜同青山心不隔落月夢還通留戀元無已徘徊自不窮清朧那可即惆悵倚春風

送蔣明府擢南曹比部

花縣得人芳名聯漢署香風塵煩作吏冠蓋重爲郎才在傳鵷鷺官成任驌驦束林懷豹隱西省送鳧行別緒離亭上清驄驛路傍客中過二仲三逕詎云荒

立夏日憩南禪寺滄浪亭

言就高襟客幽期與未央寺門當睥睨池水接滄浪野逕三春晚青郊九夏長庭花變新節山鳥愛餘光竹氣開軒靜麥風吹簟涼鶴林苗夜梵鹿苑繼朝香投跡同蕭散論心自激昂含情來締賞誰不惜年芳

張長洲以縣志相屬邀飲王相國第

相府開層構城西舊草堂烟雲生澗谷岩石傍池塘欲就吳都賦因從藻翰場下才叨授簡上客共流觴膏雨含春氣仁風引夏凉疲民安茂宰青漢待星郎飲德心逾醉留賢興未央頌聲傳邑里憂色爲農桑花謝還成賞瑶琴別院張

王敬美祠部服闋之官過余言別

高價本雙金青霄白玉簪別兄裁謝草懷客就稽林愛日看逾近披雲望轉深野花非俗累黃鳥有春心比翼啣恩詔先驅起漢陰重添郎署色臨祖爲開襟

同徐徵君皇司勳黃徵君劉侍御宴南孫故侯

西苐留賓處南城締賞時鳥來啼碧樹花落滿清池草不爲戈戟雲霞作武貔柳營堪駐馬龍劍能分麾逸興乘春暮芳筵待月移水烟籠霽色山照落猗卮遠嶂城頭合疎楊雨後垂雅歌心賞洽不負赤松期

夏夕同棲霞寺光上人南樓觀電限韻

結夏留山館清凉得苾芻野僧繞駐錫玉女正投壺慧日乍明滅慈雲倏有無輝將智炬揭焰與慧燈殊早火飛難定長星閃易徂赤城天不夜水觀月同孤娑彩流青漢霞光漾綠蕪恍戍江上練忽過隙前駒出定龍啣燭安禪衲獻珠觀空自冥室覩影在昏衢四照神全悟三涔障已驅浮生揔如電一爲指迷途

四

謝子循司勳惠嘉瓜

不識東陵味勞君雙玉盤未勝蘭氣馥欲奪蔗漿寒氷谷名堪重文園興未闌夏庭初抱綠秋實正懷丹阮氏詩中見嵇公賦裡看更憐爲令日梁楚爲誰蹝

寄袁考功魯望王儀部敬美

倦郎題柱日舊國念張融忽忽歲云暮勞勞訊

始通寒流宜載雪弱羽欲凌風並命登華省分
曹入漢宮閒心辭冀北優詔起墻東逸調詞人
擅清班傲吏同梅邊懷水部竹下憶山公典禮
君能草銓衡宦未工殊方信倚馬薄技果雕蟲
抗俗名難盡交筵洒不空圖書官舍裡丘壑
帝城中天空霜爲序林殘律易窮雞群看野隺
鳳署托冥鴻列宿星光動雙龍劍氣雄漢廷冠
蓋遠今復有嚴終

七言排律

二君詠謂李憲副于鱗王憲副元美

侍臣高價總班揚二俊才兼七子長辨霓何緣
聯鳳署登龍逕羨接鵷行十年舊雨鸕鷀約一
夜秋風薜荔裳得句向來推李白投冠今已並
王陽關心西省成千載回首南枝是兩鄉歷下
爲誰瞻泰岳吳中元自說千將山河不隔雲霞
契詞賦同爲日月光倘念平生飛動意笑論張緖
似春楊

六言律

南星書陽紀典

欲就赤門山水還從西市歸依後進好事儒者
祭酒諸生布衣歲歲年年花木朝朝暮暮巖扉
不解覓人顏色何妨與世相違

靈隱寺觀貝葉經

妙典製超人匠義非翻譯所窺葉葉路開仁壽
條條門闢慈悲六地一音輟響八聲三點成伊
安得矯然獨悟無言文字俱離

對十月菊

籬菊忽然佳色碎黃冶冶融融暮髮朝朝欲換
寒花歲歲相同晚艷不逢九日冷香偏惹秋風
何必羅含宅裏采芳更有陶公

文起堂集卷之六

文起堂集卷之七

長洲張獻翼幼于撰

七言絶句

口占

亂山高下送行舟塞鴈初飛蘆葉秋客夢不隨潮水去夜分還在鳳城頭

憶使君劉子威

感才摇落見時情砧杵能添旅寓情願作三秋合浦葉隨風飛入洛陽城

九日遲伯氏歸 二首

秋日萋萋百卉腓遲遲行道中心違旅人若忘茱萸節直取登高當遠歸

鴻鴈來賓未授衣吾兄不弟幾時歸歸來別作重陽節菊爲儂家開尚稀

閨琴 三首

獨夜逢迎漏未沉香車芳草意何深停絃欲問臨卭事笑指相如緑綺琴

閉館雲來曲未終絃隨流水調隨風鳳凰琴裡離鸞操占盡江南夜月中

南陌東城花滿煙春風日日弄繁絃羅衣初試春偏早燕子樓頭二月天

送王處士還明州

四明狂客寓吳閶初醞重開對夜航月上西興堪取醉酒徒何必是高陽

贈儀部李郎中 二首

聞道南陽古帝鄉使君重起卧龍岡一朝讀遍蘭臺籍更乞閒官客建康

陸沉金馬是當年羸得人稱李謫仙都市秋深多病後相逢高義入雲天

七夕贈妓

翠帳紅粧送客亭佳人眉黛遠山青試從天上看河漢今夜應無織女星

漫興

溪樹山雲滿客船滄洲佳趣向來偏酒村魚市
多相識爲占湖頭明月天

紀遊三首

銀河耿耿夜迢迢月滿關山旅鴈高明日孤帆
去何處秣陵秋色廣陵濤

歌舞當筵酒似澠金芝玉笋映華燈風流杜牧
情猶在怒馬鮮衣過廣陵

萍聚長干興未窮勞勞亭外起寒風只今海內
稱兄弟半在當筵氣槩中

寄贈陳子野二首

五斗難忘一釣絲清江不恨去官遲何時爲訪
新林浦明發還吟謝朓詩

月傍關山風送秋白雲紅葉滿芳洲青溪橋上
桓伊調別有題詩趙倚樓

贈將樂王人佐晝梼二絕

月滿山中雪滿林春風一夜入瑤琴千枝染翰
盈緗素落筆還堪寄遠心

洞開春牖卷羅帷何遜才情白雪姿只恐東風
早飄落興來常作兩三枝

寄吳徵士膺福二絕

新都俠客在揚州一劍隨身又蒯緱自向金閶
亭上別幾人同作五陵遊

江南芳草念王孫千里襟期在一尊不爲黃金
駐顏色秋風初散孟嘗門

贈王元美觀察起官之楚三首

君才如海復如江別酒重開倒玉缸曾是李膺
門下士相看今日嘆無雙

衡陽巫峽重鳴珂此地山川喜氣多　新主
全勝漢文帝湘江今日是恩波

擁麾持節去江東慷慨離筵曲未終憶昔與君
投分後憐才誰復古人中

僕中年且爲太學遊士國子先生姜夫
子將以薄技入薦禮闈有以貲不與之
議感而成篇

旅情摧落世情疎先達徒勞薦子虛今日鄒枚
漢廷上好文何必馬相如

代内東贈

江帆七夕指河梁一字遥傳當八行雁候客衣
何足問贈君猶有譽如香

謝蔣子徵比部借馬二首

魯國諸生漢法曹昔年州縣豈徒勞官成爲笑
貧猶在櫪上看君馬骨高

天閑十二五花驄獨步長嘶向北風翦拂爲君
誇駿骨黄金何必在燕中

與友考功索酒因謝二首

自笑窮途類阮生江干裘馬倦遊情若非厨下
有殘酒誰向山公乞步兵

欲向新豐醉濁醪羨君爲吏快持螯馬卿留取
鷫裘在不管長安酒價高

謝費氏益參軍借馬

錦韉玉勒紫金裝上苑煩君解鷫鸘爲報五陵
裘馬客壯心猶在少年塲

贈别慧上人還棲霞寺三首

楊花飛後過吳閶叢桂開時到雁堂遥憶香筵
誦經處孤雲一片宿閒房

明朝飛錫向金陵水滿清江月滿庭空外聞身
如長物慈航惟載法王經

簷林白足似君稀臨水登山且送歸今日重持
社中酒離心先向落霞飛

送自如上人從師慧公之攝山二首

古寺翛然山更深雲帆西去欲相尋澄江如練
秋逾淨恰似支郎不染心

二朗經行歸去遲楓林携錫遠相隨定中莫問

清涼義看取庭前柏樹枝

送張山人絶句

柳深江碧蘚殘鶯花落寒輕雨過城今日送春
還送客相看俱是別中情

贈吳三德先

錦城花柳赤城標物候相看暮與朝季子才情
誰得似杜陵詩骨沈郎腰

杜鵑花漫興二絶

花花葉葉正含芳麗景朝朝夜夜長何事江南
春去盡子規聲裡駐年光

新枝別自有芳菲淺綠輕紅散舞衣最是關情
三月後杜鵑花下送春歸

虎丘採茶二絶

竹間茶竈綠烟迷採徧空山日巳西野寺清風
何處起生公臺畔白公堤

穀雨春風滿劍池東吳瑞草正參差一杯不羡
金莖露消盡相如病渴時

無題

燕子來時花又殘一宵明月兩情看春風吹遍
王孫草門外天涯去住難

南星館牡丹盛開

非非三月自韶華開到城南小隱家莫訝著書
多閉戶春風看偏洛陽花

與二三子談經阮都閫折緋桃見贈

西苐桃開一樹花折來春色在東家芙蓉舊是
將軍幕今日相看似絳紗

無題和歸給事二絶

潘郎清潤沈郎腰張緒風流暗裏消丰度試看
誰得似黎花一樹柳千條

春情如海月如霜燕子樓前夜未央一自比來
供宴賞座中常帶令君香

紀時三詠 并序

夫佳節既昔人所珍疊執尤曠代罕遘蓋孟陬之所不能貞疇人之所不能順也是以詩人興詠止於令節良宵六朝三唐翩翩間作閱歲時雖詠備矣未有元日立春端五夏至七夕逢秋之異也故元日椒花春朝生菜受歲豈丐青幡之候雙星升夕一葉知秋改夏非度絳河之期覩池陽風俗不喜端午而重夏至亦其一徵矣百歲之內難一值焉予從十年過斯三異生豈不辰哉乃各賦一絕紀歲月之不偶值云

東風元日已歸來淑氣年光不用催昨夜寒隨殘臘盡椒花栢葉對春開

今年至日是端陽金縷靈絲夏倍長生死分時能續命家家改水浴蘭湯

搖落迎秋送著時雙星今夜是佳期長河忽報涼風至一葉先飛百子池

五言絕句

春晚

澗水流芳春殘鶯惜花落不見采香人但恨東風惡

納涼

雲流半壑陰幽溪涼氣滿魚鳥來親人輕舠弄清淺

送慧上人還蜀

曾聞支遁馬今日送征鞍定后聽猿處應忘蜀道難

自金陵歸示家人

芳訊屬秦嘉清江溯桃葉欲知舌尚存不問妻與妾

春半寫懷

春日正遲遲芳菲二月時惡風如可繫不遣到花枝

湖上懷古 四首

三五七言

弄漁舠望山月與客醉壺觴無人說吳越西施一去不重回湖上芳菲半消歇

四六八言

朝發開門暮信獨園覇業惟餘香梵煙霞不負清尊玉顏憔悴兮天鏡閣春光蕪沒兮紫薇村

三五七言

涼夜長幽襟積星移野徑寒露靜巖扉濕赤犀

去後留仙蹤吳山一望雲千重

四六八言

二美重傾四禪初定石湖今屬何人野寺猶多逸興郊雲沒范公之田園使人懷往而愁無言

六言絕句

將之白下漫成六言 二首

萬事不如高枕青山榻上猶寒白笑浮名漸損無堪借客長安

又

遊情羇思相牽林色仍供散客高秋卜夜逾深一月四十五日

過治平寺朗公房 二首

寥落西峰晚磬踏花看竹東林清梵空扉靜者惟容玄度相尋

又

羸病還成苦行青苔舊逕蒲團湖上狎鷗浴鷺

梁間馴鴿相看

過真上人房舊予讀書處

自從抱策逃禪儒道相看象外貝葉共是遺經忍草別成書帶

中秋湖上看月

忽然秋月又白湖上雲山待人今夕清輝未減小凉新霽無塵

過王半刺

三楚一爲傲吏歸來五柳方成階草盡懸秋色
山禽猶作春聲

荅俗人問

客問先生遺行當年冒禮爲譽奇服從吾所好
買山不用一錢

銘

鑄香爐銘

鎔赤金物堅芳灰始然氣旋揚名自名譽如香
垂千霜誰夏商

酒卮銘志江院姚侍御之貺

魚龍避驄澄江激濁青雲之交御史文學

製卮銘志姑蘇郡守陽曲王公之貺

良二千石貤分祿秩何武英年吳公朗識

酒卮銘志督撫姚江周中丞之貺

桓桓中丞好士右文緬思飲德銘此清尊

製王毋壽杯銘志長洲令浮梁張公之
貺

洪之丹喬之烏薦春酒揚毋德

爵銘志大中丞吉郡宋公之貽

思建康中聖賢推獨坐上萬年

製硯銘

予尚其玄爾守其黑材簡陰山侯封即墨欲散
輕烟細流青石矅明雅章點黛健筆堅潤不磨
伊誰之德

宅銘

先人敝廬輪奐非一百堵皆興五畝遂葺迹勝
道南神凝巷北地革湫隘家宜堂室盤桓今朝
爰止自昔岳賦閒居總詠還宅志狹九州投閑
蓬蓽

門銘

卜宅啓扉如華如席高蓋莫容棲遲自適納賢
閉邪咸汝之職

座右銘

綏可止遽儉豈常貧謙爲繒帛恕乃席珍澹泊明志味道守眞靜以成學愛以廣仁恩而後動無慕風塵出非小乾處爲素臣遊必擇士居仍卜鄰東南西北涉之無津天地不足而況于人一聞人過愼勿重陳極口恣意刑戮之民不善加己直受于人惡論奚損白頭自新以優容劣莫廢懿親架學九冬飛才三春宿業衰落是謂不辰家聲恐隤野無遺薪屐敬墳墓克睦宗姻敦期厲俗信擬結神外苟弃日内實棄身德則吾薄性亦難馴愆隨月積過與年均將爲不善面熱累旬搆罕全尨歡幾畢輪佩流千載用代書紳

卮銘志按院邵公之貽

霜爾質直爾躬送一鷗柱史驄對秋月臨春風三日醒替酒功

堂銘

惟考作室何以構之既勤垣墉何以塗茨聚吾族於斯歌於斯哭於斯以待來茲

樓銘

信美吾土爰與重屋峩峩隆構遠見風木耿在雲中因高騁目匪忝蒸嘗異存顧復假於祖考神靈棲宿仰瞻俯懷淸芬可服

階銘

無平不陂吾視吾履莫躓於山而躓於阤

牀銘

與其逸於膚也寧逸於辨逸於辨猶可奠也逸於膚不可眷也

杖銘

若行遠匪汝不返若登高匪汝則勞用汝警後大則走小則受用汝防前持其危扶其顛

扇銘

誰其奉揚商颷非涼仁風惟涼

如意銘

虛舡自來飄瓦或墮釋憾除嫌緩心抑怒

燈銘

聦其明睒乃長照千年暗惟汝之光

椸銘

好此奇服一絲累成疋顛倒衣裳惟爾之失

枕銘

不貴汝之莊而貴汝之蝶貴汝之鹿而不貴汝之列爾身則寧爾夢則驚爾無忤于晝之所行

履銘

干將奚補爾之缺在田奚傷爾之納寧寡偶而少雙毋毀方而厖合

几銘

匪倚于人而倚于木斬其曲是馮是伏

琴銘

素琹無絃兮復無徽離鸞別鶴兮鳳凰飛但恐曲未高不患知音稀

屏銘

勿露人之非而掩巳之慝塵事屏是用表汝德

梳銘

鬒髮如雲我嘉踈比晨侮科頭朝懲宴起昧爽巾櫛惡亂好理首如飛蓬伊誰之恥一沐三握顧言沒齒

筆銘

與其過於筆也寧過於舌舌之愆尚可說也筆之愆不可滅也

盤銘

何如以此洗心何如納污而容垢何如沐浴於深湛

卮銘

翼非鸚鵡器別鸕鷀舉則宴樂置乃懷思獻酬

有節斟酌惟宜不踰其量德有若斯

壺銘

直爾躬緘爾口以容吾有重其入謹其出以防我失

箴

門箴

蜀道之難難有形鴆鳥之毒毒有名鴆尚薄蜀猶易世情飜覆當年事天有春秋識四時接塵造膝人相欺安得人心化戶樞或明或闔皆可知晏平解左驂越石謝知已縲紲之中勝無禮不以我爲貪不以我爲恥鮑叔千秋豈再生江左夷吾矣徒爾磬折脂韋市道交不告於門向誰語

簾箴

闇於內而明於外是之謂昏掩於已而昭於人是之謂昧惟昏與昧名曰自蔽非昭與明名曰自欺若端直以常懸且廉方以獨持交則疏而能容處則卷而復舒上不以曲爲鈎下不以係爲絲有一於此予則師鈌一於此予則思當清風與明月願拂檻而鑑帷

鏡箴

命歐冶採秋金百鍊良所欽明齊止水皎若寸陰輕塵拂拭豈蕪沒開窺色相來相尋對面則人已難辨分眉則形影易侵善惡隨形而現姸醜曾不有心屢經徐孺子之雕磨嘗被梁高寡之照臨人恒短於自見懼愆儀以自箴旣鑒前而慮後乃整冠而捉襟匪鉛華以外飾期肝膽之內深倏鑑者之開掩豈斯器之陞沉

文起堂集卷之七

文起堂集卷之八

長洲[illegible]撰

序

百一詩自序

百一詩張子爲友生百一人而賦也昔應休璉何遜並有之予取義不同適符其數遂襲以名荀蓋之門業六首而刋焉亦附友于之義云張子少多長者之游大父行者半丈人行者半垂髮齊年者屈指無幾大都以操業相尚筆扎見知多出塵越俗兕然於一時蓋儉歲之良稷寒年之纖纊也是以朱紱金章與雲晃霄褐坦然一致夙齒危境與垂髫弱冠沕若等倫上至國子先生郡邑大夫外至緇衣道流近至懿親戚屬咸臻斯義焉雲會常乖萬里方於造膝風旨不違片言愈於對面長懷以短扎具陳畢棲以高言自慰殆無隙月有若蘭芬矣歲至改元張子六十之年已踰其半緬想昔日交知紛然雲爛未終晁好轉眄存亡落落日稀靡靡愈索重感吾黨長沉飄散爲之興慨焉因念鄭世翼交游傳顏延年岑參五君三君詠予依倣前人爲百一詩敷文析理昭晤言之適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情舒心抗聲宣優渥之旨感往增愴重飄泊之歎或累言以寄懷或短章以贈遠或托物以比美或攄情以送別詞固不文事則頗覈覽者不惟識予懷舊之情亦可以得百君子之所履矣客曰心累世羅俗疵文雅吾子風調不羈恥隨常格亦寡侶少徒矣知予者誰歟何修容之多也張子曰士之慕儔侶崇名價有半面一揖之顧片辭隻韻之貽皆不忘者予托交於百君子亦云重爾汝之交深雲霞之契矣詎非仲宣實以發潁士龍託以籍甚乎即數溢於百猶有不能盡者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言既未

敢爲酬所報復寡于德乃不然客言而書之

妙門新律題詞

吳江之先達數公以風義萮章彪然於時者沈
憲副先生其人也先生名啓引獻翼爲忘年友
獻翼視先生爲大父行因得與先生令子太學
[illegible]賢甥姜徵士玄爲人外之交早以筆扎見
[illegible]墨琴酒靡不流連暢敘自謂有銅盤竹林
致爲晩節更隱機埋照藪澤爲樂蓋其性所
多也暇日取樂府題爲七言近體二十餘章雖
用古又全創新詩陵䑛漢魏含跨晉宋皆近代
詩筆之變豈不以屬物命萮研情比象最爲諧
切者耶如送宮人入道愛妾換馬唐人嘗有七
言律七言律賦古樂府知唐人所立之濫觴矣
至遊仙咏古而下一一用漢以後萮目彷彿唐
人章句合爲一編將壽諸梓以傳示同好爲詞
壇一段快事乃先貽以示予請爲檃定而序之

予托交於二氏也深奚能恤劉季緒之誚乎乃
受以卒業而嘆曰是編也其摽逸響也夫其應
同聲也夫二氏旣踵武風謠之美名章適句人
人間起各各爲容徵士用儁上之才創變其體
殊美膽可觀在唐中葉可分庭抗禮太學伏清
剛之氣贅成厥美骨氣奇高孤技挺特列於初
唐托乘後車並得虬龍片甲鳳皇一毛求之詩
人激刺之旨未失高流矣一編之中女有揚蛾
入寵士有解佩出朝或漢妾辭宮少年結客若
織女懷牽牛天上等於人間蕭史携弄玉名流
入于仙侶香陌餘春孀閨掩泣凡斯種種感蕩
心靈非近體何以展其又非七字何以騁其情
間與憲副爲詩品則令子升堂賢甥入室此見
其一班 天寧特坐于廊廡之間而已哉

送長洲黃博士陞廉州理官序

昔者哲王 以少學以建之官而化於邑也群諸

弟子於其中而教之非徒教以詩書禮樂而已至獄吏獻囚必於泮池則聽訟平反之具雖傳經問道之日無弗習知者使博士之謫入可以爲廷評出可以爲理官於刑名讞獄無弗循辨者故博士而材往往擢爲之李郢都黄先生家本豫章徒爲楚材其人則見賤如貴視少如長不驪於險墟之俗者也業擅一經早擢郄詵之第情懸五斗乞就廣文之官持衡者謂宜補大邑表多士也乃赴長洲焉先生道在一官家惟八口位安其卑養甘其薄開素王之堂博士無倚席之譏削青衿之肅生徒有鼓篋之志朝夕討論而聖意以究歲時課程而師道以尊令升堂入室之士沐浴於秋月春雲之中莫不闇闇然有所發揚矣夫瑚璉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不過山林之木蠶繭之絲耳有巧倕加繩墨而制以斧斤女工加五色而制以機杼斯東南之

産皆成宗廟之美黼黻之事先生之作人也實類此一時監司郡守思望聖化爲承德風者殿最講習之優劣明彰義削之得失咸以先生器識才藝拔萃出群稱之不容口所謂學通行優豈復謝於漢庭淳明典義寧獨美于晋代而已哉潛光後時以期大用何道術鑄人者未及年而文章飭治之命至矣下講堂以辭氊之廉郡而蚵䗲廉又合浦珠官地也珠璣在御先看照乘之珍桃李過江盡是傷心之樹襟期不遐楚越易遠斯行也將使亥日趁墟蜑戶穴處致無刑于千里本獻囚于一蠻平反之具真不虛也惟楚有材實難沉屈回已激昂青雲矣如珠雖潛光照萬壑奚假南宮一第闇爲顯耶時天南迴以燮夏火西飛而獻秋海雁斷雲林風吹露臨岐多嘆惜別沾巾其諸弟子中泉然成材者二十人列祖帳爲諸弟子倡予雖太學游士嘗

爲長洲弟子員又辱先生遐眷爲金石交乃首嘉先生造士之情次服諸君子隆師之誼遂不敢愛其敝帚而書之

章道華憲副詩集叙

東吳岩谷之清嘉秀野者在𨑨伽石湖其間上方雲色越溪水態與兎水治平諸禪境鈎綿輝映即片景可採者憲副章君特鍾其絕秀産於此鄉才性超然丰儀玉立得山泉之助爲多至爲詩章又風骨遒舉體裁雄邁有燕趙慷慨之氣非江南聲調所能拘最爲壯也君通籍盛年持憲中路秦廷漢署目爲仙郎象郡鴻都稱曰良吏翼無卑棲趾不局步輕榮財於塵土貴名位於山岳猶以隨輩而進乃单身謝病少有褒冕之志長遂布衣之心厲節抗行匿景藏釆卑俗罕闢其言時士不識其面官過二千石家無三畝之宮情高十八賢跡類五君之詠立俗與流議祖近中散之不偶世也懷情至聞見俱滅劉伶之善閉關也探道惟淵玄是好向秀之甘澹泊也深衷自見于短章一麾未出於屡薦性固難馴秀實獨禀矣謂余越禮驚衆庶可識微以論寓辭未始埋照尹敏班彪之親善孔僖崔篆之相得何以加焉雖事非通圓風軌有足懷者豈徒俗之凢偶近器而巳者哉帷堂之日百年始踰其半竟不免喪得盡其養不得終其哀吾黨懷知之士靡不惻愴山陽私用流涕君之仲子士雅抱青冥之姿負丹霄之翮泣持君集請爲删次仍命爲序用見生平余看野鶴倍憶嵇公自堪絕言勉爲是叙

孫將軍稱壽叙

孫之先以戎馬策勳於塞北其末孫以金紫干城于江南傳至將軍其世凡五隆慶辛未之歲將軍春秋七十矣七月四日其生辰也壽將軍

者冠屨塡門而入客目之而言曰昌哉見將軍神意和朗體履矯健能騎怒馬旣而曰康哉又見令子都閫之懽其親也則曰養哉孝子愛曰愛之咸欲其久久莫如岡陵次莫如松柏其大者莫如始日將軍年七十亦云久矣若吾所謂久者不可以期而至之耶古人云七十者稀故杖于國養于膠夫使七十者誠易得也豈宜優禮之若此哉兩漢號多賢將予讀漢書稱老將之賢者僅獲二人前李廣後馬援然皆不及稀年設其年與將軍比然未必皆優游事外也即事外免于世議未必有令子之懽其親也若將軍者不誠罕哉將軍自歷官以來輕裘緩帶不喜視貴人眉睫以故亦不見任用而又射不穿扎得以從容事外若不居其官者然至末年有貴傾中朝者臨吳人爭願出門下而將軍意恬如也竟從事其間獨超然免于訾議人尤高之

居無何不待年而謝政將軍爲人簡易直致畧去邊幅自束髮至白首不爲卓詭之行以立名迹與人言輙披瀝底裏不少回伏賢愚皆樂親之居常不事家人生産作業獨娛情花鳥入其室者鳥語喧雜如一叢林奉身之外無長物焉頼所嬪張夫人實賢得免於內顧憂將軍毋氏小張予從姑也於予兄弟有鍾李之戚相得懽甚暇日輙過從飲酒命童子歌呼爲樂往往逾夜分始散去以爲常性尤好馬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與馬成二人以爲孫陽復出令子龔封任江防將軍沾沾色喜曰兒必能以事我者防江再督漕又曰必能以防江者轉漕令子嘗折節讀書裒心毛氏之學至如日之升焉如岡如陵焉如松柏之茂焉再歌再謠詠此三者以爲親壽獲詩之義矣予客皆詩人文以壽之托物以宣有曰日者月者岡者陵者松而柏者凡

以達愛焉爾矣適庭有修竹將軍爲主人而賓之予作修竹篇以附於闕文達愛之意焉歌曰寘烟榦兮青林端瑟瑟風葉兮生微瀾修篁一枝兮抵萬竿神龍彩鳳兮相盤桓干雲貫日兮六月寒金光玉樹兮輪玕

瓊管鍾戶侍公文集序

夫文者經紀事物章明統類者也闕里四教未嘗遺文漢家多才尤稱猶俊右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然光勃雖有勳伐不知儒林皐忌善爲詞章不至巖廟求其位居上卿藻數哲匠如戶侍鍾公者有明幾人哉公因質以發其文託理以全其制不必極美盡麗摛采彫章而皆事該軍國紐之王教若述聖道揚儒風則慱士經學等序美成功旌善人則忠節孝行等碑於禓龔祭義見公闡明訓典綜覈名實於奏疏簡牘見公識探便宜理合權道於餞祖送贈見公表揭職司訓厲官業卷舒必形于詞土風必著於聽如不經思慮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方之史克駉馭張老負輪吉甫清風伯喈無愧奚多讓焉非經紀事物章明統類而能然耶公旣珠崕冠冕炳烈後人公之令子參軍倬又奕代名德光昭家寵思綴緝遺文永貽世範嘗以屬予昔蘇子瞻生晚不識文正公何狀願廁名集中以遂向風之義予獨何人敢爰其做帚乎柱史姚公秋霜明署冬日照吳出江介而風翔臨外郡而雷動闕武于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緬思鄉里前賢命以薄技效德代爲銓次餙以蕪詞若夫標翊時濟物之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有柱史公雄筆爲之序

顧太僕歸田贈言序

大冏卿顧先生之由上谷歸田也於城隅託勝之舊別成小構焉溪不衰數丈山不過十仞而

意擬衡霍趣侔江湖固已軒冕松風珠翠煙露矣無論馴羽之化逆鱗之忠即其累歲廢無復北意恣所拘而迹不害教遺其累而道不絕俗有不馥烈譽於一時欝茂名於當世者哉㪅元之際　皇靈再煇弓旌降於白日蒲帛墜於青雲先生拂衣而放旣翛翛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復誾誾於大夫之右正色立朝多所建白可以染丹青鏤金石者無何以禽鳥自況以鱸魚興思且曰浮榮曠年世誥所譏叨光縻日道經所談與其激昂榮華之間沈潛印組之內孰若遵烟洲而謝岐伯迎雲山而揖許由哉乃不待年而稅駕遂向風而懸旌於是吏懷石慶之鞭客集疏公之帳風流之事不易出處之懽可齊宜其諷詠於文人滿盈于箇篋也未荒三逕重開綠野之堂不改雙林再入碧山之社外物獻美中懷有融遐蹈之事不負魂祈夢請矣单車旣返雖長謝諸公之班祖餞傾都則永懷群玉之贈因緝而梓之用傳同好仍命空儒序之末簡

刻古樂府序

萬曆改元之秋予薄遊金陵值費參軍刻古樂府成持以示予因命爲之序客有作而言曰參軍佐理戎幕從容文史其悅禮敦詩之意歟予曰不然參軍寓情樂府之意大都有三而敦詩不與焉客觀之曰樂府者詩之原其非敦詩者何也曰幸詩也方今

新主龍飛非鐃歌所謂聖人出太和玄化者耶則瑟調如日重光月重輪星重輝海重潤者真千載一時也故唐堯伯益擊壤康衢卿雲南風以次興焉然而著觀光之義矣其二不及詩何也曰泣軍也如橫吹所言定武功攄武師平句荆克皖城仲春振旅仲秋徧叩參軍所職者以

此將建威揚德風敵勸士耶然而知泣軍之節矣其三不及詩者何也曰吏治也參軍將一麾出守南面百城則如歌謠所謂鄭子産張堪皇甫嵩郭喬卿岑君裴公吳人京兆之類非取其政治效彼循風與行古人之事耶然而著爲吏之道矣予固曰大都以此三者而敦詩不與焉若旅遊則京洛訪古則長干振藻則陽春好賢則晨風撫時則月節音氣則劉生乃參軍所自標樹爲日久矣寧俟樂府而后見哉苐如上陵言東都儀上邪言君相知其祇言升高遠望下難自正也自何承天始也雞鳴言兄弟表裡烏生言壽命定分其但詠雞詠烏而不及其義者自劉孝威始也江南曲言嬉遊及時也至梁簡文惟歌遊戲而已度關山言省方黜陟也至戴暠則但録恒人行役之思而已又如董逃行不及卓秋胡行不言胡鮑照北風涼擬衛詩之旨王循晨風誤爲晨鶉之風隴西匪關于健婦權歌何與于平胡雖郢人燕説與愛禮存羊參軍詩美青溪情高白社必有能辨之者夫春秋貴九世卿族漢史稱七葉珥貂參軍地高且才遊情于此三者何負于清時何尸於戎幄何缺于其道乎敢以大都三者爲復參軍曰實獲我心客亦以予爲知言

陳將軍虎丘飲餞序

昔之良將軍嘗雅歌樹下清嘯樓中以輕車驃騎之謀展風流文雅之事未有昵僚友開祖筵終讌一晨寄懷千載者也維我陳侯棄筆文場影纓武帳以賈勇爲鬃鷹揚表于上年以取義爲誠燕額占于冠歲學劍已成則陸沉無敵橫槊多暇則金鏃忘歸赳赳焉翩翩焉勢能虜南越之君力足係单于之頸矣爰及盛年適遭不造虹沴阻于海壖蜺妖扇于城邑陸血于野水

膏于河非頼鞠旅孰守攙搶侯乃受算内梱積威外閫毎視夕而按甲恒待旦而枕戈旣俾其洺清俾其式遏遂廢一于陸廢一于車家無七十萬錢身經百十二戰醜戈不返亟劍允殲由是凱歌薇逵歌思匝道功足染之丹青勞可鏤于金石紛紛薦剡徧于元戎矯矯英風達于司馬乃降金紫于碧漢增食邑于青雲郎使高議雲臺之上進圖麟閣之間得此何過哉弟君侯爲人貴賤共色卑尊一貌不借游談未盡提獎乃令功浮于用賞不副勞大將軍幕府未開擁兵如故太夫人眠食爲計謝病以歸將解佩松石散簪山郊而兵符之辟至矣維我將侯則科名自致萬戶起百夫之長陳侯甲第重新當時延世賞之榮昔程李爲東西衛尉衛霍稱虎豹雄姿殆氣本相期事足爲埒者乃借東吳儒將江左名勳駐于旄于武丘感池邊之劍氣具壺觴于香積消席上之兵威于時堤柳始黃澗草猶短靜嘉尊俎盡是折衝之旨不驚徒御無非偃武之容前筋知其欲炙浮杯喻以投醪蟾兎之魄將闌驪駒之曲方起組練照雪樓船乘風清鐃間發目悠悠之轉旆畫戟再臨睇肅肅之去旌應星文而動將奉天威以策勳君子以爲是事也是會也雖雅歌清嘯不能尙茲乃命空儒濫成末響

求志園集序

求志園集者吾兄求志家園而作也吾兄少有遠志夸邁流俗所修者賓搢之業所詠者帝王之經可以漸鴻之逵空驥之乘蓋登庸之門軌非岩海之踰蹈也一旦起而振藻逸足駸駸有排終拉賈爲王超陳之勢不近名而名彰名公大君子多迎門締交猶有不得賓者方弱冠而綽然名世矣寧特光生於家而已哉懷玉丘樊

嘗野人於小隱之中校藝禮闈將君子於大夫之後居巳於顯晦之間適情於浮沉之際親欲養而祿未及志逾邁而文益壯嘗學書以游藝飲酒以率真以井邑喧鄙故開軒於園林以塗覽寡歡故關霞於庭徑濯纓清流可以培介特之操振衣高阜可以展矚眺之情遵竹林之秀矩佚柳阿之清蹈幽花燦於欄除候鳥激於簷宇披襟解帶趨會悉佳怡神散髮玄解攸寄至凌雲託之大人造化比之小兒蓋憤歎弄之巨測而痛英俊之難遭也是以誦抗志於孔鮒則笑蘇生穿履之嘆慕樂志於仲長則哂甯戚爛石之歌詠厲志於茂先則誚孫弘十上之勤覩復志于韓子則譏商君再干之陋乃知志達曰仲何藉高爵志塞曰屈豈在處卑陳思云潛大道以游志取諸此矣是集也雲霞縈其心神岩巒發其氣骨泉流滌其衷本魚鳥償其性真見至而彩彰蘊盈而綺露或託古以盡其詞或假喻以抒其蘊感知傷逝遐體立成慨昔傷俗風謠閒作片言小屬孰非素衷短章雜著悉歸玄致偏於逸歌輒加常箏信哉詩無待於池塘文欲燒乎筆研矣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遂與俊弟竊校而梓之

按院邵監察瑞芝徵孝序

夫孝子效誠而瑞草生貞臣範俗而神羊至勁節貫乎金石至性通於神明因樹萱而廢莪遂委祥而集異煌煌一枝亭亭三秀有不激風揚蕤凝華標馥者哉粤稽漢世忠孝成俗乘軒服冕非此莫由褒也樹爲之枯邕乃木生連理六朝以來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墓廬或嘉樹異草縈瘁于庭宇爲瑞不同何非徵孝咸播徽烈於一時垂休聲於千載罕聞墓上生芝冢間呈瑞有類九莖於銅池似玄光於紫微者也再稽宋

代盛著休徵居通有芝草之祥延慶有玉芝之
異與齡生於墓亭玉珠産於墳側皆緣母氏用
紀芳規然上下百年縱横萬里臻斯瑞者翹然
惟四君子而已惟我監察姚江邵公孕蘭畹以
生姿引茹芋而結綬雖以明經擢第實本孝廉
致身著作龍鳳之署則瑞徵於書帶敭歷驄馬
之任則瑞徵於栢臺既資孝而履忠將觀風以
錫類銜命按吳揚舲辭越津吏郊迎市人色喜
沾沾相慶曰觀公衙恤喪庭可以側耳風政矣
視公高步承明可以企想氷質矣自江以南鄉
慕義感里興和順使宅有堪表門多可旌者孰
非先聲所被耶居無何嚴霜秋降叶隼擊以防
奸零露春濡飾羔旄以待士吏憚而縮民恃以
舒風飄十里之雄雨洒三天之渥亦太夫人劬
勞之訓也鞶丱孜守煢爾偏孤庭效鯉趨彤然
崇嶽懷仲路華轂之哀展曾輿喬木之敬坐棠
敷惠恩纏去思剖竹垂仁式歌來蔡承析薪于
閫中遂揚芬于吳下翱翔烏署猶御烏之私
翹企霜威彌深霜露之感瞻絲望帨鏡史觀圖
紃組夙閑饘酏靡闕是宜玄造曲被徽渥愈臻
恩深外邸榮照下庭矣逮泉扃一逝松檟千秋
俄罷北堂之歡半輟南陔之詠公乃結廬佳城
抱痛里室蔓草縈骨拱木歛魂産芝非瑞居廬
爲瑞居廬非瑞内疚爲瑞由是不假劉根而死
奉板輿無事少君而如聞俎豆名號冠帔不足
爲其榮也拜跽奔走不足爲其敬也牲醴黍稷
不足爲其祀也崩心如創不足爲其哀也惟情
蓄于中事符則感形潛於内迹應斯通墳産數
芝傳榮萬葉玉根耀天邁百草而獨秀朱英亂
日冠衆藥而不群非英非蘂非香非馥殆珍跨
瑶枝寶踰靈木矣非純孝動天昭性曠古而能
然耶昔君協政績神明生十二於便坐之室徒

令也李興孝誠幽達產紫白於墟墓之亭能子
也公姓同君恊事並李興是以多孝感者聞風
而永懷稱冥應者擊節而長咏曹娥江上更有
傷親之跡禹王陵畔重聞致孝之名緣子孝而
覺親榮動天心而震人聽即賈恩至性丹青於
越城夏方居廬像貌於浙江以公方之不足三
矣豈區區於紫蓋黃衷以爭奇交柯攢莖以兢
秀而已哉夫屈軼指佞慈萕于衣簪之間上藥
效靈紛菲於畝畝之下藥之若其在公乎行見
孝治所被變衰草於春雲景風所埸沾枯樹以
霖雨有不囚庭闈之盛事表國家之禎祥者哉
郡人顧比部望白雲之司將之直北辭青氈之
座言返東南於公則契金蘭而貴舊披玉葉以
交新思圖詠嘉祥宣延風美乃命拾艾幽人綈
蕭末呂首爲之序竊計野生無似先妣徒瞻嘗
累月處廬半生刻木未有一禾無聞墯竹乃知
至孝斯能效誠格天方可致瑞高山深谷繼四
皓以興歌洞府青雲感羊惜而入夢敢效蒭蕘
以代糠粃

贊

南太僕少卿李貞伯先生畫像贊有序

獻翼少爲文待詔先生小友先生毎謂獻翼談
長谷之游必首李先生李先生不去口實先生
有明鯁亮之臣也以學藝書法之美聞於天下
人倫吏道千載一時國史具載其事徵文先生
雅已能言之矣如以閹宦不可以托身也故遠
引以謝辟后妃不可以信佛也故抗言以守經
要津不可以踰次也故反古以明秩政府不可
以賄成也故求出以見志其大存名體事皆此
類始終可述乃知正色當官漢廷號爲汲直退
身厲俗吳苑目爲鄭鄉形可暴而志不可凌出
匪榮而賤不爲戚雄節高氣可謂邁倫蓋世者

矣談者又以先生家徙壓立富於圖書耿介絕塵弘於獎借駐武庫於曾臆生風雨於毫素想先生之高風見先生之遺像皆感歎前輩風流以爲賞有虎賁之事焉矧茲丹青喜狀圖像無差如分形于鏡入自外者聞若子若孫俯僂拜謁不知其爲也先生仲孫衡携以相示旣延家範復麗門輝獻翼兄鳳翼又先生從孫壻也因感而爲之贊曰

矯矯先生志正體直雅性高厲英風挺特軒軒墻宇舉舉天骨槐市絕游薇省投筆質無毀玷義無形色霜雪獨凝雲霧相蝕嶷然屹然不撓不屈才匪見珎忠乃受黜古今詞翰終始名跡昂昂孤標凜凜嘉則後生擊節懦夫憤激身遂烟消名與山立想像儀形念茲冠舃漢廷高步舊山深入賢哉先生吏隱如一儒行再傳世永經脉星郎月卿荆扉藿食其生也貧其奉也質

清白所貽務謙于翼

高祖畫像贊并序

吾家自濠州徙金陵再徙吳至獻翼六世矣獻翼錄其先人丹青狀貌與延家範麗門輝自高祖始并諱次爻行以上暨同行門業尤著者令後人知所自云高祖一世二人二世三人三世八人四世二十五人五世四十人名在家諜其隱居著書有吳中紀事行於世者一人季子泉是已好古博物者一人孫鉉是已生有至性稱篤行君子者一人準是已貴而封知縣者一人銘是已知州而多宦跡者一人曾孫沐是已推官而擅清介者一人滂是已過爲醇謹買而儒者一人瀚是已以儒術聞者二人渊津是已慷慨然諾游閒暱俠者一人沖是已能書致名者二人涵滔是已負邁往之性聯舉于鄉者二人元孫鳳翼燕翼是已以貲爲郎任府經歷者一

人鳳翎是巳爲學官子弟即弗諸弟子群者十
四人太學則公材鳳岐鳳儀是巳少學則鳳梧
公春志良學頻鳳文鴻翼獻琮道成明翼是巳
最後舉于鄉者一人仍孫文竒是巳獨行弗顯
者世有之渢渢乎遠而彌繁盛而彌賢所謂餘
慶歸積善之家令德有百世之祀者也茲像也
添寫真滔補景獻翼贊仍孫少學生懋賢書贊
曰

記稱肯堂先人之宫詩曰孫謀王祖之風彷彿
咳貌凜然神鋒貌與神會形分鏡中閑庭野雀
層漢雲鴻艾年不登高朗令終雖云耳孫目覩
儀容起敬起孝具瞻崇崇仰止光彩門輝何窮
凡我昭穆出自太公氣滋木茂土腴禾豊身履
其美後登之庸重規疊矩家聲隆隆雖有弗顯
咸敕乃躬當時朗鑒如在心胷卓爾欲語誰其
亢宗葉散枝分子孫四世遠無傍枝近惟正緒

何以嗣之平泉石樹何以敦之兄弟且孺爲當
家乘匪展才悟

可一居士自贊

聖人不誣十室衆人乃昧千載予復何贊哉軒
軒霞舉匪爾之形超超越俗匪爾之能愧凡姿
非野鶴見者疑爲先靈謂忠言不可以諭俗也
或犄語以自污謂浮沉不可以抗志也或玩世
以自穢處清濁之間爲顯黙之行路常在善謔

驛禄願爲太樂丞續人物以述祖註儀易以専
經寄東南之葫蘆消世味于戶庭蓋材不材矣
何名可名乎八十踰半斯人也其耻爲諸生者
耶

漢壽亭侯關公畫像贊

肅肅關侯誠貫金石國士之風萬人之敵裔出
河東身許蜀國爲世虎臣乘時投跡功銘鼎鍾
聲垂竹帛剛而自矜義形于色展圖端拜恍若

再出逸群美髯貌豸長生浩乎其氣軒然其形
絜其心神終無留意若昔辭曹慷慨而去目雖
眦裂眉仍不展若昔翊漢不避艱險困不干躬
怒髮上指若悏獵中飄颻江渚雷霆叱咤雲霧
談詭若昔破臂引酒自若鐵騎嘶風寶刀淬霜
昔刺良萬衆莫當顏則如生誓乃共死若守
下邳心狹基宇褰帶夜緩烽燉朝停若披左氏
卒伍不驚今也顯神向焉名將家祝尸禋靈威
既抗勇畧忠肝千秋未喪

碑記

眉州守張大夫遺愛碑頌有序

吾蘇郡倅涇陽張公倅吳之三年文韜素閑兵
衛遠飭滄海息而無波重城啓而不閉有卓然
異績結於人心郡之士人欲書其章明者揚揭
於石惧公弗克留俾久而愈思焉公儼然未之
許也先是島夷犯順必首都會

先帝軫念東吳之民添設防[illegible]擇位在[illegible]刺
史之半而脊保障以一方寄[illegible]擁
纛建牙之尊懸章握節之重非資望威明者鮮
克畀之若公之諒移此職特百不試而一出耳
初公之守東平歷覇州也擿奸通于神明持法
[illegible]推貴累官稱職所在著聲世績並列於九
[illegible]爲列交馳於監司下之圖芳撰德者非但一
[illegible]得士若賞拔下才爲上客好賢如渴止道
駕於衙門風岸嚴嚴蘭交綴綴於獻翼特相深
焉雖暫留於借寇當不久於徵黄郡人之請以
揚揭公者未已也公乃手先大夫行實一編携
以相語曰吾先大夫實賢光靈甚遠嘗托交於
綴詞之士使芳流歇絕而區區以片長自耀於
一官豈人子所能寧處乎課績在兹贈典將及
思爲令德光昭計非子孰志之據行實先大夫
諱時芳字永春世爲涇陽右族父準少負奇氣

以儒術通吏道官止一命云至大夫英英妙年綜覽義旨與仲氏各勵高志相繼擢桂挹蘭芬于詘庭拜家慶于萊宴者爲日久矣上計不入第維日生致親之誼悟毛子捧檄之懷授眉州居無何值芒部土軍寇亂道饉相望適鄭中丞統大軍往討移檄征餉卒卒以三千取辦於一日二日間公召耆舊諭之曰吾尺寸未效流遷未集遽欲征於不粒賦於無衣是國家以章

綬印璽毒蒼生也與其侵牟無度寧爲冒明罰乎於是黎庶感泣負輸爭先相屬於道若倉盈庚億者中丞閱狀而驚嘆厚見周稱焉越明年東作重以大旱公徒跣致禱言未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此倪內史之所不能課而頴川長之所不能請也然此其大都耳其餘激頹俗慰窮甿者豈勝道哉會直指使按眉山以大夫抗直少委順輙萌孽其短論罷所州州人惜其捨

去發胷懷爲聲詩固已炳若丹青矣獻翼雅慕大夫三異之績次嘉郡公述德之义遙感耆舊去思之勤因釆其旨而變其詞頌曰

天有觴客其星則張于時太姓日惟涇陽昭哉世美善有餘慶於休大夫奕代發祥風標秀舉冠於一黌初學神茂弱冠業昌過庭世父亦曰义方聯跗齊頴接萼均芳握瑾懷瑜再翺再翔何以棲遲徒勞之職情則潛輿义乃毛檄蜀道

非難永資望實亂繩阽危遘自發跡失义犬羊伺我瑕隙畧畜俘民攻城剽邑野無遺糠路有委骨幕府征輸實繁孔亟風動神驅處之彌逸山河千里水陸三七舳艫蔽江供於不粒薪芻詎殫人畜取給才果濟艱智能拯物旱與喜雲潦致晴日潤彼田疇爍此原隰執物字民終始可述芬若椒蘭歡如親戚巽風以揚解雨仍析陽驕爲魴疵類蕩滌既稱遺愛亦曰遺直與朋

信心事人正色疑淺功深噤害搖筆賢哉大夫
爲法受黜退守丘壑閉關偃息弟過共被慈踰
含食沉跡飛名硍硍高立巻志山阿結心泉石
晝憩宵盤鳥閑魚適居屈道伸前良取則傺幽
告終曠度長畢衮哀郡公没有餘泣公也雕龍
克嗣家聲矯矯明牧小大雙名景風之賞泉壤
光榮

陸居士移居記

古城之南曰蟠門擅東吳一城之勝復以水陸
縈回屈曲易名爲盤金湯雉堞與西山襟帶而
膠庠緋宇參差繞列其間古跡則百花洲洗馬
池在焉代多市隱君子存達者之通趣哲人之
明志云予友陸君生長於海中洲有隱操遲年
以島夷入寇攜家避兵𤼵入郡城得城南一畝
之宮而棲焉率然小構木榻素屏有清淨宴坐
之地而堦庭戶牖芳草拳石近而幽遠而曠俗
塵不飛人意自遠籬邊種菊則慕靖節之高簾
前賣卜則學嚴平之達丘中灌園則效陳仲之
潔井糟糠而安藜藿者數稔於茲泊然有終焉
之志矣間有崇其操業與之游處皆一時人物
之選吳中益愈雅重君稱之爲陸居士云觴詠
嘯歌靡間弦晦一日與客宴坐月話方狎燭醉
始酣浩歌至一丘渾欲卧三逕苦無資之句客
乃知君樂貧無營雖藿食藜羮有不具者他日
居者捐杖頭錢行者出橐中裝買負郭田數畝
王其歲事於孫故侯以爲君八口計因謂君曰
令君籍足以庇身入足以給家俾綽綽可從容
于山水詩酒間此舉獨非快事相傳不爲美談
乎君於是始有負郭田而以資隱名實非其好
也居無何藹然心數曰昔之隱淪遇邑令以豬
肝相給尚謂口腹累人移居避去今材力幸強
健柰何不力作奉七尺而勢至使將軍也遂以

田廬易故侯隙地將躬耕食力以終焉君之操
業在伐檀之三章矣且君之卜築于圃也合虛
籟以四達邇淸曠而交映轉溟渤於環堵起遙
臺於中庭見烟霞澄霽之狀魚鳥飛沉之適可
以步而眺濯而𩗗視昔之結構種蒔又多幽曠
之旨焉居士居之以適其適如魚川伏而鳥雲
飛也予頃成抗館于學宮之傍有安仁閒居之
意催情閑暇緬想鄉里前賢種黍養鳧以遂其
高蹈如江湖散人者與之游處而不得僅得與
君把臂入林不廢觴詠君得非其後人奉世德
而聿脩者歟不然稱隱跡而墜埃壒者非但一
矣何風之遠而志之潔也乃嘉其事而記之以
應其請愧未足以播芳塵耳

瑞光寺白雲房重修佛亭碑銘

粤我覺王之化降流東土引諸子於火宅度群
生於迷津道洽遊魚福沾行雁流鴻名懋實於
不朽被神功實業於無邊凡一燈所照一雨所
潤莫不布金而構祇園流銀而成珠寺性海吾
鄉法界吾宇戒爲之墉定爲之戶鑑闢妄執圍
增慧寳修不捨之壇導西歸之路啓慈悲之門
開仁壽之域遊無礙之堂升智慧之殿登解脫
之樓踞法空之座置須彌於芥蘆納世界於微
塵鹿苑可期鶴林非遠雖不生逢三寶亦得竊
覩真儀欲使法燈永傳勝因長久然不過人間
塔廟之常季代建立之末但可與人虔恭耀人
瞻視而已未有聖神妙應之蹟眞若世尊親涖
之地者也若東吳瑞光禪寺壁建於赤烏之性
康演法於元豐之圓照斜出城隅事非湫隘傍
起泮水望異狹斜信息心之勝地忘想之嘉所
也即其爲瑞不一而三堂上之法鼓自鳴池中
之白龜出聽枝美合歡於庭竹光添舍利於浮
圖昔釋迦出世天雨四花地搖六動方斯祥瑞

何多讓焉況當山水盤曲之境法門鉤帶之鄉沙鳥風帆皆成般若金湯雉堞盡是津梁清梵接上座以俱飛白雲依香臺而共持曲逕通幽閒房抱寂旅雁來賓斗落中岩之月幽人見客吟殘半夜之燈片月分照于叢林一燈相續于法席亦云盛矣無何覺岸罔求荊棘圍繞象教陵夷欀椽毀而莫構棟宇崩落土梗鞠而就茀甚則鄰寺安爲火宅紛作俗居尚云醜地亦是道場況有山可守有剎可依乃使普賢失其境界達磨不居少室去聖茲遠有不思聖茲深者哉白雲房主僧曰廣潮者有守護之責仰慈蔭之恩念染緣之易就嗟道業之難成隨衆叅請不辭破夏欲薙草開林再置經行之室崇臺表剎重立禪誦之堂修途托至於步初成山假就於始簣拽石般土各有門庭墻壁瓦礫盡歸宗旨爲衆不無望於檀越接引處不阻於後機有勝士高流成此僧以性康圓照之事蹟今月於赤烏元豐之年令寶座巍峩香花繚繞或乘象王或乘獅子佛佛重興生清淨心生光明心處處無礙廣法鼓所振倘廻機而自鳴佳氣所浮或倚塔而呈彩翠竹原成般若誰非合歡白龜本同佛性還來出聽燹炎火于青蓮易苦海于甘露坐見功立預爲之銘銘曰

簷蔔林中香弃孰輓金剛骯蜊味醨孰返意絮晨飛心燈夜烜明鏡臺空菩提樹遠魂寂雁堂色空鹿死高流居士賢哲偉人嚴事招提歸仰慧因亭棲靈剎地迹重闔基雖舊域其宇維新更維釋網重杣玄津風存寶筏道茂金輪眷言靈宇載輿載葺脩脩梵宮皎皎緇錫光昭法門承事諸佛舟無檝棹月穿掩魄仰酬慈蔭不敢不力乞士命工日者卜吉殫慮矢心開扉建室往來人天輸財助役以唱無緣以資兆率睟容

已安家設既爾竹向庭交龜從池出法鼓祥光
圍繞其側支提永固福業恒集靈心去住神足
游息廻日東維紹風西域摽榜後人用紀金石

書邑大夫張公去思碑陰

唐列縣五千分爲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畿
縣近於百長洲爲之最蓋萬歲通天元年所置
云無論一都會間課稅之夥簿牘之繁即郡之
近縣當郡守理所其難爲與支縣相百令曰邇
監司部使者再揖郡衙再禮賓客事之紛錯率
相關臨煩言易生廢事難制令是其人則頌非
其人則誹故官人卒以官敗往往爲令者治不
一二年則認認然欲亟去之勇於取名而怯於
爲義巧於奉上而踈於得民求其行古道而不
襲流俗之風者誰耶方今人亦勞止上思義息
邑令之選重如廷臣由是得浮梁張公焉公爲
人含和而不假脩推誠而不詭行簡易直致

去邊幅蓋篤行君子也奪誓墓之情受求瘼之
寄承積弊之餘理蠢訛之俗下車視簿書簿書
紛如絲視吏胥吏胥沸如糜召詰其屬旺然如
醒登進其民藹然而疲因嘆曰令之才吏乎也
非能古之長者今也弗宜苟有意焉尚足以朝
布而暮及吾惟政之善不惟官之違而已乃操
刀以臨游刃而理蝉簇范綏之政行焉賞罰如
加于身賦歛如取諸已大都勇于爲義而怯于
取名巧于得民而踈于奉上上嘗令非其令違
民好公執而不行讒言至公徃面爭然理勝卒
無撓者於是他非令不至于民民亦不知有他
非令士專其業工賈坐肆盜背其境農嬉南畝
此植民之效也校士之暇出篋中稿一徧士人
日爲穿揚之技一時序而傳者數人謂長洲建
邑以來獨無邑志遂投幣廻車分門授簡令千
百年之缺事不一月而落成非公稽古右文虛

懷好士盡得名勝之心何能不費公需而踴躍
相效如此哉靜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治
未再稔最于一郡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
謠流而遠聞所謂行古道而不襲流俗之風者
非耶夫秉公則私惡抱廉則汚讒非公且廉有
能爭非其令者乎即爭能竟弗之行與非令至
則民擾民擾則四等各失其業何能絕類遠聞
如此哉公入覲還民畏其右遷移文上中丞幕
府泣請留之居無何竟擢秋官不假薦籍車不
克留路有行色因請皇甫司勳汸為之去思碑
謂予受公知特深復題其後

客星槎記

客星槎者何左府參軍費子齋名也齋曰槎者
何類也昔嚴遵至而不能屈人謂之客星參軍
吏也非隱也亦謂客星者何吏而隱也參軍風
流雅韻跡係心曠於金陵客舍別成小搆不離
軒冕而戢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
華堂戟府如浮家泛宅翩翩然有乘槎上漢之
意是槎也木全其樸措分其素素屏木榻竹牀
紵幃可以施曲几可以容宴豆戶內何有有吟
草一帙階下何有有嘉木數章而靖節之酒玄
晏之書中散之琴率稱是焉大江烟雲雜乎履
舄三山嵐靄生於襟袖境或超詣似非宦俗
塵不飛人意自遠蓋人與境相得於一時也參
軍又以雄詞奧學潤色其事奉世德而聿修之
味道風而游泳之休沐宴息盍簪投轄別有宗
工儁人清流野士如太歲少微者往往集焉嘉
招盛會靡間弦晦非名人素侶不與此流非古
彝香茗不登此筏百里之外皆知為德星所聚
矣攢秀木於弱楫幽絕極發生之辰納清風於
輕棹炎蒸滌臺榭之月俯顥氣於彩艦神慮澹
搖落之時棲同雲於桂舟吟嘯暢嚴凝之節不

徙席不運几而鍾山當目淮水在下豈必覆簣
土爲臺環斗水爲池然後爲適哉大凡人間踽
東難有閒日投跡風塵側身天地求其視環滀
如滇渤中庭若蓬壺者誰耶乃知晏子當湫隘
而不徙陶公處容膝而易安其興寄誠有在也
叅軍入芙蓉之幕棲楊柳之營談笑之際尊俎
之間當有積甲山齊扃貢百萬之氣他日南面
北城擁壓萬里亦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矣叅
軍嘗示予書曰騫從於斗邊融住於岸上皆吾
子家故事也請爲記之播芳塵而追廻躅非文
不可遂攬筆爲記

雜著

卜夔文

宋沈明遠序韋蘇州先生詩謂士有悔而能復
厄而後奇以自表見于世如獻翼者可謂悔與
厄矣其何能復且奇耶先生化去千載而清規
惠化遠風雅韻播清吳會郡黌之中先生神祠
在焉祠必于郡黌者蓋先生有郡齋與諸文士
燕集詩又嘗簡郡中諸生殆爲先生重文教也
無論異代即唐時中葉風流爲政一時得三刺
史焉先生乃見舉於劉公禹錫見推於白公居
易爲二氏之冠吳人稱先生延禮秀民撫其婥
婺循良之嘉吏也詩效陶何高遠雅淡文苑之
勝流也性質閑妙鮮食寡欲高士之英風也以
先生吏於吳專以吏治祀而才與絜不並稱焉
先生龜紐虎符豈吏曆巫卜人耶推步不如樊
英筮不如侯生卜不如詹尹嚴君平吳之士人
往往從先生祠祈夔夔輒神以是求見夔者日
益夥按史稱先生年九十餘猶領轉輸劇職後
不知所終先生豈仙去神遊遺愛之地而能然
耶獻翼少讀先生詩如戀新竹而閒客聽江聲
而寄僧過蘭若而受田婦之饋省風俗而題道

士之壁皆飄飄然有欲仙之意不似從人間來
宜神遊八極寧獨以占夢神吳中耶獻翼少負
不屑之韻長好方外之遊恥辱身屈意於閭里
間者也考比捐養痛百年於一光兒女不辰悼
短日于半氣蜀道五千潸年四十佳人遲暮金
石懷傷陋叔夜之雞群慨相如之狗監學非而
名不任毀才在而志欲遺時豈百鎰之可珍曾
一杯之不直厭幾悔而能復厄而後奇之日也

又聞先生少游太學任俠負氣及流落失職折
節讀書客游江津交多名士尤獻翼所向風而
竊比者人非顧況重爲太僕之賓才乏皎然悞
學左司之詠乃於求夢之前三日掃地焚香以
炙雞絮酒爲奠而致辭曰
吾將介然儵然彷彿乎塵垢之外乎將爲木鴈
處才不才之間乎寧詼諧滑稽抗俗玩世以曼
衍逍遥乎將恭恭若不足爲世俗之禮以觀衆

人之耳目乎寧爲衆意所驚六親不知如古之
閉關人乎將衒玉賈石與頻頻之黨齵齵焉自
保乎寧一日一月善其飲啄同澤雉之神王乎
將哀生人之長勤獨繙結其誰語乎寧守先人
之廬避風雨具饘粥乎將傳尸鳩以鷴明之六
翮翱翔蓬蒿爲飛之至乎寧騁虫技成一家言
乎將展屠龍稱百里才乎寧援綏登車輿馬之
飾貴於屠羊之肆乎將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以

爲泰乎寧支離其形養身以終其天年乎將無
壽類終㕓人之職歛手足乎寧塞逕絶賓杜墻
不出乎將横議漢庭怒髮燕路乎寧藉前賢遺
世故爲狂人辱其先乎將揚駿烈誦清芬爲達
人嗣其祖乎寧俛首求衣歛眉寄食乎將五侯
交書群公走幣乎寧言不純師或忠言戲語而
好詐乎將深淺顯默能汚其迹而我則不恥乎
寧珠隕玉折爲東門之逵乎將封胡羯末爲謝

家之庭乎寧隆隆錚錚有閧而窮乎將悶悶闇闇無聞而豐乎寧蘭孫無人而自芳乎將丹青初炳而久渝乎寧有迷罔之疾行非以爲是乎將遊古莽之國以夢爲真覺爲妄乎世無知音遺之在野潸髩阮途聊以攄寫智有欲明神有欲假何吉何凶必有辨者

答問

張子著犧經臆說門人並侍有進而問曰竊聞之善易者不談易犧經何以臆說爲也子應之曰前史云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況不佞哉或又問之曰經術者靑紫之具也今日所重者惟一第上第者惟一經騁渥洼之蹄則捷于空北振扶搖之羽則屬以圖南先生以英茂之才游情于六藝之府散意于衆妙之門者有年矣又弱挺秀資少懷高志駁發綺齡象披童孺行已則義掩鄭鄉研書則理窮莊肆敷藻則長驅藝林抗心則冠絕當世藻鑒屬于司成光觜柱于法吏囿將喬羊角而逍遙非賦馬蹄以自御者矣且易之爲書也玄黃色分卑高定位兩儀既生三才並峙仰觀天文俯察地利虎豹以炳蔚凝姿龜龍以圖書呈瑞象離以昭析文章取夬以決斷書契三因從事而有成四以括囊而无譽隨閾覩之女貞惟中饋无攸遂矧今聖人之有作也運炳重離之輝潤含風雨之氣聲有洊雷之威人有天文之賁與二曜合其明并四時一其序慶曆數之无疆開泰茅之嘉會乾龍應五相求同志晉馬過三噬膚何易是以徂征並馳千鯤萬驥巖穴幽人水之浪士此正擢髮雲漢之秋非所謂天地之閉者也以先生之才之學曜含章出龍潛承明廬而雄視必能景拔電飛邁倫超次胡爲臨川嘆晚辟價闓匱震風不揚旅葵自衛屯膏孚爻蹇拙困瘁顚頋魚龍之間

傲岸榮悴之際玗琅貴而邅如鱗翼成而井泥呫咸舌以饕奇安蟲伺以帽義煥耳穿彼巽牀徒然除此萃器張子啞然而笑曰若子可謂見傺人之不容未覩羝羊之觸藩者也循世羅之嬰網未知翰音之登天者也習內觀之輝耀未覦靈龜之足貴者也昔宋玉不譽于衆庚東方莫容于同胞孟堅以死盈見戲子雲以拓落取嘲令先以什識守巳東哲以荅問含毫稽公以卜疑藏彩郭生以客傲撫毛青吡以儒對絕迹士安以相勸執高是皆斥鷃之論雲翼井蛙之量海蠡故五十有五應萬有一千五百四十有九法三百八十四爻子徒謂我違時而駭衆吾亦怪子擬人而非吾曹也夫資斧不周時所棄也盤桓迍邅朝所斥也是以小子有言飛而垂翼盱豫之戒巳遲朋盍之義未得俯仰乾坤方知損益幾射雉而矢亡求王明而未汲乃知飛

鳥以凶頻守尺蠖之屈縱酒食之可需猶自強而不息出不躋天衢之亨游不踐鴻漸之域退不居潛龍之淵趍不希良馬之逐抱咸股之志而丘束帛之戔行左次之兵而躭好遯之僻舍前禽之逆而冒後夫之凶率獨行之願而叨弗損之益由此觀之進退觀乎我生德業賢乎及時今也義和促轡離火西馳雖晉如而巳晚況來復之何期于是考四聖于八卦爭十翼于九師周孔壹與羲文藩籬海將蠡測天以管窺同在于郊需出于泥魚不借足于獸鳥不假甲于龜何則下誠冥升上凶迷復或得輿而剥廬或噬腊而遇毒或顛頤而拂經或大壯而脫輹或過涉而滅頂或明夷而左腹或任重而棟橈或大烹而折足或載鬼而張弧或濡尾而不續或履虎而咥人或羸豕而蹢躅是以慕高尚者雖幽人之貞而可榮觀朶頤者雖赤紱之來而猶

辱研六籍以安身抱專經而諭蜀謝素飽于詩人獲其旋于空谷豈包蒙之可亨非初筮而必告非同心之如蘭雖再三而匪瀆門人未喻或又問曰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皆悅懌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斂以濟辭此說之本也故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戰國則一人之辨重于正位之鼎三寸之舌強于衆正之師封五都佩六印皆說之力也漢猶披寫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說貴撫會不專綴類先生之所爲臆說進有阻于成務退无功于榮身敢問何說也張子曰如子所云是昧乾初之潛而責以或躍執升虛之邑而病夫射鮒者也若君子之道或默或語立天之道曰剛與柔樞機定于榮辱樂天命而何憂非守貞園之局操忌觀國之遠由不克與二八群何妨與七人之儔乎故上不享于天子下不事乎王侯又何必雉膏爲餌大川爲流有車爲輿盂木爲舟鼎烹爲養井汲爲求耶二三子謹聽予志庶免乎或承之羞

頌

清海奇功頌 有序

夫元戎之出鎮也遭其蕩平則循理之功易値其凋瘵則安撫之業難故不有非常之人安有非常之事不有非常之事安有非常之功非常者非常人所能建也夙聞海島諸夷日本最大自弄兵濡沫敢抗天誅使者有司循於常轍徃徃以熊羆之師挫于犬羊之旅懸旌擐甲者得不足以償失建牙千城者功僅足以準過雖尋就翦滅而長漸滋蔓矣前則曹中丞任憲使功銘鼎鉉而身劇於勞瘁繼則胡司馬温侍御臬首伏辜而兵抶於斂毅時猶戒備未閑故皆爲力不易若坐領臺端專制閫外不俟血刃而指

麾電掃無煩老師而逆黨雲銷則我大中丞宋
公可謂獨履其盛矣公體英偉之才抱忠義之
節溯其敭歷皆世之所謂榮踐也解褐豫章
之材製錦流東阿之譽忠藎攄於憲臺徽猷宣
於藩岳無冤頌於廷尉多士作於閩天曾不待
年非反初服今
上嗣極搜在野之逸厪側席之憂旌車賁於東
山詔使下於北闕纔數月而膺督撫之拜其在
東吳也雙鳧仟遠則恨奪公之速方深去思玉
節重臨又恨得公之晚式歌來暮開府專征鑿
門申命建梁國之旌旗吟漢庭之簫鼓自是遷
徙之民巳盡歸農蕩析之婦巳盡還織波濤晝
戢關門夜開亭障設而不嚴舳艫脩而無戰倚
節鉞有南紀之重使國家無東顧之憂可謂奇
蹟光乎曩賢惠風穆於兹日矣逮乙亥首夏風
汎忽作且戰且却蔓旣難圖倏往倏來勢亦叵

測公乃謀先恊同意勤咨訪與明大夫王兵憲
良將軍黃總戎申以旦誓刻以宵征將帥而下
各寘乃心幕府諸屬悉聽縱指遣名色把總江
應埼崇明把總童養浩奮駕海飛渡之雄當其
水戰遣陸兵把總陳習駢篇累騰雷之騎承其
步軍督巡哨指揮濮大有等絶其飛走之途戒
領兵把總常錞等斷其潛伏之寇凡在師中莫
不旣壯中丞之節又美諸將之勞賊黨離心各
以猜忒天殃如此人事又然頓餓狼之喙而不
能竊食制爨鑊之魚而潛俾消爛膽落於羊山
馬蹟之間魄褫於南匯吳淞之上斬寇攘者七
十餘級返擄掠者一百余人其自相蹂躪者不
可勝計警未及聞而捷巳奏嚴未遑戒而師巳
班黎庶無征遣之苦婦女無繫腰之辱嬰兒無
貫槊之慘閭閻無餽餉之費蓋由公之登壇也
羽檄朝馳則風之所被若前無敵者狼烽夜息

猶心煩於慮若敵在前者非常之功於是乎著
矣夫士著之兵非向之屠販無賴也堅利之器
非向之鉏耰棘矜也以今日之兵今日之將而
遇非常之人出非常之策不有若舉炎火以燋
飛蓬覆滄波以沃炬炭者哉向非元戎獨擅威
名百執事各效勳績則我有黍稷金繒安知不
齎爲盜糧我有長鎩勁弩安知不操以予敵哉
事應七旬之候時當六月之期將什輜鈴而秉
鈞軸舍鎖鑰而司禁闥矣時方不雨人咸望霓
適計日凱旋甘霖隨注警則公爲長城旱則公
爲霖雨予小子業在蓬蒿身賤犬馬不克忝帷
幕之賓掌書記之任而少登龍門長窺虎帳公
接以平生之私忘其貴賤之禮躬逢太平目覩
盛事匪韓子之淮西效宗元之唐雅乃興言作
頌焉頌曰
島夷不順東海遣逆倭擾疆場虜窺京國波振

塵飛焚城毀邑千里想魂四郊收骨禍延四省
釁搆在昔民不歸農婦罕還織宵旰厪憂申命
有赫瘡痍甫定閭閻稍戢生擒斬俘得未償失
乃命元戎建彼雄戟糧饋霧飛材官雲集朱旗
絳天玄甲耀日貔貅奮臂鷹揚騰跡蒸庶求思
式燕懿績挈子負妻荷簑提笠散則勞來止乃
安輯征賦惟均千室如一郊壘既夷兼訪儒術
刁斗雖弛遺孼未息困獸猶鬬罹其辛螫尚稽
天誅計斷邊戍元戎執憲受師以律一鼓作氣
倍增勇力足蹈鋒刄躬冒矢石蒙暑與戰戴星
而入摧剛則柔凌險必克桑陰未移三獻其馘
厥角先崩回面內逸首腰分離舁頭蹋鼻束手
稽顙交臂屈膝人恍忘勞烽烟罷色自爲鯨鯢
逅相吞食潛消其氛默禠其魄破竹[illegible]中還師
衽席千里又清六師無敵才爲世用功美非常
名跡無愆雕磨益光干旄在階尊俎在堂古有

重臨疇咨舊章豸冠鶡餙衣繡簡霜治縣去蔡
更絃解張若降時雨如熈声 陽虎符不發言邁
吳昌登壇句曲開府建康鑿門築臺梁棟輝煌
始自元戎鎖鑰南邦羅衛布族嚴爲之防羽書
竭來戒毋勗勤樓舡橫海先聲夙揚濡沫弄兵
環島瀕洋察見狡譎盤舞跳梁乘風溯浪駕艦
浮艎處之彌泰運用無方發軍興制董統分行
左翦右屠兢射天狠滅此後食今也何强長城

在躬韜鈐未忘桓桓上將允武允文遠畧英謀
邁倫絕群功言並立將相不分恍禮敦詩名若
蘭芬同歡萬姓慶快三軍寵命有輝師錫酬勳
尭命義和周任祈父舟濟巨川旱爲霖雨决敗
筭成效于屈指幕入蒼鷙營禽白鼠若周之宣
有方有虎詩人歌之江漢之滸在漢中興充國
作武淮蔡既平晋公振旅代豈乏人侯公成五
人則蒙休天仍受祜坎坎與謡蹮蹮起舞伊予
作訟嗣美吉甫

論

薄昭論

漢文帝時淮南厲王長謀反廢處蜀郡其未發
也薄昭與淮南王書責以八事盛陳禍福歡以
改操易行昆弟歡欣于上群臣延壽于下雖古
之純臣善處兄弟之間者何以加焉夫馮野王
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卽昭所書不可以弘申

伯之美乎嗟此昭之所以爲奸也昭有淮南王
之心而將舉淮南王之事其拳拳上書勉以無
忘先帝之功德者非戒厲王也乃以愚文帝也
何也厲王之必反反而必敗雖戒之無益者路
人所知也王嘗問伍被被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
被曰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問吳王舉兵及陳勝
吳廣之事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王曰苟如
公言不可以僥倖耶以是知雖戒之無益也況

王之信被豈反不如信昭乎信夫昭非戒王也所以愚帝也使昭之門業有呂氏之強有祿產之勢則謀反之事先厲王而爲之矣惟薄姬之得幸也始于織室漢王心悽然憐薄姬皆稱薄氏仁善斯時也以忠義勸王王敗使帝見其書言其人可以與萌侵權未必非強盛跋扈之基也故今日戒王而明日殺漢使者猶竇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踰年無幾兄弟專朝嘻昭之心見矣其書有曰大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夫列侯者漢之列侯王且不得而自殺之矣使者漢之使者昭獨可得而擅殺之乎昭之敢于殺使者見帝之赦王殺列侯也帝苟以區區母氏之故從而姑息之呂氏之禍自薄氏起矣況高帝有約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王之殺列侯可貸而昭之殺使者不可貸也

帝以賢聖仁孝聞于天下觀帝不肯豫建太子有公天下之心惜厲王之畔不足以紹先帝之業勢不容于不廢耳高帝子獨有淮南王與帝昭蓋產祿之流而非厲王之儔也顧有明如文帝而肯以赦王者赦昭乎吾特服帝之明防其漸萌而區區一昭不足責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皆位有餘而仁不足所以獲戾于時垂懲于後保族全身四人而已又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貸昭亦非皇太后之福也昭誠巧于售帝帝乃明以燭昭史遷帝紀曰將軍薄昭死不惟見昭之罪因以見帝之明

公孫弘論

予讀公孫弘傳至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嗚呼丞相而有此不亦公旦吐握之風哉雖蕭何造漢名爲致賢亦未聞起一館開一閤也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益見弘之能

延賢矣然計當時所謂賢者孰有賢于董生汲直者耶汲直者武帝所謂社稷臣而董生者劉向所謂王佐才也未聞二賢之造其館入其閤俾得從容諆議其間然則弘之所延者不過瑣瑣碌碌阿諛順旨者爾豈真世之所謂賢人君子哉昔弘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撲滿一枚曰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後弘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弘則賢矣至贈以芻一束曰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贈以素絲一襚曰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後黯嘗面折弘弘欲誅黯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仲舒至請黯爲右内史薦仲舒爲膠西相如二賢者曾不得視如生芻而脫落之且以名節見忌安在其立功勳效名節也夫黯不拜青青以不拜之故愈重黯遇之加于平日弘不逮青遠矣他日仲舒上弘書有云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又云疾天下之害于人者謂之仁心思本仁義至誠而已乃知弘之所謂延賢人者且非蕭相國而況于公旦乎仁義至誠之說實以規弘之所不足也諒弘之爲人以儉約持身本其所長以虛懷廣益則其所短故于長倩之言僅免于聚斂于仲舒之言終莫之下士焉不謂漢武得人之盛而爲之丞相者止于免撲滿之敗也人有言曰西漢以張禹亡東漢以胡廣亡謂碌碌凡夫秉鈞持軸使正直節義之士不伸其氣也弘亦禹廣之倫耳何以得免于是議耶曰弘之起館開閤意則美矣事則善矣視之客館丘虛者不猶賢乎後世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無私愧雖力挾泰山不舉一羽揚波萬里不濯一鱗豈特宰相哉郡守不請士縣令不迎師爲日固已久矣弘亦賢矣哉傳曰丞相封侯自

弘始子曰丞相延賢自弘始

司馬相如論

漢世得人之盛莫如武帝漢廷之才莫過相如靈均以來一人而已故嘆不與此人同時訝其爲造化所至雖相如自謂亦云包括宇宙才固難哉觀其襲六爲七志在減五登三一何偉也昔趙有藺相如嘗責秦王償城擊缶使不辱于諸侯可不謂義夫壯士哉相如名犬子既學慕

藺相如爲人更名相如他日諫獵則誠以垂堂數辭則引之節儉雖夷狄異黨逖絕殊俗欲令人主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寧非慕藺而然耶至竊貲于卓氏滌器于市中又何穢也怒髮衝冠頸血濺王相如所以揚名發譽者何乃貶巳自汚以慕之耶曰相如仕宦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然則卓氏之富孰與漢武尙書給札孰與市中滌器哉顧未肯與公卿之事而自苦如

此者意本以玩世肆志故穢其道濁其迹而不顧也其所謂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所云雖人主之前猶假虛辭濫說以寄排調何有于臨卭令卓王孫哉即詼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與夫縉紳先生儼然造焉者皆視之亡是烏有之流耳故可以傲世市中金馬犢鼻纓緌皆烏有無是之說爲之若委瑣握齪拘文牽俗當世取悅云爾者誠非其所屑矣故曰鷦明已

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于藪澤不可以察相如之嫚乎昔東方生與相如同時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卒至割名于細君太史公遂以滑稽目之又淳于髡所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皆此類也第使後之慕相如若阮公者至居喪追婢累騎而還使俗中之士疾之如讐抑又過矣雖然相如亦滑稽之雄也特以曠世逸才免與東方淳于同傳太史公可不謂知相如哉

傳

沈憲僉小傳

沈熙載字端揆吳郡崑山人明時傲吏也少解易爲郡諸生稱一黌之俊爲天水胡郡守所推挍登子師陳謹先生榜進士官至雲南按察司僉憲其人任達頗縱遺落世事終日酣醉不自藻飾不以家産有無介意讀書不任研求而默識其要未嘗屑意文翰及所譏評皆得其實爲廷評常飲酒廢職與王元美諸名勝有誕伯達伯之號既不樂吏道兼拙于人間解官東歸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情轉篤矣寓郡城與予爲比鄰予居先人大憂時慰予煢獨之懷遂定爾汝交再得皇司勳子循何翰目元朗彭徵君孔加爲竹林之會若尊之友如劉伶之遇嵇康阮籍携手入林欣然神解當其意得忽忘形骸五斗解酲塊然復醉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嘗

起官之滇南過予廬所言別居無何乘醉見御史軏䩙自若穩卧輿乘而歸御史以此彈之笑曰張融以船爲居王尼以車爲宅吾以乘爲榻竟罷去率意獨篤脫屣爵服以綠尊命軒隨容早晚而不問貴賤嘗曰晨雞不鳴母起座也玄談善謔辭不足而古有餘雖散髮盜尊亦不自事外坦蕩而內淳至畢卓王無功以後有此人焉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軼躅之外有可談者與予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

張叔貽傳

張燕翼字叔貽蘇郡長洲人也曾大父昶著吳中人物志行于世父沖嘗割股療親償金急客以孝義聞家世無通顯者從父汴刺陸涼澇推台郡施能其官不過徒勞之職而已燕翼少而聰穎不類凡兒七歲解聲樂父與客談詭其鋒頗敵卒以片辭解圍一坐盡驚十三屬文著辭

有可觀採十五授犧經于蔣夢龍遂通經術嘆
曰青生藍藍謝青深器異之十七游郡黌二十
與伯氏鳳翥領鄉薦越石楚金號爲雙與然區
區混以一第非其好也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爲
人醞藉佚蕩閑敏多能輕榮利於塵土重才行
於山岳又雅尚風流不拘儒者之節好尚或殊
尊富不與接情趣苟同賤貧不易意樂施周給
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知名之士莫不舒心焉
碎數畝爲圃蒔花藝竹栽石通池日含味經籍
其中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
秋或詠詩南軒百家衆氏煥爛溢目所鈎名章
秀句書之戶牖牆壁輒成欣賞嘗稽謀問疑于
仲氏嘆曰今日相遭眞解矇矣此等友于於師
授者也閒寫瀟湘小景疎柯片石一時號爲清
絕至童子亦晉丹青時人方之鄭玄之婢焉與
至則課僮容歌白苧理陌上桑以閒適獨爲秦

青有誤必顧傍有薛能多繼其聲繞梁震木令
聽者踴躍漏盡忘倦值母氏生晨或嘉時令序
大會賓客奏優施之妙技揚子夜之新聲胡粉
飾貌搔頭弄姿與親暱酬飲極歡以爲常無論
賢達卽鄉里庸兒輕俠少年相與竊樂于此皆
愛慕欣欣焉居宅器服多存華飾有雕鏤玩好
之具尊罍鼎彝能別款識一意所營千緡不惜
好事者想聞其風采物價因之高下焉每典衣
裝以置白石捐華勝以購名畫其好古標奇多
此類也詩類中唐碁居第三品盛得江左之風
動合晉人之調言必入冥坐無塵語不屑人間
事亦足有可稱談間爲俗儒誚讓笑曰古人有
創基于搭五要幸于談優者豈必方領習矩旋
飾以賢名聖行然後爲儒耶昔有作驢鳴奉母
者吾今在樂句間矣生平與人無睚眦之怨常
疾世多市道交以章句爲雄伯乃著掩關銘常

感時澆薄以謗議爲談藪乃作行已箴若不盤
桓難進累歲脫槩等輩皆已公卿矣少侍文待
詔徵明每越席提其耳與徐紳爲忘年交與文
彭文嘉彭年黄姬水爲群紀交與何良俊錢穀
陳習爲爾汝交游道日廣未逮潘生之年竟抱
相如之渴仲每詶之曰愛弟耽味遺經得非左
氏膏肓穀梁廢疾耶吾經給醫藥不忍遠去亦
欲鍼膏肓起廢疾耳各云仲舒三年不窺園桓

榮十五年不窺家園皆以史癖書淫吾以僻疾
動不獲窺園安能起哉日損一日歲亡一歲至
除夕夢賈誼出服賦相示又夢一大樹枝幹已
絕元旦謂所知曰吾殆不起矣誼賦服之年當
三十三予今適符其數豈非命哉昔王獻之將
歿徽之請以身代日者曰君兄弟同算當不得
代徽之卒以哀傷死謝安風流痛弟萬十年廢
絲竹吾家仲氏恐不免貽其哀傷絲竹將廢乎

予聞之揮涕而已詎意破癖於孟春絕命于仲
冬無問知與不知莫不憐哀焉病革之夜向母
氏懼然心數曰兒不孝不能伸一日之養重貽
吾母憂無傷于尊懷母勸之居内曰兒終不歿
于婦人之手呼仲戒曰吾兄才太高跡太奇名
太盛相忌而萌孽者不少白璧不可爲以此展
離訣之情生母許少君泣曰吾兒事我備色養
孝友兼至既有令望復求壽考可兼得乎一家

之人莫不酸鼻短氣予入故園而獻欷登舊榻
而嘆息追誦賈生服鳥賦哀痛未盡

文起堂集卷之八

長洲張獻翼幼于撰

行狀

世父台州公行狀

屠維大荒落之春世父天台理官卒歲之冬日將卜葬於伏龍山祖塋之傍從父兄鳳岐弟鳳儀過獻翼別館泣下命爲之狀且曰吾家世載其聲代有人物大人更嗣其美且治命也獻翼懼辭之不令以爲神羞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於外者用敢悉兄若弟之所欲言而贅其辭曷敢不諾吾宗世爲濠州人元末七世祖仕平江路避僞周之亂徙金陵再徙吳自五世祖賜始以家牒逸墜故絕服之外不克究知賜生高祖彥達彥達生曾大父杲杲生大父準世德颺於鄉邑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大父丈夫子四人仲即世父諱澇字應霖大母李碩人出吾世賈而好遊遊於燕山世擅博古多聞之譽先人與伯兄代大父服賈燕中治家人產供仲氏研書費時世父則以尚書遊郡黌起儒術矣世父自少耽學既窮日力又繼以夜自强自勉於未聞未見之間當寐而寤在饑而飽過冬夜下帷至火爇衣領尚未覺悟其勤如此夫承世德之清源復浚之蠲潔以端其志釆群言之枝葉復枯之茂實以脩其職議者知不容於風塵矣頃之卒業成均與兄弟雁行爲燕都褎馬之遊以履行雅素爲前後大司成所知積分考行得升上舍召置左右親爲解疑惑造就之意不淺遂登戊子上第射進士策不中治嚴而歸問晨昏外益肆力讀經傳言其說數家又推太史公班孟堅書下到今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薦於闈不以仕爲事所爲文皆蒼然有古色而頗違時好計凡六七上闈有採拔者而卒未遂

遂有卷志長林之意云祈我祖園林闢爲第宅
式隆堂構克嗣世業仍構別墅一區地無三畆
之廣而備池舘島嶼之勝非將蟬蛻囂埃之中
自致寰區之外者耶不交當世門無雜賓食不
重味案上不過三栝而已性尤介特不苟受施
間有清交寮友至不過一肉巵酒相對往返無
俚俗談請所藏圖刻器玩過目輙生古氣再出
筆床茶竈見古人精思往朝制作坐輙移時日
故靜者道流從世父往返若入一古瓛常書焉
援柳玭之言於四壁示訓子姓門堦戶席皆欵
器論座右銘歲延塾師命獻翼就而學焉朝夕
課業衣食無二不知其猶子也居常雖孅而儉
不惜費有從姪子婿並無室廬嘗以別舍折券
畀之群從婚喪不能舉靡不稍獻其意居親踈
間言堂滿堂言室滿室無而朋市道之交寥然
不易爲塵垢雜者非所謂聞見愽學意察而不
爲君臣者乎如是者積三十餘年無一日不自
得至甲子上冬投袂而起將就銓曹覔仕人莫
知其旨先是嵩相之爲司成也拔太學之俊異
者十餘人另行校課隆以異數之禮世父與焉
一時登上第者九人後值相國漸向柄用公論
所嫌當時受知者趨之多得危科膴仕世父遂
絕意上計以避權門要路至相國罷斥始請一
官自效知上策非時先期而往得台之李此烈
丈夫大君子先見卓卓之爲也豈濡首慕榮冊
轂赤族者所能及哉易青袍爲緑綬變山客爲
李官爲吏非吏欲行不行有偃蹇風塵之色一
時言侍御之威明尤所畏憚者咸首龐公尚鵬
當公按浙之命下而世父亦啣牒將之郡矣公
大署其門屬吏無得上謁世父欲上謁不已伺
公送客方罷隨之入閽人止之遂至排闥叫閽
焉公驚而進之庭叅未已竟升其堂曰未嘗爲

吏不知吏道然下僚謁官長亦禮所不廢惟大人先生鑒之公不以爲慝成禮而罷京師士人言議以爲非今之有指爲異事時之承風望光磬折道傍者能無而亦沾背哉单車至郡居無何覩察使者委以訟牘以世父名名之世父訶之入而作色相告曰理官與囚伍名相列禮歟憲使業已知世父爲人引前事而善諭之前後典郡者多乾没侮文世父矯之以廉持之以直至而攻疵類卒不相能其方於事上多此類也下車以來直以率下嘗曰縱奸漏枉牧寇也伐善殘弱擊民也吾無他技以民之知知民以民之怒怒民而已由是累年疑獄多所平反於大盗之久逋者除之弊田之罰贖者革之鹽覈之賄倒者却之家累不將祿有餘粒因飾所在學宮以先士脩薄海浮橋以濟民建正氣樓以祀方正學倉吏失米鬻女以償爲憐其事出橐中

裝贖之仁聲水洽郡內皆以來爲稽矣生平好爲導引之術復官神仙之境支郡待理結飛轡於龍湫雁蕩間訪仙才探靈氣自謂有夙緣偶爲歌詩雖不求工皆有名理又述祖德以風後人林間舊侶貽書周給多出俸錢山澤之情至作吏不廢矣臨海禮侍秦公爲司成時於獻翼有國士之顧世父復理其郡隆以世誼與項虞部每過吳郡升堂致敬稱數異績焉太平試禮闈者惟趙氏昆季三人咸感世父理行至則下榻成歡結知而罷監司臺省課績咸稱之不容口第以立賢禦之跡生毀謗之塵典郡者從而萌孽之雖下不厲其法而上終咎其言卒同爲斥遠之士然一以賄敗一以引年清濁異流矣聞報之日角巾就道士人耆庶多留鞭卧轍不能去去之日多去后思薦紳先生飭地立生祠瞻禮焉閭閻塑像享祀者往往而有抵家出裝

惟美人蕉丁冬花蘭蕙數本台郡志圖經數帙而已夫以沉毅之才學古之助而祿不及伐氷政不獲尃達始無其時而過其數終有其道而位不逢人情所不自得者世父乃逌爾而歸迎謂所親曰人之覓仕寧介而躓乎將溷而遂乎吾年齒危境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未有其味也今廻首一顧舒氣快意可以符仲長之言協應叟之志矣乃理厥園池增以樓館丹青瑤草逌遙戶庭卉木益奇泉石益美超然獨往人野何辨一展圖經宛爾天台雁蕩間也人因號爲天台仙吏云獻翼時從杖屨彷彿東山別墅銅盤竹林每指獻翼謂人曰此兒我家文龍當求之千里外論者方之顏見遠之知師古焉歸未經年頰膺末疾手足不仁者自冬徂春始杖而起獻翼於下元尙爲燈宴徧延父黨之客爲世父娛樂討晩答藍輿笑比攢眉叟謂可日臻佳境夫何未涉旬而故病不可治矣是果棄我而逝耶抑神遊仙境蟬蛻而往耶惟我先人綫一甲子世父俯辦天倫友于兼至獻翼前後孝于世父而天奪其志罔極之痛仍集焉夫少而屬于學長而成其名壯而克其家晚而遵其生莽而業其官老而安其養事多可紀卒之日屬邑令萬言策諸君而下有素車白馬千里臨哭者卒于隆慶三年正月三十日生弘治丙辰十一月二十八日春秋七十有四配世母沙氏用柔明儉勤以昌其家沒身相敬不衰男女各三長鳳岐娶陸次鳳儀娶徐皆太學生女適郡學生史臣紀次適長洲縣學生熊爍章孫男二長爲長出曰懋學娶程次爲次出曰懋舉聘周長出孫女四並未有行謹槩記所行事求太史論譔以章沒世哀悼之餘文不次敘謹狀

叔母彭碩人行狀

先考比終喪之四年心哀内疚二伯父天台理
官卒予既揮涕而爲之狀矣越三祀從伯毋靖
州知州湯夫人卒載踰年二伯毋理官配沙夫
人卒再踰月大伯父以壽考終是月也從叔毋
彭碩人亦以病瘍相繼歿歲終將奉堂帷合于
兄原從父兄鳳翎乃命爲之狀嗚呼家門不造
數年之中老成凋謝殆盡矧不踰月功衰素冠
奔哭不寧予忍爲叔毋狀哉碩人先世江右之

清江上族本朝以歸附隸尺籍爲蘇之衛人高
祖諱仲英曾祖諱彥洪王父諱淳由祖而上皆
讀書習禮稱善富甲於吳中考諱善心討屬冶
家人產勤生如先比朱氏旌表孝子之孫女以
勤濟之貲殖益倍從父昉由進士令新會從兄
年徵爲郡學生文子負清流重譽群從科貢蔚
然競起彭遂爲文憲世家矣碩人生而賢淑資
尤明慧事二親能盡色養特善女工剪製之事

自笄而上至於幼孩舉動罔不曲當父毋心由
是益愈重生女愛之甚於男年十三遂作嬪於
從父不屑安矜烟視媚行時從祖與風人墨客
游好神仙方外之術專蓄古今石刻彝鼎罍洗
書畫玩具甚夥家人產亦落碩人嫁時行奩百
兩爛其盈門至餽女之餽幾無隙月碩人年未
及笄處兩姑之間當姻族之多姑叔之衆遂移
其孝于舅姑移其睦於先后尊巳者敬之如子

事父下巳者慈之如妣蓄子敵巳者友之如兄
第無不得志者也又謝去鉛華出資裝佐夫治
養生處分籌畫會計精敏有丈夫所不及者家
遂爲之大振王中饋佐蒸嘗怵惕之義罔有惰
容夫子善病一不問家政壼内事惟碩人是賴
御僮僕使治居第生產皆有條序凡中外吉凶
之禮有疑議者皆質焉舅姑殁嘗痛不獲久養
歲時助祭必躬執爨具中外戚屬有婚喪不能

舉者輒爲給之睦姻仁恤之行甚備靡不各厭
其意於先後間先妣及生母視遇尤厚每過從
必清歡劇談窮日落月不分宵不起坐也歲時
魚菽之祭未嘗不餽貽至登丘墓入園廬多招
尋結伴以爲常値花晨令序間以眺覽爲娛嘗
與里媪鄰母交極生平酬洽之分至存殁委托
之際終始不易有士君子之槩焉予竊評叔父
如閨房之秀叔母有林下風氣彭徵君以爲知
言大都高朗而不傷于柔嚴恪而不害于和通
方而不詭于正中道而寡遂專家政以制乂而
代夫以閑家爲從子慈容嚴嚴門業益起諸凡
錢帛出入之記洰米薪儲積之劑量戚屬慶吊
之往來傭奴衣食之分給處之秩如也倭夷犯
境雖征役百出卒能音應之不爲所困事庶姑
朱氏如事巳姑衣衾膳耳子侍孫携終其身不
衰子踰強仕孫踰弱冠即米鹽之事不敢自專

撫愛弱女嫁送之際有如嫁送碩人者事姑二
十年事良人三十年生子四十踰年其居室奉
養撫字之誠儀于宗戚而內行著焉其明智識
量獨斷之才治於公私而外美彰焉可不謂賢
哉昔嚴憲年十三適于杜氏早歲嫠居卒使子
能顯名女有淑德辛憲英與弟敞論事敞曰吾
不誅于姊幾不獲于義碩人之嫁也如嚴之年
其識量也有辛之義庶幾其近之矣又與昆弟
詰難有道韞之風與從子周旋申杜預之戒與
妯娌歡協嗣鍾琰之禮見兄公叔郎如見女妐
女叔其丈夫女哉夫獲父母心孝行也事姑有
聞婦道也貲殖日起儉德也壼內處分能政也
嫠居戒子大節也保家繼代美功也襟靈蕭曠
雅致也雖一操可稱一藝可紀況具宣閨範有
裨陰訓者哉是宜延于上壽宜齒于貴位然年
始耳順不克至于壽子未至官而大故及焉不

及待其貴嗚呼哀哉碩人歿之前三日子捧檄
自燕京歸猶及拜寧慶將移三釜之樂爲板輿
之行鑿巫藥膳之不濟而碩人已矣衰門多豐
自壬戌逮于茲歲其間冠衣純釆朞月者三而
已矣無乃以是累碩人之壽歟子即鳳翎保慶
府經歷娶朱女二長適王乾次適羅愈春孫男
四人懋賢長洲縣學生懋智懋官懋功孫女三
生於正德三年七月十六日卒於隆慶六年十
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三謹狀

世父陸涼州知州張公行狀

國家用士科貢興而孝廉賢良之舉廢人咸尙
之其有以例拜官者則縉紳之徒弗道焉或曰
科貢者其盡非孝廉賢良之才者耶然則以例
拜官者盡非科貢之才者耶昔漢文帝許民貲
爵司馬相如以貲爲郎文帝之治不以賣爵貶
相如之名不以貲郎賤況州縣長吏名曰親人
其職尤非易易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
號死留聲績無論科貢即孝廉賢良有不易臻
者顧可以例少之哉世父陸涼公諱汴字子京
先人再從兄也曾大父而上有家牒在祖昱少
爲諸生階承事郎父銘封縉雲令妣吳氏封孺
人配湯封如其姑公少有行檢爲邦族所稱長
而好學解屬文尋師於鄉先達彭昉見而異之
授以經業弱冠爲邑諸生再入太學曳長裾飛
名譽與文徵仲蔡九逵王履吉諸君子友善又
宗徐昌國爲詩同產兄弟五人多任俠公與季
以儒術起大人服賈燕中公操其贏而已不有
私財先所藏圖書甚夥悉讓于季大人色喜扁
同心堂以自慰焉正德末年謁選銓曹除光祿
監事掌醞署先是解酒者苦繁其役至公徵米
製造酒人便之值世宗大婚選能幹職員供事
公與選奉職允當賚錫幣儀進階脩職佐郎時

人榮之嘉靖七年擢知縉雲言者曰光禄丞也
弍而內吏也縉雲令也長而外吏也丞與令內
與外弗相諳也選曹曰令者養民者也丞嘗脩
膳致養于上矣其不知養民矣乎縉雲何以養
也地當兩浙水陸之衝邑弊而職繁公下車首
問孤弱不自存者乃勸農桑均賦役竭心綏撫
使逋亡歸復戶口增加邑逼山激水連年泛溢
爲涉者病公審其地勢令水工累石築隄旋爲
橋梁自是無復水患大姓應朝璧等舊豪縱前
后有司不敢繩以法公白監司曰奸頑不禁如
良民何遂深竟黨與縣人戰慄皆稱神明縣故
有告訐贖人之金並歸私帑公令納穀貯倉三
年積之數千石適稼穡多艱乃開倉廩給貧民
不煩官費而賴以全活者甚衆每至編冊必宿
公廨奸吏蹋蹐無所容詐其寃嫌久訟歷政所
不斷者立斷之莫不曲盡情詐各壓人意俸禄
之餘咸供公用并給貧士由是諸司薦剡稱之
不容口逮考滿入覲士民攀留幾不得前大中
丞直指使上疏爲民復借二年事具編脩程文
德去思碑司丞應典留舄亭記以董前世李陽
冰時冢宰張公孚敬條天下牧守課績公爲理
行第一檄示吏部堂以勵衆因勞之曰天下縣
令固多矣君能獨異于衆良足美也若不殊擢
何以爲勸擬尚書郎公遜謝曰以例拜官而與
科製士叨六曹是濫也竟不就乃謫移光禄署
正揚大卿特器異之待以僚寀之禮遇恩始獲
逮親越五祀出守靖州丁父艱去職服闋補漢
州其治不減縉雲守漢之明年忤丘中丞養浩
古卑辭諭政公謂所知曰州之設吏以利民也
吾豈以民力利吾官乎苟守吾官即論輸左校
何減增秩賜金也赴選曹值順天丙午鄉貢公
爲對讀官尋補陸凉陸凉古滇南地州帶山谷

俗厖蠻夷民不知禮則公親自飭厲爲設四誡
仍延通經自樹者宣示之彬彬有化蜀之風土
官資轍據州爲雄伯所至流官往往奴辱之動
徹馭於繩墨雖有胷臆約結不得施公造其部
落慰諭示以禍福始知攝服又阮江賊奴鑑素
持兩端叛弑憲臣公傳檄資徹以金湯爲計中
外協力相保頼以無虞又資與羅雄州土官海
潮者世仇也嘗執仇殺人操兵相攻連稔不息
民憝然若焦公謂之曰酋長無狀相犯咎在長
吏不能訓導且時有叛將而無叛州令願一蠲
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奸狀者不
得復有所容矣爲之王和卒不敢相侵二州安
堵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爲守者苟其心思
遷其秩而已何能朝拜而朝理夕受而夕法乎
夫兩越日月之側三泝州縣之間思立徽節內
外匪懈政得以專達位逮于伐米兢能其官者

三十餘年不爲不遇矣即科貢之士稱嘉吏著
循風者無以過之顧能以例少哉昔趙廣漢尹
翁歸張敞王尊皆起于獄吏書佐故稱明牧惟
漢爲盛明興不限科制俾公得與廣漢翁歸諸
君子相埒後之覓佳吏者安知不以貲郎爲重
乎在官之夕嘗夢飲三江之水醒曰季鷹蓴鱸
之思今在我矣竟不待年無疾請告至于再三
方遂所請至家日與昆弟友生逍遙池館以自
適出則角巾布衣匿景藏采鄉里見者不知其
州刺史也余嘗客都門遇括蒼之客且曰吾鄉
長宿傳說邑中廨宇學舍隄橋並是公之遺跡
賞嘆良久凡公所治治人有守倅吾土者往往
拜奠祠房陳說遺愛公之長子公材嘗從公于
官具知其事爲于道之如是此其吏道也公性
謙和與人無貴賤待之若一與群從子弟言若
賓客然家故饒勑歷宦途一不克問家人產乃

稍落然亦不失中人至與客言必曰日晏歡敍儋石無儲苟餘錐刀有如白水其嗜慕清素性蓋然耶逮殁之日猶從容口占可謂考終矣受見遠之知而銅盤竹林風流盡矣嗚呼痛哉公春秋七十有二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十七日生嘉靖三十七年閏七月二十三日終隆慶六年正月三日葬葬於五峰山博士塢之新阡元配合焉子四女成燦長即公材太學生娶陳女嫁顧侊湯出次公榮娶王繼劉次公懋娶盛次公集少女適劉認湯任尹側出孫男四文炳娶蔣文理娶徐文奇癸酉貢士娶周繼陳孫女嫁崖生計元又熊文爗公材出文熣公懋出曾孫男二維垣維城葬必有銘以狀爲先粗述家風告于太史氏

墓文

先嫂李碩人墓志銘

獻翼丁年不造歲壬戌丙寅之春相繼失怙恃丘嫂李碩人亦後先考先妣捐閤五年之中三遭閔凶予兄鳳翼率二弟煢煢馳丘隴間惟考妣窀穸事是亟因舉丘嫂柩厝于墓廬暇則擇地而藏焉大事畢之明年爲隆慶改元乃購隙地于吳山下卜葬以嘉平節之初四日二弟謀于兄曰吾父道母德所以不隨世磨滅者賴金字銀書以傳矣吾嫂逮事舅姑相夫子撫小姑叔郎字子姓恪居婦職宗姻有聲者垂二十年非兄莫志也予兄喟焉相讓曰吾逆旅夢炊臼中意不自得雖恩義不疑終以噭噭者爲不通于命蓋惟妻子可以行志之謂矣矧汝嫂没之日予與幼弟上計春官喪中之役吾弟克任之既令死者不至無主今欲使葬者不至無聞皆吾弟事也予復何言哉予復何言哉先是吳中之稱上醫而兼以儒行顯者必首李氏李氏

之以議論風節冠于先朝者必首貞伯先生官至太僕少卿奕代以醫師世其家業而文彩書法甦然一時者復首亨之碩卿二先生云亨之諱泰貞伯猶子碩卿父也碩卿諱果碩人父也官止太醫院御醫毋王夫人夫人從夫宦仕以故碩人生長京邸先人亦携家服估久之與碩卿先生昵好習知碩人淑性遂聘爲大婦時獻翼方產時時乳王夫人乳子女互育家無間然

用是二姓之親粲而不殊在毋黨則誼猶娣姒不知其姻家也在兒曹則睦若同生不知其嫂叔也李有緩急先人竭力佐之碩卿先生謂先人云昔人姻俊潘楊交多管鮑兼之者惟吾與君耳吾愛女憐之與得一快壻君之子豈凡子耶居無何先人既倦游歸碩卿先生尋以秩鞎去職王夫人又病卒逮先生服闋將治行也家大人傷碩人失恃不欲更令侍父于遠乃先期

娶之待年於閨闈者五年而始婚于歸之年年纔二十七有若成人夜寢去舅姑之所僅半武未聞一謦欬也近習莫見其惰替先君子常嘖嘖稱說之謂娶婦當如李氏女他日娶中婦少婦得如大婦足矣先妣葉仁慈一世所罕有于子婦中特鍾情愛之間因視疾遇免身調攝不知劬勦有類婦之事舅姑者于所生毋許才淑過人先妣專委以家政因教碩人以居室之行碩

人視色知教人以爲不忝二姑焉碩人性本端毅而能奉舅姑以和相夫子以禮居尊卑間靡不各厭其意即獻罍齧卯時頮櫛衣線多需碩人而後辦躬親周旋而無忌色處先後娣之若姊愛之若妹終其身無片言微忤男女教養如一常以正顏色正詞氣誨之御臧獲使治居第皆有條理施于傭保乳毋之類皆嚴而有恩多遣之不忍去者家大人咸稱其明達喜得一佳

婦其爲女時爲婦時爲毋時淑行有如此者男二人女四人而已出者男女各二皆不育其長適吳邑諸生周長康次許沙塗錫者皆非碩人出也居常怏怏以絕後爲意而又痛先人之喪憂先妣之疾奉禮未周以艱疾委頓竟卒于乙丑之正月初九日遡其生于嘉靖丁亥之正月二十二日享年僅三十有九予兄方北遊未返得以無內顧憂者賴令妻以奉壽毋而俄成長別嗚呼傷哉碩人閫德如此不永其年復夭其嗣長志屈于短日九原大夜若埋吾一枝獻曩所以抱馬援之情而感唐文之議服也先諱皆詳于家乘故僅紀其卒葬而銘其懿行云銘曰

鬱鬱山隈脩脩湖濱伊誰之墓賢哉碩人厥聲維舊厥兆維新未弃有行待年作嬪不出一室靜然冬春姒稱婦師啇屬名臣慈容嚴嚴婦言恂恂爲婦如女事姑若親性以柔克家由義振侍疾如醫乃荷析薪周旋圓方乃耶岊賓孝吾家嚴敬吾天倫采蘩結褵踰時涉旬內善姑嫜外厚族姻二門籍甚四教式臻史知大義事播遺塵心長運短生胡不辰北風戒寒蕭蕭晨泉原埋骨松檟棲神仰德于斯瞻覽靡因兄有息男单獨殞身分雖義感天屬情均挺生吾兄吾家克昌進于禮司奮藻含章居爲伉儷別成參商與延親枝猶予發祥尺毋之祀孰云不長吳山峩峩湖水湯湯水遠山高碩人之藏

明故處士朱德潤先生墓志銘 幷序

有明處士朱先生德潤代有隱操好學世其家留心經籍闡究學義境踰立年業巳行爲人表經任人師矣先生奉先人清業雖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猶有不給者乃開受學之室生徒成行上以爲時養器下不失八口計焉居無何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蓬茨野席師容嚴嚴使諷

誦之音盈于堂室矣客有知先生者謂先生才
性足以射策干時登上第去家食胡落落甘爲
童子師也先生輾然對客曰君薄童子師耶昔
西河東郭並以邁往之韻不取世資其爲一先
生之言者如四遠傳業於李善學者接跡於陽
城廬起於表滋市成於張楷將待我而具五矣
此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且一
章一句微言具而大義存焉今坐令弟子北面

執經代手板顧不勝耶由是輟干祿之學兼修
養生之道於經脉藥石之藝靡不討論鱣席方
書輝映門館藥苗書帶紛雜階庭間賣藥於市
市人以上醫目之區區養性經桐君錄不足以
槩先生儒術也東吳士人有識者則稱爲隱君
子云獻翼執綺之歲學一先生之言家大人雅
高先生名非先生莫可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者
遂得與束修之流績然爲生造鄰親受者三易

寒秋焉獻翼少猶不敏先生善解田何之易恂
恂鼻嚚誨誘無倦晨昏寒暑同累祀于一朝佔
僤訊言竭兩端於多術不施戟級無敢惰僭一
十時一丁六甲由先生而通若重昏之見曾奭
十三時抱策專經由先生而具若昧旦之覩初
闕鑄有日用之功津梁多素絲之益矣先生
曾王于世父天台理官再主于三從兄太學君
凡十餘年爭相致之終始無間夫先生儒行萬
不試而一出觀于一氏誨于一生可槩見矣
年踰七十以壽考終知之者稀晦而不耀焉雁
不至殁于空山堂内有篇簡巾褐杭履遺掛藥
笥而已堂有接賓之位哀孫受學之室過此以
往無以送終與形則亡清風猶在士無表墓之
文誰執其咎先生之子雅知獻翼爲先生門下
士嘗囑以不朽計因祈爲之志于感第維張藉
叨右文之知師維朱晋有成摸之誼乃以心喪

居經之禮系其門閥而銘其卒葬云系曰先
布衣之雄代德安貞延耀于後者曰朱堯民先
生堯民生茂由國子簿爲萬安令茂生嶔嶔生
鏞鏞生澤字德潤毋莊氏配張世居蔣門之濱
生弘治三年卒嘉靖四十五年享年七十有五
子胤賢娶袁女成燦長適王育賢次郡學生蔣
學禮次湯秉中孫男本立本固葬於長洲縣匠
門塘祖塋之傍卒之一年然後卒先人之志銘
曰
游兆攝提格少微星失徒維執徐乃營宅窆月
在嘉平乃練時日幽礎是銘永無媿色

張毋曹少君墓志銘

由拳檇李之間有世其農業者曰曹氏家傍清
溪之側溪之居人以曹溪名乃知曹非單門云
正德末年嘉靖改元之際東吳有寇盜所至村
市爲墟曹又多宗[illegible]私貸負累債家
益落至所生女貧不能自育育于外家外王父
嘗爲泉州倅因其窘急遂撫爲已女居無何父
若毋相繼下世未及年已執箕帚於吾宗矣少
君爲女時坎壈有如此者故家風逸墜雖父名
其姓亦不克究知而闕其文吾家世父之上少
君也適世毋陸太君久而無子有碩人之嗟待
年于中閨能薄飲食節衣服與臧獲同苦樂及
笄納爲副室陸太君者婦容嚴嚴少君之事太
君也事事當太君意惟其心世父見少君事事
當太君意也於是悉米鹽之事委少君少君即
又事事當世父意惟其心於是世父優游日圖
史酒食與學士遊及有子女少君視諸媵子女
無殊已子女於是又盡當諸媵意惟其心逮世
父奄世者幾二十年少君事嫡猶事夫者不衰
罔不敬也然罔不勤也少君所生子好任俠數
逼剝輕少年著於心本所得亦隨手盡[illegible]

人豪而反受制窘辱圜狴閒至不禮於輩流未
之匡敀也少君念之不御敀之而産亦落矣少
君乃芻豢蔬糲文錦布緼輪奐蓬茨不以爲懟
有孫男一女三日課書教以居室之行爲事竟
以河魚之疾終焉將殁之日嘗曰吾生六十有
三年爲張氏執箕帚幾五十年謹飭不怠以至
此醫巫藥膳之不具命也所生子禮屈於厭降
心哀内疚乃卜庚午四月二十二日藏之泣持
狀來請獻翼爲志以耀于幽以表于家獻翼視
少君所生子同高祖弟也義弗得銘辭矣銘曰
弘治壬戌四月初八日景曰朱明少君之生嘉
靖甲子五月二十九之晷少君之死夫諱曰潮
族姫維胄子名國棟扶柩躃踴祔葬於故山博
士塢之新阡二魂是安

下殤五女墓塼銘

下殤五女生長於長洲縣之千將里死於隆慶
六年之九月一日凡七歲妾出贅男女各一男
曰牛及朞夭感念亡兒若在初没毋亦相繼化
去葬吳山下五女後妾毋四年而又夭因祔焉
魂氣無不之也昔陳思有金瓠之傷白傅有金
鑾子之哭謂二氏兒女情多今我呼天之痛顧
有加焉吾女幼而氣秉三齡知讓五齡知戒六
歲禮若成人教之唐音數章對客能誦之中表
兄弟在傍不易衣履以吾家尊長之多自能言
未嘗誤舉其諱雖泥車土馬風箏假面諸游弄
之具未嘗與其類爭奪上逮下發自生知無不
曲當人意者予往返留都必叩首於庭疾則跽
而問七歲巧惠尤異人覩之甚駭尊親間常越
席而提其耳曰不意家駒復生此寶無何骨髓
之疾實鍾於身毋對食輒復大啼人問曰食不
足耶荅曰氣不足見食不御是以啼耳自春徂
秋日益消憊吾兄鞠愛過於所生視醫藥調飲

食不廢旦夕至禱鬼神問卜筮者神竭事罄竟
爾轉劇尙慮積憂傷於尊懷猶持形立氣紿以
少間臨終綿惙前三日猶謂㜷傅曰大毋生日
在即吾病不能拜然不可無拜也若扶我拜前
二日謂伯父曾惠我巧我顧我復我我今不幸
去他生還來爲伯父子至㜷媪皆囑令善遇之
且曰我今不起佛我依也頌佛不止前一夕顧
謂吾曰我累伯父已疲抱我還父所而去竟如
其志及没而目不瞑酸感傷人嗚呼痛哉衆門
多壘上天無祜祝予之嘆何能已已猶以不慈
之言志其酷焉

銘曰天爾年惠爾質雖曰非男亦云克嶷生德
無類奪於短日臨終之言恨然可述追思不足
銘彼幽石

陸苻卿誄 并序

惟萬曆元年秋九月初二日明故尙寶少卿長
洲陸公卒嗚呼哀哉夫奉親就養則希曾閔之
行華國藻身則尙賈董之術狗祿入官則重質
威之清省躬約已則多丹冉之操有一于此炳
若丹青是以孝義儒林良吏隱逸殊轍異門紛
綸紀述綴辭之士未有能或遺者也孰有冠彼
四美獨在一身如我陸公子傳者哉公姿性端
雅味道清真志操足以厲俗學古足以信今不
以家食世務營心惟以節儉清修爲暢少失所
怙事太夫人以孝謹聞及執喪毀疾之重因心
而至殆所謂體至性以馳芬蔫友于而宣範者
矣嘉靖中葉公方盛年追悟毛子捧檄之懷遠
惟田生致親之議以麟經通籍鴒行侍從宰司
目爲賈董之流搢紳推爲元凱之亞列官儀部
入掌綸音光生于朝皆望風宗仰無何不樂吏
道謝病歸田遂乃養志衡門耽玩典籍以染翰
自娛又善草隸之藝性樂酒德賓至輒醉歲時

給魚菽之祭糧粒供朝夕之需雖室如懸磬家
徒壁立未嘗不晏如也繩墨矩矱一無隕墜進
退容止非禮不行吳趨之閒爭尚風軌矣逮隆
慶改元旌録舊德于旌及于有道之門蒲帛賁
于丘園之士公一爲强起焉增秩南省奉使洛
陽賂遺甚多一無所受非好廉克已能使家人
忘貧者歟人方以公輔期之竟以末疾乞還從
好床頭初醞以松竹爲心庭際閒花與白雲俱

絜于感王蔡之知蔦禽尚之契雖賓客稍落未
嘗不拂席相待餘館以延談忽之頃便成今古
春秋六十有六嗚呼哀哉公當代儒宗彝倫準
的千里一士百代偉人行則曾參閔子才則賈
傳董生清則胡質胡威操則井丹范冉也人之
云亡梁木摧矣瞻望山頹將安仰矣今欲招邀
名勝對秋月臨春風入稽林栽謝草其可得乎
據向栩之板床登管寧之木榻悲其餘風泣其

名跡孝方之續文似乎雲介類于贄隱比於績
是四君子合而爲一人也所可懷者徐生之絮
慚死友者巨卿之車念德音之猶存亦賴之於
述述乃作誄焉其辭曰猗歟上卿學府鉅公衣
冠巢許望重夔隆顯考斐遜無禄早終名器雖
光勲業未融伊昔不造遘此閔凶嗟彼聖善式
勖婦功四教罔忒彤史追蹤蔦生令子振揚休
風弱冠味道負笈在躬親既丞友亦雝雝委

身北闕策名南宮奮躍淵塗輝映詞鋒並驅揚
馬接跡班龍入侍禁闥出光厥宗以志爲養禄
實未豐敦睦閨庭淳深孝敬義緯仁經金聲玉
振博而不繁和而能峻爲士作程悉本慈訓言
厭承明謝病山丘秉德而處虛巳以遊蕭然伏吳
市鴻逸長洲秀氣茂姿高格遼猷何道弗洽何
藝不游方公壯日及于高年倒屣逢迎酒德留
連肖盤書懇接衽對筵廣召名勝靡間晦弦尺

牘必珎賞鑒罔愆片善小才特用相憐孤標絶
侶日月重新公兮既招皇輿乃徵𠭊歴兩都勵
翼允升志隆銜館跡屈朱門恪居官次四牡再
輿八元斯九德之休明乃眷五湖榮名脫屣昔
也夔龍今也園綺公將愒陰兮非茂齒嚋日之
遊于茲二紀乃寢乃疾行鮮居鄙痛矣夫子與
世長捐天不憖遺不享大年同塗異世新悲舊
歡哀此大賢曷彼明德氣貫秋霜義掩白日宜
享遐齡長保天秩纔踰耳順奄有斯疾秋雲晝
昏金風淒急豈忘再弁念我良執殯不蔔器斂
以時蘘孤嗣在疚名公之息想見其人瞻戀何
及嗚呼哀哉

寓目松楸辭 有序

泰和龍大夫姑胥之李也大夫有至性不忘其
先盛年舉鄉里登春官啣命之郡將奉板輿躬
調膳而欲養無日松楸之悲寓目興焉雖樹非
其壞而行則與俱止則相對未嘗一日去任爲二
途判出入于異門也此不必霜露之感存處之
思而恨然泫然形于作吏與過制而不除喪廬
于庭矯于墓者何如哉大夫平反多暇延禮秀
民嘗濫及于且曰子當書我明發之懷存我顧
復之志非吾子之望將誰望焉乃授簡而爲之
辭

公之來兮南陌鳴珂辭舊里兮故山之阿思循
陔兮日遠望陟岵兮嵯峨捐薜荔兮謝女蘿散
玉葉兮分金柯丘墟榛曠兮焚芰裂荷培塿荒
蕪兮槐棘爲羅邦之李兮平反既多威之驗兮
俗化且和仁風扇兮狴犴謂何俾我土兮無冤
換讙譊兮謳歌指孤雲兮寄款向親舍兮經過
吳水不返兮沿泛鶩波吳山企踵兮馬鬣蓬科
身去國兮念桑梓士在門兮廢蓼莪臨高臺兮
姑蘇矚茂苑兮長洲天蒼蒼兮平楚心邑邑兮

松楸拱木林衡兮神往形留四郊白楊兮芳樹先秋奉先追孝兮棗芰羞露往霜來兮日月其流族茂幽阜兮宗生高岡九府論材兮椅桐橡樟挺奇振馥兮文欀楨橿隆冬不凋兮揚蕤耀芒垂蔭萬畝兮擢本千常同竹箭兮是貢嗟荃蕙兮不芳桂林一枝兮感慨遺塵雖則異域兮霜露所均脩途尋遠兮我獨何人

勑封張安人墓碣

隆慶三年八月十九日湖廣布政司參議狄公嬪封安人張氏卒越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葬於華山之陽既葬其子鄉貢進士同烇謀立石以揭於墓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五品爲碣高四尺按安人參議嬪也降而從碣之制其世系生卒婚嗣則參議與林少宰馬內翰紀於大墓安人者句曲人曾大父曰紳山東布政司參議考相比陳安人爲長女有才淑愛之甚於男張與歷陽之狄埒望狄委禽焉以歸大宗之室述事舅姑姑爲夫人者嚴人也而夫人乃謙約孝敬沉慧事事當姑意懽其心舅姑見安人克婦道也顧喜語所親曰媳婦賢而善事我必興吾家安人退而私又喜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嚴嚴慈容在桃夭小星常杖之七章矣於是參議公優游日書史酒食與學士游其相夫也又罔不敬也然罔

不勤也姑先沒所遺二叔郎皆幼方悲號莫知爲計安人曰嘻此吾事也亟撫視之恩意甚篤及長力佐其室家不衰忘其母之殁也後姑楊事之如舅皆安其養事宜狄之道夫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相厥夫子成其子之令名而不失其貞則誠賢矣矧撫叔郎如母事後姑如嫡不益難乎伏波以制服爲義之推以後娶名篇良有以哉予未弱冠時與

叅議公有中郎仲宣之誼無[illegible]孑爲難紀
交即安人壺行不聞見叅議[illegible]人倫風采
安人相成之功彰彰矣故爲稍隱括事畧措之
幽陰

祭文

外從祖葉贈君祭文

瀰彼吳江江流甚長泛彼汾湖湖波混茫民毋
㴱慈情鍾渭陽世居東裔家寵煌煌至曾大父
通籍　帝鄉月卿尚璽久郎諫章晩生從祖奕
葉並昌韻宇渟深至性易良撝挹無忤敦穆不
忘簡禮遺累逍遙徜徉春雲等潤秋月齊光風
比陶韋人如羲黃亐裘旣克父薪日彰爰有貽
厥乃多義方手談坐隱細杯深觴遙然曖然自
埋自藏盧敖之杖計然之航敎敦不肅德務慈
祥曰子曰孫如金如璋擢髮青漢崢嶸翱翔國
器英英門業穰穰名都振翮華省含香祿養烏
情娛親雁行七十者稀旣壽而康滅影北闕匿
跡南墻鴻婦萊妻伉儷頡頏素侯堪貴禔福未
央生平寡疾胡遂膏肓不登上壽溘爾永喪酒
德在座碁聲在堂嶮屹何依徜徉何望繐帷冥
漠脯糒誰嘗比物蘭孫夜萋嚴霜惟中外孫等
㳽同傷伊予甥氏爲予慨慷宅成匪甯文歸則
張隆孝甫展大人云亡念予民毋素車黃腸戚
容忍哀奠饋椒漿

祭沈憲副文

有明憲副沈先生千載人也顏齡舊齒引予爲
小友把臂入林之日觀者目爲爾汝交焉隆慶
疆梧單閼之歲先生歸于玄室予慨前輩風流
一時都盡翹首名德屈指何存嗟悼不足繼之
以泣嗚呼白首如新朱門相笑上下千載問惟
伯喈倒屣于仲宣阮公輸心於阿戎楊郎折節
乎君平張純抗聲於驃騎爲屈年耳故西州有

感知傷逝之嘆乎獨何人能忘情於光慰哉乃抆淚酌醴而進之几筵因述生平一二以代屈氏侑神辭使祝人歌之

溯吳江之慶澤兮鍾名嶽之崢嶸產至賢於德門兮昭人譽於夙齡嘆禮樂之皆東兮寧獨俊於一黌何通儒之多伎兮擬太歲於星精蒙昌運於中葉兮上討籍于帝廷剖符竹於山郡兮重南面於百城標風流以為政兮曰會稽之蘭亭再持憲於外臺兮播於越以嘉聲奏古樂以朱絃兮試利劍以青萍倏意盡以投冠兮返初服於客星永結心於瑤草兮長卷志于簪纓覽方輿於指掌兮選形勝於前楹赴遠公之蓮社兮締湖海之鷗盟畢向平之婚嫁兮適陶令之閒情覩雞群之野鶴兮寓木石之枯形出烟霞于口吻兮具山水於性靈挺音鋒於孤嶠兮騁難泉於滄溟凌意氣於碧漢兮薄高义於青旻富詩律以千首兮羨八义而遂成何身老而才壯兮乃齒夙而意新信名德之冠座兮實江左之荖英安娛親之令子兮愛似舅之賢甥紹雕龍之世業兮嗣逸響於家庭方石氏之孝友兮揚謝家之芳馨歸角巾於故里兮惟客館之是營期難老以嶽崇兮胡山頹而厦傾效招魂而心折兮感遺挂而涕零傷龍蛇之歲至兮悲狐兎之意盈埋天骨於仙臺兮等蟬蛻於蓬瀛身雖死而不亡兮榮鄉耋之令名對酸風與苦月兮陳乾飯而絮醴過始寧之別墅兮叙忘年于平生

祭二伯父台州李官文

遡我姓於豪州兮家牒墜而不傳揚鼻祖之貽厥兮著宦跡于吳天避紅紛於白門兮寄一枝於東南當平江之再徙兮何宗門之嬋嫣藉世德之休明兮揚清芬於後先維我祖之既穀兮

啓父行之皆賢或儒行而服賈兮或調膳而承顏敦詩書于藝林兮騁褏馬於幽燕光門業於出守兮榮貤封於華簪至世父而益茂兮振家聲於比肩仁内兆於免懷兮禮外灼於既冠少脩詞以藻德兮長導志而成篇遊一黌以稱俊兮貢賓興於五年越累祀而不舉兮托卑棲于庀楚遠賓階以耽寂兮賁獨鶴于中園美堂構之式隆兮躋家政于弗忝能以質而勝文兮行

復過乎人言事不事而縣解兮爲不爲而理玄哲息心于世網兮將遠悟於真筌學導引於籛鏗兮求儕輩於偓佺隱丹砂於姹女兮閟紫車於列仙頃投袂而試吏兮就單車以之官幷戚屬而不將兮人與馬而成三悦天台之黎庶兮頌不寃于平反乘簿牒之多暇兮探奇跡於仙源超特態而祿隱兮副學仙之脉綠不同壓於流俗兮必自異於郡游荷笥慄之不行兮遂拂

衣而莫攀思全高以擅獨兮絶係舊之交筵念百城之故老兮咸截鐙而留鞭蹈高躅於通波兮締清賞於故山同阮巷之翠竹兮披謝庭之叢蘭引連枝于條幹兮合分流于一源詠三尺以嗣牧兮賦六分以宗韓曰吾家之名駒兮如廿胡與阿咸侍几杖以酬暢兮復過庭而盤桓苦纏痾於頹齡兮睬支體之不關忽尸解于牖下兮視屬纊於榻前得道隔于兩塵兮事方定

于蓋棺遺清白于後昆兮從先人於九原保嘉名於不死兮慎終始而言旋在客愛而尤酷兮列子姓之末班重有感于蓼莪兮類風木之潸然多見遠之英鑒兮作白眉以相看祗自陳其悲咽兮匪欺文於几筵

祭曾母章太夫人文

伏惟靈資芳徽神錫難老率巳師心四教天造恭順弗惰明烈永保既備婦儀亦踐母道内璵

冰清外新斧藻彩則登首蓋維琦草朗節獨高
寵光孤孫致養有榮華翟仍袞班衣紫衣以娛
壽考壽考伊何竟揚德風夫子高潔黃綺愚公
萊婦鴻妻令德與同遺俗榮准借隱區中溫溫
良人克生賢子物表亭亭霞間衆衆名通仙籍
望超群士一爲廷評平反式喜再歷名藩遠圖
遐軌滑甘實豐板輿遙指孝在迎親人羨其美
祿養旣申簪組脫屣移家南山晦跡西市年載
垂帷戶庭如水辟書方來堅卧未起客愛羊何
音傳正始隱不違親躬調食旨奉養宜鑾將致
其勤竟罹禍謫忽爾漂淪福兼考終孝行獲陳
孤復煢煢謂天不仁夙志斯阻微衷莫申毀將
滅性病骨荐臻昔也高堂今茲玄室嗟嗟侃毋
哀哀子客跽奠椒漿聊展疇昔

祭海防張郡公文

粤維張公性韻方質挺生關西少樹嘉則津躍
二龍門施三戟詞情慷慨天才英特風檢滄峻
厲有標格克振門業早通貢籍再踐禮闈四遊
上國丹霄長便徒勞爲職一請並名徵飈暫拂
思懷所逼不翅儒域玉壺氷清朱絲繩直芳馨
自成清白如游展驥海壖兵衛閑鎖軍假司馬
一韓復出鯨翦非威魚大由德開府殊勳入幕
奇畫頷被丹經謠響玉律伏波倅郡咸有餘力
王化同流民隱勤恤自可丹青豈緣簿責位望
將隆徘徊恩澤朝戢旌麾幕理文墨遠揚家宗
并傳世績枉跡儒生拔爲上客景換星闌改容
異席爽朗不群雅有賞識好士憐才致可傳述
久矣懷知倏爾陳疾殤醫膏肓鸞神駿魄曾不
愁留齋志隱没幕謝芙蓉營凋柳色夜臺悲風
朝霜殘日庭有佳兒齋無長物言與泗俱哀則
孺泣廣柳爲車薤露成什身雖可忌道不可息
別館開顏窮泉歸骨豈期幽冥嗟逝南北尋酒

總惟傷惋何極嗚呼哀哉

祭郡三守招公文

賢哉明府天韻爽塏桂林一枝光生南海相貴球琳獨芳蘭蓓璞玉渾金神復淸灑少專毛氏聞無不解豈惟入第兼致詞彩七經教授百里出宰藹藹循良亭亭模楷吏道儒風一日千載壯心欲建秋髮將改拂衣未遂佐治爲勞從容山水大隱爲高曾何坦蕩遊乃逍遙齋惟獨鶴座有二豪王祥再得君孝莫超方外爲政林際投交衡門道駕黃菊霜螯士多向風碑還紀德持板入拜州郡之職義可丹青詞堪金石雅論獨陳深衷兩激跋涉不遐聘睞頓失亟問亟傳音容淪没天意風飄路人雨泣彩舟捐館紅亭易簀泉路東吳夜臺異域月墜中河峰摧半陟丹旐飛飛寒颸策策素幔单車楓林梅驛庾嶺遙山嘉晨短日逝水同流孤魂久客忝佐哭辭

惠好疇昔歲值龍蛇身去神識令子標望時賢世德沉沉官舍哀哀堊室空有斷雲淚可驚骨孝致孤兎慘動松栢扶櫬天涯歸形泛宅生死深情岐路引紼嗚呼哀哉

祭傅上文先生文

歲癸酉之上春國子先生文長公捐館舍踰兎魄三晦公之長子煢然奉靈輀自直北抵江東次則寢苫枕塊於江滸及旬而並扶櫬以歸歸之先塋而卜葬焉門下士張某居經泗泣者有日矣至之日乃始克以斗酒炙鷄爲文而告之曰嗚呼公之襟靈坦蕩不設城府則爲春月秋雲公之風流標奇敷文染翰則爲練裙棐几公之高步承明抗禮黃閣則爲大隱陸沉聾其聰不足以害吾明簡其禮不足以害吾廣不刓精竭慮不足以害吾技令遊公之門者如脫鱗介生羽翮大海之內雅巳能言之矣奚俟不佞哉

其舞象之歲從先太史遊寶王父行遂忘年降
德公家兄弟復與先子友善稱葭莩托縞紵以
是接塵而遊牋筒相屬積爲義府噫亦奇矣逮
予爲太學遊士公掌鼓篋榎楚之政令分其人
而教育之予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公又目爲
儒先引爲國士慰我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
無何公再入北雍予未能遠騁高厲感知莫酬
而傷逝之情至矣人嗟散絶予泣山頹嗚呼痛
哉公捐館舍之日適遂秖駕之請猶謂所知將
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于虎丘石湖之間逍遙
卒歲言未畢而公不可作矣夫世其家業不隕
者古猶今也公文其內而質其外薄其祿而厚
其名父子則談遷文史兄弟則機雲邁俗頹然
怡然白首無間令子文孫繼武而起士大夫掉
鞅於文囿者咸不得攀而倫之至今終之際猶
有父風不溥于當世而可榮于后世公亦可以
無憾矣吾哭吾私以識德公而思以爲報者爾
嗚呼哀哉

祭章道華憲副文

舉舉章公風岸孤特採異晉名茂姿高格節槩
少雙履行寡匹居尙幽玄理析堅白自公登朝
中外更歷廷評一官漢法三尺象郡楚鄉懸旌
掛席岳牧名滯吏道儒術進匪由兢居仍坐直
流堪標望動言時則欽貧卧痾累月窮日不諧
於今與古同歎不展於外適爾中積以志爲養
匪豐祿實萱不忘憂抱痾侍疾賈誼何怨王廙
何得荒徑空堂道孤命屈性行思全如晦不易
留連縞紵婉戀詞客摛藻霞鮮垂紳岳立風雅
凌遲假手才筆驪濤涌雲以豁憤激名父爲儒
家駒善易予也陋生敝刺何適知者幾人所鍾
艱棘獨則交知賤躬陪迹有輿必陳無言不入
薜荔同披山樊共息氣誼比鄰情體如一歲月

睽違俄成今昔琴書乃捐長路未極官止再命
年僅五十壽未極老位不逮德才天其身名折
其職湖山縱靈烟霞改色予遊學省在籠未釋
懷公之淚寒宵自滴林下爐頭興嘆增欷悲緒
結風愁雲翳日素車南還扶櫬灑泣酌酒不持
薦肴不食何以棲神為金為錫哀哉大賢不享
大年清歡永絶設祭柩前繐帳斯在孤懷泫然
啣哀寄辭暫遏徒御范子之車徐生之絮死而

不忘維公自著嗚呼哀哉

祭外舅朱醇之先生文

士美吳趨良士乃出世服大僚代傳休績乃祖
乃曾高軌華秩或以丹青或以文筆尚書清風
與古同極美必光昭紛綸篆刻伊外王父玄袞
赤舄親維甯家成此相宅考以倈聞子起儒術
行稱其辭承恭奕奕厥翔千仞龍游四澤服義
冠仁千櫓篇籍析理致病研書成僻晝咨宵計
期正文律仲舒之帷伯起之席爰躍於初譽動
京邑詞河迅驅學刃攢植難泉鋒起疑關氷釋
信必由中貌匪外飾群倫月旦咸推第一朴其
身躬儉衣俏食篤於族姻雅善良執群從以模
仁姑以爰矩步規行不設畛域宛有儒風洗然
自得祖烈斯崇孫謀靡失史館經闈蔚為表率
聽聞嘉言瞻仰懿則伊予小子専經是式座無
空晨語不虛夕維舅維師乃家乃室玉潤方慙
承顏造膝弥弛不羈曰豈凡質宜慶于延用昭
世德把袂花京聚首萍迹徒御凄然嶇嶔理策
再經浹旬遽爾乖隔居鄙行鮮身窮道逸傺幽
告終臨凶若吉阽危之言琅琅可述殯非崗器
歛乃時襲東牀在今西州自昔吾哭吾私棨郄
重息玄首未華薦剡安及季次原生岩阿志畢
未位不沾識者稱屈前思未弭後感仍集又降
在三身顧斯百價翔千金惟餘駿骨秋雲晝昏

草樹無色二男三女太半隕卒長女弱男煢然
孤特謂天不惠撫悼增恤感巢荷薪猶生之日
既尉椒漿復謳毛脯來耶否耶音容如即

汪夫人哀辭并序

隆慶辛未之歲長洲邑大夫張公繼室汪夫人
捐閤邑軫喪淑之傷家擬賢庇之怨嗚呼哀哉
歲維乙丑子大夫以明經擢第試宰丹陽不三
月而政成徧千室以致頌居無何家艱乞還服

闋再令長洲事上也當官正色馭下也忠信以
寬兩驅陽鱎之魚再馴桑陌之雉琴清人閒千
陌大化崩崩爲名公偉人夫人實有內助焉大
夫攜家入覲而夫人竟以病殁於前所治丹陽
道縣中花事爲作松楸之容天上征驂別有泉
臺之路嗚呼哀哉及聞夫人之于歸也鼓其琴
瑟起敬讓之風服其澣濯與恭儉之教汪之世
業在唐比于宣公張之門胄自昔號爲列戟乃

擅恭而從紀復降尊而處卑奉先姑如寧滕下
事君子如禮大賓品齊醴醢均和饗飯梳沐謝
兄弟之宴往來如孝廉之船年纔及笄甚閑婦
道如花泛惠風卉涵膏露求之古人鄭一柔繼
室於曺氏文矩更娶於穆姜不多讓矣夫克舉
窈窕之儀宜臻蕃衍之福而寵翟未膺頓生榮
謝跡韜驛舍音靜征途離鸞逐幽鏡以俱沉孤
鳳隨清簫而共遠羅帷飄而欲卷芳草空殘騆

馬悲而返顧金蠶不返其等各陳絮酒之奠爲
文以哀之巢撰德于丹青庚圖芳於彤管其辭
日燦燦淑媛挺生鄱陽爰自待年金聲夙揚亦
既有行總笄雜佩射雀献祥乘龍擇對蘭玉過
庭蘋蘩正內日宜家人實維歸妹風檢孤標素
章呈繪爲婦爲母率已師心星占婺彩絃嗣瑤
琴德爲佩玉禮爲簪珥閨中式虔屏外不履女
職是勤夫言是旨淑德柔風邑人傾耳清臚飛

華流馨入紀掩彩言歸慈訓早違收華委世奉禮未幾靈輀遽啓翠㜳已非銀爐烟斷羅幕霜飛形隨落英心戀孤闈嗚呼哀哉晨依昬綏夕致素軒春三秋九花落無言夫也神明妻復氷清雙之則難孤雄悲鳴嗚呼哀哉有隕而妍有沉而輝淵月苦荊水風號昊天靈衣虛襲繐帳空懸響像如在光靈翳然嗚呼哀哉捐輕軀於壤未散靈魄於天潯伯姊慕兮惸惶諸姑眷兮垂矜重扃閉兮燈已逝中泉寂兮此夜深何同途兮異世感在昔兮自今嗚呼哀哉窆路漳江棲魂異縣庭引雙輴階撤兩奠餘軸遺絃緬焉增泫嗚呼哀哉

祭從伯毋湯夫人文

嗚呼貴不必賢仁不必壽始信其言逮觀夫人知天可必矣夫人爲冢婦于伯祖吾毋爲介婦于我祖誼實先後睦姻仁恤之行予親耳焉夫人與仁孝偕生與禮順偕長作嬪良人伯毋叔毋姑姊妹子姪憊接紛如夫人視尊已者敬之敵已者友之下已者慈之家之孝移于我之長族之睦移于我之黨又湯故族屬鼎盛貴雄吳中夫人謝去鉛華殺衣縣食工足以致美于服而不爲異力足以致豐于膳而不爲備婦德用光家道甚宜世父令一邑刺三州政獲專達祿及伐冰所去見思著於人聽敬歷中外者凡三十餘年夫人多內助焉至舅姑褒封夫人偕其貴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難之夫人事良人四十餘年而勤勞不懈生令子五十餘年而教戒無闕享年八十有六子侍孫携衣柔膳甘可謂賢且仁貴且壽矣夫人病令子診視藥石禱祀無邪至歿而頓踴叫號泣血孺慕人以爲能子焉吾家賢婦代稱壽毋高則陳碩人孀居起家年九十七曾則王碩人柔順淑茂年九十六至

夫人而成三既貴且壽又孫枝森森承于餘慶
以此考終可以無憾矣

祭少叅王公庭文

鳳翔千仞龍游四澤既揖之輝再俟之液厥考
孔揚世有名績名公偉人必稱蔚蔚炳蔚文彩
紛綸學殖致其孝友式是仁恤義敦於家議揚
於國言爲人師動本時則游藝相從操觚散帙
爵爲宗工起自儒術六經百家羲堂周室勝氣

茂姿高標勁質嚴嚴外峻雍雍内植藝成行備
披雲騁跡恭承嘉命早遊仙籍官刺一州嘉聲
允集起草南宮載筆東掖壁懸馬幃膠斅董席
舉士秋書誘以模碩俾之騫翥假之羽翼高步
西胄用分枉直矯矯潘臣洪都歇歷恒有歸志
遂謝班秩明發所懷悅意養色架耽五車遝遲
三益山侶赴高林賢褺逸詩爍珠玫嘯出金石
心靈洞開翾翾自得榮輕鶴青貞全鳳德處談

今古大享賓客清風時來塵容不入小子晚交
長者良覿平生相期笑語窮日晨遊繼燭宵吟
竟夕形忘意孚久而愈密授書在斯輔蓬自昔
不鄙謂余才獨秀出逝水難詎一旦存殁悲銜
變音愁雲改色雍門軫琴山陽聞笛尺牘盈笥
儼然可述縞衣白冠絫欷重息哀哀今子罄效
厥力言臻壽考已永終吉將不勝喪銜痛罔極
蘋藻可羞光靈來格

祭叔毋彭碩人文

隆慶壬申嘉平節之下澣嬸毋彭夫人捐閤姪
某設牲俎以奠而言曰於呼宗門日衰天禍弊
族世叔父毋哀計相續丁此閔凶先後奔哭於
惟嬸毋產於今宗明經高第自新會公公子友
于華聞實隆儒林文苑克振家風紛然群從仙
籍嗣通居方北阮壻覓南宮充生賢女孝慧自
中愛甚於男有蔚其容作嬪之史婦道克終彭

彭百兩結縭樂遂爛其盈門鋏女亟鑽直亮且閑高明而惠有疑必果乃丈夫氣銀手如斷清寡興利播於族屬芬馨自被適遵燕喜不衍於義宗姻仰則嘆彼明智四十而寡煢然相視斬焉孀居中外攸萃上承下訓克敬能勤幼子童孫宛存遺志謂賢者遐謂壽者祺積二十霜霜鵠夜悲一子調選聿來京師捧檄南還異慰毋慈歸則病革問巫謁醫一日二日俄拜堂帷以

號以呼寧慶何期雖受微祿訃釜何爲賢匪無遐天寔靳之貴匪無戚我遘靡時惟吾聖善妯娌尤宜問無隙月汐若同生訃音驚悼齎咨涕洟來耶罔耶寄之哀辭酹觴于座以哭吾私

奠大伯父文

維世父之克生乃我祖之崇植樂孝事而亾勑戒晨昏之饔食賴前業於家風揚休明之令德粤棄士而琥商慕雍樂之賈客善心計於萬貨駛裘馬於上國多先人之風遂寔同氣而共術重昜昜之哀情思鱸魚於鄉邑惟恭儉以栽用恒歛退以諧物節浮浪於繁奓剷光彩於素一雖曳履於都門終結袂於泉石有二媛之式從歌五噫于琴瑟喜從容於文史欣誦說於載籍賁器玩於商周固扃鑰于堂室嚴冠衣以出游端步趨而山立遇佳辰而體安陟園沼以爲適侍銅盤於竹林必落月而窮日問族親於歲時

展墳墓於旦夕戒馬氏之嚴敦示王家之沉默借山侶以赴高偶林賢而轃逸愛二氏之父風曰惟家之能克賤黃金於一經薪何必于父析惜年志於一光孰云芥之難拾恃聰明之常存亦何杖於出入稱居鄉之少雙目長者而無疋學導引于五禽高春秋於八十念弟妹之濡先等同産於異域拜寧慶而嶽崇實難老之天錫逢歲暮而始衰當陽窮而寢疾多一紀而考終

感先人之何及悲父行之不存同白日之西匿雖所事之無憾痛罔極之仍集叙見遠于祠房鶩萌道之黷色冀封鼎之方華胡歸神之是戚信醉謚之足銘并媚睦之可勒謝棲隱于城市將返魂于松柏冀千春而逝彰豈百年而身没乃酌酒以不持何薦肉而不食惟裳帷之所依若有聞乎太息

祭憲使張公憲臣文

昔日山阿見君鳴珂萬里雙旌爲君勞歌今日已矣吾其誰與平生之言白雲流水憶昔弄瑕蓬心倚麻推材是梓附驥爲驊枉盻相顧傾心不譁時從鄉賦煥發其華江東步兵崑山尺璧無論弱齡年殊志匹島夷烽火居非[illegible][illegible]携家擴身來[illegible]夕[illegible]墳藝圃爲儒講德深觴細杯落月窮日出必迍鑣居每同席克不再樂從容家食五品在三六學如一逍遙戴氏驅馳漢策鬱爲士宗幾變文律稽首帝閽譽動京邑行如其詞貌稱其實明經高第晚冠仙籍鴻都新府分符飛舄縣懷其化民濡其澤曾摊潘花矯矯名跡出則遺愛入乃遺直青瑣黄扉不隨不激闕下封章廷中鼓鉄翩翩夕郎啣命洛陽兎園受簡使星之光藩府騰價神州耀鞋歇歷外臺嚴陵括蒼持憲滇池旆旌分岐碧鷄金馬麗藻波馳聞洽於邦終無異辭適爾增秩陶然解龜单車就道遠人懷思藥就醫王義問仁祠心期寧間夙分益親投冠未晚得句何新鵬樓單閣倏爲故人當時風采有道人倫開顔不再枉駕何因哀哀令子少學成均荒庭讀禮煢然父薪伊奠之菲[illegible][illegible]乳[illegible]吾哭吾私天乎不仁

奠虞孫將軍[illegible]文

稽吳名將僉曰武子女陣標竒載之太史城猶闔廬四郊無壘書出元戎用則膺公廢一於守

廢一於攻臏也減竈策也推宅桓桓孫氏雄乃
在昔亭亭故侯衛我王國世其家聲食彼舊德
身着輕裘座延重客家傍學宮早請獻馘島夷
犯順師過桃席螢弧先登受降如敵再擁樓舡
泛舟之役路轉雙旌波浮千翼官過龔封門添
華戟獵射南山事匪泙澼欲問赤松遂逢黃石
秋謝鎮東興寄城南芙蓉作逕楊柳爲園山盤
水匝是曰盤關以遨以娛嗒然晏然稀齡介壽
儒碩翩翩並曰耆德可以永年忽罹霜露艱疢
誰痤南陌春光緬爾相捐絮酒束蒭千秋九原
宛若平生繐帳几筵

奠袁考功尊尼文

嗟嗟良友時髦罕匹鬱鬱儒宗亭亭名迹人倫
不殊風采可述薄居其厚華處其實芬騰冠歲
心鏡群籍慶擅雕龍第豈庇立譽馥一時官累
千日魏爍漢雲循遠稽古涵爾上第中身撫翼
耀纓香省鏘珮上國斤藻銓梁中外敭歷奕世
清規累朝懿績高氣外標深情內溢計入贍親
祿散貽客女富於男晝卜其夕劇談腦懷乍展
冥默分結黃金愛逾素壁異袖同襟孤懷共術
結誼最哉忠言寡失青雲之交雅賞奇逸牘奏
千言逕侈三益庠議既敷浮沉南北書帶昭文
絳帷嵩飾鄒魯儒生升堂入室隨叩斯鳴何理
不析學廣意踈性不傷物忤世違時論非所恤
攝以威儀頌及酒德俛眉暫仕經緯未畢悠悠
山川輪平路仄返駕齊中舊里從疾篇成馬蹄
味類雞肋杜牆絕賓散簪松石坐空幽蘭年歲
未遍春蕪落畟庭廡蒿棘百年一光儒林減色
淚猶在袂塵未欲席范張通靈嵇尚歛魄明月
徒秋涼風方瑟尊酒平生徘徊何及

祭先姑妹朱毋文

維隆慶六年歲在壬申正月巳卯值仁姑朱碩

人捐闔其猶子鳳翼獻翼燕翼以柔毛庶品爲奠再拜而哭且致辭曰嗚呼維我仁姑結衾蓋棺離人世者忽經旬於茲矣念我先人同氣六人纔一甲子獨先朝露欲養無時御衰不去心無何長姑靖安徐令夫人歿次則世父台州理官歿又次則我仁姑歿凡越三歲埋先人之一枝十年之中先人手足戚中間漸向凋落罔極之痛仍集焉吾姑孝以和恭以惠即事不外見其爲女時爲婦時爲母時有可徵者爲女則大父母特鍾心愛之襲衣兼食特加兒女子一等觀於父母之篤愛可占其爲女之孝矣逮嬪于朱實佐君子相與營立生計間自視管籥視出納無斯須自暇逸我姑夫少係長裾晚耽坐隱得無內顧憂用是賓而禮之終始不衰嘗曰子之姑孝於家移于我之長睦于族施于我之黨觀良人之克敬可占其爲婦之順矣所生子女各一人子遊少學再游太學士林目爲佳士敦書能文章事二人以孝聞女適陳早歲而寡克勵氷蘗之操今之呂榮爵生也歸寧于家母氏貞疾與兒診視藥石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者三年未嘗換色觀佳兒孝女之成立可占其爲母之德矣淑茂如我姑宜延于上壽端明如我姑宜齒于貴位我姑夫方以耆英飲于鄉不克偕伉儷我仁兄善進士業不克享祿養始我姑之疾也我世叔父逮我兄弟皆以其私奔謁于道路禱鬼神問醫藥者相及也吾母往視之乞不能言尚慮積憂傷于所親厚者之懷持形立氣猶若曰少閒而竟以不起遂不及有緒言遺念以傳于後哀門薄祜累遭大故子忝鍾李之戚感忍辱之書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其辭嗚呼哀哉

祭淳父黃先生文

洛陽才子江東布衣吾國黃生綺歲敦詩恥爲
諸生尙異好奇多爾過庭聲爲宗師漢雲羞賦
魏粲慙詞江左以來子實繼之津梁昔典敷析
前規早摘芳訓凝華揚藻氣翔千仭聲馥一時
片義忤衆與俗長辭世諳所譋瑕瑜不緇無假
外鏡卷迹內涯逍遙吳市浮沉南畿蓬軀局髮
存心結眉塵視裂組杯觀析珪丹沙可學夢請
魂祈孤雲共匹野鶴來儀以哀以歎靡問歡悲

苟日得性茶甘如飴常慕伯鸞死傍要離相深
素槩偏嗜瑣姿嗟予先子奕葉交知方疚心路
昊日不追君也末疾心數謂予睽月曠年譽基
何爲華實兩缺風尙雙虧能讀父書吾與吾兒
攬情震慮瘝日以滋予曰無勞太息輕帷濁醪
夕引望君何期

祭范太史太夫人文

獻翼聞諸母師質諸彤史爲婦者三敬敷者幾

有若見呼而搤臂相悟而噬指與夫暮出而夜
則倚廬至相而未忘織屨是以遐有疾而輒病
至下氷筋而仍起又或仕至千鍾而心悲曾不
得以負米有遠志而當歸非此毋不生此子蓋
邑誦而門傳罕有異世而同軌者也孰若太夫
人微之壼內再見于今邇之庭下可識其美者
哉獻翼將赴范張之期升堂致敬而爲禮昔人
千里而容交予今在三而小子感知遐而不所

爲親望風裁而擬所自始服義別於衆人懷仁
最於多士思有覯於肅穆之容今也不可復作
而旣已矣方其克嗣徽音有淑其德四姓家聲
陸居其一家尊遺愛仕隱一邑擇配委禽二門
籍籍陰事咸熙閫職靡忒遙思媚於厥姑方作
嬪於鴻碩戒彼雞鳴共其蠶織誰終裕如人偐
我齊誰終宴如我勞人逸蔫已自失其胄倨而
不懲於疇昔恭其諍夫愛而彌息有開必先文

章華國及吾師對揚於大庭無非正始於內則坐而論道天祉方錫茂講筵以聖功擅遴才於多術不儼然爲大師必隱然爲柱石使待陶鑄者人希俎豆之風見經綸者並瞻機杼之力名以聖善則稱情而昌於後見加兹象服則益榮而起于緇績自乳哺勝衣顯微道塞鄉人所見靡不如一吾師起家就養有日板輿未飛頹孫多恤胡天不弔邦媛斯失殄于其閫瘁於其國

令吾師纍不遑訣危不逮持毋不自意子豈是期誰謂河廣再奔再馳誰謂天遠星霜既披雲水卞山望雲以戲豈粹德易匱而福善之不在兹耶

祭比部陸公文名杲

維公名族聞家世載其德祖也神明父也專席爰生譽髦至性質直射策甲科紹宗衍澤既持丰采兼崇經術西省爲郎才浮於秩有雛皆鳳比肩而立有慈皆龍今過其歷開業者艱承考者逸武罕不繩之憂統匪作之無沭庭趨伯氏銓曹正色陟明於朝黜幽於室身以其國之是非而庭爭乎士之極言敢諫自以其身之去就而力挽乎風之甄別淑慝令海內善類之所推爲豐芑數世之所培植雖人主之近戚而恩有所不能私雖宰執之仇讐而威有所不能惕切有轂之恩而云片言文敎占德星所聚乃知是

亦爲政之日也爲子容者孰不曰吾得以識青雲之良自眉之特耶公於是脫屣世榮崇心畧迹首不待年遂乞骸骨謂避俗于軒冕亦何補于衷珥開琴酒以畱連樂嘯歌而永日逕開與依朋來莫逆見長林之一人號厥家曰萬石巖將耋而彌尊下優詔以番錫登五臺之家山訪構李於故邑聞感天而墜花緣爲寺而捨宅嗣宣公之家聲遂同調於儒釋不追河上之仙踪

已合達人之至適蓋視紛俗如汚巳以生寄爲旅客者矣與心累世羅未免以身爲形役遑遑焉惟恐不及者不斗然其懸隔乎不獨浚明有家遡源自生亦使覩俗于野見廬知式何欲靜者木而不寧者風錫命自朝而考終以夕夭不憖遺一老何謂壽之必得翼謬以夙誼感典刑於疇昔豈或有不亾者存耶陳椒漿以寫其於邑

祭燕翼弟文

嗚呼哀哀俊弟遽棄我而罷西堂之夢耶嘔血非傷背母爲傷潰疽非痛辟兄爲痛夭何在而徒勞斗闇神不靈而血誠難動不材之木思附蔦而埋吾一枝失群之鴈與接翼而焉所適縱也望陸渾爲鴒原兮形弔影冷姜被兮誰與共身孤命屈天其喪予何釁罰之丁及於仲窮天地之慘不足以攄吾慟矣追思乎高格遠志逸氣霞姿未弱冠而鬱爲時棟風流醞藉爽朗不羈豈世俗之所能控營一意而務就傾千紙而弗以爲空飄飄然覩奇跡於人群信有如鷄之比鳳玩七經而紛綸披百氏而錯綜間染翰以自娛鈞微言而托諷擅聲律於成童購甲乙於乳洞常云吾寄吾狂匪徒弱而好弄開浩蕩之而言必巧發而奇中抱僻疾而還上計車謂三冬之足用嗟堅氷之在鬢念積雪之殁鞚知膏肓之漸深若白衣冠而相送自愛骨肉之親燦而不殊咸謂百足之垂扶之者衆纔六十而踰半遂易簀而歸覩惜懷瑜握瑾而未剖屯其雄膏而相纏發身熱頭痛之坂晨夕惟藥石之是供竟罹凶短折之災即太倉公在前如沃焦釜以漏甕曰父母豈欲我如是哉不如無生之免於是恫謂相報於來生乃臨訣而自誦載福則視羽毛以並輕避禍則較坤地而猶重丕衣大

賢孝友之性曾無待於韋弦自毀齒就外及函丈而比肩平原特眷於士龍康樂最鍾於惠連居其厚而不居其薄不尚白而獨尚其玄念我先人常置文度於膝上驃季方於車前冝鍾奕葉之慶卒使濱於死者數焉既嘆伯道之無兒復遺長志促於小年名勝興鄰笛之悲交舊發酒壚之嘆況分形并共氣恨不與弟負而相捐老者哭之母哭子壯者哭之兄哭弟不能不呼悠悠之蒼天也分甘絕少陳方圓而不食龍倚門而安事乎三遷欲推棃讓棗而無日矣徒破琴而絕絃招風魂與雪魄徒有淚河而徹泉學至闔棺而方止是胡玉箧之難全莫使復陽猶有未樹塵垢糠粃尚堪陶鑄其成也毀其分也成今吾喪我何以為情昔年問易著得井汲患漏而應羸瓶之凶試藥而失師出之律蒿目世人如緘老洫不亡者存後悔其泣

重祭燕翼弟文

吾家快士逍遙文苑天高其韻神助其款慈母與驕師心縱誕逸氣烟翔興復不淺挺秀凝章前華後彥風采人倫門業奚忝不及世事但美神檢句裒何劉林邊嵇阮白日未暮青歲非晚遠志胡長促日胡短渴疾重輕塵痾頓漸憂生之嗟一往不返凋俊隊雄先基長卷骨肉既殊兄弟良鮮追痛考妣尚能理遣惟哭吾私令我憤懣花實相捐根葉並翦楒有衣裳弗曳弗攬篋有圖書弗啓弗覽昊天不仁降此卒斬昊天不弔降此絕險半氣一光身隨運蹇跡豈易憑情復難展想見音容宛若在眼高言莫聞賞心永斷勝日椒盤上元燈盞花底徵歌星前促管此事都廢歡不償慘昔人出養別榦非遠背親為疎猶爾抱感況我同生廣陵絕散徵命如絲贖之莫縮書與何人戶將孰纘碩鼠為厲蒼蠅

成縣禦侮人亡事昧誰辨爲卜佳城再陟陘巘
逝水厲急荒途凌緬撫則孤帷入乃虛館旣設
朔餐再陳夕膳九傷未足千行重泫喪爾祝予
嗟其引滿

堂集卷之九

文起堂集卷之十

長洲[illegible]撰

書啓

荅汪伯玉中丞書

僕本東南菰蘆中野人又犬馬之性不知俗之尊於君而嚴於親也讀書至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獨契深衷不覺乖乖勞字故遂不免爲凡夫所傲忽世人所疵賤心竊願之間有搢紳先生之徒英鑒不凡毘然於時者則相引爲同游往往過聽而辱之言甚則忘年降德拔於世儒之中隆以恢士之顧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益愈不偶世矣事未一一爲俗人言也明公才行摽於青歲勳名樹於盛年歲未揚馬文巳並之如得子苛於烏傷思何武于襄漢閫中開府節下消兵風流爲政固巳獨步一時矣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詞賦爲君子而巳哉然又

弘獎前規樂與後進令結知者似逢狗監使得
附者如登龍門聍睞成飾謦欬為榮竊在下風
擱自慕義者舊矣頃因寧慶之後文舟出遊吳
會証納如平生懽時寄款于南館儼然造焉德
輕陳乎門餘結駟之跡學無揚氏堂有好事之
賓乃久意氣相許子貢雄飛於朱邸原生雌伏
于蓬茨中郎以宿德見推仲宣以後生見拔其
揆一也信宿未已復陪歡綺筵從游具浸脩夜

兼晨連輿接席觴詠匾中笑傲人外令胥濤不
流赤城失色金谷蘭亭之會昔人何得獨擅哉
至金庭玉柱閶登縹緲峰臨消夏灣訪劉根之
仙壇窺葛洪之丹井停策小憩則澗水流其前
山雲起其後地主侍其左野僧參其右翛然泠
然有塵外之想可與談逍遙篇為汗漫游者屈
指數子而已僕少游群公間並卓犖不群殊絕
凡庸晚得明公長者游之最卓者也辭別以來

閑坐卧西湖之上燈王贈席香積獻餐維摩禪
榻半為蘇晉長齋殊有勝理倘欠支許之晤三
月若彌年載再奉良訊發函伸緘何文采之巨
麗而慰喻之綢繆乎雖賢於從事勝於華軒不
足喻也兼辱念先人不朽計即九原不作千載
生氣何日忘之方今日在西陬凉颸拂衽撫景
興懷增其勞結昔李君膺揚於歷下明公高視
于新都王郎擅名於東吳徐卿振藻于茗上中

雖浮沉聚散業已臺省增色矣近三君相繼北
上方軌而出僕幸得與周旋酬洽交知閶闔
相慶貢禹冠矣明公稱疾謝政結夏逃禪以避
當塗者之路何日一起遂通人之弘致然後脫
綉角巾臨滄州登故山齊引於深藏岩穴豈不
盛乎僕盛年不居碌碌無所底嚴慈棄養形影
煢然六年於此奉先人墳墓外皆意願所生老
妣為家慶焉母兄見驕日以放跡且弟有弱息

不廢先人之祀矣謂可脫屣世塵寄情雲上嵗
屬閒爲家人謀者將督之從國子先生於諸生
後理章句爲一命五斗計如樊籠檻猿貴以效
伎非其性矣客有繩以世網欲令服聖賢之道
講仁義之業以驚愚適俗取媚當世古人云坐
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此嵇
康朱穆所以著絶交書論也志氣所託寧可奪
哉徒遺時好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耳山僧
棲宿荒齋不克效尺寸茲刻經完專謁几下粗
陳胷懷以代言侍必大噱也相見在近言都不
次

與李于鱗憲長牋

昨使者車過吳門令我泉石色飛矣向風慕義
者十餘年間雖幾奉竿牘末緣半面一旦獲厠
衆賢叅侍左右忽蒙延納親承晤䜩語未終
觴日落月仙舟龍門何必稱數異代也明公享
當世大名鸞龍之文光副四海九牧之人共所
貴嘆又抗絶俗之標負不屑之韻風裁獨持雲
會寡耦固已卓犖奇髦中矣寧特殊絶凡庸而
已哉至片長褒采小善抽揚俾後進好奇之士
依以揚聲長價如僕才劣稽夜多所不堪賢非
嗣宗動而傷教欲㓕懷中之刺誰貽座上之書
惟明公眷顧有加品題成飾提挈之旨形于咳
唾慇懃之歡藹於眉睫即蒙蒙未視非仰鑽所
庶幾肰横汙有朝宗之心駑蹇希決若之乘僕
之抗足翹首殆如此矣而有逸景炯成參商青
江可望彩鷁不返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僂僂寸
衷欲陳之而未有路造膝言侍緬然未可卜也
林館寓形蓬蒿隨意白雲起于戶庭緑樹蔽于
几榻雖山川悠隔音塵阻脩彌一乘高遠眺徃
徃神情奮飛所見高霞孤映朗月獨舉遂如瞻
對作物表雲外之想古人云千里而遇豈不信

哉明公強起始持憲于浙中再懸旌于洛下文堪飾吏卧足理人可謂蘭亭勝于往年梁園盛于今日矣邑人爲李之官附致悾款聊以當覲弁上拙撰一編不吝刪削見付賜書督教以所不及僕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時維甤賓紀序景風扇物所異爲時節保光儀

與汪伯玉中丞書

日者得趨函丈侍大君子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已足稱嘉士矣至爲十日之歡接塵而遊忘年握手如平生歡習見明公馭風騎氣超逸絶塵之度爲踴躍焉不肖與世人寡耦雖生平親舊莫往莫來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數賜見臨獨往眷顧不謂英鑒如公亦有昌歜羊棗之嗜也幸甚過望何以言喻離析以來忽復去年今日繫仰之情何日不深中雖兩奉竿牘不能縮地千里借翰晨風一從左右爲人外遊歲一日千載之事自謂鈇然昔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故其文益奇明公脫屣勳名日以探奇訪古爲事宜其與之比肩也僕少有遠往之志第所見不過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即雁山亦未到所幸鴻鉅如公叨從執鞭者後聽議論之宏博覩文彩之秀偉並非今世之人所及如登終南嵩華之高泛黄河之巨流知天地之廣大如仰帝王京闕之狀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知天下之巨麗所云輕萬戶埒華軒不足喻矣藏之中心何以爲報承許爲先子不朽計翹首懸望攝山僧行迫篝燈草草布悃會晤未卜情甚邑邑不次

與陸秀才書

僕嶔崎歷落可笑人也足下過聽而辱之言又獎借過當豈以東南葫蘆中物更有奇偉者耶前信取報甚急卒卒對容作狀自謂鈇然不能

已巳歐博士才既不羈部復邀往得足下與之游矚詠可傳風流不盡當令燕城失色廣陵濤不流真千載一勝事也杜牧之旅魂若在當現身竹西路見神於二十四橋可異代同芳矣僕去年秋日往大浮玉訪焦先生故墟過攝山吊明徵君遺跡再與袁考功洪駕部二君子爲十日之飲差快人意滿擬至維揚與二足下把臂入林握手作洲涇間語念倚門望久之不果此願東歸掩關得山水盤曲之處朝莫覽赤門雲物作四禪天想令百花洲洗馬池不損辱也隆暑已半忽忽將去年今日又聞大司成姜公令德作人英鑒不凡僕雖成野人尚思執經代手板從諸弟子後聊復爾爾非青萍結綠求長價於薛卞之門知不免盧胡也行有日矣中秋節後當乞假相問一陳生平不自遐眷鄉人行便附承動定不宣

再與李于鱗使君牋

別未三秋幸有蒼雁頳鯉之便馳函寫抱者至再焉想皆不爲殷生或可代一夕之話也向得徐使君書及我公采拔之旨贈言增歎委心無量思聞嘉響懸心空谷精誠發於宵寤倘蒙一字之況令收目西風真解朦矣明公風性高簡尊臨周南緣飾儒雅永飽嘉譽洛陽生李貢乙卯貢士篤行君子也省大人於吳之郡黌遂托末契同席研書者一寒暑速裝言別冀得上謁以快得御之望謹布腹心臨紙軋軋不具

與袁履善比部牋

昨輕舸自九峰三泖間來淹宿赤門別墅山樓野眺雲物澄鮮重以城樹溪流甚助涼思晤言成適不讓稽呂命駕時矣念足下千載人也襟靈坦蕩標格遒舉終夕笑言不掛世紛不染埃壒令人有人外之想再過隣叟池館野客分席

山鳥臨杯斜春換景酬暢而罷此塵世所無當是郭參軍游仙夢耳遠與方至遂爲陽羨之行清風兩腋率然玄遠與白雲老兄不負張公善拳也僕乃碌碌璅璅不克隨執鞭者后亦不免凡士矣返棹得手書即遣厖兒犀角相邀業已解纜不獲數刻之留今我勞結茲有事南雍謁曲阿姜夫子與虛而往實而歸本願足矣計冬日方可造滕沈生行篝燈代面爲草蟲耗筆扎問草草不宣備

荅王元美參政書

南星館夜坐得喁中書并奉翏端代意之什如從雲墜再徵沈氏之說知公蹇然有當官之心耳與心叶果於不謬公等在朝有奇節以立於當世又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異於衆人固已流水其身浮雲其性矣僕之等喁喁者也何足知長者之道哉三復詞旨非敢置喙其間畢自外負遐眷也念下執事飄忽燕中氛然廬所尚遙問起居幾無隙月相慰苦塊坐必連宵比值白日同照青雲奮飛刷愆洗目僕之踴躍倍於恒品反似商參其迹金玉其音豈獨相深於枯寂時而不樂於光寵日耶顧交誼何如若翟公丁傳之門寒暄一也第麋鹿成性恥於君廬屋妾浮沈閭里俗耳庸目遂爲睚眦所至瘡痏計海內喁喁於時者求長價門墻方如百川歸巨海鱗介宗龜龍不得曩時歲月之隙與下執事握手叙平生呼爾汝非枉駕數刻遂不獲少展莫往莫來坐以此耳翹首青苕浮玉間神情飛越我勞如何當不減下執事之念僕也公博如莊周而兼以屈平之哀與如孟軻而濟以李斯之壯峻如馬遷而重以相如之富明如賈生而輔以揚雄之奧縱橫萬里上下千祀非李夫子當之公一人耳先朝何李當作衙官即魁然於時

者皆使北面僕之信公似與時流逈異念公疇
昔品題顧眄盈於口吻布於簡牘亦謂異於衆
人藏之中心何日忘報至謂鶴怨猿驚特區區
山鬼守墟曲之見耳昔之慶貢禹冠者何人顧
欲自同山鬼耶僕浮名漸損世情所捐惟公等
一二人獨未耳倘不望僕之深何以辱而進之
黎職方至阻雨荒齋與談夙昔實爲天假見所
賑手書當效尺寸茲有白門之役與季朝夜周
旋矣二絶走筆殊不成報緬縷不次

與李鳴卿書

昨倦遊白下客心欲速江路邅迴尚弭棹維揚
旬日淹泊者非迷樓弩臺間所能留也十載故
人如足下把臂入林故情緬縷不能已耳疇昔
投分見足下已夯前賢之墻宇揖作者之風度
游處以來令人神躍而色揚竊謂非茲世之人
古之人也一時蠅集忽而獸散杯酒然諾者自

足下而外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緬想唐[illegible]
態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
襟帶以自異心知其倒之反之之非而不恤也
如足下風神灑蕩意氣慷慨固自殊絶凡庸又
不在倒置眉目反易冠帶然後異人矣日者過
維揚僕短馬疲言約行孤似非故吾非足下不
貴乎以令人之態遺其鉛黄外飾深知其至者
不能騫騰相造矣足下相遇之旨非望所及擊
鮮灑酒大爲厨人費葬堂妙伎與英彦分席傳
卮足誇高會後園夜話舊雨聯床又得名郎爲
群紀交所讀撰述有一日千里之勢何多幸也
别去兎魄已三四晦未緣一布衷悰以增勞結
時展佳什辭彩遒茂皎無塵土比昔所覩益愈
逸宕所謂杜德機者是已奉報一二未免唐突
西施曾托卞長卿致記室未得咳唾翹翹望之
鄉人馮醫士以訴諧遊名人中因其行便聊陳

尺素馮或可效尺寸於名郎幸與之談且習知僕弛迹耳

寄徐子與使君書

少別經年積懷如渴別後聞持憲楚中寥寥各天未緣叅展翼無晨風尺書不至秋來風物閒美索居寡歡永懷令德以增太息念足下遐思邁物逸氣干雲屢音發口卓爾異才退則與客御杯刊落世務出則能以綜學潤之吏事雖身繫圭璋未嘗不神遊圓嶠詞可一字千金事皆一日千載矣於七子中驥步同騁今古所希不有王李跨代之宗非足下孰與哉又聞府恬漠意度天然不傷淵雅之致如海月皎空溪雲映嶽光粹無染方可喻其調致也即所䀹一牘言在人間興在霞表循環卷舒令人翩翩然泠泠然奮懷霄雲有御風之想何必繁多始得驚世耶僕情寄高流擕發不遠未得亂龍片甲鳳皇一毛眞賁菉求益無足慕愛者乃於群公之中俯屈英行歎賞獨至每接海內之士靡不緣足下加嚴何以堪之何以報之夏末黎職方信宿家門劇談高標絕趣繾綣之情言不能寫聊因北風以代欣對非所示於俗人也

貽崑山王令啓

僕與比於流輩疎濶慵怠非時所堪又非其人不與遊凡遇賢達無不舒心莫逆是以才不逮聞名不任毀然遇之以國士者多國士也忽逢如衆人者多衆人也每以自嫌亦以自慰明公洛陽上才東南遺愛廣求人瘼獨振士風清節不媿于神明惠化實光於簡册其間勝流靡不交口頌讚惟恐遷擢失所恃恃於不佞濫加眷顧謬膺嘆賞令人望柳城如单父睇山邑若臨邛春日承枉過忽復改夏斜日掛於衰柳涼風生於座隅秋草芊芊晚峰伍伍清輝可攬襟懷

欲財登臨緬衢放志趨蹌殊不縈心三畝蓬茨
寬於一世矣茲將有白門之役窓間一經持侶
雞鶩私心恥之駕言臨江山於九秋之后覽烟
月於六朝之餘忽欲鳥舉如生羽翰恐不免歲
月驚心風塵到骨有負知己如何如何不得候
別專此代面

上海防張郡倅啓

昨復承車駕光臨獲奉顏色再聆德音欣慰無
量仁公明德峻行當世所稀臨郡之初不煩紹
介不待上謁遂蒙降禮寒門勤重之旨無與為
比歷三祀如一日題拂有加藏之中心何以為
報竊聞良吏不媚上而求懷于民仁公是已特
士不求無非于衆而欲伸於偉哲不恒之士生
竊比焉仁公勳名日起内外屬望生亦私遂期
仰第右遷在即不能為情生寄跡一區南樓野
戍列如屏障雜見丹碧雲烟之所出入光景之
所射映朝夕四時之所變化不可紀狀日處其
中焚香煮茗頌詩讀書間與野客言笑無不可
適奈時過立年尚從學省金陵勝地惜為薄遊
無足為道者倘不得縮地相餞聊展平生當遣
一介代送布衷曲也昨潘治中見過云仁公將
枉駕訪潘特設鷄黍相候至夕不至悵望久之
謂此舉出自仁公又不敢相邀徒切翹企而已
所委文事完上媿不足效尺寸幸麾入不得翹
別臨紙滋然

上司成姜公啓

竊謂特達之士不求無非於衆而欲求伸於偉
哲不恒之人惟公性降於靈嶽度禀於列星廉
潔之操遠邁公儀先憂之槩近追賈傅神解朗
於金鏡皎識湛於秋陽令砥躬炳業者式為矩
矱體物賁藻者宗為鼎台當世鴻鉅中偉哲不
恒如公者幾人哉走獨行一節之士不合通士

之覘又困躓奇薄聲光晦昧恒慎玷點名教慾達訓旨以爲門墻羞南望函丈未勝瞻戀討走角尚丱業已厠後士遨遊長者間往往面相進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有相知之道未謂知巳之難也然卒見而不知知而不譽譽而不深不若不知不譽之愈耳憶昨品文於膠庠之中論襟於璧水之上聘聯成飾曲荷陶鈞纔奉半面諭以逢人說項斯之旨不爲不譽矣拔於屬辭求進之士隆以下榻逢迎之禮不可謂不深矣薦剡將持公車未遂聆公一言見公一行莫如覩景星瞻喬岳寤寐向往以增以趨所矜舉之青雲不能抗委之白屋不能卑者惟獲仲於公而巳公器大而人莫能用經綸早卷岩壑淹棲走亦樂志衡門修辭海曲阨過攀造蘊心積慮何時去心昨與懷鉛之子再遊白門一第不登二毛漸長書劍誰托棄繻以歸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不皆有是心方知知巳之難也昔李翺見梁補闕期翺之名於無窮許以拂拭吹噓翺作感知巳賦況龍門之重遠出補闕之上走荷眷顧之隆又百倍於翺者哉辭別之後再易寒暑東山北郭憤世自遂長往之情得矣天無活中土人意耶聞家食以來建祠房立義田又士人有依劉之望乃知倖哲不恒之人雖棲宿不同其致一也頃於都門得幸於郎君名家千里駒克紹家慶爲踴躍焉有懷未吐專人代候清秋圖展言侍不備

與王元美使君牋

改火之辰獲車駕光臨卒卒一飯而罷春花夏鳥有如隙駒忽復朱索爲門戶飾矣濶成參商懷情慆慆百里而遥近尋未果又從瘍繫藥餌者太半卽三十六鱗不一致焉莫來莫往豈昧平生踈慵乃爾當不以爲簡也不覩落花飛草

之什何能消暑愈病足下衣半臂抱醒酒石茗戰時誰與晤言頃舉公山于前擢正禮於後長途二龍矯矯難儷不謂長公忽憶山猿海鳥謝病數焉旦夕爲太夫人色養計素丞相之跡巳著於名香文美間矣即不遂所請亦山雌也何防丘壑耶僕僻處城隅雖鄰不覿向來寡偶蓋愈離索昔人云何其光岦其卿皆行已外篇寧特如風馬牛而已鶩望家園中有鶩嶺鹿野之致安得從田衣倘徉無煩天出阿鼻時耶去德滋遠少布腹心勿吝辱而誨之爲我津梁乃多矣

荅用晦宗室書

獻翼江東陋生也竊覩宗室傳世有人物其彪然丹青者如河間搢紳於學府淮南折行於貧階陳思見稱於七步東平效技於十首亭亭遐軌誰其嗣之恨不生其間作唐宋應劉勝事共

惟殿下帝系王基重光累葉潛顏與玉壺同照仁風與金蔄相宜文囿淹該書場貫洽權情塵外希蹤物表清暉秘譽燭野光朝可謂楚詩沛易欝爲時宗漢日周年克昌不緒者矣又視華衮如緼楮逸山藻於蓬池風雲在躬水鏡被物如下走有何才異猥辱來使損書惠貺發自深衷執讀周復稽首拜嘉欣無以量懷慚仰德截溢心顏忽忽無辭尤知匪報且此奉復緬縷下情不能宣展惟諒

上司成姜公啓

惟公百代名德仰邈前賢鬱爲人師當世作楷令華夷向風儒林增氣盛業徽章行將照青編青緑字矣真昴宿垂芒星精降祉也獻巽品凡鱗介欲宗龜龍流細百川思歸巨海勉出蓬蒿一趨函丈公方意在拔奇俯銓庸薄乃挫暗爲明勉愚生智題拂之肯倍萬恒情允茀而歸木

緑宣展酬知感恩懷此何極昔人受一言之譽蒙一眄之榮則鄭璞長價東陵增高獻翼德輕鴻毛身賤犬馬頓膺大遇寧特一言一眄而已哉想聆德音式如金玉展披論撰昭若發矇如升東嶽知衆山邐迤况介丘乎頃闇拂衣招隱山中遂通人之弘致倘成穩卧潛龍棲鳳林淵有光矣第才爲世出如蒼生何彈冠税駕世運可占所希自愛眠食以養時晦數欲假翰晨風一問起居負殤經月未即乘船先遣一介少布腹心衷悃山積無能言喻伏惟垂鑒幸甚

與周給事箋

僕盛年已高下執事博遊才義獨振騷雅不乏昔賢之旨雅得古人之風卽吳地越山五百里而近未緣投分展其區區昨使者車强起過吳門不謂過聽先辱光臨屣履迎出於非望兼與數子爲塵外遊沿泛湖上小憩楞伽逍遙白

社忘其黄扉高執遐襟世人所罕風壤一殊關河萬里莫山人還奉蕭氏之牘五言長城重於金石蓬心既采蘭味寧忘離析以來忽再寒暑索居城隅莫階青漢不能一薦竿牘申候起居野生疎慵兼成故態當不以爲簡也僕忽忽立年又踰其七棲神豹霧退非其人矯翰龍雲進亦徒爾冊思碌碌雞群皆立身之岐路行已之外篇矣㝡疑園吏心寤北宫且爲自笑敢爲知者道之孫千甫指使東吳儒將也又僕忠素至戚爲莫逆交茲以轉漕來上都敢布腹心并爲紹介倘沐垂眄均感均感藥餌中草率不備惟亮

復皇甫司勳箋

僕性不偶俗如躄浮屠痾顙之駒雖在閭里市聲不入耳世軌不至門不有公等幾形影作伴矣離索之中不廢鉛槧時時對紙上語與古人

周旋僅窺一班因以自適出則晨夕奉屨杖日
飲無何以至終更每聆驚世跨俗之論一洗耳
目之陋漸覺古人糟粕寧特非世論所及而已
哉比具艇子湖上領客出遊林藪與梵刹鈎綿
雲日與烟霞輝映群籟參差以目力之盡爲界
重以寒梅早芳詩情自倍故年春色已在先生
杖屨中矣幸追躡後塵以快一眺當與翁向羊
何千載同風共爲不朽望者如碧落仙翁之在

芙蓉城也違未兼辰誨函再及宛爾侍坐聞咳
唾焉先子撰述承加品飾誣知謟神非所敢望
於左右者又雄文賁寵風誼凛然拜貺莫喻欣
榮非在恩之文何以輒增十倍之價乎開闔百
過字漫紙勞猶未忍藏之十襲中也僕淺才陋
學不克光昭先君之令德藉先生才筆往往頼
以施於後世豈三生有所欠負耶區區竿牘小
禮不足以抒下情獨有馳心念德之意炯如嚮

日頃當面展不備

答舅氏葉虞部書

外弟秀出一時毋家文龍不謂天奪之速舉室
驚呼悼念至今未能去心頃乘扁舟渡湖朔發
夕至聊致一哀郎生芻辦香之獻不克自展惟
吾舅氏視之如破甑敝帚抑情自廣勿戚戚於
懷往庶幾東門吳延陵季子之達也知外從祖
及窀穸之期感念泫然拜墓而返古人重渭陽

情慟西州路良有自矣下走踈拙後時度無可
爲親戚光寵念欲以文字言語薄效尺寸辱以
外從祖不朽計相委豈非榮願第以文辭骫骳
不稱爲懼使者坐索此未可以旦夕致者聊復
爾耳譬則畫事尚十日一山五日一水謂能事
不受促迫況文事哉才如昔賢識如昔賢三都
成以十年古鏡吟之積歲間有一夕而得八义
而至者乃神來情來不可常也行狀如丹青狀

貌酷似其人模寫生平無事溢美方可信可傳下走雖甯家之親叨宅相之遇豈能立就耶又世俗之人好假尊官上秩標飾墓文誇耀聾瞽覽不兼行詞理紕繆不足覆瓿雖學究視之皆失笑歔飯具眼識真者謂親死之謂何循除書納賄人子方為親不朽計而顧為速朽計耶忝在戚屬之末敢以肝膽相告表墓之計惟其人惟其文不惟其位也吾舅縉紳勝流不洗此陋俗何望於庸兒世士哉碑志漢首蔡中郎唐首韓退之非皆槐位赫然於時者至今墓中人賴以吟口猶有生氣惟尊裁之

貽黃徵君淳父牋

承貽先公新集焚香莊誦日晷不足宵燭繼之惟恐其盡也盡則僅窺一班彷彿自昭明太子選中流出諸體具備何善不臻操觚者得之如貧而驟富寧特長一格避三舍而已哉文考所當軏翰士衡以之燒筆者也王貢士甫司勳王比部雅已能序之矣以僕管窺賦則射病似列禮貧類莊贊頌二卷無非名理五言古如天地有終極斯文寧永傳異代亦可契對晤詎云淺義外靡緜兎璞間即瑤玖我意過宇宙形骸任短長乾坤雖無窮皆非我歲月有吐悉高度何謠非素心七言古如飲酒何嫌落紅日結交不論無黃金兩施化作彩雲飛空餘碧草生江潛芳草空留西子心啼鸎忽響文君墓是處逢春添綺麗偏于閑閣滅芳菲五言律如浮雲不寄覓芳草自為年烟華增柳潤雲物助蜂多名花看客艷芳草度車香杯綠承芳草筵紅接絳河北路同春入南心並水流夜榻流僧梵春岩受客眠蒞蘭杯夕氣蟋蟀枕秋聲殿懸秋露樹江吐夕陽山韶光原自速何用隔年催草異人間藥花非世上春宇宙無知己花傘當友生五言

排如龍宮開法藏蘂界出蓮花五侯心不下萬
里氣能前㫒弄全標梵花開悉露禪七言律如
人逢子敬停花屐客勝公榮弄酒壺珠寺畨爲
歌舞地青山盡是綺羅情五言絶如紅顏不可
將無由看妾影安得兩夢偕相逢皆此久日暮
山如隱春來㫒自狂七言絶楊柳詞四首張燕
公見之皆書政事堂以爲楷栻矣雜文春秋解
爲之冠史說翩翩然一家言聽謁皇陵文文之
黃絹即一篇可與日月爭光矣東方朔歌不過
數十語而文義錯綜具載一卷事如李營丘山
水短屏圓扇之上沛然有長江萬里之勢連珠
首首皆選語苑篇篇賡闡擬詩外傳無一宋人
伎倆家語近於中說序文四十餘首無非佳境
雕篆而成與兩漢六朝爭勝尤集中之魁然者
小序言言欲飛字字欲活可書座右難封建論
使宗元見之自當北面難術家諸文有關世教

可以驅惑而雄辨過蘇長公數書中有一可以
不朽記則漂母祠夏絶一代作者爲中原立赤
幟本朝二百年來未得飲馬洞庭矣方之李獻
吉王前廬後韻未穩者如一東二冬四支七虞
五微六魚十灰九佳往往互用不一而三唐無
是也及歌行僎翔者必宜刪改足下童烏文考
之歲即授玄屬草迄今而成豈惟能子且克紹
雕龍之慶視足下爲父客又辱筆札見知聊一
布之

貽郡大夫南昌姜公啓

使君下車一時風采震疊百城咸謂別乘之賢
如今岑范不自鳧鶩行中來雖在陋窮固已懷
高堅之慕又辱過聽而枉眄隆以上士之禮區
區歡賴過所望焉以妙才總劇郡閑閤坐嘯雖
蒲鞭亦不用矣自惡蓬蒿中人未嘗一至城府
欽於忝展適此歲換台候勝常百艱皆奮萬彙

向榮雖違門墻而附託餘芘亦部中受賜一人之數也皂蓋班春不獲踵下客之後面致頌言望絕塵而瞠若莫喻此心高明所照必無譴過日佇新寵屢慶

與徐徵君牋

不奉長者之光塵忽復兩年累得手書輒期儼然臨之掃逕下榻者數矣翹翹望之竟不果至念公乃今之方外士河上公也逍遥金庭玉柱問壽過八十健若少壯時雲會之難尚復如此况塵務拘迫頹齡末殺者哉生平交知屈指幾人得之先生奄逝淳甫丈志惟黄白晨夕嘯傲接塵而遊者甫司勲一公而已陽春乍入燈市復然香茗之暇繼以琴酒與二三知交悅燈月觀漸袪煩惱障矣同氣三人遠在各天比得家報爲慰先考比棄養忽忽十年烏烏之情何以言喻惟奉所生老母色喜健飯甚足樂也公情與僕同欣戚諒所欲聞者敢以告于左右邇知佳壻辟地爲樓葦做可以晏息古人弱女勝無非虛語也又尊集皆已銓次琬琰爲心雲霞在牘藏之名山山靈必護之矣但及公强健梓行于世令後代知布衣作者冠絕當時令芝髓薜荔皆生色長價獨非盛事耶公家從子雖筆下橐中有所不勝其銅盤竹林之氣何減阿咸今與僕並除一室期公即日掛帆爲十日之飲并賦數詩專此相邀萬勿再阻寸衷如積統祈面布

致邑大夫張長洲書

竊聞郡邑不可以無志猶國家不可以無史志者史之遺也禹貢周官固有志之體矣國匪史則刑賞舉措戎祀朝聘會盟之典無所於紀邑匪志則封域沿革民俗土宜官秩之制無所於稽一統志載天下之事而修其實者天子事也

府縣志載一郡一邑之事而修其實者郡邑大
夫事也南史稱山陰東土大縣難爲長官有治
縣譜大唐縣有六等赤畿之外以戶口多寡資
地美惡爲差何邑而可無志哉矧姑蘇實江表
之名區長洲尤姑蘇之首邑自唐萬歲通天初
建邑以迄于今大矣哉宇縣之中長世字甿豈
無子大夫之賢以稽古禮文爲事者乎但疆域
建置畀而不書舊俗風謠抑而不載未聞有留
意方輿遺一函之使遺半紙之書使一邑之文
獻有足徵者其分見于郡志不能備論終始皆
畧申梗槩而已且疆域形勢猶古也兩漢會稽
郡舉二浙皆在焉後以浙江中流爲界至晉隋
間長洲爲吳之苑後乃置邑夫一郡一縣剖成
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又人物盛衰風俗隆
汚有不數年而變者故黑齒彫題卒之端委以
治既以知古可以察今執吳趨之歌而欲水土

不綱疆蕪不虧人民不變豈不難哉邑而弗志
與不邑同志而不修與不志同子大夫廣求民
瘼不稽古禮文欲挽今而復之古非所聞也昔
有魏先生嘗盱衡而詰東吳王孫獨無騷然而
咍者乎念走稱今客於長洲者武陵柳公多宴
好之歡新昌呂公公安周公隆廻車之顧非兵
燹之際則甦息之時走固願言而未暇也惟我
公承留侯之高裔稟鄱陽之上姿試宰以來海
無驚波桑有馴雉荆玉不足芳其溫南金不足
喩其廉冬氷不足齊其潔春露不足侔其澤可
謂道光古賢風改彫僞者矣凡我士民禘老携
幼惴惴懷恩顒顒戀德若赤子之於父母也況
稱重客于時膺國士之遇者哉念兩飛庭葉再
改欄花將膺內召步承明有日矣計可以增光
益休無踰于邑志之輯者有缺事未舉敢恤一
言賫記室耶頗稍留意今漁獵窮于百氏筆削

成于一家惠化清規與健筆青史同于不朽甚盛典也走席門常掩三逕纔通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若皇甫司勳汸黃徵君姬水劉侍御鳳阮指使鏊家兄鳳翼吳太學尚默並有良史之才又洞庭徐徵君縉有袁囧申公之識可總其事如疆域建置水利兵防學校官師人物之類分局定例各載其名審別舊章初陳法式不三月而志可成矣嘗閱左思吳都一賦尚備土壤山川及禽魚竹木諸士人之志豈出左思下哉先達楊君謙所爲吳邑志往往見稱于時不過四冊具載五百里數千載之事似非難成者比縣門構造且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則懷鉛握筆之士有不踴躍相成倍於恒品者哉若曰簿牘未暇則千百年之曠典非明公孰舉焉偶有管窺之見敢以告於下執事惟明公裁之

上督撫宋公啓

大旆至吳踴躍之私倍萬恒[illegible]荷成服茲遇重臨丞相爭迎細侯當斯盛事缺於所仰瞻企節下日用爲勞劇欲侍大君子之光儀討某離群獨遊曳裾上謁非小人之分耳若感知懷顧何日忘之明公吳之遺愛授鉞江南去思舊切希恩者深一草一葉觀聽繫焉倘今宜尼鄭僑之政再見于今郎所喁喁一時何足以妨長者之道哉竊在下風不任歌詠

與王觀察柬

裹烟山積幾易寒暄始一展扁舟之興名園奇討兩腋飄舉宛然遊仙夢中事又人與境爭勝則地靈少怯不克淹留者計車馬有行色恐勞周旋遂不謝而返舟中口占先書箋端飛上有小卷乞言必候刪正方敢登也二鳴編板如便不吝檢借若紀綱不暇亦不敢促迫矣不肖身

賤德輕蔚菲莫喻昨承大中丞張公折柬下招
情詞懇至此公大海人豪不足爲異第不肖何
德以堪之當出公等遊揚遂爾過聽偶以寒疾
不能奔赴托黄周二丈鼎言黄曾及之矣姑俟
張公轉槐位行當賦一言百拜以謝每與徐憲
副陞太僕梁中舍范翰撰言之非敢附於不能
招之列也吾鄉士人稍有異同遂目僕非懷知
感恩者解牛償馬之日夫復何言恃公慈毋之
懷萬無投抒之理必能便間一道此衷兩於客
座不及一吐先子吳中人物志亦學究一家言
不肖論贊之重以蛇足狗尾之誚非附青雲何
能千里耶不惜倚馬一言此肉骨而然灰也古
人云貧賤難爲工大都可驗日下掃逕以望節
鉞循纓不備

荅督撫張公啓

明公勲名冠世人物所宗竊在下風實切仰止
恭遇節鉞臨吳江淮草木盡爲生色掃門代卒
之心何時不勤念某身賤犬馬德輕鴻毛未緣
一覩大旆之光輝雖萬戶不願封徒勤夢寐而
已恭承榮示重以嘉招如從雲墜非所宜蒙言
念折行之旨遂當愈病倘能稍損扶服上謁敢
後伏枕布衷不恭萬罪

再上督撫宋公啓

日承高駕光臨駐節于衡門生華風於蓑草
矣昔袁生僵卧令尹回車一時以爲美談千載
目爲盛事若守郡者則詣止下榻雖南州高士
得之猶以爲難豈請士迎師在昔亦罕見耶不
肖陋質瑣才既出袁生之下明公威明貴盛兕
然朝傑奚啻良二千石之尊而已哉顧蒙不鄙
儼然辱而存之古人云貴非吾尊愛士踰山今
見之矣亟欲扶服叩首階下念菰蘆與蓬
蒿中人終不敢山衣田冠遽爾入懊涸於書記

叅戎之列亦與區區安卑守分仰報明公見知之萬一耳小詩申謝情見乎辭又近稿數章統希删正上謁未緣倏坐嘯多暇倏於給園雙樹之下翼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候姜夫子司成啓

竊聞師儒之席不拒曲士是以吾黨狂簡南郭獻譏不肖瑣姿鄙槩濫厠纑林夫子之門何其雜也惟我夫子不遺跅弛垂光特深顧盻成飭咳唾爲恩使沉埋蹄鷩復生羽翼士之伸於門下者殆無過焉即令朱軒躍馬光出電入不與易矣辭別以來秋花再黃楓樹兩赤北面伏膺之心魂祈夢請何日忘之第杜墻絶竇未緣少展懷知河海未報指塵未嘗不愧籍崇朝慙魄流夜想能垂鑒也不肖不能剪翦拘拘以取世榮春三秋九惟漁獵漢唐諸儒註疏勉智罄愚抉其意抽其華與成一家言爲儒林諸君子鞭策若螾蛭然鳴其聲音誰爲聽之容卒業就正匆各以挑蕪陋幸甚幸甚吾夫子行爲世標言隨事立自解珮山郊散簪松石者六祀於此矣龍靜鳳戢斗然絶俗台召鉉辟茲禮尙堙雖譽敍岩中道菱氓外固已毗漢翼周矣丹陽吳會壤接成聯瞻望清風若在天外專遣一介布其區區以代過庭之義不任感激懇戀之至

奉荅督撫宋公和詩啓

獻翼窮陋樸訥最爲凡器毋叨閣下之所引納又不隔卑賤詎若葦流小才大過何德以堪之日以片辭短章獻于閣下累獲嘆賞勤勤不忘方切惶悚夫何孫指使至手示雲墜重以和章計野生潛伏空谷久矣跫然之音胡然而來耶澤手發緘循環諷讀無事雕模意態各暢寧特才過古人且義掩古道矣其名聯秀句如仰翠微於名山聆清商於廣樂敢云同聲一時遂令

自托千里雖買臣懷綬于會稽相如還駟於蜀郡校其榮忝不能踰越蓋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得裴公一言不須埒馬華軒自昔而然也竊念明公當授鉞擁麾之時膺薦繩倒墨之任乃爾從容下士慷慨敦詩後進者學淺詞陋過承稱譽薦進拂拭寵顧之如此因識過貔貅于枕席之上玩鯨鯢于掌股之中風淳井邑惟動里閭用是詠歌草澤倍踴躍焉又訊孫指使知我公起居日勝不但輕痾遣疾且云神色材力愈于下車之時天其有活東土人意耶言念微生難酬殊造攀望棨戟無任感戀之至

答韓行人書

僕自束髮遂與足下爲諸生接塵而遊幸矣再與足下同席研書筆札靡間於同志中尤相得甚歡又與家兄弟並舉於鄉幸之幸者也足下固青冥之姿青紫拾芥無足道者即足下亦奇不肖謂致青雲凌紫闥反覆手耳將旦夕繼王貢蕭朱結綬彈冠故事足下漸摩天去僕歲月屢更容鬢日改卒自致寰區之外至乃抗憤而不顧遂放浪自棄與世濶踈心計步兵廚有殘酒願乞爲步兵爲阮嗣宗所得願作漆園吏一騁逍遙遊蒙莊未去將爲太樂丞又爲王無功先之僕之一第五斗無從覓矣新除綠綬其在少室伯醉鄉侯五湖長耶足下明經高第授古謁者職類漢之典屬國掌四方賓客之政倘奉使敭歷湖海間星郎訪客星所在僕或當之翘翘有二星並懸霄漢庶不負生平相期也僕生平以筆札見知於世然拂世戾俗亦以此取類於人令付之無何有之鄉矣年來著易頗識損益之義昔晁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僕之五湖長似不減足下爲行此可與知者道耳關河四千里足下煢然書至知無遐心第談餙過

實謂僕香名在人傾動朝野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荅言欲卑之自以爲愧甚高論則世俗以爲笑故爲知己粗陳胸臆奉使南還傾吐可卜風便用布區區

與龍郡理書

昨展顧比部貽書聆尹叅軍清論悉我公造士不遺纖介矣不肖抱策無專經之業抽毫非古詩之流敢托明公不朽哉然有不敢愛其敝帚者敢爲知己道之夫西漢以前經術與詞賦同流故詞莫麗於相如乃以七經教授光武中興以後儒林文苑始判而二然未有不明經術而閑詞賦者也賦詠盛於唐而李杜不以經術顯理學闡於宋而周程不以詞賦稱至說一經之生學一經之業者曰詞章爲雕蟲小技有工賦詠者無論他經即毛氏之學且不知何物詞章不出經術經術不能詞章真詑事也甚則專經者弃傳疏而求之不然之說與估俚之間雖以理學名者且多不知經術矣不肖少執犧經學一先生之言初遊少學晚至壁水應舉於鄉者倦矣未能與儒生摘經窮竟聖意於二經十翼蒙蒙若未覩焉中年游困而歸掩關累月漫成三易一曰約義取王輔嗣孔穎達暨諸韓呂黎所謂鈎其玄者是已二曰雜說以十二經註疏中於易有發明者附之是皆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三曰臆說則管窺蠡測之見傍引閒見一二與成一家言斯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稍備述作之意不足覆瓿也夫揚子雲甦然於儒林文苑中作太玄造法言尚以祿位容貌不能動人張伯松與之併肩不肯一覿桓譚侯芭之外更無知者况敝車之比文軒緼袍之方錦繡者哉惟我明公當代雅宗平反多暇留神經術江東俊彦盛出門下莫不間闇荷品裁者如不肖

野生賤士特蒙國士之知待以上客之禮謂文儒不必諸生也遂於區區臆說誤爲金匱欲序而傳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矣然不敢虛辱至意勉碌三冊用呈記室刪正蒼蠅附驥寧特千里而已哉然非所敢望也

荅廣陵袁進士書

僕從賢豪間聞足下開拔有志意與士不群延頸願交焉會至維揚未識足下何狀若未嘗渡江也足下上計時家兄弟得與足下周旋雖未傾蓋其情如舊又季談足下投分以來愛等夷叔分著丹青爾汝靡間世人所稀即旅中藉以愈病德足下當何如也不肖嘗慕賢以自厲希驥以慷慨恩縮地與足下高睨而大談乃欲千里而咫尺未發相思不見日用爲勞足下鶴鳴子和好爵見縻且揚芳飛文出青雲之外昨黎秘書過吳閶盛談足下與齊中邢使君含奇政府婆娑公門令文章未墜甚善甚善不肖方卧岩石之下隱簾肆之間款啓寡聞何緣與足下游接齋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耶世之市道交者喁喁然勉僕以世路適足露狂簡而增塵垢矣足下詩札雲墜皎無塵土沕如清風得此可以把臂入林安用縞紵爲也不肖疎懶成性雖懸心北風久缺奉訊寧特有言不酬且有德不報將難爲顏乎何由假翼自致哉極雅意盡歡情未卜何日徒使懷眷於舊要爾

荅兵憲永嘉王公啓

明公試宰虞山染水間無論惠績即風流爲政爲十郡之最不肖巳延頸企踵慕高義無窮矣雙鳧漸遠百城承懷繫仰之情又未嘗不在香省鳳署中也昨節鉞重臨邑人倍喜不肖雖雌伏丘中而登龍希驥之念日用爲勞不謂明公不鄙乃不忽遺猥見照臨兩塵顧問尚稽祭候

不恭之罪懼無所逃頃謁轅門乏燿穎之才而蒙折節之禮獲奉光儀聆德音出於非望乃知一代鴻鉅必有脫畧世情之外不徒以勳名冠當時而已自慚非分歡欣踴躍不能已已下吏衙門奉所惠既發函伸帋重以報章高氣秀句不似從人間來把玩知重式歌且舞念昔時勝流稱重客枉光駕人爭願出門下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如不肖者也東望長懷且此布復辭醜義陋汗下赧然容叩首階庭少展異數之顧不具

荅洪憲副書

計公出守東昌有詩牘寄懷煢然獲報再守開封於河陰小吏行便曾致寸衷南北各天遂爾久不聞問海內知交如公幾何乃至莫往莫來幾二十攺火越在菰蘆中不獲執御於長者之側言念牛首連鑣江山勝集有如隔世人生非

合浦之葉安能飛入洛陽城一望見旌麾也不佞心勞節一日三秋不足為喻矣衣學憲東還得訊起居欣若造膝再閱歲李長洲到官得見貽八行惟高誼勿忘久而益存萬里面談勝張敏通夢乃多矣昔虞翻有云天下有一人知已可以不恨僕即坎壈一世形影自親有公知之復何恨哉明公歷歷外臺忽忽數年尚稽登壇授鉞滯於藩省嘗為郎時疲於執戟未足耶一笑笑念歷下城頭治河多暇當有詠石摩行者又日與華不注諸山酬對竊用仰止焉博洽如公定遣伏生鄭玄之業不荒落於東魯間也鄉曲陸工部信至劇談公相念之旨其伻來取報附致區區不吝德音如生羽翰

荅陸工部淮上書問

不肖識客於髫齡烏有如足下美秀而文者乎辟之飛黄結緑其步驟符采人盡奇之無所事

卞樂矣不數年而足下通仙籍入香省一時民
譽啣命淮陰翩翩然與列宿爭光也結駟東還
猥承枉駕蓬蒿之中與世離索不覩車馬之客
為日久矣僕與足下雖同閭里未嘗接塵而遊
一旦不遺而首存之區區微尚不謂誤入聆睞
誨諭勤重非所宜蒙獨有感知而已高車行色
失於餞送方切惶悚再辱翰貺遠頒清風沕如
發在簡素重以瑤編讀未終篇宛然嘗鼎一臠

矣第學步者失愈遠何竊計不肖碌碌不能辟
世聊復玩世頗為世情所捐雖把臂造膝一行
作吏若昧平生矣何足下敬衆人之所慢愛衆
人之所棄將使足下藻鑒不信於人何其亦有
羊棗昌蒲之嗜耶李令君至得洪使君書洪嘗
與不肖為人外之遊交出形骸者幾二十年於
此矣數年不聞問足下信至幸為致之餘容圖
展不具

謝按院邵監察貽書幣啓

仄聞郭隗居致士之始燕昭識市駿之資是以
鉅公偉人渴賢好士必提獎幽滯采援弱微禮
不隔於官民情相忘於貴賤恭惟明公會稽東
箭於越南金貞臣本乎孝子柏府出於木天吐
隼擊於秋霜小人咸懼飾羔旌於春露君子為
榮沐義浸仁共所稱嘆如不肖弱齡抱策徒爾
羨魚中歲誓心有同叩角學未足乎三冬信濫

聞於十室素非相善於記室借譽於左右不圖
恣翱翔於碧蒿乃蒙流聘盼於毫芥虛已備禮
揚聲表廬剪拂為恩品題成飾可謂重一言於
華軒榮片字於米袞者矣自惡疎蕪曷用酬戴
行行馬路雖暫避澄清之轡望望龍津當少展
登御之車撫已過情循躬流汗

寄郡李龍大夫倅太平書

明公以水鏡之才佐理劇郡不三月而爭訟化

讓狼戾忌和嘻亦異矣又捨短取長好成人之美足以陶冶士心凡邦之子弟及他方後士莫不同情瞻仰如鱗之歸龍喁喁然懷獎借荷甄拔異之異者也惟公鴻飛鳳立風舉雲停矯世絕俗爲時所忌固其宜也韓退之云動輒得謗名亦隨之信然昔老氏送宣尼以言且以聰明深察爲戒管輅別諸葛樂言才不可盡持才以愚贈言及此時情可卜足爲悽心增其結念計姑孰之行傾城追送惟恐不及宿濟餞郡牽衣總轡人人動北路南津之傷處處興浮雲零雨之感不特邑子留鞭郡人攀轅而已風流爲政號稱得士心者百年萬里孰有如我公者哉今爲參辰聲彼弦筈雖云千里而近實恨一水爲遥竿牘再馳心旌莫展不肖爲世人所遺乃放乃逸縣中盡笑奇服誰賞至蒙詢於戚獲見諭於嬪須惟公知我勝我自知窮巷草閣開誦榮示慰藉滿帋足以助揚子宴然之情頗生不攻之樂爲我甘露施乃多矣姑胥之人恨奪公之速差自慰者聞姑孰之人恨公來之暮且爲佩刀之徵耳念白宁釆石桂枝巳殘柳條將脫嚴節窮秋傷志感時撫景懷知一日三月矣吾郡諸生謝相公所試高等弟子也遠來上謁其情不淺惟明公始終成就之

責從父弟書

昔鄒陽上書有云意合則胡越爲昆弟不合則骨肉爲讎敵始焉信之繼則訝焉此在朱象管蔡則讎敵之在虞舜公旦未嘗不骨肉之也故云骨肉之親燦而不殊又云骨肉相殘愈燦愈酷苟因緣瑕釁忿意危若不釋憾除嫌用成侵辱竊恐虧名爲累虧形次之今所不遺嫌吝于懷者大都爲虧財計爾二足下束髮負笈即誦法虞舜公旦業巳入于弟子之室列于君子

之林矣何至爲分寸之末錐刀之細形于意色哉余自知識以來見父黨怡怡白首無間重以東門多釁多至相尤非所以慰安祖考貽示後昆也夫不冠不入馬援之春嫂也家無常子氾毓之字孤也彼獨何人無令劉整有叔郎之譏薛包擅分財之譽也釆音海蛤何足損名不聞蘇氏犀角兒耶若云非以分寸不以錐刀爲嫌隙猜戾之故不能默默尤所不可何則巳誠是矣巳則賢矣吾聞賢者之容不賢者未聞不賢者之容賢者也雖公旦大聖召公至賢周公之心召公不能知皆不害其爲賢聖要無虧于昆弟之倫而巳昔普明與田氏人本尋常未聞前史論列其它特以兄弟分寸錐刀終能悔仁服義卒使名聲若日月與舜旦吟口俱傳而不息愚兄不肖深忝前人坐貽謗歎未能事兄濫求乎弟知狂夫之言俗儒之說不足爲二難弟攺聽也第有惠連康樂之知缺君苗君胄之牘豈粲而不殊之旨哉詩稱禦侮何病鬩墻傳云掘地得泉則相見矣火宅青蓮回頭是岸惟高明鑒裁之

東府尹吳公

古稱一世惟三十年不奉大君子之光儀忽幾十五年於此矣非半世乎知交幾何人世幾何乃形影不接睽阻至此裹悰山積何以言喻聞公拜大京兆之命爲所知黃治中踴躍焉政事堂楷式寧特在案牘間而巳哉將扶服留都少談夙昔方欲致尺書奉候不謂擁麾授鉞更有象郡之行道經吳會承遣掾相聞知無遐心望見顏色之懷與懸旌飛動矣聞向有公宴恐不相值先令童子爭迎席門之中久無長者車轍賢達如公不展故人鷄黍之約倘竟爲嚴程所迫非所望也不吝寸陰以圖半面百千胷懷不

具一二

與沈醴道太學乞蒪絲啓

嘗聞蒪菜生因吳水産自故鄉蔡朗名爲露葵陸雲用敵羊酪惜王武子未知斯味故張季鷹以之興思每游浦溆之中未遂採擷之願昨承故人筐筐緑葉敷榮紫莖摽色值白露黃花之候勝一元大武之饗雜菱芡而俱浮間蘋藻而共出名高食部味悠水羞遠薦中厨并邀上客雖見重于異代始獲嘗於茲晨又不肖東海之波臣也鱸魚入饌鷗鳥可狎葭墻艾席橡飯菁羮有醇醪嘉膳不與易矣以吾平生風調加之此貺即近全莱澹然已足興與秋天兢高事與晉時爭勝美人之貺何日忘之倘辱問訊更望損惠令滄洲之情持栝獨遠顧可少耶非足下蔑榮嗤俗自致江海安能口腹累人以此不急之務相乞也

弔平湖陸上卿箋

先公奄逝將使猿鶴興悲松蘿歛色況門下感知之士扶服拜哭敢後衆人耶乃奠芻未將墓草徒宿者緣家弟久疾未起日視眠食無一刻之暇憂心如酲二毛俱換風流得意之事邈來盡自是蘭心遂成萍跡自謂缺然何所逃罪今令一介聊布腹心苟令猶存謝公不死雖非稱千金于終宴亦異銘九原而不亡也惟節哀順變以成大孝是望

東王孝廉以道

久因視家弟眠食缺於參侍不獲交顔接論已再改火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昨督撫宋公重足下篤行碩儒乃咯專席避車之尊展結駟造門之敬甚盛事也如不肖未能湔滌瑕穢卒釐愚懦乃異數之禮濫及匪人不特令撫公藻鑒有虧俾不肖受此過差之譏循躬知愧人必苟

慈明孔文舉方不負王子師豫州時再重以書
幣繼之詩章往往目爲雙材呼爲兩生刻畫無
鹽唐突西施生平罪過莫此爲甚矣比按院邵
公貽足下書幣重以表廬山無逸璞海罔遺蚌
未足爲足下重可爲邵公得人慶也弟不肖復
厠其間賢否並膺聖狂何辨登燕雀于鸞鳳之
群竽特小巫大巫而已耶益深惶悚聞邵公將
臨吳會倘往謝之勿吝見挈尤荷附驥之雅

寄大司寇姚江趙公牋

憶昨乘驄強起道出吳門承枉光駕與家弟獲
奉光儀聆德音令人有今日得御之嘆良慰欽
佇明公夙負遺直之名茂閱華要之品別未數
年巳參獨坐登槐位矣比美夔龍群望所屬誠
二京所獨推乃百僚之罕匹者也不肖困躓奇
薄無風雲之便阻謁欒造然蘊心積慮何日不
勤去冬玉節再過金閶僕旌竟遠候餞無階含

賦七言以代一面未蒙垂報久鈌嗣音鄉里丁
侍御行迫附致區區不備

東國子丞沈先生

昨趨函杖承枉眄睞陶範懷德景行慕履雖不
深詣堂室詎忘瞻戀門墻第器非球琳乏光時
之價足慚騄駬罕絶景之功以爲碌碌諸生之
後不若野人爲安事類投檄情違棄繻歸卧蓬
蒿之中游燕雀之宇日窮月蹶無所聊賴龍蛇
泥蟠之人毎切謡仰何由假翼自致哉逾暑經
霜左右訊鈌斯索居寡接因循自阻非敢忘大
昧深偃蹇于長者之側也蔣西曹持憲東還劇
談題拂之旨倘假餘光之燭庶慰未溺之灰當
一出風塵暫揖蘿薜敢云叔夜有所不堪長卿
非其所好哉有待然後能立獨何蕃歟

荅吳之衛

畢棲以來將叅侶謝鯤比跡阮籍毀譽不入于

耳憂戚不干其心迎逢都廢不受世眼相白致足樂也第區區微尚雖掃軌鑿坏猶與邍篠戚施等耳目論耳食誰其辨之足下既秀出一時且奇情見諒垂示新詩照乘者二焉相念愛弟僻疾詞旨勤重古人謂此道可以輕痾遣病即枚生七發不能過矣不肖自念兄弟之少又愛弟名士風流英朗絕俗不謂衰門乃生此寶凡我宗族猶或賴焉不肖方難爲兄不憂其不至也又卧痾未起積以歲年晨夕視眠食代老母顧復一顰一笑皆所關意自秋徂夏憂心如醒九日中秋不知何節無半時寧息顛毛種種矣委頓之際請以身代此神明所聞也茯苓參朮雖乏近效而歲計有餘重以佳詩自娛極口賞歎又添一太蒼公不患其不起矣感足下相念至情裁書敘心

東桑大理

都門薄遊再得耳聲欵目和晬且慰且喜不謁鱣席奉道顏兩易寒暑雖神馳心注欲聞起居音塵再踈獨有感嘆而已憶在昔年獲叨鎔範公等翱翔各廳高步六館鑾爲人師光生槐市佐姜夫子闇闇于東序竊念不肖人雖蕪鄙志不安下乃恥爲泛駕之馬目爲磊砢之材無何閣中王公出而倅郡象郡何公鴻都劉公銜官于司馬司空嶺南梁公最後擢人曹公早居廷尉史矣感慨今昔衷曲悽惋即廷尉閒寺正陳公評事孫公並辱一日之雅竟成千里之隔每用勞結蕭序戒寒西向無任馳戀

貽武選顧王政書

昨獲傾蓋之談接袵之雅再辱走千里之使奉巍牘檢豐貺令芳訊不絕與心俱藏嘆惋幷至足下高挺宏俊之才悟解紈綺之歲又敦道術之交眷文誼之友如僕才綿力孱譜世寡術白

日易下青歲不同令高惠有憂敏之嘆王粲結依劉之誠非足下美行至誼而然耶昔漢文拊髀思頗牧勇如李廣能如魏尚問以二賢則云不知以其近也當世之人信遠輕近是古非今迷沿聱襲近則忽之矣僕與足下同時最近乃知其實不狥彼名豈以追古不如就今執文不如接塵耶每思畢其小乘附諸大方惜此技無足資身徒生業障耳不肖眼在管中迹處堂下承所寄示乃敢點攛名作橫肆譏評去取嚴刻瑕指明月如何如何丁侍御行附承動定監丞沈先生與吾鄉諸公敘鄉曲蒙其疇昔并大司馬司驄何公煩一一致寸衷所冀尺素可以少展

報劉新會

昔人治单父宓子賤不下堂巫馬期帶星出入足下以子奇之才數中年之化其在閒不閒之間乎惠安聞五公山下梁僧寶公等遺迹存焉又與文筆山相峙若有待也足下政成三月聲流千里知無所事帶星矣訟堂不下與士人商較古今亦有鶴侍其旁聲徹雲霄如李侯時否耶葛稚川以丹砂故求勾嶁令足下倘有意於寶公與鶴乎即薄牘在前知胷中自有翛然處也芳訊再來并領海錯之惠種種爲珎僕給於鮮足下無乃淡旬蔬食耶

寄毛僉憲

計足下西省爲郎僕遊南都獲奉周旋於公卿間胷中又著壹毛使君矣使者車過姑蘇燈光香灺把臂開襟酣飲一斛最爲快也不謂此別忽忽十年延平昭武之地旌麾在焉未緣假翰晨風足留神往比有朝天之便嚴程促之不獲式瞻儀度親承音旨耿耿異處音塵俱絕與異世無以異也念足下持憲重臨寄聲惠逋感久

而相念劉新會秀才之僑盼以高第試宰德足下題評敢爲代致翹首南雲何時侍几筵誦伯倫之頌唱子美之歌一叙平生歡也齒髮漸非故吾見時必笑

訊泉州李比部

憶昔投分見過不淺春三秋九未緑瞻對去歲旅中承枉光駕乃勞望屋而去見題凢鳥飛駟莫追奉訪至再不果半面庭下黄花依然媚人知公不涉階梯談禪僧宅神超淨域業謝煩塵自恧凡夫有如泛鷁終不解隨雲鶴陸沉苦海方有出胎之昧隔陰之昏安能得巨舟藉良導闡至理一言速到彼岸也時不待人歲律云暮雁過長空影沉寒水言念爲勞一夕經刼矣西省舊游蕭朱出守僅一相聞張丈左遷陳公外補並停棹見顧習知起居今人作四禪天想也蜀中何公遂拂衣之高音輝更遠貴邑黄孔昭

大著近况何如今上竿牘八行句句瘡疣所冀敎章一字文文般若

柬文休承博士

拙撰箴銘聊復自警敢勞長者妙書可謂冠越客以蟬冕釋東施以蛾眉矣比作座右銘一首字不滿二百更求名筆楷書一揮庶得永其流傳貽示後昆寧特篋笥之光而已哉昔漢崔子玉所撰載昭明太子選中嚴遵者在廣文選唐白居易續座右銘則見于長慶集今蕪陋之言嗣響三氏令千載不泯在先生墨妙間矣若以書掩其人則非獨不肖之罪也

報王元美中丞

中秋承楚中尺素與良覿不異念公擁麾持節當上游重鎮自謂頭陀行逕知達人胸懷龍蛇互用非淺衷狹度者所庶幾也當代作者公魁然爲首功言並建名位俱崇折君官職是聲名

徒虛語耳海內之士喁喁然以不出門下是懼竊計門下士之末班孰有相知之早受顧之深如僕者乎昔白氏偏師鄧魴見而喜唐衢見而泣六義四始如公僕兼喜且泣矣每有悠悠之談惟止以無辨寧當傲岸加於所天也公之明鑒及于覆盆之下雖不薦竿牘潤然缺然苦飢雲壑其何既如之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薄僕不詣左右爲日久矣重以視爱弟眠食書卷都廢區區蒙吝亦何言喻三易再上一部其答問一首幸有以教之勿以報虞翻之語漫及爲望

東徐太素太學

僕與足下倘徉少年場有日矣月過時流老雖未及壯齡已謝才乏半斗而筆札漸捐酒僅數杯而賓友盍落行無濟勝之具而獨喜遊涉頗足下畫舫新成便可陸居無屋製掩桂棹人目仙舟江湖地之所豐魚鳥性之所洽放浪形骸頗具雅致叩舷鼓枻並可成歌三老長年全勝策蹇斯亦足矣何必泛計然之航覓孝廉之船然後爲適哉古人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人生行樂富貴何時信哉

報鄉進士盧先生書

不肖早有名韋相與通心計交游如公者名董中之最卓者也公跡高物表學冠時宗脩日養夕百行無點少爲儒林之冠冕長爲上國之老成以德義爲良田以清真爲豐歲以友睦爲嘉稷抱七經爲繪纊綜百氏爲薦席日與古人磨礱前心所撰輯古學畧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雖前策曩篇豈能過哉其奇神者如論正學云顏曾思以三大賢而親相授受于孔子韓子原道乃略而不錄何歟意者徒見三賢並生孔子之世亦猶武周之于文王孟子以統于

所尊而不繫之群聖之列也論文學如云六經之中周書不及商商書不及夏夏書不及虞世降也風不及小雅小雅不及大雅大雅不及頌位殊也皆漢儒所未發不肖才瑣質穢縱非鍾期能無擊節不須後世有揚子雲方好之也深企公樂業之懷深念公未遂之志昨姜司成懸吐握之心下訊海內之士不肖以公對若升之政府必王猷遐緝輔道東宮必聖功斯肇司成且躟首卬臆竟爲拂衣所阻趙司寇以侍御起任過吳昌與不肖談對如司成然謂公當自造青雲不屑區區薦剡也幸相去步武之間近而可師非直益者三友何隔闊晤言未緣請益希咳唾餘澤于英賢之後公能忘情於勸勵耶

東盧子劍

垂髫之日與君齊年出則接塵而游居則同席研書相知之早情在擬至加之君家尊志形到爾汝號爲歡伯引爲聽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重以吳山越溪朝莫逢迎古寺朋房歲月棲宿交游傳中未可多得南史云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北史云環堵敝廬多與俊秀交舊竊樂于此不知歲之將莫江東無我君獨秀矣吾家昆季隨君舉于鄉上計往返爲臨組計未遂僕將翛然長往此事便廢豈忘平生之言哉願昭款意復踐夙好君其圖之

東皇甫司勲

先民有言才高于人衆必非之念公才華冠世獨步千載以一兵子俾得挫辱名流次則黃淳甫才俊無論生前不免死後之謗令郡大夫好士者聞之增憤懣之氣不肖何人敢與二君子同罪耶愛弟殀亡何心天地一犬吠形毀謗山積神明鑒之無容置喙第清投濁流爲善者懼矣顏氏云不容然後見君子韓退之云動輒得

謗名亦隨之今幸見忌者不能不置我于司勳
淳父問也

文起堂集卷之十

文起堂集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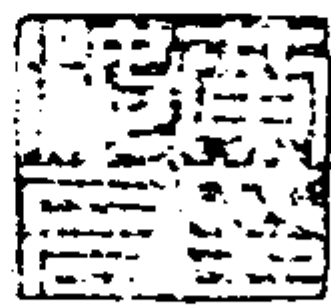
明張獻翼撰獻翼有讀易紀聞已著錄是集凡賦一卷詩六卷襍文三卷其詩文多參以俳偶蓋獻翼雖頗與李攀龍筆札往還而與皇甫涍尤契故學其含咀魏晉而未能成家云

作者若斯々雜乱若夫餘瀋
相拾浮綺相矜不得乎中而
爲々言箋如森不佞近從蕭
之司馬渴舜仲先生蕘言而
心折之蕘言爲序記傳誌
爲詩爲賦爲疏論讚爲尺
牘諸體陳矣今之才子府
不必精其一而舜仲兼之彼
其擬材朗其摹古博其叙
事理其抒情婉其屬辭
雋而舜仲曰新采已也朗
豈惟太函不得專美於新

新爲弇州雲杜者不將彌
後勁乎抑不佞聞諸長老
士束身作吏則不得嘿々尊
古而稱千秋俗將有三訾曰
妨政務曰才士不遜曰道心
輕眇而舜越間誦舜仲之
爲山陰則事奏刀而令流水
也舜仲故服膺紫陽里之
學又嚴事陶周望先生與
方聞有道者相參承本衷
得而臻藹如舜仲且以才士
道有循吏而兼理學家々

堂與致虛精義豈惟文
歲不佞頗鮮吏事歸而又
西山中萬緒不感讀叢言
而想見舜仲有媿色敢竊
比於宴雨附青雲聲施乎
為鄰子苟謳頌焉其可

矣

武林黃汝亨頓首撰

叢言序

舜仲諸生時為兄司空暨里中酬應
多所作即令作吏不廢去習故也舜
仲從諸先生學湛心內典厭薄一切
其于愉快之境靡不觀靈險之務靡
不辦而虛徐容與故習也不佞往所
讀書今若存若亡拋而損業今若是

若非是蓋不習故然於讀舜仲諸作
其所為序典而則引經而致題跋逸
而宕記傳序而有體贊古志狀極詠
文情至疏揭神王論議鑿鑿離文斐
亹啓工尺牘健詩則務乎性情矣而
舜仲不嗛曰是奚足存者舜仲之所
不欲存遠矣舜仲於學日深悟日入

所作將日欝勃然不足盡舜仲而習故然矣存其習不存其故將留有日新于是乎在爲之序而存之弟戴九玄書於稽署之狎鶴居

叙

學而無當於道者稗學也言而無當於道者稗言也故得道忘言至言去言要言不煩若乃多言繁稱繡其鞶帨馳玄渾際漱潤擷英樹幟擅自命不朽終不若斂華就實掃葉歸根殆豈之音方隅之識矢口而吐信手而拈初無意於修辭何足正於有道予方芟薙之不暇而可滋蔓乎哉蓋予束髮操觚侍側長者命題賦草聊供應酬未盡棄棄遂成簡册偶爲年友蔡公壯調發因謂可存之以驗所進非欲出而示人也能出諸生間取而灾之木垂成始以相聞予深悔莫及因命之曰蕘言以明吾意所欲云云如不爇五穀而屬厭蕘稗則吾豈敢吾序已晋

上巳日[illegible]主人叙

蒐言總目

蒐言總目終

蕘言卷之一目錄　智集

序

卷一目終

蕘言卷之一

新安余懋孳舜仲著
雲間張　鼐世調閱

序

重訂朱子年譜序　戊申

朱子之學說者稱其集諸儒大成至我明而大尊顯之列于學宮與六經並其生平言行果齋李先生會譜之鶴山魏先生序之而近世名卿碩儒又為之刊訂屢矣乃汪子子烈尚有隱憂重加參定夫何憂憂朱學之不尊也非憂朱也憂正學之不明也夫學所以適于道之路也適齊州者或遵乎陸或浮滄溟而滄溟不如乎陸之鮮溺也入成都者或馳棧道或出懸崖而懸崖不若棧道之較穩也朱子之學格物窮理從博反約分更分漏用心甚苦用力甚勞而要歸于尊德性求放心未始不直截簡易但不欲世人悅慕虛空遺棄倫物罕為頓悟之說以快聽聞耳學者不窺其修悟之合而苦其博學之難徒勦吐餘分割門戶曹攻互詆童

習白紛自當時朱陸兩家門人不能强同而近世姚江崛起左袒金谿不過傷俗學之失真而直指良知以破支離之障安能貶損朱子也近日學者譌以傳譌遂以支離誣朱子而以禪邪誣姚江究且以西域之音盡變中原之語是何其不覩朱子之真乎夫朱學安得不尊也𥿄家寶者夜光連城各私一物而後可以矜重價未有主山海之藏不遺尾礫而反見詆于蒼璧小璣者也窮口腹者麟脯豹胎各私一味而後可以矜至適未有享玉食之奉茹其菽粟而反意奪於餐霞吸露者也今學者之所珍曰直指本性耳其所嗜曰立地成聖耳不知宗門徑語朱子少涉而覺其似是之非力加排斥今反援所棄而疑其所實是何異懐璧而傲山海枵腹而鄙玉食乎天命之性不離庸言庸行耳順從心不廢好古敏求家法固然豈曰影響如曰直指成聖彼既生而聖安用指且成也如用指且成則或以直入或以曲致或以不言而喻或以旁証而通六經固足傳心騷雅亦皆至教安見格

物窮理之碍人入聖也前聖往矣獨其言存因言探心商榷訓詁以訓詁爲支離亦猶六經註脚之說耳豈秦灰漢律功果出于義畫文演堯諮舜命之上耶飲食以生人也而不免于噎文字以傳心也而不免于障訓詁以析理也而不免支離其流之弊豈惟今人言之朱子先言之矣若學之而差豈惟朱陸弟子淩失真傳彼孔門之仁義而學之者一以爲爲我一以爲兼愛爲我兼愛咎不在孔氏而支離獨爲朱子病哉今觀其自少至老自常達變不踰規矩妙合機宜何等工夫何等實詣即使學之[illegible]兀兀窮年稿項黃馘不猶愈於猖狂自恣胥中[illegible]而爲夷狄者乎姚江意空諸儒直接孔氏恐學者[illegible]誤朱子而爲之着定論故知朱子不得不尊也善乎楊復所先生之言曰朱子傳註學者童習之矣驟聞新說不以爲有益於童蒙而以爲有加於朱子可謂洞見病根者乎使學者于童習之外盡攷生平豈惟闇修之儒反虛蹠實即氣節文章矯矯自命者不覺心折意傾而惜乎全書

之浩瀚也則知人論世無如年譜便也余未知學
而汪子屬之序妄攄所見以求正於善學者

○尚書經家會序

明一經而六經之義備則莫如尚書夫其一中九
疇則畫象之精也賡歌颺言則風雅之祖也四代
升降則紀事之宗也揖讓拜稽則經幽之奥也至
讀禹貢而下迄於誓誥則凡經紀天地原本庶物
建侯樹屏則壤成賦命將出師車攻步伐率簡衆
歷謹歩頑民靡不委曲備悉按而用之如指諸掌
此其爲用甚適而義獨全故不通六經之旨竅百
家之致極古今之變不足以暢明尚書而末學溺
於所聞偎云書道政事及命題𢿍管不暇理會神
情而掇四書義之餘瀋以塞白相矜玄妙第不識
揮麈喝棒以施之法宮明堂肖乎不肖乎故不佞
謂書之義無弗備而辭則有體要以設身帝王君
臣之間而矢口爲典謨訓誥之詞斯稱善述邑父
毋凡同譚先生是其說以爲知言顧居常不講究
練習而徒倚辦臨文之間即善體認何由逼肖此

諸兄弟之家會所由訂也夫會而於家不已隘乎
諸兄弟第論會之真不真無論廣不廣果其心會
神會一堂固會千里亦會同方固會尚友亦會彼
虞五周十安在必多而元凱且奭安在不出一姓
也諸兄弟倡之家而風之遠使家與家習即斑臯
龍躡姬呂立躋宇內於唐虞三代自茲會始可也
匪是吾不謂之善明經

○余食其遺稿序

食其予族兄也機調豪爽嗜古修辭睥睨八代置
宋以下語不道而長志屈於短馭未竟業而中道
夭其人與骨朽矣遺言獨存友人吳大覺選刻之
而問序予夫序食其必文重食其者則謝少廉爲
之玄晏予未能重食其而食其蚤知予予不以文
貌食其而以意貌食其食其殆超乎風氣者也夫
文之有風氣也代自爲體各不相沿至宋標之以
理學而修詞之體廢即以蘇長公之縱橫變化深
入淺出而咀嚼既衆數薦不鮮我　明總前代之
盛如泛海波罔知津源動以一勺藉口理學文章

幾千寂寞自河東倡道新建揭良知之宗超百家以直接洙泗自何李崛起七子登作者之壇超歷代而直接于周秦大函振藻炳于列星我婁讀紫陽之書守其師說或由晚年定論漸信良知要以輕厭聲悅聽聱牙佶屈駭若牛鬼蛇神易象盤庚近而不玩即食其家學亦然而食其弗是也北面太函抗意濟南太倉之閒而覩談道如石曰不辯夫其去世業也吾不為食其是也而其慕上古也吾不為食其非也食其豈果去世業哉無逾法門

來者不拒飾贋藏拙誇法以身不若寥寥慕古取裁于龍門少陵其面目真而用意遠也且夫北地之為文也歷夏之為詩也是卓然者也然必秦漢必盛唐終不免於擬議若夫新安之王仲房東越之徐文長才情所至亦足以傳摹古率真定何勝劣聞之吾師曰司馬子長能為漢者也蘇長公能為宋者也是知言也今之能為明者誰乎蓋必有不為明者而後有能為明者亦必有為墳典丘索而後有能為明者譬之江河歸海漸趨漸下不導

嶓岷遡積石觀所自出而酌其瀆汗蹄涔欲與四瀆爭流天壤間詎不悖哉食其將自為明而觀所自出也故曰超乎風氣者也仲房文長當與揖讓于丱角受知食其引以千古一行作吏此事便廢何以答食其哉窮而業精是在大覺若其生死之情與食其均不朽矣

丁未

松陵趙氏族譜序

趙氏為寓内昌族所在代與其分者松陵則自國朝隱君子原一以迄於今凡十一閱世聚指數

百餘元愷林立簪紱蟬聯輝映三吳間稱華閥矣而譜事闕如鏡吾先生慨然修之殫十年之力採摭斟酌勒以成編而屬通家子某卒業某不文何能一言為弁然竊有契於先生之志也夫古之君子未有不重譜事者也國有史家有乘明世系死生出處之際以詔後人所從來矣合族展親于是焉在故曰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是悖亂之行也歐譜遠冑蘇譜詳自出書法各殊義無勝劣北地之譜李也莫知所從來上始曾下終兄弟焉非不欲詳

以明所疑爾諸家要指總之不離於實若夫趙氏自原一以迦良欽原原本本匪不可知慶與隱顯之際殆有難言歟故斷始原一信所知不以親盡略也其錄子若孫也信所見不以難知略也譜外戚重妃偶也知父而不知毋可乎冠以玉音當代著矣繫以仕蹟出處明矣綴以實錄死生正矣揭以人品附以著作文獻不亦徵乎先生之法豈兼到諸家而用其長而愚則謂其志似老蘇也先生之言曰家譜人莫之禁而弗爲者以忽於承前啓後

之義也老泉氏之言曰觀吾譜者孝悌之心可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盡則情盡吾所相與視爲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譜之所以作也夫任其分而相遺相忮骨肉五兵思其一而吾胞吾與立達必共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安百姓安人孰非一念所極老翁惟睹此義遂能啓厥後以成名儒先生雖潛德未耀乎而愚見長公爲稽山真能輈如傷起溝瘠今且以治行高等徵入　內廷峻望鴻流不讓

文忠豈惟是亢宗高門埒於眉山將一本之愛式充且擴世共楷松陵家法其在斯編乎信矣先生似老蘇也

刻張翰林稿序　乙巳

夫麴蘖鹽梅不同質而皆調於味笙鏞柷敔不同器而皆調於音彼其出之澹寂而淵之澹寂一性牙曠之所適而莫不同人之風聲氣味殊方而合亦猶是也故不佞於張世調其才謂弗逮也其功力弗逮也世調以慧我以拙世調以敏我以遲世

調以博我以疎世調以精專我以率易且也一處雲間一處天鄣風氣宜大相懸然以不佞落落莫莫無當於丘里而莫逆於世調癸卯同舉壁經傾蓋歡甚憾相見晚吐其生平則從髫丱時慕淡寂而仰止稽山兩人有夙契也不佞與世調同所慕而異所造異所造而同所收愈信精神所到殊方可合斷不宜以目前自狃既上金臺分棲蘭若無皇居壯麗之賦擊筑忼慷之歌雪夜霜天圍爐啜茗究竟身世終不欲負少年夙願未幾而並錄南

宮又山陰師爲政吾兩人於茲山宜有夙緣也者世調既簡庨常讀書中秘而不佞謌選得山陰令地位懸殊業分矣而氣味如故也臨岐把臂戴咏戴歌世調不榮中秘而瞻彼稽山愚不敢薄邑吏而忍辱稽山相別期年世調試於文而屢試屢前愚試于政而百舉百悔山陰王生師世調而待其館課屬不佞序且謂世調意也夫世調之於文也雅而則澹而有味抒性靈而擷枝葉幾幾乎似吾師矣其屢前而有聲館閣宜也奚啻於簿書之吏而相質問爲不佞知世調意遠矣彼不屑爲雕蟲之小伎而欲爲有用之文章古有宰天下而無不爲邑令者謂令之試於事親也要以擴於嗜欲無滑其天機一無所罣而至于一無所濡以之爲專則循良以之爲辭則起衰以之爲公輔則正已物正其不失赤子即不愧稽山吾兩人豈有異也夫儲望館閣而步趨夫子世調更有地矣日而新之是在不已頃余入越而瞻稽山也日牽吏事而不暇登也釋事而登之[illegible]其巔不休世調固不休者相期於絕頂而浮雲太虛同乎異乎師世調毋徒以其文也

門墻桃李册序恭送　月翁老師入朝

夫庹類有情顧復之愛獨渥玄功不德大造之在疇忘　明主邱婺水之私吾師衍紫陽之澤五年氷櫱合萬姓以分甘三物爐錘鑄多才而作貢標枝化爲桃李花滿河陽竹箭登於南金價增上國茲乃紫宸輯瑞赤舃朝宗天官報最掖垣首擢乎朱雲帝語旌勞照乘先球乎明月徵車既駕卧轍何從于時蕩綠添紋吹灰應律陽和解澤魚水有相得之歡手柄移春卵翼失更生之望前旌掩映後路唏噓覩皓叟之交顔晨風助泣看兒童之拭面曉吹增凄矧某等首植花城先沾雨露早收藥籠忍隔風塵含情與四民同　深別恨比千家[illegible]切幸甘棠之蔽野美蔭長存望蟾蜍於中天清光漸遠臨岐莫贈共獻呂虔之刀對酒當歌各續王褒之韻顧慚風雅用寫離思

半豹齋藝序　似是代太僕見田公　己亥

國家制舉藝以明經也而學者猥以修辭當之如以辭則搆藻摛菁燦若春華足矣要以闡明經義傳聖賢之神則非深心獨詣悟而後言縱纚纚洋洋文將安附故文以徵實言以聲心顏氏閔冉不失爲善言性道文章合也于今文敎係治家左馬而戶莊騷乃講明聖學則江以西爲鄒魯曩不佞承乏江藩得觀厥盛大都風氣麗而未散七君子敦實行而理性宗賢哲並起迨戊戌而若谷徐公以麟經魁兩試海內人士靡不慕其爲文意且以

英氣麗詞恫心駭目稍傳誦制義則固精而約靜而遠質而文殊不類少年習者蓋百家靡所不窮貫而以獨解爲宗變化靡所不窮極而以會心爲法聲亘璧師直示本來則塵塵盡成三昧故容藏啓而射覆者喪其識天機運而揣摩者失其工太素呈而粉黛者掩其色以是標軌藝林眞足起代衰翼聖諦矣會有天幸而　上以師帥惠我婺婺雖紫陽遺澤波流漸遠文或掩道大夫始政即進多士而返之經陸博士雅稱知言謂迴波遡源則

制藝其司南矣因與諸生廣其傳而問序不佞不佞棄故業久安足知大夫文然竊見大夫爲政一洗積習而出以眞心照若觀火而不察爲明利若發硎而不捷爲辯諸一切修名之術不屑入其中故其民溫溫如春凜凜如秋古稱文如其人吾以知其文矣乃其訓文學則主之以淸吾觀全水主庭淸之終日不能見眉睫一撓而不察方圓若夫江河之濤瀲山噴雲百谷灌之而不失其潔其源濬也夫性則文之淵源也性徹而神淸神淸而筆

隨之矣師大夫者奚獨以文哉弟子曰仲尼作經文學不能贊一辭先生明之而兩以辭傾天下遂於文矣是刻其豹斑乎遂因大夫半豹之名而壽之剞劂氏

名賢祠約序

吾余之代有聞也幾二十世其蚤而以夙慧著也先名賢始奇其卒而以理學褒也先名賢始顯前紹循良後開忠節殺而俎豆於聖人賢人間文獻徵矣圭田闕焉先司徒洊登九列[illegible]之不自存

君子曰善養也宗廟典籍之謂何恫乎悲矣是約萬曆丙申立也前此未忍定焉及病中而始存是籍其爲寄也遠其爲敬也薄以昕衍慶克紹先世士之祇且遜也安用約約之以示思也防墜也昔衍慶嘗約矣久而墜奈何嘻是非約者意也其至今知祠焉則猶約力也且約之者子孫肅敢墜乎自封而非厥祖非我類矣爲名賢苗裔疇以非類自處我知其必有思也生饔圭組殁報豆俎則思君臣既腆紹庭亦啓忠貞則思父子鬩彼室堂乃

望宮墻則思師友壺有刑于淑厥柔儀則思夫婦任不遐棄李亦血食則思兄弟夫德則莫備享則莫嗇思其靡報則咸思其未光則作倘而遭時可爲且恢[illegible][illegible]不以汰而敗嗟嗟薄薄何害或曰爾祖[illegible][illegible]意豈不遠乎約宗祠矣今漸而墜不於其薄於其汰汰者遭時縱志氣焰可羶羶而慕之遂變厥先得時之人非祖宗之賴也仲子唯唯否否不然夫夫暴得富貴未始得如名賢家法而訓之自我變置一空前人爲法之獘將及其身慕之伊何直沐而冠倘舍好爵而悅遭時先司徒亦不賤矣名賢苗裔賴有司徒家法在司徒故曰吾約非得已也世世有司徒則不約可也約而世在則世有司徒可也是不媿爲名賢孫子矣戊戌仲秋一之日

附祠約申言

祠之約莫備於衍慶有公耆有義耆有祠規先名賢序之矣至克紹而産稍備不復議耆焉先司徒之爲是約也蓋克紹規也夫耆無常産有常有其人則無常而亦有常至今而耆之有常者岌岌乎不可常也司徒之心豈惟約名賢祠哉約不衍慶不克紹而名賢譜不統宗而直方嗚呼可思矣

比竹齋吹序　辛丑

蒙莊有言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夫氣比于竹而籟發物有固然若乃發于人聲而調于律呂節宣和氣感召三靈詩不亦難言乎哉然古者太史陳風下逮婦人小子塗歌巷吟靡不被之管絃登之朝廟聖人且刪而[illegible]之經則人籟而

天者一本于自然所謂言志道情無人無詩也當世修詞之子標李唐以後餘沫輙欲擅其柄自號于作者而或畸人彥士托物宣情動謂爲俚爲荒嗟乎詩之盛也果餖飣工乎不佞每諷曠懷之士誠留心風雅直先滌其羶慕咼染之心消其摽房不平之氣待夫情與境會質任自然吐其胸中所自得則何必乞靈魏晉稟仰盛唐然後適于律而鼓吹休明者而會舅氏某友人某出某同社唱和一編相示不佞引手酒讀之大都隨景寄興因物

寫懷無餖飣矜揚之態盡其體則五七言長短篇具焉其人則黃耇英妙譽髦豪爽靡不畧其形骸而攄其獨致語不必古人亦不必不古人第令得聖人删之安知一無當于三百篇之遺也者乃命之曰比竹新吹何居毋謂新比之而于律未盡諳乎是謂情發自然何新何故欲撓則昏躁動則戾諸君子以情得句復以詩陶情絕其緣染和其天倪苟其元氣暢矣何患嶰谷之管難爲比哉昔昌黎之論書也曰利害必明無遺錙銖喜怒窘喪一

于草書焉發之而其論詩亦曰物不得其平則鳴致使後之好事者謂千古詩才必在乎抑鬱窮愁騷人狂客而館閣無雄文下里無揭調不佞乃獨以性情之迋詞爲諸君稱説誠謂長者生盛世而歌擊壤無所容其不平而不佞暨二三兄弟且願相與鳴國家之盛也

馬霖汝四書義序　王晨

舉子業有才有品有先天之品有後天之品化腐而新滌凡而奇剷華而實百鍊而精光吐焉此後

天者也若夫先天者稟氣獨清賦質獨厚曠然有超一世之識而浩然無耀一世之情品在文先而肖意以出精光自見故夫妙於舉業者有不在舉業者也余持是以爲文未及滿志且謝去持是以論文靡不撓得而更快意於霖汝霖汝幼英英負千古不屑意此道稍稍就之而聯掇高第余故未習霖汝卵翼從金陵馬上望而知其才也少而儁偉者也而未定其品辰春從長安馬上望而知其品也少而鍊章而闇者也而未讀其文既相與朝

夕師門論心披憬索所爲耗讀之自喜吾說之合也不詭而新不矜而奇不歛而真所謂先天者乎使霖汝挾其才而無以居之即藻績炯爍奪目駭觀如慧眼者何兩歲授霖汝者皆非可獨才合也霖汝之文師定之深于文者能序之余不文而道所以知霖汝者語曰不知其人視其言竊霖汝亦何必在舉業外哉

陳當世之遺言序

逞余讀書華川即知毛詩家有陳當世籍甚諸生中試輒冠其儕偶諸當路行部靡不折節陳生都人士多從之遊余視當世在寂而聽令咳名者蟻附未幾當世選儁超入辟廱浮沉數歲余昨上公車屈指宇內同調必首若而人今年春共出太史顧先生門相得歡甚間出其之遺言以示余余惟之遺獨寤隱者事也當世自稗垂壯于世無不遇安取是名篇哉當世修獨知者也其選而復歸也不競時名一意習靜就山阿結數椽顏其軒之遺時奉尊人猶曳其中自相師友會心而授之筆無意爲文而文轉工精于詣矣人或謂之遺爲尊人名不知當世處窮固獨處通亦獨我且爲獨寤則亦之遺也爾矣詎知數椽外有別境哉當世修之獨而師矣之獨逐好者不獨而群矣當世之意氣猶是即都昂貴垂鴻業寧異獨寤意哉讀之遺言得當世之品矣

賀襄王嗣位序 代 王從[illegible] 忠之姪

天子至仁在宥恩篤宗盟麟趾瓜瓞軼于前籍[illegible]諸姬千國多應運而膺新命敦圉之歲　襄世子奉　皇帝冊賜璽綬嗣王位與國人更始時大理寺卿不佞臣某北向而呼萬歲者三復南向而呼千歲者再臣襄藩也耳目　王懿媺最真私用爲天子賀而一時廷臣謂不佞倘　上問若所稱賀厥旨云何則奚以對臣乃敬誦乎詩書之言也大雅之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康王之誥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今予一二伯父尚綏若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故夫磐石之

宗拱于萬國寵綏之效凝于不二奉若之訓稟于
先公故魯之僉晉之耳勲在天朝皆不二之裔主
而習於家法者也　今王方冲齡寔聰明洵美嫺
于前訓無耳目馳逐之嬉而有好學樂善之稚今
日者彤圭赤社嗣有令緒寧惟養尊處優昭懿親
之恩其以翊衛王室而倡萬國之忠也惟此日其
以奉若祖訓而倡萬國之孝也惟此日其以好學
親賢積美而永有終譽也亦惟此日昇翰之新宗
社之慶也安能無賀且臣非徒信之王也詩曰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臣猶及見先莊王暨乃靖考禮
賢敦行不啻河間東平卽臣之微賤從髫丱中物
色而國士遇之此猶其小者也若先憲王丁景泰
時不辭批鱗上書請毋易太子廷吏所咗舌不敢
道訟言之不諱迨復辟之日　天子璽書旌賢徵
入朝上殿相見反覆歌詠恩數無比夫豈惟　上
恩厚抑所謂不二心之臣爲百辟儀者乎彼上書
願朝郊迎臨送侈爲盛事漢蒼視此懸矣其垂令
緒而開嗣王之作求也又何疑焉今制優逸同姓

諸侯王卽不託師保元戎之任或負扆而賜履第
令用憲祖之遺躬化爲諸國先令循禮樂善以媚
一人寧復吳楚七國之患其爲足賀何多也廷臣
僉曰甚善然吾聞王賢王也中山之哀文學防轄
共表稱厥美而責讓之不以聞王豈樂上聞哉試
以若所稱爲　天子賀者達之王未必不善呼萬
歲也

星源政紀序　代

自虞廷在治忽以五言至成周而太史陳列國之
風以觀政得失語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民之
歌舞於德也弗可强也　朱侯涖我婺一政出民
輙歌而舞之六年於玆矣觀風者時時採焉始爲
之歌來暮曰異哉其以破觚蘇其束薪者乎亟而
疏其循良已爲之歌羔羊曰美哉皎皎乎素風也
哉且以觀其化也爲之歌菁莪曰美哉蒸蒸乎爲
天子作人楨王國者婺其盛矣爲之歌干旄曰是
其能求賢哉賓而禮之其有地也爲之歌閟宮曰
美哉洋洋乎禮樂具興也哉何其善頌善禱也爲

之歌章甫曰惠之溥也政之成也可藉手報　天
子孰啓之者非太公乎爲之歌彤弓曰渥哉[illegible]
也推所生知本矣爲之歌天保曰美哉[illegible]
覘也哉使民愛且歸之君親政以備矣[illegible]矣
于是歲丁酉主爵疏發源有異政宜備采而[illegible]
毋久勞簿書聞發之人惟恐失侯於其觀行[illegible]之
歌甘棠　天子倜元元假之時月婆娑父兄知不[illegible]
久借也欲粡其紀其故實頌聲以寄孺慕而不以
聞侯侯故廩廩德讓闓風謠即戒百姓毋以我涼

德而諫我父兄亦私論次之而以質不佞汪生汪
生即煢煢苫塊中不嘗爲父兄色起父兄曰侯淵
懿淳備靡可窺測第撮事徵聞而有可圖紀者可
哀集者其事則澤宮紫陽霞源瑞雲接虹麟祥冊
府賓筵在焉其文則　璽書褒獎冊記序頌歌謠
具是矣嗟嗟侯政之淳備而感人前此未有哉父
兄閱世久其於前政有去後思繇其日淺而遷去
速故去始見德焉曷若侯之淪浹深且久者　天
子既徵之而俛借之父兄結于久且深喜其來愛

其徵而重念其將行展輯孺慕非紀曷寄之然紀
第政耳政而歌舞之耳其有國工弗能圖而良史
弗能傳者無論其宅即所云澤宮紫陽霞源瑞雲
接虹麟祥冊府賓筵焉華翔而雲霞浸者亡備更
有能兼舉之而民忘勞者乎即忘勞能忘事乎侯
抱蜀不言而務具修封以內若不聞事事者銍公
名卿樂爲記之使者以聞天子曰亦惟是令之能
稱朕意甚嘉悅焉汚不至阿所好假令民之僞也
風雨愆而寒暑更則何以自有癸衆令不下數十

百人而歌舞之者可屈指殫也民固有遺直也惟
惠則愛惟誠則結惟平則通夫長民者靡不務見
愛焉勢格而壅情移而辟自侯之來所存郵而稱
山濤之紹者莫如先兄之孤曾不聞以愛辟即宅
假頗色於侯蔑或行其意以相稱也夫且誰格之
善余司徒之頌侯曰政莫不平平一邑即可平九
野侯且晚侍從　明庭爲　上言癸首善遺風及
所以治癸者布之九野九野人德侯而歌舞之其
庸可禁乎父兄第紀之以備癸風採爲開侯矣

別舒伯玄序

世多旹文士無適於用非有用難用之者難耳夫六文士故以才名自負者也名與才附有時合有時離離在上合在下下之人共耳而共目之目實傳聲即異不勝同成于衆者也上則貴耳以爲察而所寄耳者不考褒于輿論而奇中于忌口一語入輒矜以爲聚名矣轉徙而和之即成于衆傖之乎獨也况復作意其間則恬可爲龍肅可爲猛彼貴意用世者安得不被此名也以去乎余曩從文章

知伯玄名意其人殆千古自命非局局百里才也乃釋褐以次受事未幾擢比皋新安余得覩其人于攝婺無論氷蘗自茹即濡沫邪翼不啻慈母第于于紀之豪不欲骫法耳代之日民號泣載道即百里別不忍也夫此數月之閒耳其用婺者即其用泰者也余不知泰知婺已乃去泰而泰之子弟不勝孺慕尋慈母於數千里外者踵相接也去之日老弱携持遮道至詣闕請不可得則勒而樹之貞珉夫民情在泰猶[illegible]婺者也奈何以猛去哉

婺土磽而民朴泰多斥鹵煑海之豪聚無賴作奸其間力可通神當路莫誰何矣藉令中都宰而在肯骫法乎脽眦力抗侯王何愛令長哉彼飛語銛於蘗匕首矣復得作意者成之伯玄安得不去泰也夫治豪宜肅治朴宜恬伯玄用之無不宜第令先治婺伯玄不以卓異褒乎新安弟子私相謂先生若用婺起家今且　召入内班洪奉我輩安所得名師事之惠不長有師耳乃未幾而且并皐比徒之檄未下子弟父老相駭怖無不欲爲伯玄死

謂　聖明在上偏聽者何奪吾慈母良師且謂泰人詣闕之請何與論安可恃也伯玄謂子弟吾才如屈匏六籍之外無所用余曩受邇事非志也用趨人同升者强强用之而敗弟子不忘余則龍沙雲閣之間不㓕新安城也余謂伯玄何不可用獨世人用邑用之于爲上而伯玄用泰用之于爲民泰之上無能用伯玄者則伯玄竟以實用得不用也而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安取襍簿書而成之則伯玄將以不用爲大用也夫伯玄固已塵視浮榮

矣先朝起兎園而爲名宰者非其鄉人乎　明天
子在上終不忍長沙屈賈生也

送趙蹇卿赴召序　戊申

國家所與共治安者在附民在制兵兵之休養訓
練用正出奇聽之閫帥而權置帥者在職方則職
方之任綦重然閫帥各守其彊埸不相越代而職
方乃主籍九畿要害之末周物數之末辨而議人
於輦轂之內制勝於千里之外則職方之任逾難
非具文武才安能勝任愉快而當世銓法多倚辦

制科甚且爲人擇官不爲官擇人故坐嘯而補者
十五明試而簡者十三頃歲考選滯濡郡邑苦積
薪而欣蔡仙舟者且以是官爲人重矣松陵趙蹇
卿先生令會稽甚七年而有是擢士紳榮之後僭
其過不配望予不佞獨喜主爵者能得人爲官重
也夫蹇卿不擇官者也然無所不任吾何以知之
於附民知之民之難附也其有甚於今越乎其慧
給未可以智籠其狎愿未可以法繩其堅忍未可
以情使且也望令甚厚求令甚全大抵窮難繼極

難返之時也非才誠兩合張弛應機不失於鍼芒
適調於呼吸而稍緩之則見爲巽輭稍急之則見
爲乖方自吾入越來民不安其令過半矣乃口碑
在會稽何獨轟若雷也周書不云乎民情有好有
惡小得其所好則善大得其所好則樂樂則譽蹇
卿之爲會稽也知有民而已知有爲民持之而已
徵好去惡身且不顧後身先民民大得所好矣寧
無譽乎世不少赫赫之譽而不必結於下亦或有
悶悶之政而不必結於上其結於上下者誠也其

使之無不結者才也故知蹇卿無不任也予從蹇
卿學製三年而手足拙乃蹇卿不以爲非類而以
爲同心緊若長談幾稱莫逆居常論人惟一真則
久愈有味余方藉以爲鮑子爲鍾期不忍少去郎
二三兄弟才倩百倍亦莫不以蹇卿爲元龜珍璧
其行共陳祖帳相次進觴而屬受教最深者擇言
予既以附民信治兵而慶蹇卿能重官又以知我
信和衷而慶蹇卿能體國夫廟堂之上豈乏文武
士顧安得捐形去智規隨一德者而同心共濟也

哉蹇卿唱于而予七人者唱喁其有救于時則無
負今日矣

贈汪朋岡序

曩余自歸汝被命時即知有汪朋岡矣蓋其姊子
默爲余館甥云姊賢姊也歸于潘弗字而以樛木
德字默若然默以通家子納幣余務息也七齡而
孤余即拮据王事靡内顧其能無務息憂乃門以
内政肅然無務子亢至尢膽徵慈弗煦煦嫗饋愛
大類古賢毋者追默陳鳫相見而頭角嶷然有樹

立余藉以寬務息憂則汪姊力也而姊則謂未亡
人何力之有吾教吾子無以難于全吾子潘故世
族先君子食祖父遺蔭弗虞餒第慮積盛之後而
浡稚弗弔懷忌而伺之者雚産之睥睨而藐諸是
圖危矣不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未亡人不難捐
所輕以全所重寧惟是象齒以祟藐諸則豈兒女
子能知微吾弟識不及此余未習朋岡深而所聞
大致類是是其人即不綰通綸掛名籍乃孝弟天
性而意念遠操行篤恂恂德讓君子者故能善尊

其姊而克樹其孤彼區區分祿治糜微榮女主其
于以愛姊也豈相度越乎且微獨姊居鄉而鄉人
則之至勤長吏殊禮相旌他如方田約束咸任其
勞而不斂其怨鄉之人日屬耳目縉紳先生修潔
厥行或不能齊乃口而朋岡能得其鄉人交口譽
之豈非孝悌之感而篤行之符歟余益信朋岡長
者乃食其德而祝願甚者無先甥甥今壯且多子
矣旃蒙之歲而朋岡攬揆甥來謁余言擧觴余以
行事度其齒當亦始壽以上乃數之而僅僅踰艾

也艾何以壽哉從此而追其事姊樹孤時則少年
耳而行事類黃耇于人情尢難夫淇能以少年爲
黃耇顧不能反黃耇爲少年乎則千歲春而千載
秋已定之矣艾何可無擧觴也而朋岡且歛邑不
從姊擧觴夫甥也寧忍視袮裷第望其弟毋者如
毋也觴所以擧也甥之謁也余苦痾不能握管再
越歲而頻來謁甚至輙以是語之即不文請更數
十年而次其軼事續之也君不爲余擧觴哉君之
甥且以藉手於君之姊矣

贈堪輿范子序　范子號南溟　辛丑

昔之賢者不在朝廷多寄情山水間夫世界中佳山水亦復何限第深得其趣該宇宙而弄元氣則必有虛襟曠懷幽情逸致超然象外然後境與情會曲盡其理而不失鍼芒非夫占禍福測陰陽與形家者說也然為形家者說亦非有道不能該有一物橫于中而方術意見得喪譽毀盡為之亂于山川性情邈不入矣嘗試驗之於我其精神閒曠意象順適隨目所接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順逆動

靜吉凶禍福若洞然吾前迄及目悅五色耳悅五聲意有所至而情有所忘雖禍福之至介若丘山無繇識之矣彼形家者亦然近日精此道者無如太初張兄彼以儒者而受異人書宜於山川性情有所冥會頃奉　詔襄先尚書事張兄為指其處余心然之乃先有指之者余尤意其非庸人未幾而吾侄遇范子于清華即先張兄而指者也范子貌恂恂類儒者不習為誇詫橫福奇禍之語而山川性情則雅有會侄以其信之既襄事而人多范

君不負所任任者能得范君吾侄遇范君以形家言而得范君不以形家言范君惟不溺形家言乃能精形家言余疑范子殆寄也范君曰不然某不讀書有山水之癖傾以茲術遊寧以代耕且欲闊世間形勝且欲識世間所謂名人奇士者耳因謂宋人語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閱盡世間好山水余為終誦之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不放過耳遂得四言于急端而次其語為贈倘有以吾言貌范君范君真寄者也

贈江君擢守石阡序　甲辰

國家中外相倚分符竹而任藩宣無如二千石重乃承流虞遷樹表虞側履盤錯虞紛當震撼虞奪又無如二千石難頃者擢採四出郡國每貴調停天子更慎其人守牧之命百不得一請今年秋會謹天戒　上銳意實修與百官更始釜鬻稍開廷臣出守者相鱗次而寺正江君且朱轓熊軾綰黑綬而守石阡二三寮友重其別而謀所以贈言余與江君共事久即不請安能無言為別竊喜二千

石之所重者未足爲君重所難者未足爲君難也江君蚤負才名以治行高第入評棘寺其所平反讞決燭照獨提鋒穎獨銳單騎入舍室無媵姬門無雜客一意于職之內而才常盈于職之外余心多其能以爲劇繁任鉅何適不宜因稽其往事製錦鳳邑而邑稱神君也别蠹流慈既去而人思之此猶宰割專城得稍展布微見能至如擁皐遂邑冷瓊文儒空有師保之名而權不稱位非有真誠妙用安能使波流者雅化速肖乃一振鐸而猶風

者蒸蒸也初試而作用夐矣何有于佐棘廷哉彼二千石與　天子共元元惟是拊循敎誨不得已而殉之刑昔所分出而小用者今迭出而并用之于以宣德意而紹循良奚難而或者以石阡遠在萬里外華夷錯處屬播事瘡痍之餘民瘠吏勞不足以優賢者夫惟賢者正無不宜耳遂用渤海文翁用蜀何必三輔內地馮翊扶風哉蓋至易兮矣爲耒耜化荒裔爲文明炳朗漢帙其去拔雄鉅篇之智不啻懸矣君于教化訓俗其所已試而黃虞

殉教之効至今猶夏者卽功君用在棘庭推廣而妙其用奚患三苗不格乎君行矣　聖明在上詎謂有奇安施先勞無倦與民宜之石阡之化不遜渤海蜀都而萬曆之治超出五鳳神雀也則共事者與有榮施矣若夫璽書旌勞徵爲公卿自循良故事未足爲江君誦也

贈游長公考績序

不佞甫登朝籍輒慕今司徒一川游公爲人碩德深心歷三朝敭中外所過見思閒從吳越滇南羊

城八桂都人士耳其膏澤翔洽居之以謙未嘗不欣欣嚮往且知其有後也既處都中會其長公少川君以桑梓通家來謁色恂而固氣歛而麗精光韜而不可秘不佞心多其有用之才于以紹休家賢奚讓而是時司徒由奉常晉廷尉居留都名日益高望日益重長公非久當任乃顧不自居毋稱家大人雅意求退不欲以勞倦之餘更徼國恩孺子無知不難就新格博一命以明家大人之止足也于是用詔例珥筆西殿爲中書舍人舍人故閒

局累日月積資率多翩翩豪爽䟦清華處優逸以
相稱耀郎驟貴皆然長公一入侍輒歌皇華道故
都甚榮遇矣而獨守樸崇質不殊寒素同舍者稚
重長公閒言之不佞不佞益心多之以彼若才若
器皆足際風雲奮龍虎何乃稟筆從事取鳳凰池
優游爲愉快哉蓋長公善爲退者也吾聞長公當
司徒守郡時餐氷食蘖幾難自存遂不辭勞苦以
身當戶儉嗇而佐之庶諸弟少習本業不宜襦以
生產且身代其勞而貽之逸故夫司徒萬里宦轂

無內顧憂群季彬彬有早擢賢科者長公之能退
詎不有力也長公不以任子自都　上竟不能釋
舊臣未幾而司徒考廷尉績被世恩長公之嫡巳
任矣又未幾而長公且奏績恩逮其偶矣搢紳侈
爲盛事會　上用廷議特徵司徒晉新任簪紱入
朝父子輝映郎周前參後不啻似之同舍者爭前
爲壽紹介吾邑邢君屬不佞致辭則緇衣之美衛
武宜足爲君誦不佞不以誦而且有味乎羊叔子
諸葛武侯之言也恭爲德首愼爲行基澹泊明志

寧靜致遠彼二君子者豈不千古名臣而所垂誡
未聞象賢有能奉若司徒凜凜德讓澹泊寧靜寔
其素心長公用其退而儉者一證于眞侍史氏傳
之異日者共美司徒世家也不乃稱善頌哉敬書
而請質之司徒以爲然否

贈朱司理奏最序　　巳亥

今東北多事　天子垂意疆埸節鉞棊置乃有虞
氏戒嚴猾夏獨倚辦于司理卒以外分北而內協
中令平成者讓功參逢掖以司寇攝諸侯相用能

兵萊夷而綏宗國夫使理之所爲明者僅僅操三
尺文無害爲愉快則一能吏任之耳要以弼敎從
欲則邁德爲難今制郡司理郎不夷于九官然其
治則士師任也其重則諸侯相也且諸侯牧各有
寧宇不越其封外而司理以執法出入監大夫都
使者問四目四聰　上寄之大夫使者而大夫使
者寄之理則理之任逾重然諸侯牧各以其明爲
於封之內而司理以其明爲於封之外上所寄耳
目衆者衆亦環而耳目之則司理之任逾難深則

無民削則無法察則傷雅平則傷裁異則失人同則失巳示朴則來侵見奇則來忌非夫成德之彥則或以乘人鬪捷或以文貌周容持此博虛聲而取顯擢槩以知人安民邈乎遠矣幸哉吾郡久相君儼然理之也其未至也犨然以文名領郡人士迨合東觀即新郡而貌之若虔子塗之若仙人嶠幽蒯劇具曰神君乃或臨決斷而惻惻然隱也則泣罪之仁矣自公退食手一編無他御語者不適故人闒者不入旅幣入郡三年所取月給惟南山

東新上池勺水耳時代行部四鄰諸侯咸服其鑑而飲其和蓋不使久在行間不獲從鄉大夫渥周澤然竊見監大夫部使者之章交薦而未已也四方輪軒之使暨諸逢掖之英介冑之長與計偕而領轉漕望都門過天津者靡不稱說新都據舊京上游很云首善然土瘠磽俗使氣舞文簧鼓得奸其間又以多山罙阻聚徒金穴境外竊發乎不寘自相君以來而民得其平衰者衰許者亦衰園土幾空矣鈎束之日減而澆爭者盡歸本業歲不知

侵也奸宄之潛消而寇賊者靡或窺闚波及四鄰而卧犬生氂枹鼓寢柝則明允之力居多夫主上䠶䠶以急安壤諸大夫盱衡而憂邊鄙乃相君操不律坐清乎畿甸舒　上南顧其何修致是仲氏尚誼致書不使日相君之化不于其司理之日也某故從相君舉進士所治尚書家言相君得精坦德邁種自有之矣以理新都循發硎也吾而謨明猷諧遜可遠在茲不使唯陸不使故治易在賁之彖觀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豫之彖剛應而志行夫微文

爲政折獄者無所用之要以尚于中行搿成泰道童習之矣一試而貞教于西拜多士之賜以辛無罪再試而治兵于東而且悤然衛干羽之化也相君一試而經術效即再試而陳昌言賡喜起斯其持務惟明分北亦安足多今茲質成也冢宰以聞上嘉悅之而寵所自生相君亦曰匪臣之能唯老臣之教夫豈虛語愚聞庭堅故高陽之元而魯司寇自正考父來益光厥德曩蜀中人士嘖嘖武岡君有蕪名尸祝不絕而辰溪宰又世其家聲餘慶

降祥易書備之矣若乃彰厥有常思日賚賚相君
且以是對揚休命仲氏曰兄無庸修辭第以經言
質之於相君相君有合矣

贈朱邑侯再考序　戊戌

古者三載考績三載陟明令甲相沿于今爲制自
卓異塗開令始有一入覲而留中者矣　今上與
精上理復古虞周之法郎殊尤卓擧率以四期五
蜡而始就徵去年丁酉主爵疏侍從宜補郎無如
婺源令賢令亦五蜡而再入計矣會　上謂中外

一體毋令急侍從而釋拊循計吏旣最朱侯復以
單車來下邑父老見之不啻赤子復見慈母欣欣
然手加額也居亡何侯當再考績最書旣上父老
子弟文學縉紳先生之徒聚族而謀所以效封人
之祝則慍者半喜者半慍者曰國家懸異典以優
殊績如侯者久勤勞何以風有位故慍喜者曰自
去年來侯已非婺有今幸佹借之侯亦樂拊循此
民深厭愛也故喜慍者曰孺子之愛慈母也切于
愛日拊我日深則去我日迫矣若何賀喜者曰侯

居常所其常居婺非常非常之恩非常之慶也若
之何不賀於是旅造不佞而質前言不佞遜謝曰
公等毋言喜毋言慍第令　上閱最書聞婺人
孺慕狀問婺百姓所以急令者咸皆云何其何以
對則農者前日我輩力田比歲逢年乃唯是穮是
蓘有循畔而無越思繇令蠲赦鍾清詭寄版籍正
矣今茲復來永着爲成憲則繇者前日曩時夫里
之役糧以區分就區別等卽倍蓰不齊率合上中
而役下上令槩一邑而料量平今茲復來且著爲

絜令則居者前日比年外戶不閉閭無追呼所恃
令在乃猾不逞者鼠或陰伺閒覦令復來庶幾影
滅也則質成者前日比年德威惟畏胏石旣清惟
事未見形而匿端者不無一二萌兆令再至其以
片言而滅賨烟塞蟻穴者多矣則宴者前日閒者
年穀登倉廩實我輩恃以無恐自令入朝兩害麥
嗷嗷急矣非下車發粟安所得全活也入秋颷爲
災岌岌乎亡歲令則露齋而與神約所不引躬修
備者咎在令所不若雨暘適八蜡者咎在神俄而

霖雨如祈起者十八矣則將作者前日迺來民絕
呰窳賤末作然飾學宮紉霞源百廢具興得以一
技食其力於民無厲於官無煩也今茲復來則示
逸之貽滋多則賈者前日發固非都會倖食貧迺
而力微饒爰稽吾籍官無一楮之徵迺來胥覺於
庭則薪水之供且歲矣諸文學則靈瑞曰凡茲生
養安全彔則共也既富而教於士居多頁甫　官
選儁發之才兩甲其都邑夫何故則修倍兩示徵
獨絢詞章陰陽潛移微獨勞薪穮至如隆師儒豐
廩餼表先哲樹風聲殷殷至矣假令去歲徵入則
寅源之地靈不闢雩壇之端應不彰鄉哲之隱行
不揚發將安賴今日者得天得地以得人司勳者
其以是聞　上不佞竊謂得人易得天難侯既
得天行且得君發雖望澤無饜　上安得復以侯
私發哉要以諫行言聽膏澤旁流匪獨發遺也父
老謂不佞子故家食發則藉侯而庇之發今起家
於都則奉侯而怙之都侯其為若私哉家永新氏
曰天無私王無私侯奉天王以勞百姓不私一邑

詎私一人大正氏曰無私焉乃私也栽而培之天
之道也侯之推轂國子也譬傳馬棧直木已傳畠
木無所用之矣司徒氏子曰聞諸先大夫有意為
德者私也無私者為於所不知施于所不報疇昔
之事隱顯殊而侯不棄冷灰近日之事新故殊盍
侯不遺宿草於是乎見天心不佞瞿然曰第以吾
家事證侯無私未足見侯合諸父老子弟所欲私
侯之心乃見侯矣於是相與削簡而屬不佞籍之
以佐稗史氏

郡從事龍岡汪君偕配詹碩人六十序　丁巳

古稱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不佞
驗之於為令信然第上令而稱有濟者十九下令
而稱有濟者百不一彼其薄仕不足於養廉而愛
為欲撓則鮮濟愛存矣事或不自操而心與事忤
也則鮮濟其心事相遭或弗徵信于上上且肘掣
焉則鮮濟其靡所虞于上而或不勝交讁久難自
持也則鮮濟至語及無交讁則內德尤難而從弟
沖謂不佞獨不見夫舅氏龍岡之仕乎仕未有薄

於驛宰若治獄吏若郡從事者也始舅爲濠梁慶九國之衝人馬力交窮上復議裁省而稱過客者如故宰即奉憲令不貸借其誰能無少浸以自潤而舅度支其間率自薄而厚人故廚傳充而人馬相得上旌其能稍遷秩治寧波獄獄所轄徒繫下者阽于危亡間有豪椎罔者吏稍爲刻深千金不難致周絳侯所爲奪氣者乎而舅務爲長者多矜全屬疫作而捐廩活之不啻數十百人人處囹土如福堂處獄吏如慈毋能益著於是有曲靖之慕

矣曲靖爲先外祖官遊地故澤存焉舅至而喜可知也愈務爲慈惠一切氷櫱自茹所部或循故事贛金錢輙謝絕不受贛名愈益起擢有日乃浩然曰吾先澤留茲土吾且獲重遊焉幸阿婦無忘翁訓共苦節以無徵戾上下幸也今休矣歸而與妻子拾薪作粥終吾天年安事敝敝徼升斗也當事者以異數許之歸路一僮一騎囊蕭然終不累百姓半菽也嗟乎龍岡之于人可謂有濟矣使移濠上者任職方移寧波者司平反移曲靖者當撫循

其爲天子宣慈惠寧有既乎雖其眞心不爲薄仕所移而能且稱是是以上下交安然後得詹碩人者以佐之故能成其廉而譽用永終至其急流勇退有不難于達官而難于散秩者蓋不倣曩與羣從談止足之義率修吾宗多典刑爲盛事不虞于若舅見之舅今歸數歲杖於鄉矣而髮澤然狀童然其與詹碩人夷猶于考槃也寧復戀秉堅策靶行呼擁之愉快乎乃濠上戸海濱徒衆滇南遺黎尸而祝之造物者其能不益之筭第之行爲舅及

詹壽也引滿卮復爲三方人進一卮則又起而曰寡兄以愛物有濟實多于舅[illegible]舅揚解也復爲寡兄進一卮

理吾戴丈人六十雙壽序 代司徒兄

蓋余髮燥而尚論於鄉輙慕司諫戴先生爲人桂巖其里也微獨司諫即至今而君子之澤猶有存焉其碩人隱君子之流時有慕節義而高出儕俗者自余服司諫故官以觸忌罷居田里柄臣修郤不置動見株連曩時交遊至引嫌不敢近而桂巖

里人有理吾君者莫余棄聽余從子昌祖而納徵
稱丈人焉豈非臭味之投所謂慕節義高儕俗君
子之澤存焉者乎余以是知丈人自處士非碌碌
食素封槁項黃馘者也乃丈人故業舉子耳不得
志而寄之嗇神養生家靡有所爭逐奇取第借[illegible]
偶施碩人用積纖起課于耜覛筐筥無虛日且[illegible]
家乃大饒蓋至于衆子出分而壽有羸羨稍稍[illegible]
惠其戚里戚里人德之夫第用其所寄而收效若
此假令旦得售而用其本術于以裨益當世不[illegible]

鉅且遠乎然丈人亦藉藉有聲郡邑間方田之役
以公見舉無論胥役無所作奸直畫一于舊章官
無虧賦而民無增額迨年德日碩而郡使君舉約
法以其鄉委然爲鄉少年鄉豪舉無敢倨視紏者
夫畫地開阡陌爭所忠于其王而薰晉式洛陽司
馬至今修盛事者丈人以一布衣起乘悝執而命
蹤晉洛藉令司諫而在其所善鄉閭敦雅俗不重
見賞乎鄉之人祝願丈人宜無不至矣除夕先二
日丈人始杖于鄉兩踰月而碩人且錫難老昌祖

尾鄉人爲壽問祝辭于余余惟古人善祝無若華
封人乃封人所祝丈人饒有之而封人所未備祝
耆南山偕老丈人兼焉然則桂巖之澤所不盡于
司諫者造物且以私丈人丈人宜大愉快矣而丈
人且遜避謝虛度不以畢觴夫此固壽徵也造物
私縱之而丈人謙承之天之所益將在是矣安侯
今日前此數十年而已知丈人之無涯也昌祖尋
拜曰伯父不以壽祝而以不自壽祝祖藉手以脩
之丈人更三十年而後從伯父聽郊之詩爲丈人
壽也丈人安得無舉觴丈人曰昌[illegible]舉子之觴

贈太守岐陽汪公七十序　癸[illegible]

蓋隆萬之間　天子念故都御史道勞其任一子
爲鄉關於是岐陽汪公以造士入與太常簿佐於
祠官　天子稱之曰能晉都事督府督府故治兵
辯會御史觸柄相論撼且不已論爲編戍來受藉
縉紳爲扼腕輙遣株連都事故優禮之若不知有
柄相也者尋貳轉運司遷滇南太守謝事里居年
纔踰艾耳蓋其於任官[illegible]能於當事徵直於守土

可徵循而不究於用余爲里人語曰用何必守土哉當權勢而不懾則中丞有子而督府有人矣是僻遠幽遐無難卧理桑梓醇朴日茲第不得御史先生長者而鎮之　天子嘉惠發拔其以太守鎮焉俗用不已多乎故不佞處兩都輒問太守公善飯則忻然喜今餘十年矣在禮可杖於國而公竟加粹而神加王處之儔人中不知其爲故太守也蒙之少年中不知其爲七十翁也夫境緣變於外夫戚柴其中郎韓潮州年五十且云視茫茫髮蒼蒼

太守閱世過潮州而華顛滓髮貌如孺子何修至是說者謂太守善黃白得秘方可以不老余意不然其不知有衲衲也即其不知有太守也而其不知太守乃其不知老至者也天機全則神色不變第令少時負貴介氣濡染世味將膴仕而忻投閒而戚心戰而臞安所得久視乎昔之爲太守者如汲淮陽黃潁川並以任子爲世名臣淮陽立朝以直著坐十年不調竟以憤終潁川召入爲公卿而名損治郡至居鄉大縣史不著焉則夫出而任官

處而式俗太守兩難之矣或又謂太守少豪舉今乃稱長者若兩截人夫太守以直聞也人之生直直養不害遇氣節則爲氣節遇長厚則爲長厚蓋不憚權貴則不早末俗直道固然即百歲翁是耳曩太守始壽則子壻稱觴不佞爲之祝不佞以立朝直節爲壽今七十矣御史之友鎮撫是邦致存問焉於余言如持券外孫欲余續之則以居鄉範俗者爲壽夫人以平居信立朝余以立朝信居鄉余言既驗于前當不謬于後則爲之歌天保曰天保定爾俾爾單厚外孫進觴太守起曰敢忘　天子之休則又爲之歌淇澳曰切磋琢磨君子睿聖太守起謝曰其敢忘先子之澤

壽固山金隱君八十序　代　癸巳

不穀養痾山中杜門謝客方有意乎嗇神守身之說而友人汪君明之葉君德復相過存輒爲余言固山金君之善貴生也曰金君春秋八十矣我屬舊以經術得習君所聞義至高毋論遠者即頃歲德彌碩鄉里推重邑大夫重以賓筵薦紳先生交

口譽之君且歆然好行德不少輟歲戊子旱虐爲
厲澤幾若焦遠近嗷嗷君雖老而傳竟不忘積目
倣古人散利遺意陰行之全活甚衆而不居其名
不穀瞿然曰意可知已洵矣金君善貴生也夫造
物者之于人固欲其生之也第令我壽而不恤人
天生意謂何　聖天子軫災傷下明詔勸存恤郡
國吏亦日夜責租稅稱殿最民益悉矣一二巨室
有奉　上意指佐百姓悉觀風之使不難疏以上
聞立致褒譽赫赫耀鄉閭乃名耳實安有乎金君

皤然散翁身不攝郡邑之符名不掛長吏之籍而
陰爲全活生意寔多造物者寧不益之壽筭且也
迹甚秘意深遠宜素所蓄積者聞君少業儒爲博
士言不售輙棄去比迹陶朱竟以誠信傾動于越
閭巳復棄去營菟裘責以美教化厚風俗爲邦司
直越中比封君者閭相望然豪者競爲睚眦次則
追逐嗜好極聲色遊娛疲而稅駕乎奇石名卉間
徒伐生耳安有如君稅駕者則巽之鉛槧也奇蠹
也皆寄耳肯以是役真耶以彼其才筭得售意亦

爛有所建樹也今其季若息斑斑起家將亦償君
云君雅好賢飭諸子從余友務侯遊意豈有量哉
然則兩太守慕其高陳計部侈其盛至以方于漢
太丘一門不虛耳壽又安有量也余素不習爲譽
言雅信兩君又以美教化厚風俗重有多于君君
高行諸君子論之備余不具論論軼事于其覽揆
兩君者輙以當酌者之辭云

壽詹前山七十序　代司徒兄　癸巳

不佞未習詹君而余仲季習其[illegible]十汝輔相與爲

摩燕之盟摩燕諸生甚高詹君君[illegible]也至是走書余
仲曰前山翁春秋七十矣稱觴之辰屈在旬月二
三子圖所以侑酌者之辭而未能也鄉之月旦亟
重司農吾子兄司農而友詹仲敢徼摩燕之惠丐
司農一言爲乃翁千歲壽若徵事則有諸長者之
言在余令仲氏諷誦之其大致皆人所難夫人少
不時難于自樹自樹矣難于善用善用矣難於善
息故千金之兒內有嚴父外有莊傅猶或佚於滛
其天資朴茂則或揠尺寸筭爲守虜稱克家矣不

然者恃其豪舉高睨濶步而輙跳于繩墨君蚤年
築然孤也訓何廸摹何范乃躬服孝弟引大義鋭
意褆躬用世之具卓有樹也學成行修不售于主
司衆人者方以當世無所事我我塊然一室彈琴
詠歌課膝前朝夕之效可矣君獨拳拳立宗法課
生徒直使詹之宗名聲文物甲都邑爲愉快非以
不用自廢者也聲譽日起藉藉郡邑間前太守山
西何公擇所以正一鄉者僉謂非君不任太守固
重任人亟信任公于今三十年矣如一日郡使君
圖任舊人或以詬君君曰老矣願處石室爲鼓腹
民不以再受知爲華寵也斯處幾善息者乎余觀
其人固天性亦其親君子嗜學問故從少得壯從
壯得老用能不湛于俗而有益于時第令守其獨
智利害心太明人巳心太生必有自用其用而與
世忤者安所取鄉評如一日哉而余弟又爲余言
聞之同社生詹君有隱德族有孤收之不愛力姨
殄世嗣之不愛財至其捐吉壤瘞無主者近遡咸
賴之不獨在其宗也余爲嗟嘆良久夫世人不敢

詩書不好君子私其智以爲能利巳寸壤可居灾
及枯骨微鎌可貨奇視孤嫠此其人卽涸然縉紳
中孰與爲諸生父者乎余有以知君之久視也二
三子謂汝輔可爲乃翁稱千年之觴矣

壽續川張翁七十序　壬寅

邑西語甲族輙稱張張于吾余猶潘楊也其最茂
衍而著聲者多余祖姑出粤今縉紳文學髦士素
封不下千指而以古貌高年爲鄉大老則有續川
翁翁蓋家廣昌之楊惲云而廣昌曾孫洊叔常者
又辱翁甥館不佞因叔常以悉翁翁兒時從少尹
夫人歸寧余門温如璞玉識者占其爲犒器矣而
是時翁家方盛少尹以貲傾縣鄙猶于藉有聲舉
賢書伯子亦蜚英黌序翁從伯子業經生而念克
家之靡任也乃慨然曰吾直徼此不可必以爲華
寵乎夫榮吾親與佚吾親等順耳引家揉紀綱之
因其固然不爭多筭第陰契猶龍氏治人事天之
旨業以無墜會未及艾而有丈夫子五人則又慨
然曰吾曩以代終也非爲汝曹積也日之去我也

馳矣夸父之捷而逐之竟弗及吾又安能爲鄧林槁也且吾卽不擁草蓋都聲伎若遊賓于十日一過汝爲娛樂何至役役搽歲綖長自劬乎且吾五子而分之一切無所問第取日給餼焉于者焉悠水間卽五子各極所嚮以娼翁而翁若弗與俱矣不以笑耳愉怫不以焚和蓋以其陰突猶龍者而用以養身齒逾長神逾王唯是家有慶族有聚則諸子姓群從雍雍濟濟相率以請而翁祭酒焉如是者謂樂事矣不佞曩家食輒有羨于翁頃起佐

司農執掌簿書益羨翁之善佚未壯而釋然未艾而釋然歷䟦直不斷近乎有得者也而叔常以書來謂翁今七十矣前此十載游並歡餘則尚嘗欲辭詔以光世誼而佐翁歡語具在乃今猶然諸生闆奚以續往事不無望司農也不佞謂翁所以壽與所以壽翁往者備矣顧翁昔全天倫之順而今稍不然美男子五而今乃稱四或謂翁畸于造物者而翁之渾渾也嘿嘿也全者自如而不見爲畸夫不爲造物畸者造物安能畸[illegible]戲例夫濟濟者雍雍者將備所未備也不佞方畏簡書畜于辭第以自佚自全者質之翁厥義當通家之誼異日觴碩彌高憲老上庠天保南山之歌當爲叔常續之矣

壽紹山余隱君六十序 代 洪卿

自昔司世道者莫不禮耆碩尊高年寧惟是崇道寔深則其積行抱義有足式後生而風末俗者遠予奉璽書貳留臺所轄江以東十餘郡顧以治牘船詰戎事未及詳首善之義士長者而旌之以示

風厲日者代庖司寇署見諸生中有高䕃若侗侗可信而僉交入闒搏者崇相爲予言盧之姻黨行紹山余君是義士長者崇相未習余習兩生矣生之言曰方今稱達尊取世重者大都縉紳名卿濕樹騣不則巖居川觀親魚鳥而樂林草若乃混跡江湖追蹤然蠡卽有高誼罕述之以生覩于余翁其意氣可重也其質行可則也其才詎足多也蓋國家輸粟塞下之法廢而握重貲者僅僅操奇贏以與官爲市微復念[illegible]以從衆鼓倡

江淮維揚間往往急王事而後身圖性故儒雅念
先業之未恢也不辭服遠迨其廉而五之比于封
君則曰吾以行吾義也吾所爲貽子孫者有一經
在寧是多而損其智哉吾視遠近之病涉而道壁
者皆吾體也乃損重貲而利之涉而起之生斯之
積而能散視古人豈遠乎至如譽人善而解人禁
不言而飲以和殆所謂有道術而不用于時者也
月之某日翁及始壽諸夫夫子皆以泮宮髦士洗
腆而觴于前乃未有以翁高誼彰于世者則生壽

師門之謂何于是崇相爲予悉其言而且謂善人
之報造物者已于諸青衿見其端師類有保釐之
責宜亦爲首善樹之風聲者予未遑遽舉而重崇
相請輒以崇相相語者書以授兩生使壽君若夫
天保南山之歌則在兩生自祝之耳

壽施夫人序 代　已亥

不佞廗青氈而董婺士則首急張生其爲文精詣
沉緻而其嗜學一而無所分緝念栖以內奚以奉
毋歡意側然蓋生于兹惑爲再振矣其先爲孟光

者則施女云施之歸生也亡何而翁以好義務邱
人之急公事累責不貲中道見背諸子幼而生獨
持戶私念傾産不足償即責母錢者義我父而寬
我弟留一簪何以謝諸君施輒脫簪珥以貿得
釋生或遊學它邑及讀書山中施每竭滫瀡上奉
姑而下率諸姒生藉以無內顧學日精不佞始至
奇生文已重生爲人已又賢其故婦知必德門出
也而生因爲道其夫人夫人者少業儒不効箕去
矣乃其急生有如不佞生在髫丱夫人器許之然

是時爲慶門王父爲國子先生迨生陳鳫相見室
罄懸矣人謂夫人柰何無務息憂夫人則以有甥
如是無憂也家世孝弟力田昆弟修故業而息之
日益起高者居材千章比於封君卑者仰取俯拾
以得微饒夫人一切無所爭故受田不加少而拓
業不加多乃能割畝鍾以佐女迄今不替有丈夫
子課之學第取解義理明禮讓不屈屈冠側注爲
榮即甥務冠而藉甚諸生中且勉之資用無虛辭
借也里俗相勸以勤歲移之入蓋自不少釋夫人

艾而授諸子以佚其天年夫人雖自佚然飲和者無細大靡不取衷夫人既大夫舉約法裁度推之夫人如弗聞也者唯含飴弄孫暇則從葆鶴而趣魚鳥間植名卉數本居常引醇醴醉曰眞吾友也蓋年則耆而狀則童在禮六十始杖夫人無所用之矣曩日者謂夫人單厚以德士君子以德徵善拭目而觀耄期陽月中旬夫人初度矣子婦因其擊鮮奉觴于庭諸宗老子弟蔫履從而觴于廟姻戚賓友歌南山述華封而觴于客各獨揚以詠曾

郡謁不佞修酌辭且以爲惇史不佞不習爲辭然憲乞之儀辱在掌故即不躬饋酌又得默默而已哉第以因甥而知夫人請以知甥爲夫人壽曩時張貢善孺子平即懸席爲門時多長者車卒也與奇安漢貢有榮施然而內德愧焉生食貧不減壽子平內行修矣得時而篤庶幾享有令名施于承世夫人其爲我加觴哉甥則曰夫人于榮名泊如也曩夫人以孝弟見重鄉先生其冢婦則吾舅司徒弟也司徒著直聲躋通顯諸胏附籍以榮夫人

有子而不以爲悅頃于里中結泊如菴時時偕智慧弟子跏趺其中喉意可知已若然者將與至人爲侶而與無窮爲壽矣以修酌辭哉異日者傳逸民聊以備惇史矣

壽余母胡孺人六十序 代本邑長作　壬寅

使者假節旄從藩服道故里比嚮將報前驅未發客有過而請曰聞古持節之士輶軒所過采其謠俗用以昭纖悉備風雅今子大夫經河洛浮衡湘環三吳閱俗寔多將徵有髦士慶女激節懿質足備采擇者乎使者謝客是在直指者客曰夫激揚風厲持斧者任之矣若夫嘉善類而載實錄大夫能無意哉使者曰如椽之筆大史氏職之客曰今海內一家郡國無史士之附青雲以聲施寧必在西掖乎夫微顯闡幽亦縉紳者之責也使者曰縉衣之好誰無秉夷客曰隱德之湮滅多矣然爲男子而有可自見若夫閨閫之秀跡不越壺閫職酒漿操麻枲靡有博聞廣識而抱德煬和消其習氣以昭容德斯不愈足述哉使者曰所樂聞也于是

客爲語余毋胡事毋故大參孫也而歸嗟大夫之
長公懋能其供婦順得鱶大夫歡固已廼長公務
揮霍而毋佐之靜長公克家而毋代之終且毋旣
舉子髻且能矣而知長公欲廣嗣也謂曰吾故欲
多男也而翁喜弄多孫也誰謂君子子而不吾子
者乃置之媵乃子之子若天性非矯爲容也迨長
公無祿而毋顲天曰吾不難相從乎誰于子者則
哺之飽飽之肥與之唉而神且偕來幾於忘乎能
容矣使者曰容德難矣若向所稱爲男子而博聞

廣識乃至相形相軋娟嫉比比彼爲天子相而猶
若是矧庶女也夫毋之有媵也易而有媵子也難
其與子忘也易而使子忘我也難吾居距毋里不
二舍時時見郭山沱水存焉　文完節
而樂極諫其文學慕古昔而稱先王其淑媛閑貞
靜而著義烈顧未悉毋如客之言即以續樛木嗣
徽音可矣厥后宜有昌哉于是毋之錫胡其介客
而前曰若大夫之言與客之論毋有榮施矣千秋
百歲藉以不朽矧在旦朝毋且訴悅也弗敢請願

以今日之言登之縑素而以爲華衮錫使者曰唯唯
唯

蕢言卷之二目錄　仁集

蕢言卷二目終

萬言卷二

新安余懋孳舜仲著

雲間　閱

引

刻聯捷稿引

余幼孤侍先伯兄讀禮之餘環以四部私取而漁獵之多不解且不記憶迺舌本遂彊不習爲黄口聲伯兄耕之從兄大鄣先生目爲聯[illegible]章也癖既深終不悅時文已丑得陶師數十義[illegible][illegible]奉[illegible]不能貫遂釋去而所自拈弄多爲當世名家所賞甲午之役具區馮先生徵場卷千特許我知從兄言竟不遇丁酉幾遇矣以奇不果余自審用物甚少安得冒是名且忩名不必實徵遇何必學殖也於是一切都捐信口爲語村居少事携稺子坐一小樓山花野禽相看對語誰復同調者寅卯之際浪跡白門共知已結山水趣看僧俗持呪放生聊以散懷絕無外念入秋爲陶師所收未幾爲侯師所援師故具區先生所授記也機有偶然事如持券令余修故業不置安知不更前覓因忩自廢因廢成漏斯不以過乎梓人以聯捷索余文余何樂暴吾過要使觀者懲于余毋以忩廢乃諸先生之慧鑑故不爽也

細草流芳冊小引

不佞故善游長公少川中翰寔姻婭通家也昨冬同處都中則益相洽把酒劇談因有杯圈之憾未幾不佞成進士而少川考三載績相對憾愈甚顧不佞背先宜人垂十歲猶記憶一二[illegible]嫩乞太史氏銘之墓而少川思所以彰[illegible][illegible]淑人汪者復泫然曰吾三日失吾母音容笑語之未習奚懿嫩之能知雖然吾猶及見先王父與宗族長老之及見淑人者靡不同舌稱賢也試問之家大人得其槩矣會令公晉少司徒晤于禪寺語次質之則司徒泫然曰吾不忍言先室而不能無言也是實少年而解吾意成吾志稱同心之助而享年僅十八共糟糠而不共華膴也吾實痛之無論其它以吾處諸生中時不能備饔飧而淑人安之吾性不負壹

即織毫無宿償淑人不難脫簪珥盡佐也家中丞嘗曰為秀才妻而不留一簪至此乎蓋心賢之矣少川則又稱述先王父言而毋最善事我毋從斷炊時綷纑易粟和顏色而進舅姑即而父筆耕百里外不盡見也是宜壹食報者而不永筭且司徒瑟絃屢更遷徙恩正能及生者最後考廷尉績會皇恩始得及淑人然國家優大臣廷尉得任一孫則淑人出矣不佞且用為中翰慰而毋薄於福而厚於德促於生前而昌於身後即以吾毋之勸我

教我且及見伯兄著直聲歷遍顯要數十年而僅以宜人稱淑人始若澹而一旦[illegible]恩龍章爲奕輙稱王命誰且與[illegible]澤者[illegible]蚤其芳韻不自久長哉因題其册曰細草流芳俾中翰乞言當世而不佞道其實借為之引

渡江雜詠引　甲辰

癸卯之歲余從金陵與知巳為華嚴之會持咒放生更不憶有闈中事既而得偶遂渡江不復[illegible]兵過佳勝名流泠然會心沉吟成句不知覆缶可[illegible]博憑軾聊以送日而巳去本業則更遠甚而竟役一第不自解所以然夫吾於文無意也於詩又無意也收效在文而送日或在詩余不知詩而昵我者且與之言詩雲將吳夫今之作家擅兩工者也論文之暇索我讀語因出渡江前後數首總以渡江名之手書之削幾年之餘試相覆質即用覆瓿稱知巳矣

○明禋紀言引

昔尼父教事親曰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禮之制也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平旁皇周浹無非是也矧葬祭大事而請之　天子行之公卿四方之觀於是焉係可纖微略歟[illegible][illegible]從以禮爲訓而於郵與戒勿乞夫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是禮也不以天下儉其親亦禮也禮重大臣優恩亮天子定之矣爲子弟不敢違前人之命又不敢虛天子之仁則以禮請而以禮成庶幾哉爾于禮者之[illegible]之余[illegible]夫請禮之有[illegible]循其始夫經之

令之職無先得士當世功令且得據視內甄士率
試而月課之世徒謂舉子業不足得人殆未真求
之耳真則代聖賢之語而傳其神中必有之非其
人而代之語能速肖乎故修詞之子有了於心而
未了於口與手未有口了手了而心不了者舉子
業猶是也山陰故稱才藪嚴整之行乎[illegible]技藝之
所流餘名世之所風厲即三尺童子皆知誦習余
而薄詞章令日接多賢如行道中應接不暇夫豈
難交事師事兼以牧吾善而區區課試之爲則以
職業在也且吾虛求之性命而實入者未始不爲
蒙華也吾真求之舉業而神遇者未始不爲津筏
也舉業之中有真士職業之中有性命令與士各
修其業匪功令也令不得客士不自前一舉而吏
治士風文章道德胥是矣區區龍虎際風雲以
誇詡海內自士之餘未足盡舉業意也　[illegible]

題張懋之破烟草

夫精華造化之所秘妙巧鬼神之所忌固區易若
極盛難繼罕能世其家學詎當種破烟樓子[illegible]
七齡時先大夫偶稱海日翁科名問此寵可勝[illegible]
漫對曰可先君曰若何可余曰爲百代孫繩人
可矣于是始知爲陽明先生父也山陰近海日[illegible]
居嵒元接武而闖陽明先生之堂則有陽和先生
其緒餘以爲文章而妙理巧心不易測也予幼[illegible]
淑先生蹤迹而友其仲子懋之杯酒論文更十年
所頃又同出兩師之門臭味金蘭心期頗遠一仕
一學共修日前寄傲龍山衡齋半嶺與懋之樓臺
相望磬鐸相聞常共謔以爲箭蓋余蚤起蒞堂席
對誼寬倥偬而懋之已獨醒燃藜抽精撚藻矣[illegible]
源既遠醞釀更深緣家學而益以兩師之鑪錘[illegible]
在筆前品在文外解以神而動以天即起陽和先
生爲聖譯寧獨異乎夫盛固難繼而有可爲繼[illegible]
者人心之巧愈出愈新因故爲新新乃獨妙[illegible]
藝以種破烟樓懋之不自居亦無庸避矣故予
其文而備爲題之

題會水叔三遷官牘　丁未

一命濟人心存愛物愛從心足象物而通如[illegible]

辭

題吳季升尚書義　甲辰

余性僻迂不嗜爲雅嚴深狠之辭每見清而摽逸損片語會心冷冷然謂甚適也至論尚書文不然尚書古史氏文詞所寫諸[illegible]主之[illegible]故危靈訓戒即不乏微言安得以[illegible]特者其辭貌故雅嚴深愧不足盡文而於尚書合也吾郡多以是經名大都以爾者勝若乃雅而[illegible]之以韻深而出之以顯則無如季升季升年神潤美如玉山照人而翰管纔詞不雜驚人極遊暮何[illegible]其幾來節赴漸近自然復颯颯有凌雲氣洒然世務之外者余徂秋讀數義於金陵業已心折推爲前鋒入森屬有天幸共出吾師侯先生門先生負人倫鑒不爲贗鼎所欺而郡中拔兩人余自慚率易曷足辱師門所藉樹幟旗壇獨在季升乃季升于尚書何精也余嘗記季升舍人精是經爵爲業肯與吳門相公頹行不偶一第而鬱發于季升余先君生平略與尊公似伯兄稍用之冠同門而余以馳僻成陋落落不前遜季升多矣季升不以爲陋相與質言余何以謝季升項從季升受命吾師曰文如其人吾所拔讀其文知必端人也夫藝蔀[illegible]意[illegible]肯致主追蹤三五名臣使人如其文以答師謝余且於經義參之矣

悟語題辭

剪彩作花[illegible]砂索飯飯非有本花亦無根我知吉譚宗旨卻似聾子往奔若倚援拾浮華真如夢中作囈是以辭緣理遣理以悟開内徹而靜照即文字之精外資而傳說亦反約之路然則文章理學何分兩門立德立言豈真二法此開先之學窮肯趣於百家悟語之書鑄辜言於一覺者也夫其用經註我妙參朱陸之同化腐成新骨蛻楊王之舊作者隨機命筆比鏁語以立名觀者得意忘詮等法言而考信切莫當面錯過輕效東家之呼貴耳賤眞幸負西來之意味食後食珍羞藪菽粟何如栽花看花菌槿與芙蕖自別欲讀悟語先玩題辭

題山陰課業錄　丁未

彤如燈照牖用有廣狹體無增虧世徒謂膴仕有豐功卑官無官業皆離體索用滯蹟遺心者也要以肖心爲蹟隙光已露圓明因蹟會心一滴已具海水會計委吏便可相魯兵萊條列司官忽爾象微執法卑官由是大吏由是三遷由是九錫由是替觀會木先生嘗於其燦然者也夫民靡孑遺憂漢之所憂也閭殫爲河匏子之所恫也嶋羲羲虞清問之所遏也爲民請命刻犀蠘豕令膴官蹟豈必出此先生祿不過升斗秩不過佐僚兼有數長隨地底績在儀無異在遂在閩無異在儀攀轅之謌去後之思累牘連篇鏤金鐫石由其不薄一官銳意愛物存大吏所未必存濟大吏所未必濟匪蹟獨奇所以蹟者殊也予觀其投檄入林解紛急難不忘濟物非今是古柄鑿一世世或從而唉之嗚呼不唉不足以爲道殆其所以蹟乎故因仲嗣之請而漫書以弁其端

丁未

題葉化之近草

玉之在璞劍之在埋世未有知者而和氏茂先能辨之非兩君鑒獨玄其精光寶氣有令人不得不知者也文品之相去不啻荊璧之與燕石鉛刀之與魚腸也皮相者豪以櫝鋅未發而疑既發而駭若夫鑒胥家則睹輝山望氣乎若目別黑白而手數奇偶耳往余遇化之於[illegible]請余教守一談相眎莫逆及讀其文辭光[illegible]然[illegible]不露[illegible]而不馳一以爲處子一以爲脩父而不依斷斷然稱其大方則從脉理神色辨之知不與俗同也彼溫潤以栗含光斂鍔已具有炊鐵[illegible]意犀兕之精神待雕琢砥礪而始驚怖焉晛矣戸午之歲化之售于主司向之疑者稍信余言阿俚善長拿師說而刻文以布問序於余余恐世人相璧以櫝而相劍以鋅也則爲脉理神色之說以告之毋珍重於連城而詫慘於龍津徒令余生竊知已名耳

丁未

題吳儒上詩草

詩有別才非關學也有別趣非關理也然窮才之變極趣之致工拙異齊終不能遁其品故自昔有詩人之詩有詞人之詩有隱者之詩有俗學之詩

以文亡其行大夫嘗以我爲知言

臨汞師真蹟題詞　戊申

物之有形未有不散然亦有久存人間者王弇州先生謂書力可千年必自耳目所及定之耳若論物理置之不壞之處閱百歲而尚新推之千歲以上何獨不然如生人上壽不過百歲而冥靈以五百歲爲春秋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世之人亦適思彭祖耳若親見之必不肯信以其非習見也智永禪師去今千數百年真蹟尚在余從山陰張陽

和先生家獲見之精神骨力真非刻本可及亦非近世手筆其傳得之文成公家而徐天池鑒定以爲至寶此如處塵世而遇至人疑者自疑信者自信信之而不可久留則肖像而奉之故請至雲窩秉政事之暇焚香手臨七日卒業還之主人而珍重其臨本以爲家珍

題慧心俠骨卷　戊申

射覆者十亦一中中多則奇中全則慧矣游覆者諱觸人忌不諱則忤忤而合以[illegible]其意[illegible]

君鳳發持星學以游江湖語多奇中時與大人[illegible]而術益以六名司馬張肅之作慧心俠骨冊爲[illegible]越中縉紳先生咸爲賦詩而吾師祭酒公亦爲之序予何以贈君予讀太史公遊俠傳朱家郭解之流不免以武犯禁而季主坐論乃使宋忠賈誼芒乎無色噤口不能言豈獨托術然哉彼隱君子類有道者非以俠行其意者也項君言吉凶無諱不減季主而悉人難忘人勢類任俠其所持術本日月星辰以占人事殆古五行家流予聞會占以五

行爲主良然良然然慧惡其小俠戒其武項君從有道遊將慧以定生而俠以義出也何有立名聲千里而全身也哉我明文物日盛方伎軼前代如萬司空之知與固所必傳倘信史採事應於今[illegible]其誰能失項君項君勉矣

永師爲右軍七代孫妙傳家法生平喜作眞草千
文施江東諸寺流布人間不啻八百本長安崔氏
所藏薛嗣昌所勒雖得其筆意本末必不如也第
世遠希有存耳師高足辯才[illegible]
向聞學士董文簡公家藏一本[illegible]
奇禍而徐天池尚未鑒賞偶[illegible]所藏
爲王文成公所傳者以爲非永師不能到千字
物宜有百靈爲之護呵張仲子以[illegible]
示借至雲窩與兒祐焚香玩之如對[illegible]人非
凡骨可學然心目間已有永師規模勢人熔熏天
而不得一遇機緣固相萬矣臨本不工百肖一二
存篋中以備遺法毋謂敝帚而千金享也

書崇賢嘉頌冊後　丙午

崇賢者誰前直指耿敬亭公也頌之誰越山陰士
大夫也越人何以頌公而及新安亭耶公懿徽未
可縷數其大節著於按新安而家嗣天官公之德
澤深於越故越人喜公祀而爲之頌以及處新安
稅事稅事發足履公過事不止稅也彼衙臣者方

[illegible]所甘心而借稅事以發難公平稅事則難端息
書頌全矣其所甘心誰也故給事中也吳逵彼怒
江陵相之初政也思以其術易天下顯行督責而
陰竊威福給事逆窺其萌而直折之此其威寧止
王旁之於魏鄭乎徵公賢則給事爲晨所之績矣
然而爲公則尤難何也給事之折之也虎未至而
蟒未驚也公之明抗之也虎方怒而蟒正眞也明
知其必傷而不辭爪螫公豈惟古[illegible]
矣故推公賢也豈暇計其後耶[illegible]數年而給事爲
司徒上章白其勳永又數年而[illegible]以德澤生祠
山陰又數年而公以崇賢祀于學官是父老子弟
交口爲頌會新令從新安來搢紳長老出茲冊相
示令爲之欷歔感泣不能已云公之恩在給事而
餘在令也方令爲孤雛而給事以苦塊餔兩乳弟
設公稍動不幾爲覆巢之卵乎則其有今日而嗣
守天官之法於山陰誰寔賜之長老語令悉公事
宜書之冊令亦不能已而憶所聞給事語以歸之
給事爲誰新安余中宇也令爲誰給事弟學也

幾哉愚既白其事於當路因讀行略而并題之左
方

書先大夫狀後 爲[illegible] [illegible]

右狀成于甲申歲時伯子官符卿乞假塋府君于
安久之原卜不吉因改卜焉所乞銘于周文恪未
脫稿明年南康人祀府君于名宦又二年邑人祀
府君于鄉賢庚寅正月伯子以納言請告得里
之古樓岡從俗試埋置膏炭於中[illegible]逆壬辰
十一月初六啓壙燥遂奉葬焉[illegible]長墓石尚

虛伯子方考右司徒績當推恩[illegible]偶尚事還山竟
虛所請至戊戌而伯子卒不[illegible]諸生中無孫乞
名世頃不意辱我老師收之門牆所以不朽先人
而釋憾先兄者惟我老師哀憐而惠許之府君大
致已具狀中其教不肖自[illegible]日授以姚江則言曰
是吾師也又曰肖子不在科名知學足矣室無媵
姬莊先宜人燕居無媟容此自稗子幾[illegible]所覩記
狀所不及者敬識末簡乞我老師採擇二姚墓在
中掃山廖湯太史銘之矣

記

山陰白洋山增建石閘碑記 戊申

東越澤國面山負海中爲郡城環城而着千巖萬
壑之所自鍾舊爲鑑湖山接上游延邐千里宂山
而流爲巨川三東曰娥江西曰西江又西錢塘上
分下合山陰會稽蕭三邑其間同而入海是[illegible]江
隸山陰北曰江北鄉爲三縣屏[illegible]最[illegible]上
古堤防未設海水逆潮直[illegible]西顧蕭望
斥鹵爰自宋世亟海築塘[illegible]西截錢塘北

閘陡門以捍逆潮三邑之民始築稼稻鑑湖八百
化爲原田地下形窪仍受西江合流而來潦常十
九自勝國末一壩臨浦再壩麻溪并截維流使合
錢塘江不內行士庶災釁在世廟初太守蜀郡湯
公紹恩務閘三江陡門以外增腴千頃永利之功
於是爲極聚三縣流共泄一帶二十八洞以時啓
閉旱可無憂澇將時至潮漲江怒上流橫溢浸入
故道益以霖潦沉竈產蛙三縣一泓當此之時利
在急瀉壞塘決隄開壩復塞公私交息若無旱

歲在戊子適值百六太守宛陵蕭公良榦駈衡焦
思下令屬邑亟築父老咸谷厥議特山陰令吳江
毛公壽南拜手揚言治水之利在蓄與洩去水之
害在掃與決可蓄可洩可掃可決啓閉自由在昔
置閘白洋之山當江北折逼其一線直流迅疾依
山接堤下有石骨為三洞門永固不泐太守設驗
果如令議兼檄龜山郭武并量部上舊閘建于保
釐以及直指咸聽便宜鑿石鳩工成以不日縉錢
八百民不知費自是凶年轉為豐歲令長曰嗟太

守之惠宜勒貞珉以詔來世會令召行否未果立
比年不災民忘其德感形家言築使渠塞工請石
直民請石易舊曆乙巳戀孳來牧聞爾等續僉曰
予督宜尊三江利乃自足商羊罷舞于亦中阻迄
于戊申十旬暑雨平陸為湖高阜為渚冀者以洗
秧者以腐爰啓舊錮波平疇路補蒔耔耘秋乃大
熟築場未穫雲蒸雨浸雷霆發起天漏彌月垂垂
之實泥蟠沒滅萬家徬徨郡縣渴望三江無壇湯
灣已捆垂塔宋漢縱民褒决終流白洋洪濤乃淤
生耳之禾十收六七孳謂民曰乃今而知白洋閘
功與三江相成也夜雖鈌安可醫貞珉代之乃次
其事起卧石磨礱書勒樹之山麓而覆之以亭且
銘焉銘曰水之利人如身氣血渴則中乾壅則溢
滯當活滯時用砭下法人之呼吸九竅竅發塞其
幾斃安可長活三江咽喉白洋鼻息呼吸交通乃
留身脈土膏敷榮上毛潤澤誰為節宣視此閘石

郭山須彌壓燈閣記 代司徒兄

天郭為東南最高山時盧浙二江之源世傳軒轅

嘗遊蹤旋也前代太守張[illegible]其中飛昇去故
俗呼為張公山一曰華山云唐宋時香火獨盛遠
方朝謁如市僧舍客屋廢址纍纍雲霧中入勝國
來化為蓁莽鳥道不可攀矣披荊而上登其絕頂則
霓氣在下躍以朝日左顧天目右矚匡廬不啻若
子孫若趨懸崖天際瀑布千尺不寒之泉不枯之
樹亦寓內一奇觀也余家茲山之麓今 上秭年
廢處田間日對山靈為知己頗力耕不給于租稅
意有所點綴未皇也被命再出陶老衲即禪室基

携兩美人望吾輩至輙垂簾去而一人留池畔及
余輩歸泉始去也泉得名于樂天佳句而所蓄魚
大上無捕者亦中貴力耳池北有祠南有亭東有
閣閣則温中丞扁之而嵌壁詩不可讀數兩人尚
未忘天竺而與夫以日處促之歸至舟[illegible]下一
鼓矣船人請禮神發舟夜出北關凡三日而抵吳
江余欲速行蓋老爲虎丘之約渠過門稍留余候
于盤胥之間共謁沈叅伯而後至金閶渠買樸船
具笙歌以客禮我反不暢稍行數步撤席携盒直

放虎丘時天雨未歇恐礙登眺中途望兩岸樹澹
烟疎似有霽色至山前[illegible]衆繫之入山門
路稍乾矣可去屐相顧而指天謂此老何幫襯也
然天已將暮不暇盤桓第看試劍石摸宋人書直
行至生公說法處一石平濶可數畝名千人座座
上有立石亭而覆之相傳石悟點頭即此也石畔
有池可半畝岸有石欄路遶其岸路畔有小閣閣
隅有小遷可通山下蓋老言遊人携伎者多出其
間遷邊[illegible]丈直連殿下覆以松柏其上殿爲石級

稍有五十三蓋寓五十三參意也殿後有萬佛閣
禱未及登從閣得石則七級浮屠浮屠後有大士
殿壁間畫羅漢像甚奇覓後出門孤亭遠眺乃千
頃雲也轉而東則和靜讀書處獨望無際吉晴日
則見山古虞谷在目中中有五賢祠祀白樂天韋
蘇州劉禹錫王[illegible]蘇長公云塔西則文[illegible]
軍山莊晚烟中若隱若現從[illegible]轉數武俯面
瞰之斷峰壁立一亭跨其上[illegible]舟輕[illegible]開之即
試劍池蓋闔閭葬[illegible]時清水浮其鋒此

爲天下第三泉耳渡亭而南即殿之南翼閣道小
竇其中爲悟石軒軒當悟石之上多題咏並軒而
有方丈僅可容三五人懸有偉勝簡亭乃年友張
三星書也兩人坐偉勝發茗一甌從竇出殿殿東
南上有閣左可望郭浪其前[illegible]茂樹若垣所見皆
山上境耳山勢三面皆起而石處中若仰盂好事
者觀月色須于中天乃得之吾苦所恨一方明月
可中庭乃實際也[illegible]
千人[illegible]八月[illegible]其遊[illegible]

人爲言眞覺寺更好有金剛座遂奮然同登座高
可比浮屠而體方廣如臺臺上復爲七級前闢一
門從中環轉歷級而上逼徹于天憑欄四顧自謂
空無人也劃然長嘯忽値楊培菴年丈挈壺榼來
吾數人皆慳酒量楊丈强灌之盡一杯而罷時鮑
儀部在法華共往訪焉不遇止宿雙塔寺寺故
中貴庄也左菴積農具僧皆朴鄙而右菴頗具經
卷香花有西來僧行脚其中與之談頗有解時夜
五鼓允金起禮佛作功課予亦趺坐然聞贊唄而乘

籃輿豆腐閘遵御河直行數里過烏龍潭極目膏
沃不知幾千頃潭上有龍王廟負潭而抱湖湖葭
衰數里枯荷泛波半存青色若初秋時不啻六橋
蘇隄間也予輩止而濯纓中貴數輩提榼來見客
喚而相迎以寶珠桃各一枚爲壽邀留不可得更
以鮮藕爲供遂領之登輿至玉泉山望湖亭湖受
泉流爲玉河故得名且澄澈如碧不取物華佐勝
也踰嶺小轉爲華嚴雙寺從左徑登小閣嵌壁爲
稹酷似金陵之小憑虛余心喜之既轉而右爲華

嚴登高嶺捫四洞雖無甚雜蘚而壁字天削周自守
澗但俗僧居食其間不免烟火氣耳下嶺而西爲
有龍池清澗遊鱗宛然鄞溪時日已薄暮矣援
金山既登獨山脈隆起可路如江南而方丈簡者
皆爲遊僧所據不若華嚴之淸寂也余輩遂還華
嚴托宿論文甚快聞取奕局彈之余最拙而厭
苦思亦從小勝對允金則多遜矣夜分就寢俱不
成睡且山間無漏刻聽羣雞交鳴起而趺坐允金
授我準提訣且勸以修西方余默識之語畢日上

高春亟乘騎至功德寺廣衍汗漫間以豐碑云卓
駕上陵則此爲行在疏樹平原異于林草魚鳥之
趣徐行過諸王公主園歷弘法謁卧佛其寺門有
寶塔殿宇弘麗前後作兩卧像各長數丈許而前
一像頗聞牟尼珠圓明映徹逼眞佛光矣僧爲余
言此珠可得而庭中兩株樹不可得樹名娑羅葉
異種不多産也出山右顧已近碧雲香山二山乃
海內所競傳者余時先至碧雲澗聲泉響居深如
虹歷級而登可數十步乃爲寺門門內諸像莊嚴

與他人作少年觀此豈有勝劣安得逹生齊物
造化在手者與之作逍遙遊

汪裕吾傳

乙亥

曩不佞家食則習官源多君子頃起燕中則識有
太醫裕吾君君名某裕吾其別號也先世居官源
者有御史公宗大累朝多以經術聞至裕吾父君成
進士彬彬焉食甲門裕吾獨以醫客都下不佞吾
之舉也尊人蓋以醫得之受答倒至而裕吾自其
爽無稱容里中父兄目攝之曰是兒敦樸晚節入
爲貴宜有濟于時者裕吾亦稍自喜不少怠于三

餘讀書漸傳無習六家之指堅守後生贊而稱說
子孫若干人裕吾私念吾守訓詁而名不出閭勝
不遂棄學寧以一藝聞諸侯且得豐吾養也于是
挾神農岐伯之書以遊都下始至頃其儕偶已而
藉藉縉紳中已而公卿貴人折節而過汪生矣居
都下多所全活不責償間奉白銀爲贄處㫖以毫
尊人尊人雖家居不啻承膝下歡也尊人歿而兩
髫弟孤裕吾馳之曰吾挾茲術以遨欲起死人而
肉白骨安有一體中可令瘵癖也者無所愛務而

洴澼纑手常龜卽減饔餐易一饋者屢矣頑人既
茹苦而美元新婦有一簪輙敘脫以佐公家急謂
自封非吾婦也故有婦而姑若姊愈相得又十年
始異爨稱主母頑人郎以家授美及羲羲不以已養
累羲弟戒兩婦事王母加虔而䝉視膳如故歲時
羞土物惟腆以寄仁甫仁甫喜姑亦喜時節春秋
高仁甫買得意稍稍恢其先業分餘于[illegible]季
增給母膳日數繙母笑曰微若寄膳[illegible]亦如昔歲蓋
其孝養如此及姑歿而羲元請[illegible]學卒于瓜不
數年而季子羔相繼殞羔[illegible]家要者也頑
人悼溺甚仁甫服義次子[illegible]羔頑人慮不
能自護乃以愛婢護豫行而夜哭天祝廣嗣也於
是頑人老矣乙未夏仁甫偶過家而頑人疾作欣
然曰吾且得偕老一訣乎獨拳拳無墜既爲家聲
是囑無歎言越兩月而卒得年七十二仁甫曰宋
司空不忘糟糠有味乎其不忘也甚卒知頑人云
頑人子四人長美元次羲元次兼元次羔元羲以
後守[illegible]而美[illegible]應[illegible]應瀕[illegible]學餘其

[illegible]中
慶[illegible]氏曰余往過瓜見仁甫聲藉甚門多長者謂
丈夫志四方固然過守羲堂見九十母善飯微頑
人順安得無膝下憂乎至其長門不怨下堂求思
所感回與瀾[illegible]長沙異矣

王太醫傳

王氏著于婺源德靖間有德正者以儒術業醫方
書因以方重南都南都縉紳視之不啻景越人會
扁也是時大司馬喬[illegible]務[illegible]正豈欲上疏
耶何以能洞人五臟而冢宰[illegible]若喬公冢宰
歸建寧德正亦居建寧有子以㦯從兼儒不售且
短折于是遺腹孫子儀且釋儒術而讀王父書矣
儀有子中立中行中行郎太醫也始太醫在庭幃
習父秘方且攻苦發憤讀伊尹仲景之言時父方
多驗全活人然以好義僅僅稱長者中立登世宗
七人抱穉諸孤不自存太醫仰天曰安有偉丈夫
而不能榮其儕人庇其同氣毋乃爲洴澼絖夫長
安天子之都縉紳大人可遊寂長與君之流時有

焉吾旦暮遇而受異人書多活顯者不乃爲父兄地乎會張太史問禰生僉以無如太醫良太醫因太史入燕中衆醫多以術挾持人太醫示之易衆醫目攝之太醫按經析陰陽出一方衆醫語塞時　上勤朝講近臣無少休暇起[illegible]非時而肩才者不廢詩酒逞逞以饑飽勞佚得患太史以領攝神王多太醫功家尚書貳問鄉[illegible]子舞象而疹見候爲內熱且驚絕衆醫診之[illegible]微而頭太陽隱隱若丹砂某醫挾持之曰[illegible]寒發斑于法不治太醫後至曰適過耳　疹者毋乃是乎疹而先候吉兆也已不藥而[illegible]稍稍與其愨其後太史予告歸太醫爲諸縉紳爸迎養尊人若嫂孤于京中會　上覃恩賜高年爵一級尊人與焉太醫授秩爲院吏目于是兄子前爲壽蓋膺章服而父子相輝映也居京師十餘年益受禁方多所効諸方案不備載載其大者

祝鴇氏曰吾聞之古語曰術非儒不精非世不良夫[illegible]陽補造化夫皆原本于易儒者鮮言之匪區方伎云哉王氏之醫世矣且出之儒其有聲當世宜然至如崇孝養植兄孤庶幾醫名而儒行者余故樂道之而爲之傳

葛勝全傳

葛勝全者鄉賢名宦三谷余公僕也[illegible]用人先世居下保慕三谷公有世德往尋之[illegible]新水從行役不少厭弘治甲子三谷公[illegible]中壽秋選勝全得食鹿鳴之餕歸而[illegible]三谷公嘗藥不肯就訃偕鄉人勤之行[illegible]勤也是後四上春官再入太學三谷公咸以自隨正德丁丑三谷公令廣昌廣昌僻邑令後自[illegible]民公署絕肉食卽新水或使勝全給如諸生時時寧庶人反南昌廣昌起義兵從王新建討之績薪環署誓妻子以死守而領勝全從戎勝全在行間日激勵諸士卒義不反顧未幾庶人擒廣昌部俘斬獨多新建議功次且多廣昌令長者簡使獻俘勝全刲手提抱寧幼子詣闕時　天子方南幸縱庶人[illegible]而擒之中貴人謂之[illegible]神明威武所制非

諸臣謬巧能制虜人命自新建以下皆不賞而勝
全獲從廣昌還故官廣昌公既功高見忌而會以
裁私饋重忤他中貴人棄官歸歸三歲而卒勝全
終其身無懈逮事廣昌子贈南康公孫刺史公曾
孫尚書公當嘉靖間刺史公領鄉薦而弟文學子
尚書並讀書己亥乙卯冬刺史公北上而家有賀
爵之難夫人及文學既脫矣聞南康公步緩被執
還隨至賊所請曰第毋懼吾爲恣所欲得也盜釋
南康公執文學送出境勝全居扈首皓矣奮起曰

事或叵測義不自生竟趨賊謂若且出覓必殺以
賈威老首可獻毋懼吾少官人賊義而並釋之殺
他會者以去鄉里盛稱其事至爲偶語以傳其後
刺史公令瑞安勝全子孫並隨甲子尚書復計偕
勝全猶無恙日結繩或爲草屨自食及見尚書成
進士乃沒同輩無復存者子孫亦不衍獨其子孫
衍里中世從主食宦邸不絕云
仲子曰余能言即記勝全爲余言等幼子甚慧渠
提抱時才七歲時時泣云我父濟千歲欲易爲餓

今安得半歲也此隨廣昌時事追念故主泫然泣
下且謂余墮地渠蒙廣昌公坊上宅衣嘗不偶勉
紹休烈遺澤長不以父兄殫也其篤于主不以釋
忘規如此至如義感羣盜聲聞鄉閭即書生難之
況其儕乎語曰強將麾下無弱兵又曰近朱則赤
先廣昌明德遠矣俎豆百世豈偶然哉

贊

達摩渡江像贊 丁未

寶船既捨一葦亦空云何隨影非眞德功云何空立而法器逢云何衣止而別二宗異同非異同亦非同淨智妙圓具未發中我見祖師面壁神通

汪長公贊 有序 丁未

不佞蚤歲從問學習觀我先生為言原兄某公古心質行飲人以和不須博士之頭余聞博士公受記雙江聶先生而長公得之過庭其冷然好修宜矣亂子文學冀龍以請謁余一言遂為之贊

玉以璞完刃以錞堅彼其之子不為物先葆乃天和湛湛默默綌衣德言博士是則薪盡火傳雙江之脉式穀箎吹爾聞不沕

汪少君贊 有序 戊申

君諱嘉惠字 柳溪公愛子也克家蚤世僅遺一女後一年而賢母以主鬯屬臚大夫又一年而以宅相屬吾兒宜君乎未及面少君而闓其郵人若收貢多茨務且念舠業艱茹淡以守竟以勞瘁傷生㘯二十年而未有傳之者宗老汪觀我先生有慨寄言于余余追為之贊贊曰

以年為壽年盡則齊以形為偶形化則齊孰使君之獨嗇而長者為心悽惻慈與儉受寶柳溪身殉匪完付不可知巖巖羊羊皆君之貽人有心兮君可射思

蒐言卷之三目錄

聖𦐂集

志銘

狀略

誄

祭文

卷三目終

荑言卷三

新安余懋孳舜仲著

雲間[illegible]閱

墓銘

應山令一源吳先生暨配墓志銘　丙午

婺北有嚴池山吞吐雲霧焉上有一源先生墓木拱矣石尚虛萬曆庚寅懋孳讀書山中西向先生冢嗣徃謁焉低回不能去冢嗣泫然曰兄舅又許誌之而中道絕筆也命以予代若舅我猶徯惠伯兄伯兄許焉後四年伯兄謝司徒將永歸以善病如先子故事懋孳敬謝冢嗣其謀之若甥侍御冢嗣曰遺言具在疇其忍忘吾子勉之懋孳涕泣唯唯既遊學四方甲辰成進士歸過先生廬冢嗣申前約以先命命之何敢以不文辭按狀先生姓吳氏諱文光字德明一源其號也上世爲吳江人唐天寶間有諱透者令休寧遂占籍焉七傳而允昇府君徙于環溪爲今居六世祖德裕元季以守禦功官[illegible]宣德裕生思隆思隆生玉麟玉麟生祖敦祖敦生邦樹即先生父也娶汪孺人而生先生先生生而穎異一目數行輒默識終身不忘邑先達遜不及或以腹笥目之先生意弗屑也務探其奧旨九歲能文章十二受知學使者用超格補增廣員所試輒高等午山馮公尤大奇之先生上書深言造士觀人之術便行浮文毋使文浮行馮公納焉其與[illegible]修然無論也時先大夫[illegible]而以才學重當世不輕許可乃心折先生請諸王父館先生貳室學者亦共稱兩先生兩先生合志同方朝夕切劘究極聖賢之學先大夫心契其知禰緒山東廓而祖文成先生持獨見以寔心寔事爲功夫所發格致之說與紫陽相表裏于書無不讀而悉折衷六經探微抉秘發前人未發四方來學如雲隨其量厭飫莫不虛往寔歸其後各出爲名卿大夫若家伯兄尚書從祖太僕及同邑李民部皆及門士也先生方爲諸生已負當世任丙午領南畿薦莫不以大用期之乃數奇五上春官不第先大九上矣相與歎曰三釜逮親一命濟人夫獨

非遺則而待河之清乎乃並謁選先生得應山先
大夫得瑞安時相國徐文貞公深爲先子惜少宰
馮午山公向大奇先生者謂先生翰閣文章成均
師範以資格借庇應陽廳民何幸得以不[illegible][illegible]係
爲先生廳耳邑進士李少石望而知爲福星移書
親黨相賀先生負時望講求且素下車鋭意古道
[illegible]
十事上之監司嘉納舉行撫先生爲卓異先生政
先撫字而欲于催科中行之乃更千家分牧爲兩

限派徵法使包侵不得害民經[illegible]費有微羨以供
將作飾廚傳不復借力于民省民間橫供無算過
客稍不便勿恤也會藩府役與齋祭繁費當道四
顧徬徨先生處之稱[illegible]請騶從供帳戒嚴之命交
下如火先生間約之當道恚曰　天子之愛子也
其左右則親信也一忤旨毋其以軀擲乎先生曰
失事在尹尹當其辜辜無所失而民亦安諸當道
咸遜服中丞劉公繕部程公交章推先生爲薦
最先生念民勞苦未堪再役而[illegible]六兩城圮因劃

官俸以修監司聞之各捐贖鍰爲助不決旬而城
完倍堅其他損上益下未可更僕數民德甚[illegible]徵
于上旌善存至處復卓議禱立應邑人歌頌之而
復墾闢田聽民自爲利化誨訓俗服食有經喪祭
有禮有婦姑勃谿者姑訟婦及其母先生動以至
情各感泣和好如初邑仕族張氏爲普明之手先
生自引咎其人慚愧謝部郡[illegible]
民猾應先生曰亂萌也不撲且滋先得主者補治
之解散其餘黨亂萌以銷郡有大盜奔遠良民無

數屢讞不決感先生誠悃[illegible]者悉自邑
民何氏久負固先生不加[illegible]之威叩頭
曰民向苦繁役偷生草莽[illegible]明公輕
繇薄賦是某等更生日也乞得[illegible]其德化
類如此而又揭理學以發蒙與[illegible]于文翁凡先
生所爲出之本原皆古儒吏事而獨不外飾不媚
上官果如馮少宰所慮司理袁生者故與先生異
趣陽浮慕之以詩文相和而應庠陳諭爲袁呈人
挾以觖侵縣官柄齋儲賦不繇縣籍而倍收於民

民苦之先生收其柄陳大械已而新生當入庠下
令不入薄贄者縣官卜吉鼓導送新生謁學宮庠
闔櫺星門擲印綬先生即封其綬雖緇𧘡爲解不
果封陳終用是罷因爲困獸之鬭造蜚語謀于司
理以洩司理冀先生覺而求解可緣爲利假索槼
嘗先生先生如弗聞也者竟與槼百枚于是司理
益恚始并志爲魯沙矣銓司以風望薦其經待以
臺務不鐫秩時論尚爲之不平而先生則以著書
明道爲樂不復有用世意矣歸汐邑城閒室戀于

冦逐鄭虹井爲僑居時與洪侍御覺山游中丞讓
溪諸先生相徃還極論真宰之學嘗言言行非二
物修詞立誠即伊尹之要湯求爲決科即徐淑之
孝廉言行不離此心充養得到則萬理明盡觸處
順理成章又云今之學不如古病根只在喻利學
未優而幸爲得學既優而期必得得之而期弗失
失之而或有慍皆爲喻利語痛切幾與白鹿相發
明時或感與爲詩歌以天道明人心朗朗乎堯夫
之韻居平謂易主象詞近贅尚書古文出壁中多

贋蔡氏傳當更定三百篇小序宜存胡氏說春秋
牽合非夫子意禮經當主儀禮而以大小二戴記
爲傳皆卓識非經生敢道至是益殫力欲次第發
正之志未就方與讓溪論易著會通而竟賫志歿
矣時嘉靖甲子二月十四日距生正德辛未十月
六日享年僅五十四其書稍稍而行于世者有尚
書審是十卷祀禮從宜感與詩解門人問答錄四
巻文集十卷所編通鑑綱目會紀大學衍義補纂
言各若干卷它如丞年撰述覆瓿罋藏不可端倪

舉藝論尤爲經生所推先生則錫絢置之矣易簀
前一月猶註明夷臨觀諸卦至日叱宗人禱祀之
請端坐觀化先大夫遺言曰公之學適乎晝夜之
道而知厥幾知先生者乎先伯兄謂兩先生並厚
於德嗇於遇顯庸無論矣山林日長誰開藁武後
千百歲仰賴兩先生何限而復奪之遐筭兩先生
深有得于知我其天之學後死者不能無莫知之
歎也先生内行淳備莊先姑夫人懿德宜配事繼
母備色養夫人執婦道益亦無不至爲視天廟佳兒

佳婦昌厥衞家故貧自為諸生積既累及納弟子
贄不貲咸以分諸弟夫人先意成之不待仕宦而
共茹氷蘗無交詬也季弟蚤世撫其孤不啻自出
敦于族酌祀禮以稱之粢盛醴齊夫人躬視致敬
乃公不逮下壽而夫人後公四年乙亥十二月廿
三月卒先公二十一年壬戌六月十八日卒享年僅四
十八先大夫嘗曰令德而俾不永[illegible]有偕不亡
者存耶樊學生晚不及見先生而今[illegible]嗣讀遺書
質以父兄遺言追維大槩其正學以濂洛關閩之

齋也其博雅則孝先康成之亞也其治行則單父
中牟之化也其里處則太丘靖節之遺也溫而厲
介而和醉之酒而不亂投之色而不移臨禍福不
怵聞寵辱不驚曲成庶品而不揀擲真有如仲弟
文言所述者乃家嗣以文學世其家為經生祭酒
介若孫惆惆德讓門以內雍然有古人風蓋紫陽
之鄉諸望族所罕覯此足徵先生之澤未有涯矣
先生嗣子二人冢名成志邑諸生即樊學所西面
受業[illegible]學詹次成憲[illegible]女二人長爲宗

侍御某母贈孺人將封御史某次未笄卒皆夫人
出孫男　人彝性邑諸生某某成志出彝仟庠德
出孫女幾人曾孫幾人某某先生之葬也以隆慶
辛未　月　日先大夫方令南康弗遑[illegible]送巳
邪而先大夫抱樹劍之感戊戌而先兄又抱遺命
之憾屬草數行悽惋悲憤嘆先生與先大夫以文
學見推同其竽瑟將好同以循良最而柄鑿于吏
尚同位不配望為絹絳擔擎同而恩又悲兩先生
墓上片石機緣不偶則又同也先是伯兄為先子

乞銘周文恪及吳中丞相繼以發至丙午而樊孝
始得請于吾師祭酒陶公勒石壑不朽以慰九原
而痛遺命之未酬歎掌弗暇給適以闈事釋澤書
乗蚤夜之閒論次其事續為誌而追為之銘銘曰
紫陽振鐸諸儒成源遠流分興嗛鳴誰為嗣響吳
先生淨掃春華秋寔廳經術飾吏政悉乎執古御
今波忽驚百姓襟號衡大徬弋者何慕鴻飛冥冥
游卒歲有遺經胡然中道比列星借良偶今泰[illegible]
齡哀逝之巓紫氣停真人窟宅石函[illegible]千秋[illegible]歲

山先生傳在矣故不辭而爲之志且重以銘銘曰
我有至寶曰惟晉神用以治生匪儉其親質孝爲
恭慕若終身夷厥町畦共反于真旣壽攝昌樂其此
吉宅高環之原抱乙負辛厥左岣峋厥右鬱繖厥
兆振振厥銘聿新宜爾德不遷

孝廉汪以德先生墓志銘　戊申

懋學家山中兒時入城嘗見其先生長者獨未見
孝廉而雅善其從父子烈子烈爲言孝廉、賢嘗名
子心傾之未幾而孝廉力疾試南闈振旅行卷有

日臻彌留竟與櫬歸而孝廉二十[illegible]年矣文昌爲吾壻
姊後子又從韓甥聞孝廉今年春文昌子起龍奉
祖母來山陰而子烈手爲狀屬懋學爲志銘嗚呼
子安能章孝廉也按狀孝廉姓汪氏諱嘉成字以
德別號養所狀不稱從尊命也先世與族分著城
西縉紳文學藪爲婺城冠高曾以上多隱德祖諱
大科寬碩長者娶王生二子長曰弘介即孝廉父
也爲邑諸生娶於程以嘉靖丙申八月十四日誕
孝廉孝廉生慶門盛際頗難爲名乃幼警敏摛詞

輒出人意表里中魁宿遜以爲不及務冠補弟子
員試高等文譽益振每構一義爲諸儕輩爭傳誦
宗別駕嘉會有時名至爲之廢草日未可令大巫
見也俄而別駕舉於鄉自謂辦私在前宗之人咸
以蚤達貌孝廉孝廉益淬礪自戊午至丁卯三試
而中應天尚書選將王父狀會宣從父中丞公歌
之曰文孫虎變誇重慶　聖主旗飛首斗闈者
以爲美談明年中會試乙榜故事乙榜得超補州
邑博士孝廉意不屑擔簦歸發憤下帷潛心義理

兼明習　國家典故期爲當世碩鴻鉅其於文含
英嚅藻燁如也顧數奇久厄一第凡六上春官登
乙榜者四終無愠色每歸即閉戶如初所坐榻當
兩膝處皆穿手丹鉛書幾充棟即屢常外滿無能
覩其面惟持几杖侍王父若父朝夕唯謹王父喜
飯諧大耳方頤而性疏宕人樂親之君常蚤出暮
返其返也必沾醉孝廉侍其父候見門視安寢乃
退祖物父態亦然孝廉侍父如其侍祖至自對杯
酌卻不御微獨力不勝則以丁卯北上時會爲友

人卜夜乃翁不寐自藥燈促之歸遂斷酒以祇嚴
訓處兄弟則怡怡於朋友則懇款無懈後有二子
教不勝慈曰吾父未嘗責余而余安施之乃冢子
逢唐能以文學世其家每爲余言輙泣數行下余
亦泣蓋先大夫行于亦然而愚昆弟終未始廢學
殆所謂常自教見者耶逢唐旣舉于孝廉王父譔
然狀稱孝廉有子偽善天厚之孝廉德殖之嗣意
孝廉天幸在于祖見孫又見孫之孫若唐之箕裘
則其殖之者也往澹貧于世味無所逐言事若不
出口聞喋喋語即其人譽已亦面發赤其不媚悅
人可知已家城隅去縣治不百武終歲不一詣或
以謁于之論曰吾不以孝廉爲垢府此其志婞意
遠宜永算而享年僅五十一訃歸其父傷而不哭
曰壽也屬于烈狀之于烈亦曰壽也其有死而不
亡者也殁之日是爲萬曆丙戌三月廿七日殮于
京邸友人德輿視無功族叔汪德承治其喪而同
郡諸孝廉環祖其素旐且爲言於駕部俾乘傳還
還而父命其配程及諸孫迎殯自就讀書處喪之

見所坐榻及丹鉛書則不能無慟哀其志之苦也
配程生二子長即逢唐邑諸生娶張氏次逢祥太
學生娶董氏一女字韓文昌有孫曰見高見孝孝
廉未葬而逢唐亦卒見高遊江湖間以父執來謁
余余爲道于烈名實之論因慨今世士舉于鄉自
號古孝廉至語承權諱言善養歸取予輕言違節
此非有甚饑祈寒之不可堪而以便室爲力田世
亦相率寬之曰是夫祿未逮而去廩餼未傷廉也
孝廉獨羞爲垢府嗚呼廉哉是宜銘銘曰
明月在握不飾銀黃幽蘭生室不改孤芳誰謂市
道爾居則寂誰謂巷同爾音則遜砥礪洗垢無黙
守玄千秋萬歲惟眞孝廉

狀略

二妣乞墓銘狀　甲辰

不肖背二親蚤矣即生我者不及悉安能悉前妣懿媺顧從先伯兄得聞及讀先大夫遺言得前妣十之一而從弱孫及就傅朝夕覩記得妣十之三往時伯兄考終嘗恩會一再述大致乞言于朝紳始末備悉且冀得吉壤而更營焉乞銘鉅公勒名山垂不朽也新安山峻峻多石善水非預試不敢葬嘗一卜于里之和瑞山再卜于安久原營壙豈膏穀炭其中三年發藏其土濕處至庚寅而得里之古樓岡僅容一穴奉先大夫葬焉並時得里之中揷山負癸抱丁初試之吉丙申十二月奉兩宜人即茲壤不數日而伯兄病明年日臻彌留竟不起不肖等未敢終事而形家言山故吉以初扦稍下偏左于法宜濕移右十武高十尺負甲抱庚其中宜燥其土赤黃有自然穴啓封果然乃以壬寅歲九月乙酉日更斲焉封而樹之乃述二妣者伯兄不可作矣余先世系及先大夫始末具方督學

狀中惟二妣遺事不肖述所見聞乞明公採擇

前妣諱瞻宜人孫氏婺北繡溪里人司城孫公學女也生有淑質司城公重之必欲得佳壻先大夫九齡試郡邑冠諸生邑令會公欲女焉辭不就而請委禽于孫公許之嘉靖甲午先大夫髫而舉于鄉丙申宜人歸焉事曾王母廣昌夫人葉得其歡心于王母汪孺人尤謹先大夫從緒山東廓二先生遊賴宜人孝養無內顧宜人性柔順而極莊敬且善容物先大夫稱為益友居常見先大夫嗜學每構思一切都忘時其起居而調護之不令先大夫覺也先大夫有時譽即山居四方之朋雲集宜人治茗蔌無失客歲己亥舉伯子懲學不以愛故忘允膺于二女訓以內則習與性成其後伯子給事黃門首觸江陵相者亦聲而韓氏女十七登嬪植所自矣皆稱宜人規教云宜人年三十七伯子補邑諸生又一年有叢痗爲人姑矣而事曾王母王母逾謹時嘉靖乙卯呈貢[illegible]之冠先大夫既背計先行舉宗義老宜人從[illegible]卒豈而學士父直

韓氏姊乞言狀

先大夫有夙慧三索而得姊姊性亦慧先大夫鍾愛之七歲昔母孫宜人事繼母胡宜人如孫宜人亦愛之如所出先大夫在諭籍出與諸生論文入而見姊微言為之顧解姊習訓通小學十六歸韓生應泰十一月舉一子逾月而韓生夭姊爲之不食先大夫謂曰死易立孤難乃食是時父兄並服官欲携以隨姊辭以姑在抱其孤事姑唯謹迨先大夫乞骸骨伯兄抗疏歸田關姊歸寧而孤暴卒

姊遂堅不食也先大夫譬曰姑故在且謂老父何強之食已而遂有胡宜人上壽之喪先大夫病下痹伯兄病目不肖等皆釋諸視膳嘗藥姊極孝養先大夫既不起姊往事姑已哭其姑盡哀日夜擇賢者為後而難其人從叟叔氏勤督諸子駸駸庠序中伯氏次子發世姊收其發哺其孤今且受室矣時韓氏老成凋人多窺之者業亦落姊以大義待戶窺者為之歛息居常引經斷義即伯兄亘為長弟無論為女中師也前後縣公咸推重姊立

辭不欲受一額毎謂吾婦道之未終而何以聞于人節柔梓識者亟稱節婦節婦不樂聞也不肖徵古女德其以節著獨知其有夫以孝著獨知其有父至如巴清乃以貲聞非必關于名教其有至性兼篤隨分竭誠且有功于其世業若姊真不媿所生矣曩先大夫病革顧不肖曰兒雖得有兒如父姊如母姊真不以異乳故㦸于視諄諄引父兄為訓及不肖識句學應科舉姊送之曰欲深公為女主相姚少師為靖難元勳俱不能得姊一盼若勉

旃姊相見也不肖飾[illegible]棄我矣獨姊在前年冬姊年五十[illegible]未及歸謁願徼天幸得一錄何[illegible]下人義不容辭區區之私不欲以伯兄之亡而令姊節遂湮滅也唯名世鉅公念其苦節惠之一言徵信來世不肖死且不朽未亡人何知焉

韓仲子狀

韓仲子應泰字虞仲發源城西人也先世出邢侯裔宋季有處士陽一者徙居發崇化坊七傳而為

蘭坡公天護卜西郭之韓塢築居焉族始大有丈夫子四人彬彬文學長曰漢爲余高王父館甥即仲子曾王父也用胄監爲南昌簿抗節不屈曾面咈其令長同事扣俊謝不可竟掛冠歸營菟裘因山澤之利比於素封漢生[illegible]衆爲先祿晉丞好義樂善邑縉紳交重之若法榮和濟襄毅汪中丞洪侍御咸納爲婚姻嫡子都經諱繼宗娶于汪不安而其勝舉子應軫既續胡孺人生仲子及今子應仲子生而魁偉爲都經所鍾愛堅擇佳偶而都經以

中表少與先大夫學同舍相[illegible]大夫亦念祖姑之誼而不忘夙好也以仲女許[illegible]既納徵都經即世仲子煢煢稱孤市依樹[illegible]先大夫愛女及婿督撫獲紀綱之得以冠而仲子益善事母夜于昆季分田爭取室爭隘人以爲不殞家聲先大夫擇傳傅之即氣自英英而不失雅馴其目爲遠器也年十六乃親迎適先伯兄奉使過家姊妹並歸寧仲子處貳室日理衡籍閒從外舅外兄習德義之訓矯矯欲拔流俗淪十月舉子文與

親戚咸爲韓氏賀又兩月登白嶽謁玄帝還渡學溪風雨晦冥舟人不戒而仲子竟從彭咸居矣訃至未亡人爲之不食先大夫謂曰死易立孤難乃食是時父兄並服官憐不忍別未亡人歸以姑在抱其孤尊姑唯謹迨先大夫乞骸骨伯兄拂衣郭山未亡人携孤歸寧使與不肖同就塾其課督不殊輒毋且念舊廬陊欲圮脫簪拓之不給請父兄坊金佐之遂成含章堂經營預敎花花乎爲仲子百世之業而文與竟以疾殤未亡人堅不食也先

大夫謂曰姑故在且謂老父何强之食且圖所以爲後者時軫次子才旨序當繼因病猶豫會甚月間有先宜人丘嫂之喪先大夫病下痢伯兄病目不肖等穉無能爲未亡人嘗藥視膳先大夫竟不起議未決未亡人趨事姑姑亦尋歿韓氏老成以次就凋予室風雨飄颻時至遠近豪右獨以大義不加兵未亡人未亡人念大事弗襄自脅歲緩畚固藩垣維堂構卜吉壤兼以伯兄外護故業日拓而仲子之祀可緜乙酉文昌舉子起龍未亡人廟

呼虞仲而賀曰君有孫矣召乳乳之如自出收文
昌同居既而昌夫婦偕没未亡人爲之服碁月歲
乙未卜得環村之壤負甲面庚僉曰習吉捐百金
償之明年營壙築園更八年而環以山菴翼以書
室以甲辰歲　月　日奉仲子柩焉右祔文興而
虛左以俟相從也葬三年起龍與子兆朔未亡人
召宗老廟告焉來以主宅而又捐所拓大宅一區
爲合族宗祠分田以給蒸禴蓋至是而仲子之緒
代矣仲子生嘉靖癸丑正月十三日没隆慶己巳

正月十八日享年不及先人受產不及季父伯兄
九齡童烏復爲造化所奪然壽考多男群從昂食
者或稍墜其家聲而賢豪有道問韓之世靡不歎
惜仲子之婦且南昌光祿都經尚在淺土而仲子
已即樂丘乃未亡人所以有今者艱關萬態不肖
殆未忍言之也猶記伯兄没而虎視眈務息幾難
自存即不肖亦爲棄庭之議而未亡人獨曰有人
此有土者丙子以前事也有社稷乃有君者丙子
以後事也卓哉兩言踐若持劵微見定仲昂不幾

遷乎先大夫遺命不肖曰事姊如毋而先伯兄鑄
稱姊爲畏弟且謂慧性非己所及不肖如毋事姊
而爲虞仲討不朽以藉手父兄微吾師一言其奚
賴焉若姊他懿懺當有別述茲第撮其存韓者而
崖略陳之急就不文惟吾師哀憐採擇不勝惶恐
懇切之至

誄

○先兄中宇先生誄　戊戌

昔展禽逝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其德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夫子也乃誄之而謚曰惠嗟嗟今之世而有能知吾夫子者乎不肖曷敢自後于女子矣泣而爲誄曰

夫子之不倚兮夫子之不變兮夫子之因物而無恩兮夫子之簡易而無文兮皎皎非潔剛豈折兮酬心報主臣何功兮推賢嫉慝辭膴崇兮苟信吾衷寧衆暴兮身之茀恤名胡愛兮世溷莫知含則藏兮直道事人將焉徃兮匪圓不行吾醜刓方兮上天下地浩浩蕩蕩兮中心直方足徜徉兮好古敏求肯書空兮忘食忘年遊大過兮會衾巳促陶瓶藉兮優游卒歲得吾正兮君子所恃小人憚兮柱折維裂乾坤傺兮議以易名論定宜兮

祭文

○告家廟文　乙巳

惟我先祖肇闢川源自宋迄明世績令德　明經府君丁開國之際投書請檄安全其鄉閭陰德寔並而　竹居府君遂能定理源久大之基紹以人才重以義俠迄　高王父以信義禮教益光其緒用能開我廣昌首登賢路爲斯文祖惠政勤勞光於俎豆而値勛勳之際提東越之書以詔後來南康翁孝友以承之我　先大夫天挺異姿蚤傳聖謫啓覆自洪受記錢鄉用能嘉國而亨浮雲世味父子兄弟師友一堂故不肖學自襁褓中稟先叔孝弟之訓就傳而先大夫授以良知之宗既孤而先尚書廸以慥慥之旨自身作則出則正直忠厚處則孝弟忠信孜孜向學迨晚彌殷修極而開默合眞體作者愈盛述者愈難戊戌以來日夜兢兢隕越家訓是懼幸得皈依剡溪金陵二先生之門期無墮落不意天假之緣偶叨一第縮綬山陰紫陽之過化具存師友之宮牆密邇不肖誠不敢

以京華外吏妄生欣厭惟是民望易孤重任難副飲氷之懼對境寔深思啓行翼敢徼先靈徧師承之有緣亦家學之無替于玆及瓜之際虔修面告之儀斟醴備薦洋洋如在以季弟彦博祔食于祖考府君之側尚饗

白兗獄祈神文 戊申

惟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人智所窮神無不燭某奉 天子命來令山陰幸藉 神休比年豐樂豈意教廸無術民或相殘以去秋九月初十日昌安居民朱瓏主僕被殺某聞屍即之默禱焚香願速得罪人以懲不類迄今四月賊匿使沉離萬衆一口獄情似可無疑而寸心未詳長吏終須抱憾死寃生命痌瘝切身為此具疏懇禱於 神惟神大昭威靈或廸之見聞或告之夢寐或顯示其迹或曲諭其幾使天網不漏人心知懲寔惟 神之顯休烈其或任其聾瞶逼民死地而寃抑罔聞則豈惟令之戮抑亦明神之羞惟 神其鑒之

○祭孝廉用之兄文 甲午

嗚呼痛哉吾輩何忍哭用之也用之義至高而食報甚薄塗之人能道之矧二三兄弟幼同硯居長共嬉遊旦暮接殷勤而吐衷曲往往見用之俛仰間無不意在千里且樂道古三謝一門之盛輒扼腕肝衡恨不使二三兄弟聯翩振翼其擅風起終不欲馳川之族若古人後先用之君常惻惻而邑同志乃知是意豈有量也祖宗積累蓄積發之自今卽愚不佞自謂適當其會宜有以厭用之心不自意垂翅南歸且謂造物者豈有所畜而勃發于用之何王楊未登而罕生先公嘗貢公未喜而國子先悲嗟巳吾何忍哭用之也用之性無崖岸樂成美卽後生末學桀驁不雅馴猶且覆其瑕而采其瑜故人樂其易親而服其無它用之去而異同之形孰與聯之邇來士風孝廉名掛孝廉捷登璠壟而用之縕袍大布朝虀暮鹽庶幾乎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用之去而熙攘之習孰與振之是用之未可以死也未可以死而竟死用之豈自死哉嘗用之言生悒鬱十餘年死當大笑而去嗟乎嗟乎噫

峯為人彼二公者享年啓亂竟作何居而先生享
復介意耶旬月之間猶獲論志淮清分手曾幾何
時寒暑梅明變不可知但聞不豫輒報痾留問疾
之東未還訃聞之使已至十五年恩義竟爾觭矣
嗚呼哀哉易簀之[illegible]未聆遺言[illegible]室之恩昌寧
戚仰止山頹[illegible]大壞所為善[illegible]先生之志而圖
之不朽者惟[illegible]二生敢不竭其微力稽短情長不
胥安能頁為文贊先生也嗚呼哀哉尚饗

羣季釀奠少弟赫台文

昔人有言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若乃未嘗生
未嘗死者在達者之自瞰焉彼殤之修短享之厚
薄彭殤同盡卿丐同幻以公輔之清標容如冠玉
聲若金石二三兄弟誰不以榮名貌之壽考䁥之
多男祝之乃駒過竟促而去來一夢也惜哉微獨
二親即我輩造膝而談叢分管而摛詞屈指鴈行
染翰間不禁點點淚下矣公輔筆端最渾昔年之
試難一青衿我輩以為大材晚成至今日而此事
又其所輕聞其臨決拳拳以未酬親恩為恨所見

公有進于文詞間者乎別離太促比諸不見天日
不為男子者所享不啻多且久矣我輩不習幻言
哀不自禁掇是為解有酒一卮公輔當如平日者
而飲之嗟嗟復何言

醮奠汝嘉叔文 代竹房諸侄叔世法世[illegible]法[illegible]皆出于[illegible] 是已長汝嘉八年出言行以係竹公為商社

嗚呼汝嘉豈今之人耶所業者經術所逃者詩酒
所全者天真[illegible]之與刑後生之儀的也不類
叨長八年丞歲分業不及洄汝嘉硯席間自少至
老徼天之幸竊喜同曾而下羣季子姓並為惠玄

自甲子歲汝嘉輩英贇序行之奮翮南宮翮是任
者顯鴻名于朝學者修實踐于家耕者歌太平于
野中間老成雖漸藏舟然家庭之內濟濟多賢不
減祖宗時也癸巳而後東山洛社不類目不能從
而汝嘉輩時憑杖屨序天倫樂事道先世遺風其
為意遠而為益多大廈欲傾梁木勝任不類其幾
高桃而逸吾老也奈何一歲之間奪之再三社日
而哭行之上巳而哭汝和南至而哭汝嘉凡此三
公年皆少于不類乃今少者死而長者生樗朽者

無恙而砥柱者先傾造物之降割吾家酷矣汝嘉享子美年畢向平願賢者有後素所自信顯然而往夫復何悲悲吾儕爲天倫悲爲祖宗家法悲爲寢前風景悲爲賢者凋謝悲汝嘉當不以吾爲不達也神爽式臨爲我飮此酒

兩房醮奠聯峰叔文

嗚呼在昔先公伯趍治吳巳而遁跡逃名千金喜致人以爲揣允觀變非偉丈夫不能吾宗偉人代與若晃若弁若章甫若側注若緇布不下十百人

若乃扁冊五湖素封都會幾與宋公尉聲二百年于理源僅僅兄耳司徒有言白門汝張爪牙仁甫兩公者商也而非商也庶幾乎商士嗟嗟兄豈徒庶以五之者哉足跡遍乎名都而白門若土著公卿士庶迄乎臺隸童豎靡不知有聯峰數十年一日矣龍蛇之際偶居里門于時室有小警英特爲之寒顫而兄屹不爲動事竟緩人以此稱兄識倚重寔多二三昆季不得時時陪觴博于雨花牛渚間然而懸肘後弄毛錐調水衡者諸有步亭靡不從兄共賞比年朝籍有人南榜久虛兄尤拳拳望之今者泰期將至奮翮有期安得若雅望于生平也數月之前猶傳善飯方佇九谷私慰有兄胷幾何時晨星告變猝然兄竟怛化諸云亡于今豈有二興原有靈[illegible]吾將安從瞻望素旐涕淚松喬相率一醉亦不知所爲辭也嗚呼尚饗

兩房醮奠聯峰叔文

嗚呼自公應禱而誕垂髫而鼓篋偕宮予先祖父歷不淳淳謂百年之積瀉發自公蓋以英妙而黌

鄉邦之重矣已而[illegible]門受知[illegible]督學試稱院不偶一登然而淵源經術克家[illegible]然文采色動銓司一試而泰藩軍再調而課[illegible]擢鼻祖以下迄今上五年叨科目者不啻余十人其以驟貴而身爲大夫自公而三耳嗚呼公之文果有用亦足荅祖父矣入年于外歷名區桂林佛地羊城仙蹤公已升樂國而覽勝槩且也天子萬壽公又以外臣而沾廢典鵷入之唱長樂之鐘宦況自是可入而一旦擲之如敝屣豈非[illegible]貴中人哉優

游林泉二十餘載機發于匯飲人以和少忘其老
慇忘其貴不肖忘其賢其久也合者與之爭席矣
乃文學縉紳多其雅量邑大夫致其崇重公亦畏
然忘之癸巳而後日從黃髮大老相與爲東山洛
社盟美景良辰[illegible]行樂亦千載一大快也中間
雖復委蛻無[illegible]于廷試冒掖又親見之公寧復當
眞哉夫人生[illegible]以子耳目未必[illegible]明精神未必强
固聰明强固矣未必用世用世矣未必爲賢[illegible]大
大夫矣未必躋上壽上壽矣未[illegible]

備又未必知樂乃天畀厚公公[illegible]今之訣我
知公含笑而逝也無奈一門之中先輩與刑相繼
擢諸郎洛社諸賢獨公爲魯靈光耆老者倚公獨
重振斯者望公子獨先公乃一旦厭塵世而從祖
父暨諸同社遊是公處其全而後死者顧受其戚
也公卽含咲二三子弟安能無長慟　甲辰

祭太常趙石梁父母文

蘭山鍾靈淑水凝粹受啓哲人具大慧智絕欲去
言文意汶視從東魯宗[illegible]來[illegible]星歷朝維塵

居室昔際風雲星源兩施吏署波溢四郊醇醉棠
樹如舐花滋如墜集彼百美曷云三異譽徹天閽
超徵入侍神午共嚴驄馬羣避霜冷遼陽風清幽
冀望重三臺名高八使　帝睠親臣西淸召貳鑾
切宸居冥觀初地太常祀官乖茲禮位藉易匙方
心傾異類皇華載歌同命將昇人士敢依依承密
義胡遽反眞望孤示疾化者自歸生者自苦鍾
有情能忘悲喟我紫陽孔邇蒙庇夜望素輀占
棠湯泗斟醴薦蕭我心如刺

西臺公奠馮太僕文　甲辰

太微列象執法崇班肅淸臣紀寀適　天顏不有
哲人孰者克任緊惟馮公位望斯稱禹穴鍾靈淸
江濯粹奮翮風雲隨車甘雨機製爲錦花種爲棠
最褒卓異傳紀循良稱來　帝眷譽徹天閽蝸頭
白簡柱後惠文神羊共嚴驄馬羣避望重三臺名
高八使大江之西畿甸之南吏署秋淸寒谷春含
成勞既多卿貳特畀同命維新六軍倚庇朔風夜
號卿月無光方期禺任遽告膺藏伯道香山問天

百口　帝悼近臣我嗟良友既同國郵亦悵儕私
犒蕭一爵安能爲辭

同邑合祭汪貞吾大尹文　壬辰

玉以璞完器以虛受[illegible]者存渾淳者壽若夢之
持于君胡[illegible]學山
[illegible]鍾隨和共
搢于霄[illegible]門[illegible]于闕君也歐然
徇徇若[illegible]榮龍章褒態式[illegible]蕭蝟
音風[illegible]聽生白晝茑里逸陽[illegible]發以
大常必篤之祜胡遽厭塵[illegible]旅郵形單郵
亭寂寥美報獨徵問天誰叩不[illegible]其身殆于其後
一經可傳千秋不泐丹旐在前素輀在右桑梓宗
盟心摧欲作犒蕭緘詞罄茲一[illegible]

祭周太夫人文　乙巳

嗚呼生人分義莫重於師莫重於師所自出謂其
成我之恩與生我等若不肖於吾師何如哉生紫
陽之鄉垂三十年習所見聞如夜如寐自霞源一
謁聆惟心之旨揭經[illegible]之宗始能滌破舊迷稍知
自証嶮巇得失之際幸不大至淪墮此其起死人
而肉白骨恩不可勝報也師寔生我而爲師祝願
王母者寧不望其千秋百歲慰吾師終身之慕而
貽弟子無窮之庇哉乃期願上壽一歲之間越城
再見而何不能得之王母也不肖則謂王母更有
不盡之年從古爲人母長生久視不知凡幾而于
今獨稱一則曰孟母一則曰尹母兩者之算不知
所終則爲吾師母而壽殆與無窮埒矣師之學術
出乎生死之外母之達觀忘乎有生之樂弟子安
用以慟爲吾師助悲哀第天性之戚終不可解而
弟子之同戚者又安能揔也矧不肖入越之始幸
奉九旬之觴而曾幾何時遽聞怛化且束於吏事
不能比諸孫朝夕繐帷以躬弟子職炙絮之陳神
與俱往犒蕭遙奠惟王母式臨之

弔會水叔文　乙巳

維萬曆乙巳臘月既望族父前少尹會水余公捐
館舍數月矣族子令山陰日逼吏事促促無須臾
間得以東芻緘詞適從四明遠泛舟鏡湖因得小

吾毋豈其有夙緣耶二三肺附懃覩乾經弟子十數
得供七竅啓手足少闕分趙西不肖某號緊綴其
執掌簿書屛著易爲玄未而生畏未末十載星出
入不敢汝潔歪動不自禁因合[illegible]從學[illegible]
生所以世其家學者是用遺[illegible]之道而[illegible]
日一旦暮一往來先生圖[illegible]
物而吾鄉之師[illegible]昌黎子之論[illegible]
授業解惑是惟知道而後可以傳[illegible]後可
以授業不惑而後可以解惑今[illegible]

然擁皐比坐絳帷者自希壽紫授僞潔殘香之外
有能草謚悟之書措自心之聖而個個惺惺者乎
有能紀經世于歷代考鴻烈于本朝而燦燦井井
者乎有能拂談塵于滌園摭玄奎于薤園而洋洋
灑灑者乎中衛之尊過者巷聞而今亡矣愚讀遺
書而滌覓涵泓墾迪乃尤有自憾者蓋固在也受
而弟傳伊誰之責倍語吾未能會補過書吾未能
寡經世圖吾未能証鼎二攡書吾未能措于理莊
語吾未能遊于虛即今有民有社學製三年淳古

未還而自心未暢徒徼天時民力以竊循卓聲何
以稱學道哉幸而處稽山剡水間伊邇哲人不使
茲堂有如徂春適嚴池叩開先中夜久坐誰爲施
金針而指玄筏乎遺編在案披讀泄襟拭淚試詞
以告筵几恍然靈人案于座前不謂先生果歸真
也

續楚聲爲韓姊作　壬寅

維萬曆壬寅正月日是爲故君子韓君君年五十
攬揆之辰未亡人阿余設膻茅香爲侑以奠暱不
能言授意欣吊以祝先是壬[illegible]含兄會爲楚聲以
寄弟乃續其聲而跽祝曰噫嗟於悒乎義數征而
靡返兮望舒未吐而朦朦雲蒸藹鬱而弗開兮春黯
憯而無容追攬揆于初度兮怨彭咸而靡從男形
影于三紀兮予未測夫所終嗟余忍死于荒落兮
慕嬰杵之餘蹤操余皇于溟渤兮值彌天之颶風
昭南征而不復兮喬委蛻而翱翔乎蒼穹駕玉虬
與玄鶴兮望瀛島與高嵩余亦厭此塵世兮悼初
服之一空甘荼茹而靡悔兮恥默揞于秋蓬腸一

忠誠任事之臣不可一日去 上左右今者秦鏡

雖撤言路甫開中外遠近咸賴得正直忠厚如直指兄者亟入泰明以清政本而定國是乃叔父遽厭人世而海内少稽治平之望彼蒼其謂之何去年春暮𨻶我嶺雲今年秋伻報我訃吾近縶在越遠歸自泰言猶在耳而溫厲不可以復覩吾安得以不朽爲解而拭吾瀾淚之沾襟而襲

○祭汝道叔文 戊申

嗚呼遲任有言人惟求舊器非求舊今人聞周秦

秦鏡漢鼎柴陶瓶以不貲何則謂其古也夫老成人之存古韻不止於周琴秦鏡漢鼎柴陶也而吾家後有叔父所古者大羹玄酒之味所追者質樸土鼓之風所望於人者無懷葛天之俗雖不能返意自在焉而今不可見矣舉世視叔父爲昔之人而慭孶獨奉爲憲老叔父亦不可一世而謂學不謬於前人此正先廣昌一團元氣未至澆散之叢今而後作何狀余安能知之而安能不爲叔父慟之叔父爲廣昌夫人愛孫兩康公愛侄生不爲世

而享年獨末乃出諸父昆弟之上此固智所不能謀勇所不能參貴所不能制富所不能售而自初自吾親竟法殊[illegible]乃覓以爽[illegible]

蒐言卷之四目錄　　義集

卷四目終

蕢言卷四

新安余懋學舜仲著
雲間　　閱

奏疏

乞補誥命疏

為遵典陳情懇乞
天恩補給先臣誥命以廣
聖孝以勵臣忠事臣原籍直隸徽州府婺源縣人
由萬曆三十二年進士除授今職于三十三年三
月十八日到任管事至三十六年二月十七日止
連閏扣筭實歷俸三十六個月已三年任滿例應給
由任內經巡按御史金忠士保薦一次巡鹽御史
溫如璋左宗郢保薦二次總督南京糧儲南京戶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欽湯保薦一
次起送考覈隨蒙巡撫浙江右僉都御史甘士价
具題保留接俸管事差吏賫冊給由到部例得請
封推恩臣父緣臣父世儒原任四川合州知州告
奉
欽依致仕于萬曆十二年因臣兄懋學起用
南京戶科給事中補給覃恩誥勅進階奉直大夫

至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十六日臣兄懋學任南京
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進前任通政
使司通政使實歷正三品俸三年考滿歷任並無
論劾具本給由奉
聖旨吏部知道是時臣祖父
例得封如子孫官矣不意二月初九日臣兄應言
官論其衰殘奉旨致仕考滿在先致仕在後舊例
仍給封贈而臣兄自以難報
聖恩竟罷封[illegible]退
居畎畝沒齒無言及臣兄于二十六年在官病故
本處撫按會題臣姪昌祚具奏蒙恩下部覆議臣
兄生平當經禮部吏科吏部議覆俱歷歷稱其孤
忠亮節百折不回日久論定原無可議准已考滿
例廕子蒙恩祭葬又蒙恩贈臣兄南京工部尚書
是時臣父又應補給誥命但以臣姪幼孤初疏未
悉不敢再瀆故臣父恩典尚懸至今今臣又叨蒙
聖恩矣伏查大明會典內一款凡推封四品至七
品贈父母妻室雖父秩高于子者亦得依京職進
一階是　皇上之恩不以子職之卑而或遺也今
臣父之階先年已進而今日之恩遂不得霑使臣

以完新運至今日横潰四出懷山滔天在西南則
生民為魚在東北則漕道梗噎無河道則無漕糧
無漕糧則無京倉利害逼切諸臣熟陳于上前可
痛思也臣思治河全在督臣舉事全在冬月以寢
昔桃規之臣銜親望解怠之衆是以條入而衆河
道也待春則水漲難為工際冬則水堅難為力又
以失時而棄漕道也　皇上慎重用人意誠深遠
然所推三臣實皆誠心體國者有成勞試舉臣所
親見者沿途漕道人民皆誦漕撫李　明達公

忠簡以爲命而責　之撫山東曹　之撫江
南撫循經濟望重一時詢謀僉同難逃　聖鑒使
非專任責成事體終歸不便人心終不振聳日復
一日功益難成一脈之流不通萬艘之來何路一
旦六軍吭塞根本動搖責之倉臣則誤在運道責
之河臣則權無專任即使罪不測之威終何濟于
國事乎臣見諸臣之請情詞已盡不敢復贅　一妄
聽而利害相關倉場之于河道更為逼切所以不
避瀆冒死上請伏惟　聖慈垂察宜臣母責

愚幸甚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可據者也而督學御史黃陞批稱兩間正氣一代醇儒論列奸權婉陸宣公之激切闡明聖學真宗考亭之比鄭鄉評國論允乎法令傳後無愧此又風紀文宗詳覈而定之者也他如大宗伯馮公之志修撰焦公之傳尚寶潘公之狀賢者之筆懋若列宿公聽並觀豈宜捐棄伏聞禮部移文各省久論宗藩諸當表揚者凡有所知名據實條具先自送部以憑酌議類奏是仰體 聖意乎欲有遺恩而在事名世人人得侍公是也况禮部原議祚父諡號稍俟論定今五年之外正合前疏非蒙補議論何由定伏乞推 明旨不厭詳慎之意照禮部各據所知之文將祚父註入訪冊從公酌議俯先臣之孤忠不遺則 聖朝之激勸益遠緣是不避斧鉞據實具揭代候採擇施行可勝僭越待罪之至須至揭者

論

天地爲大父母論

[illegible]

天下有至尊有至親知至尊之所爲至親始能盡體其意而昭事不違夫天下所共尊者人主耳而命之曰天子則天地不乃其尊乎然尊其尊而不見其親將有猜其能眷而以爲一人私者則天地亦幾乎小矣皆試反之我生之初有[illegible]成者不割亦形孰資之始孰資之生則彼孰[illegible]而捐棄者固萬有不齊之類所共受氣而生者也夫合萬物爲父母而父母不乃大乎 未有不愛所生者又未有不先行 者又未有不愛父母之愛而爲父 大父母所特愛將在宗子矣有父母必有宗子 有大父母則有大宗子非宗子無以纘成業紹前休安得其支庶綱紀其瘝瘼而慰克家之思非大宗子無以撫馮基光曆圖修和其蒸黎愛惜其師保而慰克肖之願有若子而始與父母合體相成其大耳而世之語大者則異是以爲九州之遼兆民之衆莫不欲

抑志頫首稽顙以奉一人一人者尊無二上於是父事天而母事地則天地且為一人大乎非也立天子以為天下也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宗子以代父母也非藉父母以私宗子也且父母養震子而能獨為大乎微六子而[illegible]用艱乎息矣則安有為父母肖子而可封一[illegible]關悠雖備擅而謂不愈父母之[illegible]知父母也知則炭體相屬氣脈相[illegible]體兩爲鬩應未有不動念愛念其愛[illegible]也則愛心

腹披肝膈不以疏逖而遵父母[illegible]重念其愛我以愛同胞也則廑詩安切弟[illegible]不[illegible]鬩貳而忘父母之休戚念其愛我以愛吾與也則取以時用以節不以夭札而干父母之元和夫惟全父母之生而始無忝所生推父母之愛而益為父母所深愛矣然或以甚愛而托之不愛者何也覆育而引掖之愛也夏楚而激勵之尤愛也蓋托之以所愛者既全則所以曲致其愛者益周夫父母亦何必以怒為愛哉前之克肖者可念而後之令終者亦不忘

于其過誤而第以此警動之假令其善承無拂則以喜緣喜何不可之有又使警之不省呼之不覺情有所窮而愛者不轉為忘哉為人子不可令親忘則雖平時倉且凜凜修職不暇猶其震怒倉可稽其恩寵以虛文對乎故其父母之心終古不改昭事之道與時汚隆者克明克類其念如傷之子而父母之恩全有敬恭克謹正事　責躬之子而父母之怒轉有時日在天三不足畏之子而父母亦末如之何矣然則善事親者亦有不子民而為民父母者始可當肖子故曰人君其尊如天又曰元后作民父母合之見天地之心

議

用人理財議　[illegible]

蓋聞天下之人自足以任天下之事天下之財自
足以供天下之用乃今哲士肝衡盡臣僨營者卑卑
焉耗亂匱乏之歎至三思何能佐不議雖然嘗考
于中而妄測之矣夫人者國家之腹肱而財者宇
宙之膏液也使腹肱疲痺膏液凝滯何以永壽命
而成久視然醫人之治身也必察其受病之原而
後鍼砭溫涼得以投其效賢明之治國也亦必察

其受病之處而後轉移補救得以還其權今日人
財之受病者何也人則教化衰而士習譌也開納
廣而吏道龐也舉錯稽而羣心解也財則逐末而
本業荒也風俗侈而物力竭也額外煩而正供妨
也夫作聖之功基于蒙養王道之教謹于庠序人
士喜方外之譚人習非聖之書原道德于申韓奪
章編于貝葉澆淳散朴智故萌生繇是而昇以尊
任政恐其吊詭矜奇少烹鮮飲醇之意乃復侵資
郡司藉斎祿而廢其習共黨以稽衙庸以滌上目

雜以生疑下因疑而益激非自待之太輕則貌在
之過正如此固已謬矣至其官成論定而積薪在
燕風歷易撼何以堅任事之氣乎此猶在下僚者
也至如重臣大吏身表帥之任司用舍之權而任
輕于代庖意倦于袖宿則誤一人而貽之誤者不
可勝計矣人無不能用生養爲其常足之經藏富
于民不涸之府今賦繁而民輕棄其業從重而民
輕去其鄉增闢墾于流離屢屯牧而開採荒者漸
多採者易竭而以是供經費正恐其罄懸澤竭爲

爭逐奸宄之驅乃復使市魁囷僧侈而樹之招
乘堅刺肥帝居后飾傾藏而供稱貸而繼如此固
已蹇矣上見其侈而不見其窮下苦于征而實若
於禦始因商以征稅既包稅以病民谿壑何厭而
繭絲安出乎此猶在外庭者也至如左藏之儲以
需非時之急而乃指有用爲朽蠹營不急爲漏卮
則誤一籌而受其誤者不可勝言矣財何以能理
然則遂不可爲乎爲可爲于可爲之時則易爲于
若于不可爲之時則難今日補救之術在士大夫

挽波流德性既堅嗜情都淡一椽而左圖右史灰冷何吹三紀而弄月吟風絃斷弗續儒紳重若蓍蔡豪俊采其木鷄讓善讓名後生之斗瞻遂切舜孝稱弟宰正之月旦方新易簀而神氣朗然從容天性蓋棺而心迹共覩無間公評古之遺民今之臣等按諡法至宗安之曰孝寬樂令終曰靖吾宗自年祖而下夙惇禮讓俗流日敝家法幾頽先生力行古道咸曰宜人此其安之大者至如玄牝豢神虛舟應物考終之際愚智具悼庶幾寬樂而令

終矣在宋節孝處士錫諡於朝攷其生平寡慾親不仕尤爲大致至如多士式化要以屢厪主眷倘亦順風而呼先生深遁窔奧行不踰閾假令易地而處既得其本何難其餘于今諡典多格部使之請不及列卿郎令節孝生今且從文範貞曜之例矣其以康惠遺意私諡先生曰孝靖庶彰幽孅誠無浮溢縉紳先生文學弟子之倫咸曰可存其議

解

白解 靜淮太傅中臺江先生八十 戊戌

有中臺先生任天質而傲世厭拘檢之勞形謝簪裾于藩國偶潔搏于山澗混脩垢於一致齊得喪于渾冥豈任倦乎冬亥托天放乎劉伶駕表頗而皓首不孫舞而長生原孫舞生春飴而遊杏壇良史而宮君之禰情於是黃眉皂髮筆和羅藍碧圓顧瀬之曰自覽不著所以霜髮乃村縞素而嗜白何哉吾翁之白也爲青道乎翁何白乎爲往下之守黑乎爲濤吏之貽厥乎爲何白乎其首則皓然白矣余生聞而解之曰是非[illegible]之白也匪託其姓匪沿其名匪守雌而處寡匪矜節而貽清彼皓首之機㩦亦何當乎昭明闡之莊生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神生不定夫純白之備由機忘也神定而識樂白之徵吾聞白在質爲素在色爲受在用爲明節以銀黃紛以黛綠詎得不受既受且久還詩大素撰在外者也夫惟機生于內則詔之戕之

滑之敗之亡其質矣自將安附而翁行年八十而
狀童而智童逍遙乎翰墨之場蟬蛻乎仕宦之路
衆矜行而不尸其名衆希榮而不辭其辱迹若險
而心則夷外若肆而中則朴首陽非拙柱下非工
漆園非傲竹林非逼瞍史非博腐令非文何知寂
寂何知隆隆入彀中而不慄慄出彀中而不忻忻
不有機事安有機心庶幾全其天乎純白不戕矣
或曰醉者墜而不害天以酒全翁於酒德老而彌
壯蓋自托于醉白乎余生曰否否

賦

雲來窩賦 有序　丙午

雲來窩山陰令所闢讀書處也山陰慶東浙之
衝當冠帶之會俗文以巧事叢以紛習者勤於
職任退食未遑書齋弟廢弗治也余性本棄
昏質惟木吶未嫺吏事豈慕著書哉一日不讀
則神氣不清再日不讀則煩惱橫生庶務多舛
矣於是値忙且倦必披書而坐焉衙之西隅向
有隙地不高不卑可以遠視周覽敞寬儘容
膝誅其草茅下有石砌已乃鳩材工無煩費余
生坐其間冷冷清清不知有人世時有白雲
來相伴耳顏其室曰雲來而漫爲之賦

惟大越之故國乃東南之名都首入城而建邑應
列宿而分符始奠基于南郭復徙治於西隅彈前
人之經畫周悉而靡遺奚造化之偶祕留隙壤
而待余其大觀也體依龍卧懷抱飛來天柱屹立
秦望徘徊面窺禹穴背負越臺右藏龜阜左隱蛾
眉測陰陽而食墨度不高而不卑其近觀也昂首

東閣晃尾麗池飛翼峙其東劃然衛其西脊中高
而螮影象三台之太微地靈最勝人傑屢鍾堂搆
星列齋室雲從亭以光化樓以宜中三株樹月綫
桂凌風何周垣之瑤砌任茂草之蒙茸蒼鼠竄尾
青虬伏松枝殘菊虎樹藪花蜂穉子驚焉怪余之
不治也余悄然曰穉子何知余心茅之未闢而何
此之雍余民莠之未鋤而何此之誅余毒龍之未
降而何此之驅余政蛇賦虎之未絕而何此之除
晝焉夜焉以焦以思心煩意悶不知所爲謁吾師

而請焉問余有讀書之時也余憮然曰我知之矣
政出于心心閑政靜讀書觀心紛擾乃定氣定神
閑虛中環應余何省一龕之室以調政本乎于是
芟蕪窒隙墍茨墉垣鋪砂甃礎樹棟疏椽高容翳
決潤不馬旋逕迂以廻檻曲以偏突以明窻戶以
鈎簾鉢植陶公之菊盆開茂叔之蓮兼蓄于室書
滿于軒石函斷簡壁府新編娛耳刮目㭘竹斯鉛
一念偶契百慮俱捐俗塵不到窩中獨有白雲之
來前也客或闞而題之且曰窩之景可述乎余曰

唯唯明動晦休者旦暮之候也冬盡春來者無窮
之運也吾紉窩也不過旬日吾樂窩也玩以歲月
若乃啓明方高朝霞將散覺形開氣清平旦彼
紛嚚之未來喜寥嶺之在兼又如影方長土規
未側馬蹄既倦清齋暫息懼烈日之囂人對白雲
而自得又如飛鸞西頓玄兎東昇[illegible]星羽[illegible]事秉燭
勞形乘情氣之易昏坐斗室而虛[illegible]又如薄暮醉
眠中宵忽寤哀大夢之長勞[illegible]之未悟起坐
徬徨頓披雲霧此窩中之[illegible]如陽春湮遍

碧綠青黃鶯遷金谷花報玉[illegible]登眺士女翱
翔元宵燈火上巳艅艎升卿止而[illegible]還雲窩而
心涼又乃朱明既啓綠樹重陰呦呦鹿鳴交交好
音麥秋雨陌雨過前村田疇沾足桔橰無聲榴花
照眼荷香滿襟暫垂簾而獨卧羨羲皇之上人又
乃蟋蟀初吟梧桐葉落露濕疎林月明近郭燦燦
稻肥熙熙室飽伐桂尋香穿針乞巧或意得而氣
揚或智盡而能索坐雲窩而玩占識履霜之戒薄
又乃玄冬慮潛歲晏人愉徵租公府收責室閭敖

里胥使無煩諭兮會以均輸風晨輟訟雪夜閒居試煑茶而開卷何異乎映讀之時又況乎姚姒之遺跡句踐之舊廬經紫陽之過化邇文成之卜居聽松濤于半嶺弄竹影于庭除清流潰墨滴露研藤蔡行筵雀香辟蠹魚涉百家而燦若讀宗傳而躍如故其口忘滋味耳忘聲服御簡於木而啜園蔬肯于琢錯之羅也着促衿而惟戚家適于狐貉之溫也環四壁而豪朋恭安于鈴與之美也無事靜坐脫然若仙讀書之樂不與人言紛挐倥偬神勞

心惕容與寓中以淘以滌假外境而除煩廢在喧而常寂敢云仕優則學哉不失乎日夜之息也然則非寓不適乎寓何常之與有嗟乎乾坤逆旅光陰過客寓非常住世豈眞宅從有形論寓爲主我爲客遁往遁來何太迫從無形論我爲主寓爲客不往不來何今昔惟見在之順適亦寓物而忘機苟當前之非有奚去夜之是疑任太空而寄傲秉元氣以推移

疏語

滕邑新刱文公祠募緣疏　甲辰

竊惟德不忘報祀以先修世遠人遐吊古之眞蹟獨切地靈時至有待之曠典宜新嗟我古滕舊稱善國過宋問道住善發世子之蒙爲國重農井地食文公之澤慨慕乎岐豐之盛幽範前漢勢迫于齊楚之交精求長策不驅民而死戰徇國處以圖存一片古心詎畢戰然友能贊一言多方仁政匪齊宣魏惠可與提衡宜作不遷之祭已悲遜國之

社滄桑易改城郭依然[illegible]論録十二合六七即戢邊遺墟並作里巷之[illegible]屋轉成強如泰宮邠隔[illegible]居宋陵園多是荒[illegible]敖之鬼然布衣譚學章丑且蠅附于鄒郊豈以王公象賢泰礼不血食于吳會川原彌望行道爲之欷歔廢趾可尋遺民忍忘伏臘聴兹北郭舊有荒臺當日臨高固氣積雲物之蘊矚兹焉攬勝恍精爽靈爽之或憑宜構堂楹用禋祀三三代之直道不泯人豈異心千歲之遺蹤[illegible]結證同分以打[illegible]

谷量力以鳩工累鉅千纖異功　成于不日儀令以
昔樹風聲于無窮試看執周之主德思靡遺于曠
世應知佩滕之綬美報豈薄于它年禮固非迂事
何嫌矧僉謀協吉廟貌維新有告有祈將中外公
私之共賴式穀式[illegible][illegible]親賢樂利以長沾凡百同
心好成勝事謹疏

天郭山須彌菴募建法堂疏　丁未

金仙度世假法律以作慈航佛子傳燈依蒲團而
得證果三時功課却難露處草樓六度機緣亦有

寫經造寺貪慳破而靈光自[illegible]布施即見性之因
功德高而有漏漸除度僧[illegible]歸真之路況乎往生
極樂我情與彼情不殊受戒修行成渠與成我何
二法堂一開淨土現前休道有緣無緣要信即心
即佛惟天郭最東南上乘而須彌乃第一叢林
百年之祖迹有待重開億萬劫之功程于今[illegible]
青黃代換軒皇之遺踪已屬浮雲靈氣[illegible]
之仙風終成外道當[illegible]
持[illegible]

特非前短屋殘椽現不壹諸天寶相茂林叢棘那
容得佛子跏趺造屋後聲啼夜雨梵唄寂寥窗闕
虎豹嘯秋風僧規撩亂若不更結精舍何由超度
後來地闢餘基任爾有情增渤天開法界賴茲衆
信助成半施滿施隨爾發心中生上生終須報果
寸鎌尺帛尚可將托誠心累瓦索綯儘足發輸善
願其生歡喜看須彌菴裏頓生千佛蓮臺慧福雙
修令大千世中盡到三如彼岸功德非小普化自
今且儕海球之善心莫負山靈之蔭護凡百種性

合證菩提謹疏

修融光寺募疏　丙午

聞夫皇者建極而錫福大人明德以親民靡非欲
共友性宗同臻彼岸苟開方便不問津筏疑之則
六籍盡屬陳詮信之則三藏尤為寶籙故寫經造
寺亦度世之機緣導民之提徑也矧柯橋為山陰
勝跡而融光乃　勑建叢林漢日高遷之亭故中
郎取椽斷笛之所宋稱靈秘之院為高宗飯僧駐
[illegible]之[illegible]灕錯雲林麗環[illegible]縈紆柯阜拾紫翠於

喘息苟延于今幾換春秋世態許多阻險防土有
卜。矜成若谷之規當璧暗祈父懸類我之視事周
有體幾亦惟將及茲設帨之辰痛是輓巾之婦致
心何地惟追薦于冥途稽首投誠願大慈之引接
爲此敬延法侶備設清供按三科之儀申九獻之
禮椒蘭氤氳望聖以來臨蠟炬輝煌薪六幽之
普照曼衍乎魚龍雜奏見仙使于階庭依希乎丹
鳳雙啣下恩綸于永夜俾君子果昇天上從祖父
以逍遙願亡兒早脫幽關共嚴君而快樂至誠有
感明德惟馨伏願果結人天恩均存歿從前罪業
悉隨懺悔消除自後休祥許與皈依圓滿謀減以
吉德且不孤寧有無順者順開壽域于無疆孝則
精修[illegible]來

雜文

芝萱圖說

宜男之萱世以喻母曰[illegible]天椿[illegible]偶及人尤
仲蔚從西湖來出一幅芳示[illegible]
生未見父壯遊江湖足長[illegible]
芳世無知者語次款款[illegible]人爲是[illegible]之余
夫芝靈草也瑞草也又今壽徵也萱草也堂可以忘
憂稟性靡靈莫芝[illegible]風吹幾寒
而凋安稱人瑞氣至而生[illegible]不列蘭蕤安
擬椿壽惟于之萱天挺之[illegible]而堅不扶而直
三日作羹天墜骨立勉存未亡之軀遂延如綫之
緒姑貞相映務息相郵雲靄自昏風雨自急慧性
烱然冰心靡忒即亢宗之願尚賒而存韓之籌已
畢豈非人瑞者歟何稟賦之獨異也余往讀先哲
書節壽序見施門三節心竊歎慕不能已三節者
一爲母之姑一爲姑之姒而要其成兩節之終[illegible]
雲礽之始則母亢異母方寂然曷意人知世不
無知母者如芝之生深林不競[illegible]顔安有具人

振紫陽之鐸政繞敷于三月俗已革于千家先子
何脩汲黯寡和于當世君侯有道周施普被于皐
臺詔出日邊撫我之劬勞獨至恩來天上滕下之
覆露逾殷禮愧商閭光同衛第隨車甘雨野人恐
後于壺漿寒谷春風狗馬敢忘其斟結末由召勢
顒候前茅倘蒙衛鑒微悃終加大造光臨遂草豈
惟聯九族以勝歡陰美甘棠方且合千秋而紀瑞

○饗欽遣沈太尊啓 辛丑

虎帳胥巖凜威儀于天仗隼旟星霰申宴饗于皇

華色動山川歡騰草野[illegible]師詞壇樹幟社
稷壯猷誠予冊哀聲重白雲之司望答苔生政紀
紫陽之異三年覆露化已洽 承膚六邑謳歌澤
且及于枯骨茲者仰宣綸綍 念蓋帷不棄淸鑿
之遺黎親灑重霄之湛渥枉褻城之駕道在聖人
臨衛珍之門誼高丞相隨車甘雨野人恐後于壺
漿寒谷春風狗馬敢忘其斟結敬潔且觴之獻少
伸芹曝之私惟冀台駕夙臨庭草徑花咸被潤德
[illegible]遊魚[illegible]爲其[illegible]悅稽首祇期齋心謹啓

六邑大會饗徐魯源先生啓 丙申

伏以德星明婺女之區光融庶品道脉行紫陽之
澤波潤十方豈意章縫惠徽治鑄仰惟先生道襲
得一見每切于羹牆學妙函三昧獨知于飮食仁
爲己任視四海之皆家善與人同輕千里而相告
義希啓秘明察拘局循隱之蹊徑悉除平易之周
行共示智愚咸得量充飮河本委盡傾人欣觀海
莫申瓊報薄獻尊罍匪行潦之可羞冀明信之或
達倘荷鑒玆芹曝採及對非暫停適國之車更振

蚺城之鐸某等欽凝江而思澤洙水同長指蘭谷
而銘心尼山共永

諸兄弟同餞大郭先生請關啓 戊戌

伏以比關倚衡新蒲輪之曠禮東山起傳慰朝野
以遐思行旌掩映乎新陽朱明更麗祖帳競陳于
故里白屋生輝仰惟先生禀粹鄭靈標宗兼海潤
濡三邑蔭巖數以甘棠霧隱十秋化標枝爲桃李
精來 帝夢譽徹天閽師道尊嚴寧獨執經鄒魯
行看靑藜夜照朝石渠夕虎觀尚書親授環觀聽

雨[illegible]草柳色與尤采而並茂蓋歐爐之精氣鬱絕
久矣在匣而鳴庖刃之批導無全何啻游虛以鋩
同舟操楫倚公爲三老長年共國吹竽使我匿纖
吟短調正慚覆餗反辱投瓊念不肖弟學製三秋
伎窮五用澤鳫之哀鳴未已謾語烹鮮繭絲之累
瘡猶餘從悲束濕將稅駕焉何所借廣廈者萬間
禮不敢承因遠使而報謝感難云喻侍鐘子之賞
音臨啓可勝瞻溯

蒹言卷之五目錄　中年

尺牘

答友　柬元之兄
寄少原兄　答江觀我
答元之　答司城原明弟
答程君房　柬汪星野先生
柬女一叔　答汪若谷
答戴浴日年兄　上鄒南皋先生
答顏嘉興　答汪觀我
寄少原兄　答周廣裕年兄
寄張侗初　柬顏嘉興

寄大鄣兄　寄程光山
畬祁　柬張侗初
復陶老師　柬樊仁和
答沈存白　寄鄒南皋先生
答慎孺甥　柬江元美
與喻楓谷憲副　答吳生
寄答元之兄　償金帖
柬少原兄

蒐言卷五

新安余懋孳學夔父著
雲間[illegible]閱

尺牘

達朱相公　朱屬辛丑入閣　丙午

某櫱籠末品承乏之名都視諸門牆小子恩義倍切乃自出春明未通一字入長居寧是有胸無心則以老師精神福履可從邸報中窺見一二矧幾務焦勞不宜以很瑣復溷清聽然疏節之罪固自無所逃也頃者元孫有慶聖意少回旬日之內罷採使補鈌官天下翕然改觀垂之史冊誰不歸功調元而老師自視欿然讓德讓名如太虛之無所有然惟無所有乃無不可爲闢言路舉遺佚舉蒼生所望而盡慰之不肖何幸而沾餘芬於萬一乎不肖賦才甚拙遇物多疎甫離研席謬領大城以古之道信今之友幾于過而始悔蒙揭仕學之教渡之迷津齋心鏤佩連月以來幸荷覆庇免於罪譴自惟尸素一年未能爲地方興一利去一害徒以

其硜硜之操，僕僕之勞，寄於民社，若吾生乾之無所用，如父老屬望何，卽老師不加誅，寔深慚懼。訂凡迷謬，幸錫司南，敢不砥礪以奉至教。茲因邑人入京，齋肅附謝，更乞為社稷生靈加餐。臨書惶恐。

答王瑞樓宮保 [illegible]戊申

某猥以謭才待罪名邑，自惟鳧鴈小吏，不敢輕瀆上公。然孔李通家，則竊聞良知以來，其嚮往匪朝夕矣。頃從令甥得奉瑤翰，發函莊誦，感愧并深。憶自兒童過庭，輒發此念。今為吏三載，而先師剪貌猶借當途之力，始得一新，豈惟負門墻，且徵政拙矣。每念先師之教大盛于西江，而越中為杏壇洙泗，講席久虛，會堂寂寞，良亦有司之愧。茲幸撫臺銳意作興，慮及廩餼，而明公不惜捐俸，恢復祠田，復東一傳，儒紳雀躍，謂先師在天之靈終始嘉惠後生。某竊謂子思不過庭，亦必原天命而兼成物我耳。諸生仰望之切，知明公必垂慰之。茲因令侄使便，兼以會中之請，肅此布之左右，草率唐突，統祈涯涵。

答劉孝廉 乙巳

弟去夏亦欲從足下東耳，笠屐蒲團，坐晝圍行，鏡中向師友求鞭策，實我素心。遠領民社，殊非本願，況儼然師友之鄉乎？自古未有無體而能妙用者，卽政為學，學在政中，如學製錦，然學未始不在，而於錦費多矣。故受命以來，日夕凛凛，都門二三兄弟謬相推信，置弟于不得退轉之地，彼以世情論，謂愚朴或與俗吏殊心。夫不肖之心，庶幾減焉，知未徹而以愛物之心與不肖者同，實恃同志有以開我也。生則蔽矣，正是頂門一針，敢不佩服。越中千古名區，自種蠡以來，迄於今日，蒞茲土者名世幾何？弟非敢遠望，居常聞蕭太守風流，竊嚮往之。簡書既下，無以逃避，曾向爾光言，幸相知無輕譽我政，恐蒼生無如安石何。身處衆射，猛省良多。凡日之眩我、搖我、勞苦而挫辱我者，皆其玉我者也。顧我則益，而物未必益，終負所學耳。讀伯仲語，實披肝膈，尋常骨肉，見不及是。晤對非遙，尚祈請益。滅明自高，言游自[illegible]，論道相見，不疑苦提，因役附

謝不莊幸惟心炤

寄汪比部　乙巳

不肖束髮受知妄意千古大業即翁臺亦往往以文墨引之乃分緣淺薄末由侍緒論于白雲仙吏之間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視釋褐初又換一番面孔自寅至亥僕僕作牛馬走無米炊今世情相測謂縣吏何如人王元美有言比丘操屠靜女倚市知者憐其非素不知者咲其非似讀之不覺長喟耳臺下望重中朝秋臺晉秩未足爲喜然此地故

先朝名公所託無論脫守郡之勞即其從容牒華翺翔藝圃南明之烈將自公續之爲紫陽大生色耳山陰川岳如故而塵容俗狀犯虐裝懷風雅寂寥地靈見咲獨有一片素心餐氷茹蘗可酬知己即毀言日至益以堅翁臺之信耳待罪八月貧不自存長安故人不敢通一字輙因舍侄蒼頭一申契濶草次主臣

柬張肅之選部

不肖麋鹿之性未尚羈靮身爲邑吏態類諸生散

齋望台府不百武而近自夏自秋無從侍左右作竟日譚且以賤恙闕然祖帳匪翁臺索我形骸之外其誰能亮之奉違以來日切瞻戀聞北地秋水時至涼颸清照早晚送船何啻行鏡中而坐天上且計氷玉一時樂聚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其爲社稷蒼生福無量矣小子曷任欣幸不肖心長智短任餘千聚戴星出入無毫髮益於百姓每念生平何學一能吏之未辦安論循良儒效哉所恃翁臺篤念通家不惜終始而教誨之或免罪戾耳

答友　乙巳

弟於公家世講猶骨肉也生來僻性不辭東餒如食茶雖苦弃以奉客客豈謂主人俗耶

柬雨仲弟　乙巳

向與雨仲從書籍中觀禹穴不啻靈異摳衣而探之至平易也凡人之視古也盡然卓彝龔黃亦自書籍上高視之究其實無過自若便民今世之自爲名者相接也其親暱者傳聲而誇詡亦不相掩也以質古人自爲與爲民念大相背其祖以名虞害人

實多故不佞雅志望爲悶悶毋亦爲赫赫如兩仲期我太過我則安能然有道之相信大異於市井之相喧矣

東楨孺甥　乙巳

僕向從紛擾中作舉業偶然了事不覺妄談入官以來力疲於奔走神疲於簿書雖日對佳山水及知名士然喧囂犯慮倥偬裝懷不復能識句讀寧念古人所稱一行作吏茲事便廢不能不爲之盜氣也楨孺故吾勝友邇來文字更覺灑然不作苦思力索態時至可知已僕既釋此道視吏事不足爲自春徂冬竭其才諝上宰下制不得自由居常妄談百分不能盡一彼其能吏之未辨何論循良經濟哉獨賴父兄遺訓菜根能咬故敲朴屢而吏不玩交游絕而謗不騰要之世路風濤尚未知所底止夫人患無實心耳胸中去一毫世味造化即見一分轉移以僕望古人何敢謬自許可然以邑中數十年弊政積習一旦返之不揵一人然然改革其餘亦力竭而不暇舉斷然皆舉之當亦如是夫

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豈道豈不在斯民哉越中稱東南鄒魯真師友亦大難得有周陶兩師足以皈依古稱歸而求之有餘所媿者尚未求也內求而証之兩師更覺有餘如楨孺則自得師不必靠人牆壁矣夜分呵凍不及盡言　乙巳

東幼良侄

秋中讀足下手書竟是一篇佳作摹寫刻畫甚透題旨以此說理何理不真以此發情何情不豈其令雅俗並賞奚疑幼良自此遠矣別來苦于吏事寢食不遑妻子共處一室經數日不一對語故家書罕作來札未酬近日變徵賦之法行之有緒稍得退食且聞幼良稱既廪轉憶兒時不覺自快乘興作數字待便寄答耳山陰令性戇才疎諸如幼良所聞皆告者過獨其能食菜根飲龍山一勺水不取不與非譽得失一切俱忘即使今日作柴桑翁當亦灑灑幼良以爲何如夫文學之事已委之人經濟大略遠遜前輩從目前免作俗吏以玷貧家聲自是本來面目若幼良自有清趣　路莫遑

郡邑苦海也

答元成叔　乙巳

不佞薄德之人爲造化小兒所戲和氣致祥禪廣叶兆當自公先之不佞敢見彈求多太早計也作吏狀大可唉任事似國君。勞苦似役夫。淸冷似貧僧。頃寄語長安故人龍山之畔有忍辱頭陀慢乎五柳先生多矣春色故園梅梛初放對琴尊而覓佳句每念尊叔此時受享自是陸地神仙不佞徒于淸夢中作臥遊覺則悵懷一倍吏矣茲因遣乳母還山草草相寄內子寄語阿姊貧不自存止有淡菜少許希檢入

○東光祿兄　乙巳

閱邸報見先生假舊銜門差復遊大同此時家山重見旌旄矣堂卿直指德星聚于駝峰栢酒椒盤天倫樂事不肖匏繫海隅末緣效都門共分杯酒瞻戀若何非才當劇勞而罔功茹蘗飲氷寅出亥入無益秖自苦耳越人性堅忍而多智丁甚難調郡邑之吏日以俗務與百姓周旋徵懲不能無緩急聽斷不能無曲直怒者半而喜者亦半卽賢者亦然不獨弟也第其疎懶之性終不耐煩然雖在潘時有遠舉之思當不失爲先生弟子耳長安世情不堪着眼然不有一種淸望坐鎭其間政恐益不可言爲先生謀則超然世外爲國謀則吾黨未可釋手也獻歲陽和萬望發舟錢塘不肖從江頭一慰渴想懇切懇切

東祁年兄　名承煥 祁公乃山陰忠敏公彪佳之叔父　乙巳

吾人謂痛飮讀離騷便是名士弟謂嘗官能文字便是大夫方其喧囂犯慮倥偬裝懷微獨得之淺者茫然自失卽此事已深入而心體未脫無從容閒適之趣我必生厭人必生輕將索然無味矣日得讀三生寧聞草批評序語見仁兄精神閒暇游戲弄丸旣以惠民更以得士士無遠近靡不聞風而願出祁先生之門讃與呵莫不厭所願而逝斯不亦丈夫一快事哉敝郡人負勝氣而銳于求師舍親江生中行歙中名士癸卯之役駸駸乎入彀而復不果頃介潘民部問津於弟以求立于大方

之家生自佳士仁兄自具眼大盛所收無物不鍾而楚適先秦弟爲詞壇中就一機緣故耳工生面致此奉訊時逼冬事弗及縷縷

答方督學訒菴 乙巳

不肖髮燥時卽知海內有訒菴先生銳然心逞囊在白下會以年家子通刺龍門末緣再謁居常見先司徒嗲口當世意不輕可而[illegible]推淳于方督學喻兵憲今司徒已矣二先生同[illegible]也貴發之詞寔我子孫黎民之福而使領略[illegible]趣卽水當世少鴻業而千載有成書先生[illegible]彼易此乎新安自先輩云亡風雅寂寥白岳[illegible]兩先生逝至而九錫之辛丑中秋不肖得陪先生杖屨命酒論文而紫氣度黃山顧不得一領緒論是何艾綬之不如青衿也入越以來苦于吏事才能氣槩百不逮兄而疎懶過之舉從令侄老父母聞老先生無恙外不遑嵩布私悃而尊著垂念世誼惓惓先司徒之二孤令人感愧無已今藉台庇長任于斤斤繩尺幼繞舞象粗識句字携之散步讀老先生書亦知燕德門世澤作者代興爲戊辰榜樣也時丁歲暮百事旁午因林君行呵筆布謝闊越非遠當從同門宋寧海覓便申候不盡瞻馳

答范孟堅社丈 乙巳

日見郎君雅有父風不覺已喜通家之情脉脉相關足下卽病寧不爲之霍然恩尺同心經年不晤此心却無息不通無奈吏道束人嚴于桎梏而越中人情更不易處惟冷然獨守可作中流一壺若發一點熱心便生萬丈風濤自愛愛人總居無事不但勢然道亦如此弟與知己易地皆然足下試思處衆搆而不疑甘受過而不憾答知己如是可矣北溟圖南自有司命郎有熱心亦不自由政恐無益而祇自損耳交宜若水弟見已定異日者自信信人釋此負擔脫然局外與故人相視而笑豈振家風文成之業何遽成丘墟乎郎在今日處困而亨不必于講壇求文成也知足下肝膈相照輒敢吐露言之幸謝故人勉旃自愛靜需二字符共相守也

寄詹問石　丙午

世間真師友甚不易得當吾世而失一人不可况生同里而耳目習者乎其委心安能已也不肖根鈍力淺何能爲役長者辱而教之自不勝退縛耳京師一年悠悠送日謬謂徹悟則雖虛謝明易及一掛艾綬親手板案牘盈箱奔走絡繹自責徹玄手不停書目不停閱身不停鑿折慮撒雜下一以爲寛恤一以爲遺負一以爲急操一以爲旁出知廉入室頭角俱礙酬應之際尚不耐煩何言徹悟也即爲諸生時所擬致于百姓者百不一展其罪狀不傳入公堂聽而更有如葉老先生之相虎非道眼誰望之獨是任事一年不忍勞民以買譽抑人以自賢每讀邑誌見王爾獨坐傳劇不飲私竊慕之然所處之時不免失客蓋事冗則無餘日以接應取約則無餘財以供饋處萬家之縣而補若此究竟不可知性自不可强也饒州之政純是古人而使雅俗並信此即文成治盧陵家法豈不自知而借聽于聾耶爲吏而學即仕即學摆只久遠爲最是對病之藥不肖始下車妄意古人下士之風反多一重公案近來一切平淡人乃相安寧教極有味也山川景物無常佳勝過人即生勝積山主人幸有吾師累土成山積水成渠愚弟子尚不自知若夫彭蠡匡廬又有詹先生與增色矣自師見聞時時致問道履頃同周海門師訂定宗傳刻成敬附一冊奉覽因風寄謝神與俱馳

○寄大郭先生　丙午

平頭將至手教捧誦至再恍然從先生御風於雲臺之上極目壯觀不謂成獨往也纔過邊庭又還舊里椒盤樂聚意味亦佳皇華駐節之間更有春風沂水之樂斯不亦良辰美景乎堂卿上之貴臣四壁皆空政自脫灑第恐俗事逼人不得却謝耳不肖生來極懶而所遭每不得閒身爲劇邑勞苦瑣碎固自安之第末流宦套大抵專于爲上而疎于爲民銳于收名而緩于曠實不肖僻性收名之事多不忍爲而獲上之方多所不嫺故祗見官之苦而不見其趣獨夜而計過不致忿恚以負師訓

耳春間校士頗不謬沾沾自喜秋中恭閱例得供事或得遇先生于江上爲大快其簾之内外高才者多不肖但假一便覽吳山西湖令塵容俗狀少陶汰足矣覃恩之詔恭喜伯父晉秩堂卿月升月恒不卜可知恩數下逮縣吏而俸不兩年不得沾德溥者宜爾邸報在冬極好看旬日之間便是唐虞氣象入春又覺不然行取屢催未下終作何狀時方讞獄案牘紛挐每削牘奏記先生不覺翩翩在塵外也

寄諸暨陳年兄　丙申

弟領入山兄都五洩五洩主人賢乎入山捫亭會多未可使風雅寂寥記載殘闕其有文人墨士錯知山靈者亮年丈善接之不似愚弟使生客餒于我土也

回汪觀我　丙申

飛巒不留年光易換奉違道範再值朱明心邇跡遐彼此仝切拙性不宜劇地自寅徹亥鞅掌不休力疲于餐折神耗于簿書其苦甚于虜俘還視淨

几明窗不啻南面王也署内之人無從晤對一切知交盡問俱捐昔人所謂讀書花底燈前憐懷蓋影自衛幾非本來面目獨其驚波下瀨飲水若甘夢寐之間秖從一二師友訂証所爲不作一切題倒攀援遷附蠅逐之想差足信耳昨夜無風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蓬看依舊青山綠樹多此吾願學未能當佩服果行之吉蘭亭風景大異昔時鑑水清波多成畝畝蓋越人外後面内嗇風氣固然吏其土者從其俗間桑麻不尋花

栁古剎名山輒從乎到間從趙會稽登禹陵入趙閣何如弟應之曰從書本想望何等大奇觀到眼前只是爾爾乃知無山不佳但難得主人耳越中有陶周二先生是賢主人教我以職業爲學雖不當見受益自多伐毛洗髓見地猶是故吾要其不受一楮至書亦不積嗜古之僻并未見端我不好事誰復好我齋頭所蓄僅僅士人家刻文集雜著而已有足寓目見便寄上頃聞郡人皆弟無香火情汪四如丈亦過城而不入其間事體推門下能自

亮之或不謂弟謬也入境偶有所懲不一交一人黃
成孤立千里相念時冀好音

回祁年兄　甲午

生平求友布衣縉紳亦不一人如仁兄骨肉之愛
心腹之契眞無可比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惟子敬
人病其短獨取其眞于今在越世態冷情愈覺嘗
過使人益心結于仁兄也弟待罪黔中矣摘發爲
明更張爲能摯摯爲斷非識不遠實不忍爲賴仁
兄之庇虛封改而不甚厲左右寬而不甚奸交際

廢而不甚開罪寧上簡而不甚督過誠爲厚幸所
不免者心長智短轉盼咄嗟之會幾微渺忽之應
忙後多錯或借議端學不求知未足介意但周旋
未中自是學𡨋耳如仁兄粹養宏略用工之勤不
舍晝夜造物者逆之以章陽使仁兄從容講究靜
養湛思備爲全力以提挈宇宙旋乾轉坤譬如尊
輪備材既久工斲已堅善而藏之以駕神駿則任
重道遠可以無敗若隨斲隨駕旦損日虧將無完
車寧姑大用于弟固未成而輕駕者也故甘爲仁

兄欺學問中聯屬世情中分別敬佩名言謹當答
孟堅病中書只分過而不怨所以謝故人素位而
反求所以成物我更修其職士修其行如日位而
更人人共仰此時相見如初不必今日排衆獨是
于講堂之上尊陽明也仁兄以爲何如辜負心襟
語無倫次觀人所忽知巳者必能原亮臨楮神馳

寄　　年兄　丙午

紫氣東來躡名山觀滄海遇眞人受記而歸快哉
斯遊自是弟　有仙骨乃得機緣如弟對面而不

遇實可憐也再過城下未及一晤別來守道尊旣
行日得少憩蘭亭有來不入詞人之眼仁兄來出
相示一唆耳節後一再晤陶師語仁兄輙色喜庶
幾非助足發者歟弟日亦覺親背仁兄成之然性
賣拙疎不習世態君子能亮小人驚怪不知此令
性自木彊非有意也

回張芝如年兄　丙午

弟麋鹿之性正如嵇叔夜所言閱文雖勞快于吏
事實多但顛倒處紙足寄弟耳令嫡所作非復吳

下阿蒙昔長氣骨今具現姿矣項因王亦拔之行邑事壅積嬰染兄之命尚未能了司理當世作家珍亟三公遂成一篇大文字皇甫聱高三都賦妙具兼之矣弟借題兄作兩兄自不可少得閒成一段呈上敝衙西近郲書室如藕孔大美其名曰雲來爲舟中無事戲作長言呈兄一 哂幸加郢削司理原稿奉達

賀星野先生 丙午

積薪漢庭尚勞治郡時事大部若此曩承教謂學者欲膏澤下民無如郡邑不肖竊謂尤便在郡蓋邑之所親者米鹽瑣屑常用精神于不必用之地郡則視民尚親而有屬吏可以任使察其令而民自安執其要而務自舉故事練而神不必太耗昔人謂以邑練按臺之略以郡定撫臺之基以先生平日留心臨事祇懼龔黃之烈旦夕可成璽書徵入開府建牙理自如此非謂公家舊物而漫然稱述也

東周永明 丙午

客冬獲讀手教言言肝膈有味乎骨肉爲疏之語也苟心之同何論骨肉益令人感愧耳翁丈流雲御學電弟所素知乃其感人神速而深至蒲君善摹畫之弟以此益重蒲君當是我輩人曾自曰嚚于當道謂此君儒雅仁愛兼以明決另[illegible]長吏之器聞者亦或善之若其適逢機會則固莫之爲而爲耳翁丈聲譽鵲起太夫人非久當從京兆晉封榮與養弁何須將母如弟以先人遺體誤肩非任餓死不成廉勞死不成勤弁旌檄一 哂未能致之蹊下追念先兄屬望之殷未能爲慰毋退食未能不潸交頤也今春儌寵靈先兄始祀饗宗家侄係藉任子以次明年當得補幼者向在弟署月課之粗識句字家季亦厭場屋矣二兄過分何敢屢儌天幸耶弟拭目望丈公不啻此也越吏受享有佳山水明師友真足誇人此外即一箟不能將故新刻二種乃先兄晚年所述萬里奉寄知翁丈亦千金享之矣祁[illegible] 國稱莫逆交便中已致之蒲君賢者諸郎克肖顧翁丈不惜餘力造植爲短及愚弟也

卷五 十九

冗劇手勒爲鳌纏纏

賀祁夷度年兄 忠敏公彪佳之叔 丁未

蜜園之約訂之數年而償之一[illegible]
秉燭夜遊亦是一段奇事倘得[illegible]
弟千古矣看竹不問主舅從此[illegible]
卧閣下未可知也新命一下吴人[illegible]
中處其間不敢遠爾賀遲遲[illegible]
吏事倥傯不暇給耳不能多新[illegible]
刻向許見教者并祭鄉下何嘗[illegible]

東周老師 丁未

不肖入越聞師能出戸而喜又聞師尚倦遊而擢
區區之心急欲一覲温厲而匝月之內奔走咫尺
間即聞李先生陶老師仝參天衣而不及假隙光
一往謁也獨幸捧師教言朝夕如見三語皆中不
肖病頗自覺欲反其舊況有明訓當漸日減非敢
少待也學莫急于改過雲霧開則天光自現吏事
不精只緣心體未復不肖願于日用間奉師訓耳
吾師知通晝夜[illegible]天壽平

格自是定理豈小子敢爲私祝更願倍加調攝以
成將來直指行後即圖面既冗次不莊

候陶老師 丁未

某入越四次旬尚未執灑函丈罪歉如何前十四
日擬乞短假從老師及李先生于天衣雲門之間
一瞻德範而奎璧適至未幾而張生吉雲關來直
依紫氣諸座下近者反遠而遠者又近撰緣豈隨
其分量耶聞李先生爲吾師留結雲棲山直指行
後不肖尚不敢自外石火電光那堪虛度太虛浮

雲竟何相關朱銀臺公遽有此變聞者盡爲爽然
不肖寄茲民社悠悠送日自怖醉生之不悟妄向
吾師求度耳

寄周老師 丁未

奉違師慈半歲得瞻温厲且知元氣加王甚喜蒙
垂念策以及時爲學不覺爽然日日言學而所造
終未穩謂無所得已知當下即是謂有所得尚覺
下度非真嘗以涉境驗之聲色貨利紛華靡麗似
無所羨亦不喜爲近名之事然毀譽死生猶未免

介帶難謂自由也近日用工專以忘怒觀理爲法[illegible]行久當復請教天色暑甚向姚江得安達日又發邑事又不可歌手使非佩服師訓身與世兩傷將不止此矣始知學問不但養性亦養生要訣也

丁未

寄劉貞一

不肖類器堅匏而辱道眼相收引以實用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長安兩月燒燭夜譚許替參化古人有言公置我于青雲之上我敢作墮落想乎藉之還邑勉自振作兩臺並按百冗蝟集而心境頗閒微尊教不及此爰立既行政體似當一新項銓衡之下不肖引領而望非惟吾私謂今日愛惜人材擔當大任非台翁不暢耳有抱如翁卽不銓衡何施不可不肖猶不免遂之心也夫吳道尊品絕一世項入越一見屬目誰先之者邑吏之職爲上易爲下難直道之明獲下易獲上難中庸在下位一章推本于誠身信友有旨哉然未可向俗人言也

又

不肖弟樸遬無似埋沒頗久雖琢未深識之當世

如堅匏之無所用也不意貞一先生乃億以爲大尊而浮之江湖古人誠重知己則何以稱不負乎都門旬月促膝圍爐肝膽俱傾形骸悉化不肖弟忘其僭越長者忘其疎狂隨機指示言言密諦臨岐繾綣杯酒慇懃何以爲謝別來數月常玩味于使人各盡其情不以意見攪之二語蓋不學人苦無意見初學人苦滯意見意見之誤言獨信則有忤物之患言虛受則有徇物之患言任事則有[illegible][illegible]患言議名則有異候之患言艱難則有畏[illegible]之患言率易則有驕慢之患積漸以往不可勝言則不得不返于虛虛又非泛然如不繫之舟也人心中無礙乃虛有疑則疑礙有懼則懼礙無疑無懼常寂常照夫是之謂無意見卽孟之不動孔之不惑亦以毋意括之故謂長者教我二言徹上徹下語也不肖工力甚薄矢志不欺氣定神閒虛中環應亦望的未至耳盡日應緣不忘自反紛華之說躁競之習似是帶來得輕然拂意相遭未免不平因愧學未得力耳當今海內此事當推海門先

作是途赫赫者或不免風波所守猶有乃超舒以[illegible]第恐後來尸長耳叔父近况若何憲臺訓各曲可寄與否太虛中無處非家其知里中少一野衆長者此家間臺季所不免屬望也姪於身計絕不復顧念誤入汪洋或爲巨艑或爲一葦到岸特纜是賡昌子孫連月三臺按部鞅掌未休刻下又以催科勞形挺筆時不能盡所欲語澆花種樹展蔡焚香叔固以然神仙人也

東汪若谷

中秋後閱考選報始而疑既而喜以翁品格當在掖垣瑣闥之間而借重陪京殊令人疑然諫官之重等于宰相惟是能行其言明目張膽持白簡而定國是何問南北且留臺清議所出名世所叢近日如陶宗伯四橋趙端肅聽陽郭司農希宇譚中丞岳南蟬連鵲起赫然寓內即吾邑兩太僕壑實豈遜兩符卿哉喜可知已亟欲乘便修賀計兪旨一下續令即出春明輒敢覊欒滯行之耳不佞才短政拙自分早棄於世而按臺物色踰分已甚捫心多愧所恃以答知己惟益礪初心勉圖後效耳居越甚貝是途不肖所恃爲中流一壺者有兩言爲樗櫟不爲桃李躬自厚薄責于人故有道信其眞實高才者樂其不爭但恐俗樂一顔久來衆聽耳太公善飯爲慰阿嫂寄來課顔不廢業而家弟近乃得一子辱在肺腑敢以弁聞荒謬不盡欲陳徒有神結

答戴洛日年兄

弟一出春明無緣時泰敎益即熱八絲擧燕中而邑吏自寅至亥磬折鞅掌無遑晷一隨勤八行況敢哆口天下大計哉先輩恐邑吏塵志每爲名實之說以相鼓舞綜其實不然自內試者從容練習而後建牙授節是謂以豫而立自外試者素未及習而遽有民有社不免以政爲學若華秩之與賤吏又非所論已世間事業未有不從本源出者老年丈遂抱遠懷安往而不顯而實哉弟治越三年一籌莫展猶于其硜硜又不敢爲物先而臺報疏等免罪戾方來日長未知稅駕諸可效誨曲成惟

不返留客爲倪令弟忠信可則何難知己不意從
能相儔待余生能養士班仲升嘗稱足遠矣短褰
相答聊謝知己幸教有緣願以吳日

○寄答元之兄　壬午

足下去秋捨而徒南冥欲九萬里耳若乃風波還
人消潤指[illegible]人士[illegible]不依男方
在中流得一壺而爲侯尚非縱元入丘墓亦何愛
北屈區覇世路人情將無在彼猶在此乎鳳凰非
千仞不翔天飛泛潛神龍亦自有致豈惟亦各行
其志也往時知己天各一方千何者樂泥蟠者勞
寒月孤燈不識猶有故人想否要之嗣成終嘗遇
子於層霄之上不具言

償金帖　戊戌

鄙人遇孔方無情遂不復從我遊者今春封以金
村之宮猶然作塵狀向人會當還從足下不中任
使鄙人殊不快意足下知無可更遣試爲因才使
之毋謂鄙人有所私昵

○東少原兄

自草馬入都門邑人士日々之[illegible]命不寘首夏
始考選也吾人請謀官等于宰相[illegible]行道頭官
行言若言遺兩行入司耳目之持風紀[illegible]
才能之斯不亦丈夫一大快乎溫中丞所謂善吾
見矣弟樗析漸々[illegible]
雖伯兄大事未[illegible]　聖
天子渥恩光貴泉臺于弟之[illegible]亦可少慰先靈二
三黨尊持公道以風勵後來[illegible]無人安實快
便知是昨從自門戲謂阿[illegible]
壬何相値也哉[illegible]　誼國家既不遺舊臣又
豈肯屑越良臣乘時講會爲先祖父報明主恩兄
其爲之前茅即不肖弟敢忘決拾場事々迫不及
多譚且聞叔父冊次瓜州辦此爲候緘祈自玉不
它

冀言卷之六目錄　　　　　　　　　[illegible]集

五言古

賦得薰風入菌蓄

夏日同趙會稽遊蘭亭

謁新建墳　　　　入計別二子

感事　　　　　　　沸衣圖床

七言古

駿馬行應郡侯教送原學臺晉貳冏卿

天壽篇賦爲穀峰先生六十

打麥謠　　　　　新蘭亭

寄壽吳先生　　　孤雛行

雪齋輿中作　　　癸卯候試南畿病中

歌一首寄乃父

五言律

燕磯　　　　　　別金陵

北固　　　　　　金山

焦山　　　　　　飛閣

韓信釣處　　　　露筋廟

呂梁　　　　　　長清道中

平原　　　　　　旱路

寄內　　　　　　旱發

贈邢中翰考績推恩

送虞文子美叔之既寧

法華寺訪鮑虞部遇雪

冒雪訪鮑中老不遇

雪晴出郭　　　　出郭歸寺丞兄于輿

空僧舍　　　　　謁禹陵值雨

天台道中　　　　春日同陳觀海年丈

監試邑弟子於教場漫成二首

江南雨中行二首　秋夜訪周閬二師及

楮山先生于吼山泛月石潭紀事一韻

江南道中　　　　天界寺訪僧

余次先兄乞言狀汝嘉叔讀之有詩志感

因韻奉答二首

七言律

上元日同諸兄弟集王𬒪室觀沈啓南畫

席間分韻得名字
送程于逵應聘　送宋少卿應召
送星野進士張闕入朝
壽淮太傅江中臺翁八十題吳自講心卷
三首
蒼頭自蜀來得成都政聲有喜因寄代侯
大郭兄起漢州量移六館賦此為壽
為雨仲弟贈友　先司空蒙忌諱壁題
邑當路並臨散歷因呈一韻

冬月送阿侄之南雍
熊令君貽書索句自嘲一韻
聞詔補臺臣徵還言者家兄少原在補中
喜而有作　春月得江于夏有詩
謝余作序占此相答
東元之兄　過吳椽書樓借司馬
史索贈一律　甲辰元日早朝
計偕道中懷祐兒　計偕道中憶弟
送張少卿使周藩　送黃門園田奉冊喜

藩　洳河店
別姚起元還吳門同登西山
送伯震侄讀書浙江兼懷中甫文
入山陰有懷　東灘店
滕縣謁侯師留酌時師以文垣擢奉常持
節署藩　夜行雪中遇楊濟美
丈邀酌　涿州道中望部門作
五言絕
獨酌　題舊遊門

戲題稱子畫務蘭　宗兄以團扇索題口
占與之　過子房碑
大佛偈
七言絕
元宵獨卧　觀穫者有感
秋夜書齋　花鉢中枯竹吐枝笑
而成句　中秋對月二絕
題贈施公懋臨聖教序帖
咏大系祠中殘桂生花和諸昆韻

卷六目終

蒐言卷六

新安余懋學舜仲著

雲間　　閱

詩五言古

賦得薰風入菡萏

遲日澹漣漪芙蕖色初試不受污泥緇偏作紅妝媚佳豔欲侵人清芬還自秘翛然涼風來開冉冉花香吹輕翻衣若羅凌亂波如織莖舞任翩躚荷動驚魚戲寧隨秋風摧且共南薰醉紅光蕩玉池異韻分初地兩華青實含千葉金房出安用採爲裳堪紀長生瑞

夏日同趙會稽遊蘭亭

夜發城西隅清晨集蘭渚鳴湍激新漲凝露淨朝暑下馬渡竹橋幽禽對人語蘭若出深林往跡留孤嶼猜顧羲鵝池今乃蒔禾黍觴詠感昔賢問俗攜佳侶攬竟共歸舟翩翩風欲舉

謁新建墳

朝上先生墳暮謁先生祠夢寐從先生顛倒耗所

思堯舜至今在姬孔未喪斯靚面毋相失良知獨
醒時

入計別二子　丙午

薄宦我辭親追隨爾何意為愛趙王臺任迺文全[illegible]
室竹疏衙自幽山青泉更洌滋餘一振衣之子讀
相待半嶺聞長歌絕頂看積翠燒燭檢殘書拈花
探了義共話家常言冷然天籟吹試問若與後豈
各言爾志小者向余言習安不見其郭誦數千文
暮臨數百字援筆讀宗傳不知天與地古人已往
矣豈必面相識大者為余言得師常在自看眼見
有方開眼觀無界昨日鳳凰城今日卧龍岩輕舟
萬里山帆影終非實誰謂羲皇前較今獨玄秘我
聞孺子言戚戚不能寐靈性本自醒通言具慧智
所以別聖凡有二與不二常恐物外牽覿面旋相
棄臨岐越與燕歸路總於一莫忽眼前因淨掃浮
游累心月處處圓妙機今已示

感事　丁未

苛法除秦舊宿恩示漢波誰道君今卅漏更張二百
羅三百目亦疏積懼抑何多孤雛已控地勁敵無
寧柯繞從苟鼠蹤忽驚新織密偶有丹山翮高飛
可奈何

掃衣圖咏爲吳職方尊人如吾先生作　甲辰

彭澤無迴躅函關不返車豈獨厭世崇素心自有
如吁嗟吳先生清風逼邃初少年擅明經中歲棄
芳譽雄談權五寵慧識驅三魚予攻心會遭玄式
意獨舒鐸鳴遲楚鐵化冶彖齊墟冀主無定崩閎
卿執掃除桃李爭芳妍庭樹更森疎偃蹇擁宇歲
安事盛華裾　聖代專熊軾巴人望隼旟飛鴻巳
冥冥豢豢谷蹤鶴五器且不顧半刺若遣丑扇譜
丹青裏手神綃素餘閒風疑腋舉吊影共庭趨念
昔我先子二八舉賢書秋風驚億膾五馬一朝諸
兩兒養不待快事較君輸林中臂未把世外意同
居展圖追往事令我倍欷歔能讀非所欽眞如實
所希三萬六千日隙光亦以舒寄語後來者相與
惜居諸

午蘭氣芬氳襲人脐濯纓小憩叢篁中誰道新亭
不如古

寄壽吳先生　丙午

開宇先生風穆如胸中曾破五車書精研不復疑
三豕深入誰當辨蠹魚茫海文江量難槩先生學
識窺三昧育史旁令任驅馳蟲字諸仙隨聲效有
時漫發經生言直搗毗陵追震澤李于摩成壘圍
錦穎川饒想天人策却憐造化有平奇絳帳繡圖
理木潛忽報青藜添甲子豈教朱紱負心期吳子

龍山斟北斗寄語先生姑進酒君不見平津再對
始封侯同學少年相及否

孤雛行　丙午

丹穴有雙雛一冷一成翼噦噦未長鳴翩翩具五
色獨搖千仞岡豈與雞爭食烏鳶逐雞羣哭兩影
孤側雖則是影孤側驚鳥欲傷胡可得

雪霽輿中作　丙午

昨夜彭城風氣烈旅館殘燈作明滅擲卸吳囊笑
被既疎穩隱映成清徹雞聲啼歇五更天馬鞍空

傳三尺雪褞吏偷閒遊已深披裘且抱膝長吟謂
成不是陽春曲夢覺徧關萬里心寒上雁天公表
什北窗那管三冬足烈士曾為吳㟁繫同誰意但
闌干路乘與何須見戴回周道寧辭深復是權
機緣未可齊逝日已流人不生孫今冀古無一南
幾處重茵幾宿露我來氣塞渡河梁中夕皇皇亦
何慕稽山峩峩刻水清且曉相看欲相隔長安日
近且加鞭東海茫茫何日渡愁心戚戚風颼颼城
上烏啼報詰朝萬頃無垠看作玉一道行光岂崇

霄滹沱不用堅氷合皇路應占見晛消冊子南津
爭蕩槳霜啼比呼競鳴鑣鳴鑣意氣未全舒輕車
熟路正轔轔共喫主人無熱意若將白雪浮紅塵

癸卯侯試南歸病中聞阿宗讀書漫歌一首寄
乃父

看亦一卷書𥰡亦一卷書司空步武令昌如人人
喚我老蠹魚狂夫白眼輕作咄我家小兒有奇骨
襁褓能吟太史詩聯盤獨取侍中笏牽我衣裳坐
我懷令我神輕欲飛越別來數月客南中服宸風

江南道中　丁亥

中原行歷盡景物漸相宜江畔漁舟穩山家烟火遲清音聞好鳥春色透殘枝到處堪幽賞騷心爲爾移

天界寺訪僧　戊申

不讀高僧傳那尋竹塢來路窮雙逕入門傍短籬開數豆明心佛燃燈度辨才言依禪榻上亦許宰官陪

余次先兄乞言狀汝嘉叔讀之有詩志感因韻

奉答二首

何計贖阿兄推留身後名風流悲損盡正氣尚[illegible]生不朽是囊簡空寒自懷盟英雄揮灑處未書[illegible]田橫

交情深作誄隱淚切膽碑會有元章事能言杜拾遺知玄誰似叔謚惠不如兒流水新裁調于今孰子期

七言律

上元日同諸兄弟集玉蘭堂觀沈啓南畫屏間分韻得名字

疎簾火樹照飛甍障疊雲山振勝情白雪忽詩是內滿丹丘喜見瑤閒橫物華盈意共圖畫光草相期屬弟兄且詑朝川觴詠好不知誰得繼芳名

送程子遠應聘入閩

幾年耽靜就幽閒此日逢人理出閩匡程吳鈞柔百越提中明月隨三山霜冥鳥嶼侵遊屐雲黯鷺峰照客顏閩海忽傳占紫氣一星新指斗牛間

送朱父母應召

朱雲經術重燕闈幾載鳴琴出敎間異政可收循吏傳時名今就近臣班封章早晚陳民隱環珮從容侍聖顏莫道山城偏雨露此行膏澤遍人寰

送星野進士入朝時以服闋應得京朝官故有及之

鳴馬蕭蕭向帝庭江南驛裕正[illegible]青驚傳工[illegible]署除仙吏豈是金門隱歲[illegible]驚[illegible]知久勵詞精[illegible]

五言絶

獨酌

清齋何所對流水共行雲不厭貧居過壺中有聖
人

題舊遊門

物態漸成冷相思意未衰重門不鎖處且自[illegible]中
看

戲題稗子畫蘭

德爾有幽香不用羞顏色風雨不相尋何事係無
柰

宗兒以團扇索題口占與之

且喜月常滿誰云風獨清纖紋秋色到素影越闌
情

過子房碑

老人先已去蹤之杳無跡借問受書人尚留一片
石

大佛偈

非佛何神通是佛何着相一塊大石頭看作金[illegible]

七言絶

元宵獨臥

因笠吳謳送巨羅家家火樹夜明[illegible]彩毫未斷江
湖夢誤入金門制踏歌

觀穰者有感

底事茫茫果有無爲誇[illegible]費語迎[illegible]看錢不用都
燒却二月官奴已喚祖

秋夜書齋

幾几芸窗對月明青苔露濕少人行隔溪何處殘
砧杵和作伊吾三兩聲

花鉢中枯竹吐枝咲而成句

琅玕原自美東南偶折花前翠色新爲識主人清
與在枯枝春對艶枝含

中秋對月二絶

風清露冷色偏妍笛裡關山水裡天一片秋雲吹
已散便忘烟雨暗當年

當窓北斗已闌干舞席歌筵尚鬧歡此夜嬋娟還
是舊詩人別作桂花看

青山鬱鬱水粼粼隔岸桃花絳色新不是入

到晚芳人東渡始知春

初夏試諸生一絶

修竹清陰借晚晴幾叢桃李實花垓題分夷

烟罷獨坐空庭鶴唳聲

蒭言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余懋孳撰懋孳字舜仲婺源人萬歷甲辰進士官至給事中此集乃懋孳所自編凡文五卷詩一卷其曰蒭言者蓋取蒭秤之意自謂學而無當於道者秤學也言而無當於道者蒭言也又謂命題屬草聊供酬應今觀其文如門牆桃李刪序刻聯捷稿引細草流芳刪小引題龍山課藝等篇皆不免俗體益踈於芟汰之過也

蕭氏世集三卷

〔清〕蕭伯升輯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蕭氏世集無卷數》提要

蕭氏世集總序

黄岡杜濬撰

[藏書印]

自古名家之與其先必有盛德之士其後必有高才之士無盛德在其先則其積不厚無高才在其後則其流不光然盛德之士常患乏文采高才之士多不謹細行故萬石君以數馬稱而謝康樂以佚遊敗先後之勢然也惟泰和蕭氏不然濬讀其家集若國初正固先生所謂盛德之士也遘聖作之運而徵車在其門可謂遭際之極矣正使乘時遠化淡結人主之知立談而取卿相雖有巢許烏得而譏之而先生逡巡遜讓辭尊居卑至臨以天威不改其度惟直陳當時之利弊使斯民蒙福卒之始終恩禮榮不以官盛德如此豈其文不勝質矣乃先生經史蟠胷出風入雅著書滿家造士半天下再傳而爲雪屋大宗伯遂巍然稱名卿作詩不減吉甫蓋

不第先生盛德之服而文章之致亦於是乎見有萬石君之盛德而多其文采此一奇也伯玉先生起乎二百年之後所謂高才之士也自其成進士即以制舉之業表動一世誦其文者輒恨不以館閣處先生而先生自不恬澹於丘壑有奇情於讀書有獨解挾其兩弟刻心述作其所爲詩文清逸奇肆俱有必傳之道世族有此尠不頹然自放而三先生清修蕭遠常有味於

白居易之言以儒術治身以道術養生以禪理治心何其雅飭歟有謝康樂之才而克謹細行此又一奇也嗟乎此豈一日之積哉常聞諸故老異時西江之士多慕柴桑之義百年以來仕者比他處獨爲鮮少聖人出而重之故制策第一人多出西江而吉水爲尤盛自是理學節義文章遂爲天下冠此其風俗之所以成就道德之所以長養意必有儒學風行方聞厚重之儒

以領袖其間往往思讀其書如其人而未得也正固先生當之矣且夫正固之前有靜安處士稱故不遺老正固之後有坦行長史得出處之正中間爲養而仕者僅一見豈非古抱關擊柝者流而輒氏之所詒乎子孫繩繩服正固之教故世有文人而無稗士文獻之家獨此無愧焉孟昉承之學固而守堅蔚然稱名士諸集之刻豈獨紹明家學哉雖以移風易俗可也

蕭氏世集總序

皖桐方中履撰

數十年來海內莫不知有泰和蕭太常伯玉先生先生與先中丞公爲同年進士履幼時即得讀其春浮園集及省老父於靑原始得交先生從子孟昉因過所謂春浮園者低回流連未嘗不想見先生之爲人已而孟昉盡出其屢世著作示我始於正固先生附長史公次宗伯公合

春浮園集及次公先生陶菴雜記季公先生牘雋總名之曰蕭氏世集鋟版以行俾履爲其序履按王筠曰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然未有名德重光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劉辰翁論三曾曰一門三第非世所少功名富貴竟亦何足復道惟人自有集列爲三文（布諡文肅羣諡文定肈諡文節）大者見稱歐曾此大江以西山水所聚是以至此於戲今蕭氏可謂盛矣往聞諸

學士大夫言泰和國初之文人必以楊東里爲首今讀正固集乃知東里爲後輩其哀辭以爲先生沒而鄉人學者無所師由此言之蕭氏一門以文章與國相終始不尤盛哉或曰正固遭逢高皇帝子得爲諸侯王傅相逮宗伯太常而益顯是之謂盛履竊以爲不然吾讀十傻疏四門箴言本仁義雖受貶不升官是豈以位爲樂者雪厓公行至楊村驛彼特爲大宗伯尋改

南京亦必有不合於時太常公通籍四十年居官未滿三載故與兩弟徜徉泉石摩挲鼎彝繩牀棐几橫經籍書而以言語妙天下每見前輩云凡入館閣莫不有集集莫不數十卷識者望而度之高閣彼蓋以官爲文者可一笑而已夫六君子之書各序論之詳矣余縱有言何以加諸正固先生曰吾爲文不能譏訕人片言惟因物賦形欲移甲置乙必不可也太常公兄弟皆

自言生平不作俗下文字今讀之信然謹揭其立言之旨而書之以告夫後之善讀斯集者斯集行海內所知不特伯玉先生矣雖然微孟昉即春浮閣集恐亦不免於蟬朽泉澌況正固諸先生乎如湞溪集凡百卷今存者記八卷耳他如周益國楊誠齋皆同郡人世亦鮮得見其全集逼問之僅一二舊家有抄本寇亂以來湮沒者何限孟昉獨能表章數代遺文於幾邑廢壘荒煙斷草之中是可書也日者叟輯西昌紀存其所表章又寧止一家而已哉

蕭氏世集序

南昌後學彭士望譔

癸丑壯月望將歸贛南旅山再過研鄰蕭子伯升藍出其先世文集屬望序甚勤且敬望受讀卒業作而嘆曰嗟乎國家三百年氣運主德士氣政令風尚其盛衰得失始終之故於是集槩見之不獨以文章傳也矣其集始正固先生暨長史大宗伯太常一行居士司訓凡八世得六人焉正固先生著五經要義刑統八韻解正固京華歸來諸藁詩文累千百今僅有存者合併為正固集長史嘗為仕學齋詩文五百餘篇今惟自誌一篇附正固集後篇中載啓王條陳八事及王門四箴而已宗伯則雪崖詩若干首諸體略備自正固迄宗伯歷祖孫父子三世至今三百年全藁俱散軼則文章之傳者不其難與又五世而太常伯玉先生春浮閣集名天下次

公爲陶菴雜記李公則不自爲文以古人爲集
選續嶲包漢宋二千年人物而大意略見於發
凡數言盡當世之務蓋昆弟二人又各自爲集
不相類是則所謂蕭氏世集也矣今世人爲詩
必稱仕文必稱韓歐嘉隆名人更馳騖秦漢雖
本朝職官郡縣名亦以史漢更之詩禁用唐以
下故實必求肖初盛薄中晚語宋明輒以爲笑
悲夫盡棄夫已之身但倣竊他人之形似得爲

其子孫僕隷欣欣有榮幸焉是其人已無志識
顧安得有文章乎且夫六經諸史之傳萬世而
不敝其指要在淑身持世應變救時利民生之
爲汲汲故堯舜推之南北海悉夫婦其心同而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言則不必其盡似即易
之爻彖書之典謨誥誓可覩矣夫是故古今世
家非人人有集擅文章之聲爲難苟中鮮情實
無關世事雖復著等身之書極雕績之美發皇

驚世俗人之耳目識者已唾置不一顧而其文
卒亦不傳吾茲反覆於蕭氏家集以論其世正
固先生年六十洪武間特徵至即上十便書觸
淡忌竣法爲百姓請命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
知潭王弗克終不肯爲其長史至與高皇帝爭
殿上持益固寧遠謫不爲屈坦行公爲靖江王
長史召入靖難兵起與周紀善上書言大計斥
柄臣誤國永樂初歸藩卒調護王得無恙在官

以壽終先生父子博學高行爲鄉里所推今雖
不獲覩其全集而行述所載十便書及自誌略
事史稱言大計書其距戮誠之禍間不容髮皆
以身救民全人家國之際有仁者之勇而進退
存亡不失其正是豈徒以詩文見者哉宗伯集
要亦不止是方其官正統景泰間北狩爰立未
爲無事公居冀楚意無日不在民救寧外國俾
內廷不憂南服專意北向以特知被任用宜矣

太常仲季孝友在山水之間蕭疎閒曠是皆以上人晚不自意身逢世難遂見亡國憂時之意甚於樂生亦重傷矣其生平纂述極欲清省不好爲繁尤恥作俗下文字以蹈襲古人爲淺鄙吾故斷由宗伯三世而上其元氣精誠所磅礴以自成其文章由太常二公而下其文章絕去雕飾皆歷歷自見其性情此蕭氏世集所爲可傳者也嗚呼國家治日少亂日多人生安樂終

不勝其憂患而世世家名族尤必有葛藟之及焉以觀嘉隆萬曆百年內優游息偃坐享太平何可追企則文章與國運爲升降其興廢得失不有可考而知者耶蕭子伯升既孳孳表章其先集惟恐後而於邑之利民者無弗舉爲好賢愛客急友難交生死一意不相負其爲人性情直遂不自匿其瑜瑕此又自成其爲伯升之集以無忝其先世足並傳矣

世集自序

時昭陽赤奮若之陽月世集鍥既成分部冊裒濵竟將問業於世之大人先生名賢學士不孝伯升北面稽首捧書戰栗呼弟仲升諸子從弘從瀞從溥及長次男從湑從沛進而語之曰嗚呼我昆弟得有今日猶及見先集之成與夫工刻之精良部冊縹緗之雅好汝小子觀之毋忽易謂有力者之可以隨而得之也其可不敬戒

以圖維先世繼述絕續踐歷艱危之故以淑慎其身俾勿墜而自嚴其朝夕也乎吾嘗讀史見漢唐宋大勳之後或一傳而即戮或再傳及數世其子孫在畎畝降爲隸氓罔不能自名其祖宗德業爲何狀由是漸殄滅無子餘又或子孫通顯握大權窮極富貴奢靡媢嫉亡忽焉以及其族以累辱其先人如是之載在簡策者何可勝道其儀跡尤無容磨濯雖孝慈百世不更者

往往有之故先世雖人人有集不徒傳其文章要必有其德業與其志行其遺澤之所蘊藉而後之似續之者亦必無缺曠於世以忝負其祖先此求之一德與王錫果百年太平之福猶自不易而况於兵爭鼎革逢世變將仳離炊亡之不恤其尚能續高曾之緒業闡奕世之遺文於幾失復得之際使人知西昌蕭氏代有令聞以貽休於厥後其不亦重可幾幸也與益自吾八

世祖正固公至行爲鄉里所宗年已六十應洪武特召甫至即上十便書峻却不爲潭王長史寧以身易天下億萬人之命不惜以官不犯萬乘嚴主之怒至今思之猶爲慄慄而吾祖履坦坦不爲奪卒用其言罷告捕連坐諸大獄而官止於司訓則是吾正固公之大有造於斯民也坦行公嗣爲長史因召入即倡言靖難兵事且切責大臣永樂初元禍烈矣卒不之及隨靖江

王之國以德禮輔導王爲群小倡疾而身與王胥安全壽考不爲世指名可不謂能德之至善剛柔而無悶者與任長史卒於官乃大發於雪崖公之身爲宗伯雪崖公之爲宗伯也在景泰間國家亦役有骨肉之變其爲雲南方伯以討平苗亂省蓮餉之煩其免役除苛政以利濟滇楚之民者不可數計用卓異超爲宗伯初非倖進嗚呼三世皆在位正直履虎尾不咥人有大

功德於百姓而莫知其所自合祖孫父子無間然此亦古今之不恒遘者與亦越我高曾迄我王父夢瑶公居作述之際或被服儒生潛德不耀或仕進宦績著聞皆有以率先德啓佑後人在人世類足傳述而顧以集闕文有揚厲未暇及者爲甚我伯考太常公仲父一行居士暨先府君孝友敦門內之行忘兄弟爲分身即禪悅以行慈惠凡所爲賑獄掩骼療疾苦醫藥拯乘

筱治淦梁傳舍禮進寒素無弗致爲出費且無
算而伯考雅志丘壑視榮名如郵寄仕而已已
而復仕不卑遷謫道路所及諸日記皆愁然有
世代民生之懼末季居閒曾爲當塗畫策洞燭
幾先惜未能親見諸行事遂以殞沒仲父則見
由弟處爲國爲家性敦厚視子孫如友賓而微
言之及雖古人家訓不是過府君道韵平淡產
不及中人絕無事事海內之賢雋無弗交獨遠

名勢而自托於書法畫苑之間乃潛心經術微
見於選牘發凡數言以明其志其始在軍處桓
謝之際者與夫三百年來國初有文字抵觸之
辟季年有直節明黨之誅其或居高位而族戮
或負海內之大名爲指目遂膺顯禍亦造物不
欲其太盛而實未有以充之故若斯之難也吾
亂宗諸父父與有明相爲始終伯考雖知名遠
近其文采表見於當時而未嘗一日得行其志

仲父府君抑首塗堊都無宦意遠世三祖則志
安社稷德及生民而立哀定以指隱桓令非周
紀善之行道高學士之誌銘解揚諸公之家傳
哀辭先長史之自誌其事且湮滅而不傳故程
子謂不務聚則不能發散蘇公亦謂有其實而
無其名者有後不發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固不
誣也今吾諸父父亦既不愆矣而吾與若之爲
子孫爲曾閒孫者其何以惕厲以克荷先世之

業吾去六十僅五年仲年亦遂五十吾遭世難
生死恒在呼吸每有天幸性卞急時不能無過
而中實惻怛苟可以利物者輒不量力爲之特
氣獨忿疾於嚚頑耳仲厚讓是義皇人里閈翕
然推其盛德非吾所及吾與仲或庶幾獲寧沒
以無累辱於先人也乎今汝曹幼穉應未識㧗
守之難乃因先集告成遂爲之道古括言先世
發跡之自令汝曹闓之欣懼以儆動其志氣敢

稱以自於海內之大人先生名賢學士亦僅如村野戍語雜亂說尸在口嬰兒按圖繪指其父母弓劍杯棬以明得意其爲閭閻知則亦哀其志而已矣若夫語言之得文章之工則具載先世之集與在昔諸鉅公之篇今名賢之弁序俱已略備予小子其無容贅一辭也矣嗣孫伯升敬識

正固齋先生集序

新建熊文舉譔

蓋余尚論國初吉固多君子焉於時太和有蕭正固先生者篤信好學士也生當元季屢踐科場不偶於有司因而慕古作者之文肆力秦漢名家後見元運日否講道里中教重典則從容矩度從遊士日衆門生學子承先生之教著之以取上第擬美官者踵相接也入明詔舉賢良

郡縣強起先生應詔赴京首奏十便皆人所難言無不鑿鑿中款綮天子讀其書嘉歎賜宴東角門維時所舉賢良皆許自量厥能授職先生力陳衰老願乞田里不允尋授潭府長史先生又辭天子詔以親王輔臣庶務咸所總理不舉屏卿卿可勉行先王執辭如初忤旨諭敕雲南楚雄府即就道天子明日憫念其忠言衰老遣驛騎追止之復得慰留京師給飲食朔望一朝

見秋九月入賀聖壽節宴畢授平涼府訓導先生安於其官敎訓不倦弟子問風景服外至屯營守帥皆遣子弟從學率就雅飭值賓興之歲聘幣交至各省必以主文正考官爲請先生引以爲掄材爲國亦樂領之庚午較文湖廣癸酉較文福建所識拔皆知名士及詔徵考典籍賜宴奉天門諸所對揚皆稱旨然後請歸復賜宴奉天殿衣被靴襪有賜道里之費有賜歸而優

游田里以終其天年若先生者可不謂篤學大儒進禮退義者乎先生諱岐字尚仁正固則其所顏歸休自適之齋門人因以爲私謚云先生有正固藁在京有京華稿平涼有歸來稿居恒自言爲文不能譏訕人片言惟因物賦形所爲詩直亮沖融而忠孝之情溢於言表著述雖富兵火之餘僅存若干篇學者誦其文考其行亦足不朽矣議者惜先生之蘊負不罄展於當時

然以勝國之遺賢値英明之聖主納言不諱授官至再宴賚便蕃較文數四及歸里而衣被靴襪路費之賜有加無已先生有詩云自嗟衰老日驚喜異尋常對酒黃金殿論文白玉堂則先生未可爲不遇也先生代有喆人孫亟大宗伯名位顯赫裔孫太常士瑋身致靑雲韻齊冰雪嗣子伯升暇以先生遺集示余讀之再四而歎先正之風徽猶存於簡冊而盛世之崇儒重道

不遺於幽仄也因爲敘述以見志焉

讀甯氏世集序

吉水李元鼎識

往嘗余平友甯伯玉圖記有美影入簾春雨足句爲揚文貞所賞其先人宗伯雪岸公者取以名圖始知宗伯文因宗伯而知其祖正固先生蓋欲師其人於千載之上焉特以文辭不少槩見爲憾今觀孟昉所輯兩先生遺稿文章事業後先輝映抑何甯氏之多君子哉伯玉吉語妙

天下其淵源家學益有所自而孟昉述祖德而彰世澤意念深矣雖然此一衆也當日伯玉豈不見及此夫亦日搜羅未廣必求其全以待之異日云爾夫天下何事不藥於求全姑待兩念夫求其全而卒已失待之他日而已失之當前矣曾記余與伯玉官卿則衛上下揚扢古今思盡得吾鄉先輩著作彙而成書以爲吉州文獻爾時天下無事吉州藏書之家不乏編爲物色即殘篇斷簡在所弗遺然猶存乎見少安知其後之兵燹頻仍盡衆而歸之一炬迄於今寧能存什一於千百乎可歎也向使余三人者就其所有編纂授梓如孟昉今日之不求全而無姑待以垂來茲亦何至有今昔之感哉嗟乎斯文未墜先岳猶靈秘枕中而藏名山當未盡淹凡爲子若孫者能各珍其先世之手澤以俟好古者旁求博採後之君子豈無心余三人之

心者乎余老矣有志弗逮因書以望之同志

徵辟

敕諭一道

敕曰朕以布衣得膺大統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尚仁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爾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名賢渴望來儀以資啓沃今特遣行人喻良唐泰往詣所居徵爾赴

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待之意故敕

洪武十五年壬戌三月　敕

三華老人自贊

煢煢其孤凜凜其成擾擾其亂勞勞其生佩祖父之遺訓與聖賢而同情晚遊　帝京十策具陳望雲南而返征上空同之崢嶸履險如夷力謝浮名既出典於文衡復入考乎遺經　聖眷孔隆上諭匪輕昔何愧乎淵明今何忝乎子陵若斯人者其合乎道之清者耶

簡正固先生傳　子用道附

江左施閏章撰

簡岐字尚仁自名其齋曰正固學者稱正固先生世居泰和縣西柳溪上祖與道志節清曠治亭沼自娛嘗署其門曰一溪活水五柳高風終隱不仕父方平仕元爲書記客死嶺南匡山寨岐年十六往收父骸以歸發憤力學試有司不利卽棄去好古講道里士愛敬之齋酒饌過從

劇飲不亂人目爲君子醉有巨室高年舉杯屬以身後墓銘岐正色曰若好爲人庶幾不閣吾筆也一坐聞之悚然洪武初高皇帝以賢良徵時天下初定告訐蠭起亡命者相踵輒赴闕告變枉死者無算岐至上十便宜言時事所不便者甚悉且面陳小民無尺寸之刃而橫坐大逆之名誅殺過當墟閭井而耗戶口非聖主所忍聞也上悅賜食是時郡縣所舉賢良皆許自量能授官岐以老固辭詔爲瀋王府左長史凡數命皆固辭忤旨謫雲南楚雄府教授既行復追還令朔望入朝居歲餘授陝西平涼府學訓導岐嘗夢神人引至一室座有圖書至是入學舍如夢中所見歎曰命也訓飭弟子一如居里塾時從者甚衆賓興之歲聘幣交至嘗主試湖廣福建兩得士數十人又詔徵考定典籍與宴奉天殿賜衣被數事給道里費比歸築樂在堂於

近里之楓山自爲志銘曰吾以此見祖宗地下差不辱矣年七十有二端坐卒平生撰著有正固稿京華稿歸來稿若干卷嘗曰吾爲文不能譏訕人片言惟因物賦形欲移甲置乙必不可也其詳見衡府紀善周是修所撰行狀及學士解縉傳中

子遵字用道號坦行侍父岐讀書三華山下督之嚴毅嘗謂遵曰父子責善而至相夷是無家

教也周公以成王移撻伯禽伯禽敢喘息哉遵
奉命惟謹以明經薦官靖江王府長史尋召入
較閱史永樂元年從王歸國遇事當自侃侃無
忌諱上遣入奏國用不敷遵力進以節儉且諫
王曰至富可得至貴不可得王貴比天子僅降
一等復何求哉惟節嗜欲慎起居讀書學問非
但養成德性亦可怡悅心情非若騎射博奕徒
勞力損神也因條陳切務凡八條語皆懇至又

作四門箴王爲之改容嘗以祿不逮養凡遇內
宴珍饌不忍醉飽金繡之衣惟朝賀一用退則
布衣手書輸不釋有仕學齋詩文五百餘篇自
爲墓銘曰才不及於經邦政不及於善俗然在
職八年王國安而道無辱雖乏臧武仲之智而
得孟公綽之不欲足保全歸以從先大夫於楓
山之麓人謂之實錄云俄得辨疾乞骸忤旨謫
宣府鶴兒嶺巡檢卒於官年五十有五

正固先生蕭君行述

吉之爲郡隸大縣有九而泰和西昌文江其尤
也西昌由漢唐迄宋元號多貞儒偉士至　天
朝益盛其間辭類德或仕或隱無不赫赫然著
稱當世而俛仰二十年間若陳先生心吾廖先
生子謙歐陽臨淄令銘王先生子與并其弟御
史佑劉司業崧并其弟子彥楊吏部自立蕭學
錄子所皆相繼物故吁可悲也所幸慭遺以棟

斯文使後學有所依歸者惟正固先生獨在然
如晨星如霜木如魯之靈光蓋一人焉耳余宦
遊河洛四三年凡遇還往者輒首詢先生安否
以繫斯文興喪今復不可作矣余悲若之何哉
洪武三十二年余自汴還　朝未幾而先生之
令子遵以材德著聞郡縣交薦舉至　京師授
靖江王府長史與余朝夕聚處也乃得詢先生
順正之槩遵以余同里閈泣請狀其實以求傳

於當代立言君子余不敢辭謹按先生姓蕭氏諱岐字尚仁正固則其所顏歸休自適之齋門人因以爲私謚云蕭氏世居縣西柳溪之上其先由齊宗室曰叔詠襲封西昌侯食邑吉州泰和故家譜至今稱金陵蕭氏宋建隆中叔詠十一世孫有曰景純曰景太景純以明經仕至殿中侍御史五世孫服補太學生七世孫森攻書經中嘉定甲科以直言忤時相黜爲衡山丞先

生其六世孫也曾祖斯可別字古山學行純正祖與道別字靜安志節清曠嘗帖其門曰一溪活水五柳高風治園亭池墅自娛俱隱德不仕父方平尤邃於學仕元至書記後客死廣東歴山寨先生生泰定乙丑四歲而喪母白夫人五歲而書記入廣零丁孤苦承祖靜安公之訓幼穎悟恭謹日務讀書爲文豐不失先業成童了達强識聲譽四起凡再踐科場既皆不偶於有

司仰棄去慕古作者之文肆力於秦漢以前諸名家而從遊者滋衆後見元運日否而祖父母日皆益衰老不可斯須去遂講道里中敦重典則里巨室知愛慕先生者齋酒饌過謁不虛日先生雖劇飲至醉亦必從容矩度不可爲毫髮縱市人咸指以相語曰此君子醉也翰林待制楊公景行奇之以從孫妻焉先生於經史無不博通而深極理趣四書尤所精熟時嘗誦以勉

諸生終卷不脫一字至恒業以傳授者四代之書三百篇之詩講貫洞徹參互廣遠如長江鉅海浩浩湯湯莫或測其涯涘門生學子承先生之教養之以取上第擢美官者相望也性端重不喜諧謔嘗燕會里大姓家有高年中酣舉杯屬先生曰吾徒身後碑銘惟大筆是託先生正色拒之曰須好爲人庶幾不闕吾筆也傾座爲之改容世變以來禮法廢弛閭巷燕集往往蓝

譁忿肆動至速禍有識者多畏避不敢赴但詢
知先生在乃忻然旨來曰有 甯先生足可鎮
席矣先生待諸少不惡而嚴語少不當惟端坐
不應諸少侍側或降冬而汗四方來學者誘掖
諭導不倦且躬行實踐允爲依表以故及門之
士莫不涵養造就薰其德而善良者爲不少也
其取諸人者不固獲不責備久要必持誠信益
遠而敬益不衰事祖父母盡孝養之道客故家

大族遇盛饌罕致之味常不忍先衆筋諸生承
意輒臺饋於家楊氏亦克盡婦職奉順惟謹備
物致甘旨質釵釧無靳祖父母雖暮年失子而
歲時盡歡年皆九十而終當承重之責歸崖山
之骨雖離亂造次哀禮兼盡鄉里指取以爲法
焉楊氏以連年重憂成疾而卒既而世運更革
柳溪之居蕩於兵燹長子忠又陷於寇繼娶栗
原羅氏亦詩禮名族距邑西北十五里伯兄允

道嘗偕赴鄉試力致先生於其鄉因家焉 國
朝廓清大興文治旁求俊乂老成推出先生語
兄尚賢曰甯氏一門惟兄與我耳今諸幼皆未
成立不可他圖也一往不復則祠宗墳墓安所
托乎語畢涕泗交下自是累聘不就洪武壬戌
春 詔衆賢良共論治道郡縣強起之先生視
其子遊稍長足紹基緒矣且時憸民告訐蠭起
動以叛逆誣善良乃幡然曰吾幸生爲丈夫子

何可無益斯世哉殄行震驚不忍見也吾其往
焉既入 京首奏十便書一曰審察誣告謀叛
者以爲善良之便近年以來亡命者輒赴 闕
下誣人謀叛一言不察而良民受滅門之禍可
勝歎哉二曰禁止不當實封者以爲人倫之便
近年以來卑幼實封尊長吏卒實封本使人倫
不正天理不明其害何可已哉三曰免池塘之
稅以爲耕種之便近年河泊等官論丈量各處

溪淵水窟一併起科稅額稍遇天旱耕者不敢車水爲　國家之利甚少爲生民之害甚大其弊可勝道哉四曰早計撥秋糧以爲會計水脚之便近年糧米上船而各分計撥未定於是主典者多取糧米而船戶多取水脚矣五曰早行移折收以爲民間預備之便且如折收布疋三四月間行移日早民間皆可自爲慢令致期則民有倍價收買之費矣六曰雜科隨土地所宜

以爲價直之便且如有硃砂處科硃砂有鉛錫處科鉛錫有油漆處科油漆官徵一分民無十分之費矣七曰雜造不必圖局拘監以聽民自爲之便如燒磚不必官作圍子打船不必官起作場蓋圍子工倍於燒磚作場費甚於打船監督之虐有擾而無益矣八曰罪坐所由以爲同寅之便近年一官犯罪或一府一縣皆連坐人材難得賢能者豈宜與愚儒同事清廉者豈宜

與貪污同贓乎九曰依律科罪以爲決配之便近年贓輕者或斷發邊遠無還期贓重者役滿還家於是大貪者遂爲小貪者之笑矣十曰考覈生員以爲學校之便近年學校文具校官乏才生員不學全無成效嚴加考覈則廩膳不虛糜而人材有實用矣書奏復懇陳民無寸鐵之刃而枉叛逆之名誠可痛也　太祖高皇帝嘉納賜宴右角門時郡縣所舉賢良至皆許自量

厥能任職使先生曰臣今年六十誠衰耄無能爲庸臣言可行惟　陛下行之職使非臣所任也臣但乞退居田里足矣　上不允明旦名入特授　潭王府左長史先生復奏曰臣誠衰耄矣無能爲庸矣虛糜廩粟非臣所願也　上曰長史尊且重爲親王輔臣凡一國庶務咸所總治茲不辱卿卿其勉行哉先生執言如初不少變　上又敕近臣諭之意先生益不變如初

若是者往復數四竟忤 旨謫教雲南楚雄府受 詔即就道明日上念其忠言在耳且又憫其老也遣驛騎追之至釆石而還入 見復得旨留京師令好與飲食月賜鈔一入 覲居歲除夕夢神人引至一室有古書筐篋之類指示之曰先生就此得歸矣覺而異之是歲秋九月入賀 聖壽節宴畢遂授陝西平凉府儒學訓導既入學舍則恍然如夢中所見因長歎曰

豈非命也自是益安於位其爲教一如居里塾時弟子員無不信服外至屯營守帥皆遣子從游善誘所施率就雅飭蓋先生與人爲善本於至性故大江以西經生進士多出門下名播省憲當賓興之歲則聘幣交至必以主文止考官爲請先生亦樂領之且曰掄材爲國誠亦儒者補報事也洪武庚午校文湖廣得士六十四人楚王禮遇有加癸酉校文福建得士七十四人

明年 詔徵考定典籍始至賜宴 奉天門敕大烹日賜食會同館具供張對揚屢稱 旨學士劉三吾祭酒胡季安皆所推重居閱月得請歸復賜宴 奉天殿賜衣鈔靴韈給道里費比歸則傾橐集士友豫營樂丘於近里之佩山樂丘成復自誌而銘之又因寫眞而自贊之曰吾以此見祖宗於地下差不辱矣每語及 皇帝聖恩之厚必北面下拜因諭鄉黨曰吾老矣若

等安守紀律毋自速戾 今上神聖聰斷不汝貸也丙子正月初度日親友捧觴爲壽先生曰吾益衰矣今年又大比其能免校文之行乎三月江浙使者果至先生辭不領聘六月二十二日戊申得痰氣疾自午及酉無一語及家事猶手春秋會通一卷遽作而言曰吾其止於斯乎言終儵然端坐而逝以是年九月十九日葬於楓山邑大夫皆臨奠遠近會葬者將千人致祭

者接於路多哭之慟享年七十有二夫人羅氏後先生二年亦卒合葬墓右子二人忠字用文以被虜謫臨洮百戶何遇家久不相聞聞比先生自平涼歸而用文適被徵赴　朝邂逅於路且悲且慶遂護送南還履險如夷君子莫不以先生爲積善之報焉遵字用道篤於孝行治喪始末一依朱氏家禮行之初以欽保徵京訴得終制及是年四十二乃由孫男五人㙯朏昕昄

晦先生平生所著詩文累千百篇初有正固藁在京有京華藁入平涼有歸來藁所至求爲文若詩者填塞常曰吾爲文不能譏訕人片言惟因物賦形欲移甲置乙必不可也有五經要義傳於家又嘗取刑統八韻賦引律句爲之解併爲一集或問之曰二書本不可同日語先生胡合而緝之答曰天下之道本一而用有二曰得與失而已得乎此必失乎彼出乎聖學必入

乎刑統吾合二書將使觀者知所擇也凡所著述皆有功名教一有不經輒觝排擯斥不少許可陳心吾先生讀其文而敎之曰正固先生養高二華山下清修苦節種學績文不求聞達而未嘗不達殆古之不顯於世者凡不信鬼神邪怪之事鄉鄰有疫癘無問皆篤赴救曰若人一家均稟沴氣故均得一證鬼安在耶嗚呼先生有文學以淑後進有德義以敎薄俗使論道安

民之際得以在　朝其所立豈不彰彰矣乎而卒不得展其蘊豈非天哉然進言足以便民揄材足以爲國著述足以傳世積善足以垂裕於先生又何憾焉況於易簀之頃正大光明其所養抑又可知矣余生也晚不能盡知先生之道且學膚識淺豈足以發揚盛德善行然又不敢使湮沒弗傳也是以掇所知之槩爲之狀庶幾職太史氏者有考證云

王府紀善迪功郎里生周是修撰

明太祖戊申登極戊寅閏五賓天已邪爲皇
太孫建文元年公生於泰定乙丑卒洪武丙
子蓋洪武二十九年也享年七十有二應聘
爲洪武十五年壬戌庚午主湖廣試癸酉主
福建試丙子辭江浙典試命而先生終矣狀
中周紀善稱洪武三十二年者蓋靖難後革
除建文年號所謂祖冒孫年是也讀者不可
不知丁未又四月望前同里後學施男識

正固先生蕭君墓志銘

洪武十五年秋九月 詔廷臣舉天下博學儒
士其論治道以備官使廬陵屬邑以泰和首以
蕭君應 詔既入覲於 廷上書論民事之便
者凡十條曰審察誣告以爲善良之便曰禁止
不當實封以爲人倫之便曰免收池塘稅以爲
耕種之便曰早計撥秋糧以爲儹收之便曰早
行移折收以爲使民豫備之便曰雜科隨土地

所宜以爲價值之便曰雜造不必置局以爲造
作之便曰罪坐所由以爲同寅之便曰依律科
罪以爲決配之便曰考覈生員以爲學校之便
書奏 太祖皇帝嘉納其言 賜食 內廷翼
日授潭府左長史君以老不任事再四懇辭遂
俾教雲南楚雄府既受 命就道 上復念其
衰老馳使追至采石尋有 旨留居 京師月
給廪羞每朔望入 朝十六年秋九月 聖壽

節　特命侍宴　奉天殿既畢授陝西平凉府儒學訓導嘗考試湖廣福建鄉闈所取士後皆知名二十七年　詔徵君考定經籍　賜宴於奉天門奏對稱　旨既竣事上休致之請　上從之陛辭　賜道里費及衣被靴韈而歸二十九年夏六月廿二日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二君諱岐字尚仁世居邑西之柳溪家牒所可徵者在齊時有宗室曰叔詠襲封西昌侯食邑吉州

宋建隆中其十一世孫景純以明經擢科仕至殿中侍御史弟景太之五世孫服補太學生七世孫森登嘉定庚辰進士第以直言忤權貴左遷衡山丞君其六世孫也曾祖昕可祖靜安俱業儒而隱德弗耀考方平故元時爲掌書記没於厓山寨君生於泰定乙丑甫四齡而失恃未齓而書記公從戎廣海間慄然孑立惟祖訓是承而貧窶頴悟篤志於學研窮典說訓誥誓命之文比壯有聲場屋而連枉於有司乃棄去而與古爲徒凡經史百家之編靡不搜訪而極其涯涘制行端嚴繩趨矩步一語不妄發一行不詭隨而辭受取余必求其當於義宦門巨室或爲佳設醴醲盛饌難致之物陳列於前若大父所未嘗者必先饌之未始嗜味以來飽後生晚出聞君所止輒引避而去尤致孝於大父就養左右克盡其懽使忘其失子之悲大父年登大

耋而皆以禮葬卒返厓山之柩而祔於先塋皆子職所當爲者也君施教府庠嘗嚴條約弗專夏楚而化導誘掖以作新弟子員變忮慎之習興敬讓之風雖鵰冠鷙卒莫不觀感而慕學焉君不信異端邪怪之說鄉鄰困於癘疫則蚤暮裹糧饘藥以拯救之所著有五經要義若干卷詩文累千百篇曰正固藁京華藁歸來藁鄂渚藁又取刪統八韻賦本理析律句爲之解以傳

學者君娶楊氏先卒繼室羅氏子男二忠字用
文遵字用道奉議大夫　靖江王府長史孫男
五曾朏肝脰脇卯以其年九月十九日葬於佩
山之原申庚山寅甲向鄉僎邦彥咸謂君學術
之正操履之固質諸輿論人無間言君既以自
額其齋而門人弟子復以爲私謚云遵篤學有
文克繼先業蚤有聲於儒林始用薦授職藩邸
一日介其鄉友紀善周君是修謁余容臺以誌

正固先生墓銘　三六

墓爲請余自洪武初元竊祿太史及徵博學之
士亦再被　名命惜與君未之前識然聞其名
甚久觀長史之恢宏家學以大其承而君素蘊
未發者乃於長史乎見之雖榮名應仕不有於
躬而德厚流光克昌厥後者蓋未見其止也是
用俾實紀事而顯詩之俾刻諸墓道銘曰
蕭出於宋微子裔因邑命氏傳世系漢室元功
何鮮儷身爲儒宗望之繼魏晉緜延逮唐世社
稷之臣晒其最頴上魁奇擅文藝歷宋暨元幾
降替緊君生逢改物際攻苦撥淡恬砥礪窮經
屬文富清致　皇明興賢頒聘幣迺覲　彤庭
獻策計俾輔宗藩爲國衛君月指首承　嘉忠
臣非固辭自述厥量能度分樂洩洩役官西陲
無幾歲　優詔賜環寧淹滯　厖恩減澤匪常
俐舞蹈南歸尋所憩承家有子與時合　王門
烜赫長裾曳增高益崇頴而銳君年七袠窆幽

正固先生墓銘　三七

竃哀榮卒享大夫祭太史勒銘辭匪贅永貽爾
後鐫斯碣
翰林侍讀學士中順大夫太常右少卿高遜志
譔

曩余游太學與西昌胡存淵尹彥琛同舍因
得拜正固蕭先生於牀下時先生校文福建
鄉闈後以　詔徵來考經書距今又十年矣
嗚呼先生之墓已宿草矣而河南高太常誌

其墓云一語不妄發一行不詭隨此蓋先生之實德也又云德厚流光克昌厥嗣亦惟先生有以當之先生之次子用道爲　靖江府長史留京一日持太常所撰示余余於是不能無深感焉謹書其後以歸之

翰林修撰同郡李貫

余嘗讀漢嚴子陵傳至不拜諫議之命而歎光武之雄能屈於布衣之賤子陵之高能忘

夫萬乘之尊君臣之間貽美無極然光武俯徇布衣之舊其屈從之也固宜子陵自恃天子之友其敢於不受命也亦宜我　太祖高皇帝之威德震蕩海內一言之出一號令之施風驅電迅孰敢有毫末尼哉正固先生以疏遠小臣未嘗一瞻　龍光若子陵之於光武之可恃也乃能力辭長史之命於斧鉞之下一而至再再而至於三其辭愈堅使　天威不霽先生其殆乎及斥教雲南先生既欣然就道　太祖知其心非有它也復追回之且申前命於此時也孰不畏威而改慮哉而先生執辭如初竟量移近地可光武之量能容一故人爾未足多也孰若我　高皇帝能容倔強之臣如先生者哉是固天地之量非光武比者雖然先生之心豈子陵獨善之心哉十策之陳其憂時之切子陵無有也惟

高帝之明有見於此故能容先生之彊先生之識足以知　上之心必不已害也故能成高皇之仁今先生雖往矣猶有令子復膺藩王長史之重享爵祿榮名於　昭代使先生之志益彰則天之報施善人夫豈苟哉子陵雖高而未聞亢厥宗者之有其人焉是又不可不知也余以先生之學之德高太史之銘暨玉堂諸公論著備矣故表其最難能者

原缺第三十葉

正固先生傳

故宋遺老蕭靜安先生吉之泰和人既老惟一子方平甚愛之方平賢而有文章求顯揚其親也得小官死海上方平妻亦先死靜安康强愉樂且爲園亭池館種樹華卉接故人賓客飲食燕喜無虛日夫婦皆年九十而終予嘗怪之人惟一子鍾愛又賢有文章爲求祿養客死遠方夫婦皆老內無冢婦何以爲懷而反安樂致壽

考如此此非人情也及聞正固先生尚仁乃其孫自少端重然敏悟絕倫乃祖大奇愛之曰孰謂吾子死吾子未嘗死也教之甚篤年十六即往厓山收其父遺骸以歸操履既淳學問益廣講說益精及門之徒日益衆以養祖父母也朝夕不暫違所以致其惟忻佚老於悲思牢落之餘李令伯未足爲難也於戲人子事親人道之常惟世俗之事繼母與大父母厚者猶或失之

薄也正固先生之事豈易能哉故推之以行其志果有大異於人其沒也門人學者私謚之正固而莫以爲謚其原蓋出於此也尚仁志行既高不屑榮利洪武壬戌　詔舉巖穴之士郡縣強起之至即獻十便書不尚談性命而近切事情上於時欲通其變以神化斯民尚仁陳其所　樂聞天下布衣名至無慮數千百計特見慰勞至　賜坐與共食蓋　深納之也此其機

上悟於　上上慨然益廣其聖慕功利之及於人者可以十計哉必有陰受其惠而不知也緒少時識故　潭王博洽能文辭夙有稱譽其後以自焚國除　上以堯舜之明初不意其至此極也尚仁已逆料之七八年之先尚仁之始擢爲　潭府左長史也　上特召至　殿中語之往復其辭甚多且曰長史王相尊重一國事無不理王有過小匡直大輒以聞卿無苦必以辱

卿復固辭　上曰汝敢必不爲潭府長史乎對曰敢必不爲潭王長史　上曰汝敢必不爲潭王長史矣往教學雲南即拜舞叩頭謝趨出明日遂行已過采石　驛召還至　闕下未前引上從丹陛上望見遙呼之且前謂曰今願爲長史否對曰終不願　上亦不復強之矣於戲此又與二疏之志足以知太子何遠哉自是因留居京師官給珍膳月朔望一入見歲餘授訓導

陝西平涼府先是夢至其齋中至如所見遂益安之化行俗變屯營守帥至崆峒山彝皆遣子入學長子忠元季爲亂兵所掠不相聞久已自平涼罷官歸途中忽遇得之蓋初掠之者何某後爲百戶無子因將畜之百戶死襲其官自臨洮來因從還茲非孝感歟先生得年七十二疾無甚苦手春秋一通歘然起曰吾止於斯矣復坐乃沒鄉人弟子合辭定謚號以爲安子遵用

道善繼今爲靖江府長史余平生與先生言未嘗聞其妄語其他行實諸君子述已詳余摘其可輔世教者爲之傳贊曰　名實混於世邈悠乎遠哉名實者寥寥然曰道學道學異端他岐道其所道而孰非道哉若正固翁先生平平然不爲異沒之日人咸謂之有行該是僞嘗以口舌得之　高皇帝神聖開闢以來未之有不能使爲　潭王長史夫何如其介也於戲　高皇

帝何如其仁也

永樂元年癸未秋七月二十一日　賜洪武戊辰進士翰林侍　讀學士奉訓大夫知　制誥兼修國史總裁官郡人解縉書

正固先生哀辭　任敬

於戲自正固先生歿而吾邑之學者無所定於趣向無所開於疑惑無所承於造就無所資於效法無所咨於故實貿貿焉倀倀焉如瞽行中夜無有所開道也故皆哀切傷悼不能自已焉先生諱某字尚仁學者因其所自號稱之曰貞固先生吾邑在　皇明受命之初有陳海桑先生王竹亭先生與其翁御史公有尚書劉公與

其弟東原先生有正固先生有廖愚寄先生又有臨安倅楊公國子錄蕭公臨晉令郭公皆邑里之通儒來學之宗師諸先生既相繼沒世而學者未嘗貿貿倀倀焉如瞽行中夜無有所問道者爲其猶有正固先生也乃今正固先生亦已焉不可復作此吾邑之學者所以皆哀切傷悼不能自已焉夫貞固先生自幼時以至耄傻重於鄉閭長老弱冠即自刻勵讀書爲儒者

之學以嗣其世業其行雖顛沛造次必依於仁義禮法其學自六經下至諸子百氏無不博覽精究而必合於孔氏之旨者爲尚其文章必在扶植世教不爲藻麗其施教必傾竭底裏不有少有不盡是以鄉人學者凡承貞固先生之教者往往皆爲端士有先於時政教之位故先生雖不仕而先生之道傳於人人著於當時又不待仕而後見也於戲所以爲正固先生者世固

不多有也而今尚可復得哉且夫死生常理雖何足以深哀乎惟人於爲善必有師不得乎師不能識所由不得乎師而冒昧由焉未有不迷謬於他岐者矣然則正固先生沒而可哀者非以爲正固先生哀也爲鄉人學者不得復師正固先生而哀之也爲鄉人學者不得復師而寡之而至於情不可已於是發於辭焉辭曰

惟民從道兮克善攸行智有弗及兮道不可明

仰彼先覺兮揭蒙發瞽嗟若先生兮昭代博宏
服仁與義兮秉忠貞楷諸人常兮敦明經言爲
訓式兮行儀刑濯湘流之清潔兮佩澧蘭之芳
馨翀威鳳其九苞兮何不游乎虞之庭止高岡
之梧桐兮獨雍雍而時鳴雲鴻遵游下睹兮斥
鷃上翔於青冥彼小大胥適匪安兮羌獨偃蹇
乎林坰嗟若先生兮世紛紛其誰與儗衆考德
而問業兮日詵詵而來止惟匠石之良兮飭梁

棟以杞梓材雖小而畢達兮於居臬而猶無藝
白玉不遇夫磨琢兮質雖美而焉試茲既自我
成之兮固處賤而道貴嗟若先生兮胡不可以
少留胡爲倏忽兮溘風飄而雲逝吁嗟失蓍與
龜兮吉凶平吾何所諏紛盲瞽其邂逅兮又孰
明夫道所由終焉倀倀兮如夜游於戲先生兮
委山丘空望龍門兮中耿耿而增憂

姻家子楊士奇譔

正固先生哀辭 有序

嗚呼先生之殁其可哀也夫先生問學既明而
持守甚篤正言善行自家庭而達乎州里敬信
服從自子弟而及乎交遊親暱而氣揚色怡而
神暢其爲文章渾厚和平意所欲達詞亦傾竭
又自少孝於其親親之殁已久每語及輒流涕
至老不衰其學與行過於人者如此也嘗以聘
至京陳十策　太祖高皇帝嘉獎之授　潭王

府長史辭不敢當改平凉府學訓導久之得還
家學者從受經後多顯者於乎先生修於身行
於家淑諸其徒今皆不可得矣使先生不没至
今吾黨之士其造就當何如哉是可哀也已先
生之子遵博學而材爲文章宏富捷出能世其
家先生殁三年以選爲　靖江王府長史先生
辭焉而遵得之積之厚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
蓋天道也人欲不爲善而專事僥倖者覩先生

可少止矣先生嘗名其齋曰正固學者咸謂之
正固先生云哀之以辭曰
彼幅幓以佳兮孰韜其輝彼恬漠之威兮孰邀
以婞兮不知夫至道兮卷舒在我惟先生之明
潔兮蹈而弗違於乎能門兮我哀騶松篁兮女
蘿慨古道兮榛莽望白雲兮孔遐
翰林修撰里媚梁潛

正固先生哀辭　有序
亮讀解翰林大紳㬎　當朝李公所爲正固蕭
先生傳銘慨章始弗能對一辭矣既而跡先生
彼微時嘗奏對　殿廷擢　潭府長史不拜
先帝允之卒歸老以爲後學楷範而賢子用道
不旋踵拜　靖江府長史𢡟先生固而辭之天
迺固而予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後人果天將益
其謙德而啓其微於後來者乎抑將壽先生而

俾造就於後學者乎亮嘗聞宋王祜藝槐於庭
而期其後人之有爲竊疑祜之事若有所必而
先生則未嘗有所必也一以必而得之一以無
必而得之其班資之崇庳姑弗暇究然安知先
生之子若孫繇長史而上不與祜之後人比肩
也哉遂爲之辭曰
嗟若先生兮莫之與京翹令望於江右兮咀華
含英紹風流於諸老兮文章肆鳴障迺瀾於既

倒兮砥柱是撑赴蒲輪之遠召兮謂大器之晚成數十策於　大廷兮詞辭嚴而義明何天爵之是崇兮鄙人爵之榮或飄飄其高逝兮　帝懸厥誠兆美微於益謙兮世緜緜錫嘉惠於後學兮士林典刑倡高言於衆中兮月旦斯評羌俯仰之無怍兮懷瑜握瓊儵梁木之告摧兮猿哀鶴驚賦玉樓於天上兮遐乎遐征峯華山兮疇平咽澄江兮恭聲慨許言之莫旣兮於戲

先生

三府伴　讀鍾亮

正固先生詩集目錄

正固先生詩集

明　西呂蕭尚仁

五言古一首

五老峰

峨峨五老人乃在匡廬山不知幾歲年俯仰俱蒼顏端居煙霞表下視滄波間萃峰列諸孫秀者如雙鬟嗟余未佚老愧爾長清閒正面色逾好側見景不壓因看瀑布泉忽憶東林關相期

七言古二首

遠別離

巢雲松鼓樞當南還

遠別離歸何時山河六千里渺在天之涯故鄉墳墓何纍纍堲祭不至魂無依念之使我中心悲况復不見妻與兒人生七十古所稀胡爲飄飄將安之汝豈不能稷契皋與夔又豈不能直言極諫陳便宜前年獨立當丹墀上書親受明主知高官厚爵良不庳一言忤旨欲奚爲一斥遠去居邊陲春雲朧雪風披披終南泰華窮險巇渡河涉渭筋力疲裂膚手足生胼胝日暮途遥人馬饑山城草縣百事非朝虀暮鹽伴兒嬉空同山高望眼迷浮雲茫茫隔京師南瞻盧阜雙淚垂夢回酒醒長歔欷有懷拍拍當告誰吁嗟乎遠別離

吳山歸隱圖歌爲湯德善賦

東吳之山高萬疊家家門對屏風列雲開遠嶂青於藍雨過流泉白如雪就中佳處是錢塘水秀山明開四方樓臺半出煙霞裏楊柳畫垂湖岸傍地靈佳氣生人物玉潔冰清最奇絕玳筵坐看林中花畫舸醉歸湖上月湯君生長承平時往昔繁華曾見之蒼松翠柏繞華屋流水畫橋通碧池只今回首五十載宦轍壯遊歷江海時時往事來夢中往往鄉山斷雲外中年奔走

來西泰西泰道路多風塵回山不似天姥好逕
水寧如西湖清高堂況是有慈母敍水無由奉
朝暮忠臣孝子不兩全忽憶雲山歸隱處逕城
一相見袖有雲山圖孔丘自歎吾衰矣馮驩莫
賦歸來乎為君長歌提君手歲晏山空客行久
衰遲已是兩朝人富貴何如一盃酒君不見杜
少陵若耶雲門常有情又不見陶彭澤五柳柴
桑還可得人生出處自有時暮年解印聽鼓鞞

五言律　四首

樵舍

樵舍臨江滸人家水遠堤葦籬通徑小茅屋接
簷低稅重魚難得情深酒自攜維舟風色好西
滯夕陽西

采石

欲買采石酒頻澆太白墳潮昏水中月雨暗嶺
頭雲島嶼千家市江流幾派分臨風懷往哲吟
罷不成文

泊界溝

二月長淮漲官船不可行雲深村市暗風急浪
濤驚白雪連天遠黃流與岸平桑年尚飄泊欹
枕歎平生

閩中

自入閩中道偏諳物外情田從山上種船向石
間行海味空多品榕根盡倒生連城公館好驛

使遠相迎

七言律　十九首

次韻友人滸口阻風

雙櫓咿啞水不流如飛却羨北來舟愁心寂寞
孤蓬雨華髮飄蕭兩鬢秋設想陳蕃能下榻未
應角里更封侯西山極目何時到弱水茫茫隔
十洲

渊底孟舒

杖策秋高山草廬寧知薄命與人殊楊雄已老空能賦賈誼無由更上書妻子空贈傳信鴿友朋長歎暴腮魚多情五柳堂前客時把清樽慰向隅

送邵南仲

書成欲寄大江西關道匆匆散馬蹄關塞歲闌冰似鐵禁城春近雪生泥傷心絕域交情少回首前山望眼迷知子才華應未老姓名早晚上金閶

次韻錢至剛見貽

愁爲敵國酒爲兵時復臨風酌數觥隴雪還添離別恨河流不盡古今情才華肯讓三千客聲價終懷十五城腸斷花朝京國路莫隨天仗助躬耕

與子同來函谷關弊車羸馬敢偷閒重山複嶺勞行跡破帽單衫覺厚顏竟日心肝常痛裂幾時腰腳尚凝頑故園桃李應開遍花信風來第幾番

陪徐通判黃知事惠都講遊空同

乘閒策蹇上空同也逐徐卿雪色驄長史聯鑣來幕下老僧飛錫向雲中名山絕頂迷禪宅廢址遺碑有道宮擬借廣成雙白鶴朝天一日過江東

送徐宏遠通判赴京

作喜朝囘出帝都又聞考績赴征途三年清苦官無事六月炎威客載驅赤日黃埃雖縱轡綠陰佳樹且停車平涼父老頻翹首側耳西還有報書

夢與神人登臥虎山命和唐詩鶴鵲樓韻

名山高近蔚藍天攜手登臨各勉旃但覺乾坤逢午日不知宮闕是何年自憐白髮同桃梗懶戴黃冠問玉田彷彿天香來鼻觀此身如在紫

霄邊

送朱德甫從軍西征

送行千里渡臨洮臨別三盃佩寶刀積石西來山勢險黃河東下浪聲高運籌決勝需長策報捷飛書慟絲毫十月鬼方應授首丈夫有志不辭勞

臘月發平凉留別諸友

自古瓜期亦有期疾行非速久非遲春風一載

諸侯客夜雨孤燈弟子師造物小兒真戲我斯文大用果爲誰餘生已遂歸田計多謝初筵酒一巵

同尚訓導遊王母廟 創武帝回中在涇州

望仙橋上路非賒今日登臨覽物華十丈旛幢王母宅九重樓觀玉皇家回山樹老霜留葉涇水冰消雪作花幸有廣文爲地主來同羽客泛流霞

溫泉 在臨潼縣

驪山宮殿有荒基山下溫泉石鑿池已許行人濯塵土謾傳妃子洗凝脂官亭靜向風前護陰火潛從地底吹猶有縣脊嚴鎖鑰恐留鶴駕問清漪

早發華陰

鐸聲車下起　四野鳴雞促曙光二十年間如反掌六千里外偶還鄉回頭凝雪留西華極

目浮雲隔大行復擬前途追往轍不堪足繭路何長

函谷關 在新安縣

少陵昔到新安縣老子曾遊函谷關野馬黃埃終日起青牛紫氣幾時還荒城小邑車盈市亂石危橋水轉灣太息此生成底事化人西去杳難攀

關中 自注

沙河千里入淮河春雨盈盈泛綠波村港斷橋堆積沫溪潭落水轉微渦故園動是三年別官舫行經十日多舟子喜乘風水便船頭撾鼓發清歌

徐通判空同送別圖

神山樓觀住高寒千仞雲梯許客攀翠壁丹崖開祖帳冰桃雪藕簇雕盤驊騮當道停鞍轡鸞鶴凌空刷羽翰半刺翱翔上霄漢路人舉首日

中看

杉關

聞說杉關道路難我行今日到杉關良田流水七八月華屋長橋數十間茅舍避人常塞戶篛輿送客遠登山布帷撥盡秋陽裏時有清風拂醉顏

次韻題詹時雨卷 貫學士姪壻

翰林昔在東咻選回首人間八十除青鳥久無天上信白頭猶教里中書生涯積雪欺蒼檜心事清波映碧蕖長憐秋闈三兩友且將佳句共商予

快閣

幾度乘閒登快閣摩挲老眼看陰晴西江詩派今誰在南極文星徹夜明往事已隨流水去白雲長共遠山橫魚龍寂寞秋江冷吾道何人執耳盟

七言絕 五首

長風沙

行舟早發長風沙露重風淸月影斜此夕江頭得安寢鼕鼕更鼓出官衙

落星石

天上星辰墮水來先王宮殿起樓臺叢林久爲妖僧毀依舊當年石一堆

裏洋河

東流依舊北風多挂席迎風左右過一岸人家
門戶好舟人說是裏洋河

九華山

舟行遙見九華山離立諸峰杳藹間安得添予
栖絕頂十人相對共蒼顏

河上

河上驅車日截陰黃流如箭水淺淺欲知老大
還鄉意一片朝宗赴海心

正固先生文集目錄

序

記

明　西昌蕭尚仁

序

送潘教諭序

儒者年近七十而爲郡縣所薦舉朝廷所擢用其勉強從事不其難哉然老而入仕以得教官爲幸教官而不遠於故鄉尤爲幸教而得遇聖賢所居之地尤爲大幸福寧潘尚德春秋六十

有七今年應聘而起天子憫其老使教諭建寧府建安縣年老爲教官不爲勞一幸也福寧去建安皆閩地爲故鄉二幸也建安非他縣之比是生朱夫子於教爲易三幸也人皆謂建安爲五經四書之窟其地必彬彬多士非道明德立者不足以教之然五經四書人同此理其言自擇善修身以化成天下無他道紫陽先生特發明之耳教於洙泗者不必皆孔子教於曲阜者豈必皆周公哉尚德年高而德劭奉天子之命以往時以朱夫子之所以爲教者提撕之發揚之人其有不翕然而從之乎將大有成也

送黃教諭序

福寧黃希平先生耕於穎上者十有二年時以其學教授於人怡然相接穎人德之洪武十五年秋朝廷禮羅天下之士先生即應聘而出歷試累日言無不中天子問先生宜居何官惟以

教官對於是除先生教諭高郵之寶應縣高郵本淮海維揚之域四方往來轍跡之交教官得其人而不爲閩語其行止模範同於中國人其有不樂從之者乎吾知其無青衿廢弛之歎而有菁莪樂育之效也先生春秋六十有三九載三考年踰七袠其爲教必將大有成者興時濟濟多士升於郡庠貢於成均登於科第先生告老而歸庶幾不負朝廷立學選官之意而先生

平昔所以敎學於人師表於後進者爲不虛也

送曾伯川序

曾氏爲泰和故家在昔盛時吾與伯昂俱連袂於翰林待制楊吟窻之門而伯川亦爲孫壻於庚午進士彭士奇之家兄弟聯璧魚魚雅雅惟以讀書窮理爲心蓋將求其所大欲也豈計今日之從軍者哉氣運更革世家大族凋謝殆盡朱門甲第鞠爲草莽獨伯川兄弟猶得完其身

而保其家於是不見伯川者三十年矣近年乃使其子弟代役於海州翩然歸志鄕黨姻戚莫不欣喜載酒問勞無虛日某丘某水疇時所釣遊者咸就經理洽其祖考之墳凡若干塋封樹表識悉還舊觀既又綜理旅費以遺其兄伯昂孝友之念可謂至矣事既集乃告行於常所往來將赴役所以余相與有瓜葛來別館中欲得一言以爲贈余惟伯川年幾六十而意氣浩然鬚髮雖白衆止自若是雖有遠役之勞而將無遠役之苦所謂從軍古云樂談笑清油幕者也方今大明麗天邊境寧謐持兵戈者率多詩書法律之流爲主將者亦皆文武聰明之士如伯川者道同而志合言聽而計用進退之際豈不綽綽乎有餘裕哉海洋雖遠風信已順波濤不驚舸艦如箭往時同伍之友必有迎笑於彼岸者矣予之海上往見伯昂其爲我致意云

送郭彦遷序

彦遷典勘合於都府者數年有能聲往余以攷校經書上京師見彦遷於幕下凡偏裨將帥之士寮采賓客之賢莫不舉首加額把袂歡笑融怡洽浹不啻若兄弟師友非其有得於人心者能若是乎茅屋數椽家於通衢之側竹門華壁薪水之勞皆藉於外妻孥犬豕盆缶甑枕席杵臼之類咸在目前非其甘澹泊高廉潔而能

然乎從事三年日月告滿祿府薦其能而不畱樞臣愛其才而不阻由是擢牘以聽於天官將受高擢乃復請告以歸墳墓而寧其家非從容進退不汲汲於富貴者其孰能之乎事畢戒行來別館下余與其父僉憲為同年每過郭氏必置高座視彥暹猶吾子其何能已於言余聞以吏選升者必領喉舌之任案牘之所經百責之所萃勞孰甚焉然惟清慎勤者足以集事不清

則汨於私不慎則失於縱不勤則曠其職吾子其戒之余又聞前代有由吏選歷守令入風憲而躋崇階者彼沉於下僚老死而後已者皆庸才也吾子其勉之方今聖人宵旰求賢旁招俊乂美譽有聞不循資格彥暹如以余言為然戒其所戒勉其所勉則必有不次之擢僉憲將無憾於地下矣吾儕老人不亦與有光乎

送范秀才序

水利之在天下其功最大然所以成其功者惟在乎得人焉不得其人則倒行逆施叫囂隳突使上之情不得以孚於下下之情不得以達於上以其所利民者而反病乎民矣一得其人則勤民而民不擾勞民而民不怨聖君之旨意既大明於當時聖世之德澤自旁流於天下若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斯無惡於人矣今大學秀才范德常典水利於泰和斯所謂稱其任也德

常謙遜而審密恭儉而有守畎澮溪壑一循舊人之所擬而未嘗變更丈尺深廣一遵在上之所定而不為增損工力遠邇一由縣官之所遣而未嘗移易興事之日民歡趨之德常單騎一童與從官父老往來其上作其勤戒其怠者懲其不如法者未及期月厥功告成基址深廣土石完固過者稱歎行者喜悅荷鍤訖功而歸者歡呼載道歌謠四起莫不曰為吾民建無窮之

利者聖天子使吾民拜無擾之賜者范秀才也非得人而能之乎使天下與水利者皆如范秀才則何患大事之不立使今日爲使者皆如德常之能事亦何患善政之不行哉昔白公引涇水史公引漳水以利民皆見於歌頌載在青史吾將鋪張國家之良法與秀才之美意錄於縣志與時上之史館德常不徒有功於今日亦容有警於後世也醫士任敬立皆從事於水利者

備言其美余故序以爲德常東歸之贈云

贈郭慶守歸耕序

郭慶守耕於栗原之上數歲皆得年歸而以俗其友人蕭岐曰子知耕之道乎今夫耕必盡力於人而責報於天也然吾觀今之人耕而鹵莽之耘而滅裂之故其得鹵莽滅裂之報者宜也吾之耕有道焉吾治其耰鋤庤其錢鎛而田萊之荒穢者無有也吾修其防庸時其啓閉而水旱之爲害者無有也春雨時降載陽載陰起而視之而吾苗已戢戢矣或耘或耔曾不幾時又起而視之而吾稼已栗栗矣故吾數口之家所以傲然於環堵之內而無復寒餒之虞者耕之力也今焉畢稅於官方將蒸其鷄豚育其沼沚醲清泉以爲酒採山蔬以爲茹乘閒觴詠惟思所適而世之所謂是非榮辱者無累於吾心若是者方之南陽莘野雖不足以擬其萬一然

由此脫去外累不爲物役優哉悠哉聊以卒歲其亦庶乎其可也夫可爲而不爲者失其時者也不可爲而爲之者失其身者也故丹朱其轂曷若偃息茅茨之爲安隕身大貨曷若服勤田畝之爲樂也且子亦嘗有志於當世矣然既不開進而有以利乎人退又不開有以爲已之利其視古之兼善獨善者又何如耶余有味乎其言於其往也贈之以歌曰東原之區今惟子之

居兮既適而幽樂且無虞兮東原之丘兮惟子之疇兮既沃而豐樂且無求兮又歌曰東原之上兮惟子之往兮毋往不來余心所望兮

龍氏書屋詩銘序

龍氏舊有書室藏書甚富遭兵火蕩盡君子固惜夫斯室之燬然尤慨夫古書之不可復見也後幾年而作室之孫致雲示余以所得詩銘凡六首作銘者二人其一則梅南劉中孚嘗爲辟

往清苦有操行者也其二則癸酉進士曾貫傳道丙申進士劉楚子高皆有聲場屋者也作詩者三人其一則癸巳進士楊植思永以孝友聞鄉里其二則王氏子沂廖氏自彊皆以齒德領袖於鄉校者也余讀之再三不勝今古存沒之感中孚之消息不相聞子高則高蹈遠引使人不見者三年矣傳道死王事且無後若子沂思永之墓又多宿草矣今巋然靈光者惟自彊也山川寂寥老成衰謝暇日游從無與適閒惟過廖氏談少頃而已余安得不悠然而有動於中也然數君子之知名者猶幸有文墨存向使軒冕而富貴則摧謝之後不啻飄風好音之過耳矣又安得使人傳誦以至於子孫哉龍氏代以儒術教授於遠邇今至於致雲不知其幾世也其屬余序詩銘者一以見前人之作室藏書使其後有所承一以記諸君子之立言使其傳有

不泯於是書室雖燬而作室之意不毀矣古書雖不可見而藏書之意則可見矣其品題於斯者亦悠久如一日也若致雲者其用心遠矣哉故序之而錄其詩銘於下方且以志吾感慨之萬一云

贈羅敬敷序

羅氏所居當西昌闤闠之通衢往年敬敷家務時常招致四方醫士館穀之不問歲月資餽遂

得治日之良法焉常居善藥㕉上劑以應人之求者不衒能不矜名不施鍼治隨其冷熱虛實而藥之無不愈者或往來城市阡陌閭閻佩其七筋藥物以隨遇有病者卽施治之故相迎者常不絕於道路歲在庚子其居厄於兵火圖書玩好皆蕩盡獨醫經藥囊不相失其後兵駐西昌敬數避地於贛走龍南上流之地數百里遇灘瀆要害處雖日用器物必棄去惟利濟之具

不忍捨蓋其所好出於天性然也軍旅旣定歸數完其家以歸因出其向之所蓄善藥上劑者所濟尤衆余時敎授龍氏於敬數有朝夕之好勸其服勤苦甘儉約雖甚急不以芥意及求醫者至鬪叩門剝啄有聲卽迎候之然世衰俗薄少愈卽削跡或不致毫髮之意焉余嘗謂敬數學醫術不繫人以生死若傷癰疽者使有後復乃使人少愈卽削跡不致毫髮意亦獨何哉敬

數曰是所謂盡心者若斯言也其不庶幾於君子長者之言耶昔東坡以王彥若施鋒鏃去翳爲有道余於敬數不知當何云也惜余年日邁學日不進不足發揮君子之盛德厚道然浹於聞見卽喜談而樂道之使敬數遇東坡其人藉一言以奬掖噓拂之其譽豈止州里而已哉然遇不遇未可知也其子遠嘗從余游頗賢愿當食其父忠厚之報羅氏其終有後乎因序其說

以爲敬數贈云

送羅子理序

子理將别余赴春官其來益密覘其意以爲吾病且廢恐不得相與雲龍上下而余亦自恨如此子理必游宦千里外恐遂不能一朝見也由是二人者皆惻惻不自釋因思往年未病時同志慕科第者何啻十數輩往來里閈談不絕口雖余亦挾氣自負如子理灼然可中者皆藉藉

有聲斯文間今老者已矣少而壯者咸致身青
雲之上惟子理以學校故稍後向使子理無意
學校則久已去矣此余之私幸者以子理未去
可交也今年秋子理復掉臂不顧出領貢士獨
余抱病幽憂抑鬱日呻吟乎几杖其視諸君子
之高舉遐翥者不啻蛙坐井中而時仰夫飛鳶
之在天也如斥鷃藩籬而竊睨夫鯤鵬之變也
徒心想足跂而神交意慕於千里之遠也亦何

竊哉亦何爲哉然有以自解者古人之心蘊在
彼猶在此也道之將廢也歟已之廢猶人之廢
也道之將行也歟人之行即已之行也吾知道
之行與不行耳何彼此之間哉子理明敏高潔
有才識吾知其上於春官發無不中其仕也必
能存古道於當時寓聖賢之意於簿書期會之
際則道之行於子理者不猶愈於吾乎子理行
矣因風有便惠我好音明年過京師見往時同

志之士幸出以訊之

送楊起予序

二十年前西昌談舉子業稱尚書第一者必曰
楊用霖氏楊氏世科以易春秋進獨用霖有得
於書其論議出口若懸河注水汨汨不自已也
若角勝聚訟不肯少下於人也其文詞寬裕優
贍又若重湖大澤般流會滙而不見其涯涘也
余與楊氏通家而去用霖猶咫尺故得與斯文

之好而竊裨其萬一焉時起予甫總角朝夕左
右無倦也聞論議之至輒掩口微笑若有所得
用霖指之曰是子必世吾業也人無間於其言
用霖雖以儒術經義聞鄉里然嬰拄有司再戰
再北豈其力之不足哉命也兵興以來老成衰
謝顧瞻用霖之基宿草靡然使人不勝感激乃
今及見其子起予以其世業出領貢士易若拾
芥豈用霖之學之效眞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

孫哉亦命也余於楊氏識其父祖子孫凡四世往年用霖有聲場屋旣不得與之偕今其子致身科第又不得與之茍壯不能師其武於前輩衰不能掩其美於後生其於人世當何如也至是起予將赴春官不以余衰病求一言為別余惟古人以少年登高科為不幸非以其成之速懼其學之有所止也吾子其去也而務學哉學足以明善而後聖賢之道國家之法盡在是矣

如此而後無忝於世科也無愧於家學也無負於余言也是為贈

送鄧原貴序

嶺南鄧原貴以吏選來西昌計其所歷先後凡三十月矣法當由縣躋府然而上官奇其能同列服其知士民感其德強而留之者又數月不得去君子謂原貴非有得於上下之心者不能也旣而大府聞其賢檄縣毋得抑遏使自達縣官聽之其登大府佐賢太守視事儼儼馳聲譽有日矣然原貴方恬退自守浩然有歸志君子又謂原貴非有得於進退之道者不能也往年郡從劉崧子高原貴聯吏曹其造請迎送有禮余時力疾出祖於東門外原貴方割鮮置酒延寓舍士友列坐莫不劇飲盡醉若平生歡酒酣原貴復舉杯為壽歌大江東去一曲使行者無憫憫之色而余亦不覺病臂欲舞是豈尋常文

墨筐篚者能之乎是豈上下之心不忍釋去而進退之裕如也今原貴以戒行來別其用舍行藏不得而知所可知者朝廷方不次用人求能吏以濟天下之治若原貴者其果久於閒曠之地乎吾知原貴固無求於時而時將不能以釋原貴也乃為之歌曰嗟哉兮梅關白雪兮滿山長劒兮歸來思美人兮不得聞歌畢書以為別

送葉副使序

葉叔昂氏以儒士不得巳而起旣授官西昌酉其妻子會稽以養其母者凡三年未及迎養而母卒常戚戚焉蓋人子於此始無所用其情也茲非儒者之行歟及其將東也凡府若縣之相知者莫不齎咨歎訝不忍別去莫其復職又數月而後往蓋其上下之交無所乖戾者然也茲非儒者之政歟吾聞會稽佳山水多昔賢游集之地故其士君子莫不好儒而敦行博雅而有

文若叔昂者亦何可多得哉叔昂歸會稽其爲我訪鑑湖一曲之處復有如昔時黃冠野服棹酒船以歸者乎何其人之多幸於當世吾將聞之以愈吾疾也

記

友多聞齋記

士君子局於謏聞寡見拘於私智薄識者必其所友之不廣也夫巳之謏聞寡見固然矣使復得是人而友之不亦損乎巳之私智薄識自若矣使復友其人而從之烏能益乎故聖人謂毋友不如巳者又曰友多聞不如巳者損之謂也友多聞者益之謂也豐城藍亦謙氏名其讀書之齋曰友多聞可謂善求益者矣蓋天下之義理無窮在巳之學問有限能得夫多聞者而與之友焉斯不亦廣其所未聞者哉昔者仲尼[illegible]禮於師襄老聃歐陽子亦謂與故於原甫貢[illegible]

古之聖賢猶然況於是君子乎亦謙居於是齋蒔花種竹焚香瀹茗日延多聞之士與之商搉古今談論事變評議人物擇其善者而從之其爲益固不可以涯涘矣抑孟軻氏有言友天下之士爲未足當尚論古之人夫古之人且不可見安得與之友乎然其言行政事載在經史吾自禹貢職方而觀之以至於河渠溝洫而天下之地理可得而知矣吾自周官儀禮而求之以

至於傳記書志而古人之禮樂可得而述矣凡學皆然斯不亦多聞者哉故吾爲亦謙記其齋使藍氏之子孫知求多聞於今之人尤必求多聞於古之人不然則口耳而已矣

祺社圖記

右沈士元所畫祺社圖一卷一人巾插雉羽舉小旗前導一人張胯力舉大旗二人以肩共舉之一人擎鵲執秸竿若將有所向然一童丱而

鳴鉦一童短髮靴太平年小小旗舞於後腰鼓者二人一向一背吹二人拍一人一人袒而上下手鳴鼓一人插竹枝於巾傴而鳴柄鼓一翁拽杖繫匏舉袖舞一翁醉而舞一人坦腹戴華陽巾置杯尊於地指呼若將酌之拍手而歌笑者三人兄姊提童幼者二人翁持杖者童舉香紙卜珓者一童啖餅而引牛老嫗冠簪瘦頸騎於牛背一翁冠面結巾衣員領乘驢若夫婦然一童舉旗有纓肩食具盤合者一人肩瓶尊豚蹄豕首者肩布囊雞鴨者一人巾瓔背破筐提籃負杖攜刀杓椎草若治庖者凡三十有四人皆極村田之樂意古昔農人祈年於田祖以社以方者歟此淳俗也十八年三月余自平涼南歸阻泛漲留宿妙濟觀飛霞老仙出以見示觀其衣冠老幼攜持嬉笑奇形異狀筆不重出畫者之工若親見之飛霞愛重什襲所謂好古博

雅君子也余亦歎羡不已因爲記其名數形似狀敘使有工畫如士元者由余言作之則人皆有此圖而可以見古風矣飛霞俾錄於卷後遂書之

慎齋記

慎齋者福建幕府進士唐奉先之所居也慎者士大夫百行之源齋以慎名君子韙之進士泰第時嘗有志於斯世及其登第則受命於廷擢

治乎大藩籌書之先後寄焉民生之休戚係焉吏治之得失在焉其可以不慎乎及其能事既畢而人心服之復命於朝而大子悅之皆慎之力也既而官於京師從事於都府上下承接出入啓覲然猶未盡其美不慎而能之乎今年夏四月余領福建考文之聘及期而至則進士之官於幕府已數月矣剸煩治劇之餘送往迎來之際維持文場綱紀其事勵以法制余已知其

爲能慎之君子然聞其又以二字揭於私第齋進士之心志於慎宜其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既撤棘乃以慎齋記爲請余惟帝王之道聖賢之學未有不由於慎慎者人心之所以有守也天理之所以常存也書之兢兢業業詩之小心翼翼亦帝王之慎乎大學之誠意中庸之戒懼慎獨非聖賢之慎乎人之一心慎則存不慎則放天下之事慎則治不慎則亂而况於居官者乎而况於處喉舌之地者乎詩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慎之謂也

銘

劉吉翁墓誌銘

歲在戊申夏五月友人劉清乃能歸其父吉翁先生之骨於贛將以七月十五日與其母合葬於城北之梘原未葬先狀其行俾余誌於石劉氏之先相傳爲東漢校書向之後五代時有以

翁轄官於吉者因家焉先生其十八世孫也曾祖諱某字德夫祖諱某字宏叔父諱某字庭蘭皆世爲儒家先生諱吉亨通詩習舉子業預擬全經破題三試不復選遂大以其學敎授於人然居贛之日爲多淡衣大冠怡怡唯唯學者爭師賓之至正十三年癸巳六月初九以疾卒於贛之城南蔣氏賴其弟會翁猶子與進與其徒斂葬於益岡嶺先生爲儒性仁厚不爲事物侵

奔家貧喪祭不進禮教養孤弟有恩事母孝先娶周氏生子華保不期歲而母卒繼娶文溪曾氏諱滿字嗣徽提聚與齋之孫克相其家撫華保如已子華保提領能南醫學後先生二歲卒曾氏有子三人長環珠次觀佑皆蚤卒其季淸也女一人適陳允源甲辰兵亂淸舉家避地木南間關道路其母以七月初一日卒於田北喪葬弗如禮至是克合葬焉淸通敏好文詞能世

其業然未有子先生享年六十有六曾氏享年六十有八先生自殁至返葬之日凡一十有六年銘曰生則同室死違其鄉孰如其私卒同其藏是曰有子刻銘於丘以永千祀

耕讀齋銘

惟耕之餘廼讀其書惟讀之暇廼可以稼我田伊何匪蔓匪蒿時之至焉春雨如膏我負其耒有覃其耜播而種之黍稷薿薿歲維有秋廼豐其收斯倉斯箱盈車盈篝方其似載有佚斯樂我驅我牛書挂其角及其既種弗敢自如理我荒穢帶經而鋤百穀告成如茨如棟三冬之隙文史足用我相昔人孰與之俱有莘之野南陽之廬治心如田有得如稻惜彼寸陰無使草草暨陽之族五檜之賢爾耕爾讀視我銘言

墓表

鄧節婦墓表

節婦姓王氏諱了眞同里士人鄧心遠妻也至順元統間岐之先君子與心遠偕筮仕嶺南既不果遂各以其學教授南海上節婦事心遠父唯謹其子彬生未晬也後先君子没於文丞相就擒之厓山寨而心遠亦以其年死廣州節婦聞訃服喪過哀執婦道尤篤賴先君子内兄廖取厓山骨併心遠以歸節婦具棺衾葬心遠於鄧氏之兆紡績織絍以養老慈幼終其身方心

遠死時彬甫罹亂後數年余為童子師於安成彭氏比歸則聞彬巳就學矣又數年則聞彬治尚書與吾同經矣皆節婦力也然彬亦善事節婦矣與以來母子挈挈相保節婦不見亂而沒天相之也時癸卯六月十五日明日卽葬於北門原既葬之三年彬來告曰彬不識父賴母教母嘗訓家不必富要能承其先身不必貴要不辱其親朧彬佩服斯言然使不能表暴大節尤

為母辱也以先君子與節婦之夫其去與死及返葬皆同時知之為淚抆泣而識之節婦夫去時年三十死時年六十一銘曰嗟嗟節婦弗違其夫以事其親而長其孤惟今之世孰有如節婦者乎我銘在茲永永弗渝

書

與劉三吾書

僕自往歲得仰挹淸光時聽至論快意未嘗拜別之際又蒙謙接許奉音問言猶在耳感佩感佩袁子回備審榮進上階懋膺多福蓋翰林之所倚望斯文之所瞻仰非老成其誰屬之忻喜踊躍殊慰瞻企令孫此時學必大進內承祖訓外習典章後生少年正宜培養僕歸老田野日就衰困追思往時侍教玉堂觀光金闕何可復得徒爲兒子畢丁之累而已因便謹奉問起居友人康宗濂府官辟充山東訓導將就試惟與

進幸甚未涯晉聆萬冀以道自愛爲國家重不備

復郭敬守書

往歲得侍教於江漢之上後科復闈中皆忝首座不辱交契使來備審履候康裕中表納福甚慰甚慰區區前歲被徵考校經書留宿會同館每早趨朝退與諸公會於翰林凡四閱矣蒙恩過分賜宴再三賜衣被鞾韈與道里費有詩云

自嗟衰老日驚喜異尋常對酒黃金殿論文白玉堂遠道無可發笑姑寄此耳餘生倘假數年得及尊兄致政之日握手一笑何其幸也然亦安知其不然令孫赦生頭場已成護報未涯背晤千萬保愛以迓餘慶不備

傳

蔗境翁傳

蔗境翁者京口人也字光遠姓顧氏少有美質

性樂田野及長益峻茂好與其類赤立尚奇節嘗曰士生斯世當以寸長利天下立聲價以贍炙人口安能抱負勤苦與草木同腐乎由是益培植務根據嘗試吏他吏有荼毒呫噬於民者翁毅然自守不與物忤人無小大貴賤見翁輒舉首迎笑列於上齒疊疊不厭幸相鬪其美薦之於吏部吏部試之果然擢佐江西理問幕理問職讞獄佐其幕者多深文刻苦民罹其毒惟翁以恬素擇履居喉舌之地事不當讞則以甘詞進於執事執政雖怒必茹納之既三年其美益著朝廷拔其材拜龍陽知州翁至官蘇渴潤燥民啗嚌感惠又大悅未三月改知太和州民歌之曰蔗境翁龍陽來民見翁何美哉昔苦甚今甘回蔗境者翁所自號也翁嘗言仕宦當如顧愷之啖蔗由尾至中漸入佳境故自號蔗境翁云贊曰學士大夫生草野間多挺拔秀異鬱

暨兵興承雨露恩往往變其節以納人於彝[illegible]穢矣若蔗境翁者亦醇厚之士哉跡其行事率皆入人心腹使人稱舉不絕口謂之蔗境有以也夫

義象傳

客有自南京來者言元棄宗廟其園中有馴象乃世祖時貢物也於今垂八十年累朝幸上都以象載御寶導駕及本朝兵至城陷主將驅之

南行象跳踉頓足不忍去既出城兩眥汪然涕下自燕至南京道上皆躑躅歔欷不自已既至象奴令拜今上皇帝象不拜奴以其言訴之謂天命改矣北朝皇帝無矣今上皇帝乃眞主也速拜象又不拜奴曳其項强之象捲奴鼻端擲之空中以牙承其墜刺殺之象斃於亂鋒下夫象南獸也而投之北方至寒之地宜日夕唯南是思矣今乃以八十年豢養之恩甘於其地而

不忍棄象之性亦仁矣哉其意豈不以爲昔也見京師城郭宮室百官人民之盛承主上眷顧寵任之隆所職天子之重器其居有常所食有常數八十年非一朝夕比也今雖氣運更革忍遽棄之耶且象與奴皆自南而北也其出寢食與奴偕起坐拜跪舞蹈俯仰之狀惟奴是聽蓋八十年於茲矣宜其無一事與奴戾者一旦自北而南奴拜象不拜有言象不從其言其意又豈不以爲昔自南而北奴之言既如彼今自北而南奴之言又如此何反覆不忠之甚耶奴言其可信乎雖不聽可也是其心又類於篤信有守者之所爲也及其殺奴也蓋亦以爲奴既不能以禮自處乃欲以無禮處我奴罪當死其忠義之氣憤發於切齒怒目之表故雖殺奴而斃於亂鋒之下無悔也是又非不智無勇者能之也象之所立如此謂之獸可乎吾於此有所感

矣昔魏明帝徙漢銅人於長安銅人爲之垂淚唐玄宗有舞馬及祿山陷長安得之馬堅不舞蓋忠義之氣貫於金石雖獸亦不可忘所自也嗚呼金石頑鑛物也馬賤畜也其至性感發乃有若此者象之智不亦有賢於奴乎若是雖謂奴不如象可也象之事信有徵故傳其事以諗來世

假雷傳

假雷者不知其姓名鄰有美女假雷心欲私之誘致百端終不能得女旣適人假雷坐臥不自釋聞盛飾經女家不一視旣遣挑而淫者往說之米粟金帛唯所欲女不以貧窶易心終弗之從一日假雷者召俳戲作斧鑿翅爪具客市藥談之藥莫天變入擊其夫而事弗覺也一夕風雨晦冥假雷服前具候雷震遂排戶入擊殺之女以爲眞雷也伏地泣告不敢動假雷從容巳

出不旬月使人求娶女女志弗改假雷求之愈急女覗夫死無子且弗知其殺也許之數歲生二女假雷覗女久且悅巳從容戯之曰若忘雷擊時所云乎女曰若安知哉假雷誦之甚習且曰此吾篋中雷也女啓篋覗之果得其所爲斧鑿翅爪具女心動然不形於色假雷往外女訴有司遂殺假雷議子曰世率言雷霆之威凡叛君父慢神明者聞之莫不震恐倖免然乃遺於假雷乎當是時女之大節明甚若人者假其威殺人之夫而奪其妻雷果安適哉故曰大威之下大奸存焉善爲威者當不在赫赫也余聞劉宗海云

箴

言箴

汝勿爲直直言忤人汝勿爲忠忠言危身惟忠惟直愼其所投投非其人彼反汝尤懦者藏器

謂爲汝容佷者愧之乃速汝凶由偉之言激以爲德曾不歸汝益肆其惑銘汝肺肝庶幾自警汝如不懲不如無生

欺箴

人而欺天謂天不知汝曷不聞天高聽卑人而欺人謂人不疑汝曷不知人各有私天人之間昧者幾希凡欺之言祗以自欺無用之辯達者後之有容之量孰校其非不以其迷祗益其譽

嗟汝勿欺念兹在兹

哀辭

吳訓導哀辭

予羽居邑庠者三年弟子安之士友敬之邑大夫皆禮之今年六月以飲酒冒風暑得疾服凉劑少愈既抵家病如初乃進熱劑灼艾以卒後數日士友聞訃者咸痛惜之邑宰爲之頓足傷悼不已先是其鄉多病熱有死者人畏惡之予

羽葬之日無敢執紼者嗚呼子羽之死果若是耶其果死於鄉人之所畏惡者耶毋乃先凉劑後熱劑而有失於其間耶其果莫之致而至者耶子羽病時欲歸余曰不足憂也既少愈則命工裝潢所錄韓柳二集其笑語應接猶平人也使子羽不歸庶幾其不死耶鄉人尚鬼其子不更事無乃有莘於請禱而委醫藥於人以致然耶其然耶命耶人常患不謹於己而聽於人不盡其道而委之於數此余所以爲子羽惜也哀之以辭曰嗟乎子羽人莫不飲子飲得疾也人莫不疾子疾何革也謂子無歸逝得而繫也子之云亡咎將誰執也德人引年胡奪之亟職敎在官胡其廢職思樂泮水了適陳迹予不見兮我心怛怛來者其誰逝者之咸嗟嗟子羽九京莫起相見無日

劉快軒先生哀辭

先生珠林世家先世以科第致身者三十餘人先生亦嘗習舉子業以取士頗俠而競之者衆一再試不偶輒棄去縣珠林徙城東隅遷陋巷以入室甚陋家甚約然無一毫芥蒂於中客至輒迎笑延茗飲再四不倦或酒數行危坐高論無虛日來者各滿意而去知先生曠然於懷又所居距快閣咫尺登其門者如登快閣故美其稱曰快軒先生先生長不滿六尺方面而長耳

閉戶而寡嘗色黎黑素衣鎦笠其行于于務以
正己格物爲事有以書幣延致師席者不問道
遠邇輒求書戒行李以往或終歲不抵家里之
士友樂聞先生之高論而不可得也皆待先生
之歸輒盈戶塡室先生出其所著述以娛客其
集有中鵠汲清其文辭端簡嚴重務爲老成語
不與世俗爭靡麗來者競觀之有不得觀者坐
而聽之皆忻然若有所得余時以姻戚子弟日

至其門先生延客坐三子玉立侍側其學與齒
皆出余上使人若鍼砭芒刺不可頃刻留也然
先生忘其年而與之交融怡洽浹喜談而樂道
遂安之焉談者皆曰安得先生久居鄉里使人
有所依托得屬饜於其言也於是以其名聞鄉
大夫大夫禮羅先生於鄉校學者趨之尤是士
友之游學者益倍於先生之門未幾壬辰之難
作而先生以疾歸珠林脩然而逝矣先生歿後
而里之遺墟居數者不可勝計先生獨不見亂
人之報施善人者固有在也先生誠足以睦宗
族學足以惠朋友行足以敦清俗使先生不死
不遇世亂則其所漸漬造就而可測哉余與其
中子楚相善尤篤知先生爲深能無哀乎系之
以辭曰出自東門兮我心孔悲悵哉先生兮余
將曷追念彼昔者兮來把光儀其中申申兮其
言怡怡勗於後生兮惠以好辭人飽其德兮獨

獲所歸有美世家兮秀鍾佳兒玉立鼎峙兮儀
余愧之謂仁者壽兮胡不慭遺有德有言兮藹
弗及施老成衰謝兮余將疇依瞻彼珠林兮喬
木雲齊世業有傳兮厥聲四馳懷哉先生兮欲
見無期嗚呼哀哉兮悠悠我思

招魂些　爲廖寶齋先生作

悲德人之云徂兮忽復遭此亂離胡一坏之墓
保兮恍尸解而難追彼孝子之掩藁兮慨獨棲

夫裳衣恐魂魄之退逝兮命巫陽以招之陽曰
吁嗟先生曷歸來乎故居些禾川以西豺虎所
都些石門嵯峨巉險不可踰些瞷目齧齒食人
以肥其軀些蜂虺蟻雞莫爬梳些嗟哉先生無
西是娛些昔臺以北虺蛭之間些妖風毒霧莫
敢觸於此些嗟哉先生無北是如此東固之東魑
魅所巢些山鬼特嗥嘯劫爲虐此風號雨嘯日
羣呼些魍人精魄伏草莽以須些嗟哉先生無

東是徂些章貢以南岐巖所趨些灘石齒齒敗
舳艫些蠻煙瘴雨杳不見天鬱孤些曾城巖巖
竿人頭顱些嗟哉先生無南是圖些九關之上
陰曀莫祛些機槍枉矢燭天之衢些天狗舐地
血流成渠些帝閽不可叩渺風不可度些嗟哉
先生無上是謀些九京之下白日莫睹些人身
牛首執戈殳些淵陰沍寒慘不得以舒些森人
毛髮竦肌膚些嗟哉先生無下是徇些吹塘之
原翁所家些佳城鬱鬱昔藏諸些茸故就新餟
鏝朽些念彼昔者協於龜書些陰陽適均地坦
以腴些岡原膴膴播秔稌些清流活活富菱藻
些翁適而安恬以愉些春雨秋露時沾濡些季
子童孫其來于于些盤有嘉殽餅餌盈壺些再拜
俯莫酌以清酤些孰與若敖騶桑之大些里閭
咫尺邇闔閭些登科之路世亦儲些冑堂冑欃
辟翁蕪些禤月之樓度羅書些世祿之堂動竈

爲些魂兮在茲其來須臾些魂兮歆茲於樂
些池有鮮魚畦嘉蔬些嘗羞以時俎豆孔庶些
翁有老易識盈虛些翁有左氏評賢愚些歆無
非類祀不諂諛些昔藏也安久弗可渝些上下
四方渺愁予些吁嗟先生尚歸來乎故居些

跋

跋蘭亭梅花帖

余少時嘗習蘭亭梅花帖於剝落中愛其淸婉

遒勁如繁星麗天雖雲彩散亂而光燗自若乃右軍得意之書今觀此本與家藏無異蓋蘭亭贋本最多獨真者過眼自別也甲戌九月識於翰林院中

跋陳有實所存先世行狀墓銘

姻兄陳有慶有賢子曰仲述示余以其季父有實所存陳氏先世行述墓銘詩文若干篇余讀之再三百感俱集仲述之高祖菊存行狀一篇

乃鄉先生嚴元友所述也仲述之祖以道行狀一篇則吾表叔楊公平所述也元氏之儒宗鉅公吳草廬作菊存墓銘揭學士曼碩又表其墓崇文少監周伯奇又爲以道墓碣世遷代革前代之名臣鉅老罔不可見而鄉之前輩如元友公平二先生安得復生於今日使學者有所依歸乎此吾所深恨者也陳氏世爲儒家至仲述之曾祖梅村翁始大五福俱全三子皆仕進鄉族榮此如有慶者亦自許科第可立致孰知元運始衰而陳之三子一父兄諸孫皆零落殆盡豈非氣運使然耶有實從事帥府之時錄此卷之廣東而真本則藏於家亦欲張大其家聲以顯揚其先祖豈知其有今日耶及其攜此卷以求試院諸公題識也其意亦以爲家道淪喪恐先世遂泯滅無聞故欲求之於今日又豈知其遇禍而竟死耶其身既死其妻配他人然能便

還攜一子併此卷訪其夫家而歸之吾意當是之時心肝痛裂欲哭不可山川有知必將斂光霽而增慘愴矣大丈夫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有實之禍天乎人耶此吾所尤恨者也洪武八年十二月題此卷畢不覺老淚交下

跋郭餘慶舉狀

右郭餘慶舉狀一通乃至正十六年州升之府而通府官所連署者也距今二十一年矣是歲

吾州中舉者二人歐陽銘日新劉楚子高皆以詩頁獨餘慶書經不偶於時衆皆惜之未幾科廢而世代亦更革矣後十年子高飲於府城酒肆中得故紙餘而觀之乃所以舉餘慶者也爲之愴然因袖而歸諸郭氏子高之心蓋亦慨夫餘慶之不得並舉今既無意斯世且使爲郭氏子孫者幸而見之如其爲專門之學則必思所以無愧於其先矣又十餘年餘慶閱書篋中出

以示余使人愧感交集因思前代盛時江西舉者四千餘人而吾廬陵居三之一披沙揀金金固不多而揀者自倦矣其得失詎非命耶如此紙者汗牛充棟滄桑之後流落人間至於他用者知復何限僕少壯時亦兩舉不中僕之姓名家世在狀中者或爲人覆醬瓿曼牆壁拭几抹墨皆不可知獨餘慶以子高而僅存者豈偶然耶吾家先世有舉於宋者其誥軸付身解據舉狀雖百餘年猶新蓋前代之故家文獻其所藏皆如此今不肖既不能如先志矣爲郭氏子孫者尚什襲之哉

跋楊子初所藏宋誥後

吾先世家柳溪閭長者言與楊總管居第相對望每想前輩之流風餘韻欲執鞭而不可得今年總管之孫子初教授邑庠示余以宋理宗所賜禮部尚書楊棟知貢舉手誥尚書即總管季

父也雲章爛然能翔鳳翥伏而讀之又知前代人主遇大臣之厚士大夫得君之深至於如此也崇尚理學自宋理宗始尚書對揚天子之休命卒能理學之行自宋迄今不廢其事驗矣宜乎楊氏之子孫寶而藏之也

伯升少時即從家太常熟聞先公正固先生行誼山立文章辯濬遺世不偶隱居栗里雖名在元愷之列而華門蓬戶晏如也及恭逢

明盛身膺蒲輪乃布衣詣闕論事殿廷之上衡材闓楚聲實懋著儒者之遇可謂盛矣而公恬澹自守聊副敷求即賜懷丘壑

高皇帝亦不違其意賜老於家猗與休哉何風之隆也公平生肆力詩文著述甚富歲久散逸先太常思購其全故鄉重梓行　伯升　媿匪負荷且身經亂離懼公之集終泯而弗傳也因汲汲奉其僅存者鋟之梨棗以示後嗣

而垂久遠云公子即先長史公諱用道以經明行修　朝廷辟爲靖江王傅賢良方正是以家稱令子而國名直臣誕生宗伯良有以也所著有仕學齋詩文五百餘篇惜皆散失惟存公手書自誌今附先正固集後以見公名父之子名臣之父文章德業不徒然也裔孫伯升敬跋於師儉堂

正固先生行蹟名實三君子述之詳矣至詩之力追中盛文之下上呂黎三君子論次無一語及之何哉豈真觀見楊子雲祿位狀貌不足動人抑過自韜晦不願以文采表見甘没没終也嗚呼彼名滿生前如東里西涯大著作具在後世復有子雲必能知者余奚贅

吉水後學施男跋

坦行先生自誌

靖江王府右長史藺用道以永樂三年七月得
風痺疾五年正月病日踈其啓於　王王命養
病於官辦望免朝用道以寵命難勝恐一旦弗
可起乃治命其子腓睇萬一不幸必全歸於家
從葬於先大夫先宜人之墓下且安厝故妻康
宜人之柩於左預治繼室彭宜人壽藏於右皆
從申山寅向凡葬無用僧道鼓樂且撤其費以

庚壙淨槨爲善復自誌之用道諱遵故齊西昌
侯叔謙之後宋衡山縣丞森之七世孫高祖古
山公曾祖靜安公以儒雅名廬陵在有元盛時
俱韜匿不可致祖方平公淵翻經史丁世亂弗
耀父正固先生以文行名天下山立石分動合
矩度受知　大明　高皇帝上十便書力辭
潭府長史往教平凉既而以校書　名歸尋奉
恩賜老於家用道幼潑潛不羣侍正固先生讀

書三華山下先生嚴毅方正從游子弟常不遠
千里至每示子曰父子責善而至相夷是無家
教也周公以成王移撻伯禽伯禽敢喘息哉用
道領悟不少懈母陳章羅氏仲素之後最鍾愛
一子而激勵多方故用道未嘗怠學年十七授
徒里中以明經博洽聞尤持論直所至少不合
即棄去人服其教而高其義饋粟盈倉以畢丁
得終養採山釣水獻旨貢新娛侍之意愛日之

情議如也比親終服闋徵辟交集有自畢丈以
訓導聘者雖強之不應吉郡守朱仲智發源令
鄒以信交以明經行修薦之擢官　王府嘗講
昭鑒錄因進啓曰臣聞修學好古處家爲善此
河間東平之所以流芳百世也淫戲無度棄德
慢賢此劉賀楚戊之所以遺臭萬年也孔子曰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願　王以間平
爲法以賀戊爲懲則家國幸甚三十五年七月

改授諮議九月陞右長史奉議大夫尋蒙 朝
命召入內館校 國史實錄從需賜賚永樂元
年冬十二月二日從 王之國三年春二月十
七日至桂林二十六日遣奉 表謝恩於京既
歸尤毅然自守不校羣惱遇事有當白侃侃無
諱左右忌其剛峭欲以危機中之是年冬十月
十九日遣入 奏國用不敷下有司歲辦祭祀
用道進啓曰祭祀者尊祖敬神之道難於使人

代備之在古禮必躬親之之國之初權宜付之
有司事出一特不得已者今 朝廷有禁不許
領價科買所合遵守臣請散派軍校耕布黍稷
牧養孳牲定爲祀事歲計一以盡 殿下誠敬
之心二以遵 朝廷禁約之法庶幾神既昭格
國祚長久啓進事閣未行復改遣用道進賀正
旦未幾禮部果以祭祀違制下責長史司而用
道不與焉歸次采石舟失柁昏暮始達岸因儼

臥莫能起水入舟衾席爲透明旦左手足顫掉
病源於此而蹇蹇不推見府中用事者多開利
路爲容悅心甚憂之三年十一月初五日進啓
曰臣聞古之賢王以爲善而樂以納言而明不
以小善而不爲不以逆言而不聽且至富可得
而至貴不可得王者宮殿之高儀仗之盛貴比
天子僅一等耳此外復何求哉設以國用不足
亦當清儉自守以俟恩命若急求小利則干政

典而虧令德矣臣職居輔導賚進直言果言不
忠罪當萬死所深願者 賢王守 朝廷之法
順軍民之心以長保富貴至于萬年而臣下亦
獲善終耳且條陳切務其一曰齊體寶宗廟社
稷之主尤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長壽享洪福
今年病證四發蓋因起居失慎嗜慾失節所致
伏願 賢王加意保重釋憂疑息忿怒罷耳目
玩好之勞以去病源其二曰讀書學問非但所

以養成德性亦可以怡悅心情魏武帝讀陳琳一檄頭風頓愈況經史所載皆古先聖哲名言至道及忠臣烈士嘉謀善行玩味有得當心開目明長益精思非若騎射博奕徒勞力損神也伏願　賢王日坐書堂三二時容臣等得侍講論亦可節性少病其三曰鞭背之法　朝廷的決死罪方量用之蓋以人之臟腑皆繫於背性命所關唐太宗覩明堂鍼灸圖即禁鞭背蓋謂

此也今　王保惜臣子凡有重罪多行釋免尤當慎簡鞭撻以廣仁恩其四曰歲用草薪宜於荒僻逐時採辦不宜附近掌禁使軍民失利未免怨謗道路且掌禁之人又未免承風生事巡守嚴切或包占至界私爲已利乞行裁省其五曰建安屯種雖係事故軍人荒閑田土而校尉暫耕尤爲未便乞以　敕書內事理爲戒仍行護衛勾補軍人下屯給還耕種其六曰祭祀之

禮所當至敬今以典膳所買羊齋郎買小豬無知小人往往假此爲名在外生事造謗有失恭祀神明之意且軍校牧養孳牲定爲歲計良法豈不足用其七曰欽奉　傳制常川不離長史紀善講論古今近日內使傳令無啓本者不許入來臣等心不自安今既免早朝合令各官有啓事者俱於辰巳時赴書堂前許臣等亦得與聞庶盡公論其八曰凡差遣出外之人宜詳選

謹厚者今官員中尚有性不純直如百戶陳忠是也況軍校廚役又皆市井小人虛張聲勢詐騙計取事所必有尤宜設法關防啓進事稍中沮四年三月初五日又進　王門四箴曰臣謹按國史實錄洪武七年正月禮部尚書牛諒等定親王四城門名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　太祖高皇帝曰昔舜闢四門以廣天下之視聽納天下之善言善士今諸王惟

覩名思義以藩屏　帝室斯爲善矣臣得侍講
學輒推廣名門之意作四箴以獻亦猶唐張蘊
古之箴大寶也端禮門箴曰府之南門名爲端
禮南離垂光嚮明而啓　賢王夙興言行必端
尊其瞻視正其衣冠　祖訓有條銘於心骨國
典有章愼於宅袞明乃服命固乃藩維以嚴朝
會以謹綸祠孔聖有言禮讓爲國禮以治身敬
以成德內先親親外重尊賢治道益明王化益

宣體仁門箴曰府之東門名爲體仁東震布氣
與物爲春　賢王馭衆惟仁是體薰然慈愛發
乎豈弟軍給於民民守於軍在境內外一視同
恩恤其饑寒念其勤苦以宣　王章以謹藩輔
孔聖有言仁以長人上博而施下宇而親威毋
傷猛勢毋傷迫永植邦基措於安宅遵義門箴
曰府之西門名爲遵義西正金行訓以處事
賢王發政惟義是遵截然裁制有度惟貞上尊

朝廷下臨臣庶必審諸心必研諸慮一念之發
任察其幾一役之興在適其時孔聖有言義以
爲質慾勝則凶惠迪則吉行無或戾動必得宜
平平正路萬福是基廣智門箴曰府之北門名
爲廣智北正水行流通以治　賢王應物智必
廣周洞然四達無有隱幽邦事之繁何利何病
邦人之衆孰邪孰正事燭其端人鑑其情浸潤
膚受無得而行孔聖有言智者不惑內見旣明

何有差忒勿任小慧惟圖永終百千萬年國祚
益隆　王讀畢因問曰四門用仁義禮智於五
常何不用信用道對曰實有仁義禮智則信在
其中矣又問曰古今人何多好名與利對曰亦
自有清濁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東平河間
不留意聲色貨利而孜孜於爲善修學名留至
今豈非佳事毋進講書堂遇有疑難必懇懇引
證大義　王亦喜聽多質問之用道常以祿不

逮養凡遇內宴珍饈不忍醉飽品官金綉之衣
惟朝賀一用退則布衣蔬食足不出戶庭手不
釋書倫不耽遊玩不喜從宴會廣西民俗雜猺
獞持鈔粥市物多不售或請拘治之則一笑曰
事在有司非長史當問也因敎家人以辰飯巳
進午飯申進饑者易爲食何以殽饌爲且命妻
彭氏率其長子塱歸於家曰吾不欲以家累煩
清白況墳墓春秋忍失所託乎尤喜聚書教子

嘗得文獻通考手輯而記之曰太學板行親手
編次藏之家塾永遠傳示能誦能習承我續嗣
以借以鬻非我族類其垂裕之意如此用道生
前元至正戊戌十二月甲申自誌在　大明永
樂丁亥三月乙卯在官一無所積有仕學齋詩
文五百餘篇而已子六人塱朏昕晅晦昇女三
人先衆賢皆嫁士族孫一人順喜銘曰才不及
於經邦政不及於善俗然在職八年　王國安

而道無辱雖乏臧武仲之智而得孟公綽之不
欲是保全歸以從先大夫於楓山之麓也永樂
丁亥三月庚申日余自書惜眼昏掌弱不成字
也

書長史蕭公逸事

西昌蕭正固先生徵辟大儒以文章德業焜
燿於後其子坦行先生名用道遂於經術負
性剛直洪武間官靖江王府長史尋被名敕

國史實錄爲建文五年有仕學齋詩文五百
餘篇今存者諫敬八條王門四箴而已　叙伏
闕建文朝事練公子寧傳中紀北師渡淮中
外震恐靖江王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
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
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兩人子寧曰禍難
日迫我輩謀國之臣實尸其咎事已至此尚
不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覆取周公是修傳

觀之所載略同考其歲月實長史公入內館纂修時也嗚呼當靖難師起景隆兵敗天命固有所歸要亦謀國者不知人之過也長史公能知之又能率同志言之不以利害禍福爲秋毫顧慮公自誌有云遇事當白侃侃無諱諒哉公遺文百不存一此書有關國是足以見公之大而自誌暨家乘皆闕不載豈當時有所避忌耶 毅 亟摘而錄之告其裔孫孟坦行先生自誌 壺

昉使知先正行誼如此類者詎可泯沒不彰又知人以事重不繫乎爵位公所上大計書奏雖不得而傳後生小子當存其事蹟以警世之婾媚拱嘿者江左後學胡其毅謹識

雪厓蕭先生詩集序

新建熊文舉譔

余既序蕭正固先生之集矣正固聞孫大宗伯雪厓有集余取而莊誦之見其詩不多篇質直渾朴純任自然片語會心悠然愜適贈送之風肆好傳情之語清幽作而歎曰大儒之言純以粹德人之言莊且飭其謂是乎公世有明德起家甲第初任潛郎九載秩滿乃授司勳尋以大

臣薦出憲滇南入覲陞雲南右轄服闋陞楚左轄未幾有宗伯之命公所至盡心職業在滇南勦賊誅渠宥脅民服帖然雲南供給諸隸多驗額公悉裁去在楚省苗蠻相煽爲變朝廷往討芻糧犒士之費悉責有司公以公帑應辦而民不擾其最棘者起部下令民造船百艘公曰官積木累萬而賦於民非便請之部從之自是船造於官民尤德焉述職來朝於時遴才行卓異

者十人錫宴賜衣賜鈔公歸至楊村驛騎追還比至朝廷親擢禮部尚書未幾任南京禮部尚書焉余讀巳事而歎古治之不若人才之鮮少也天下陳臬秉憲有能悉心竭慮小大之獄必以情如公治雲南者乎賦征無蓺有能自請蠲役如雲南給官薪炭利倍必汰以便民者乎楚師驛煩申息之門不啓有能悉出帑藏為用而民不擾者乎起部之檄屢下井涇木刊造船之

費不貲有能請官木為用民不知勞而事集者乎至乘治行超卓錫宴賜金遂從外藩直躋列卿可謂不次之擢險涯之眷至極而無復加又何所遇之隆渥也統而論之公以清操潔守勤事急公奉上而上亦以殊寵異等報公可謂明明穆穆千載一時者矣至今讀其詩及志銘傳述風流醞藉猶令人掩卷有餘思而況躬承家學思繩祖武如公之裔孫孟昉者能無繹思纘

原缺第三葉

承之是切乎是為序以傳匪獨言其詞翰之美也

敕湖廣左布政使蕭暄

朕以爾才行老成別有委任

敕至爾即馳驛赴京毋得稽遲故敕

天順四年二月　日

諭祭

敕一道

皇帝遣江西布政使司左參議方輔

諭祭南京禮部尚書蕭暄

爾以篤實之才厚重之器發身科第勵節宦途歷任郎官已著清譽出掌藩府益著嘉猷乃進春卿肅典三禮胡爲一疾而遽云亡訃音來聞良用嗟悼特命有司爲營葬祭爾靈不昧尚克承之

天順五年六月

諭葬

敕一道

爾爲國重臣茲焉長逝日月易邁窀穸倐臨追念往勞良用嗟悼特遣祭爾尚其欽服

天順五年六月　日

雪厓先生像贊

聖代求賢佐東藩起价人地分喉舌重天眷股肱親禁履沉宵月朝衣晴曉塵所遺清直操長與日華新

雲間夏寅正夫題

故禮部尚書蕭公墓誌銘

天順辛巳五月五日南京禮部尚書蕭公以疾卒於官訃聞　上悼惜特輟朝一日　敕有司治喪葬遣江西布政司右參議劳輔　諭祭者凡再初公以湖廣布政使入覲也當天下小大之臣述職之歲　上命吏部遴選一時才行超卓有政績者示旌異僅十人公與焉　錫宴禮部　賜金織衣一襲楮幣二百錠遣之既就道

特驛名公還　親擢禮部尚書　寵賚駢蕃眷遇日至人皆以爲榮居無何　上以南京禮部事多曠　命公往蒞之或者以謂公方柄用而遽去未愉其　旨至是卹典有加而　諭祭之文深致獎歎然後知　上之所以用公者有待而不虞公之遽喪也嗚呼若公可謂生榮死哀也已公諱晅字仰善蕭氏出南齊西昌侯叔詠之裔世家西昌柳溪之上至公之祖始徙居

邑北之栗園今爲栗園里人也曾祖方平祖尚
仁考用道自高曾以來皆通儒尚仁甫爲鄉邑
經師學者稱正固先生　太祖高皇帝徵至授
潭府長史固辭除平凉府學訓導終於家用道
甫號坦行遂經術正固先生没學者皆就坦行
卒業用薦永樂初授靖江王府長史世德治行
之詳具少師楊文貞公所著墓表公自少白晳
美丰姿而端重詳雅可愛弱冠爲邑庠弟子員

卽刻苦問學竆日力不厭永樂癸卯江西中鄉
選宣德丁未會試第馬愉榜進士兩刻其程文
小錄中人固稱其得家學也是歲例　賜還需
次於家又明年名至京試事刑部久之擢南京
吏部文選主事九載秩滿陞北京稽勳郎中尋
改刑部山西司郎中以尚書金公薦陞雲南按
察副使景泰初入覲還在道吏部以　朝命遣
使授雲南右布政使以憂去服闋驛授湖廣右

布政使未滿考陞左布政使遂有禮部之　命
爲人沉靜有幹局刑獄尤所究心所至舉其職
在雲南適邊境弗靖　敕公率衆勦之公宣
上德意止罪其首而原其脅從或執良民爲盜
主將欲并誅以爲獲公察其誣釋之夷鄙咸化
服帖然有千戶相鬪死傷者訴之官蔓引至百
餘人連歲獄不決公一訊得其情平反者甚多
雲南遠藩供給之隸多踰額公曰隸有常制可

用贖貨邪宜省之或曰多不便公率先裁去額
外不濫一人衆不能違悉從公議以爲常雲南
之人稱公至今在湖廣苗蠻相扇爲變　朝廷
命將往討而芻糧犒士之需一出有司公設方
法盡公帑之蓄以應辦民不知擾而苗蠻以平
工部下民造船數百艘以漕公曰官積木累萬
而重賦於民非便言之部從之自是船造於官
民尤德焉蓋公之政治見於措注者此其大略

也跡公所踐歷在吏部刑部皆以考最再贈其父母而進封其妻旣榮遇矣比擢憲副雲南尋授方伯旣又遷湖廣皆不俟秩滿輒遣使就命之卒之有宗伯之拜非公名才能臣　上心所簡在其能辰契幸致是邪奈何享年財六十有六不及乎中壽以沒此大夫士相知者猶不能不爲公惜也配劉氏有賢行子三人長曰憲次曰景曰選皆端謹有立景爲邑庠生女二人皆

適士族孫男九人榮震賓寬寵宸寧舜磬孫女五人曾孫一人景旣歸公之喪將以明年正月十一日窆其鄉石頭山之原前期其弟仰德詣余請銘嗟乎余與公進士同年交莫逆而先運副府君實與長史公有世好宜銘於我乎屬也

銘曰　韓矣西呂惟侯有家世載令美益韜厥華伏極而崇奧於經術服行以昭須時乃出仍世弗遂自公紹之充其家學發以師資擢第入官聲間鬱藹郎署載遷勵勤匪懈乃贊憲度爰長大藩醒賜肯枯以滋以蕃　帝曰懋哉余嘉乃績職列六卿貳其宗伯三禮之典曰寅曰清上下惟和神人以寧始公之來　帝實用之今公之亡孰不興思昔日　褒恩爰及攸自茲焉卹典九原之賁惟仕之難難於初終我爲銘章用昭無窮

前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國子祭酒

同邑蕭鎡撰

故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蕭公神道碑
泰和蕭氏文獻故家也蓋齊宗室西昌侯叔詠
之後代有顯者宋盛時景純爲殿中侍御史森
擢進士第爲言官忤權貴左遷衡山丞至公之
高祖靜安遂不仕曾祖方平仕元典書記歿於
厓山祖正固先生　國初以賢良徵上書言十
便授　潭王府長史懇辭爲平凉府學訓導老
於家後以考校經書名事畢而歸公之尊甫用

道繼起爲　靖江王府長史以公聰悟絕人最
鍾愛之遣入邑庠受學於任御史敬彼曾學士
鶴齡讀書求道明體以致用朋輩皆推讓之遂
取進士擢南京吏部主事時宗人府幕僚及太
醫院皆缺官五品印章無繫屬皆以屬公從容
詳雅無毫髮漏失人謂其小試已不懈如此則
其大受可知也在文選滿三載得推　恩父母
如其官冢宰黃公喜其廉謹欲薦爲郎中公曰
吾父母妻室受恩已幸矣復何敢躁進迨九年
陞郎中贈亦如之以刑部金尚書薦陞雲南按
察副使時雲南多寇竊董戎沐公言於　朝專
命公撫治公悉心殫慮務察實情事有大小無
不得宜者人自謂不冤雲南土官多女婦有事
赴京泯然無別公奏請於藩憲投文申部從之
有司皂隸給官薪炭利數倍俸給民苦之公廉
得實即下令減所部三之二貪者以爲病而預

役者皆鼓舞之景泰庚午朝覲歸道陞雲南右
布政使既而遭內艱治喪之外不妄與人接服
闋驛召赴湖廣領舊職時苗蠻叛官軍征討資
費皆取於民因大擾公悉出帑藏餘積爲用公
私皆稱善焉陞左布政使當造船數百艘公以
官積木常有餘言之工部取爲用自是造船輒
舉爲例民不知勞費而事集天順四年來　朝
有旨取才行卓異者十人大宴於禮部賜金織

綺衣一襲鈔千貫辭歸至楊村驛特賜　敕曰
朕以爾才行老成別有委任敕至爾仰馳驛赴
京毋得稽違比至　親擢爲禮部尚書所以勞
勉甚至已而　上念南京宗廟之所在而禮部
典禮之必得其人命公往焉久之詎意抱病而
醫不効五年五月五日卒於官　上悼惜特輟
朝一日命禮部賜祭工部爲治墳塋公性孝友
事父母極孝敬三兄蚤卒事寡嫂無違禮撫諸

子姪仁而均存心坦厚遇事一以誠公勤廉謹
人無間言者生洪武丙子十二月十六日享年
六十有六妻夫人劉氏有淑行子三人憲景選
景邑庠弟子員女二人皆適仕族孫男十二榮
震賓寬寵宸舜寧譽贇家萑孫女五人曾孫男
一人女四人至是景自京師奉柩歸凡知公者
皆弔哭盡哀以明年正月十一日奉葬於五十
都石頭山之原乙山辛向時余致仕老病不能

文公之銘仰德乃以神道碑爲請謂有世好不
可辭乃勉述其事爲銘曰　維齊之
支顯於前世宋建隆間厥聲相繼執法殿中君
子之風淪於海邦阨於衡山遯哉正固承時復
起爲賢師儒爲名長史詩書相傳世業在焉維
公承之鵬搏鳳騫翔於郎曹儀於憲府　天子
曰都予惟用爾遂陟藩翰遂陞春卿二品之貴
禮樂之英寵渥霈施有隆弗替天胡不然遡咈

衆志緊天何時復生此材我作銘詩以寫我哀
光祿大夫少傅兼宮師吏部尚書致仕邑人王
直書

大宗伯蕭公小傳

公諱雍字仲善號雪厓泰和栗原里人南齊西昌侯叔詠之後祖尚仁　潭府長史父用道靖江王府長史母彭氏公自幼英特不凡負氣奇崛以母命入邑庠爲弟子員從敬敏任御史鶴齡曾學士授書經專志舉業不與同輩相嬉狎以經中癸卯鄉貢登丁未馬愉榜進士兩試皆有經義梓行於世既釋褐蒙　恩歸榮於鄉

徵至試政刑曹擢南京吏部文選主事一考歸省暨復任仍舊職冢宰黃公以廉謹奏保爲本司郎中懇辭不允癸亥滿考陞稽勳郎中無何改刑部山西司郎中兩任皆贈父以己官母妻封宜人歷再考大司寇金公以才能薦陞雲南按察司副使將邊境寇發總戎沐公以爲請敕公會同督師勦捕兼領操備撫安夷民公夙夜盡心協同撫捕一境遂安景泰庚午憲使何公以疾阻不能述職公代行不數驛　朝遣人齎憑陞公爲雲南右布政使至中途聞母喪遂還守制服闋改湖廣布政使在任三年遷左職無何靖州寇作遣都憲石公尚書王公南和侯方公討之値歲歉芻糧倉卒無所出公星馳躬詣軍門日請之則稽期不請則無以應孰若先移常德京儲以給之徐爲之請可也卒以討勝寇奏凱而還丙子春入　覲獲璽書褒勉天順己

卯述職至京　朝廷以公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賜筵宴與襲衣一套寶楮一千緡歸至楊村驛詔遣錦衣衛千戶齋敕追回擢禮部尚書期年改南京禮部尚書辛巳夏得氣疾卒於官所司以聞　上爲之嗟悼令禮部遣官致祭者再工部爲造塋兆得年六十有六娶劉氏子三人景邑庠生長憲次選女二人孫男十一人孫女五人曾孫男一人女四人櫬還葬五十都石頭山

之陽節與公生同郡長同朝中雖出處不偕一脫而復仕於南則又交處爲同道歷考公之行事誠所謂偘偘負大臣之體者矣贊曰　自古有明之君則必有憲之臣相與協志同力以共成一代之事業非偶然也如雪厓蕭公以名進士歷任曹郎克衆其官遂承推轂往副臬司既而才猷茂著功業彌隆三遷方伯再任尚書政聲昭乎當時令名垂於後世自非君臣相遇才與時遭者能若是耶宜乎生有　褒寵歿有哀榮以表其志行也說者謂西昌固文獻地而蕭氏唯多賢信哉

天順五年八月既望　賜進士朝議大夫加授

大中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前翰林侍讀同修

國史兼　經筵官安成吳節與儉書

雪厓先生詩集目錄

送劉江歸五雲
題陳通政所臨米元暉山水
城南野趣
挽李秀才
排律一首
鍾山佳氣送呂信王舍歸十二韻
五言絕一首
題梅別廣東蕭進士

七言絕十六首
扇面葡萄
九鷺扇面
爲進善題晴雨二竹
小景三幅爲將主事
小景便面
茶花白頭翁
芙蓉

鵁鶄敗蓮
石榴
碧桃
雪夜乘舟
坐看水雲
釣舟
鵜鶘啄櫻桃
小景爲何郎中題

送別圖

雪厓先生詩集

明　西昌蕭瑄

五言古　十首

王存性拙齋

世徒尚巧智肆志乃自盈予獨循至理齋居拙以名端坐永清晝書史事研精朋儔日過從門無喧囂聲悠然穹壤間中心澹無營

羅方升耕閒餘興

孰謂耕鑿難我云耕亦樂弗耕胡有秋弗學胡有稷若人躭幽勝結屋依林壑方春時雨降俛焉事東作輟耕有餘暇辭吐珠玉落啓戶看桑麻悠然興欲托

送道士歸姑蘇

高士何飄飄文采光陸離蚤歲契道妙不為外物移一朝慕奇勝歘起遊京畿翩回偶相見縹緲神仙姿於焉振霞珮明發還南歸孤鶴參雲翔仙樂凌空吹維時向孟冬朔風正淒其何時復攜手聽唱步虛詞

挽清江張月相

清宵摧庭樹葉落辭高枝滄波浩東注渺渺無還期人生匪金石百年誰能持哲人不可見乘化遊何之白骨瘞荒丘徒令存者悲嗟哉宇宙間榮華朝露滋不有太史銘潛德孰由披

蕭思敬賓旭齋

亭亭榑桑樹皎皎懸朝陽雞鳴海色動曙景分微茫寂爾一室間洞然見八荒夙慮既已澄旦氣自清涼豈惟慎厥修益以追前芳寸心苟弗渝庶慰吾所望

戴給事月澗樓

明月出滄海照此碧澗湄流光幾萬里烱烱涵清漪高松俯岑寂勝景偏相宜有時向夜分窗戶爛生輝於焉俯仰間忘彼塵俗機美酒聊獨

酌清琴還自怡澹然一室內此樂無已時秉心
諒不易終始以爲期

三友堂爲范進士

茫茫南海上歲晏風霜寒凡卉已披靡眷兹艮
獨難高松挺奇翠脩竹森琅玕梅花亦粲粲穠
立堦庭間達人彌所操政暇多清懽釣簾俯清
景相對日盤桓物理本相契與適心自安肎遂
桃李花凋謝隨春還願言保厥終庶以垂不刊

陳氏懷鄉樓

茫茫南海上渺渺白雲飛中有幽人居十年遠
相違搆樓依城西窻戶光且輝開簾時眺倚悵
然起遐思鄉國不可即桑梓徒依依迢迢萬里
外夢寐曾見之潛鱗思溪淵翔鳥戀故枝於焉
俯仰間能不重歔欷

友清軒

世徒尚榮華桃李紛相逐若人志不羣開軒依
林麓右橋通清泉小檻列松竹寒梅吐奇葩香
氣滿幽谷眷兹清景勝凌寒抱貞獨物理自相
契對之殊可掬

山水圖爲楊郎中題

山色橫半空嘉樹疎歷歷好鳥鳴春風雙澗寒
泉滴躋扳不易得雲溪稀人跡忽覩高堂上煙
霧滿四壁

五言律　四首

和蒙啓九日韻

撫景臨佳節登高繼古蹤萸從林下熟菊向雨
中逢對酒聞鳴鴈驚心怕候蟲鄉書渾不至悵
望倚長空

送東上人歸蜀

京國來遊久今看杖錫還碧雲隨棹去流水與
心閒仙鶴聽經刻霜楓映衲斑錦城歸去早臘
盡到禪關

送余員外

白首論交久淸秋送別初江風吹客棹晝錦到鄉閭奉母心常切忠君志有餘重來期莫滯早爲寄緘書

送楊郎中歸

乞假言歸日新承寵渥殊衣冠辭上國飄棹向鄉廬詩詠奚囊滿醪香野店沽相思何處是翹首重踟躕

七言律 三十五首

送郭紹彝司訓

十載燈窗風雨寒一朝辭去謁金鑾聖朝典教需多士東魯傳經喜得官萬里莫嗟今日別一樽且盡故人懽同行况有張公子江水江花日共看

送孟勤發江西韻

紫誥傳宣出禁城與君應名促行程風淸南浦牙檣動雨過西山潦水生壯志每懷勤國事靑年誰復動鄉情閒來遂底推窗看設喜尊前得句成

吳城阻風

客棹趨朝去若奔吳城山下夕陽昏篙師爲報維舟急白浪從教捲地翻秋色動時催客恨雨聲滴處破鄉魂明朝想得帆風穩且盡窗間綠酒尊

琴樂圖爲揚州夏廣文

典教江都儁有名援琴且許樂昇平高山杳杳游魚聽流水泠泠別鶴驚無事從教彈夜雨有時端與賦秋聲我來洗耳懷先哲千載高風獨爾升

舟中寄家兒

扁舟六月下江滿一望南雲一自寬關塞風高鴻雁急林原雨暗鵓鴣寒明時擬竭忠君願晚

節慰遊本母惟奇語堂中賢伯仲宦遊何日遂
團圞。

舟中九日偶成

節値重陽客水濱擲將對酒輒思君朋儕不減
簪萸興骨肉何殊落葉分曲岸風淸愧漸老故
園露冷菊空芬遙知千里慈親念莫上磯頭望
白雲

和孟勤九日韻

客行幾日逢佳節寒暑俄驚節序催黃酒自慙
催興少看花徒把笑顏開雨中葉落蛩鳴切風
外雲橫雁唳哀遙想故園諸伯仲登高能不重
徘徊

送歐陽廣哲

金門朝罷喜逢君載酒凌晨自惜㩦北至已看
霑湛露南歸史好策殊勳長河畫舫明秋水極
浦征鴻入暮雲最是臨岐分手處滿庭落葉不
堪聞

送丁正司訓歸江陰

京國逢君喜欲傾才名不忝傳簪纓論文却憶
當年事送別那堪此日情野戍宿寒車轍少關
城日暮馬蹄輕遙知後夜相思處日斷星河是
幾程

泮水同遊幾載宦途別去又三年已聞美譽
同胡瑗莫謂寒氈有鄭虔岐路一朝傾別酒關
河萬里著歸鞭明時好爲斯文重他日行應被
寵遷

送士拯歸

蚤年載筆侍朝端爲政江都更美難可忍淸時
辭綺綬不將夜月綴金鑾天邊鴻雁愁中聽雪
後梅花馬上看我亦思親別來久煩君早爲報
平安

和孟勤元日早朝韻

金門五夜漏聲遲玉珮聯趨正此時九陛龍飛瞻御座千官鵠立拜彤墀寶函乍捧黃金案海日遙臨赤羽旗道是宮中添色線曨曨已上萬年枝

和初兄韻

半載乖違居上國北堂未得侍親闈寄書萬里人來處別思千重淚滿衣獨羨羣鷗還自得誰憐孤鴈漫相依長安夜夜相思夢曾逐浮雲到故扉

望雲思親爲何辦事題

迢遞關山隔故岑長安惟見白雲深酬恩未盡春暉念極日空懸寸草心林下猿啼秋雨冷天邊樹晚夕陽沉明時宦業期無忝紫誥歸封勝萬金

挽王理同年

金閨通籍記當年何事仙遊倏杳然半世才名嗟未就一經舊德竟誰傳文江水冷沉秋月蘭甸烏啼慘暮煙惆悵臨風思挂劍黃金臺下草芊芊

爲劉廣衡壽母六十

榴花滿眼酒盈甌堂上慈親未白頭六袠已看周甲子百年猶記度春秋佳兒戲綵薰風動上客當筵竹葉浮況是娛親逢治世何妨歌舞樂無休

送郭僉憲齋表歸

宮花如錦柳如絲送客都門惜別離曉日又看持節去春風還想過鄉時青山綠樹詩情好碧水長江旅棹遲我亦鄉園頻在望緘書早寄慰相思

挹清軒爲王昌問賦

臨川佳境最清奇構得華軒足自怡獨對春山晴雨後閒看秋水晚涼時鳥啼暗踏窻間竹客

至頻過衣裘詩只恐明時徵詔下林泉未許久
棲遲。

送鄒時泉赴漳州

官辭月大明宮再望漳州百粵中遠道莫嗟
今日別勞歌且與故人同都門山寄留征伕驛
路花飛撲大驄何彌憩知勞撫字好將離緒寄
賓鴻

劉寺副城南草堂

何年結屋此棲遲門巷幽偏足自怡草色入簾
春雨後山光映戶晚晴時教兒每對三更月愛
客頻行一句棋早晚南歸來過訪草堂深處醉
題詩

余姻友歐陽廣渤來京師與余聚晤幾一
載矣今以其雙親在堂乃促裝南還余深
惜之而不能留也賦詩一首

攜書兩載客京華甘表明經頻不達予職極知
疏定省鄉心應是戀庭闈觴門酒盡歌初罷潞
水雞關雨止飛料得到家秋未晚香醪釀熟菊
花肥

送孟嘉任廣西按察知事

名藩迢遞柏司開幙下郎官得俊才炎暑已從
千里淨風霜遙自九天來灘江水滿玻瓈碧桂
嶺雲橫錦繡堆聞說家君官舍地滿林松竹舊
時栽

聞鴈爲朱主事和伊兄韻

秋來鴻鴈豈堪聞況是離愁悵別魂有弟長懷
留上國無書空待過衡門聲隨暮雨凌空急影
落寒塘顧侶存南北迢迢幾千里幾回惆悵到
黃昏

歸隱爲劉主事乃叔題

宦遊幾載憶樵漁乞得歸來遂隱居晚節尚存
三徑菊塵編應拂舊時書陶潛解印身將老謝

挑看山輿有餘聖主只今恩曠蕩知君此樂復何如

龍門別墅爲士臧題

龍門山水故清幽新結茅廬溪上頭翠竹千竿庭際睨黃雲萬頃隴頭秋怡情自喜書連屋愛客頻教酒滿甌自是山中多雅趣人生舍此復何求

十年水竹愛閒居獨向山村結草廬好鳥當軒

雲過樹寒泉繞屋石通渠雨餘自喜耕荒隴日暮還歸讀秘書清隱何妨人境外時聞一曲起樵漁

送胡叔遷省親

扁舟北上問庭闈半載承歡願不違淚眼又從官邸別錦驄遙向故園歸河橋雨霽寒潮急客路風清紫蟹肥的酒臨岐情不盡碧雲紅樹滿斜暉

送馮員外乃弟還鄉

難兄久宦客京師羨子能來慰所思賓館連牀推會際都亭酌酒送歸時舟經泗水孤颿遠望入鄉關一鴈遲後夜相思無夢問可堪去住各天涯

送廖大尹子諒還任

出宰江湘久著聲承恩此日復南行喜看劍珮辭金闕還聽絃歌滿縣城三疊陽關催去騎一

尊竹葉寫離情泰陽未必長淹驥早晚應須被寵榮

送蕭敵成還泰和

曾看兩度上瑤京誰似君家好弟兄樽酒喜逢今日會片颿恐動故鄉情楚天渺渺雲鴻去潞渚溶溶雪水清爲報堂中賢季父錦衣春暖笑相迎

送某縣丞致仕

叅年游宦際明時白首辭歸拜玉墀海日遙臨
金闕曉宮鶯近囀綠楊枝九重自喜君恩重萬
里寧辭去路遲都市一杯分手去雲山煙樹兩
相思

送李誠歸蜀省親

觀光幾載客寰京此日還鄉過錦城萬里雲飛
親舍遠一尊酒盡去驂輕洞庭水落秋光暮巫
峽猿啼綠樹平況是庭闈渾未老東風相見樂

淡情

送劉江歸五雲

宦遊幾載遠相違今日歡逢慰所思賓館連牀
秋雨夜都門分手夕陽時滄波江上孤驂去綠
樹天邊一鴈遲爲囑舟行未可住還家早慰倚
門慈

題陳通政所臨米元暉山水

十里青山江上頭清江一曲自悠悠流雲時度
千厓雨嘉樹頻含五月秋石逕藤蘿窮勝覽茅
齋經史足窮搜嗟余別却溪山久援筆看圖思
未休

鼓南野趣

溪南勝境絕氛埃溪上茅亭向水開竹裏鳥啼
花影亂林邊雲度雨聲來怡情散步穿苔逕載
酒垂綸釣石臺自是山中多雅趣不須天外羨
蓬萊

挽李秀才

聞君有志究遺編何事仙遊竟杳然半世才華
徒自負百年親老更誰憐屋梁月落悲玄鶴宰
柱風寒泣杜鵑幸有銘文新噣在夕陽低處草
芊芊

排律一首

鍾山佳氣送昌信王舍歸十二韻

寧親歸去日征棹向京華淮水經行盡鍾山入

望睒槃光合霧雨曉翠拂煙霞壁淨浮嵐氣嚴
虛吐石花森林環帝苑嬰嶂倚仙家近逐滄江
轉遙連紫陌斜岩害開日觀自昔度雲車渾老
千年樹疑藏九轉砂憑高誇過訪覽勝送歸鴉
想對芳春酒應題上漢槎極知來往好寧爲別
離嗟明日都城望思君誶有涯

五言絶一首

題梅別廣東蕭進士

一片羅浮玉娟娟傲歲寒臨分無限意持贈客
中看

七言絶十六首

扇面葡萄

異域傳從博望侯上林寒蔓老蒼虬只今四海
來同日坐對西風滿架秋

九鷺扇面

綠楊乍老蓼花紅滿玉飛鳴志不同豈爲高秋

鵰鶚徙奮身亦擬遠相從

爲進善題晴雨二首

洪開瀟洒見清標雨後蒼蒼露石飽得春風
間錦籜長猗猗看拂雲霄

煙雨瀟瀟溼鳳毛雨竿相向最清高幾回欲赴
滄溟去裁作長竿釣巨鼇

小景三幅爲蔣主事

仙肌玉樹本同清拾得寒香踏月行自是徘徊

未能去滿天風露溼衣輕

潴蓮江白映瑕姿香秋飄飄獨步遲不是看花
情不倦爲尋仙侶到瑤池

小景便面

石逕藤蘿擁翠巔晴雲縹緲綠陰連知君溪趣
耽幽隱荷杖來看瀑布泉

茶花　白頭翁

蟠根久植向庭臺獨占春光雪裏開堪笑山禽

眠未醒不知頭白已相催

芙蓉

西風葉落鴈初過十里芳姿映碧波今日忽看圖畫裏當時彷彿錦城多

鵁鶄收蓮

紅蓮落盡綠蒲稀一點蓮房浸水微日莫鵁鶄原上至兩情相顧復相依

石榴

安石何年遠貢來絳英五月點蒼苔日長窻下看書罷疑有餘香落酒盃

碧桃　蜂蝶

雪花點點露華新曾看窻前幾度春蜂蝶亦知春意好飛來葉底自相親

雪夜乘舟

雪花和月照晴灣獨棹孤舟去復還不見故人回首處推篷惟對剡溪山

坐看水雲

行唫偶坐水雲閒萬頃襟懷望裏開不是斜陽不歸去秖緣清景送詩來

釣舟

山光水色碧沉沉獨釣長江歲月深清興已知聊自適當時誰識子陵心

鸚鵡啄櫻桃

丹實纍纍玉滿枝靈禽獨啄已多時明當獻入

長楊去爲語春風向赤墀

小景爲何郎中題

綠樹清溪帶草堂晴雲不動水生凉望中漫有秋風思隔岸青山似故鄉

送別圖

江風颯颯柳條稀策馬青門送客歸別酒一尊情未盡鄉心已逐白雲飛

伯升　既次第先宗伯公集而不禁三歎也宗

伯公以名進士起家歷官左轄清慎之名升
聞朝守 英廟特敕賜名尋拜禮部尚書
先朝以外藩驟躋六卿者自公始公居官有
異政發爲文章力追大雅安其生被寵榮而
沒膺哀榮也嗟乎主恩祖德如此其至則後
之爲子若孫者其將何以繼承而光大之也
哉此伯升所以次第公集而不禁三歎也裔
孫伯升敬跋於樹滋堂

西昌雪厓宗伯詩大似薛左司王右丞余論
次之暇見其手自刪稿强半爲同宋倩作是
蓋無意爲詩而詩自工者今學者嘐嘐尚古
不取裁前人用物也癖而觸喉也愈痞讀公
詩當通身汗下安得早起公九京爲後生小
子師資使海內調墨弄筆之士不至嘗啖吾
吉亦後死者之過也後學施男敬

蕭氏世集無卷數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蕭伯升編伯升字孟昉泰和人是集皆錄其先
世詩文曰正固先生集詩文各一卷蕭岐撰岐字
尚仁洪武初以賢良徵授潭府左長史改平凉訓
導自顏其齋曰正固一曰坦行自誌岐子遵撰遵
字用道號坦行以明經薦授靖江王府長史永樂
間謫宣府鷄兒嶺巡檢有仕學齋集散佚不存獨
存其自誌所載陳靖江王八啟及四門箴一篇曰
雪崖詩集蕭暄撰暄字仰晉號雪崖宣德丁未進
士官南京禮部尚書前有伯升自序稱與吏部郎
中蕭士瑋春浮園集并士瑋弟士琦陶庵雜記牘
儁諸書同時合刻爲蕭氏世集今士瑋士琦之書
各有别本而此帙之内均不載未知何故也